李作鹏回憶録

李作鹏 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内容提要

李作鹏，農民的兒子，十六歲參加工農紅軍，戎馬生涯四十一年。1971年，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發生了，李作鹏成爲那次黨内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出獄后，歷經二十余年，完成了這部《回憶録》。

本書真實記録了作者爲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奮斗的經歷，真實記録了作者爲新中國軍隊建設而不懈的努力。也真實記録了作者身陷文革旋渦，無奈沉浮的困惑與心聲。

本書不僅披露了作者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中鮮爲人知的情節，而且公布了從未面世的大量珍貴歷史照片。

李作鹏回憶録



李作鹏 著

香港北星出版社



作者像

(1914年-2009年)

在中革軍委二局工作期間



1937年在延安和軍委二局同事
戴鏡元(中)、鄒畢兆(右)。



左一爲作者，時任軍委二局二科科長。



1937年12月，抗大畢業後，于延安。左二爲作者，左三是王立人，右二是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上坐左一是鄧穎超。

八路軍115師鏖戰山東



1941年山東蛟龍灣，身後是警衛員景福泉，後犧牲在東北戰場。



1942年山東劉福村，繳獲了一輛日寇的摩托車。



1943年和115師作戰科同志合影，右二是作者。



1943年冬山東濱海區蛟龍灣，身邊是115師偵察科長朱耀華。



1945年，進攻臨沂前夕。



1944年6月，山東濱海區日照縣碑廓鎮，山東軍區軍事會議。前排右一羅榮桓，右二萬毅，右五陳士榘，左五黎玉，左一爲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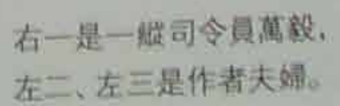


1946年哈爾濱，時任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參謀處長。



作者夫婦在1946年





右一是一縱司令員萬毅，左二、左三是作者夫婦。


1946年春四平。和原山東7師領導，前排右一參謀長閻捷三，右二師長楊國夫，後排左一劉其仁，左二龍書金。


1946年夏，和一縱萬毅司令員。


1946年冬，三下江南戰役，行軍在松花江上。



1947年夏季攻勢，在前綫指揮所下達作戰命令。



和一縱部分幹部合影







一縱炮兵在戰鬥中

率43軍揮師南下





作者夫婦在南下途中

1950年6月2日海南島海口市。海南島戰役勝利後，召開軍事會議。

在四野15兵團工作期間







1950年廣州。時任兵團参謀長。

在高級步兵學校工作期間





與商丘、信陽、長沙、南昌、桂林、廣州等六個直屬步校校長合影。

1953年參加軍委軍校部組織的軍校校長集訓班





1954年，和高級步校部分領導合影。左起：幹部部長韓萬煜，政治部主任錢春華，校長李作鵬，政委張翼伍，訓練部長孫哲。

在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







1955年授銜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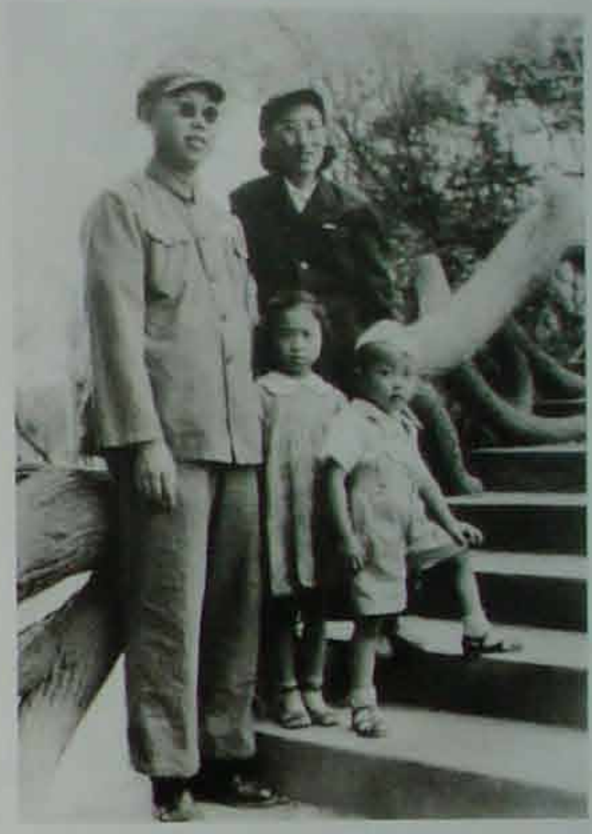
1957年授銜授勛後













總參軍事訓練部工作期間



1957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陸軍戰鬥訓練部部長，後任總參軍事訓練部部長。

隨總部首長視察部隊。前排右三爲作者。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參觀前蘇聯海軍艦艇。



1959年9月，陪同社會主義國家友軍軍事體育代表團官員參觀。



視察部隊，與炊事班戰士親切交談。



隨總部首長檢查海軍部隊工作，前排右二爲作者



隨總部首長檢查海軍工作，前排左五爲作者。





1959年，北京復興路29號。



軍訓部生活一瞥





目　錄

上卷

第三篇 血戰東北

第四篇　追寇南下

第五篇　回顧輝煌

附　録

下 卷

第六篇　風雨十二年

第七篇　文革前期之我見

第八篇　獄中人的心聲

第九篇　到太原之後

附　録

前　　言

年青人愛向往未來，老年人愛回憶往事。閑來無事，尤其如此。

在我刑滿到期尚被剝奪政治權利五年時，中共中央對我有若干條特殊規定，其中一條是戰争年代回憶録可以寫，可以發表；文革年代回憶録也可以寫，但發表要經審查。現在我已完全恢復了公民權利，應該享受國家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如果書稿寫好後由于某種原因，仍然不准發表，那我的這本回憶録就衹好存給老鼠啃掉。

我想强調一下我思考與寫作這本書的幾條原則：

第一、我的寫作目的，就是要爲後人留下一段我親身經歷的、實事求是的客觀真相。雖然我的親身經歷僅僅是全部真相的一個側面，但爲了能够讓這段復雜的歷史還其本來面目，我想盡自己微薄能力，作一點奉獻。我們的史學家如果全面系統地把諸多歷史事件的不同側面貫穿起來并研究透徹，提煉出其中的歷史借鑒，不是很有好處嗎？

第二、我的回憶録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林彪。林彪是中國共産黨和共和國歷史上一位非常特殊、非常敏感的人物。我始終認爲，對林彪的功與過應該分開看待。歷史一定會還一個人的本來面貌，給一個公正評價。衹有真正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與

方法，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這個道理和事實，我相信會隨着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而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承認。因此我也想爲史學家們對林彪的研究留下一些可供參考的資料。

第三、我是一個經受了毀滅性打擊的人，現在一無所有，祇是一個普通公民，剩下一條快死的老命。面對歷史上的是非功過，我没有什麼可怕的。我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軍人，當兵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爲了真理、爲了國家，砍頭如同風吹帽。真正的唯物主義者應該用無所畏懼的精神來追求歷史的真相。因此我除了實事求是的還原事情本相，别無選擇。

第四、我的大部分稿件是在服刑"保外就醫"和被剥奪政治權利期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構思寫就的。當時我的寫作處于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我的全部原始資料因被數次抄家而失散了，中央檔案館中的歷史檔案文件，我不能查閲。在整個寫作過程中，衹能够依靠自己腦子裏的回憶，和參考公開發行的有限資料，所以我不能保證文稿中完全没有差錯。但是我相信自己多年來從事高級參謀職業鍛煉的結果，雖然已臨届九旬，至今記憶力并不很壞。况且我的寫作態度一貫是慎重的，没有相當把握是决不會輕易見諸于文字的。腦袋中的記憶有的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時期寫的比較細一些；有的記憶模糊一些，寫的就比較粗一些。

我知道歷史必須實叙其事，禁止僞言浮文。在重要的問題上，每個字、每句話、每個過程和細節都要對歷史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否則是不嚴肅的，不鄭重的，是騙人騙己的。

我寫作的主導思想是弘揚我黨歷史上好的、光明的一面，但對于缺點、錯誤和失敗的一面也不回避。我始終認爲兩點論是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我堅持這一觀點，并付諸行動。

但個人的經歷畢竟是有限的，"足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因此其中錯誤之處，不充分、不完善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讀者指正。因我讀書少，文化不高，缺少文采，文字語言比較枯燥，比較生硬，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甚至詞不達意，用詞不當，這是明顯的缺陷。

我的回憶録大致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革命戰爭年代。主要包括紅軍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及解放戰爭時期。

這一部分紀録了我從一名普通的紅軍戰士，在革命的大熔爐中錘煉了二十年後，成長爲人民解放軍高級指揮員的經歷。我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告訴現在的人們，新中國的建立，是來之不易的，對于後人奮發建設現代化國强民富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也許能起到鼓勵和鞭策的作用。

第二部分是建國以來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

從1950年開始，我先後在武漢高級步校工作、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以及在總參軍訓部任職。在這十二年間，我既接受了嚴格的高等軍事教育，也參加了教書育人，培養部隊幹部的工作，爲訓練部隊提高戰鬥素質，適應現代戰爭需要，實現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貢獻。

1962年我調到海軍工作後，分管作戰和海防工程建設。我貫徹執行了毛澤東、林彪及中央軍委關于部隊建設的方針原則。指揮打擊美蔣軍從海上、空中向大陸沿海的竄犯襲擾，擊沉擊傷敵艦多艘，擊落擊傷敵機多架。指導進行海軍碼頭、機場等戰備工程建設；領導包括核潛艇、導彈驅逐艦、萬噸級海洋考察船等的建造，使海軍建設向現代化方向發展。

"文化大革命"已成爲歷史。文革十年，我經歷了前五年。書中重點寫了文革前期我之所見所聞、所親身經歷的重大事件的實際情況。在叙述過程中，盡量保持歷史的真實面貌，没有更多的評論，采取述而不論、述而少論的態度。供讀者參考，相信讀者能够分析，辨别是非黑白。

"九·一三"事件是中國共産黨歷史上的大事，是建國以來的大事，是文革時期的大事，也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想必也是讀者十分感興趣的内容，在書中我將如實講述那一天所發生的事情。

第三部分是我被中央隔離審查、判處徒刑的經歷。

書中如實寫了1971年9月24日之後，我被宣布隔離審查，在通縣"馬廐"裏被囚禁五年，又在秦城監獄裏被關押五年的經歷。1980年底和1981年初，又經歷了特别法庭的公審和判決。我由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變成了囚徒，服刑十七年、剥奪政治權利五年，這是一段漫長的歲月，是一段無比痛苦的歷程。

在寫回憶録的同時，我開始整理歷經劫難、終于保存下來的一千多張珍貴歷史照片。

由于這些歷史照片在中央專案組也被整整"隔離審查"了十年，有的嚴重霉變和粘連，有的照片中的某些人臉，被用墨汁塗黑或是打上紅叉，有的照片被剪開後又和别的照片粘貼在一起，損壞了不少珍貴歷史照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我真的很心痛！

在書中，我選用了一百多張珍貴歷史照片作爲插圖，絶大部分歷史照片，是從來未公開發表的，是十分寶貴的歷史資料。

參加紅軍之前，我念過幾年私塾，識得幾個漢字，這就養成了我寫打油詩的愛好，我稱其爲"草詩"。我整理出百餘首發表，詩言志，詩言情，詩言趣。讀者喜歡就看看，没興趣就一翻而過。

存在决定意識。筆者作爲一段歷史的見證人，我相信人民創造歷史，時間是歷史的法官。凡事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好事可以化爲壞事，壞事可以粉飾成好事。但人民有澄清是非的頭腦、有表達公平正義的要求，這是壓不服堵不住的。不平則鳴，因此我有"民斷勝官斷"的詩句。没有永遠烏雲不散、陰雨不晴的天，終有一天，萬里白雲晴空。對不對，走着瞧。

在本書撰寫過程中，參考和學習了大量資料，謹向原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謝！

第一篇
走向革命

第一章　走上革命道路

一、我的家鄉

我是1914年4月22日出世的。

我的老家是江西省吉安縣，五十一都上堡鄉流家坊村。也就是現在的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區天玉鎮流坊村。這個地方離吉安城很近，祇有十華里，中間祇隔着一條贛江。離吉水城則較遠，有四十華里。

1929年家鄉農民暴動後，我們這裏劃歸吉安縣水東區領導。革命失敗後仍歸吉水縣管轄。

吉水、吉安兩縣都是秦漢時代就存在的古城。歷史上是北方通往廣東必經的要道。這裏的經濟、文化在江西省是比較發達的地方，有"金廬陵（吉安）、銀鄱陽（南昌）"之稱。歷史上出了歐陽修、文天祥等著名人士。自然環境優越，土地肥沃，雨量充沛，

不但有“贛中糧倉”之美譽，而且盛産多種經濟作物，礦産資源也很豐富。

解放後，流家坊村的地域管轄在吉安、吉水兩地之間反復幾次後，現在又劃歸吉安市統管。

我家所在是一個不到五十户的小村莊，村東面靠山，自然條件較差，比較貧窮。村裏没有地主，也没有在外面做官的，較爲富裕的户也就够上富農的邊吧。與我們相鄰的兩個村莊比較大，不僅有地主，也有在外做官經商的，最大的官當過知縣。他們兩個村有錢有勢的人多，看不起我們小村窮村，因此我們常受他們歧視，好像低人一等。互相發生糾紛時，我們説話講理無人聽，他們説怎麼辦就得怎麼辦。因此村民們希望我們村也出一個有名望的、辦事公道的人物。可是自古以來，我們村就没有出現過什麼重要人物。老人們曾説我們村的地勢不好，是一個荷葉形的小盆地，西邊有個大缺口，天下雨荷葉是裝不了多少水的，并且一刮風就倒掉了，所以出不了重要人物，聚不了財寶。

我的祖父叫李貞虎，就字面解釋就是一隻規規矩矩的“老虎”。靠種田和做小買賣爲生。農忙時種田，農閑時就挑起擔子，走村串户，摇着撥浪鼓，成爲作小買賣的貨郎。由于省吃儉用、勤儉治家，生活還可以過得去。

祖父去世時留給子孫後代的家産主要是：耕地三十多畝，山林兩塊，住房一棟半共八間，不放債，也不欠債。

父親李遇臻也是普通農民，在我們尚爲孩童的時候，家裏每年要雇請長工一人或半人（半天幫家幹活）協助翻種。後來父親和叔父分家，我家人口多，平分的田地少，變成下中農。叔父家人口少，變成中農。土地革命分配土地時，即是按此定的成分。

父親爲人忠厚老實，寡言少語，實心待人，年復一年的早出晚歸，耕種田地。他專心務農，深耕細作，把田地種得很好。父親讀私塾七年，在村裏可算是會寫會算、有文化的人，由于平時言行正直，知書達理，頗受村民的尊敬。村内發生什麼糾紛，常常願意找他徵求解决的意見。解放後，我在武漢工作安家，曾將父親接

到武漢同住并治病。父親于1965年去世。

父親治家的主導思想是維持自給自足的家庭生活，并培養我的大哥讀書，希望他成爲有出息的人。

我家有兄弟五人，我排行老三。大哥李仁鵬高中畢業。第一次大革命時期，他在吉安白鷺洲中學讀書。在這座學校中，我黨的基礎比較好，經常組織學生下鄉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及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宣傳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北洋軍閥，打倒土豪劣紳的主張。大哥雖然不是共産黨員，但接受新思想，也隨着革命潮流，下鄉進行宣傳活動。但大革命很快就失敗了。國民黨右派掀起了反共、反左派、反工農革命運動的狂風惡浪。1927年3月，反動派向共産黨吉安縣黨部、縣總工會、縣農協、縣商協進攻，捕捉各級機關團體負責人六七十人，殺害了縣總工會委員長，并派爪牙下鄉鎮壓工農群衆革命運動。

在這種白色恐怖形勢下，大哥也被通緝，迫使他在鄉下東躲西藏，不敢露面，不敢在家，也不敢回城讀書。後來我父親四處打通關系，給鄉裏當官的人送去了八十元光洋，請求他們幫助説情，大哥才落下個免于追究，回到城裏繼續讀書。1930年紅軍攻克吉安城，鄉裏的外村農民又把他當成“反動派”逮捕，（當時鄉下農民認爲，城裏的人都是白色的，城外的人是紅色的）折磨了一段時間，釋放回家。不久，吉安城又被國民黨軍隊占領，白色恐怖更加厲害。大哥對革命前途産生悲觀動摇，便投入國民黨軍隊謀生，在國民黨軍隊第14師擔任中尉書記官。西安事變後辭職回家，先後擔任吉安縣政府科長、區長。1949年國民黨敗退時，我曾給他寫了一封勸告信，希望他不要去臺灣。他接受了我的意見，自認爲有一個在共産黨裏當大官的弟弟，想來會没事。但吉安解放不久，他就被捕判刑，并死于勞改中。他的一生隨着世局變遷而顛沛，結局很悲慘。

二哥及兩個弟弟均在家中種田，没有遠離家門。解放後五弟曾在本地公社當文書。二哥及兩個弟弟都已去世多年了。

由于大哥讀高中，二哥身體不好，兩個弟弟又小，父親就寄

希望把我培養成爲農田的主要勞動力。我的童年除了讀書之外，課餘時間還要經常幹些放牛、砍燒柴、采桑葉、撈猪草等農田零活。我腦子好使，掌握各種活路都很快，到了十四五歲就學會了農田一般耕種，什麽犁田、耙田、施肥、播種、鋤地及收割樣樣都會。農閑時，挑擔到城裏賣家裏做的油豆腐，帳目我也算得清，可以説我在家裏是挑大梁的。

可是又要讀書，又要幹活，又在長身體，我經常覺得吃不飽。我記得當時在家裏，早晚衹能吃稀的，中飯能够吃到乾的，但是父親也要幾個孩子先吃掉一碗紅薯後才能吃米飯。爲了能够快些吃到米飯，我就耍點小聰明，將紅薯在碗裏架空起來，讓父親看到我吃了冒尖的一大碗紅薯，其實下面是空心的。

母親張氏，是一位不識字的、連學名都没有的勞動婦女。她爲人善良，終日忙碌操持家務。由于她的娘家是農村道教世家，我的外公和舅舅均是道士，我的母親從小接受宗教教育，于是信奉鬼神，經常燒香拜佛，乞求家人平安。母親很會管家，既會煮飯燒菜，又會紡紗織布，養蠶、養猪、喂鷄、種菜樣樣能幹。我們南方的菜園子，主要由婦女管理，男人管得很少。我還記得母親親手腌制的臘肉非常好吃，可惜平時吃不着，父親把臘肉挂在房梁上，我吃飯時衹能抬頭看一眼，過年過節才能吃上一小塊。

爲了維持這個并不富裕的家庭，母親對孩子管教很嚴。那時的我有些調皮，就時常挨打。有件事情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偷偷藏在家裏的閣樓上，偷喝了給父親釀的米酒，直至醉倒睡着，結果挨了打。爲了躲避父、母親的管教，我曾經想外逃不歸家。有一次下决心跑出家門，白天餓了，就到地裏偷地瓜吃。晚上天下大雨，衹能躲在橋洞底下避雨過夜。第二天，二哥尋我回家，母親就此再也没有打過我。在一個十四五歲孩子的内心，爲了不再吃紅薯，爲了不再挨打，寧願離家出去闖世界的想法是有的。

母親先後生育了七胎，最後死于難産，終年剛滿四十歲。母親死時，我已離家參加紅軍去了，没有見到她最後一面。

我們村裏在家祠内辦了一座私塾，顧請了外地一位先生，而

學生也不過三五人，我是其中之一。所學的啓蒙課本之一是“人之初”及“學而時習之”。每天除了背書之外，就是寫毛筆字。在老師的教書桌側面，貼了一張孔子的像，學生每天早晨入學，要先向孔子三鞠躬，放學退出也要向孔子三鞠躬。背書不好或寫字不好，老師都要用戒板打手。背書好的，可以不幫老師挑水做飯。字寫得好的，可以得紅圈。當時我們死背書但不解其意，老師雖也講解，但學生不易聽懂。學了不到一年，轉入初級小學讀書，設有國文、算術、音樂、體育、圖畫、手工等科目。衹讀了三年，我就停學了。我的學習成績不算很好，屬于中等程度。

我在小學讀書時，第一次大革命已經開始了。小學也講三民主義，三大政策。每天第一課之前，要全體起立，由老師領着集體背頌“總理遺囑”，然後才講課。

由于離吉安城很近，在城内又有一個姑父開店經商，我每到城裏去時，必到姑父店裏看一看。姑姑、姑父很喜歡我，每次去，姑姑會給我作一些好吃的東西。姑父讀了幾年私塾，又是一個勤于自學的人，他對《三國》、《水滸》裏的故事講的滚瓜爛熟，社會新聞消息也知道得很多，所以凡去城裏一次，就可以知道一些農村裏不知道的事情。另外，大哥在白鷺洲中學讀書時，訂有縣報、省報，我父親喜歡看舊報紙，不論家裏誰到城裏去，都要到大哥那裏去取回舊報紙，我也經常跟着翻閱，似懂非懂地從中得到不少消息和知識。

上述這些方方面面的耳濡目染，對我當時的思想均有啓發作用。

二、參加紅軍

第一次大革命之前，盤踞江西的是北洋軍閥孫傳芳的部隊，共有四個正規師，三個地方師，二個獨立旅，總共兵力號稱十萬人。駐守吉安地區爲贛軍第2師蔣鎮臣的部隊，軍閥的統治腐敗

殘暴，人民過着水深火熱的生活，對"北兵"、"佬老"厭惡已極，民心思變。

1926年秋天，北伐軍攻贛總指揮朱培德率領第3軍及新編第14軍，由廣東出發占領贛州之後，夾贛江兩岸向北挺進，很快占領吉安、撫州，并配合湘北轉入贛北的北伐軍隊攻占南昌、九江。

北伐軍經過吉安地區時，與蔣鎮臣師展開短時間激戰，戰場離我們村最近的地方衹有四五華里，槍聲、炮聲震耳欲聾。北伐軍很快就把敵人打垮了，并乘勝追擊，槍炮聲越響越遠。人民十分高興，熱烈歡呼勝利，積極支援北伐軍。有的自發地送水送飯，有的自願帶路當挑夫。更多的人在村頭街尾議論"南兵"如何好，不擾民，不拉夫，買賣公平。在清掃戰場時，鄉民拾到的槍支彈藥，均自動送給鄉政府（鄉政府同我們小學是行教合一的單位，鄉政府的辦公室也就是小學的辦公室，鄉政府的負責人兼任小學教師）。由鄉政府轉送縣政府。爲了慶祝勝利，我們小學也挂了彩旗，張貼了五顏十色的標語。總而言之，我所見所聞的第一次大革命，對我産生革命思想影響不小。

但是時移事改，好景不長，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不到半年時間就開始消沉下去了。所謂"軍事北伐，政治南征"的腥風血雨開始了，白色恐怖很快就來臨了。當時駐在吉安地區的部隊是國民革命軍新編第2師，師長葉劍英雖然是革命左派，也對形勢無能爲力。

葉劍英就是我們後來的葉參座、葉元帥。兩廣解放後，我在廣州工作時，葉劍英還同我談過這段歷史過程中的故事。

國民黨右派及地主豪紳，興高采烈地迎接反革命形勢的到來，并推波助瀾，瘋狂地進行反撲，殘酷地鎮壓革命運動。真是一片血海尸山，鬼哭狼嚎的凄慘狀况。而廣大工農革命群衆被迫偃旗息鼓，怒而不言，由積極參加革命，變成憂心忡忡，觀望等待。

左派勢力、共産黨人更是義憤填膺，被逼上"梁山"，用刀槍相對抗。在城市站不住脚的形勢下，迅速轉入山區，以農村爲主，

搞武裝鬥争，堅持革命。自1927年起，吉安縣出現兩塊農村游擊根據地。一塊是贛江西面的延福山區，一塊是贛江東面的東固山區。我的家鄉離東固山區七十華里，開始并不知道那裏發生了什麼變化。1928年之後，逐漸地有各種傳説，也就是小道消息，什麼“蘇維埃”，什麼“土地革命”，什麼“紅軍”，什麼“赤衛隊”，傳到我們的耳朵裹。吉安反動派的報刊除登載井岡山地區“赤匪”活動外，也登載延福地區、東固地區的“土著赤匪”竄擾情况。

東固地區處于吉安、永豐、吉水、興國、泰和五縣邊界，游擊地形很好，農民生活貧苦。1927年3月，吉安城黨的組織被破壞，大批黨員、團員及左派人士被捕。共産黨員賴經邦是東固山區賴村人，原任吉安縣教育局長，在城内站不住脚，他就跑回東固家鄉堅持革命，將東固地區原有“土匪”十餘條槍争取爲革命隊伍，以此爲基礎逐漸發展成一支數百人的游擊隊。國民黨反動派多次武裝“圍剿”，游擊隊不但没有被消滅，而是更加壯大了，戰鬥力更强了，并創建了東固最早的革命武裝力量，後改編爲江西工農紅軍獨立第2團和第4團。1929年，革命形勢已發展到我們家鄉附近。贛江以東均成爲東固革命根據地武裝力量的活動範圍。

1929年12月，一天黄昏後，老百姓還没有睡覺，在我們村莊前的大路上，突然傳來跑步聲和低聲説話聲：“快跟上，快跟上”。我們出門一看，原來是一支農民組織起來的隊伍，從東面山裹出來，向吉安城方向前進。除先頭有少數步槍外，絶大多數人背的、抬的是土槍、土炮、梭鏢、大刀，甚至有的是棍棒。據説有兩千多人。他們在吉安城對面的贛江東岸，向城内放了幾槍，在附近村子裹打了幾家土豪，第二天早晨就返回山裹去了。

當天上午，吉安城敵人百餘人渡河向東偵察搜索，進到丘塘以東高地（此地離我們村約四華里），稍停了一會，没有發現什麼情況，即返回城内去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這次農軍行動，是第一次攻打吉安的佯動部隊。直到吉安城解放爲止，農軍先後有九次圍攻吉安的行動。由于贛江阻隔，我們這邊不能成爲主攻方向。而主攻方向在贛江

西面，那裏可以直接攻城。

我們村裏老百姓親眼看到這次農軍行動後，議論紛紛。家境比較富裕的人保持觀望態度，不敢發表意見。家境比較貧窮的人，特別是青年，積極主張我們也跟着宣布暴動，成立蘇維埃，成立赤衛隊。但年紀比較大的老人，認爲我們離城太近，敵人可以隨時來到，不能輕舉妄動，不要惹禍。最後商定是先采取秘密辦法，準備紅旗，紅袖章，準備梭鏢大刀，待機而動。

1930年2月第二次農軍進攻吉安時，我們村裏一部分青壯年，自發地高舉紅旗，手持梭鏢，也跟到贛江東岸摇旗吶喊，并在大洲上村打了兩家土豪，挑了兩擔米，抬了一口肥猪回到村裏，在楊家祠堂裏煮飯燒肉，大家高高興興地吃了一頓，就把紅旗梭鏢秘密收藏起來了。這次行動我也參加了。

農軍退走後，吉水城内的敵人唐雲山旅，反撲進到南水、值夏、施家邊一帶（離我們村子十五到二十華里），被朱、毛指揮的紅軍主力，將其全部殲滅。

1930年4月，農軍第三次進攻吉安時，我們村裏的蘇維埃成立了，赤衛隊、少先隊也組織起來了。

1930年5月，農軍第四次、第五次圍攻吉安時，我們村裏已經分配了土地。

1930年6月，農軍第六次圍攻吉安，鄉蘇維埃指定我們四個比較小的、比較貧窮的村莊組成模範少先隊，并指定由我擔任隊長。我們出發進到贛江東岸水映庵附近。兩天後，吉安敵人大約一個連，乘兩艘洋船（小火輪）渡河向東岸出擊。城内敵人在大碼頭一帶開槍掩護小火輪前進。同時，小火輪的敵人也向東岸農軍開槍射擊，打得農軍倉促向後撤退。我們模範少先隊因無還擊能力，也跟着向後撤，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結果跑散了，各自先後跑回家去了。

這樣惹了大禍。鄉政府知道後，首先把我扣留在鄉政府，限制自由，指責我没有負起責任，没有起到模範少先隊的模範作用，要打屁股二十大板，并罰十五塊大洋，給模範少先隊每人作一套隊

服。打屁股我可接受，罰十五塊大洋我沒有辦法。最後還是我父親送來了十五塊大洋才算了事。事後仍要我擔任模範少先隊的隊長，以觀後效。

不久我們模範少先隊奉上級命令調到陂頭革命老區進行會操，訓練兩周。由會操指揮部派來軍事教官，主要教隊列動作及班排戰鬥隊形和戰鬥動作。要求很嚴格，操練不好，教官可以打罵。每天操練八小時，天氣又熱，搞得我們汗流浹背。伙食由會操指揮部供給。

當時的政治口號是："擴大鐵的紅軍一百萬，打到南昌、九江去，會師武漢"。由陂頭會操返回家中後，我內心萌發了參加紅軍的思想，我不滿意鄉政府處罰，想遠走高飛離開家鄉。那時我周歲十六。

有一天晚上我向父母說了我的想法，父親半天不說話，最後無可奈何地、生氣似地說："你願意死在外頭你就走"。母親心裏是萬分捨不得，認爲我年紀尚小，不能遠離家門。第二天，她去找了一個陰陽先生給我算命。陰陽先生說："一個包袱一把傘，出外可以當老板"。母親相信迷信，衹能眼裏流泪，嘴上不怎麼阻攔了。

比較讓我心裏不安的是我的未婚對象，她名叫張順英，比我小兩歲，虛歲十五，是我的表妹。原來我二舅舅家裏共四口人（舅父、舅媽、表哥、表妹），種田爲生，自給自足，日子過得不錯。可好景不長，舅父因病先死，接着表哥也病死了，舅媽改嫁，短短幾年內，就門庭敗落。丢下一個十四五歲的表妹，無法獨立生活。

舅媽改嫁前，委托我母親撫養表妹，成人後與我結婚。其實舅媽和母親早就有這個意思，由于當時情況，我母親就更是義不容辭了，把表妹接到我們家裏，預定我到十八歲就完婚。我對表妹張順英沒有什麼想法，主要覺得她的命運不幸，家破人亡，無依無靠，處境悲慘，現在我再一走，其前途如何更難預料，因此心裏自覺有些對不起她。

自我們成爲模範少先隊之後，各次農軍圍攻吉安時，我們更

加自覺地起模範先鋒作用，進攻時走在前頭，撤退時走在後頭，哪裏危險就到哪裏去。農軍每次圍攻吉安時，城内敵人照例要派兵渡河，進行偵察搜索，我們都是有秩序地撤退，再不敢亂跑了。

1930年10月初，第九次圍攻吉安。農軍配合朱毛紅軍主力進攻，紅軍打的很英勇，槍聲炮聲隆隆，打了一天，敵人抵抗不住，乘夜弃城向北逃竄，紅軍占領吉安城。此時水東區蘇維埃政府決定我們模範少先隊集體參加紅軍，準備打南昌、九江。

當時我們少先隊渡河開進吉安城，住在北大街靠近紅軍一方面軍總司令部附近，與其他參軍的新兵一起組成新兵連。新兵要在新兵連操練三個月，然後分配到連隊。新兵分配時，紅軍總司令部一名叫楊立三的副官長來到我們駐地逐個地看了看我們，并詢問了一些情况，結果把我及另兩個人選中了，分配到總司令部傳令排當傳令兵。其餘的人有的分配到戰鬥連隊當兵，有的不願離開家鄉，害怕打仗，返回老家了。

我到傳令排後，當天就發給我一枝七九漢陽造步槍，三十發子彈，并發給一頂帶五星的軍帽，一套打土豪没收的對襟灰布夾衣，還發了三塊現洋作零用錢。我用發的現洋買了米和鹽，給吉安城裏的姑姑家送去，感謝他們對我的照顧和啓迪。

從此我就成爲一名光榮的紅軍戰士。革命的浪潮把我卷進了革命的隊伍，踏上了漫長的革命征途。

三、轉入中國共産黨

我加入中國共産黨，是經過先加入共産主義青年團，再兼黨、轉黨的過程。

1931年秋天，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之後，方面軍指揮機關回到瑞金的葉坪、祥溪一帶休整。

此時總司令部已決定調我到朱德總司令警衛班當衛士。按

規定，警衛班的衛士都要選擇優秀戰士或班長擔任，必須是黨員或團員，政治上必須絶對可靠。這樣就由總司令部傳令排戰友廖炳先和朱德總司令身邊的勤務兵康東生兩人介紹我參加了共青團。

爲什麽介紹我加入共産主義青年團？一是需要，二是條件具備。當時介紹人和團支部指出我有四個優點：第一，我是帶領少先隊集體參加紅軍的，對紅軍有比較好的認識；第二，在肅清AB團的肅反運動中，我是清白無嫌的；第三，在粉碎敵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圍剿”中表現勇敢堅定，并能吃苦耐勞地完成上面交給的工作任務；第四，能積極參加列寧室的活動及士兵委員會的活動。我雖然文化不高，但在當時的紅軍戰士中，能上幾年學的人，也是不多的。因爲有點文化，參加列寧室活動比較方便。當時，我能代筆幫别人寫墙報、寫家信，也能幫别人修改錯别字。在肯定優點的同時，團支部指出我最主要的缺點是存在小資産階級虚榮思想，不敢大膽地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既怕得罪别人，又怕自己丢面子，有患得患失的毛病。

1932年春天，在“争取一省首先勝利”的口號下，紅軍分東路軍、西路軍進行主動出擊。朱德總司令準備隨西路軍去打江西贛州，毛澤東準備隨東路軍去打福建漳州。

在出發前總司令部政治協理員康克清（朱總司令的夫人），找我談話，通知説：由團支部提出，黨支部討論同意，從現在起你是兼黨團員過兼黨的生活，既接受團的教育，又接受黨的教育。也就是説，既過團的政治生活，也過黨的政治生活；既參加團的會議，也參加黨的會議；既執行團規定的工作任務，也執行黨規定的工作任務。但參加黨的會議衹有發言權，没有表决權，即類似現在的預備黨員。

擔任朱德衛士工作一年之後，1932年秋天，在廣東水口戰役之後，紅軍揮師北上，進行樂安、宜黄戰役。紅軍總司令部指揮機關進到樂安以南的招携附近進行指揮。

此時組織已决定派我到中革軍委諜報科任見習科員。到諜報

科不久，黨支部派人與我談話，談話人指出我自入團和兼黨後，經過團和黨兩方面的教育，不論在工作上和思想方面均有進步，没有發生什麼大的差錯，已具備轉入正式黨員的條件。

不久，支部大會討論我的轉正問題時，全體通過，并很快轉爲正式黨員。

第二章　紅軍时期

一、破譯敵軍密碼電報

當時中革軍委諜報科長是曾希聖(後任偵察科長)，他曾在上海和武漢做我黨的地下秘密工作，有豐富的隱蔽工作經驗。包括我，科内祇有兩名科員。主要工作是指導部隊進行戰場敵情偵察工作和收集整理情報工作，上呈下發。同時我科有一部收音機，每晚接收南京、上海等地新聞廣播，經整理，送軍委領導。

那時對國民黨的無綫電技術偵察，由王諍的無綫電隊負責。

約兩個月之後的1933年初，我又由諜報科調到軍委機要科當譯電員。當時，周恩來已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帶來一個密碼本，名稱“豪密”。是以周恩來的曾用名伍豪而命名，也就是“伍豪密碼”之簡稱。這個密碼本先是由一位秘書負責保存翻譯，後來指定由我保存和翻譯，是專門與上海中央聯絡的密碼本。

1933年上半年，我又調到中革軍委二局當參謀，軍委二局的任務是通過無綫電偵聽敵軍通信，破譯敵人無綫電密碼，獲取情報。比在軍委機要科工作時的困難大得多。

當時，隨着中央革命根據地四次反“圍剿”的勝利，紅軍也繳獲了大量敵人的裝備，其中包括多部無綫電臺及敵密電碼本。中

革軍委決定成立軍委二局，專門執行破譯敵無綫電密碼的偵察任務。我調到二局時，二局的無綫電裝備已相當不錯了。

如何破譯敵無綫電密碼呢？據我當時所知，有這樣幾個辦法：其一是從俘獲的敵機要人員中了解繳獲的敵密電碼本。其二是從我打入敵軍内部的地下黨人員獲取敵密電碼。其三是在作戰中，突擊敵指揮所，收集敵人譯好而未銷毁的電報，或是翻譯了一半的電文底稿，對照文字和組碼，推譯密碼。其四是國民黨軍隊最初使用的無綫電聯系是用明碼電報，我們發現，這個明碼與當時剛剛在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少量使用的郵局民用電報密碼基本相同，就通過我地下黨得到郵局電報密碼，這樣就可以竊取敵軍隊之間的明碼通訊消息。以後敵軍部分改用密碼通訊，雖中央軍與中央軍之間用密碼，但中央軍與地方軍閥部隊仍用郵局明碼。另外，敵人有時將密碼與明碼混用，如報文中的地名用了明碼，根據敵人的行動情況，就可以推譯出地名前後密碼内容，從而掌握密碼。其五是與上海中央及各根據地的紅軍部隊保持聯系，交换情報。這是當時中央紅軍用破譯敵無綫電密碼的方式，獲取敵人重要情報的主要來源。

1934年，軍委二局局長是曾希聖，副局長是錢壯飛。在長征途中錢壯飛犧牲後，宋峪合接任。二局下屬有：一科破譯科，科長曹祥仁，副科長鄒畢兆；二科是譯校科，科長由我擔任；三科是偵聽科，科長王震。長征開始，王震留在蘇區，三科由副科長胡立教負責。

當時，在局長曾希聖的領導下，二局已具備破譯國民黨軍隊各種電報的能力，并多次成功破譯國民黨軍隊的重要密電，爲紅軍總部反“圍剿”提供了不少可靠情報。成爲中央紅軍打擊國民黨軍隊的秘密武器。

破譯的敵情報除主要送軍委領導外，還要送蘇聯軍事顧問李德，但需李德的翻譯伍修權將情報譯成俄文。所以，當時伍修權對我們二局的工作比較了解，我與他也有較多的工作來往。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我們的任務是掌握全面

敵情，主要手段是破譯敵軍電報，爲突出重圍，選定行軍路綫提供依據。當時，我們已經積累了不少破譯密碼的經驗和辦法。幾乎把敵人師以上的主要電報密碼都破譯了。因此敵人用電報調動部隊，我們是了如指掌，一清二楚。

在長征的行軍途中，我們共有四部接收敵人電報的電臺，每兩部電臺爲一班，分做兩班：一班駐扎開機偵聽，一班趕路前行。等這一班到達駐地，立即架設開機，另一班則關機上路，此停彼開，輪流值班，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接收周圍敵人電臺的電報。將敵軍調動情況，源源不斷地報告軍委首長。

長征途中，有兩次在中央紅軍生死攸關之際，準確破譯敵電的情況，至今我記憶猶新。

第一次是在“四渡赤水”期間，此時，軍委二局多次準確破譯敵軍調動情況，對遵義戰役大捷和擺脫敵軍圍堵起到了關鍵作用。

1935年1月，紅軍由土城子南北地區“一渡赤水”後準備在宜賓附近强渡長江。敵人估計我紅軍要在川南强渡長江，慌忙調集大軍，尋求在長江南岸與我决戰。

可是我軍突然東返，“二渡赤水”，回師黔北。此時，二局截獲準確情報，乘敵川軍未趕到之前，中革軍委决定紅三軍團打擊婁山關之敵。在擊潰數團敵軍後，中革軍委决定紅一軍團向遵義城發起進攻，并攻占遵義城。此時，二局又截獲敵情：川軍行動緩慢，而敵吴奇偉部孤軍深入至遵義附近。中革軍委根據情報再次命令紅一、紅三軍團圍殲吴部，并取得遵義戰役大勝利。敵人妄圖與我在黔决戰的計劃完全破産。

遵義戰役大勝利之後，部隊進行了幾天休整。

此時，毛澤東已擔任前敵總指揮。對中央紅軍下一步如何行動，毛澤東召開了會議。會議上多數人建議應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地區前進，消滅西安寨、打鼓新場、三重堰之敵，并由紅一、紅三軍團擔任主要攻擊，五軍團爲預備隊。會議决定紅軍主力繼續西進。

此時，我局準確破譯了多份敵軍重新調動部署的電報，電報表明，敵軍正大規模向打鼓新場調集。周恩來將剛接到的二局情報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決定立即發電各軍團，停止西進，不進攻打鼓新場。

紅一、三軍團于3月中旬攻占茅臺鎮。這是個著名的産酒的地方。在那裏茅臺酒一大缸一大缸的擺着很多很多，香極了！我們不但喝足了，還用水壺灌滿帶足。甚至拿茅臺酒擦脚活血。筆者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喝茅臺酒，味道真是好極了！喝了茅臺酒，走路脚底快如風。

此時中革軍委決定在茅臺附近“三渡赤水”，向川南前進，擺脱敵人。

敵人手忙脚亂，判斷紅軍仍有在川南强渡長江的可能，再次調集大批兵力向川南集中。可是敵人尚未部署完畢，紅軍又突然東進，“四渡赤水”，出現在貴陽附近，把敵人捉弄得團團亂轉，疲于奔命，抛在遠遠的地方。望着紅軍人馬的脚印，無可奈何，望洋興嘆。

第二次是在毛兒蓋會議，紅軍主力是按毛澤東制定的北出陝甘，還是張國燾主張的西進川康，發生了分歧。

紅軍總部制定紅軍北上計劃，將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左路軍爲第5、第31、第32、第33軍，由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指揮。經川北阿壩地區北進。右路軍爲紅第一、第三軍團和第4、第30軍，由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指揮，經班佑北上。黨中央、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再次在毛兒蓋舉行會議。毛澤東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指出紅軍主力應迅速占領以岷州爲中心的洮河流域，并依據這個地區向東發展，以便取得甘陝之廣大地區。針對張國燾以紅軍主力西進的主張，指出“在目前將我軍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僻地是不適宜的，是極不利的”。

此時我們軍委二局再次截獲敵情電報。胡宗南、劉湘在電報中判斷，目前紅軍主力不是[illegible]，就必北出陝甘，但向川康

發展的可能性大，因此，胡宗南將主要兵力布置，重點放在防止我向四川内地發展。

破譯的敵電證明毛澤東指揮紅軍主力北出陝甘的決策是正確的。

毛兒蓋會議之後，部隊浩浩蕩蕩向北行進，我們二局作爲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指揮。行軍序列是紅一軍團爲前鋒，中間是四方面軍第4、第30軍等部隊和前敵指揮部，最後是紅三軍團，毛澤東隨前敵指揮部一起行動，前敵總部參謀長是葉劍英。周恩來因病、王稼祥因傷隨紅三軍團行動。

9月初，紅一軍團到達巴西。

一天，參謀長葉劍英突然親自到二局駐地，召開緊急會議，命令我局立即出發"執行任務"，葉劍英親率軍委二局，很快轉移到達紅三軍團駐地，與毛澤東、周恩來會合。彭德懷下達命令，紅三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立即出發北進，向紅一軍團靠近。當時，我們不知道紅軍總部發生了什麼情況。出了草地之後，傳達中共中央指示才知道，張國燾反對紅軍北上，并將四方面軍部隊全部帶走南下。據説，毛澤東在秘密率部脱離右路軍時，要求葉劍英帶出二局全體人員。此次緊急轉移，可見軍委二局在紅軍總部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對當時軍委二局工作成績的評價是"勝過一個軍團的作用！"。

在紅軍的破譯情報工作史上，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是創始人，功不可没。

二、渡大渡河，過雪山草地

1935年5月，紅軍在會理休整五天後繼續北上。紅一軍團爲先鋒，占領德昌，擊潰川軍一個邊防旅，殲敵一部，繞過西昌到達瀘沽。此後由劉伯承、聶榮臻[illegible]團及工兵等組成紅軍先遣

隊，向安順場前進。準備强渡大渡河，爲紅軍北上開路。毛澤東、林彪指揮紅一軍團主力在後跟進。

先遣部隊24日到達安順場渡口，消滅敵人兩個連，打垮川軍劉文輝的河防部隊，占領對岸灘頭陣地。因浮橋架不成，祇好依靠四條小船擺渡。一個團一天還未渡完。毛澤東、林彪看到船少又小，渡河困難，立即决定迅速奪取瀘定橋，命令紅1師2、3團和幹部團由劉伯承、聶榮臻指揮，沿河東岸北上向瀘定橋前進，命令林彪指揮紅一軍團主力及五軍團，沿河西岸北上，向瀘定橋前進。軍委和我們中央機關直屬隊隨後跟進。由安順場到瀘定橋有三百二十里，要求兩天半趕到。

時間就是勝利。部隊冒雨在路上打了幾個小仗，將敵人消滅後仍然行走如飛，于29日晨到達瀘定橋西岸。由于我軍到達突然，敵人没有來得及徹底破壞瀘定橋，祇點燃鋪在彼岸橋頭上的幾十米木板。紅2師4團的勇士們，于當天下午4時，發起驚心動魄的奪橋攻擊。在我火力支援下，敵人企圖炸橋的導火索被東岸趕到的紅3團部隊切斷，22名奮勇隊員匍匐前進，打退了堅守東岸橋頭堡的敵人，黄昏時勝利奪取了那横空高懸、下臨急流的天險瀘定橋，并占領瀘定城，守敵一個團向天全潰退。

有的文章中將搶奪瀘定橋的情景描寫爲鐵索橋上的木板全部被敵人抽走，祇剩下孤零零、滑溜溜、光秃秃的幾根鐵索。這個描述是不完全確切的。準確地説，鐵索橋基本是完好的。因爲紅軍出現突然，敵人來不及徹底破壞瀘定橋。如果木板全部被抽走了，那就麻煩了，如果真是那樣的話，不要説兩小時，就是兩天恐怕也完成不了攻占鐵索橋的任務。這座橋我是親自走過的，那時我是隨中革軍委機關一起通過的。對于紅軍英勇作戰的精神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要實事求是。

全軍渡過大渡河之後，林彪、聶榮臻指揮紅一軍團繼續北上，于6月初占領天全、盧山、寶興等城，進入川康邊境稍事休息後，又繼續北上。

6月中旬，勝利翻過長征中第一座高聳入雲的大雪山——夾

金山，占領大維、懋功，與退出川陝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之後又翻過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

軍委直屬機關大約是6月中下旬開始爬夾金山的。

夾金山高度五千米以上。當時川西正是暑熱夏天，我們每人衹穿一身單衣，忽然進入雪山地區，想補充衣服是不可能的。夾金山每天下午大雪紛飛，冷氣遮蔽天空。照一般道理，上山走快一點，身上發熱就可以御寒。然而現實不容許你這樣辦，因爲山上空氣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難。因此衹好慢慢地、一步一步的緩行，并且走數十米，又要停步休息一會，才能再走。越往上爬，空氣越稀薄，天氣越寒冷。

我們軍委二局，因工作關系有不少挑夫挑着機要文件，還有一個班的戰士輪流抬無綫電臺，另一個班的戰士輪流抬發電機。機要文件不能丟失，電臺和發電機既不能摔，也不能碰，山又高，路又滑，因此行動十分困難，體力消耗很大。爬山沿途，體弱病倒，缺氧暈倒和凍死的現象，時有發生。下山比上山容易一些，行軍速度也快一些。不過道路曲折盤旋，雪凍路滑，有的地方道路峭如立壁，連走帶滾，坐地滑行現象也不少。但畢竟越往下走越暖和。在下山途中，我們聽到先遣部隊紅一軍團第2師已經與四方面軍會合了，給大家很大鼓舞，加快行軍速度，到達大維。

大維有住户四五十家，全是藏族。這裏與中國内地不同，建築物有高至數層的喇嘛廟，一般民房都是兩層樓房，房屋四壁以石塊壘成，屋頂也是以石板鋪成。屋内樓上住人，并有一間經堂，藏民都信佛教。樓下有的存放糧食、雜物，有的成爲牛羊圈。生活方式每天吃的是青稞、包米。富裕家庭也吃牛羊肉、牛奶、牛油，穿的是喇嘛袍子，同内地和尚袍相似。講話是藏語，我們一點也聽不懂。由于反動勢力的欺騙宣傳，他們對紅軍有誤解，大都離家躲避，家裏空無一人。

紅軍北上，要經過没有人烟的茫茫草地，那裏氣候惡劣，忽晴忽雨，没有道路，河溝交錯，泥濘不堪。我們要越過草地困難很多，糧食問題是最大的困難。

草地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有人比擬是同戈壁相反的地方。戈壁是没有寸草滴水，渺無邊際都是砂石。而草地是一望無邊，遍野是密密青草，水流滿坑遍地。水雖然多，但多是黑色，含有毒性，不能喝，喝了不但肚子脹痛，而且可以致命。地質特殊，遍地長滿青草，草根互相聯結，結成草皮，草皮下面是泥水，因此上面硬而下軟。步行其上，像踩在棉花上，落脚下窪，抬脚復原。或像布包豆腐一樣，走路稍不留神，踏破了叢草根結成的地皮，就可能陷入泥水之中，其深度很難探知。有時騾馬陷入其中，就不易爬起來。草地天氣變化無常，忽晴忽雨，雨多晴少，霧氣騰騰，見到太陽的時間很少。

草地不但樹木很少，石頭也很少，藏人放牧住的小房子，是用牛糞壘成的，上面蓋上氈布就可以避風遮雨休息。到了班佑一帶，居民住的牛糞房才像個樣，比較寬大，用牛糞壘墻，有梁有柱，屋頂蓋上乾草、泥巴或石板。房内有床鋪及各種生活家具。

草地根本没有道路，雖然有藏民作向導，也衹是大方向向北走而已。紅軍後續部隊走的道路是由先遣部隊踩出來的。因爲草地没有人烟，吃飯全靠各人携帶的青稞麥做成的餅子，或炒熟的青稞麥粒用水泡着吃。各自爲政，自己管自己，一個人一個伙食單位。乾糧吃完了，就衹好采野菜充饑。晚上露營睡覺，則是"居室寶廬，幕天席地"。一種辦法是找個地勢較高、比較乾燥的地方，就地睡下，另一種辦法是在比較潮濕的地方，就衹能拔點野草墊屁股，兩人背靠背的坐睡。有的戰士疲勞過度，睡在潮濕的地上，加上饑寒交迫，風吹雨淋，第二天出發時，早已安息永眠了。在草地行軍，雖然衹有六天，但比爬雪山一個月，犧牲的人還要多。

1935年9月，在俄界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軍委縱隊及紅一、三軍團，編爲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爲司令員，林彪爲副司令員，毛澤東爲政委，王稼祥爲政治部主任。由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團，進行軍事領導。部隊前進方向爲繼續北上，出臘子口，到達哈達鋪。

當時我們二局從無綫電偵聽和國民黨報紙中證實，陝北有一

塊紅軍根據地，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因此黨中央决定向陝北進軍。

“六盤山上高峰，紅旗漫卷西風”。正是秋高氣爽、北雁南飛。紅軍擊退追擊之敵騎兵第35師，繼續向環縣與慶陽之間前進，在慶陽殲滅鄧寶珊一部，并擊退敵人追擊騎兵。于10月19日到達陝北根據地的邊緣吴起鎮，從此結束了貫穿着重山惡水、艱難險阻、槍林彈雨、捨生忘死、史無前例的鐵流二萬五千里長征，與陝北紅軍會師了。長征紅軍雖然人困馬乏，但無不歡欣鼓舞，笑逐顔開。人人都是死裏逃生、萬難不屈的英雄。

二萬五千里長征是用成千成萬烈士的鮮血和生命鋪成的征途，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裏，經歷了多少曲折與磨難，終于走向了勝利。它告訴人們，艱難險阻不可擋，萬水千山衹等閑。它將在中國戰爭歷史上閃光不熄，萬古流芳。因此人們高呼“長征萬歲”！

三、抗大學習

爲了培養紅軍部隊中的骨幹力量，1936年6月1日，成立了“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林彪任校長，毛澤東任政委，羅瑞卿任教育長。辦學的目的是對從部隊中抽調的大批幹部進行培訓。

1937年初，校名改爲“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校址開始在瓦窑堡，以後遷到保安，最後遷到延安。遷延安後，毛主席新任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任校長兼政委，羅瑞卿任教育長。

第一、二期學員共約一千四百人，每期學習時間約爲六個月。

“七·七”盧溝橋事變前夕，軍委二局派我化裝到北平，在張經武等同志的配合下搜集日、僞、蔣軍的軍事動態情報。7月下旬回到延安不久，我就接到到抗大學習的通知。

爲什麼調我去學習？是因爲當時對敵鬥爭的形勢發生了大的

變化。隨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爲適應我軍準備直接對日軍作戰的需要，我對敵收集軍政情報工作的重點，由主要針對國民黨軍隊轉爲主要針對日軍的對華進攻。當時破譯日軍的電報比破譯蔣軍的電報難度大的多，二局也調進不少懂日文的幹部。我不懂日文，很難適應當前的工作任務，因此需要再學習和深造。


1937年5月執行任務于北平

我參加的是1937年下半年的第三期。

從第三期開始，學員隊分爲軍事隊和政治隊，我在軍事第五隊學習，并擔任參謀訓練隊隊長。

由于敵人的封鎖，那時的學習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窑洞就是我們的校舍，五六個人，甚至七八個人一間。睡的是土炕，吃的是小米、咸菜。爲了解决生活問題，我們是一邊學習，一邊生産，自己動手，開荒種地。

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聯共抗日。之後，大批蔣管區的青年學生，源源不斷的來到延安求學，因此學員增加，校舍困難，爲了解决校舍問題，從第三期開始，校長林彪動員全校師生、員工，親自動手，轟轟烈烈地揮鋤挖窑洞。

我們這期學員也是一邊聽課，一邊參加挖窑洞，學期結束時我們挖了近兩百孔窑洞，解决了近千人的住宿問題。林彪曾特别傳令嘉獎第八隊，克服種種困難，圓滿完成挖窑洞計劃，堪爲全校的模範。後來毛澤東曾説："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馬列主義，延安的窑洞能指揮全國的抗日戰争……全國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寄托在延安的窑洞裏"。

當時教室少，教員少，教材也少。由于教室少而小，我們就在學校院子裏聽大課，校園内的石壁就是黑板，桌子和凳子也都是

石頭的。軍事隊的軍事戰術訓練和軍事操課訓練時間占三分之二，政治理論課時間占三分之一。教學的主要方式是聽課、分組討論與實際操作相結合。我們也曾聽過林彪校長和其他紅軍領導人的講課。

毛澤東爲抗大確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同時强調要切實培養“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後經林彪總結，“三八作風”成了全軍的最高行動準則。林彪校長還給抗大確定了“理論與實際聯系”、“少而精”、“軍事、政治、文化并重”、“集體研究討論”等教育原則。

我在抗大的學習時間不長，但收獲不小。是我參加革命六七年來第一次較系統的學習軍事和政治，懂得了許多消滅日寇、打倒反動派，建立新中國的革命道理和軍事常識。

“黄河之濱，集合着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這首《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始終伴隨着我的戰鬥里程。

抗大畢業後我仍回軍委二局工作。

1938年我調到115師工作。1938年底，接任蘇静的司令部偵察科長的工作（蘇静調任政治部秘書長，并出任我師與二戰區國民黨軍隊抗日協調作戰的聯絡官）。

第二篇
游擊齊魯

第三章　挺進山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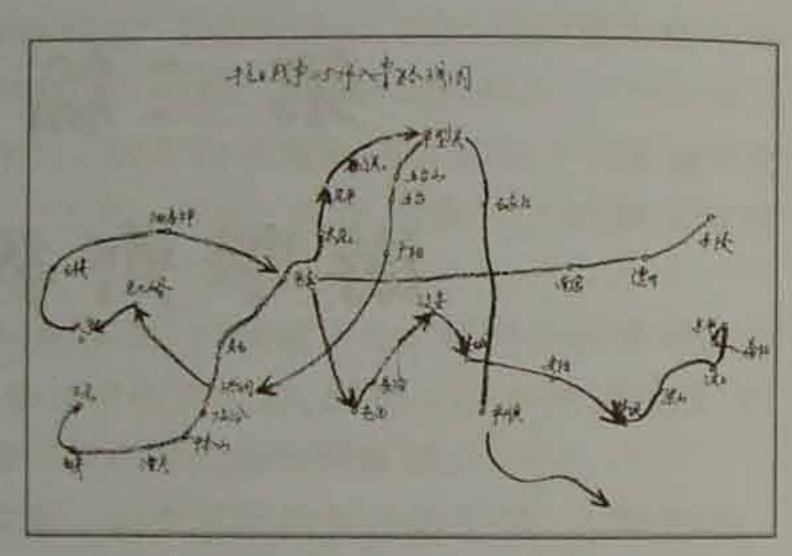
一、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被日軍先後占領，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由于中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英勇抵抗，特别是我黨領導的游擊戰争的發展，不斷威脅着敵人占領區。同時敵人戰綫延長和戰争力量不足，使得機動作戰兵力越來越少，其主力不得不用于確保占領區和交通要道，因此日寇被迫停止了全面戰略進攻，轉爲戰略防御和重點進攻。

根據新的形勢，中共中央决定，在敵人後方廣泛開展游擊戰争、建立抗日根據地。其軍事戰略部署爲：第一，廣東地區建立東江游擊縱隊及瓊崖縱隊；第二，八路軍115師挺進山東；第三，八路軍120師挺進冀中；第四，八路軍129師挺進冀南地區。

當時中共山東省委發動武裝起義，建立抗日武裝力量已達

四萬餘人。但山東各地國民黨、封建地主勢力爲了在戰亂中自保，也爲了對抗共産黨，到處拉武裝，搶地盤，組織大小武裝部隊共達十五萬人，其人員數量、裝備和控制的地盤，均超過我們起義的人民武裝力量。爲了加强山東領導，中央派郭洪濤、張經武等到達山東，并成立山東分局，郭洪濤任書記。1938年底，山東抗日武裝力量正式編爲八路軍山東縱隊，張經武任指揮，黎玉任政委，下轄十個支隊。



此圖是八十年代初，在歷史資料缺乏的情况下，我憑着回憶繪制的《115師入魯路綫圖》

1938年10月，朱德、彭德懷致電115師，决定由343旅抽一個團到山東工作。代師長陳光回電，决定派685團東調。11月毛澤東又命令115師師直機關及343旅主力，全部去山東。

1938年底，685團（缺一個營）到達蘇魯邊的微山湖以西豐縣、單縣間地區。該地區原有共産黨領導的蘇魯人民抗日義勇隊第二總隊二千餘人。不久改編爲山東縱隊挺進支隊。685團也改編爲八路軍蘇魯豫支隊。到1939年4月該支隊已發展到八千餘人，并初步創立了湖西游擊根據地。稍後黄克誠率115師344旅部隊進到魯西南地區與蘇魯豫支隊會師，并繼續進到隴海路以南蘇北地區。

“七·七”事變後，冀魯邊樂陵、寧津、滄縣、無棣等縣黨組織，在山東和河北黨領導下，發動群衆，建立抗日武裝，成立華北抗日救國軍，以後又改爲第31游擊支隊。到1938年春，其基本力量已發展到二千餘人。1938年5月，八路軍115師685團一個營編成爲115師第5支隊，129師部隊一部，編成129師津浦支隊，同時挺進冀魯邊，協同第31游擊支隊發展游擊戰争，擴大鞏固抗日游擊

根據地。這兩個支隊于1938年7月初進抵樂陵、寧津地區與第31游擊支隊會師，然後確定第31游擊支隊改稱平津支隊。

爲了加强冀魯邊黨政軍領導，八路軍總部命令115師政治部副主任蕭華于1938年9月抵達樂陵城。很快成立了冀魯邊區軍政委員會，冀魯邊我軍統一編爲八路軍東進抗日挺進縱隊，蕭華任司令員兼政委。下轄第5、第6支隊（平津支隊改稱第6支隊）和津浦支隊。到1938年底，發展到二萬餘人，黨政軍群組織均有很大發展，建立了冀魯邊平原抗日游擊根據地。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擴大全會政治决議的主要精神是：目前的抗戰正處于抗日持久戰第一階段。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克服困難、克服悲觀失望的情緒。反對妥協投降，反對一切分裂企圖，反對任何傀儡政府。提高主力軍戰鬥力，廣泛發展敵後游擊戰争，建立和鞏固更多的抗日根據地，縮小敵之占領區，配合主力作戰。擴大民衆運動和發展民衆團體（工、農、商、學、文化界、婦女、青年、兒童等各種組織），動員廣大民衆參加抗日戰争。



作者1938年在山西呂梁任115師偵察科長

我115師指揮機關率686團于1938年12月奉命由山西呂梁地區出發，經晋東南、冀南、魯西，在鄆城西北樊壩殲敵一個保安團後，師首長决定由686團團長楊勇率領686團3營和師直兩個警衛連留在梁山地區，開展游擊活動，其餘主力繼續東進。于1939年3月進到泰西地區（泰山以西，運河、東平湖以東地區），與該地區進行游擊活動的山東縱隊第6支隊會合。稍事休整，即積極向汶河以南寧陽、汶上地區發展，打擊敵人，擴大解放

區根據地。不久，在冀魯邊地區發展起來的孫繼先部津浦支隊及挺進縱隊第7團也轉到泰西地區，這樣就更加引起敵人的注意。雖然爲了保密，師指揮機關由山西出發時改稱爲八路東進支隊，但敵人很快就發現了我們的真實番號。

二、泰西陸房勝利突圍

我們師指揮機關在泰西地區停留的目的，是爲了指揮魯西地區、魯西南地區、冀魯邊地區的115師所屬部隊開展游擊戰争，擴大抗日部隊，建立抗日政權，并提出創建泰西根據地的號召。

1939年3月下旬，羅榮桓政委去津浦路東沂蒙山區，向山東分局傳達黨的六中全會精神，4月下旬，羅榮桓政委返回師部，5月初又到運河地區巡視工作，這一階段師裏的工作，主要由代師長陳光負責。

山東日寇的最高指揮官是第12軍司令官尾高龜藏。他爲了消滅我115師指揮機關及所指揮的泰西八路軍部隊，决定于4月底糾集津浦綫中段日軍五千餘人，大炮百餘門，另有僞皇協軍和漢奸隊一部隨行，協助日寇作戰和搜集情况。日僞軍合計八千餘人，從5月初開始，先後由泰安、大汶口、寧陽、汶上、東平、東阿、平陰、肥城、界首等地出發，分九路穩扎穩打，步步爲營地向我泰西山區（肥城以南，汶河以北山區）進行掃蕩圍攻。

當時115師指揮機關駐地在肥城以南，陸房、臨安站一帶。那時我是師部的偵察科長，對敵人行動的全面情况比較了解。因爲到達泰西後，我們很快就對周圍敵人占領的城市、交通要地，建立了秘密情報網。加上部隊各種偵察工具全部展開，分工負責對各路進攻敵人行動進行了嚴密監視。那時敵人行動又是大摇大擺，不甚保密，前進速度很慢，走一步停一步，走一天停兩天。所以我們能準確地知道敵人動向。每天將搜集到的來自四方八面的情報，及時報告和通報有關領導和部隊。

陳光代師長根據各路敵人進展情況，正確判斷出敵人是企圖先掃蕩山區外圍，然後合圍肥城以南山區，摧毀我指揮中心。5月8日晚，各路敵人已經逼近，因此決定各部隊撤離這個地區。師指揮機關和特務營向汶河以南，津浦支隊向北大峰山地區，6支隊和地委向西南運河方向分散轉移。686團（缺一個營）留在內綫山區機動打擊敵人。5月9日各部開始按計劃行動。

春夏交替之際，風和日暖，田野青青。山區裏的群衆，雖然早已聽說日寇殺人、放火，强奸婦女，但不少人尚未見過日軍是什麼樣子。經我民運工作人員動員，又看到我們軍隊倉促轉移，他們才紛紛拖兒帶女，挑着簡單的衣食物品，轉移到偏僻山溝裏躲藏敵人掃蕩。當時雖然有的村莊開始有了自衛團的初步組織，但缺乏堅强領導，也没有戰鬥經歷，因此還不能配合軍隊行動，衹能起到掩護群衆的作用。

我各部隊分散轉移的情況很不順利。衹有6支隊主力和地委由于熟悉敵情、地形，安全地轉移到敵人合圍圈的外綫。津浦支隊行進到陸房東北朱家莊附近，就被敵人發現，未能跳出合圍圈。師指揮機關和特務營向南轉移到安駕莊附近，發現汶河南岸，每隔一兩百米距離就有一堆火光，隔河望去三堆火光連成一綫。偵察人員報告敵人已到汶河南岸。

陳光代師長當即做出判斷：第一，汶河南岸已被敵人封鎖，第二，汶河以南是大平原，没有地形可利用。因此改變決心，轉頭向北，準備轉移到肥城以北大峰山地區。但部隊走到陸房西北大董莊、黄土嶺附近時，天已大明，即與敵人發生遭遇戰，槍聲炮聲大作，頓時衝破了山區清晨的平静。師直機關由特務營掩護，撤到陸房附近，我686團迅速展開，搶占陸房西北及以西之肥猪山、岈山一帶陣地，與敵人進行激烈的争奪戰。津浦支隊也被迫占領陸房以北之鳳凰山，師特務營于陸房東北的東山嶺憑險據守，抗擊敵人。

到中午時間，四面八方敵人均已縮小合圍圈，距陸房村不到三四華里，把陸房附近包圍得水泄不透，戰鬥十分激烈。敵人大

炮向陸房附近各陣地猛烈轟擊，濃烟烈火，山搖地動。

陸房是一個小盆地，如此龐大的機關人員和部隊同時擁擠在如此狹小的地區，處境十分險惡。陳光師長嚴令各部隊，堅決固守現有陣地，與陣地共存亡，不得後退一步。師指揮機關凡有武器的人員也均組織起來，占領地形，拼命抵抗。日軍十分頑强，多次向我陣地瘋狂攻擊，打垮一次，接着二次、三次再來。這個陣地攻不動，很快改向另一陣地猛攻。第一衝擊波被我打得死傷差不多了，第二、第三衝擊波接踵而上，但我軍始終沒有丟失任何一個重要陣地。特别是敵人猛攻我肥猪山、岈山陣地，戰士們同敵人拼刺刀，拼手榴彈，敵人先後九次衝鋒均被我殺退。在我陣地前沿敵人尸横遍野，不計其數。看來敵人是不顧血本，不惜代價，一定要把陸房吞下去不可。而我軍全體戰士、幹部，上下一心，同舟共濟，爲生存而戰，爲保衛指揮機關而戰，爲犧牲烈士報仇雪恨而戰，因此士氣越戰越高，越戰越勇。

一直激戰到將近黄昏，形勢才漸漸緩和下來了。敵人開始收攏部隊、調整部署，整頓兵力，進行露營休息，準備次日拂曉後再行進攻。陳光師長抓住機會，當機立斷，决定利用敵人收攏部隊出現的空隙，連續作戰，實施夜間突圍。陳光命令津浦支隊先南後東，突出包圍圈後，轉到津浦路以東去活動。師指揮機關和686團向西南突出包圍圈後，轉到運河方向去活動。

黄昏後，各部隊分别集合完畢。戰士輕裝，掩埋不便携帶的物品，對行動中易發出聲響的盆、鍋，馬的蹄子都用草繩，布條捆綁好，馬帶籠頭。22時，按規定的行軍序列開始突圍。陳光親自指揮先頭部隊，隱蔽地走山溝小路，利用敵人空隙向西南方向悄悄行進。初夏的夜晚，夜色蒙蒙，除了馬蹄聲碎，晚風微嘯之外，簡直平静得聽不到任何聲音。戰士們安静快速地一個跟一個魚貫而行，人人都有一旦被敵人發現時的應急準備，也記住了萬一被打散後的集合地點。

"皇軍"老爺們大概認爲已把我軍重重包圍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有翅難飛的程度了，祇待最後圍殲就可凱旋回巢。同時

經過一天的衝殺，死的死，傷的傷，活着的也疲勞不堪了。在不冷不熱的夜晚，空氣裏的硝烟氣味漸漸消散了，真需要好好睡一覺，準備明天再戰。他們做夢也未想到，此時此刻我軍在夜色的掩護下，正在他們的"空擋"處悄無聲息的"穿插"跳出合圍圈。結果不但津浦支隊不費一槍一彈全部突圍成功，我們師指揮機關和686團也不費一槍一彈突圍成功。

第二天黎明，"養精蓄鋭"的敵人從四方八面向陸房附近各陣地發起攻擊，結果完全撲空，連八路軍的影子也沒有見到。敵人是既垂頭喪氣又莫名其妙，以徹底失敗宣告結束。他們除了死傷千餘人，消耗大批子彈、炮彈之外，毫無所獲地撤退了。

師指揮機關于5月12日晨過汶河，到達汶上縣，13日平安到達東平以東的無鹽村一帶。此次戰役總計斃、傷敵人一千三百餘人，其中包括日軍大佐以下軍官五十餘人，而我傷亡不足三百人，敵人掃蕩合圍計劃徹底失敗了，我反掃蕩突圍行動獲得全部勝利。在無鹽村我們召開了祝捷大會，師政副主任黄勵講話，表揚了全體指戰員英勇頑强的戰鬥精神，粉碎了敵人圍殲我軍之企圖，保存了自己，消滅了不少敵人。并鼓勵大家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爲爭取更大勝利而努力。

戰後，我們對此次戰鬥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總結。

那時候敵我雙方都缺乏掃蕩和反掃蕩的經驗，日軍不甚了解我軍作戰脾氣，我們也不了解敵人作戰規律。敵人基本上是按照他們國家軍事條令行事的，對付游擊戰争也采取正規戰的方法。他們行動很慎重，情況不確實查明，不敢輕舉妄動。每天擺開陣勢前進，至多行進不超過二十華里。途中遇有懷疑徵候，先用炮火轟擊，然後再使用騎兵偵察，確認沒有問題，其主力才敢繼續前進。如果夜間我派小部隊對其宿營地進行襲擾，第二天就不敢前進，待把周圍情況查明後才敢前進。由泰安、大汶口、寧陽、汶上、東平、東阿、平陰、肥城、界首等地到陸房地區的距離，近者數十里，遠者不過百餘里，可是敵人竟花費了一個星期的時間，才完成戰役合圍。把我軍重重包圍後，猛攻了一天，死傷很大，沒有

攻動。日落西山，又不敢夜戰，甚至畏懼我軍夜襲，因此將部隊收攏，在山下村旁，露營休息，根本没有防備我軍突圍的嚴密措施，這是敵人前功盡弃、最後失敗的重要原因。

我軍也缺乏對付敵人掃蕩合圍的作戰經驗。當時對敵的行動和企圖是清楚的，敵人各路每天進展情况也基本上知道。如果那時我以少數部隊在正面吸引敵人，主力適時轉移到敵人側後，尋求戰機，打擊敵人，則完全可能破壞敵人對陸房山區的合圍計劃。不論轉到津浦路以東，或轉到運河以西均可擺脱敵人合圍。5月10日夜間，師指揮機關和特務營向南轉移到達安駕莊，發現汶河南岸被敵人封鎖，又不敢衝破封鎖繼續南去，臨時改變決心北返，重新鑽進敵人合圍圈内，教訓十分深刻。

隨着歲月流逝，形勢的發展，鬥爭經驗的積累，敵人越來越狡猾了。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從戰爭中學習戰爭，我們粉碎敵人掃蕩圍攻的經驗，及掌握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也越來越機動靈活了。

代理師長陳光是1928年參加湘南農民暴動後上了井岡山。在中央蘇區及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就已擔任紅軍師長。歷來以英勇善戰、戰功累累著稱。是紅一軍團的著名戰將。1950年陳光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員時，身負錯誤結論，被隔離審查，開除黨籍，軟禁在漢口，後悲慘死去。

在“文革”時期，有人批判他陸房戰鬥“瞎指揮”，并説他“置部隊不顧，自己帶上騎兵連先行突圍逃走”。我的看法是，應該客觀地分析陳光在陸房戰役中的指揮，由于缺少反敵人掃蕩合圍的作戰經驗，有些具體環節上確實存在指揮上的錯誤，但在關鍵時刻的指揮，如抗擊敵人圍攻和最後突圍，是正確的。批判他“置部隊不顧，先行突圍逃走”，則不是事實。也有人説，陸房突圍是政治部副主任黄勵指揮的，這也不是事實。黄副主任確實做了不少戰場鼓動的政治工作。真正協助陳光指揮突圍的是參謀處長王秉璋。

第四章　梁山抗敵

一、獨山莊戰鬥大捷，蔣介石來電嘉獎

陸房勝利突圍後，部隊轉到東平縣以東之無鹽村一帶進行休整，并召開了全體幹部大會，代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等師首長親臨講話。會上指出了陸房突圍勝利的意義，分析了堅持敵後游擊戰爭，粉碎敵人掃蕩，創建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難。鼓勵大家進行充分思想準備，迎接戰爭新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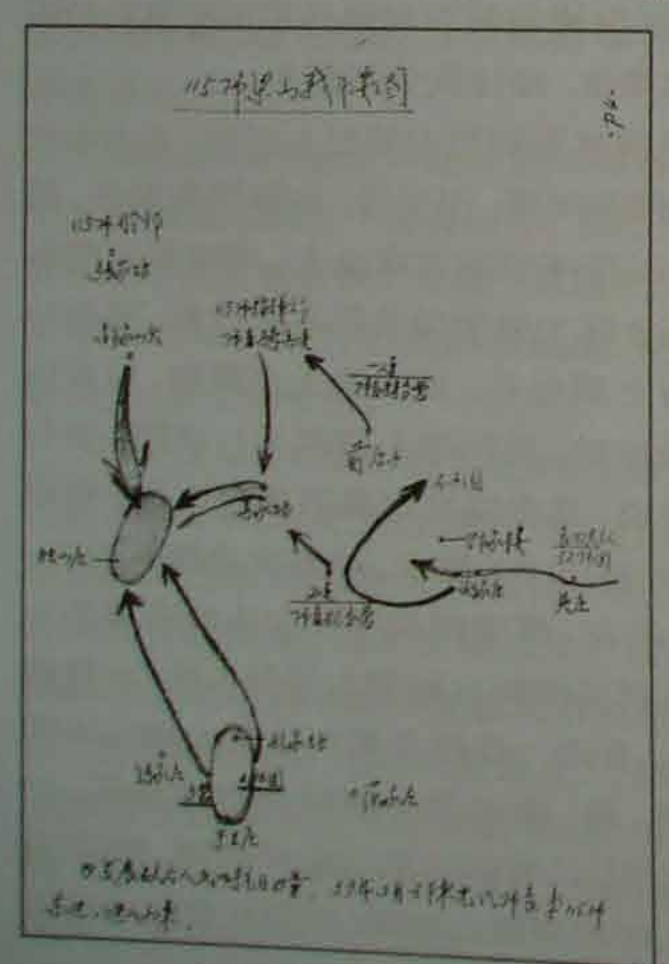
總結會上還表揚了在陸房突圍戰鬥中的好人好事，本人也在受表揚的行列之中。其實事情很簡單、很平凡。在戰鬥最緊張、最激烈時，我帶參謀葛正興在師指揮所前方高地上，用望遠鏡觀察敵人的進攻行動。忽然，葛參謀大腿中彈負傷不能行動，我把他背下山來，交由救護所進行上藥包扎。當天晚上突圍時，沒有民工抬擔架，我將我的馬讓給他騎，我則隨大部隊步行突圍。勝利突出敵人包圍後，到達宿營地，葛參謀見到我就放聲大哭，感謝我救了他的命。我想同是革命隊伍中的戰友，誰都會這樣做的。

休整數天之後，陳光代師長、羅榮桓政委決定由參謀處長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黃勵負責率領師直機關大部分人員，由無鹽村出發，轉移到津浦路以東，并統一指揮先期到達蒙山地區的師後勤部隊及挺進縱隊第7團。陳、羅則帶一個輕便指揮機關，仍堅持在泰西、魯西地區活動，對115師部隊進行全面指揮。師指揮所在運河兩側地區停留不久即轉到梁山地區，同留在魯西的楊勇部隊靠近，并展開游擊戰爭，壯大主力部隊。

1939年5月下旬，中央指示"望令蘇魯豫支隊（685團）酌派一部兵力并地方工作幹部去徐州東南宿縣、靈壁一帶活動，偵察蘇皖情況，并建立當地工作"。因此陳光帶一個騎兵排到湖西去實地研究布置，羅榮桓在家主持全面工作。

在魯西地區，楊勇以一個營又二個連的兵力爲基礎，不到半年已經發展爲一個旅的兵力，抗日聲勢日益擴大。敵人發現我部隊在魯西地區很活躍，因此駐在津浦綫及其兩側地區的日軍32師團長田敏江大隊及僞軍共四百餘人，帶着92步兵炮一門，野炮兩門，于8月1日由汶上出動，經靳口過運河向梁山地區掃蕩。此時陳光已回到師部。

我們獲得了敵人向梁山地區進犯及出動兵力數目的情報，陳、羅首長認爲敵人僅此一路，數量不大，其他方向情況目前没有什麼變化，又正值青紗帳時期，我們在地形上有梁山和東平湖爲依托，有一定優勢，因此決定采取伏擊方式，伺機給敵人打擊。即命令師特務營和騎兵偵察連，686團第3營等部，分别隱蔽于梁山南端前集莊及其以南地區待機。中午時分，敵人進到前集莊附近與我特務營接觸，殲敵一部後我向北撤退。鬼子繼續向西前進，到達馬家場時，我騎兵偵察連出其不意地突然向敵襲擊，打得敵人慌慌張張地竄入獨山莊。這個村莊比較大，靠近梁山西南端。



作者手繪梁山戰斗要圖

此時天色漸晚，日寇

在獨山莊宿營休息，四周布置警戒，防我軍夜襲。敵人同時還占領了獨山莊附近一個獨立小高地，作爲防御我夜襲的支撑點。因爲氣候正值炎熱，暑氣逼人，鬼子有的住進房屋，有的在廣場上露宿。敵人的一切行動，我們在梁山南端高坡上，居高臨下觀察得比較清楚。

陳、羅首長决心利用夜間消滅這股敵人，布置686團第3營由南而北向獨山莊進攻，師特務營二個連由北而南向獨山莊進攻，師指揮所在梁山南端高地指揮。黄昏後戰鬥打響，開始打得比較順利，南北兩路很快突入村内。但在進行村落戰時，越打越艱苦，敵人抵抗非常頑强。鬼子一方面感覺到是一場生死存亡的戰鬥，拼死挣扎，死裏求生，另一方面根據戰場與兵力和火力的情況，邊打邊進行調整，防守更加嚴密了，與我軍逐街、逐院進行争奪。我們的部隊步步壓縮敵人，步步擴大占領面積。戰鬥到下半夜，已將敵人大部殲滅，兩門野炮也被繳獲了，并奪占了獨山莊的制高點，把敵人壓縮到幾座大院内。我們又連續攻擊兩次，但均未奏效。我們人員傷亡、彈藥消耗比較大，協同配合不够密切，雙方處于膠着狀態。我軍繼續調整部署，組織火力，進行戰場鼓動，争取拂曉前解决戰鬥。可是在拂曉前，我軍尚未發動攻擊，鬼子首先向我猛烈反擊，敵人的目的是企圖殺開一條血路，準備突圍。戰鬥异常激烈，天亮後敵人丢掉一切重武器和大部分物品（士兵連背包也不要），實行輕裝突圍，向南逃竄。我們發現敵人突圍，立即猛烈追擊，將敵圍殲于村外田野裏。衹有少數敵人利用青紗帳，狼狽地跑掉了。

此次戰鬥我殲滅日僞軍四百餘人，其中擊斃日寇大隊長長田敏江少佐及以下日軍三百餘人，俘日軍十三人。繳獲野炮二門，92步兵炮一門，電臺三部，輕重機槍二十餘挺，長短槍二百餘枝，及其他軍用物資。這次戰鬥的最大特點是敵我兵力相差不大，我軍兵力優勢不到敵人的兩倍，且敵人裝備優良，技術熟練，戰鬥頑强。我軍盡管裝備劣勢，但戰術靈活機動，善于近戰夜戰，部隊勇敢不怕死，充分發揮了刺刀、手榴彈的威力，結果將敵人全部

殲滅，取得了完全勝利。不論對參戰部隊，對梁山地區群衆，均鼓舞極大。

梁山告捷的神奇，像春風一樣，越吹越廣。不僅受到八路軍總部的表彰，甚至蔣介石也來電嘉獎。

二、反掃蕩，中彈負傷

倭寇對這次慘敗，惱羞成怒，仇恨滿腹。8月4日開始，日軍32師團糾集五千餘兵力，汽車一百餘輛，裝甲車四十餘輛，向我進行報復掃蕩。敵主力一部由汶上、巨野、鄆城方向，同時多路由南向北掃蕩，另一部兵力由阿城、陽谷方向，同時多路由北向南掃蕩。均以梁山地區爲目標，尋找我主力决戰。來勢洶洶，怒氣衝天，大有吞食梁山，飲乾水泊，以雪恥"皇軍"的慘敗。

我軍對鬼子可能進行報復掃蕩早有充分準備。打掃戰場完畢後，部隊迅速分散轉移，離開梁山地區。唯有師指揮機關，仍隱蔽在梁山與東平湖之間地區，并準備了幾艘較大的漁船，靠在附近，必要時乘船轉移到湖裏同敵人周旋。湖内尚有幾個孤島小漁村，我們事先已經用船運了一部分糧食保存在那幾個漁村裏。

敵人多路向梁山地區分進合擊撲空後，即分散進行清剿，反復掃蕩。日寇尤其對失去的兩門野炮，心有不甘。大有不奪回這兩門野炮决不罷休之决心。因此組織了有本地漢奸參加的兩個專門追尋野炮的部隊。他們采用的辦法是，第一，逐村審問老百姓：看到八路軍拉的大炮没有？拉到哪裏去了？誰如實報告了，可以得到"皇軍"獎金，誰知情不報，就要抓起來槍斃。第二，沿途尋找大炮車輪行動的轍迹，發現路上有炮輪運動的徵候，就跟踪追擊。這兩門野炮日軍本來是用汽車牽引的，因爲伴隨步兵出動掃蕩，故改用軍馬牽引（報復掃蕩時的日軍野炮均用汽車牽引，以裝甲車和汽車裝載步兵伴行）。在獨山莊戰鬥中牽引野炮的洋馬，有的被擊斃，有的被擊傷，有的被部隊牽走了，因此我們繳獲

野炮之後，没有軍馬牽引，祇能采用大黄牛拉動，日隱夜行。由于敵情緊張，轉移笨重，拉到巨野境内的一個地方，利用夜間秘密在野地挖了兩個大坑，將炮埋藏起來，準備待敵人掃蕩結束後再取出備用。然而鬼子終于將埋藏野炮的地方發現，把炮取出拉回去了。但那門92步兵炮是用騾馬馱載，行動輕便，我們一直没有丢失，并在以後的抗日戰鬥中，立下汗馬功勞。

敵人在梁山地區清剿掃蕩時，我們發現一路敵人由北向南，沿着梁山、東平湖之間道路前進，對師指揮機關安全頗有威脅。陳光代師長决定由我及作戰參謀來光祖帶一個連及便衣偵察排占領梁山，轉移敵人視綫，吸引敵人向梁山方向攻擊。我們及時占領梁山北端的高地，特務連布置在山腰和山頂，便衣偵察排隱蔽布置在山脚下的村落内。

敵人進到梁山東北數里處，發現了我們故意暴露的目標，其主力立即停止前進，派了一個騎兵小隊接近梁山進行偵察。當敵人騎兵接近梁山北麓時，我埋伏的便衣偵察排突然開火，首先將敵小隊長打死，摔下馬來，其他敵騎兵掉頭往回跑。我們剛把擊斃的敵小隊長的王八盒子手槍和裝有軍用地圖的皮包拾回來，敵人主力已經在炮火掩護下分兩路向我們逐步接近，我們也開始還擊。

打了近一個小時，來光祖向我建議，吸引敵人向梁山進攻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們可以撤退轉移了。我同意他的意見，讓他先帶特務連向南撤下去，偵察參謀周雲指揮便衣偵察排進行掩護。最後我帶兩個通訊員也準備轉移。此時我在望遠鏡裏發現山下村莊房頂上有三四個鬼子，在向山上觀察，可能是敵人炮兵觀測人員。我告訴通訊員："我先走一步，你們把那房頂上的敵人瞄準打下去，隨後跟我來。"我剛走了約一百米左右，突然兩發炮彈在我身旁前後落地爆炸，氣浪把我推倒，但爆炸聲音异常，粗而不脆，烟霧呈灰黄色。接着又有數發炮彈落地，烟霧很快聯成一片，我雙眼立即有异物强烈刺激的感覺，泪流不止。當時全身其他地方没有負傷，因此估計是催泪彈。我立即站起來，離開烟霧地段。

此時兩個通訊員也趕到我身邊，連推帶拉夾着我跑步離開危險地區。接着敵人向山頂端又連續發射了類似的炮彈，但那裏我們的戰士早已經撤走了。

我和便衣偵察排在梁山南端下山後（此時敵人已上梁山），利用青紗帳，七轉八拐回到師指揮部，找衛生員用硼酸水衝洗眼睛，但没有多大效果，仍然流泪不止。當時師指揮部衹有兩個醫生，幾個衛生員，除了有點外傷救急藥品之外，其他藥物很少。每天衹有用消毒水衝洗，滴點普通消炎眼藥。幾天後左眼逐漸好轉，停止流泪，視力也慢慢恢復正常，但右眼依然如故，不見好轉。

當時敵情很緊張，敵人老在梁山地區輾轉不退。陳、羅首長决定將師指揮機關轉到東平湖内漁村。但又擔心敵人采用軍用舟艇前來襲擊，令我們研究對付辦法。經我們調查研究，認爲湖中水草正多，對軍用舟艇推動器妨礙很大。况且湖中蘆葦地區不少，是湖中的青紗帳，漁船漁民水道熟悉，我們完全可以在湖内打游擊。因此我們在東平湖内隱蔽多時，敵人根本没有發現。

到8月下旬，鬼子全部撤退了，我們又回到東平湖西岸地區。梁山雖然經受敵人反復掃蕩，但一山獨峙，巋然不動，繼續支持我們的抗日鬥争。

三、北平治傷

大約經過了半個月的時間，我的右眼雖然不流泪，但已處于半失明狀態，視力衹能看半寸以上的大字，報紙衹能看大標題，一般文字完全看不清。因此我向陳、羅首長報告，現在情况已緩和，能否趁此機會批准我到北平治療眼傷。我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是因爲1937年蘆溝橋事變前夕，我在軍委二局時，組織上曾派我化裝到北平，搜集日、僞、蔣軍的情報。當時我正患眼疾在延安未治好。到北平後，由住在南漢宸家中的張經武同志，安排我

的住地，并配合我的工作。同時張經武還指定王世英同志協助解決我的治療問題。當時在日本同仁醫院治療眼病，治療結果很順利，不到半個月，就把眼疾治好了。

有此經歷，我即向陳、羅首長要求，再到北平同仁醫院治療眼傷。陳、羅首長考慮，現在北平情況與過去完全不一樣，又没有什麽可靠關系，安全保障是個大問題。他們曾提出，如果到濟南去，還可以利用地下黨的關系。我認爲，我對濟南的治療技術不了解，對北平同仁醫院比較熟悉，而且北平的醫療技術可能要高明一些，治療效果可能會更理想一些。再者，我是多年搞情報工作的，對付明的，暗的敵人有一定的經驗，因此到北平安全問題不大。最後陳、羅首長同意我去北平。由陳光批給我數量不大的經費（一百元僞幣），由本科參謀李大中及政治部敵工部長王立人各支援我僞幣數十元。

當時組織上還安排山東縱隊第6支隊政治部的組織科長幫助我在北平解決部分治療經費問題。他是北平人，家境甚富，他給其父親寫了一封信，説我是他的好友，去北平治療疾病，請在經濟方面給予幫助照顧，所以我没有向組織多要經費。

9月初，我化裝便衣離開部隊，在泰安以北界首車站登上火車，直上北平。我在前門外找了個旅館，暫時住下。這裏到同仁醫院不遠，交通方便。次日就到同仁醫院門診。到醫院後，我才發現以前給我治病的人，已經不在了，現在的大夫一個也不認識。我向醫院介紹1937年6月曾在這裏治過眼病的情況，他們很快就把當年的治療病案找出來了。但是目前的病情是怎樣發生和發展的，我不能實情實説，完全是編造的假話。初步檢查後的第二天，醫生對我説：“你現在的病情比那時嚴重，在治療上耽誤了。現在最好住院治療，可能要進行手術。”

我一方面繼續門診，另一方面考慮住院問題。住院有兩個問題：第一住院治療費相當貴。我曾到位于崇文門外頭髮胡同的那位組織科長家裏去拜訪。這是座四合院，相當寬大，門面也很講究。第一次見到他父親還比較客氣，我把他兒子寫的信交給他

後，就讓我進他的北屋客廳落座。他主要是打聽他兒子的事情，聽我說是在八路軍山東游擊隊裏工作時，就表示驚訝，心情不安。三天後，我第二次去向他借錢時，他根本没讓我進他的北客廳，而是站在院子裏等，他慌慌忙忙進屋去拿了二十元僞幣給我，并說："以後請不要再來，防止日本憲兵隊知道。"我一看大失所望，對方完全采取逐客關門的態度。我對他說："你兒子是八路軍的幹部，我是他的好友，八路軍是幹什麽的，我想你是清楚的。他給你信中不是已經説明，我的治療在經濟上有困難，請你幫助照顧。現在醫院要我住院治療，我帶的錢有限，因此以後請你幫助的地方可能不少。"他聽了之後，態度稍微緩和了一些，說："唉，我現在處境也很艱難，手頭并不寬裕。"據我觀察，這個人并不是没有錢，主要是害怕，既怕别人知道他是八路軍的家屬，又怕别人知道現在還正在供給八路軍幹部治病經費。因此依靠他幫助解决費用問題，顯然希望極小。第二，同仁醫院是日本人開的眼科醫院，在醫生護士中日本人占優勢，全部講日語。現在北平是日本鬼子的占領區，在那裏看病住院的，多是日本人和漢奸。一般老百姓到那裏看病住院的也有，但多是比較富裕的人。而協和醫院是美國教會醫院，名氣也不小，又帶有慈善性質，在那裏看病住院比較便宜，所以一般老百姓都願意到協和醫院治病。

我在同仁醫院就診了一個星期左右，病情不見好轉，住院治療又怕費用不够，因此决定到協和醫院門診試探一下。經過協和眼科門診檢查後，大夫對我說："你的右眼角膜已呈混濁現象，需要施行角膜移植手術，因此要住院治療。角膜移植手術成功的可能性是50%到60%，如果不成功，視力可能尚不及現在。"我不懂什麽是角膜移植，大夫對我進行了解釋。我又問："住院手術需要多少費用？"答曰："住普通病房，大約每天收兩三塊錢，你考慮後，如果同意，即來辦理住院手續和在手術書上簽字。"我考慮再三，决定住院手術，撞撞運氣，横竪現在右眼已半失明了，不進行手術，無法恢復正常視力。

第二天我就去醫院辦理了住院手續，以後又在手術單上簽了

字，住在一間有四張床位的病房。幾天後就進行了手術。又過了幾天大夫來會診，將右眼包扎的綳帶打開一看，失敗了，什麼東西也看不清楚，好像處在濃霧茫茫之中，報紙的頭號標題大字也看不大清，但自己伸開手掌，尚可以分出五指。由于大夫會診，全部用英語，所以他們究竟講的什麼，我聽不懂，一點真實情况也不知道，心裏很着急。當時給我治療的主治大夫名叫張曉樓。次日我問他："手術爲什麼没有成功？"他没有明確地回答，衹說："我們正在研究。"我越想越後悔，如果在同仁醫院治療，可能不至于如此。主要怨自己帶的錢太少，依靠別人幫助是靠不住的，這一點事先估計不足。又過了幾天，張曉樓大夫向我宣布："你的眼睛這次角膜移植不理想，三個月之後再來，重新手術。現在你可以在此再療養十天，療養期間一切免費。"

我被轉到療養室住了十天後出院，隨身所帶的錢，所剩不多，不得不再去頭髮胡同借錢，結果衹給僞幣十元，氣得我要命，衹好勉强接收，我連一個"謝"字都不曾吐，扭頭就走了。

乘車回到山東泰西師指揮機關，我向師首長報告了在北平的治病情况。陳光說："三個月後你還去不去？如果去的話，可多帶點錢。"我說："現在正處于戰鬥緊張期間，我暫時不想去了，以後再說吧，僥幸的是左眼視力正常還可以工作。"陳光接着說："那好，以後有機會再去吧。"以後抗日戰爭更加艱苦緊張。抗日勝利後接着又是解放戰爭，更無機會治病，這是留給我終身痛苦的一次創傷。北平回來後，師衛生機關發給我戰傷二等甲級殘廢證。

第五章
建立魯南敵後根據地

一、以抱犢崮山區為中心

1939年9月1日凌晨，法西斯德國向波蘭發動突然襲擊。英國和法國于9月2日對德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開始了。

18集團軍總部指示：山東泰西山區範圍甚小，115師主力應轉到津浦路以東，泗（水）、費（縣）、臨（沂）兩側廣大山區活動。于是，686團于9月，師指揮所于10月，進到魯南抱犢崮地區，與先行一步到達的，由參謀處長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黃勵率領的師直機關會合。

1940年1月下旬，中央指示，“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爲一切工作的中心。今後一年內，山東應發展武裝（包括游擊隊）到十五萬人。據此，陳、羅首長提出創建以抱犢崮山區爲中心的根據地活動。

當時我的任務是迅速布置偵察了解抱犢崮山區周圍的敵、頑、友三方勢力的歷史、現狀和當前動態，特別是敵僞和頑固勢力的現狀和動態。我們的基本手段是在敵僞占領城市和交通幹綫各據點內，及其他各偵察對象內部，建立秘密情報員及聯絡點，在整個地區形成四通八達的情報網。不論敵人哪個方面有什麼新動向，特别是向我進攻侵犯的動向，保證及時發現，及時分析判斷，及時報告師首長及通報有關部隊。

1940年3月，中央軍委致電陳光、羅榮桓，其大意是：“確占華北”爲日寇之已定方針，敵之封鎖使我部隊困難增多。國民黨

政策是把我封鎖在敵後方與敵拼消耗。因此戰略部署我們有下列意見:(1)在北綫,即冀中、冀察晋等地區的主要方針是堅持鬥争,而不是擴大部隊,因部隊擴大,給養、槍支均無着,反而使堅持鬥争發生困難。(2)在南綫,即晋東南、冀南、山東地區,除山東外,很大的擴展是困難的,115師344旅爲主及新編第2旅編成的黄克誠縱隊與蘇魯豫支隊應立即南下,轉往華中,支援新四軍的鬥争。(3)華中是國共必争之地,蔣介石夢想將新四軍調到黄河以北,將我送到敵手上,困死、餓死。我决不能上他的當。

當時魯南地區敵、頑、友三方力量的鬥争犬牙交錯,極爲復雜,各方力量互相争奪兵、糧和地盤。交通幹綫、重要城鎮均被日僞控制。臨沂、費縣之綫以西地區爲東北軍第57軍112師霍守義部盤據。(1939年4月,于學忠率東北軍57、51軍及大土匪劉桂堂部隊進入魯南、魯中地區,建立蘇魯戰區,于學忠爲司令長官。)靠近抱犢崮附近地區爲萬春圃、孔照同等地方抗日進步力量掌握。津浦綫鄒縣、滕縣以東地區爲親日反共頑固派申憲五等部割據。其他各地,舊政權的區長、鄉長各自拉起數量不等的武裝,占山爲王,這一部分人爲數最多。他們是地頭蛇,是唯勢力論,誰勢力大就靠近誰,有的靠日僞、有的靠頑固反共派,有的也同八路軍拉關系。其目的是爲了保持他們的武裝,保持他們的地盤,保持他們"司令如牛毛"的官位,保持他們壓迫剥削黎民百姓的反動勢力。

我們抗日統戰政策是:(1)團結援助進步力量,對于萬春圃、孔照同等部實行聯合抗日;(2)争取中間力量,對于東北軍霍守義部,我們采取互不侵犯、互通情報、保持聯系的原則;(3)分化打擊親日反共頑固派,對于申憲五、孫鶴齡及其他反動地方實力派的反共親日活動進行堅决的打擊;(4)積極發展鞏固自己力量,創造和擴大抗日根據地。

實踐證明,上述方針和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我軍進到魯南後,先是向南發展,即向隴海路北之郯城、臺

兒莊之間地區發展，那裏兵源、糧源充足，又便于同蘇北新四軍打通聯系。同時，那個地區在1938年國民黨軍隊和日寇在臺兒莊會戰時，散失不少武器彈藥在民間，可以爲我搜集利用。但那一帶是平原，對日寇隴海交通幹綫和徐州地區，威脅極大，所以敵人特别重視與我争奪。不久便由我占領區變爲游擊區。鐵道游擊隊和運河支隊始終堅持在棗莊、臺兒莊地區進行游擊活動，保持路東和湖西的交通聯系。

以後我們主要力量向北發展，即向費縣、鄒縣之間廣大山區發展，那裏日僞力量比較薄弱，但親日反共頑固派的力量相當强大。

1940年2月份，我686團殲滅了親日反共的臨、郯、費、滕四縣僞剿匪司令孫鶴齡部，解放了白彦地區。3月份先後三次粉碎日僞重占白彦企圖。4月份粉碎了日僞八千人對抱犢崮地區的掃蕩，開展了梁邱、白彦、城前以南廣大地區的群衆工作。

8月中央指示，山東分局、山東縱隊、115師住地應靠攏，以分局會議爲核心，實行山東黨政軍的統一領導，山東縱隊歸115師指揮，配合作戰。因此師首長决定我軍繼續向費縣、平邑、泗水、臨滋公路以南地區發展，開拓和鞏固魯南與沂蒙山區的聯系。686團、蘇魯支隊、師特務團主力等部向鄒縣、平邑之間地區發展。不久，陳士榘支隊由晋西開來山東歸建，到達費縣以北地區後，令其暫在費北開展工作。

陶峪、費縣、平邑之間有一塊重要地區，即天寶山地區。天寶山并不太高，在東西兩端的高地上，當地村民利用懸崖峭壁的有利地形，各修築一座石寨。凡人可攀登的地段，用大塊石頭壘起圍墻。凡人不可攀登的地段，則衹壘設觀察瞭望小石屋。在寨内有少數住房和屯積糧彈飲水的設備，并在寨内準備了成堆的大小石塊。東端山寨名爲天寶山石寨，西端山寨稱爲南大頂石寨。天寶山石寨四面大部分地段是高百米以上的懸崖峭壁，衹有西面和東面一小段是六十度以上的陡坡。而南大頂石寨更是東南西北幾乎全部是懸崖峭壁，衹有東面有一小段陡坡爲上下的道路。形象的説，就似一把翻扣的鐵勺，東面的道路是鐵勺的把子。這兩個

山寨據説已有很久的歷史，過去是爲"保境安民"，防止土匪亂兵的搶劫，不斷加强而成的。

在天寶山北面山脚下，有一個稍大的村莊，名爲新莊。天寶山的鄉長廉德三就是這個村莊的人，他年齡約四十出頭，没有文化，家庭爲富裕中農。過去不僅抵抗土匪亂兵很勇敢，甚至對亂收苛捐雜税的官方人員也敢不客氣，所以他在天寶山地區有一定威信。這個山區有兩條谷地，除糧食作物外，還出産梨和金銀花，比抱犢崮附近村莊稍微富裕一點。

在我軍未到達前，東北軍曾想控制這個山區，但被拒絶，衹允許派一個聯絡組住在新莊。因此廉德三既同地方（費縣西北一個僞軍據點）漢奸據點有秘密聯系，又與東北軍有公開的聯系。僞軍不向他攤派糧草，東北軍也不向他攤派糧草，三方和平相處，矛盾不大。

二、先攻南大頂山寨

我們師直屬機關1940年8月初進駐陶峪地區，與天寶山地區相鄰，僅一山梁之隔。而天寶山地區是阻斷我與沂蒙山區交通的重要障礙。

因此師首長决定由我帶一個便衣偵察排，以偵察費縣等處日僞情况爲名，進駐天寶山。同時勸説東北軍聯絡組退出天寶山，勸説廉德三允許我軍進入天寶山地區。理由是：我軍準備進攻費縣等處日僞據點，切斷滋臨公路交通，因此八路軍部隊要進駐天寶山地區。結果很順利，東北軍聯絡組願意立即離開，廉德三也不拒絶我軍進入。這樣我們就由特務營派了一個連進駐，掩護政治部民運科長邱勵帶的工作組，開展地方民運工作。我則有時回師部住幾天，有時又到天寶山地區住幾天，常來常往，時間不定（因爲那時我還要參加9月在陶峪村召開的115師幹部會議）。

開始一段時間，我們和廉德三及各村的群衆，關系很不錯，民

運工作很有進展，群衆對八路軍的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評價很高。當時參謀處長王秉璋曾來天寶山地區視察情況，認爲群衆情緒正常、民運工作進展順利，決定將特務連撤回陶峪，衹留一個便衣偵察班在那裏監視費縣方向敵人動向。

由于我軍没有進攻費縣和切斷滋臨公路交通的實際行動，敵人特别是僞軍、漢奸對廉德三進行造謡挑撥説："八路軍進攻費縣是假，控制天寶山地區是真，你的鄉長位置好景不長，人家要實行民主選舉。老百姓不但要負擔糧草，還要抽丁當八路，今天要你參加這個什麼救國會，明天又要你參加那個什麼抗日組織，'皇軍'能饒你們嗎？唯一出路是和我們聯合反共反八路。"廉德三相信了這些造謡挑撥，并開始遵照僞軍漢奸的指示行事。

大約是在8月底，乘我回師部的機會，廉德三秘密召開各村村長會議，宣布反共反八路的主張。聲稱凡願意上山寨者不論男女都上山寨，有洋槍土炮的人都應上山。如果有不願意上山寨的，可以留下看家，將許多群衆哄騙上了南大頂山寨，其中包括有婦女兒童。廉德三還組織各村村民，利用夜間偷偷向山寨運送糧柴、飲水（寨内無水源）。



1940年9月，天寶山戰斗前夕

一切準備停當後，廉德三就將我數名民運工作人員及便衣偵察員捆綁押上山寨，用鐵絲穿着鎖骨，交給費縣日軍殺害。這樣敵對行動就公開化了，一場流血戰鬥已無法避免。不少村民均感突然，驚慌不安，不肯跟着廉德三同八路軍打仗，有的離家跑到外地躲避，有的蹲在家裏裝病不出門，消極抵制。

天寶山地區的情况發生突變

當時我一點也不知道。這一天我帶兩個通訊員，準備步行由陶峪到天寶山區去，出門不遠就開始爬山路，南大頂山寨土匪觀察到我的行動，就派了七八個持有步槍的叛民，埋伏在我們必經的山梁路口附近，待我們接近到數十米處，突然站起來開槍向我們射擊。我立即拔出手槍連射還擊，兩個通訊員也開槍還擊，對方大叫大喊："抓活的，抓活的！"迅速向我們接近。我們利用梯田高岸，邊打邊退。他們追了一段未敢遠追，我們脫離危境。這次敵人的埋伏襲擊，使我差一點嗚呼哀哉。如果他們隱蔽埋伏不先開槍，讓我靠近，就可能被擒，真險哪！簡直是虎口逃生。至此我們方知天寶山地區已經風雲突變了。

陳、羅首長決定，由我負責解決天寶山地區問題。我先把師直特務營（留一個連擔任師部警戒）調去，同時將686團也調過來，擺在天寶山南端待機。師政治部派直屬政治處主任劉四喜，協助做政治鼓動工作，派敵工科長葛燕章協助做戰場分化敵人工作。

特務營調進天寶山地區之後，決定首先解決南大頂山寨，（山寨下面就是陶峪師部駐地）。這個石寨，四周懸崖峭壁，祇有東面一小段，可成爲我進攻突破點。但這裏面積小，有多的兵力也展不開，確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有一個連的兵力，已是綽綽有餘（寨內武裝叛民百餘人，土槍土炮不少，現代步槍祇有十餘枝）。當時特務營長曾昭謙，原是我們偵察科的參謀，調到特務營時間不長。此人打仗勇敢，我要他展開一個連的兵力進攻，以一個連爲預備隊。我的位置在攻擊點東面山崗的高地上，距突破目標不到三百米。在指揮位置與突擊之間尚有一個小高地，那裏正好可作爲我們機槍火力陣地。

9月1日拂曉前，連隊已展開到達進攻位置，天亮後在機槍火力掩護下開始進攻。敵人早知道我們祇能從東面那條上下通路地段攻擊，因此步槍土炮幾乎全部集中在這個狹窄正面，封鎖阻擊我接近，致使我衝擊數次均未成功。戰鬥到下午才接近到距敵數十米處。我決定再組織火力，挑選十餘名勇敢投彈手，不

帶步槍多帶手榴弾，分爲四到五個小組，在火力掩護下衝到距敵二三十米處，手榴弾就可以連續投入圍墻内，這樣敵人無法躲藏，無力反擊，我們就可以用人梯跳進圍墻内進行縱深戰鬥。

布置後我擬將指揮位置移到前面小高地，便對劉四喜、葛燕章和其他參謀人員説："我先走，以後你們采取拉開距離的辦法，一個一個的跑步跟上來。"我正要起身時，劉四喜突然把我按住説："我先走，你第二個走。"他爬起來就向前奔跑，跑出不到五十米，"啪"的一聲槍響，就把他打倒了，向前撲在地下一動不動。我要衛生員前去急救，剛跑出幾步，"啪"一槍，又把他打傷了，倒在地上。我説："敵人有狙擊手瞄準我們，大家隱蔽好，不要亂動，暫時不轉移了。"

當時我心裏特别難受，可以説劉四喜同志是替我犧牲的。劉四喜不但是我的老戰友，而且是我的鄰村同鄉，少年時就相識。1930年我們一起參加紅軍，現在他却在我之前犧牲了。瞬間我失去了親密的戰友和老鄉，悲憤之情充滿心胸，暗下决心：非把石寨打下來，一定爲戰友、老鄉，爲烈士報仇雪恨。

在夕陽西墜時，我們最後攻擊開始了。果然如我所料，英勇的投弾手在火力掩護下，視死如歸，冒着敵人弾雨，衝到二三十米處，祇見手榴弾連續不斷的飛進敵人圍墻内，炸得守敵死的死，傷的傷，有的狼狽向後逃跑。我們的戰士用人梯跳進圍墻内，有的繼續向前衝，投擲手榴弾，有的把小門打開，把壘圍墻的石塊推開一個缺口，後續戰士迅速利用缺口衝進去。敵人完全潰亂了，想逃跑也走投無路，祇好束手就擒。我們的戰士一想到那些在戰鬥中犧牲的同志，一想到那些被土匪出賣而讓日寇殺害的同志就怒火中燒，打紅了眼，誓死要報仇。有個别人不顧政策，見人就殺。我們負責指揮的幾個人也跑步跟進寨内，但没有想到敵工科長葛燕章竟也拔出手槍參加亂殺。我見此情况，立即大喊："不準亂殺，優待俘虜。"當時除留少數人打掃戰場，其餘部隊人員一概下山去。我看寨内秩序已經好轉後，也準備下山去，但見有幾個二三歲的兒童，爬[illegible]血泊尸體上，大哭不止，情景

凄慘。我帶頭抱起一個剛會走路的小男孩，并讓參謀、通訊員把其他小孩也背上一起下山去，交給村内老鄉，請他們轉送給他們的家人或親友。晚飯後我連夜向陳、羅首長寫了一封戰鬥結束的情況報告，如實地提到違反政策紀律亂殺人的現象，陳、羅收到信以後，對亂殺人的事情，非常生氣，很快把葛燕章調回去批評，黨内給予處分，行政調離工作。

戰鬥結束第二天，部隊埋葬戰鬥中犧牲的烈士，我和其他幾位部隊領導也參加了埋葬儀式，以示悼念。按照以往戰鬥慣例，哪個戰士犧牲了，就把他的衣被遺物蓋在他的身上，然後入土掩埋。但劉四喜烈士是團級幹部，不知他們從哪裏弄到幾尺白布，把他包裹起來，就在他犧牲所在地的半山坡上挖坑安葬。墓坑快挖好了，將要入土時，我們趕到那裏，目送他安葬，我的心情無限悲痛。

三、陶峪會議

師指揮機關進到陶峪地區，爲了解决山東統一領導問題，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到陶峪師部進行商討。

1940年7月7日，抗戰三周年之際，中央發表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政策的决定，分析中指出："目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三大陣綫的鬥争。第一個是德意日帝國主義陣綫，第二個是英法美帝國主義陣綫，第三個是蘇聯和平陣綫。""兩大對立的帝國主義陣綫由于德國進攻、意大利參戰、日本侵略中國，并準備在太平洋參加德意陣綫。法國投降，英國已退出歐洲大陸，美國正在加緊武裝起來，走上戰争軌道。目前雙方都在重新組織力量，帝國主義戰争有由歐洲擴大到世界範圍的趨勢。""由于日本切斷我西南國際道路，并積極向正面進攻，企圖增大壓力，分裂中國内部。這樣就使中國抗戰局面亦處于新的環境中，空前的困難時期與空前的投降危機快要來了。但同時克服投降危險，争取時局好轉可能

性也增加了”。

當時，我黨有關堅持敵後抗戰的主要政策是：

1、不是强調英美法東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險性，而是强調在日本壓力下，一部分人悲觀失望與實行投降的危險，號召人民爲克服這種困難與危險而鬥争。

2、强調團結一致。我們在過去一段時期内强調自衛鬥争，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能打退當時的反共高潮，促使頑固派的重新覺悟。現在是反共高潮下降時期，故又應該强調團結。但并不是停止一切鬥争，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們站在自衛立場上的鬥争，是不能停止的。

3、我們軍事力量的發展，限制在戰區與日軍後方及陝甘寧邊區。而不向國民黨後方作任何可以引起衝突的行動。我們有的部隊不願深入敵後，而想向國民黨後方行動，恢復内戰時期的游擊活動，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4、必須繼續擴大與鞏固八路軍、新四軍及抗日游擊隊，這是保證抗戰勝利的最基本的力量。擴大的方向是敵人占領區域，在人力、物力已經發生困難的區域，主要方針是鞏固。而在其它地區，則主要的方針是擴大，并在擴大中鞏固之。

5、糾正在執行統一戰綫政策中左的錯誤。在反磨擦鬥争中發生了許多左的錯誤，例如在軍事鬥争中有些地方未能堅持自衛原則，（1940年2月中央指示：對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頑固派的進攻，均須在自衛原則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下，堅決反抗之。否則讓其猖獗，統一戰綫就會破裂，抗日戰争就要失敗。）財政經濟工作中，侵犯商人財産，濫罰濫損等的過左政策，不執行各階級聯合政權的原則，對中央建立“三三制”[1]的指示怠工，對待頑固分子衹有鬥争沒有團結，甚至把頑固分子看成漢奸，把中間分子看作頑固分子。……

6、繼續鞏固黨的工作。目前組織上的基本方針是鞏固而不

注1.“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權中人員的分配，共產黨員三分之一，進步分子三分之一，中間分子和其他身份三分之一。

是發展，注重質而不是注重量。必須嚴格審查幹部，肅清內奸，必須從黨內將内奸分子、投機分子與太落後分子這三種人清洗出去，而對其它分子則加强教育。

根據中央有關堅持敵後抗戰的方針政策，1940年9月份，陳光、羅榮桓在天寶山地區的陶峪村召開115師高級幹部會議，這是115師人魯以後的重要會議，各旅、各支隊及師直機關負責同志，山東分局的負責同志均參加了會議。羅榮桓同志作了重要報告，對115師入魯後的工作、對敵鬥争、統一戰綫和部隊建設做了全面總結。朱瑞同志作爲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自始至終參加了這次會議，并作了山東抗戰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各地區總結了部隊人魯後的發展情況，交换了經驗教訓。

根據八路軍總部提出的建設“鐵的模範黨軍”的號召，會議進行了充分的討論。羅榮桓結合115師的實際，提出創建模範黨軍的條件是:（1）認真執行黨的路綫政策，不折不扣地完成黨的任務；（2）普遍深入的建立與群衆血肉相聯的關系；（3）實現高度的政治團結和建立無産階級的友誼，自覺遵守紀律；（4）發揚我軍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5）堅持嚴肅、緊張、精細的工作作風。

會議還研究了部隊整編問題，决定115師入魯部隊（已發展爲六、七萬餘人）共整編爲六個教導旅。

羅榮桓在會上還嚴肅批評了南大頂戰鬥中違犯紀律的錯誤。

會議開的很重要、很嚴肅、很及時，結果也很好，意義深遠。

四、再攻天寶山石寨

現在是秋高氣爽、鴻雁南飛的季節。天寶山地區掛滿枝頭的甜梨已經成熟，早晚氣候呈現寒意。解决了南大頂石寨以後，要繼續解决天寶山的石寨，而天寶山石寨的面積要比南大頂石寨大三四倍，廉德三在這裏親自坐鎮，反動力量比較强大，有三百餘

人，但現代步槍至多不過二十條，主要是土槍土炮。這裏距費縣城祇有二十餘里，爲了速戰速決，決定由686團擔任主攻，展開一個營兵力，由西而東進行突破。由特務營擔任助攻，由東而西攻擊敵人東面一段圍墻地區。同時對費縣方向警戒，準備阻擊敵人增援。并擬使用在梁山戰鬥繳獲的那門92步兵炮，將石寨西側圍墻轟開缺口，以利步兵從缺口衝進寨内進行攻擊。我們指揮位置在炮兵陣地附近，距圍寨不過四百米左右。

部隊正按計劃調動部署的前一天，費城出動了僞軍百餘人，向天寶山地區前進，妄圖解圍。我便衣偵察隊携帶地雷，在天寶山與費縣之間敵人必經道路處，埋設地雷。人員則隱蔽在附近有利地形觀察敵人行動。當敵人進入埋雷區，踏響地雷時，我部又開槍射擊，把敵人打得不敢繼續前進，下午就縮回去了。

因爲有炮兵配合作戰，部隊于拂曉前展開，隱蔽地盡量靠近敵人，準備拂曉後在炮兵支援下發動攻擊。上午8時開始炮擊，由于我們的炮兵射擊不够熟練，發射了七八顆炮彈，不是打遠了，就是打近了，没有將圍墻炸倒。那時的炮彈是特别珍貴的，雖然在白彦戰鬥中，我們繳獲了日軍數十發此種炮彈，但也不敢放手多用。于是再三命令炮兵指揮員把距離測量準確，瞄準後仔細檢查無誤再發射，不求速度而求準確。結果又發射數彈，仍然没有一彈命中目標。祇得命令炮連立即停止射擊。

張仁初團長見此情況也急了，命令部隊實行强攻，硬向上衝，衝鋒號一陣接一陣的催戰。但因坡度很陡，向上爬的速度慢，尤其敵人發現我向上接近，一面開槍射擊，一面拼命像冰雹一樣地向下拋滚石頭。不論大塊石頭、小塊石頭，拋出之後，就自然向下翻滚，使我部隊無法前進，戰士被石頭砸傷不少，戰鬥形成相持狀態。

上午11時左右，陳光代師長由陶峪來到我們的指揮位置。此時張仁初團長已到東面查看地形去了。我把情况向他做了報告後，他用望遠鏡仔細地觀察了戰場地形和敵我雙方戰鬥的情况，然後對我説："白天攻擊，很難攻上去，即使炮兵打開圍墻缺口，

也很容易被敵人封鎖，他不用打槍，祇要拋滾石頭，我們就不容易接近，因此要準備夜戰，夜間看不清楚，槍打不準，拋滾石頭也是盲目的，我們先采取各種欺騙敵人手段，暴露敵人弱點，然後避實就虛進行偷襲，你們再研究一下，白天不要再强攻了。”我們覺得師長講的有道理，表示立即與686團首長共同研究，按照師長的指示執行。陳光停了兩個多小時，就騎馬回去了。

不久張仁初團長回來了，我把師長的指示告訴了他。張說：“看了東面地形，那邊有一段圍墻不高，而且坡度不大，我們部隊可進到距圍墻不到一百米左右的地方隱蔽。炮兵陣地距敵人不到二百米，可以直接瞄準射擊。”他建議立即調整部署，争取黄昏前解决戰鬥。我同意張團長意見，并共同决定立即開始行動，把我們的指揮位置也移到東面去。大約在下午4時左右，已布置完畢，我們的指揮位置距敵人不到二百米。

五、剿匪中，負重傷

由于我在天寶山新莊工作過，又戴着墨鏡，不少敵人認識我，因此成了他們的射擊目標。即將發起攻擊時，跟隨我的一個通訊員在我的側後被槍彈擊中，“咳喲”一聲，仰面翻倒在地。我抬起身回頭一看，其左胸部鮮血滋滋向上噴射。正在我轉身之際，從右前方打來一槍，“啪”的一聲，將我擊中，子彈從我右下小腹進入，貫穿膀胱，從左臀部出來。這是顆老式粗造彈丸，子彈出口處的傷口有半寸之大。跟隨我的人員，把我拖到稍安全地點，進行急救包扎。此時攻擊信號已經發出，第一發炮彈就擊中目標，跟上第二發炮彈，就把敵人圍墻轟開一個缺口，炸得敵人鷄飛狗跳，鬼哭狼嚎。戰士們隨着手榴彈的爆炸，跳進圍墻向縱深發展，戰鬥進展順利。我雖負了重傷，仍一直觀察到戰鬥結束，才躺在擔架上抬下山來。由于有南大頂戰鬥的教訓，這次打掃戰場没有亂殺現象，戰場紀律甚爲良好。

藍天如洗，白雲悠悠。從此天寶山地區重歸魯南抗日根據地的懷抱，日寇漢奸的陰謀徹底失敗了。魯南與沂蒙山區聯系的障礙掃除了，根據地擴大并得到鞏固，根據地的群衆無不拍手稱快。

戰鬥結束後，擔架把我抬到南大頂北面山脚下的一個村莊，休息弄飯吃。隨我一起的參謀周雲，坐在我的床頭邊，一邊陪我説話，一邊準備擦槍，他正將駁殼槍子彈退出時，由于粗心大意，"啪"一聲，槍走火了，子彈從我左耳邊擦過，把離我左耳約三寸遠的床板打穿。我可真是命大，又一次與死神擦肩而過。這是我在天寶山地區戰鬥過程中第四次遇險。當時把周雲參謀嚇得不輕，臉都白了，哭喪着臉求饒似的説："對不起，對不起，我真該死，我粗心大意，你處分我吧，你怎麼處分我都接受。"我安慰他説："我福大命大，現在不是没有事嗎，接受教訓就是了。我現在口渴的要命（流血過多易口渴），你快去給我弄碗水喝吧。"周雲是個很好的參謀，高中文化，工作積極，打仗勇敢，所以我没有責備他。

由于膀胱受傷，不能小便，把人憋得心焦，苦不堪言。部隊派人到師衛生部報告情況。結果衛生部長谷廣善、副部長劉放等人携帶藥品器械，星夜趕來，先進行插管導尿，以後又重新給我處理傷口。第二天把我抬到衛生部去治療時，路經陶峪師部，陳代師長、羅政委等均來看我，鼓勵我安心治療，争取早日恢復健康。陳光并要他的夫人史瑞楚（師直衛生所醫生）親自給我檢查傷口，换了藥以後再抬到衛生部去。

在衛生部治療期間，卧床一月有餘，才可以起來慢慢走動。總的來説治療進展比較順利。但治療的日日夜夜是艱苦難熬的，要忍受極大的痛苦。由于傷口很大，要塞進一大堆藥物紗布。還要在床上大小便。尤其膀胱神經受破壞，小便極爲困難，插管導尿也是很不好受的。整日整夜卧床，不見天地日月，真有度日如年之感，想借本小説消遣都找不到。

當時衛生部有兩位女醫生（其中一位後來成爲我的終生伴侶），是不久前由天津大城市來的。我派勤務員到她們那裏借書，結果是衹有醫務書，没有小說，仍失望而歸。

那時的生活是很艱苦的，以高粱稗子煎餅爲主，面食甚少，菜也簡單。我衹能依靠十元負傷費，買點稍微好一些的食物增加營養，我記得當時的猪肉是四角錢一斤。天寶山地區的老百姓是很好的，他們知道我負了重傷，并探知我養傷的住地，派了兩個代表（其中一人與廉德三是叔伯關系），挑了一擔天寶山脆梨，兩隻大母鷄，兩斤粉皮，代表天寶山地區群衆，前來慰問。他們表示道歉，連說："實在對不起，是少數人不好，我們老百姓是擁護八路軍的，不願意反對八路軍的，有的反對八路軍也是被少數人强迫的。"他們看到我的傷情很重，不能起床，表示很難受，希望我早日康復。我非常感謝他們的盛情好意。就說："由于少數人不好，他們與漢奸勾結作惡，結果你們天寶山地區老百姓也受苦了，死的死，傷的傷，生産也耽誤了。我對你們老百姓所受的灾難，心裏也感到很難受，回去後要告訴大家，八路軍是咱們老百姓的軍隊，以後不能再受壞人欺騙，不能自己打自己了，要同八路軍團結一起打鬼子，打漢奸。"他們點頭稱是，面帶笑容回去了。

10月下旬，師直機關由陶峪出發越過滋（陽）、臨（沂）公路，轉到魯中青駝寺一帶與山東分局靠近。我因爲傷口未愈，留在原地繼續治療，直到12月才歸隊。

此時，陳、羅首長任命我爲師司令部作戰科長兼偵察科長。

第六章 魯中反掃蕩

一、軍事守勢，政治攻勢

1941年，敵後抗日戰爭處于最艱苦、最困難的階段。日寇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進攻，代之以誘降爲主的政策，把作戰重點由正面轉移到後方，于是敵後就變成中國抗戰的主要戰場。敵人集中了侵華兵力的大部分力量，將進攻矛頭指向我各根據地，并采取了“治安强化”的掃蕩和蠶食政策，軍事上分割打擊，政治上懷柔瓦解，經濟上嚴密封鎖，以及殘忍的“三光”政策，企圖窒息摧毁我根據地，消滅我抗戰武裝力量。

國民黨却在此時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由“消極抗戰”，轉爲“積極反共”，大唱“反共第一”，“寧亡于日，不亡于共，日可不抗，共不可不打”的濫調，并實行所謂“曲綫救國”政策，妄圖實現“與日和平共處，聯日反共”的陰謀。

1941年1月7日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我新四軍軍部及其主力一部共八千餘人，由江南向江北移動，行至安徽涇縣茂林地區，被國民黨七個師重重包圍，激戰七晝夜，全軍覆滅。國民黨宣布新四軍爲叛軍，取消新四軍番號，軍長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1月20日，我黨中央軍委任命陳毅爲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爲政治委員，賴傳珠爲參謀長，鄧子恢爲政治部主任。決心與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親日派奮鬥到底。

在此局面下，駐守山東的東北軍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111師師長常恩多主張聯共抗日，支持進步力量，該師的331旅旅長孫焕彩主張積極反共，鎮壓進步力量。駐沂魯山區的114師等部分頭

固勢力，亦向我進犯、制造摩擦。山東各地區的地方頑固勢力也分別向我進犯，制造種種流血事件。因此敵後我軍的處境，日益緊張和困難，犬牙交錯的三角鬥争形勢，既復雜又殘酷。

根據上級指示，當時我們的鬥争方針是：“軍事守勢，政治攻勢”。對于日僞鬥争的方針是：“包圍反包圍、掃蕩反掃蕩、清剿反清剿，蠶食反蠶食，分割反分割，封鎖反封鎖。采取靈活機動的游擊戰争及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的鬥争，粉碎敵人的陰謀詭計。對于統一戰綫的政策仍然是：支援進步勢力，争取中間勢力，孤立分化頑固勢力，堅決打擊消滅親日反共投降派與制造内戰的反動勢力。”對于頑固派則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山東各根據地黨政軍民根據上述方針，展開了積極鬥争，并不斷取得勝利，打擊了敵人，保持和鞏固了自己的力量和陣地。

二、濱海整軍

115師指揮機關與山東分局、山東縱隊指揮機關在沂蒙山區靠攏之後，3月初，師指揮機關和山東分局由魯中青駝寺附近，轉到濱海地區，山東縱隊指揮機關仍在沂蒙地區。我們所説的濱海地區，即膠濟路東段以南，隴海路東段以北，及安邱、沂水、臨沂、郯城以東地區。

爲什麽山東最高領導機關選擇濱海地區呢？理由是，第一，爲了開辟和擴大濱海地區根據地的建設，打通與華東地區的聯系。皖南事變發生後，中央軍委指示山東115師部隊應隨時準備大力支援華東的反掃蕩及反頑鬥争。當時我們的教1旅和教5旅，已進入蘇北地區，因此打通與蘇北的密切聯系尤爲必要。第二，魯中沂蒙山區，山多地少，土地貧瘦，糧源有限，又處于春荒季節，因此解决部隊給養問題十分困難。而濱海地區多爲平原起伏地，糧食産量較高，東面又臨海，魚鹽海産頗豐，因此較之魯中沂

蒙山區及魯南抱犢崮山區均富裕。爲了經濟問題，爲了減輕沂蒙山區群衆負擔，故轉到濱海地區。

我們到達濱海的臨沭縣寨子村一帶後，即指揮濱海地區教導2旅和山東縱隊2旅向隴海路以北地區發展，進行了青口戰役，打通與蘇北地區的聯系及解決夏衣布匹問題。同時指導部隊利用戰爭空隙，加緊進行軍事政治訓練。自陶峪高幹會議提出建設"鐵的黨軍"號召之後，已開始了第一期的整軍運動。



1941年夏　山東濱海

5月初，由陳、羅首長主持召開了師司令部的部務會議，對于第一期整軍工作做了初步總結，提出了第二期整軍的中心任務：一是政治上加强形勢政策教育，加强基層連隊政治工作建設；二是軍事上加强部隊游擊戰術訓練，并特別强調夜戰、伏擊戰、突襲戰、偷襲戰的訓練及加强戰士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四大技術爲主的單兵訓練。同時要求各級領導對教育和訓練計劃要同對待戰鬥任務一樣重視，保證完成。

會議擬定在"八一"建軍節，利用青紗帳時期召開濱海地區部隊運動大會，進行政治建軍、游擊戰術軍事技術、軍事體育等課目的比賽，檢閱部隊整軍成績。

因此，師直指揮機關于7月中旬進到臨沭縣的蛟龍灣地區，進行八一運動大會的準備工作。

7月下旬，以團爲單位的代表隊均集中于蛟龍灣附近，這次軍政各項課目的比賽檢閱共進行了十天左右，對于推動部隊整軍熱潮、加强部隊建設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時由司政供衛機關共同負責籌辦了一個抗日游擊戰爭和部隊整軍成績展覽會，供大家參

觀。還將濱海、魯中文藝單位調集匯演，不但演出了反映部隊和地方群衆對敵鬥争事迹的節目，還演出了數場大型話劇《日出》、《雷雨》及京劇《穆桂英挂帥》等，使參加檢閱部隊受教育，開眼界，非常高興。接着師戰士劇團到華東對新四軍進行慰問演出，達數月之久，頗受華東部隊歡迎，我們與華東部隊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

三、戰火中的婚禮

在戰争年代，我們的生活目標非常簡單，一切爲了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一切爲了抗日戰争的勝利，不僅對于個人生活問題考慮很少，就是對于個人生死問題，也置之度外。

可是男婚女嫁，這是人的自然要求。當時，組織上規定團以上長征幹部可以結婚。因此在當前形勢比較緩和之際，有的同志就積極幫助我介紹對象，有的是地方機關女青年，有的是文藝團體女演員，但我均覺得不理想或不敢高攀，都謝絶了。

在八一運動大會期間，有一天陳光的妻子史瑞楚和羅榮桓的夫人林月琴，帶領着衛生部女醫生董其采來到我的駐地，寒暄之後，她們直截了當地説："你們過去認識吧？現在給你們倆介紹做個朋友。"

我覺得有點突然，忙回答説："見過面，但没有説過話，知人不相識。"

她們半開玩笑地接着説："那你倆就説説話，相識相識吧！"又説："董醫生是個好同志，有文化，有技術，有事業心，工作很負責。"

搭好橋之後她們就走了，把其采留在我那裏。我因工作忙，没有多談，衹問好了她現在住的地點，商定晚上我去找她，這是我和女同志的第一次約會。

經過數次談話、接觸，我覺得其采模樣周正，心地善良，情操

高尚，工作勤懇，談吐文雅，樸實正派，因此引起我的好感。同時我注意到她的工作是醫生，倘若患病負傷，自然將會有很大方便和幫助。對于身處激烈戰鬥，又曾多次負傷的我，注意到這一點，也對此頗爲滿意。這樣就"情人眼裏出西施"，不僅覺得容貌風度很可愛，更有内秀。其采對我也是頗有好感，天寶山戰鬥中，我負重傷住在衛生部治療時，她就風聞我這個人的品格作風。經過多次接觸後也覺得情投意合，我雖然是村夫丘八，泥土硝烟氣味很重，但理想一致，信念共同，志趣共鳴伴隨我們的感情升華爲愛情，彼此都願意結成終生伴侣。

9月下旬，日寇以沂蒙山區爲目標的大掃蕩即將開始。師首長決定，爲了便于指揮機關靈活機動的行動，將師供給、衛生機關等後勤部門由吕麟、谷廣善負責指揮，立即轉到魯南抱犢崮山區。如果敵人没有向濱海地區掃蕩，再視情況轉回到濱海地區。

這個決定下達之後，衛生部幾位女醫生跑來司令部探聽反掃蕩消息和辭行。她們先到陳士榘參謀長家裏，以後又分别各到自己相識的好友家裏玩，其采則來看望我。

正巧師政治部主任蕭華批准了我們的結婚報告，我拿給其采看了，其他師首長也得知了這個消息，因此臨時商定她不隨其他女同志回去，當晚就留下在師部成婚。



1941年9月　結婚照

戰鬥年代結婚是最簡單不過了，既無賓客，也無儀式，更無任何彩禮。静悄悄、冷清清，吃的是大鍋飯，勤務員給我們用油煎了一條半斤重的鹹魚，就成爲了我們的婚宴。黄黄的小油燈照亮麥草鋪成的床墊，上面一個布單，一條薄被，這就是我們的婚床。但是簡陋不能減輕我們的情誼，短暫更增加了新婚的甜蜜。兩心相知，又豈在朝

朝暮暮。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騎馬匆匆趕回到衛生部，跟着機關轉到魯南去了。我們也就變成了牛郎織女，何日再相逢，能否再相逢，誰也不知道。

四、日寇沂蒙大掃蕩

9月份秋收開始了，青紗帳的黃金時期已成過去。由于我們在蛟龍灣附近住的時間比較久，又加上槍炮聲陣陣的戰術技術比賽，話劇京戲連續演出，熱鬧非常，遠近皆知。

此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嚴重的政治事件：一個團級政治幹部王鳳鳴叛逃跑到連雲港，當了漢奸特務，將我們的情況全部出賣了。

王鳳鳴是何人？1939年秋，山東微山湖以西地區，在所謂肅托鬥爭中，曾發生了嚴重的政治錯誤，采取逼供信、亂打亂殺，使湖西地區黨政軍民的工作受到極大的損失。主要罪魁禍首是區黨委組織部長王須仁及蘇魯豫支隊第4大隊政治委員王鳳鳴。中共中央1941年2月對此次肅托錯誤有明確指示，并決定將王鳳鳴撤消職務，開除黨籍，送交軍事法庭審判。正要將王鳳鳴調到師政治部聽候處理期間，此人潛逃投敵。

這樣敵人對我們的住地和內部情況，了如指掌。因此周圍各據點，不斷制造空氣，要對濱海地區進行秋季大掃蕩。

當時我是師作戰科長兼任偵察科長，早已在濟南、青島、徐州、連雲港四大戰略要點，及我根據地周圍各重要據點，利用僞組織或其他社會關系，建立了秘密情報網，敵人的布置和調動，我們基本上可以了解。

我們所知道的山東日軍，分布情況如下：獨立第5混成旅團駐防膠濟路東段，濰縣到青島沿綫及其兩側，包括膠東地區。獨立第6混成旅團駐防膠濟路西段，濰縣至濟南沿綫及其兩側，包括

魯中地區。獨立第7混成旅團駐防津浦路、濟南、德州沿綫及其兩側，包括渤海地區。獨立第10混成旅團駐防津浦路，濟南韓莊沿綫及其兩側，包括魯南地區。而第32師團和第59師團，控制在山東境内，津浦沿綫各重要城鎮，成爲機動部隊。第43軍團指揮機關駐濟南。以上日軍總計不到五萬人。另外日軍第21師團駐隴海路東段沿綫及其兩側地區，屬于華中日軍建制，但與山東日軍有協同作戰的關系。

9月黨中央指示，我軍在山東力量已達十萬人以上，而指揮尚未統一，爲此重申山東分局、115師指揮機關、山東縱隊指揮機關應靠近，以分局會議精神爲原則，統一山東黨政軍的領導機關。山東縱隊歸115師指揮，配合作戰。山東分局暫時由朱瑞、羅榮桓、黎玉、陳光組成，朱瑞爲書記。按照這個指示精神，根據敵人可能向濱海地區進行秋季掃蕩的判斷，于10月2日師指揮機關和山東分局由濱海蛟龍灣附近出發，轉回到魯中青駝寺附近。

當我們到達青駝寺附近不久，就連續不斷地接到四面八方的情報，華北敵人爲了在山東推行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命令山東日寇準備以魯中的沂蒙山區爲中心進行大掃蕩。由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大將親赴臨沂指揮，正在調兵遣將，運送糧秣、彈藥、軍用物資。我們已發現敵人第17、第32、第33、第59師團及獨立第5、第6、第10混成旅團以及各地僞軍、漢奸隊，均已開始向沂蒙地區調動。

根據此情況，山東分局、115師很快于10月7日和13日發出了緊急動員反掃蕩的指示，指示要求各作戰部隊廣泛開展群衆性的游擊戰，領導機關要有計劃地分散，加强反掃蕩鬥争的領導和指揮，主力部隊應靈活襲擊日僞軍之側翼與交通綫，掩護群衆轉移等。

風雲變幻，形勢逼人，到10月下旬，情况越來越緊張。沂蒙周圍各城鎮的大小據點，敵人在源源不斷的增兵。

我身爲作戰科長，差不多日日夜夜離不開作戰室，不停地研究敵人的情況，預備我軍行動方案，師首長也頻繁地來作戰室處

理重大問題。

這裏講一下我們作戰室的工作情況，這是我擔任作戰科長後的第一項工作建設。那時部隊到達宿營地後，領導幹部都分散居住在各自的臨時住所，各方來的電報及各種文件，都是送到各位首長住所去處理。經常的情況是這位批幾個字，那位指示一番。首長意見一致時當然好辦理，如果意見不一致，還得往返請示。有時還發生有重要緊急的電文，壓在哪位首長家裏忘記批示退回的事，結果常常誤事。戰爭中發生的情況是分秒必爭、瞬息萬變的，拖拉的工作作風，是不能容許的。因此我提出建立作戰室制度的想法，得到領導們的同意。其辦法是以作戰科爲中心，每到一個新的宿營地點，由管理科找一間較寬大的房子，布置桌椅辦公文具，張挂各種軍用地圖，不論上級來的文件、電報指示，還是下面來的情況報告和行動請示電報，全部集中在作戰室。這裏晝夜有參謀值班，有四通八達的電話聯絡，有專門崗哨守衛。除了首長和有關人員外，其他一般人員不准進入，是絶密辦公地點。若有緊急情況或重要問題，由值班參謀立即報告各位首長到作戰室集體辦公。這樣領導們便于集中討論研究問題，統一意見後下達命令，作戰科及有關部門能迅速而準確的當場理解領導意圖，并立即得以執行。

1942年劉少奇來到山東時，曾特意到作戰室參觀，并聽取參謀人員對山東敵、我、友、頑情況報告。他表揚我們建立作戰室的措施，便于首長集體商量處理重大軍事問題，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遂之堅持下來，成爲工作制度。

雲集在沂蒙四周各城鎮的敵人，11月2日，在日軍第12軍司令官土橋一次中將指揮下，調集號稱五萬之衆，開始傾巢大舉出動。

其第一步是切斷魯中和濱海的聯系。臨沂、莒縣、沂水的敵人，沿着沂河東岸及沿着臨沂、莒縣公路綫，布置兩道封鎖綫，以重兵防守。其目的是堵擊我沂蒙地區部隊向濱海地區轉移，堵擊濱海地區部隊向沂蒙山區配合作戰。

其第二步是沂水、蒙陰東西兩個方向敵人，同時多路向岸堤、南墻峪地區進行“拉網合圍”，企圖一舉消滅我山東縱隊指揮機關。我山東縱隊指揮機關，原計劃利用敵人間隙向西北蒙陰、新泰方向跳出合圍圈，未成功。立即掉頭向東北沂水以北方向再次跳出合圍圈，結果成功了，敵人第一次“拉網合圍”的企圖破産。

敵人不甘心失敗，又糾集臨沂、費縣方向的敵人，沂河以東方向的敵人及合圍山東縱隊指揮機關撲空的敵人，分路大舉向留田地區進行所謂“鐵壁合圍”，企圖消滅我山東最高指揮機關。

五、跳出敵人的合圍圈

我們師指揮機關和山東分局是11月4日由青駝寺轉到留田附近。5日發現各路敵人氣勢洶洶向留田接近。

師首長集中在作戰室研究，一致認爲務必争取網破魚活，鐵壁也要砸個窟窿，要敢冒危險衝出去。決定分局機關和師政治部大部爲一個梯隊，由分局警衛連掩護，指定司令部教育科長袁仲賢負責指揮，規定其向西突圍，跳到蒙陰、青駝寺之綫以西山區，爾後視情況轉到魯南。師司令部爲主體及特務營等爲一個梯隊，由師首長直接率領向南突圍，實行敵進我退的辦法，跳到青駝寺、臨沂之綫以西地區。部署和編組完畢後，人人做好戰鬥準備，兩個梯隊均利用夜色，視野有限，開始隱蔽秘密行動。

一年一度秋風勁，深秋季節，葉黄草衰，寒氣襲人。我們向南突圍行動順利，没有遇到敵人攔阻。部隊行進到青駝寺以東馮家樓附近時，發現左右不遠的地方，有敵人紅色和緑色信號彈騰空而起，這其實是夜間敵人互相聯系的訊號，結果把給我們帶路的向導嚇跑了。特務營的先頭部隊，不知如何走法，就停下來，準備到附近村内再找向導。此時師首長們很快趕到先頭部隊，查明爲什麽停止不前，聽説是向導跑了，要另找向導，首長們很生氣地

説："現在還找什麽向導，按照指南針的方向，趕快繼續南進，没有道路就從田野裏走，經過村莊要避開。"部隊按照首長指示，加速前進。首長們也隨着先頭連一起行動。在拂曉之前，折轉向西越過青駝寺至臨沂公路，進到汪溝、埠山莊附近隱蔽休息，嚴密封鎖消息。此地屬于敵我游擊區，距公路不過數里路，白天我們在汪溝以東高地的隱蔽觀察哨，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公路上敵人來往運輸情况。我們没費一槍一彈，安全地跳出了敵人的"鐵壁合圍"，由内綫轉入外綫，敵人妄想大舉消滅我山東最高指揮機關的企圖，再次宣告失敗。

在汪溝隱蔽休息一天之後，部隊夜間出發向西北方向前進。7日拂曉前轉到蒙山南端，諸滿以西黄埠前一帶宿營，觀察敵人合圍撲空後的掃蕩形勢。

當時敵人莫名其妙，不知我軍破網而出的去向，其重兵仍在青駝寺、蒙陰、沂水之間地區，但很快就分兵進行分區"剔抉清剿"。

我們在蒙山地區，忽南忽北，忽東忽西地進行游擊活動達十餘天之久。我們的目的有三個：第一，調動分散敵人，減輕中心地區的壓力。第二，支持蒙山地區群衆鬥争，打擊敵人三光政策和僞化活動。我們身邊雖然没有什麽主力兵團，衹依靠特務營，除了保衛指揮機關外，常抽一兩個連配合群衆打擊敵人瘋狂搶劫，强奸燒殺和漢奸特務捕殺我地方幹部的野蠻暴行。第三，收容部分被敵人衝散人員。

袁仲賢指揮的梯隊，在蒙山的大青山地區，遭到敵人合圍，大部分人員衝出合圍圈，部分被打散，損失不小。分局組織部長陳明，師政敵工部長王立人以及國際友人、德共黨員漢斯·希伯等均犧牲。這個損失當然是令人極爲痛心的。我們收容了失散人員，并組織他們轉回濱海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燒"，鼓勵他們克服悲觀失望情緒。

王立人是我最好的戰友，在長征時他是國家保衛局的幹部，我是軍委二局科長。在長征結束到達瓦窑堡時，我們曾同臺演出

（李克農寫的戲本，鄧穎超參加導演），戲名爲《我覺悟了》，內容是國民黨軍官反對內戰，要求抗日。以後我們又在抗大同窗學習，畢業後一起到115師工作，互相來往密切，感情深厚。當聞其不幸犧牲，心中悲痛非常。北京解放後，鄧穎超曾向我問及此人，我告知已經在抗戰時犧牲了，她連說："可惜，可惜，是個多才多藝的好同志"。



王立人同志

11月15日拂曉前，我們轉到垛莊（垛莊是敵人掃蕩的重要據點）西南大谷臺附近，在這裏隱蔽休息了兩天。結果被敵人發現了，很快的調集了數千人馬向大谷臺附近分進合擊。師首長決定于17日拂曉前跳到青駝寺、蒙陰公路封鎖綫以東去。北風呼號，夜暗星稀，黃昏後部隊出發，爲了避開途中與分進合擊敵人相遇，我們選擇沿着山溝山坡的羊腸小道，悄悄而行，計劃在垛莊以南不到五公里處跨過公路封鎖綫。部隊行進到公路附近差點與敵人遭遇，偵察員回來報告説："公路上有數目不詳的大批敵人，由垛莊方向南下，先頭已離開公路折頭向西，在我們右側很近的鄉村道上向西南方向前進。"師首長命令部隊就地停止，不准發生任何火光和響聲，并嚴密監視敵人。待敵人全部離開公路西去之後，對公路南北兩側布置好警戒，我們才迅速安全地跨過了公路封鎖綫。拂曉之前到達垛莊東南地區隱蔽休息。我們再次與敵人擦肩而過。不久就聽到大谷臺方向炮聲隆隆，顯然敵人又一次白費心機，勞師動衆地合圍撲空了。大家都説真是馬克思在天之靈保佑，我們不費一槍一彈，化險爲夷，跳出了敵人合圍圈。

六、綠雲山殲敵戰，又一次負傷

我們秘密回到蒙陰、沂水、青駝寺之間中心地區時，由于我們其他各地區部隊不斷出擊，配合和策應沂蒙山區反掃蕩，使敵人陷于顧此失彼狀態。爲了解救後顧之憂，敵人主力已經被迫開始撤退了。但留有相當數量兵力，進行"剔抉清剿"，實行三光政策，破壞我根據地設施。日僞軍欺騙并威脅群衆說："八路軍已經全部消滅了，現在這裏是皇軍治安强化地區，凡歸降皇軍的，保證生命財産安全。如果通八路軍，反抗皇軍一律槍斃。"又說："誰是鄉村共産黨員，誰是八路地方幹部，什麽地方有八路的秘密軍用倉庫、工廠和醫院，凡向皇軍報告者有重獎，如查出知情不報者，一律槍斃"等等。

整個地區形勢仍然是烏雲滚滚，黑夜漫漫。日寇漢奸像瘋狗一樣亂叫亂咬，像毒蛇一樣糾纏着群衆，像虎狼一樣殘害着八路軍及家屬。朱瑞同志的妻子，因懷孕不能隨軍，埋伏在基本群衆家裏，被鬼子用"剔抉清剿"的辦法給識别出來，被捕後壯烈犧牲。其他隱蔽在群衆家裏的八路軍幹部的妻子兒女和地方幹部、群衆組織負責人以及八路軍的傷病員等等，被捕被殺者爲數不少。

但是不管鬼子漢奸多麽瘋狂殘暴，不管環境多麽惡劣艱險，敵人越燒殺、搶劫、强奸，就越增加人民群衆的仇恨和反抗。那時候群衆性的地雷戰、地道戰還没普及，但人民自衛隊、區鄉人民武裝、游擊隊神出鬼没的麻雀戰、突襲戰、埋伏戰則打得很活躍。

特别是我們師指揮機關，轉回到中心根據地後，對群衆鬥争鼓舞極大，對粉碎敵人"剔抉清剿"信心倍增。鬼子雖多惡，黑夜終有期。我們互相配合，在半月之内，打了幾次較大的戰鬥，消滅

敵人數百人，這樣使敵人的瘋狂有所收斂，小部隊不敢到處橫行亂竄，陷入天天有槍聲，處處不安寧的境地。

11月底，天寒地凍、北風刺骨，我們轉入緑雲山北麓的安保莊附近。緑雲山是一條南北走向的山脉，由高低數個山峰組成，最高山峰也不過四五百米。安保莊南端的山頭爲最高，没有樹木，完全是岩石山。

12月1日中午，偵察員報告，發現一股敵人約四五百人，已進到緑雲山南面十里處。我部立即停止休息，便衣隊繼續向北搜索前進，同時命令特務營派一個連占領安保莊南端緑雲山高地，隱蔽監視敵人行動。在報告師首長後，不久就聽到緑雲山上隆隆炮聲和步、機槍聲。師首長决定特務營再上去一個連，并指示無論如何要堅守這個陣地，掩護指揮機關轉移。如果這個陣地失守，我們就完全暴露在敵人火力和視野之内。

陳光代師長對我説："你立即到山上去，不准隨便撤退，山上部隊由你指揮。"當我爬上山頂時，部隊已將鬼子第一次試探性的攻擊打下去了。現在敵人正在組織第二次攻擊。鬼子占領的山頭稍低，與我們占領的山頭相距約三四百米，中間是個馬鞍形。敵人第一次攻擊是沿着馬鞍形正面進行的。現在鬼子又開始對我陣地進行炮轟，用輕重機槍掩護一部分兵力仍沿馬鞍形山坡正面向前接近。一部分兵力向我陣地右翼包抄。

我迅速調整兵力、火力後，利用地形嚴陣以待。我規定部隊，不到一百米以内不准開火。當敵人向我接近時，没有發現我開槍射擊，誤認爲我軍已經撤退了，因此挺起腰杆大摇大擺，摇旗吶喊地密集前進。待其接近到一百米以内時，我各種火器突然猛烈射擊，打得敵人東倒西歪，死的死，傷的傷，潰退下去了。但鬼子不甘失敗，爲了掩護其連續攻擊，各種火器——炮兵、輕重機槍、擲彈筒拼命向我陣地傾瀉，打得滿山硝烟遮天，彈丸石塊横飛。鬼子第二梯隊跑步向前增援協助其第一梯隊殘部，采用"嗷嗷"亂叫的武士道精神來助威，繼續向我攻擊，戰鬥很激烈。我們的戰士沉着應戰，頑强抗擊。

我在一個土坎後面觀察敵情，正揚手指揮身邊一挺機槍射擊目標時，"啪"的一聲，一顆子彈打中我右胳膊近肩處，打了一個貫通傷口，手中握的手槍立即掉在地上，鮮血很快把我的棉衣袖子上半截染紅了，傷口以下手臂麻木不仁，知覺失靈。跟隨我的通訊員和衛生員把我拉在一塊大石頭後面進行急救包扎，并用一塊白布將右臂懸挂在胸前。我向北眺望，指揮機關已離開安保莊附近，正向北轉移。

此時敵人的攻擊又被打下去了。特務營領導見我負傷，同時戰場形勢已稍穩定，勸我下山去，由他們負責把敵人頂住。我對他們說："敵人雖然幾次攻擊被我們打下去了，但傷亡不多，他們絕不會就此罷休，要準備打退敵人再次進攻，確保機關安全轉移。你們看，現在機關已離開安保莊正向北轉移，要爭取再頂一個小時，你們才算完成了任務。"交待清楚之後，我即下山跨馬追趕師指揮機關去了。

師指揮機關安全轉移到岸堤以北山村宿營。當晚，師政治部的蕭麥萍來到我處，我正躺在床上休息，他一進門就說："聽說你又光榮負傷了，政治部派我來向你慰問，并送給你二十元負傷費。"他問了問我的傷情，希望我好好養傷。閑談了一會兒，就回去了。

這次雖然是輕傷，但傷的是右臂，不但無法拿筆寫字，就是左手用筷子吃飯以及脱穿衣服都很別扭，連騎馬也上不去，非要別人幫助不可。不過我仍然堅持工作，不能動手就動嘴，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輕傷不下火綫，不離開工作崗位，這是我軍的光榮傳統。

12月4日下午，又發現一股敵人由東南正向岸堤方向前進。我們駐地東南有座高地，名爲三角山，師首長指示，由特務營派兩個連控制三角山，另派一個連占領三角山北面的高地。師首長也親自到這個高地上觀察情況，指揮機關準備轉移，但暫時不動，待察明情況後，再定轉移方向。我也隨師首長到山上去了，大家都用望遠鏡觀察四面八方的動静。

鬼子發現三角山有我軍占領，就開炮轟擊。三角山以南是平坦開闊地，敵人約有五六百人，還有一部分民夫、大車。他們停止在一片樹林附近，然後部隊就展開向三角山接近，逐步形成散兵綫，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蓋槍，邊前進邊射擊，指揮官揮舞着洋刀，在後面吶喊跟進。待敵人接近了，我軍才開火射擊。鬼子攻了兩次都沒有攻動，兩軍變成相持狀況。

夕陽西墜，寒風習習。師首長估計敵人晚上不會攻擊，可能撤到岸堤附近宿營，明日再尋我作戰。決定指揮機關利用夜間向東移動二十里左右隱蔽待機。結果敵人在岸堤附近休息了一天，焚燒了被我擊斃士兵的尸體，抬着傷員向蒙陰方向撤退了。

直到12月中旬，敵人掃蕩清剿的高潮已過，倭寇和僞軍大部已經撤退，整個形勢日趨緩和，山東縱隊指揮機關才轉回了中心地區。不久羅榮桓政委就到山東縱隊同朱瑞、黎玉同志商討山東統一領導指揮問題及其他重要問題。陳光率領我們指揮機關于12月24日轉回到濱海朱蒼地區，與先期回到濱海的後勤機關會合。

至此敵人妄圖消滅我山東高級指揮機關的空前規模大掃蕩徹底失敗了，我們將近兩個月的反掃蕩鬥争也宣告勝利結束。

七、濱海養傷和反掃蕩總結

我的傷口雖經十多天治療，但因行軍作戰環境、醫療條件簡單，仍未明顯見好。回到濱海地區後，組織上決定，不讓我參加工作，專門養傷，同時衛生部也決定由我的妻子董其采專門爲我治療和護理。

在我們回來的第二天，其采就來到我處，夫妻見面，悲喜交加，百感交集。據她說，事先誰也沒有正式告知她我負傷的消息，但通過察顔觀色，耳聞隻言片語，隱隱覺察到似乎我又負傷了，可

是具體情況不便深問。當時她的焦慮心情，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謂是“長夜織寒衣，孤燈思戰地，風聞伊負傷，心酸暗泣泪”。當她見到我的傷情不是要害部位，心裏千斤重負頓時落地了。經過她和衛生機關協同治療，約半月左右，傷口就基本上愈合了，她也心緒愉快地回衛生部工作去了。

回到濱海地區後，師機關對近兩個月的反掃蕩鬥爭進行了總結。

當時我是師直機關黨總支副書記，對于袁仲賢指揮部隊在大青山突圍戰鬥中遭到嚴重損失問題，黨總支也進行了討論，并決定給袁仲賢黨内嚴重警告的處分。組織指定由我通知袁仲賢并指出其指揮上的錯誤。

我按照總支討論精神找了袁仲賢談話，他承認造成大青山戰鬥嚴重損失應負一定的責任，服從黨給他的處分。但他有三點申述，第一，敵人的情况不明，我們衹有一個連兵力無法應付；第二，我們的行動方向是師首長指定的；第三，我們指揮没有偵察通訊工具。我認爲他講的意見是事實，因此同意他保留自己意見，并可以向師首長提出。他以後是否向師首長提過，我就不清楚了。

在養傷期間，我曾反復考慮過，這次沂蒙反掃蕩，師指揮機關同號稱五萬之衆的强大敵人，長時間周旋戰鬥，是否正確？在留田突圍分成兩個梯隊，由袁仲賢指揮的梯隊向情况不明的蒙山地區轉移，是否正確？我對這兩個問題持否定的態度。如果敵人尚未形成合圍之前，在青駝寺時師指揮機關和分局機關同師後勤機關一起轉到魯南去，就不可能有大青山的損失。如果留田突圍也時，不分成兩個梯隊，師指揮機關和分局機關一起向南突圍，也不至有大青山的損失。

第七章
積蓄力量和反摩擦鬥争

一、黎明前的黑暗

1942年到1943年，抗日戰争進入相持階段，這是抗日戰争最困難的時期，也是進入黎明前的最黑暗時期。

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戰場上進一步把對國民黨爲主的作戰方針，改爲對共産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爲主的作戰方針，殘酷頻繁地掃蕩我各抗日根據地。國民黨反動派還不斷發起新的反共高潮，使我們的根據地日益被分割、縮小。

抗日戰争第一階段我軍已發展到五十萬人，根據地人口約一億人左右。1942年和1943年，抗戰轉入第二階段，我們軍隊數量和根據地人口均縮小了，八路軍由五十萬縮小到三十萬，解放區人口由一億左右降到五千萬以下。

在相持階段，山東我軍處在敵强我弱及日僞和頑固勢力兩面夾攻之中，形成三角鬥争形勢。力量對比是日僞占優勢、頑固勢力次之，而我處于第三位。我山東根據地面積縮小了三分之一以上，軍隊數量也减員四分之一以上，財政經濟十分困難，特别是冀魯邊和魯南軍區的根據地幾乎全部和部分變成敵占區和游擊區。1943年6月又發生冀魯邊區司令員邢仁甫的親信殺害副司令員黄驊等多人，邢仁甫隨即叛變投敵的嚴重事件，使該地區形勢更加困難。

我們除在濱海、魯中、膠東三個地區，尚有規模不大的比較

鞏固的根據地之外，魯南抱犢崮地區、魯中泰山地區、渤海清河地區和冀魯邊地區，基本上已退化爲游擊區和敵占區。我軍傷亡失散人員日益增多，兵源、糧源、財源的供應日益困難。我軍没有比較穩定的後方，軍械工廠、軍需工廠、印刷工廠、物資倉庫、醫院休養所常被敵人掃蕩、清剿破壞。到1942年底，山東境内日僞據點增至三千四百餘處，日僞修公路一萬三千八百餘里，封鎖溝墻八千四百餘里，日軍兵力達到四萬餘人，僞軍兵力十八萬餘人。而山東我軍減少到不足十萬人。

總而言之，我們所處的戰爭環境已是空前困難。比較抗戰第一階段時的困難不知要大多少倍。

1942年，山東日寇布防情况如下：山東日軍由59師團長細川中康統一指揮。第59師團駐津浦路兖州、德州沿綫兩側；第27師團駐徐州、連雲港沿綫兩側；獨立第5混成旅團駐膠濟東段及兩側；獨立第6混成旅團駐膠濟西段兩側；獨立第7混成旅團駐濟南、德州段津浦路兩側。

在日軍操縱下的華北漢奸政府繼續推行第四、第五次“治安强化運動”，采取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陰險計策。這不是什麼新花樣，而是蔣介石“圍剿”紅軍時的老把戲。其目的是企圖瓦解我軍，挑撥軍民魚水關系，動摇人民抗日信心，實行懷柔僞化政策，欺騙逼迫群衆自首，脱離抗日組織、參加反共維持會等漢奸組織。加上軍事上的殘酷掃蕩清剿，分割包圍、蠶食緊縮等等，以達到摧毁我各地抗日根據地，使之變爲“治安强化”的敵占區。

日本帝國主義對國民黨仍然以政治誘降爲主，軍事打擊爲輔的方針，又打又拉，以拉爲主。因此國民黨采取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高唱所謂“曲綫救國”謬論。自1939年冬到1941年春，先後兩次發動了反共高潮，潛在的内戰危機日益嚴重。在敵後，各地的頑固勢力也興風作浪，不斷制造摩擦流血事件，不斷偷襲和侵擾我抗日根據地。特别是國民黨留在敵後的約七十萬軍隊，在“曲綫救國”謬論指導下，大批大批的投降了敵人。尚殘留

的一部分部隊也采取兩面政策，既用國民黨軍隊番號，又接受日軍授予的僞軍番號，既是頑軍又是僞軍，他們和平共處，互相勾結，狼狽爲奸，共同反共、反八路軍、反抗日人民、反抗日民主根據地。

但是放眼世界，我們就充滿戰勝千難萬苦、争取勝利的信心。我們知道希特勒法西斯正處在走向死亡的階段。他們去年大舉進攻莫斯科失敗之後，今年大舉進攻斯大林格勒又慘敗了，損兵折將十分嚴重，已經喪失進攻能力，不得不轉入防御。而蘇聯紅軍則是越戰越强，越戰越勇，已開始轉入反攻。這不僅是蘇德戰争的轉折點，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争的轉折點。

太平洋戰争爆發後，日本侵略者戰綫拉長，它的兵力不足，物力、財力也遇到困難。日本軍閥對侵略中國問題無力解决，又把戰綫擴展到南太平洋地區，這樣它已經全面陷入被動地位。日寇不但缺乏機動進攻力量，也缺乏强固的防御力量，它離徹底失敗，徹底垮臺的下場已經爲期不遠了。

毛主席曾經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凡是將要滅亡的反動勢力總是要向革命勢力進行最後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們往往在一個期間内被這種外强中乾的現象所迷惑，看不出敵人快要消滅、自己快要勝利的實質。"[1]因此現在的形勢是，我們面臨極端的困難，但是正日益接近勝利的時刻，正處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二、精兵簡編，積蓄力量

爲了渡過難關，積蓄力量，迎接新的大發展，黨中央號召：全黨、全軍各抗日根據地，加强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鬥争，堅持和鞏固抗日根據地，開展整風、生産、精兵簡政、擁政

注1.《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884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 人民出版社 1991年6月第二版

愛民等運動。

山東我軍的任務是：堅持抗戰，粉碎敵人進攻，鞏固擴大根據地，加强發展游擊區，逐步縮小敵占區。在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原則下，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打擊國民黨頑固勢力，團結中間勢力，争取在三角鬥争中有利于我之轉變。爲此應堅決實行中央指示的"三三制"政權，土地政策、整頓"三風"[1]、精兵簡政、擁政愛民、發展生産等等各項政策，這是我們渡過難關，争取勝利的根本措施。

1942年秋，中央根據敵後抗戰的嚴酷形勢指出：爲適應根據地日益縮小和分割的嚴重局面，必須發揮黨政軍民的共同力量，各根據地必須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軍隊必須無條件的執行上級和同級黨委的決議、指示。中央强調"一切服從戰争"是統一領導的最高原則。

115師直屬機關開始精兵簡編，其目的不僅是單純爲了緊縮編制，而是在殘酷的敵後抗日鬥争中，使指揮機關更加精幹，尤爲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指揮機關的工作效率，加强對部隊軍事、政治、後勤各方面的指導作用。

1943年春天，山東分局向中央報告，建議將山東分局、第115師和山東軍區機關合并，115師和山東縱隊所屬各旅、各支隊的部隊番號撤消，部隊合并，成立新的山東軍區。中央批准了山東分局的報告。

羅榮桓爲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并爲115師政委、代理師長（陳光調延安學習），黎玉爲山東軍區副政委。

由于師參謀長陳士榘準備調任濱海軍區任司令員，1943年3月份師首長命令我擔任115師參謀處長。

此前，陳光代師長曾同我談話指出：我有三個優點：第一，作戰勇敢堅決；第二，工作積極有辦法；第三，接受新鮮事物比較快。至于有什麽缺點錯誤，他稍微考慮後説："你在機關工作時間

注1. 整頓"三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長，特別在高級指揮機關工作時間長（指我在紅軍中革軍委工作時間），機關工作、參謀工作經驗多，但部隊基層工作經驗缺乏。在今後工作中，應注意這個問題。”陳光特別强調：“今後工作要跳出狹小的機關工作的圈子，你的工作不僅要爲師領導作戰决定出謀劃策，提出意見和建議，還要多了解部隊，熟悉部隊，與部隊的指揮員多交流，多溝通。要有全局觀念。”

羅榮桓政委同我談話中，除肯定我的優點外，指出我的主要缺點是：“有些傲氣”，對人不够謙虚，辦事有時急躁。并説：“山東戰鬥部隊中的老幹部、老資格不少，他們部隊基層工作的經驗豐富，你今後工作要特别向他們學習，注意謙虚謹慎，戒驕戒躁。有事情不僅要向師領導及時匯報，還要與部隊領導多商量研究。”

我對陳、羅首長指示完全接受，并向他們表示，今後努力改正。

山東軍區下轄濱海、魯南、魯中、膠東、清河、冀魯邊六個軍區。原115師指揮機關改爲山東軍區指揮機關。因此我也很自然地成爲山東軍區參謀處長，蕭華也很自然地成爲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

6月，山東軍區臨時黨務委員會成立，羅榮桓、黎玉、蕭華、羅舜初、陳士榘、李作鵬、梁必業等爲委員。

當時，凡有關軍事政治相聯系的電文以羅（榮桓）、黎（玉）、蕭（華）署名簽發，軍區對上對下的軍事電文以羅、黎、李（作鵬）署名簽發（參謀長缺位）。這種行文方式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我們離開山東去東北爲止。

當時爲了加强軍區參謀機關的建設，在我建議下，調抗大一分校教育長閻捷三爲作戰科長，調原師供給部副部長何敬之爲管理科長。

軍區在全山東進一步精兵簡政，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同時主力兵團地方化，地方兵團群衆化，廣泛組織和武裝不脱産的民兵，實行主力軍、地方軍、民兵三結合的全民游擊戰争。從群衆性

的游擊戰爭中，發展培養新的武裝力量，準備隨時升級編爲主力兵團。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這是過渡的辦法，也是準備迎接抗日反攻的一個重大戰略部署。

山東軍區所轄六個戰略軍區（以後冀魯邊區與清河軍區合并爲渤海軍區），共指揮十三個主力團，其餘均編成地方武裝。各旅指揮機關改爲軍分區指揮機關，相當數量幹部降級使用。由于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廣泛深入宣傳精兵簡政的積極意義，克服各種思想阻力，因此這項工作進行時頗爲順利。

三、甲子山地區反摩擦

在敵頑我三角鬥爭極其復雜緊張的形勢下，我們在濱海甲子山地區進行了三次對東北軍頑固勢力的反摩擦鬥爭。

武漢失守後，蔣介石任命于學忠爲蘇魯戰區總司令，并令其率東北軍進駐山東津浦路以東地區。開始時的部署是112師進駐魯南之臨沂、費縣之綫以西山區，111師進駐濱海之諸城、日照之間山區。戰區總部及113師和114師進駐魯中之沂魯山區。該部到達山東初期與我犬牙交錯，友好相處，互通情報，有時還協同作戰。但在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方針指導下，特别是先後兩次發動反共高潮之後，東北軍對我態度逐漸逆轉惡化。爲了擴大兵源、糧源、財源地盤，不斷制造摩擦事件，襲擊我武裝部隊，搗毁我地方政權，捕殺我地方幹部。另一方面是東北軍内部發生了顯著的分化和分裂。三種不同勢力并駕齊驅的發展，一種是反共投降勢力，一種是反共頑固勢力，一種是聯共抗日勢力。

當然既不聯共也不積極反共，既消極抗日但不向日本投降的中間勢力更是存在的。于學忠就是這種勢力的代表，此人曾在北洋軍閥吴佩孚手下當師長，1927年吴垮臺後轉入東北軍。1936年任國民黨甘肅省主席，西安事變時，他在西安參加了張學良的高級將領會議，同意對蔣介石實行"兵諫"。張到南京被蔣扣押後，

東北軍先由王以哲後由于學忠率領。武漢失守後，蔣介石把于部調到山東，其目的是讓東北軍在抗日反共戰爭中消耗掉實力，以達"消滅异己"的目的。于學忠一方面不得不遵守蔣介石的命令，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的實力，因此他態度明確的表示"既不紅，又不藍，三條道路走中間"。後來事實證明他在山東期間基本上保持了中立態度。

于學忠部進駐山東後，不斷與我發生局部摩擦。其中較爲嚴重的摩擦是魯南之東北軍112師襲擊我魯南區黨委領導機關，區黨委書記趙鎛同志在戰鬥中犧牲。

駐扎在濱海北部甲子山地區的東北軍111師，下轄331、332、333三個旅。我們所説的甲子山區即莒縣、日照縣以南，十字路、坪上、碑廓縣以北地區，其中心有座最高的山峰，名叫甲子山。這裏山不青，水不秀，樹不茂，岩石很多，土地很薄，人民很窮，但是抗日鬥争條件很好。該師師長常恩多、旅長萬毅和東北軍政訓處長郭維誠等人，不滿意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政策，堅決主張聯共抗日，于1942年8月率領該師主力一部約三千餘人，毅然起義，脱離東北軍，開進我濱海中心地區，接受共産黨領導。經分局和軍區研究，仍保留111師的番號（目的是爲了争取該師其他部隊起義），由于常恩多師長于途中病故，由萬毅任師長（東北軍我地下黨員），郭維誠任副師長，以後該師爲濱海支隊，屢建戰功。

東北軍111師起義後，逃到莒日公路以北的111師殘部孫焕彩旅，從沉重的打擊中蘇醒後，立即對抗日的革命力量進行猖狂反撲，糾集約二千餘人重新占領甲子山地區。并繼續向南擴張，反共投降呼聲甚高。

陳光、羅榮桓等師首長根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决定，調集教2旅6團，山東縱隊2旅6團和4團及57軍獨立旅（該部是原國民黨軍667團的兩個連因不願反共，于1940年投我起義，奔向根據地後發展壯大起來的）。從1942年8月14日到19日組織了第一次甲子山討叛反頑戰役，經激戰後將其全部驅逐出境。這對于保障"八一"起義部隊進行休息整編，

穩定情緒不受干擾，起了重要作用。

逃到莒日公路以北的孫焕彩是不甘于失敗的，偕日照漢奸隊朱信齋部（僞日照保安大隊），1942年10月8日乘我濱海地區軍民處于緊張準備反日寇秋季掃蕩之際，又越過莒日公路向我甲子山區進犯，占領石坊、紙坊、劉家東山地區。我山東縱隊2旅6團在111師部隊配合下，準備進行第二次甲子山區討逆反頑戰役。後來爲了防止日寇掃蕩時，我陷入兩面作戰的不利地位，衹給了頑軍部分打擊，于10月18日撤出甲子山陣地。

頑軍利用我撤退後的時間進行部隊整頓，以孫焕彩旅爲核心七拼八凑恢復了111師番號，由孫焕彩升任師長，其師部駐在劉家東山。此時孫焕彩對我已是你死我活誓不兩立的對抗態度。一方面拼命修築防御工事，强迫老百姓在防區各村落修建又高又厚的石頭圍墻及高碉低堡，并在圍墻之外鋪設鹿砦、鐵絲網。另一方面派遣武裝部隊或便衣武裝四出襲擊我抗日地方政權，捕殺抗日地方幹部，搶劫群衆糧食財物，弄得甲子山周圍地區老百姓鷄犬不寧，叫苦連天，無法進行正常生産活動。

10月底開始的日僞軍萬人掃蕩采取了聲東擊西的手段。他們先揚言要掃蕩濱海地區，後突然轉移兵力，多路分進合擊，掃蕩了魯中沂蒙北部地區我山東縱隊指揮機關，及山東戰時工作委員會（即省政府）等機關。

當時在指揮上，又重復了1941年115師指揮機關及山東分局等由濱海地區轉到魯中地區的教訓，結果又陷入日寇掃蕩的合圍圈内。我們雖然突出了敵人重圍，但省戰時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李竹如等同志犧牲了，黎玉同志也負了輕傷。

1942年11月下旬，日寇繼魯中沂蒙大掃蕩之後，又對我膠東抗日根據地進行了二萬餘人的大掃蕩。此時已快進入寒冬季節，因此判斷敵人目前對濱海地區進行掃蕩的可能性不大。

11月，我教5旅由蘇北淮海地區調回山東歸建，這樣我濱海地區又增加了一支强有力的戰鬥部隊。12月中旬，陳光、羅榮桓决定集中教2旅6團、教5旅13、14團、山縱2旅第5、6兩團、濱海獨立團

及111師等部隊，進行第三次甲子山區討逆反頑戰役，并指定由我進行具體計劃組織工作。

根據陳、羅首長的意圖，我制定的對甲子山區討逆反頑作戰計劃是：以山縱2旅二個團、濱海獨立團及111師爲右縱隊，由陳士榘、萬毅統一指揮，經碑廓巨峰附近北進，然後由東而西向紙坊攻擊前進。以教2旅6團及莒中地方武裝等爲左縱隊，由6團首長統一指揮，經澇坡及大店以東地區北進，然後由西而東向紙房地區攻擊前進。左右兩縱隊會師後，切實斷絶敵人北去退路。教5旅爲中央縱隊，其13團經坪上向朱蘆攻擊前進，占領朱蘆後繼續向劉家東山地區與左右縱隊會師，攻殲孫焕彩的指揮機關。教5旅其餘部隊爲預備隊。師前進指揮所在13團之後跟進。

計劃制定之後，經陳、羅首長批准并頒發了作戰命令。我隨陳光代師長在前進指揮所，羅榮桓政委因身體不好，隨師直後梯隊行動，負責掌握山東全面情況。

各部隊于12月18日黄昏後出發，利用夜間運動，力求進攻的突然性。19日拂曉時，左右兩縱隊均先後打響，戰鬥進展很順利。殲敵一部并控制了甲子山各主要高峰，對紙坊形成包圍狀態。中央縱隊13團拂曉時對朱蘆攻擊未能成功，陳光命令周長勝團長重新組織兵力和火力于午時再次攻擊，結果仍未成功，形成對峙狀態。由于敵人圍墻高厚，火力很强，白天攻擊增大傷亡，决定準備利用夜間攻擊。但傍晚時發現，敵人有撤退徵候，我乘機發起攻擊，很快占領了朱蘆殲敵一部。我13團跟踪向劉家東山方向追擊。頑軍退守劉家東山、紙坊、石場等處固守頑抗。

20日陳光决心使用山縱2旅主力配合13團，首先攻殲劉家東山頑軍指揮機關，使敵人成爲“無頭的蒼蠅”，加上我政治攻勢，這樣敵人就可能動摇瓦解減少頑抗程度。我軍攻占劉家東山東面高地後，居高臨下控制了劉家東山。在我火力封鎖之下，敵人深知頑抗無望，掙扎徒勞，就利用夜間分頭突圍向北逃竄。我因發現稍晚，敵人已突出我之包圍圈。我各部即分路快速追擊，殲敵一部，殘敵向莒日公路以北逃走了。我們全部收復了甲子山地

區，基本上把孫煥彩的反共氣焰打下去了。此次戰鬥殲敵二千餘人，繳獲槍枝五百餘枝，我軍傷亡六百餘人。

爲什麼没有全部殲滅敵人？主要是敵人向北逃竄的退路没有完全切斷。在紙坊以北兩峰之間有一個隘口是南北通路必經之處，這個隘口由誰堵死，在作戰命令中没有明確規定，左縱隊以爲右縱隊控制了，右縱隊以爲左縱隊控制了，結果兩部均未控制，讓敵人鑽了空子逃竄了，這是一個很深刻的教訓。

戰鬥結束後，師直後梯隊均來到甲子山區，駐在劉家東山及其附近進行戰後工作。

山東我黨我軍與東北軍上層一直保持統一戰綫的關系，東北軍111師起義後，我與東北軍的關系一度緊張，東北軍内部反共頑固勢力的氣焰也很囂張。但甲子山戰役之後，東北軍對我之態度又有所好轉，一度中斷的相互關系很快又恢復了。原因之一是“壞事變好事”，此次甲子山戰役我軍未將孫煥彩部殲滅，于學忠、孫煥彩等認爲是我軍有意給他們留出一條缺口，讓其向北撤退，因此緊張關系逐漸緩和，原因之二是國民黨對東北軍的不信任和日僞對東北軍的分化瓦解，使東北軍内部的不積極反共，也不投降日寇的中間派左右爲難。先是57軍軍長繆征流投降日寇，不久該軍112師334旅旅長榮子桓也先反共後投日，被日寇任命爲僞和平救國軍第10軍軍長。後又發生111師常恩多師長及該師333旅萬毅旅長率部投奔共産黨解放區，均表現出東北軍内部極大的矛盾。

故此蔣介石命令黄埔第一期學生、山東籍名將李仙洲入魯反共，接替東北軍于學忠部的防務，并提升李仙洲爲28集團軍總司令，將山東地方武裝新36師（劉桂堂部駐魯南）、暫12師（趙保源部駐膠東）、保安第2師（張步雲部駐濱海北部）統歸其指揮，增强反共勢力。這樣于學忠不但與蔣介石矛盾加深，與李仙洲的矛盾也不淺。他與八路軍雖然也有某些矛盾，但究竟是西安事變反蔣的老朋友，現在與蔣介石、李仙洲的矛盾，又使東北軍、八路軍彼此利益相聯，因此很快恢復了中斷的友好關系。

當我們知道李仙洲部將入魯與于學忠部換防的消息後，我們的方針是一方面頂住李部前進，一方面禮送于部出魯。

1943年6月21日，于學忠部不等李仙州部到達接防，就先行離開了沂魯山區向大後方撤退了。經過我根據地沿途時，我們不但給予通行方便而且給予糧草供應。同時命令魯中軍區迅速控制原于部駐地附近的地區，接受于部以沂魯山區東里店爲中心的駐防地區。不久李仙洲部主力由皖北進到魯西南地區，一個師進到魯南抱犢崮天寶山地區，他們的口號是："先打八路，後打鬼子"。我軍原來預計在蒙山地區與之交戰。但李仙洲看到于學忠部未等其接防就撤走了，又在魯南和魯西南地區遭到八路軍强有力的阻擊，繼續前進困難重重。因此不久就全部縮回皖北去了。

從此山東已無國民黨正規部隊，減少了一個摩擦搗亂的力量。蔣介石派李仙洲入魯反共的陰謀徹底破産了。

第八章　由守勢轉為攻勢

一、整風運動

1942年6月，根據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發出《關于軍隊中整頓三風的學習與檢查工作的指示》要求，開始整風運動。主要是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其中以反對主觀主義，整頓黨風爲核心，提倡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密切聯系群衆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作風。1943年4月，中央再次發出《關于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决定》。

當時，我是分局和軍區機關整風領導小組成員之一，分局秘書長舒同任組長。開始的整風主要是由各部門、各單位因地、因

時、因情況制宜，利用時間學習文件，聯系實際，對照檢查，進行自我批評，自我教育。

舒同是1943年中央派來山東傳達延安整風經驗，特別是傳達學習黨内路綫鬥爭及搶救運動的經驗。但他沒有準確地傳達那時延安整風的真正經驗，又沒有考慮敵後頻繁戰爭環境，着重强調“民主檢查、審查幹部”的經驗，大力號召幹部和群衆對主要領導幹部進行無組織，無紀律、無原則的所謂發揚民主，尖鋭批評，提倡“有話就説，有屁就放”，結果無政府主義思潮很快發展起來，上下對立，團結涣散，紀律鬆懈、不聽指揮，不服從領導現象時有發生。這種狀況十分不利于必須團結一致、同心同德、堅决服從命令的對敵鬥争需要和頻繁游擊作戰的殘酷環境。對這種“整風”的做法，引起不少人的懷疑。

山東軍區司令部民主整風會議，要山東分局機關人員参加，據説是爲了改善黨軍關系。

有一天，我到會聽取民主批評意見，記憶最深的是山東分局機關一個工作人員名叫王若望的，是對我攻擊最凶的人之一，他把沂蒙反掃蕩大青山戰鬥失利的責任，全部强加在我的頭上。簡直是誇大其詞，無的放矢，主觀推斷的典型。他還煽動軍區機關的人，對我的批評“要尖鋭再尖鋭”，不要用巴掌打人，那是打不痛的，要用鋒利的錐子扎人，“入肉三寸”，才能把他扎痛。根本不是與人爲善，治病救人的態度。這樣少數人就借風揚沙，惡語行凶，開始是針對我的對敵作戰部署，之後是攻擊誣蔑軍區領導的作戰指揮，整風運動的極端民主化情緒開始泛濫起來了。我把會議情況報告了羅榮桓政委，他認爲軍區作戰指揮機關這樣搞不妥，因此决定暫時停止開會，待研究後再説。

以後羅榮桓根據各單位整風情况，發電向中央請示報告，根據敵後頻繁的戰鬥情況，整風不宜照搬延安辦法，建議山東停止已經開始的無組織、無紀律、無引導的“民主檢查和審幹運動”，中央批准了這個請示報告，很快就糾正了不妥當的做法。之後，山東整風運動，就根據敵後游擊戰争情况和特點，因地制宜地、

健康地向前發展。通過整風，增强了團結和紀律，改進了作風，總結了敵後游擊戰争的經驗和教訓，又没有傷害幹部。

二、自己動手、生産自給

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反共高潮之後，蔣介石就停止給八路軍、新四軍發餉，停止其他一切供應，逼得我們不得不開展“自己動手、生産自給”的生産運動。

不過我們到敵人後方開展游擊戰争以來，從來不依靠大後方供給，而是通過“自力更生”，“依靠地方”，“合理負擔”的政策，解决吃穿問題；依靠靈活機動的游擊戰，多打勝仗，减少消耗來解决武器彈藥補給問題。當時流傳這樣兩句順口溜：“没有槍，没有炮，敵人給我們造”，“没有吃，没有穿，自力更生自己産”，就反映了我軍在敵後游擊作戰的真實情况。

現在根據地縮小了，經濟物産豐富的地區被敵僞控制，糧源、財源日益困難，敵人又對我們進行經濟封鎖，加上反復掃蕩，“三光政策”，對農村生産破壞極大。爲了减輕人民負擔，打破敵人封鎖，保證部隊最起碼的供給，我們遵照黨中央指示，利用戰争空隙及可能條件，因地制宜地進行生産運動。

在魯中、魯南人多地少，無荒可開的情况下，我同黎玉等一行曾到濱海地區找荒地，但始終無結果。最後軍區領導同意軍區管理科長何敬之的建議，在拓汪圍海開鹽田，以軍區直屬特務團大部和軍區機關工作人員輪流爲主要勞動力，并雇請鹽民當指導。羅榮桓政委曾親自參加圍海勞動。大致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就將圈圍幾百畝大鹽田的海堤築起來了，很快就放水曬鹽，收獲頗豐，十分喜人。除充分滿足機關部隊需要外，還較便宜地（不能太便宜，要照顧沿海鹽民的利益，鹽民要納税）賣給地方機關和根據地群衆。同時組織部分鹽貨販到敵占區，換回布匹和日常用品。有了鹽就可開設咸菜、醬油坊和其他作坊。像在中央蘇

區那樣，被敵人封鎖，没有鹽吃的苦衷，不會再重複了。圍海修鹽田，軍區首長都很關心，有時我陪同他們到拓汪現場視察鼓勁，解决實際問題。

後來敵人曾一度占領拓汪，建立據點，控制鹽産地，但不久又被我軍收復了。

此外各地區均建立了隱蔽的被服廠、兵工廠、軍械修理廠、印刷廠等等，軍區政治部由蘇静負責，還辦了一個“大鷄”牌卷烟廠，香烟質量超過大前門，銷路很好，生意興隆。同時還供給軍區首長需要。

總而言之，敵後戰争環境非常艱苦，生産也大受限制，但各軍區積極響應中央生産自給的號召，確實解决了部隊部分生活問題，减輕了群衆負擔。同時根據地群衆也積極開展生産運動，不僅努力自給自足，而且擁政擁軍。真是軍民魚水一家親啊！

三、全民皆兵，反“蠶食”鬥争

日寇除了不斷進行大掃蕩、大清剿之外，同時推行囚籠政策和蠶食政策。什麼叫囚籠政策？就是以鐵路公路爲骨幹，以據點、碉堡、炮樓爲支柱，加上封鎖溝、封鎖墻，將我們根據地分割成小塊，把我們分别包圍封鎖起來，切斷我各地區的互相聯系，然後再集中兵力，分區反復掃蕩清剿和懷柔僞化拉攏，妄圖將我根據地全部變成治安强化的敵占區。

什麼叫蠶食政策？就是敵人對我根據地今天這裏占領幾個村莊，明天那裏侵占幾個村莊，并迅速把據點、炮樓建立起來，站穩脚跟後，再向前推進擴張，一步一步地向我根據地中心區壓縮前進，通常采用“逐步蠶食”和“躍進蠶食”兩種方式，頗似國民黨對中央蘇區五次圍剿時那樣穩扎穩打，步步爲營的堡壘戰術。日寇有時也乘虚躍進一大步，占領大片地區，你集中兵力進行反擊，他就依靠據點炮樓固守頑抗，等待增援。你在南綫反擊，

他在北綫蠶食，使你顧此失彼，無法兼得。

針對敵人的進攻規律和方式，爲指導根據地軍民靈活機動地和針鋒相對地粉碎敵人的陰謀，根據軍區首長的指示，我在1943年寫有兩篇比較重要的具有一定指導意義的文章，分别在"大衆日報"和"戰士報"發表，有的地區還印成小册子廣爲散發(當時山東軍區成立了有羅榮桓、黎玉、蕭華、李作鵬等人參加的黨報委員會，我是軍事主編)。

一篇是《民兵游擊戰術》（見附件一），這是我在分局民運部長朱則民主持召開的山東民兵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提綱，主要内容是根據各地民兵的作戰實踐，進行總結，用以動員民兵、教育民兵怎樣進行麻雀戰，怎樣進行破襲戰，怎樣進行地雷戰，怎樣進行圍困攻心戰等等。會後各地區均召開民兵會議進行傳達，并總結自己的經驗，加以充實和具體化，使得全省民兵工作和民兵游擊戰術的水平，有一個普遍明顯的提高，增强了民兵對敵鬥争的威力。

另一篇題目是《翻邊戰術》，這是根據羅榮桓政委的思想和指示而寫的。其目的是指導各地區開展反蠶食的鬥争。主要内容是敵人向我根據地前進，我們要向敵占區前進，敵人向我占區蠶食，我們要向敵占區蠶食。不要祇限在邊沿地區與敵人正面周旋，而要翻過邊沿到敵人後方去，打擊敵人開展工作。内綫作戰和外綫作戰互相配合，使敵人兩面作戰，顧前不顧後，顧頭不顧尾。具體辦法是：第一、組織强有力的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占區，進行游擊活動，打擊敵人、發動群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變敵占區爲游擊區；第二、主力部隊對敵人後方薄弱據點，實行遠距離突然奔襲，拔掉敵人據點，消滅其有生力量，破壞敵人後方設施，支援武工隊的活動；第三，開展政治攻勢，實行軍事鬥争與政治鬥争相結合，公開鬥争和秘密鬥争相結合，争取和瓦解僞軍，打擊和孤立鬼子，教育群衆實行白皮紅心的革命兩面政策。堅持邊沿地區群衆自衛鬥争和民兵聯防，阻擊敵人蠶食。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圍困襲擾敵人新建立的據點，千方百計地迫使其

撤退。事實證明羅榮桓政委"翻邊戰術"的提出，是對山東抗日游擊戰術很好的總結，非常切合山東抗日局面的實際情況。此戰術發揮我軍善于運動戰的特長，有效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對于鞏固和開辟根據地起了很好的積極作用。實施"翻邊戰術"之後，很快改變了敵人步步蠶食，我步步後退的局面，改變了在邊沿正面内綫與敵人硬頂的被動消極防守局面。

1942年11月，日僞萬餘人又向魯中、沂蒙山區進行大掃蕩，接着轉移兵力，向清河地區大掃蕩。山東軍區爲了配合魯中和清河軍區反掃蕩，指示其他各軍區主力部隊、地方部隊和民兵積極出擊，四處打擊敵人，使敵人顧此失彼，牽制和破壞敵人掃蕩的陰謀計劃。

我魯南軍區主力部隊于11月中旬，采取突然奔襲戰術，全殲盤踞在費縣西南地區的劉桂堂部，擊斃妄圖突圍逃竄的匪首劉桂堂。

慣匪漢奸劉桂堂是在魯南土生土長的，十多歲時就當土匪，攔路搶劫，聚衆燒殺掠奪，逐漸成爲一股龐大的匪幫勢力。二十多年來，流竄華北各省，作惡無窮。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委編他爲國民黨"新編36師"，不久就投降了日寇，改編爲"和平建國軍第三師"。其實他既是國民黨頑軍，又是漢奸僞軍，從兩方面領軍餉要武器。他的部隊有黄灰兩種顔色的軍裝，時頑時僞。我軍曾多次討伐，均未全殲。這次奔襲，才把他徹底埋葬。山東人民聞此捷報，無不歡欣鼓舞，拍手稱快。

我濱海軍區主力部隊于11月19日，采取裏應外合的方式，巧取贛榆縣城，消滅僞"和平建國軍第36師71旅"二千餘人，其中活捉僞旅首李亞藩以下一千六百多人。

此人是原國民黨東北軍57軍的副官長，他執行國民黨"曲綫救國"的政策，在兩年前投降日寇，賣身求榮，當上了僞軍旅長，成爲進攻我濱海根據地的鷹犬。經過我秘密策反争取工作，該部團長黄勝春與我建立了聯系。戰役前夕，我敵工幹部到該部進行活動，確定八路軍攻城時，他們負責打開城門，迎接入城。結果我

軍順利地衝入城内與頑抗敵人進行巷戰。最後黄勝春押着李亞藩出來向我軍投降。贛榆城宣告勝利解放。

22日，日僞軍反撲，我軍主動撤出贛榆城。26日日軍偷襲贛榆城西北的馬家旦頭村濱海軍區機關，濱海軍區政委符竹庭在這次戰鬥中不幸犧牲，是我軍付出的最大代價，全軍十分悲痛。

1943年我軍收復了八百多座日僞據點，解放了7.6萬平方公里土地。1943年底，日軍開始收縮兵力，日僞放弃據點二百多處。日軍32師團被調往緬甸，第7混成旅團調往參加河南戰役。這樣山東日軍衹剩二萬五千餘人。但僞軍增加到二十萬人，國民黨地方武裝仍保持在六萬餘人。

四、春季攻勢

從1943年秋冬季開始，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已由守勢逐步轉向攻勢。蘇聯紅軍開始全面反攻，希特勒已處于節節敗退之勢。英美也開辟了歐洲第二戰場。

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戰綫逐漸失利，爲了垂死掙扎，在我國正面戰場上，日本帝國主義想要打通平漢、粵漢兩條鐵路，繼續采取進攻，逼使蔣介石投降。同時東南亞日軍由于戰綫過長，兵力不足，失敗告急，要求增援。因此日軍决定，在華北收縮兵力，實行重點配置，采取重點防守，機動作戰爲主的方針。同時將駐山東的日軍32師團調往緬甸；將第7混成旅團調往參加河南戰役。這樣山東日軍已減少到不足三萬人。

1943年8月，中央調朱瑞去延安，由羅榮桓擔任山東分局書記，羅當時已重病纏身（據檢查是腎盂腎炎，尿血不止），曾去新四軍請專家名醫治療，未見根本好轉，衹是維持現狀。回魯後，常駐軍區衛生部養病，由一位奥地利籍醫生羅生特爲主的醫療小組負責隨身治療。

這樣山東分局的日常工作，不得不由黎玉負責主持，而軍隊日

常工作主要由蕭華和我負責處理。一般軍事情况下，我每周要携帶重要來往電報到衛生部向羅榮桓請示一次，遇到緊急重大問題，隨時前往報告請示。羅對我處理的問題，多數是滿意的，對我提出的建議也多數是同意的，因此對我的工作既信任又放手。他多次對我説：他衹管大的原則問題，一般日常事物，他不想管，也無精力管，由我們負責及時處理，不要拖延誤事。他也常回司令部住幾天，雖然他不能像過去那樣每天到作戰室處理問題，但有關重大方針原則問題，有關山東全局問題，有關重要軍事行動問題，并未因健康欠佳，而放鬆領導。

1943年底，黨中央、毛主席根據國際、國内反法西斯鬥争形勢，做出了我們的任務是使我黨、我軍和我們根據地，更加發展、更加鞏固的指示。山東戰場開始了有計劃的攻勢作戰，進行局部性的反攻，由被動轉爲主動，由分散地方性游擊戰争轉爲集中兵力進行游擊運動戰和攻堅戰。

1944年1月，羅榮桓派我到魯中軍區同司令員王建安、政委羅舜初研究發動春季攻勢作戰問題，羅對我説："現在敵人收縮兵力，進行所謂攻勢防守機動作戰，我們可以放手打比過去規模更大的進攻戰，但主要攻擊目標，仍是先打僞軍，孤立日軍；先打僞軍據點，後打孤立薄弱的日軍據點。如何打法，你們研究後，由魯中軍區提出具體作戰方案，報山東軍區批准。"

當時魯中軍區駐在岸堤，我到達後，他們非常熱情接待，因爲我和羅舜初均是中央蘇區時軍委的參謀，同事多時。我同王建安又是延安窑洞的同學，同吃一鍋小米飯，互相比較熟悉。當天他們準備了豐富的晚餐，由于一時高興，我同羅舜初兩人均喝醉了，借酒叙舊論新，興奮不已。王建安點滴不嘗，看我們笑話。

第二天我向他們傳達羅榮桓政委的指示，并由他們在軍用地圖上介紹當時魯中地區形勢和情况。研究的結果是，擬定集中魯中六個團，加上濱海軍區第6團和各縣地方武裝，集中兵力打僞軍吴化文。以魯中軍區第1、2、4團及濱海軍區第6團爲右路梯隊，擔任主要突擊任務，由東向西北方向進攻。以魯中第11團及蒙

陸獨立營爲左路梯隊，以魯中第12團爲北路梯隊，分別由南北兩綫進攻敵之兩側；以魯中第10團爲西路梯隊，由西向東進攻，均以悅莊、南麻、魯村地區之敵爲我圍殲目標。

我返回濱海後，軍區首長完全同意他們的作戰方案。

3月25日魯中軍區，從東、南、北三個方向，同時向魯山地區吳化文部發起進攻，先後經過兩個階段的激烈戰鬥，于4月20日戰役結束，共殲敵七千餘人，控制了魯山大部地區，使沂蒙山區和魯泰山區連成一片，擴大了與濱海地區的聯系，改善了魯中抗日根據地的形勢。

五、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

在山東軍區統一指揮下，1944年5月我軍展開了夏季攻勢作戰，魯南部隊一舉殲滅了僞軍榮子恒部一個師（榮子恒原是東北軍112師的旅長，1943年叛變投降日寇，編爲“和平建國軍第10軍”），全部解放了費縣南部固口山區，改善了魯南被分割被壓縮的形勢。（8月）魯中軍區部隊，采取用爆破攻堅戰術，攻克沂水縣城，殲滅日軍一個中隊和僞軍千餘人，解放了沂水全境，掃除了魯中區與濱海區聯系的一個主要障礙。8月17日，山東軍區致電王建安、羅舜初，祝賀沂水戰役的勝利。（7月）濱海軍區部隊控制五蓮山區之後，繼續向北發展，痛擊了僞軍李永平部，開辟了諸城、膠縣、高密間地區的工作，改善了濱海北部形勢，擴大了與膠東區的聯系。渤海軍區部隊攻占利津縣城之後，又爭取僞滅共建國軍暫編第1師王道部一千六百餘人反正，開往濱海後，改編爲山東軍區獨立第一旅。

總之，夏季攻勢的戰果是輝煌的，對我軍戰士和根據地人民，鼓舞很大。

6月下旬，山東軍區召開了軍事工作會議，總結對敵鬥爭經驗，研究今後鬥爭方針。開會地點在靠近海邊的日照縣碑廓鎮。

會議開始不久，被敵人發現，敵人由青島出動飛機四架進行轟炸。當時我正在作戰室處理問題，連續數顆炸彈就落在司令部院内及其附近，作戰參謀王德負傷。

根據羅政委指示，當夜我們就離開了碑廓鎮，轉到坪上以北小山村，繼續開會。

敵寇爲了打擊山東抗日力量的指揮中心，于1944年8月對濱海地區發動了大掃蕩。進攻敵人爲日寇第59師團之第53旅團、第54旅團各二個大隊，獨立第1步兵旅團四個大隊各一部，獨立第5混成旅團兩個大隊，第65師團一個大隊，僞軍吴化文、榮子桓、李永平部及省、道、縣僞保安部隊各一部，共萬餘人，由日寇第59師團司令官、駐魯日寇最高指揮官細川中康統一指揮。于8月20日分别由臨沂、莒縣、日照、贛榆等地出動，多路前進，企圖合擊我山東軍區指揮機關，摧毁我根據地建設，破壞我反攻作戰。

21、22兩日，敵人向我中心區推進，先後合擊了十字路、三界首、坪上、碑廓、黑林各點，但均撲空。23日又開始"清剿抉剔"，主要破壞我後方建設，掠奪物資，抓捕壯丁。反掃蕩前，由于我軍掌握敵情判斷準確，軍區指揮機關和濱海軍區主力部隊，均及時成功地轉入外綫，積極打擊敵人側後，以一部插入内綫反擊敵人"清剿"，保衛根據地。經我内外對敵打擊，敵人于29日開始撤退，宣告掃蕩失敗，我軍反掃蕩勝利。

爲了策應濱海區反掃蕩，在山東軍區統一指揮下，其他各軍區發動了秋季攻勢作戰。膠東軍區部隊于8月下旬，連克西海大澤山周圍據點，恢復了大澤山區根據地。8月31日解放文登城，9月2日榮城僞軍六百餘人反正，我即解放該城。9月上旬我魯中軍區部隊在莒（縣）沂（水）公路伏擊日僞軍部隊，在葛莊殲滅日軍第59師團草野清大隊四百餘人，僞軍五百餘人。在陶溝殲滅日軍三百餘人，僞軍六百餘人。山東軍區致電王建安、羅舜初："此次魯中部隊繼攻克與鞏固沂水之後，又以卓越之指揮藝術，英勇果斷之攻勢行動，于沂水北陶溝、葛莊一帶，一舉殲滅'掃蕩'濱海撤退之田板旅團草野清大隊之大部及吴（化文）逆主力大部共千餘

人，繳獲重大戰果。我們謹向參與此次作戰之全體英勇指戰員致以敬意。”同時，我軍繼續向烟青公路北段出擊，拔除據點十餘處，控制烟青公路百餘里，共殲敵數千人。11月5日威海劉公島敵軍六百餘人反正。渤海軍區部隊，11月19日發動了解放沾化、利津、濱縣地區爲主的攻勢作戰，并收復樂陵、臨邑等縣城，打通和擴大各軍分區的聯系，變分散的小塊游擊區，聯成爲大塊根據地。魯南軍區部隊，于9月發動攻勢作戰，先在泗水、費縣之綫作戰，并攻克平邑主要據點，切斷滋臨公路，然後轉到隴海路北側郯城、馬頭鎮地區，連續作戰，解放該城鎮及廣大地區，共殲敵三千餘人，使魯南根據地進一步得到改善。

通過山東戰場有效的局部反攻，共殲日僞軍約五萬餘人，解放縣城十餘座。其中有沂水、蒙陰、利津、蒲臺、樂陵、慶雲、南皮、文登、榮城、莒縣、郯城、邳縣、泗水、費縣等等，擴大解放區一倍以上。敵人“重點主義”戰略宣告破産。我軍主要作戰力量由1943年的十萬餘人，發展到1944年底的十五萬餘人，縣區地方武裝七萬人。

六、裏應外合，解放莒縣

反掃蕩結束後不久，我軍區指揮機關及山東分局轉移到莒縣以南之大店及其附近。

羅榮桓政委經過反復考慮，認爲應該繼續加强攻勢作戰，繼續不斷的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他召集有關人員多次研究，决定進行秘密準備，采取裏應外合的辦法，攻占莒縣城。

莒縣是一座古城，軍事地位重要，東可控制沿海山區和平原，西可成爲進攻沂蒙山區的依托，北可以拱衛膠濟沿綫敵占區，南可成爲進攻濱海地區的前沿陣地。自日寇占領莒縣後，即在此修建兵營，糧彈倉庫及城防工事，并修築了臺維、莒日公路。莒縣城遂成爲敵寇歷次對我濱海[illegible]中進行掃蕩的戰略基地和

南北交通要道。敵人對該城防御工事修築，自侵占之日起，未曾一日停止。城墻外壕寬五米以上，壕中有水，城墻高厚。并築有碉堡數十座，構成交叉火力網。城内日軍住地，又構成一個獨立核心據點，有圍墻、碉堡、鐵絲網。城外四郊，有大小十六個據點，及許多碉堡、碉樓、圍墻外壕。

莒縣守城兵力部署爲：莒縣僞保安大隊莫正民部，共有三十個中隊，約三千五百人。以十四個中隊分布在城外據點内，作爲第一防綫，以十六個中隊住在城内，控制城墻及重要軍事要點，作爲第二防綫。日軍第5混成旅第20大隊的中西中隊共百餘人，住在城内獨立核心據點内，作爲最後抵抗巢穴。

莫正民是一個地方實力派，三十個中隊中三分之二是他的嫡系，三分之一是他收編的、非嫡系的地主土匪武裝。嫡系與非嫡系部隊，互相之間有矛盾，各自保持獨立。各級軍官大多是土匪、 流氓出身，衹講義氣，重感情，講究吃喝玩樂，不講政治目的，因此具有反復無常的特點。但也有部分軍官是知識青年，或農民出身，他們傾向抗戰，不願意當漢奸、做亡國奴。

莫正民在抗戰期間，曾兩次投敵，兩次投頑，兩次與我聯合。

1942年7月，莫部由莒縣附近向南蠶食，遭我嚴重打擊，他爲了保存實力，緩和局面，曾派人與我拉關系。我乘機打入一部分人員，從而開始對該部開展争取工作，整個争取工作過程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42年8月——1944年3月，由于我缺乏經驗，對其打擊不够，打得少，拉得多，因而工作没有多大進展，使莫正民對我采取兩面態度，保持一般應付關系。

第二階段：1944年3月——1944年5月，我總結了第一階段經驗，分析了當時情況，采取了以打擊爲主的强硬態度，并主要打擊其嫡系部隊。雖然莫正民因此惱羞成怒，親自動員其部隊堅决反共，并逼迫我打入人員退出。但當我殲其主力三分之一，攻克其外圍據點三分之二時，莫正民又很快由强硬反動的態度，轉爲低

頭屈服。在戰鬥過程中，莫正民曾派人南北奔走找我聯系請求解圍，我則故意不慌不忙，一面應付，一面進攻，終于迫其接受我之條件。

第三階段：1944年5月，莫正民呈送反正志願書，到1944年11月14日，我給莫正民下達了擔任山東軍區獨立第2旅旅長的委任狀。（山東軍區獨立第1旅旅長王道，該部原番號是滅共建國軍暫編第1師，駐防在廣饒、壽光之間地區。1944年夏天起義後爲我軍改編。）這階段，主要以拉爲主，對既往各種糾紛進行解釋，消除其受我打擊之後的仇恨心理。其次對其宣傳形勢，指明出路，勸其閱讀我書籍刊物，使其進一步了解我各項政策，堅定其反正決心，及時鼓勵其好的表現，并多爲他們的安全出主意，想辦法，比如如何對付日寇、漢奸，如何對付國民黨特務及内部壞分子。以避免發生誤會爲名，在他的重要據點内，設立聯絡站，我數十名工作幹部打入其内部。

第四階段：組織起義，裏應外合協同作戰。臨戰之前，莫正民同意我秘密派出工兵和便衣隊，携帶炸藥和短槍，進入城内，協助其堅守南門樓、東門樓及其他重要軍事要點。派得力參謀到莫正民處協助其指揮，幫助他秘密調整部署，與我統一口令和聯絡信號，規定裏應外合的行動方法和次序。

我對莫正民部争取起義工作已經完全成熟，遂即集中濱海區第4團、第6團、第13團及魯中區第1團和軍區特務團（缺一個營），另有五個獨立營和民兵一部，共萬餘人，分爲攻城、打援、拔除外圍據點三個梯隊，以裏應外合和强攻手段發起莒縣戰役。

攻城部隊由黎玉、蕭華和我指揮。攻城軍事指揮由我負主要責任，政治工作及起義事宜由蕭華負主要責任，打援部隊由濱海軍區陳士榘、唐亮指揮。前綫指揮及地方支援等工作由黎玉全面負責。

羅榮桓政委坐鎮大店，統一指揮全山東的秋季攻勢和莒縣戰役兩個方面。

攻城部隊爲軍區特務團（缺一個營）、濱海區第6團及莒中獨立營等。特務團進南門後向北向西發展，濱海6團和莒中獨立營進東門後向西向北發展，我們攻城指揮所隨特務團行動。

11月14日18時半，我在裏應外合情況下，未經戰鬥，兵不血刃，很順利攻入城内。莫正民部按計劃起義，在各碉堡上挂起"光榮義舉"的白旗，并迅速接應和引導我部隊控制各重要軍事要點。爾後各部逐步迫近日寇核心據點。

第6團先同日寇巡邏隊遭遇，接着日軍主力向第6團和特務團方向數次反撲，展開巷戰，但均被打退。至23時已將日軍壓縮在核心據點小圍子内，重重包圍。23時半開始向小圍子攻擊，特務團首先將西南碉堡炸毁，突入圍内，接着第6團從東南、東北兩個方向，莒中獨立營從西北方向先後突入圍内。經激戰後，敵退守在僅餘的四個碉堡的核心工事内，固守頑抗，我軍數次爆破未能成功。這時天已拂曉，我軍停止攻擊，改爲嚴密封鎖圍困，并繼續查明敵情地形，總結經驗，研究破敵辦法。

敵人碉堡有三層槍眼，四個碉堡，以交通壕相聯，形成一個獨立防御體系，周圍一百米左右均是開闊地，敵人火力嚴密，彈藥充足，射擊準確，因此接近相當困難。

拂曉後，我同特務團長張仁初靠近日寇核心工事觀察情况，布置新的攻擊。當時第6團團長賀東生也來一起研究。他的隨從人員還給我送來兩瓶日本酒和幾桶牛肉罐頭等戰利品。據賀團長説，他們部隊占領了日軍一個食品倉庫，繳獲了一部分吃的東西，特地給我帶來一點。經過一夜的繁忙勞累，不但肚子餓，也需要一點解除疲勞的"飲料"。見到如此可口的食品，正如雪裏送炭，十分高興。我們一邊吃東西，一邊研究敵情。

當時對敵人的動向，我們估計有兩個可能，第一是困守待援；第二是夜間突圍逃竄。如果援兵被我堵住，不能很快來到，則突圍逃竄可能性極大。因爲四個碉堡内糧食水源有限，不能長期堅持。因此決定，以圍困封鎖、切斷補給、不斷進行襲擾等辦法，使其陷于孤立、疲憊、日夜不安的境地。白天攻擊困難，應準

備晚上攻擊。同時要嚴密防止敵人向北門、西門突圍逃竄。

15日晚組織夜襲强攻，攻克兩個碉堡。此時鬼子龜縮在剩下的兩個碉堡中，繼續頑抗待援，雙方處于對峙狀態。

莫正民起義部隊則全部撤出城外，到指定地點集中休整改編。

16日，諸城日僞六百餘人企圖向莒縣增援，被我打援部隊擊退。

18日，積溝（諸、莒之間重要據點）敵人五百餘人，分兩路南援。一路二百餘人沿諸莒公路前進，牽制迷惑我打援部隊，又被我打援部隊擊退。另一路三百餘人，利用夜間行動，不走公路，也不走大道，避開村莊、越過田野，繞過我打援陣地，于19日竄抵莒縣城。其後續五百餘人也走小道于同日竄抵莒縣城。這兩股敵人均未被我打援部隊發現和阻止。

兩股敵人突然從我圍困敵碉堡部隊的背後發起進攻，撕開了一個口子，使固守莒縣的日寇死裏逃生，弃城向膠濟路方向逃竄。

莒縣宣告解放。莒縣縣城內外群衆熱烈慶祝勝利。

雖然由于未能全部阻止敵人增援，没有將城内日寇全部殲滅，但攻占莒縣一戰，仍不失是一個政治争取，軍事打擊，裏應外合，攻城打援的成功戰役。

11月26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題爲《山東新的勝利—祝賀莒縣城戰役的勝利》文章。指出：莒縣城是敵人强固設防的城市，解放莒縣表現了我軍高度的戰鬥力與攻堅的英勇犧牲精神。

1944年，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抽調了大批幹部加强敵軍工作，因此争取大股僞軍投誠的工作取得很大成績。渤海我軍争取僞滅共建國軍暫編第1師王道部一千六百人反正，濱海我軍争取僞莒縣保安大隊長莫正民三千五百餘人反正，又争取僞諸城保安大隊張希賢部一千三百餘人反正，魯中我軍争取僞魯東和平建國軍獨立第10團團長韓壽臣部一千八百餘人反正。這四大股反正僞軍共八千三百餘人，先後編爲山東軍區獨立第1、獨立第2、獨

立第3、獨立第4旅。膠東我軍爭取榮城僞軍滕品三部六個中隊反正，及劉公島僞軍一部反正，編爲膠東軍區海防支隊。這些僞軍的起義，不僅給敵人沉重打擊，同時給解放區軍民極大鼓舞。

總結山東1944年的攻勢作戰，其戰果是豐收的，殲滅敵人五萬人以上，爭取僞軍反正近萬人，解放縣城十餘座。不但恢復了原來被敵人蠶食侵占的地區，并解放了廣大的新的地區，共計擴大面積四萬平方公里，共增加人口一千萬以上。特别是濱海、魯中兩個戰略地區已完全連成一片，并控制了五蓮山區和沂魯山區，迫近膠濟鐵路，大大地擴大和縮短了與膠東渤海地區的南北聯系，這個形勢對我而後的鬥爭十分有利。

第九章 全綫大反攻

一、春夏攻勢，將戰略地區連成一片

1945年初，蘇德戰場上的蘇聯紅軍在東歐地區連續全綫反攻，直搗柏林。西歐第二戰場，美、英、法軍隊配合蘇聯紅軍實行東西夾擊。太平洋戰場上，日寇逐漸失利，美、英軍隊加强反攻，國際形勢對于我們徹底打敗日本軍國主義非常有利。

山東軍區根據中央"削弱敵寇，發展我軍，縮小敵占區，擴大解放區"的指示精神，相繼發動了向敵人局部反攻作戰，給敵僞以沉重打擊，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

1月中旬，山東軍區根據羅榮桓政委的意圖，發出了1945年我軍作戰主要方向的指示，確定以開辟膠濟鐵路東段南北兩側廣大地區爲主要方向，力求進一步鞏固膠東、渤海、濱海、魯中四個戰

略地區的聯系。指示要求膠東軍區向南向西發展、渤海軍區向南向東發展、濱海軍區向北及西北發展，魯中軍區向北向東北發展，魯南軍區向臨費方向發展。

爲貫徹這個作戰方針，山東我軍首先發起了春季攻勢。

膠東軍區集中主力兵團、地方兵團，共六個團的兵力，向投降派趙保原發起進攻。

趙保原過去是張作霖的部下。“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投降日寇，編爲皇協軍，盧溝橋事變後，以“滿洲國派遣軍”的名義，隨日寇入關，侵入膠東。不久又投降國民黨，取得國民黨“整編第12師”番號，但與日寇仍保持密切聯系，接受日寇授予的“剿共第7路軍”的番號，日寇稱該部“專門對抗八路”。他的部隊臂章兩面各有不同番號，依據情況，翻來覆去的使用，他是膠東投降派中勢力最大的一股，其主力五千餘人，地方所屬部隊一萬三千餘人，總兵力達一萬八千人。

我軍于2月11日在萊陽、海陽邊以碗底爲中心發起進攻，至19日戰役勝利結束。經過一周左右奮戰，共殲敵人一萬二千餘人，解放被荼毒群衆七十餘萬人。這次殲滅趙保原部，剪除了山東最大的僞軍勢力，清除了膠東軍民準備向日寇大反攻的一隻攔路虎。

同時，魯中軍區主力部隊于2月向章邱、輜川地區進攻，殲滅部分僞軍，解放膠濟路西段以南地帶廣大村鎮，形成魯中區與渤海區的聯系，衹有一路之隔。

3月蒙陰戰役，消滅日軍一個中隊，僞軍十二個中隊，斃傷日僞軍三百餘人，俘虜僞縣長以下九百餘人，繳獲各類槍支一千餘枝。解放蒙陰縣城，拔掉沂蒙根據地內部一個重要反動堡壘。使與魯南的聯系更加鞏固和擴大。

4月，根據羅榮桓司令員兼政委的意圖，我負責起草了5、6、7三個月的夏季攻勢作戰計劃，經首長審批後于4月12日發出《夏季（五、六、七月）作戰命令》。攻勢作戰重點，仍是打擊膠濟路南北兩側地區的日僞軍，鞏固擴大濱海、魯中、膠東、渤海四個戰略

地區，并力爭連成一片。

作戰命令的第一步是集中十個團的兵力，消滅膠濟路南，僞軍魯東和平建國軍厲文禮部，及僞軍皇協軍第1軍張步雲部；第二步是集中六個團的兵力，消滅鐵路北的李德元、張景月、王豫民部。繼續打擊臨淄公路沿綫地區日僞軍，鞏固擴大濱海、魯中、魯南三個戰略地區，使其連成一片。

正是我軍準備發起作戰攻勢之際，突然發現日軍向山東大量增兵，達數萬之多。并先發制人地于5月1日開始以三萬兵力對我進行全面性的掃蕩，以八千餘人掃蕩濱海區，以七千餘人掃蕩魯中區，以六千餘人掃蕩魯南區，以五千餘人掃蕩渤海區，以三千餘人掃蕩膠東區。

根據軍區首長指示，我立即起草并發出《反“掃蕩”作戰命令》。我各戰略區立即轉入反掃蕩，經過二十餘天軍民共同作戰，共殲敵五千餘人，勝利地粉碎了敵人全面掃蕩。

這是日軍在山東地區最後一次掙扎性的大掃蕩，從此以後鬼子的掃蕩永遠一去不復返了。

我軍粉碎敵人掃蕩，稍事休整之後，于6月中旬又開始發動5月中斷的夏季攻勢，仍按原定三個月作戰計劃執行。雖然戰役進行很艱苦，很激烈，也相當殘酷，但發展比較順利。把敵人打得手忙脚亂，無力招架。7月12日，山東軍區致電中央軍委、八路軍總部：“我五、六、七三個月作戰計劃，因敵人五月‘掃蕩’遭到部分破壞，但至目前爲止，取得相當勝利。計殲滅厲文禮部六千餘人，殲滅張景月部六千餘人，殲滅閻可卿、李德元部四千餘人，殲滅張步雲部三千餘人，殲滅張里元部二千餘人等，共約兩萬以上。”。

在此勝利基礎上，我軍繼續擴大戰果，冒着酷熱和暑雨，連續作戰，直到日寇宣布投降爲止。是役共殲滅敵人三萬餘人，解放縣城九座，擴大解放區面積一萬平方公里以上。

經過春夏戰役攻勢，使山東幾股勢力較大的僞頑軍遭到殲滅性的打擊，日軍更加孤立，收縮到主要交通綫上及其附近重要城

鎮防守，新增加的日軍和僞滿軍也很快地離魯他去。

二、大反攻，攻占要塞臨沂城

1945年5月2日，蘇聯紅軍攻占柏林，5月9日德國法西斯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戰爭宣告結束。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宣戰。9日清晨，百萬紅軍多路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日軍發動猛烈進攻。

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已經處于最後勝利的階段。8月9日，毛主席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號召全國人民及一切抗日力量，舉行全國規模的大反攻。8月10日，日本政府發出乞降照會，11日延安八路軍總部連續發布七道進軍命令，要求各地抗日武裝部隊向敵占區進軍，向一切敵占交通要道展開積極進攻，收繳敵僞武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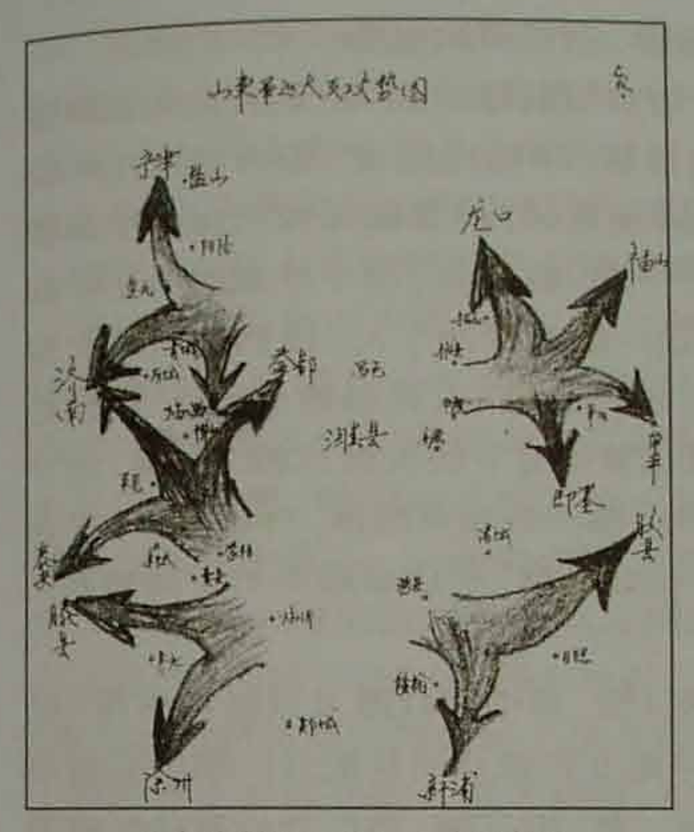
同時中央指示，山東我軍有占領徐州、濟南、德州、青島、連雲港及其他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之任務，迅速接受敵僞投降。

這時蔣介石一方面命令國民黨軍隊"積極推進"，命令日僞軍"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等待接收"，以便獨吞抗日勝利果實。另一方面命令八路軍、新四軍"就地駐防待命"，不讓我軍解除敵人武裝。

朱總司令給蔣介石發電報，嚴詞駁斥了蔣介石的反動命令，揭露蔣介石準備發動内戰的陰謀。解放區軍民遵照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命令，迅速地向被我軍包圍的大中城鎮和交通要道之敵，發動了最後的大反攻。

爲了發動大反攻，山東軍區在羅榮桓司令員兼政委的主持下，在莒縣大店鎮，召開山東分局、山東軍區高級幹部緊急聯席會議，討論和部署山東軍民大進軍的方針任務和重要政策問題，堅決執行延安總部命令，爲解放全山東而鬥争。

8月13日，軍區發布動員令，命令部隊緊急動員起來，積極向



作者繪制的五路大反攻形勢圖

敵人進攻，迫使其投降，同時發出對日軍通牒、對僞軍通告、及對敵僞俘虜政策的命令，這些文件均由軍區政治部起草，經過集體研究通過後發出的。

由我根據羅榮桓司令員兼政委的意圖起草的兩個重要命令于8月15日發出。第一道命令是山東軍區部隊整編命令，全山東部隊共二十四萬人，編爲八個正規師，十二個警備旅，四個獨立旅，二個支隊（濱海支隊和海軍支隊）；第二道命令是山東軍區部隊反攻作戰命令，規定我軍分五路向濟南、青島、徐州、連雲港及膠濟、津浦、隴海沿綫重要城市大舉反攻。在我起草這兩個命令時，羅政委指示說：正規師是準備超越軍區範圍集中機動作戰的主力部隊，警備旅則基本上是在本軍區範圍内作戰和鞏固我軍占領的城市、港口、交通要道的部隊。

五路反攻大軍的作戰目標，起初意圖是根據中央指示，迅速搶占大中城市，接受日軍投降。8月22日中央軍委指示，由于敵僞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蔣介石軍隊接收，阻止我軍迅速受降，在此情況下，山東我軍迅速改變方針，以奪占中小城市及廣大鄉鎮爲主。

羅政委派蕭華到魯中主攻方向前綫，加强指導。派我到臨沂前綫統一指揮，準備攻打臨沂城。

在大反攻階段中，我軍攻打臨沂是具有戰略意義的一戰。

臨沂是魯南的重要戰略要地，是敵人在我魯中、魯南、濱海

三個解放區之間的一個最反動、最堅固的堡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駐在臨沂的日寇惶惶不安，于8月16日倉促向棗莊、津浦綫逃竄。臨沂城內及外關還留有僞臨沂第8保安大隊許蘭笙部，僞費縣保安大隊邵子厚部與僞沂州道皇協軍王洪九之一部。許蘭笙、邵子厚兩股共二千餘人，駐在城內。三股僞軍合在一起共約四千人。他們都是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民族敗類，一貫堅决與人民爲敵。此時，他們企圖依托城堡堅固工事和日軍逃竄後留下的大批武器、糧彈，固守頑抗，等待國民黨軍隊的到來。臨沂城城高墻厚，外壕寬深，并在城墻上構築許多高碉低堡，明暗槍眼，形成多層火力防御體系，易守難攻。

8月17日，我濱海第2師第4團、魯中第11團及軍區特務團（缺一個營），還有臨沭獨立團等地方武裝及民兵配合向臨沂發起進攻。當即占領四關（實際是北、東、南三關，西門外没有什麼建築物），將城內敵人緊緊包圍。我軍準備20日拂曉攻城，但由于缺乏統一指揮，又是三個不同建制的部隊，于是請求軍區解决。

羅榮桓政委决定，由我去統一指揮此戰鬥，爭取最短的時間內把臨沂打下來，以便軍區機關進駐臨沂，并以臨沂爲中心，指揮全山東的大反攻。

我于19日上午趕到臨沂東關的軍區特務團指揮所，下午召集各有關人員開會，檢查攻城具體方案和準備情况。會議確定：特務團和第4團依托東關、南關爲主攻方向；魯中第11團依托北關爲助攻方向；以臨沭獨立團等地方武裝在城西南佯動，牽制敵人。

各部隊在反攻大好形勢鼓舞下，士氣極高，勝利信心飽滿。攻城第一梯隊，編組了架梯隊、火力隊、突擊隊。攻城第二梯隊，主要任務是擴大戰果，進行巷戰。兩個主攻突擊點選在東門的南側和南門的東側。所有部隊均利用夜間秘密地各就各位，等待攻擊訊號。特務團也秘密將外壕便橋搭好，并將兩座雲梯運到外壕對岸。

我認爲準備工作尚充分，因此同意20日拂曉發起攻擊。

按照規定的時間，攻擊開始。特務團架梯隊在東關抬着雲梯迅速向前推進，剛走不遠就被敵人發現了，一面開槍射擊，一面獰叫狂喊："八路來了！""送死的來了！""大家注意射擊，叫他有來無回。"我部隊也開火射擊，掩護架梯隊前進。當雲梯推到城墻根時，敵人手榴彈像暴雨般地往下投，形成一片火海。我第一組架梯人員傷亡大半。第二組人員冒着敵人彈雨，迅速衝上，將雲梯推到城墻二分之一高度時又傷亡大半。第三組人員接踵而上，將雲梯推到城墻四分之三高度時，又傷亡大半。敵人集中火力猛烈射擊，特别是連續不斷成批成批地向下投擲手榴彈，我火力壓不住敵人。這樣架梯第一隊顯然已無法完成任務，架梯第二隊在第一隊的南側數十米處同時架梯，也衹推到城墻三分之二高度，同樣因各組架梯人員傷亡過大，未能成功。在南關第4團攻城時雖然架梯隊已將一座雲梯推到城頭，并有數名突擊戰士爬梯登上城墻向敵人甩手榴彈，但很快全部犧牲了，未能擴大戰果。雲梯也被敵人炸斷，後續戰士不能跟進，結果强攻也遭挫折。

這時已經破曉天亮，不利繼續强攻，衹好暫時停止。經過一天準備，22日我軍再次發起攻擊，仍未成功。而敵人頑抗的氣焰越來越囂張，越來越瘋狂。

從22日起，部隊進行休整，總結經驗，研究辦法，準備再戰。氣可鼓不可泄，一次攻擊未成功，這是兵家常事，吃一塹長一智，争取再次攻擊取得勝利。

我和劉興元、賀東生、張仁初、吴瑞林等幾個領導幹部一起，重新偵察城四周地形和敵人工事情况，重新選擇主攻方向，重新組織火力配合。經偵察和研究之後，確定城西北角爲主攻方向，由魯中第11團擔任主攻，城南爲助攻方向，由濱海4團擔任助攻。軍區特務團（缺1個營）爲第二梯隊，擔任擴大戰果和進行巷戰任務。臨沭獨立團在城西南方向佯動，防止敵人突圍逃竄。主攻方向的攻城辦法，由于城墻高厚，架梯强攻不易成功，改爲秘密進行坑道作業，實施爆破打開缺口。助攻方向的攻城辦法仍然以火力掩護，架雲梯進行强攻。根據坑道作業的距離和速度計

算，可能需要十天到半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

將任務布置妥當之後，8月26日我回到大店，向羅榮桓政委報告請示。我談了第一次强攻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上輕敵，敵人城防工事堅固，我準備不够充分，火力組織不嚴密，不能有效地壓制敵人火力。同時詳細的報告了再次强攻的作戰計劃。羅政委同意我們的計劃，并指出兩點，第一，既不能輕敵，也不能因第一次强攻未能成功而又産生另外一種情緒，過高估計敵人。既要充分準備，又要争取時間，早一點攻下來，不論軍事上、政治上對我們都是很有必要的。第二、打進城後，要特别注意政策和紀律，對城内居民要做到秋毫無犯，進城後要出安民布告。對俘虜不能有亂殺報復行爲，衹能懲辦幾個大漢奸。并指定我爲臨沂警備司令。

接受羅政委指示後，我立即返回臨沂前綫，傳達羅政委指示，并把我的指揮位置轉移到城西北角，魯中第11團的指揮所内，檢查督促坑道作業及采取各種迷惑敵人的行動，使其真假難辨，無法判斷我攻城作戰的真實意圖。

各種準備工作在緊張的運籌中完成。9月10日拂曉前，四千斤炸藥在一聲令下，拉火引爆，"轟"的一聲巨響，山摇地動，濃烟滚滚，磚石衝天，借着火光衹見城墻被炸開二十餘米寬的缺口，并形成四十五度斜坡。

我突擊部隊，乘着烟塵未散，迅速發起衝鋒，當即占領爆破缺口陣地與敵人進行衝殺。敵人在爆破缺口兩端拼死抵抗，激戰兩小時，我未能擴展戰果。敵人由爆破缺口兩端同時發起拼死反撲，我受兩面夾擊，傷亡過大，後續部隊又被敵人猛烈火力攔阻，没能及時跟進，結果突破口又被敵人奪回。城南助攻方向的强攻，也無戰果。這種潮起潮落、忽明忽暗的戰鬥情況，使部隊情緒波動極大，急躁報仇情緒、拼命主義情緒立即上升，不少指戰員要求白天繼續强攻，死打硬拼。大家紛紛表示以必死决心，前仆後繼，打進城去，殺他個鷄犬不留。

此時此刻作爲一個指揮員，就需要有一個清醒的、冷静的頭腦，不能隨當時的氣氛而頭腦發熱。于是我和吴瑞林研究認爲，

爲避免過大傷亡，需要重新組織準備，利用夜間再攻爲宜，并迅速做好部隊的動員和解釋工作，我們要求部隊，既要發揚勇敢頑强的戰鬥作風，又要運用靈活機動的戰術，兩者缺一不可，提倡智勇雙全，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不能盲目硬拼。現在城墻已經摧垮，敵人堅守信心已經動摇恐慌，敵人現在是垂死挣扎，衹要我們接受失敗教訓，再接再厲，很好組織一次猛烈進攻，一定可以勝利，一定可以將敵人殲滅。

經過再動員和再組織準備，當天夜間我軍繼續發動猛烈攻擊。突擊部隊在我火力掩護下，傾山倒海，一鼓作氣，衝入突破口，利用手榴彈、小包炸藥，將突破口兩側、臨時搶修的工事内的敵人全部炸死，我占領突破口附近敵人工事後，沿着突破口兩側用手榴彈開路，快速擴大戰果，同時我以一部兵力奮勇跳入城内，向縱深發展。戰鬥雖然打得很激烈，但進展頗爲順利。

正在全城敵人動摇，手忙脚亂之際，城南我助攻方向部隊也登梯爬城成功，并很快攻占南門城樓，打開城門接應主力進城，形成南北夾擊之勢，這樣戰鬥進展速度就更加快了。于11日晨8時許，戰鬥全部結束，共殲僞軍二千六百餘人，兩個大漢奸，僞軍頭子許蘭坌、邵子厚和王洪九部參謀長陳維章均被我生擒。戰士們無不歡欣鼓舞，興高采烈，互相慶賀勝利。

後來我以臨沂前綫指揮部軍事法庭主席的名義，簽署了槍斃漢奸許蘭坌、邵子厚的布告。

漢奸許蘭坌等罪案法辦
經軍事法庭審判處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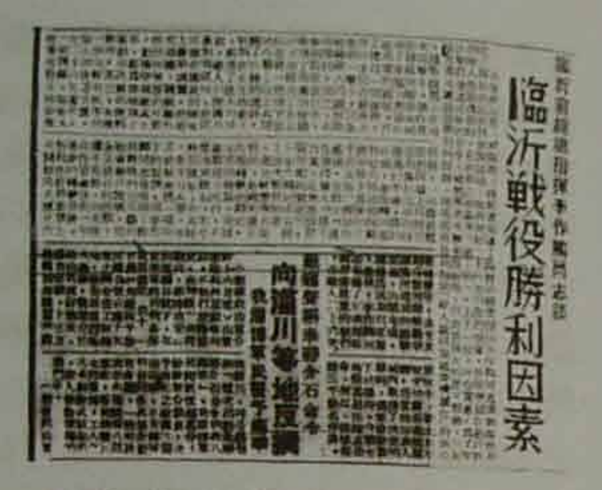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17日《大衆日報》報道，作者以臨沂前綫指揮部軍事法庭主席身份，判决許蘭坌等漢奸死刑

臨沂解放，使我魯南、魯中、濱海三個解放區完全聯成一片，解除了我向北、向西、向南反攻作戰後顧之憂，同時對阻止國民黨軍隊入魯增加了有利條件。

戰鬥結束後，部隊稍事休整，即將魯中第11團轉到臨沂城北郊區，圍殲僞沂州道黄協軍王洪九殘部。濱海第4團歸

還建制。爲了維持城内良好秩序，軍區特務團留在城内和城關維持秩序。

布置完畢後，我第二次返回軍區機關，向羅政委報告情况，羅政委决定：軍區機關和山東分局立即進駐臨沂，之後，山東省政府、山東省參議會，新四軍軍部等領導機關相繼移駐該城。這樣臨沂城就成爲當時山東軍事、政治的領導中心。


臨沂戰役勝利因素

1945年9月20日《大衆日報》刊登作者談總結戰役勝利因素

攻打臨沂的戰鬥有一條教訓，一條經驗。

教訓是輕敵急躁，打莽撞仗。日軍雖然全部撤光了，但二千餘人的漢奸隊伍，戰鬥力并不弱。固守頑强，糧彈充足，城墻堅固，火力嚴密集中，我們對易守難攻的形勢估計不足。我第一天上午到達臨沂東關，衹聽前綫指揮員匯報，并未親自偵察地形、敵情，也未親自檢查攻擊準備情况，特别是攻擊火力組織情况，就同意第二天拂曉開始總攻。結果攻擊不成功。决定第二天再次强攻，仍然不成功，傷亡消耗很大，才决定停止攻擊。

經驗是接受强攻不成功的教訓，親自繞城四面，詳細偵察敵情、地形。掌握第一手材料，加上開動腦筋、反復思考，最終决心在城西北角采取坑道爆破摧毁城墻爲主與架梯爬墻强攻相結合的戰術，進行再戰。實踐證明這個决心和戰術是成功的、正確的。通過戰爭的考驗，我也在一步步提高對敵攻堅作戰水平。

從8月中旬起，我五路反攻大軍旌旗招展，浩浩蕩蕩，攻城斷路，横掃敵僞，先後解放四十六座縣城（包括臨沂、烟臺、淄博等中等城市），殲滅日僞六萬餘人，解放了廣大鄉村，切斷了敵人主要鐵路交通。迫使日軍退縮在少數幾座孤立大中城市，陷于我軍包圍之中，山東解放區完全連成一片。

八年抗日戰爭，浴血奮戰，至此宣告結束。然而多灾多難的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又將面臨蔣介石發動全面内戰的危機。

第三篇
血戰東北

第十章　向東北進軍

一、濱海支隊挺進東北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8月9日，百萬紅軍在馬林諾夫斯基元帥爲總司令的統一指揮下，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多路向僞滿日本關東軍實行殲滅性的進攻，七十多萬日僞軍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無條件投降。到8月20日止，蘇軍占領了哈爾濱、長春、沈陽、承德等大城市。

1945年8月9日，毛澤東發表了《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號召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抗日軍隊，對于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力量，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

8月中旬之後，延安人民解放軍總部朱德總司令連續七道命令，令華北、華中、華南各戰略區人民解放軍迅速前進，收繳敵

僞武裝，接受日軍投降。并命令冀熱遼解放區部隊，迅速進入東北，配合蘇軍收復全東北。同時命令吕正操、張學思、萬毅、李運昌等率領所部迅速進入東北。

同期，蔣介石也連續三道命令：其一是命令解放區人民軍隊原地駐防待命；其二是命令國民黨軍隊積極推進，勿稍鬆懈；其三是命令僞軍切實維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解放，拒絶向我軍受降。

毛澤東指出：目前這個鬥争，表現爲蔣介石要篡奪抗日戰争勝利果實，和我們反對他篡奪的鬥争。蔣介石要打内戰的方針已定，對人民是寸權必争，寸利必得。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争。

山東萬毅部是原國民黨東北軍111師，1942年因反對蔣介石不抗日而起義的部隊。起義後改編爲山東軍區濱海支隊，共約四千人左右，當時活動在濱海區北部膠濟路以南地區。

遵照延安總部命令，我們山東軍區很快安排了該部向東北挺進的準備工作，首先膠東區黨委奉命派出城工部長陳雲濤及吕其恩、鄒大鵬等同志率一個連的兵力百餘人，乘船帶電臺先到遼東半島進行偵察。該部于8月29日在莊河地區登陸并占領莊河縣城。他們到大連與蘇軍接觸後了解到，蘇軍衹占領了大、中城市，對八路軍在廣大鄉村和小城市活動，蘇軍不干涉。東北的情况很快反饋到軍區總部。接着將濱海支隊改編其爲“東北挺進縱隊”，萬毅任司令，周赤萍任副政委，下轄兩個支隊，第1支隊由濱海支隊組成，支隊長彭景文，政治委員李欣。由濱海、魯中、膠東各抽一個營組成第2支隊，支隊長管松濤，政治委員黄鳴清。

軍區命令該縱隊即刻準備，由膠縣出發，在灤家口起渡，跨海北去。

二、再調六萬部隊，限期到達東北

攻克臨沂後，山東分局和山東軍區指揮機關進駐臨沂，這樣該地就成爲山東政治、軍事領導和指揮的中心。

前一個時期，我因爲在前綫指揮攻打臨沂，對全面情況了解較少。軍區指揮機關進駐臨沂後，我才看到中央9月19日《目前任務和戰略部署》的電報指示。電報指出："目前全黨全軍的主要任務，是繼續打擊敵僞，完全控制熱、察兩省，發展東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東北，以便依靠東北和熱、察兩省，加强全國各解放區及國民黨地區人民的鬥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國共談判的有力地位。" 電報要求"山東主力部隊及大部分幹部迅速向冀東及東北出動。第一步，由山東調三萬兵力到冀東，協助冀熱遼軍區肅清僞軍，開辟熱河工作，完全控制冀東、錦州、熱河。另由山東再調三萬兵力，進入東北發展，并加裝備。""全國戰略方針是向北發展，向南防御，衹要我能控制東北及熱、察兩省，并有全國各解放區及全國人民配合鬥争，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1]

中央9月11日的電報中，更具體地指出應利用國民黨軍隊未達到東北之前，迅速在東北發展我黨、我軍力量，并争取在東北的優勢地位。因此决定從山東抽調四個師（共十二個團，約三萬人），分别從海道和陸路進入東北，并指定蕭華前去統一指揮。中央要求部隊進入東北後，要首先進駐鄉村小城市及蘇軍尚未占領的中等城市和交通綫，發動群衆壯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權，改編僞軍，組建地方武裝，協助蘇軍建立民主秩序。

羅榮桓司令員兼政委根據中央11日和19日的兩次指示，一方面將政治部主任蕭華由魯中前綫調回，準備由他和吕麟、劉西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38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元、吴瑞林等先到東北去，了解那裏的全面情况，并研究部署山東的部隊進入東北後的發展地區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指示我負責具體組織濱海支隊（已先期進入東北）和組織膠東軍區部隊六個團，渤海軍區部隊六個團，經海道和陸路向東北進軍的準備工作。同時指示膠東軍區組織渡海指揮所，徵集船隻，勘察渡口碼頭，統一指揮部隊渡海行動。

經過研究，最後確定部隊的登船地點在烟臺以西的龍口和欒家口兩港。登陸地區爲遼東半島西岸和遼東半島東岸兩個方向。陸路部隊的行進路綫，則是沿津浦路東側北上，繞過天津，爾後沿津榆路兩側向山海關挺進。

我組織完成的首批十二個團進軍東北的行動方案，經軍區領導批準并報中央同意後，膠東部隊六個團于9月下旬開始渡海，渤海軍區六個團于10月上旬開始出動。山東軍區9月23日電令渤海軍區，抽三個基幹團組成一個師，由劉其人率領，先行出發，進到冀東山海關地區。9月29日，中央軍委電令劉其人師，立即出發，迅速進到冀東之玉田地區，越快越好。海路陸路兼程并進。

當時中央和中央軍委連續不斷地發來新的電報指示。9月20日，中央來電指示："發展東北，控制冀東、熱河，進而控制東北，除開各地派去之部隊和幹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們及山東的部隊和幹部，原則上以山東全面力量去完成這個任務，其他各地加以幫助，望你們全力執行，任務是异常重大的。"[1]

中央決定山東部隊第二批再向東北出兵三萬人。并明確規定，除第4、第8兩師留魯外，其餘六個師全部去東北。連同第一批三萬人在內，應盡量抽足六萬人，并限于11月到達目的地。

中央同時決定，羅榮桓到東北工作。將山東分局改爲華中局，陳毅到山東工作。林彪改爲到東北工作（七大閉幕後，中央原決定林彪到山東工作）。

山東軍區根據中央新的指示，命令濱海軍區二個主力師，魯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41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中軍區一個主力師及一個警備旅，膠東軍區再抽二個團，先後出動。有的走陸路，有的經海道，分別向東北前進。

部隊開始出動時爲了保密，除團以上幹部外，并没有暴露到東北去的意圖，祇説主力部隊就是作戰機動部隊，爲了殲滅敵人，不但在這個地區機動，也可能到別的地區機動，不但在山東地區機動，也可能在山東以外地區機動。可是當部隊要上船渡海及離開山東繼續北上時，就不能不説明是到東北去與蘇聯紅軍會師，并執行接收東北的任務。

要遠離家鄉，部隊也難免出現一些這樣或那樣的思想問題。有的説："打敗了鬼子，建設新家鄉，建設新山東，我們不能參加了。"有的説："東北人是打回老家去，我們是抗戰勝利了，打出老家去。"有的説："國民黨軍隊正在向我們山東進攻，誰知道我們家鄉將來怎麼樣。"思想解釋工作祇好在部隊行軍中，邊走邊進行。

因爲任務緊急，行動的準備工作和組織工作非常倉促。大家知道，東北的冬季是非常寒冷的。由于走得倉促，我們過冬的物質準備極爲不够。有的部隊連棉衣和棉鞋都没發到就走了，祇好寄希望到東北解决。

從山東到達東北的部隊，先後共計二十六個團以上的兵力，五個師指揮機關，三個旅指揮機關，總共六萬餘人，絶大部分部隊于11月按期到達目的地。後續羅舜初率領的第3師及警備第3旅，共五個團，也于12月上旬到達遼南地區。

三、陳毅率部接防山東

我山東部隊在向東北進軍過程中，山東敵我形勢有三個重大特點：

第一、濟南地區、青島地區、濰縣地區、德州地區、兗州地區、連雲港地區等，尚有日僞軍二十萬人以上的兵力盤踞。他們不

但堅守要地，拒絶向我軍投降，等待國民黨軍隊的接收，同時在我各路主力集中調動和準備北去之際，爲了恢復膠濟鐵路交通，爲了奪回淄博地區煤礦，青島、濟南兩地日僞軍，于9月上旬開始，乘機向我反撲。經過大約十天的戰鬥，原來我已攻占的城市，現在有的又被敵人奪回去了（日僞軍先後占領即墨、膠縣、益都、張店、淄川、博山等地）。

第二、自9月下旬起，美國的軍艦已到達連雲港、青島、塘沽、秦皇島等地，負責運送國民黨軍隊“接收”華北沿海大中城市和妄圖搶占東北全境。當時黄海、渤海灣的海域，美國艦船來往頻繁。

10月初，美國第七艦隊五艘軍艦來到烟臺，并有海軍飛機編隊掩護，要求登陸察看日軍投降情況，接着又發出“通牒”，要求我軍撤離烟臺，并辦理“移交”手續。我們予以拒絶，并向美軍提出嚴重抗議。

10月6日晨，美國第七艦隊司令巴爾貝中將，率領八艘軍艦到達烟臺港海域，進行增援威脅，仍然要求登陸，進駐烟臺與我軍共同駐防。其目的既爲了奪占烟臺，同時也爲了切斷我山東與東北的海上通路。再次被我以更加强硬的態度，嚴詞拒絶。先後糾纏了十餘天，無隙可尋，才全部離去。由于美國艦船運送國民黨軍隊進行“接收”，美軍第4師于10月11日在青島登陸，這樣就逼迫我們必須加快向東北推進的速度。同時不得不采取夜間隱蔽行動，這也增加了我軍渡海部隊的困難。

第三、國民黨軍隊李延年兵團遵照蔣介石的命令“積極推進”，已進到徐州附近，接受該地日軍投降。爾後以六個師的兵力，繼續沿津浦鐵路向兗州方向推進。我魯南部隊已開始與其接觸，形勢日益緊張。我主力北上後，雖然留魯部隊尚有十五萬人左右，但要很快編成正規機動兵團，談何容易。爲了阻止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唯有采取邊打邊組建的辦法。

爲此山東軍區所轄五個戰略軍區，除渤海軍區司令員楊國夫去東北（由參謀長袁也烈升司令員）外，其他四個戰略軍區司令

員均留魯堅持鬥爭。

10月5日，陳毅和宋時輪等人由延安來到臨沂。先由羅榮桓、黎玉等向他們介紹山東全面情況，之後羅榮桓指示由我負責向陳毅介紹山東具體的軍事情況。

當時我住在城中的天主教堂内，進城時參謀尹健弄到幾瓶外國洋酒送給我，尚未動用。匯報的那天，我一面以洋酒招待陳毅等一行人，一面向他們介紹情況。面對軍用地圖和各種統計表格，邊喝邊談，時而我談他聽，時而他問我答，有時共同討論。陳毅平易近人，有“問道于盲不自師”的風度。我則對前輩首長予以尊敬。雖是初識，如同舊好，雙方親密愉快。

我主要介紹當時的山東軍事形勢，日僞軍隊、國民黨軍隊和我軍的情況，及分布態勢。同時介紹五個戰略軍區、主力部隊、地方武裝、民兵情況和特點以及後方建設情況。還談到對日僞軍、對國民黨頑固派作戰的主要經驗等等。

當時，陳毅最關心的是國民黨李延年兵團向魯南進攻的行動和魯南我軍部隊、群衆、地形、後方補給等情況。對于用黃色炸藥，摧毁敵人工事、攻克敵人炮樓、地堡的辦法，也很感興趣。他認爲是“山東特産”，地雷戰是屬于防御性的，爆破攻堅屬于進攻性的，更爲可貴。

不久陳毅和黎玉等人就到魯南前綫，指揮阻擊國民黨軍隊向北進犯的作戰。

當時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任務有三項，第一，迅速抽調和組織部隊向東北進軍；第二，繼續向盤踞在山東幾個重要地區的日僞軍進攻，打擊敵人反撲，鞏固既得勝利；第三，阻擊徐州方向國民黨軍隊向北推進。由此可見當時的情況是多麼緊張，任務是多麼繁重，組織指揮工作是多麼復雜。我們司令部晝夜忙得不亦樂乎。我們不斷地向羅榮桓請示報告（羅因病已不能到作戰室處理軍事問題），處理緊迫問題。

10月中旬，新四軍第3師黃克誠部四個旅（是原115師685團及344旅主力爲基礎發展編成的），奉中央指示調往東北，路經臨

沂地區。由于膠東海運船少，部隊多，非常擁擠。因此他們決定沿山東第1、7兩師路綫由陸路前進，所經過的山東沿途，由我們布置保障糧草供應。

四、隨羅榮桓渡海去東北

我各部隊正海陸兼程向東北及冀東前進時，蔣介石利用美國援助，空運第92軍、第94軍進駐北平、天津、唐山之後，又海運第13軍、第52軍在秦皇島登陸，開赴東北。

10月20日中央軍委指示：目前頑方大舉向平津運兵，大規模作戰不久就會到來。頑方進攻主要有兩路，一路由北平攻承德，一路由秦皇島攻山海關。從山東趕到冀東之劉其人師，立即星夜兼程開往古北口、承德之綫。其任務爲殲滅由北平攻承德之頑軍。楊國夫師則星夜兼程趕到山海關一帶，準備堵擊敵人。

山東各方工作大體安排就緒後，羅榮桓指示，要我組織去東北的指揮機關，原則是山東軍區指揮機關大部留魯，我們衹帶一個輕便指揮機構，并確定我隨他一起去東北。經召集有關人員研究，去東北的指揮機構，包括警衛營在内，不超過五百人，少數人乘車，多數人徒步，到膠東渡海北上。

秋高氣爽，萬里無雲。

10月24日，我們隨羅榮桓一起由臨沂出發，三輛小卧車，羅榮桓和林月琴一家坐一輛，衛生部長黄農和羅生特大夫及翻譯坐一輛，我和情報處長蘇静坐一輛。另外有幾輛卡車，分别給隨行參謀人員、電臺人員、後勤人員、警衛人員乘坐，沿着臺濰公路北進，徒步人員在後跟進。第一天到達莒縣宿營。

離開臨沂，我們的心情很不平静，依依不捨，因爲這是我們多年戰鬥過的地方。自1939年春入魯以來，一直在山東堅持抗戰。風餐露宿，槍林彈雨，直到打敗日寇，屈指六年有餘。我們捨不得山東的山，山東的水，山東的人民，山東的軍隊，山東的人民政府，

我們捨不得用鮮血、汗水，用同甘共苦的戰鬥凝成的深厚感情，現在要離開了，怎麽不思緒萬千！

第二天繼續北進，到達諸城宿營。諸城是解放不久的縣城之一，戰鬥痕迹到處可見。由諸城到烟臺的公路要經過膠縣，可是膠縣剛解放不久，又被敵人占領了。因此要改爲步行，通過膠濟路。這樣我們在諸城停了一天，一方面等待機關步行人員的到達（我們的坐騎均隨他們一起行動），另一方面研究我們步行路綫，及由膠東軍區派車接運我們的地點和時間。

休息一天後，我們按照既定計劃步行到膠縣以西，利用夜間通過膠濟路繼續前進。在南村附近乘上膠東軍區派來的汽車，到達萊陽。這裏是膠東軍區和區黨委的駐地。在萊陽停了兩天，羅榮桓聽取軍區首長和區黨委負責人，對部隊渡海情况、對美艦企圖在烟臺登陸情况和膠東當前工作安排情况的匯報。羅榮桓對他們匯報情况和當前工作安排，均甚滿意。希望他們今後尊重華中局的領導和陳毅同志的指揮，把膠東工作做得更好。

接着我們到達烟臺。鑒于美國艦船運送國民黨軍隊在渤海灣海域來往頻繁，爲了安全起見，膠東同志建議我們少數領導幹部换上便衣，萬一撞上美國艦船，可以僞稱商人或烟臺市民，到東北探親之類情節，以欺騙敵人。但羅生特大夫是外國人，怎麽辦呢？那就假稱外國僑民吧，由他自編一套應付檢查的辦法。换便衣應付敵人檢查不一定可靠，但也没有什麽壞處，因此我們同意照辦了。

烟臺是一個背山面海，風景優美的港口，我雖然到主要街道和港口碼頭走了一趟，但那時没有觀看風景的雅興，而是在思考渡海安排問題，思考在海上如何應付敵人檢查問題。我特地向膠東同志提出請給我們準備一個俄語翻譯，以便遇到蘇軍艦船時防止誤會。我們有給羅生特當翻譯的小方作英語翻譯，遇到美國艦船時，可以應付。

在烟臺停留三天，11月5日即乘車轉到龍口。在夕陽墜地，宿鳥歸林的傍晚時分登船。準備利用夜間，通過渤海灣，在大連莊

河之間登陸。膠東軍區負責同志到龍口送行，羅榮桓和我們數十人，共乘一條小火輪，其他人員有的乘小火輪，有的乘帆船。

我們向送行人員告别，羅榮桓將自己的坐騎送給許世友司令員作留念。我也囑咐飼養員老王，服從組織分配努力工作，愛惜牲口。我這兩匹馬是陳光代師長離開山東去延安時留給我的。一匹是棗紅色又高又大的走馬，一匹是日本洋馬。過去行軍作戰時，我騎那匹走馬，一小時可奔跑三四十里。這兩匹馬在抗日戰爭中，是有功勞的。因此當我與它離别時，很有點留戀不捨。幾十年後，當我深陷牢獄時，夜不能寐，時常想起身馭戰馬，快如疾風，叱咤疆場的情景，不禁賦小詩一首追憶我的無聲戰友："踏破關山千萬重，縱横沙場快如風。當年助我打日寇，游擊山西和山東。"

在敵後游擊環境下的指揮員，有幾件東西是格外珍重的，第一是一枝好手槍，第二是一匹好馬，第三是一塊好手表，第四是一枝好鋼筆，第五是一架好望遠鏡，人稱之爲"五寶"，是戰爭生活中不可缺少的。

小火輪起航了，開始大家覺得新鮮，抬眼四眺，想看看大海的碧波浪花，也想再看看海岸山廓的風光。但逐漸黄昏了，什麼也看不清楚。

羅榮桓和林月琴等安置在船倉甲板上休息，我和蘇静、何敬之、黄農及羅生特大夫等就鑽進倉内打起撲克來了。開始航行速度正常，船尚平穩。兩小時後，西北風逐漸增大，約有五、六級，波濤翻騰，一浪比一浪高，小火輪上下顛簸，左右搖擺越來越厲害，航行速度大爲降低。除羅榮桓、羅生特等少數人外，其餘人員全部暈船，嘔吐得一塌糊塗。到午夜後，西北風增大到七、八級，船的位置尚在砣磯島西南，船老板提出風浪太大，繼續航行不安全。我請示羅榮桓同意到砣磯島避風。小火輪進到砣磯島漁港，拋錨停泊。拂曉後，我們登島，在港口附近漁村休息。

下午五時我們再上船，點火起航，按照原定計劃，繼續前進。是夜，風浪約三到四級，航行正常，行到旅順南老鐵山水道海域

時，發現遠方天空升起數顆紅色信號彈，稍後就聽到軍艦航行的破浪聲和輪機的轟鳴聲，越來越近，并突然打開探照燈，對海面目標進行搜索。燈光很快就捕捉到我們小火輪，死死盯住不放。究竟是誰家的軍艦，我們一時難以判明。

我站在羅榮桓的床邊匯報說："根據現在我們船的位置，可能是蘇聯軍艦。"羅"哦"了一聲，没有表示什麽意見。我又說："你躺着不要動，不論蘇艦、美艦，我們去應付。"他説了一聲："好"，表示同意。我們完全明白，其他事情雖也不能大意，但羅榮桓的安全是第一位重要，因此不能讓他隨便露面。

軍艦靠近了，船上的人用俄語命令小火輪停車，接受檢查。軍艦靠上小火輪碰得嗵嗵發響，很快放下梯子。我和蘇静及俄語翻譯爬上軍艦。艦長是位少校。我們通過翻譯，説明我們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軍隊幹部，奉命由山東到東北去的。

他指着我們的衣服問道："軍人爲什麽穿這種服裝？"

我們説："爲了應付美國艦船的檢查。"

又問："你們有武器嗎？"

答："有。"我撩起便衣，從腰内取出手槍給他看。

他們又問："船内還有其他什麽人？"

答："都是軍隊幹部，并有一位中共中央委員。"

他聽到有位中共中央委員，表示驚奇，立即態度友好，順手從桌上暖瓶内給我們每人倒了一杯咖啡相待，還談了一點其他問題，就送我們下船。蘇艦很快離開了。

我們的小火輪在朦朧夜色中，繼續向東北方向破浪前進。于次晨旭日東升時，在大連莊河之間的貔子窩（現改皮口鎮）登陸，住在鎮内一家日本洋行内休息。隨同我們一起從膠東出發的其他船隊大部被風吹散，先後在莊河地區、安東地區登陸。也有少數被蘇軍巡邏艇扣留，拖到大連去盤問，經交涉後很快放行了。

東北全境當時已爲蘇軍占領，到處實行軍管。我們在貔子窩休息兩天，這裏没有蘇軍，也没有八路軍部隊，衹有少數地方工作人員。由他們幫助我們解決交通工具以後，即乘汽車到瓦房

店，同蘇軍交涉去沈陽的火車。瓦房店蘇軍不能作主，説要請示上級。不久他的上級指示，允許在一列貨車上挂一節悶罐車箱，并且衹能到遼陽，不准進沈陽。我們衹好按照蘇軍安排，坐在有馬糞的車箱内，在遼陽下車。

遼陽城内住有稱爲遼南人民軍的司令部，程世才爲司令。我們陪同羅榮桓特地去見程世才。給我難忘的印象是，這位程司令的架子很大，態度傲慢。見面後别的話一句不談，先把羅榮桓盤問了一頓："你多大歲數？你老家是哪個省？你過去作過什麼工作？你們來了多少部隊？"我敬佩羅榮桓的耐心和肚量宏大，一一予以回答。可是我心裏的急躁情緒則無法忍耐，忙插話道："羅政委身體很不好，中央要求他很快到沈陽去，請你們派幾輛汽車，今天就把羅政委和我們送到沈陽去。"這樣才將他這種莫名其妙的盤問打斷了。最後派了一輛小車和幾輛日式破卡車，送我們到達沈陽。

這已經是11月13日了。我們住在鐵西區，脱下便衣换上軍衣，當天晚上就與東北局彭真和林彪取得了聯系。

第十一章　且戰且退

一、形勢緊迫

我們隨羅榮桓司令員兼政委，于1945年11月13日到達沈陽後，住宿在鐵西區一座日式建築内。由于在從膠東渡海中途遇到大風浪，結果把我們指揮機關的船隊吹散了，其大部漂到安東蕭華那裏去了。載有無綫電臺及人員的船則漂到旅大被蘇軍扣留，經過交涉才歸隊。

剛到沈陽的前幾天，我們指揮所正在集合失散的人員和通信設備。

沈陽城是8月21日由蘇軍解放的。駐有蘇軍一個集團軍司令部，其司令兼任城防司令。

城内秩序仍很亂，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商店多數關門。街上亂哄哄的，蘇軍汽車在狹窄的街道上卷土急馳，馬路邊多爲販賣日本軍用服裝鞋帽、水壺飯盒的小攤小販。被蘇軍打敗的關東軍的散兵游勇及國民黨地下人員等無事生非、散布謠言、鬥毆打架、搶劫偷盜、破壞社會秩序，乘機混水摸魚。街上無交通警察，城市電話不通，電燈、自來水管壞了無人修理，垃圾無人清掃。物價飛漲，糧煤及副食供應相當緊張。無事閑逛的居民來來往往觀察動静，日本戰敗使老百姓歡欣鼓舞，但對時局的下一步發展仍持觀望態度。

我們到達沈陽後，即與東北局和東北人民自治軍總部取得聯系。初步了解的情况是：

第一、8月30日蔣介石任命熊式輝爲東北行轅主任，10月18日又任命杜聿明爲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并任命了東北九個省的省長及哈爾濱、大連兩市長。

第二、美國海軍陸戰隊10月初已侵占秦皇島。11月初美軍軍艦載有國民黨軍官，到葫蘆島、營口一帶沿岸進行偵察，并派小艇在營口登陸，揚言要接收營口，被我軍拒絶。我們判斷敵人有在葫蘆島、營口等港口强行登陸的可能。如果從營口登陸向内地發展，就可以切斷旅大方面對沈陽的聯系，取捷徑和平接收沈陽，還可以增加一個海上運兵和補給的前方港口。

第三、何應欽已發布命令，決定以七個主力師，分三路接收和控制沈陽、承德、張家口。我們估計承德和張家口可能各用二個師，而接收沈陽可能是三個師。同時發現敵人正在向長春空運軍隊。

林彪、羅榮桓曾要我和當時我軍沈陽衛戍司令鄧華共同勘察北陵飛機場周圍地形，研究敵人空運時我應采取的措施。

第四、蔣13軍、52軍和92軍正在山海關以西地區集結。其第13軍已經展開，并對我山海關地區進行武力偵察。

10月26日，葉劍英参謀長發表聲明，揭露美軍協助蔣軍向山海關進攻，并向美方提出抗議。

11月3日，延安新華社譴責美軍協助蔣軍侵占我海陽鎮、北戴河等地，美機不斷出現在北寧路上空進行偵察。

我山東第7師楊國夫部隊三個團及李運昌部隊之第19旅二個團，在山海關至黄土嶺一帶正面約五十華里進行布防，準備堅守陣地，抗擊蔣軍進攻。劉其人率領的三個團也到達山海關以西古北口地區。

11月6日，國民黨13軍在美軍飛機掩護下開始向山海關進攻，被我擊退。當晚，我軍一部夜襲山海關至秦皇島北側的沙河據點，殲蔣13軍89師一個連，同時派小部隊，深入敵人縱深内佯動，引起敵人的極大恐慌。由于蔣軍兵力占絶對優勢，山海關的形勢非常緊張。

第五、我軍于10月底左右，先後到達東北和長城以北地區的部隊，計有山東的萬毅部隊、吴克華部隊、楊國夫部隊、劉其人部隊、梁興初部隊、羅華生部隊、華中的黄克誠部隊和冀熱遼的李運昌部隊（該部先遣部隊9月10日即到達沈陽，李運昌司令部駐錦州）。

第六、10月中下旬，中央多次電示要求東北我部隊拒敵于山海關、錦州一綫。

16日電示東北局："蔣軍從秦皇島登陸，向山海關、錦州攻擊前進，是必然的。……望你們就現有力量加强訓練，并動員民衆堅决阻止登陸，爭取時間"[1]。又説"蔣軍在東北登陸，及從任何方向進入東北之蔣軍，須堅决全部消滅之"。"戰勝蔣軍登陸是目前中心一環，其他一切均爲此服務"[2]。

19日再次指示東北局："我黨方針應集中主力于錦州、營口、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49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沈陽之綫，次要力量在莊河、安東之綫，堅決阻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改變過去分散的方針。"[1]

23日又電示要竭盡全力搶占全東北，"萬一不成亦應造成對抗力量，以利將來談判"[2]。

11月15日，中央更具體的電示東北局："……應令李運昌楊國夫兩部堅守山海關、綏中之綫，節節抗擊，消耗疲憊敵人，而令黃梁兩部從冷口、界嶺口分路隱蔽開至錦州、錦西、興城三角地區，處于内綫，休整部隊，恢復疲勞，補充彈藥，熟悉地理民情，創造戰場，演習夜戰，俟敵進至綏中地區或興城地區業已疲勞消耗至相當程度，我則可集中最大兵力，計黃克誠三萬五千，梁興初七千，楊國夫七千，李運昌、沙克在盤山、錦州至山海關一帶者至少二萬，共約七萬人，于最有利之時機地點，由林彪或榮桓親自指揮，舉行反攻，分作幾個戰鬥，每次殲滅其二三個師，最後全部殲滅敵三個軍，即可從戰略上解決問題。""總之，從内綫作戰着眼，此種方針最爲有利。"[3]

第七、10月下旬，中央決定，進入東北的部隊和東北抗聯組成東北人民自治軍。林彪爲總司令，彭真爲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爲第二政治委員。同時東北人民自治軍對進入東北的部隊也進行了整編，組建了十個軍區，當時我軍的總兵力約二十五萬人。

二、山海關失守與放弃錦州

在沈陽的幾天中，山海關方面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東北局根據中央多次指示精神，決定要盡可能阻止敵人進攻，爭取御敵于山海關之外，不能讓敵人大軍長驅直入東北。盡一切可能爭取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0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同注解1

注3、《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4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時間，使我黨、我軍在東北地區的工作和部署能順利、全面地展開。同時準備集中出關的我軍主力在北寧綫上與敵人主力决戰。并决定由林彪到前綫去親自指揮。

到達沈陽的第二天（11月14日）上午，羅榮桓帶我到林彪那裏接受新的任務。

我隨羅榮桓政委走進林彪的辦公室，因我與林彪不熟悉，羅首先向林介紹説："這是李作鵬同志，跟我一起在山東工作多年，擔任軍區參謀處長，對參謀工作比較熟練，對山東部隊的情况也比較熟悉，指揮作戰也非常果斷……。他是我從山東帶來的指揮機關中的主要工作人員。"

林彪看了看我，就招呼我們落座。林彪先問到從山東帶來的指揮機構的具體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林彪又問了到東北的山東部隊的情况，我不僅對部隊番號一一作了回答，而且對山東主力部隊的作戰特點也做了簡要介紹，他邊聽邊點頭，看得出，他對山東來的部隊十分滿意。

初見林彪司令員，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冷静、沉穩、不多説話。對我的匯報聽得非常認真，似乎每時每刻都在思考着問題。

我匯報完後，林彪説："指揮機關要精幹輕便，就以你們從山東帶來的指揮機構和人員爲基礎，設備和人員不足的找伍修權（第二參謀長）幫助解决；另外準備18日晚出發，先到錦州，由伍修權同蘇軍交涉一列火車備用。" 林彪的指示既簡單又明確。

當時，林、羅首長就指定由我負責組織前方總部指揮機關。

很快我就把指揮機關組織完畢。當時最大的困難是没有東北的作戰地圖，衹找到一份十萬分之一殘缺不全的遼寧地區地圖。其次的困難是來自各戰區的部隊所使用的電報密碼不統一的問題尚未解决，一時可能出現聯絡困難。

11月18日下午，列車已停在沈陽西北馬三家子車站待命。

黄昏後，我們按時登上火車。上車不久，我就向林彪司令員詳細匯報了前方總部指揮機關的編成情况。我説："前總機關共分爲四個處、一個科。即作戰處、情報處、通訊處、供管處和機

要科。另外無綫電分隊帶兩部電臺，一部電臺對中央和東北局，另一部對下各部隊。再帶一個警衛連，整個指揮機構不到二百人。”林彪對此表示滿意，連說：“很好，很好。”

列車開動後，因老要給蘇聯軍車讓路，跑得很慢，19日上午才到達錦州，前指臨時安置在李運昌準備的一個招待所内。

剛安頓好不久，李運昌就來到招待所見林彪（他們兩人均系黄埔第四期畢業）。當時李運昌對敵我態勢持樂觀態度，他認爲，目前國民黨兩個軍（13軍和52軍）雖已在秦皇島登陸，但被阻于山海關，大部隊進駐在狹小範圍，人地生疏，部隊作戰不易展開，同時後方太遠，部隊吃住、裝備油料等供給十分困難，等于瓮中之鱉，不難全部殲滅，東北無大憂。林彪則對當前形勢没有表態。

我們在錦州吃完午餐後，于下午改乘汽車到達錦西。

次日上午，我帶着幾個參謀在錦西城内觀察情況。在街旁碰到李運昌部駐葫蘆島的重炮團正在休息，我走過去向一個營、連級模樣的幹部了解情況，他説是從葫蘆島經錦西向北撤退。

我問：“前面的情況怎麽樣？”

他説：“我軍從山海關敗下來，敵人在猛追”。又説：“敵人全部是美械裝備，美軍顧問指揮作戰。敵人火炮多、射程遠、威力大，步兵還没有衝上來，我軍陣地就被炸平了。”還説：“敵坦克在陣地前快速推進，我軍的步槍、手榴彈根本擋不住敵人的進攻，我軍守不住山海關撤了下來，敵人坐着美制十輪大卡車在猛追，我們的兩條腿跑不過他們。”等等。

我分析，那個幹部説了一些前方的實際情况，但也有些情況是他道聽途説的謡言。

我向那個幹部説明：“我們是東北人民自治軍前方總部的。”并打出林彪總司令的旗號説：“林司令員已到前綫指揮部隊阻擊敵人。”我要求他們：“停止撤退，原路返回，堅守葫蘆島。”

那個幹部説：“我們衹聽李司令（運昌）的命令，其他人的命令一律不執行。”

我的勸説無濟于事，衹好看着他們慌慌張張地撤退了。

我們在錦西時，經常看到有成隊成隊，也有零零散散的，全部日式裝備的軍人，慌慌張張地向北撤退。一下説敵人已占綏中，一下又説敵人已占興城，一下又説敵人快到錦西了。簸箕子之風，此落彼起。

"新兵、新槍、新裝備的部隊，不經過嚴格軍政訓練，是不可能有戰鬥力的，并且老起謡言風"。這是我向林彪報告所見情況之後，他表示的看法。

20日下午，山東第7師派師參謀長閻捷三到前方總部，向林彪司令員報告作戰情況。我參加了這次會議。

閻捷三匯報説："山海關由我冀熱遼軍區19旅二個團和我第7師二個團固守，7師另一個團布置在九門口防守。五個團統歸我師指揮。師指揮所位于山海關城内。從11月4日開始，敵在飛機的支持下，向我山海關陣地猛攻，我軍頑强抵抗。11月14日晚，國民黨軍向我守軍發出通牒，限我軍24小時内撤出山海關及北寧鐵路兩側各三十公里，不然要以武力接受山海關等等。當即被我拒絶。敵我雙方隨即展開激戰。頑軍第13軍之第4師、第89師擔任山海關正面進攻。以第54師攻占九門口。第52軍之第25師迂回進攻義院口。敵總攻時間爲11月15日清晨，經過激戰後，到中午九門口失守。到黄昏時義院口失守。我軍頑强阻擊，打得彈盡力竭，于16日早晨撤出山海關，我師傷亡失散千餘人"。又説："山海關失守，主要是由于敵人從九門口、義院口方向采取包圍迂回戰術，迫使山海關正面不得不撤退。配合作戰的地方部隊一聽見炮響就四下潰散，不知到哪裏去了。"

當時的情況確實很嚴重。敵13軍（全部美式裝備機械化）和52軍（半機械化美式裝備），在美軍支援下，于11月16日分别占領山海關、九門口、義院口之後，即分路向綏中前進，并于11月18日占領綏中。敵52軍2師隨即向錦西、胡蘆島攻擊前進。就在我們離開錦西第二天（22日），敵軍又占領了興城、錦西、胡蘆島三要地。

閻捷三匯報後，林彪根據當前敵軍和我軍是處在敵强我弱的情況下，决心放弃在山海關、錦州之間與敵决戰的計劃，理由是“既不可能殲滅敵人，還可能碰壞自己部隊”。于是，林彪21日向中央和東北局發電報建議：“目前我軍應避免被敵各個擊破，應避免倉惶應戰，應準備放弃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讓敵拉長分散後，再選弱點突擊。因此，在沈陽、營口各地之我軍不必趕來增援，……”。電文又説：“目前黄、梁兩師皆我親自指揮，如能求得有利作戰時，即進行極力尋求戰機，側面的殲滅戰，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擬輕易投入戰鬥。”[1]

當天，彭真、羅榮桓同意林彪意見。

電報發出後，林彪即指示我：“前指準備撤離錦西。”我隨後立即通知各部門做好隨時轉移的準備。

22日中央復電指示：“頑13軍52軍向錦州急進，望集中營口、沈陽主力到錦州方面協同黄、梁兩部以全力全部殲滅該頑……”又説：“蔣軍困難甚多，兵力不够分配，現在頂多衹能調5個軍入東北……現在如能消滅其2個軍則將給蔣以决定打擊。煞美蔣在全國威風，并給國共談判和全國反内戰運動以極好影響，并對我争取東北及華北鬥争亦有極大幫助，望你們根據情況盡一切可能達到消滅該頑之任務，這是决定大局的鬥争。”[2]

中央這個電報指示顯然是不同意林彪21日向中央的建議。由于對敵我形勢的不同判斷，産生了兩種完全不同的作戰指揮思想。

中央估計國民黨美械師戰鬥力不强，目前是遠離後方，孤軍深入，立足未穩，軍民不和，糧草、彈藥和油料不濟，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困難甚多。基于此判斷，中央的意圖是從對任何方向進入東北之蔣軍都必須全部消滅之，我軍要堅守山海關、綏中一綫。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6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董殿楊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104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而林彪的作戰思想産生于他親臨前綫的實踐，最初擬令到達冀中的第1師及黄克誠部參加山海關防御作戰，山海關失守後，改令該兩部迅速向錦州西南之江家屯地區集中，準備完成保衛錦州之作戰任務。當敵人占領山海關、綏中、興城之後，林彪看到的敵我軍情況是：敵人13軍美械化，52軍半美械化，進攻炮力异常猛烈，機械化推進速度很快，作戰能力甚强。而我軍部隊是由四面八方調來的，既疲勞又作戰思想不統一。有的部隊没有冬裝，甚至打着赤脚；有的部隊在進入東北時以爲可以到這裏補充裝備，將武器留在老根據地，此時甚至人均不到一枝槍。在東北成立的新部隊，新兵、新槍、新裝備，還不具有對抗蔣軍的戰鬥力。同時，我軍没有根據地依托，没有群衆支援糧草，没有後方醫院等等困難。

林彪根據身臨前綫所了解的情况，敢于否定中央"御敵于東北之外"的決策，是需要勇氣的。事實證明，林彪的決策是正確的。

這是到東北後，林彪與中央的作戰思想産生的第一次分歧。

此時戰場的基本形勢是敵强我弱，我們前指的工作人員都感到林彪的壓力極大。

11月23日，中央再次復電林彪、彭真、羅榮桓，同意了林彪的意見："同意林彪二十一日八時電基本意見，但黄、梁兩部應力求在敵側後消滅敵一二個師，遲滯敵之前進，以便争取時間進行各種準備，尋找機會消滅敵人。"[1]

同日，林彪部署準備在錦西以西地域側擊敵人：第一、我決心在錦西、高橋以西山區進行大規模的殲滅戰；第二、梁師、黄師應迅速到江家屯地區集結；第三、楊國夫師應以一個團接近鐵路，吸引敵人，其主力應到楊家杖子、毛家屯一帶待機；第四、李沙部在高橋、錦西附近正面抗擊敵人。

這時，我們前方總部已從錦西轉移到虹螺與江家屯之間的一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6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個村落宿營。

前方總部剛住下的次日上午，就遭到土匪四五百人的包圍。他們搖旗吶喊，向村內打槍及向我下"通牒"，要我們將全部武器、彈藥及一切軍用物品留下，他們保證所有人員不受傷害雲雲。我們也寫信告訴他們，我們是東北人民軍隊，是爲解放人民、爲保護人民利益而戰鬥的。我軍紀律嚴明，買賣公平，不侵犯人民任何利益，請你們不要誤會，立即撤退，否則要自食其果等等。他們接到信後，并無撤退徵候。

下午，林彪指示我，布置警衛連用武力把他們趕走。我隨即安排警衛連展開，對村東北方向土匪人數最多的山崗進攻。這群土匪是典型的烏合之衆，不堪一擊。我軍幾挺機槍一開火，戰士們向前一衝，就打得他們鷄飛狗跳，狼狽逃散。林彪在村旁見此情況之後說："土匪是烏合之衆，你一打他就跑，以後又集合起來再搗亂。因此打土匪一定要消滅他的有生力量，抓住土匪頭子。尤其是要把群衆發動起來，才是消滅土匪的根本辦法。"

東北的土匪由來已久，東北老百姓稱之爲"胡子"。原東北軍閥張作霖就是土匪起家。抗戰勝利，僞滿政權垮臺，新政權未建立，正是土匪猖狂的時候。但此時的土匪也有新特點，他們有的是僞警自行解散後，重新組織起來的。他們害怕人民清算其罪行，或爲了發戰爭財、摸混水魚，就又拉起隊伍，結幫爲匪。還有的是地主惡霸組織起來，搞所謂的"自衛保家"。更多的是"政治土匪"，在國民黨特務接收人員支持下，組織的"地下軍"、"先遣軍"，大量網羅僞滿官吏、軍警、特務、散兵游勇，在他們封官許願的誘惑下，拿起武裝，等待國民黨軍隊的到來。老百姓稱他們是"中央胡子"。據統計，國民黨先後在東北各地加封委任了三十多個"總司令"、"總指揮"，二十三個軍長，一百五十八個師長。土匪總數多達十萬餘人。

11月24日，林彪親自帶領各師、旅長，在江家屯、高橋之間的高地上勘察地形，研究作戰方案。當時我們前方總部直接指揮的部隊有山東第7師、山東第1師及黃克誠師四個旅，大約五萬人左

右。集中起來，依托有利地形，在運動中殲滅敵人一個師是有把握的。但如果敵人13軍沿鐵路北上，52軍在鐵路西側沿江家屯、虹螺與13軍齊頭并進，敵人兵力集中，相互策應而不分散地向前推進，那就不好打了。我們估計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最大。搞得不好，我軍既有損失碰壞了部隊，又丟掉了錦州，結果是兩頭失踏。不如放弃錦州，保持主力，另尋戰機。因此，林彪的最後决心是不打，不能打，并堅持21日電報的精神。25日我軍主動放弃錦州，26日敵人進占該城。

錦州是遼西的第一軍事重鎮。當時我軍在錦州及其附近的兵力甚爲薄弱。老部隊衹有文年生的警1旅二個團，城内則是李運昌的一個旅，戰鬥力不强，根本無法防守。杜聿明命令52軍爲右攻擊兵團，13軍爲左攻擊兵團，向錦州發起進攻。李運昌組織人力、車輛、搶運倉庫武器彈藥、軍用物資，燒毁機場和日本飛機，然後倉促向義縣、承德方向撤退。

11月28日中央來電指示，國民黨已占領錦州，并將占領沈陽等地。我企圖獨占東北已無可能。除仍應力争控制中長沿綫及東北各大城市外，應力争控制南滿、東滿、北滿、西滿廣大鄉村及中小城市與次要鐵路，建立根據地，作長期打算。29日東北局指示：目前我黨已無獨占東北之可能，必須改變計劃，把中心放在南滿、北滿、東滿、西滿，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創建强大的根據地，面向沈陽、長春、哈爾濱，以便蘇軍撤退後與國民黨争奪這些大城市。

三、“忍、等、狠”三字方針

林彪對當前敵人行動企圖的判斷是：第一個目標攻占山海關已經達到了，第二個目標是攻占錦州，第三個目標是進占沈陽。

放弃錦州後，林彪率領山東第1師和新四軍第3師第7旅在敵人側翼且戰且退。其他部隊已先行向後撤退。

1945年12月25日，林彪在阜新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總結我軍山海關作戰以來的經驗教訓，并提出了"忍、等、狠"三個字的作戰指導方針。實踐證明，在敵强我弱的情况下，這一方針是十分正確的。

我對"忍、等、狠"三字方針的理解是：

"忍"是策略，"小不忍則亂大謀"。表面上看，要忍受大城市與交通幹綫的暫時丢失，要忍受由于思想不統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要忍受部隊面臨的各種困難。但實質是，在"忍"中迷惑敵人，在"忍"中積極準備，在"忍"中積蓄力量。

"等"是戰術，等敵人戰綫拉長、主力分散，背上了"包袱"，暴露了弱點，等他逐步地化强爲弱。等我發動群衆，消滅土匪，建立根據地，站穩脚跟，等我逐步地由弱變强。"磨刀不誤砍柴功"，耐心等待并創造時機的到來。

"狠"是結果，在"忍"與"等"的過程中，發現戰機、捕捉戰機，一旦戰機成熟，就集中兵力"狠狠地"給予敵人致命的殲滅性打擊。

林彪要我們把這個指導思想向部隊進行普遍地宣傳解釋，不但要使軍事幹部知道，政治幹部知道，後勤幹部知道，而且要使所有的戰士都知道，實行"作戰方針群衆化"。

一種符合實踐發展規律的思想如果被廣大群衆所接受，就可以轉化爲不可戰勝的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這個"三字"作戰指導方針，對于當時部隊願打不願走，急于求勝的思想情緒，是一顆定心丸。對于願和不願戰、急于求和，幻想停戰的思想情緒，也是一副清醒劑。

敵人占領錦州後，由于兵力不足，需要等待後援部隊的來到，才能發動更大規模的進攻。新6軍、新1軍、71軍正在源源出關增援。同時錦州敵人也積極向黑山和義縣方向進行偵察，作新一輪進攻的準備。

11月中旬，蘇聯紅軍向東北局提出：長春路沿綫及城市全部交蔣，有蘇軍之處，不准我軍與頑軍作戰，以便蔣軍接收。中央

據此電示東北局：服從蘇方決定，速從城市及鐵路沿綫退出。中央的“讓開大路，占領兩厢”這八個字和林彪的“忍、等、狠”這三個字，就成爲當時東北我軍的戰略方針。

11月25日，東北局領導機關撤出沈陽遷往本溪市。潜伏的國民黨特務和地下軍，立即打出國民黨旗幟，公開進行接收活動。長春、哈爾濱均被國民黨接收。

12月5日，東北局給中央電：“因此我們應積極準備參加奪取沈陽，以造成對和戰都有利之局面”，“如蔣頑開到後，蘇軍即撤退，我即堅決争取消滅敵頑，先占沈陽，再奪長春。”[1]

中央7日復電東北局，不同意東北局的部署：“我們目前不應以争奪沈陽、長春爲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而應以控制長春路兩側地區建立根據地，利用冬季整訓15萬野戰軍，建立20萬地方武裝，以準備明年春天的大決戰爲目標來布置一切工作”，“請你們注意目前事實：……我之東北新部隊還不能作戰，黄、梁、楊國夫等部因疲勞没有地方群衆配合及各種困難，如不經休整，亦幾乎不能作戰；……林彪2日電部署以旅爲單位分散打土匪、作群衆工作是對的。”[2]

爲了抗擊敵人向沈陽前進，我軍前方總部已將鄧克明獨立旅調至黑山、大虎山一帶布防。同時林彪命令山東第2師進到北鎮地區休整，準備協同鄧旅作戰。命令黄克誠部隊（缺第7旅）進到清河門、阜新及其以北地區休整，并負責維護由承德經義縣、阜新到東北後方的鐵路交通。任命該師副師長洪學智爲鐵路警備司令。當時該鐵路是延安、華北大批幹部到東北的唯一通道，因没有强有力的管理，次序極爲混亂，運輸效力很低。經過洪學智的整理，稍有好轉。

林彪將1師和3師7旅編成爲機動部隊，由他直接掌握。

注1.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61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 劉統著《東北解放戰争紀實》第97頁　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四、"一點兩面" "三三制"的戰術方針

12月1日，前方總部率機動部隊由錦州西北擬經上下及臺，先轉到義縣，爾後再轉到阜新。3師7旅爲前隊，前方總部在7旅之後跟進，第1師爲後隊，在前方總部之後跟進。

約中午時分，7旅先頭部隊發現由錦州方向，敵人出動了約一個加强團的兵力，正沿錦義公路向上下及臺前進，隨即與我接觸。槍響之後，林彪及少數參謀人員，很快就趕到靠公路（錦州到義縣公路）不遠的高地上的7旅指揮所了解情況。第7旅已由西向東展開，林彪命令1師迅速跨過公路，先向南再向西包圍敵人。但尚未把敵人退路切斷，兩個部隊即發起了攻擊，結果打了一個擊潰戰。除俘獲少數敵人外，大部縮回錦州去了。

林彪對這次戰鬥很不滿意。第一，没有將敵人退路切斷，打成擊潰戰。第二，進攻隊形太密集，便于敵人美械裝備發揮其優勢火力，增加了我軍的傷亡。

戰鬥結束後，根據他親自觀察的戰鬥情况，林彪提出了"一點兩面"、"三三制"的戰術方針。

什麽是"一點兩面"戰術呢？他向我們解釋説：就是一種包圍敵人、切斷敵人退路的殲滅戰術，是一種集中優勢兵力，突擊敵人弱點，同時包圍迂回敵人的戰術。"一點"：就是突擊正面不要拉得太寬，應在比較狹窄的正面上，集中我優勢火力，壓制敵人火力。同時集中强大突擊部隊，進行連續突擊。這樣就能打開缺口，擊垮敵人。"兩面"：就是對進攻敵人，不但有正面的突擊，還有對敵人另一面的攻擊。也就是一面突擊，一面切斷敵人退路，防止打成擊潰戰。又説"一點兩面"戰術不能機械的、孤立的運用。"一點"，不要理解爲孤立的一點，而是指主要突擊方向。"兩面"，既不要理解爲平[illegible]也不衹限于兩面。

什麼是"三三制"戰術？林彪解釋說："三三制"是我們抗日時期民主政府的組織原則。我們借用這個名詞，運用于戰術原則上。"三三制"戰術是一種進攻時采取疏散的、快速的、躍進的隊形，而不是密集的、遲緩的、直綫的隊形。是一種在敵人强大火力下，盡量减少我方傷亡，并争取最大勝利的戰術。一個戰鬥班，可分成三個或四個戰鬥小組。在進攻的運動時，每個戰鬥小組采取"三角"隊形，各個"三角"疏散前進，既可以互相掩護，又可以互相躍進。　"三三制"戰術要求進攻時部隊不要擁在一堆，也不要拉成一綫。雖然戰役戰術上要集中優勢兵力，但戰鬥隊形必須采取疏散型，才能减少傷亡，保持進攻力量。

任何一個正確的戰略方針的産生，任何一個戰術原則的産生，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主觀憑空想出來的，而是從實踐鬥争中産生，再到實踐中去檢驗和發展。

毛澤東曾致電林彪："你們所說'一點兩面'戰法是什麼意思？"

林彪在復電中說：所謂一點，就是說要集中優勢兵力于主要攻擊點，反對在各點上平分兵力的辦法。所謂兩面，就是說必須采取勇敢的包圍辦法，防止敵人突圍逃走。兩面是指至少在兩面布置兵力，兵力多時也可以三面四面。一點的精神在于保證一定打垮敵人，整個精神在于使打垮的敵人不致跑掉。是針對我們幹部不肯徹底集中兵力和不敢進行勇敢迂回的毛病而規定的。

在跟隨林彪轉戰東北初期，我切實體會到，林彪非常善于觀察、善于思考、善于總結、善于提高、善于把軍事理論深入淺出地用于戰争的實踐。在戰場上，在部隊中，他能够極其敏鋭地捕捉到問題，及時地提出解决問題的方法和策略。林彪提出的"忍、等、狠"三字作戰指導方針和"一點兩面"、"三三制"的戰術方針，就是從戰争中來，到戰争中去，在戰争中發現問題，到戰争中去解决問題的典範。這樣，出現問題并不可怕，通過解决問題就可以使部隊戰鬥力得到有效的提高。在林彪身邊學習林彪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使我終生受益匪淺。

五、東北鬥爭需作長期打算

我們在義縣住了一個晚上，就轉到阜新去了。

從離開錦西，進入鄉村，我們早已把汽車丢了，改用坐騎。林彪在沿途看到到處有土匪，又没有政權，没有群衆支援，傷兵要部隊戰士自己抬擔架時，感慨極深地對我們說："你們看，這就是没有根據地，没有後方依托作戰的困難。第一，負傷的傷兵及病號没有民工抬擔架，要部隊戰士抬，一副擔架，四個人輪換抬，這樣一個班有兩個傷員，全班就失去戰鬥力。第二，没有安置醫院的後方。結果傷病員没有收容治療的地方，這就必然增加傷病員的痛苦，同時拖延治愈時間。這兩個問題不是小問題，而是影響部隊戰鬥力的大問題。不搞根據地，没有後方依托，没有廣大群衆的支援，我們就不能勝利。"

林彪認爲對東北鬥爭需作長期打算。目前最重要的是堅決肅清土匪與改造舊政權，同時建立鞏固的後方根據地、包括建立軍工廠、兵站、醫院等。他具體地說，應在1945年的整個冬季，將部隊以團爲單位，一概分散到廣大農村一邊剿匪，一邊建立新政權，打土豪、分田地，做群衆工作，徵集資材糧草，并對部隊進行整編整訓。而到明年春天，再集中打大仗。

林彪說，以我部隊現狀而勉强打擊敵軍，結果多爲不佳。在我主動放弃錦州之前的戰鬥中，敵軍是集中兵力向前推進，當時我如真的以主力投入大打，則很可能演變成主力的退却而損兵損士氣。

林彪在阜新期間，經常與黄克誠等幹部接觸，我所知道談論最多的是這樣幾個問題：

第一、關于部隊問題。老部隊、老兵、老槍、老裝備，能打仗，有很好的作風，但武器裝備差。老部隊越打越少，打掉的都是骨幹。新部隊、新兵、新槍、新裝備，未經嚴格軍政訓練，不能

打仗，作風和紀律也不好。這個問題必須解決。12月14日，林彪給東北局電報中說："在東北新成立10多個旅，成份皆極壞，皆缺乏政治認識，流氓、土匪、憲兵，警察，僞軍占數甚多，真正的工農成份，爲數甚少且已被帶壞。而所見之李運昌部（三個旅），則全無戰鬥力，對群衆紀律極壞，不但不能發動群衆，反而造成群衆對我之不滿；不但不能消滅敵人，反而助長敵人之氣焰；不但不能消滅土匪，且受土匪勾引。……"[1]

當時在敵强我弱，我軍且戰且退中，東北新組織的一些部隊紛紛叛變。據我們不完全統計，叛變部隊中吉林有一萬二千人，松江有一萬人，合江有五千人，龍江、牡丹江、遼北、嫩江地區各有三千人，共約四萬人左右。其中有謝文東部，謝原是依蘭地區的大地主，東北聯軍第8軍軍長，後爲我收編爲三江人民自治軍；李華堂部，李爲老兵痞，混進了東北抗聯，當了第9軍軍長，他拉起的隊伍也爲我收編。這些反動分子不僅勾結國民黨，殘害人民，而且極大地危害根據地的創建。

林彪說，解决辦法是新老部隊合編一個縱隊，三個老師帶一個新師；一個師中三個老團帶一個新團；一個團中三個老營帶一個新營。另一個辦法是新兵充實到老兵連隊。

第二、關于根據地問題。有無根據地的作戰，其結果完全不一樣。有根據地的作戰，就能打得生龍活虎，戰無不勝。國內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就是證明。没有根據地作戰，就困難重重。二萬五千里長征，沿途我們想在湖南站脚，没有站住。我們想在貴州站脚，又没有站住。我們想在滇北、川南站脚，也未站住。可是一到陝北，祇有巴掌那麼大的根據地，我們就能站住脚。你們看根據地的作用多麼神奇。根據地的選擇，群衆工作的重點，要布置在遠離城市的邊緣地區。因爲"距城市與鐵路綫（北寧、長春兩綫）愈遠的地方，人心愈鞏固，群衆工作愈易發動，且敵來的可能少，故愈易成爲鞏固的後方。"因此 "我絶大部分部隊皆

注1、董殿榜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110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應嚴格離開城市，住到鄉下去”。[1]

第三、和與戰問題。在敵强我弱條件下，即使有和平，也是不穩定的。在鬥争對立情况下，即使有和平，也是不能持久的。我們已經兩次國共合作，時間總共也不過十年左右。目前東北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關内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現在發展的趨勢，可能出現關内小打，關外大打。蔣介石從來就是迷信武力的，他們宣稱“三到六個月解决共軍”，用什麼辦法解决呢？用戰争。

第四、關于消滅後方土匪問題。林彪說：要建立根據地，首先要消滅土匪，如果不把土匪消滅，那就不能把群衆發動起來，那就很難把根據地建立起來。消滅土匪要采取軍政夾攻的清剿策略。打土匪與打國民黨正規軍不一樣，要在强大的軍事打擊的同時，進行各種形式的政治攻勢。剿匪首先要“攻心”，要在土匪親屬及有聯系的人中宣傳我軍鎮壓和寬大相結合的剿匪政策。號召土匪改邪歸正，回鄉分田，既往不咎，立功有獎。祇有這樣才能平定匪患，才能把群衆發動起來，才能建立人民的政權，才能發展和鞏固根據地。

第五、再次强調“一點兩面”、“三三制”戰術方針。林彪說：什麼是“一點兩面”戰術，就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避免吃得多，吞不下的壞處，避免平均主義使用兵力的壞處，避免一面攻擊，而打成擊潰戰的壞處。真正實現不打則已，要打必殲的作戰要求。同時“一點兩面”戰術，是一種更勇敢的戰術。一般說，敢于正面進攻的指揮員，就可以說是有膽量的指揮員。如果敢于擺成兩面，大膽的包圍迂回到敵人側後，先切斷敵人退路，再去攻擊敵人，那是更勇敢，更聰明的指揮員。

林彪又說：列寧不是告訴我們要找出鎖鏈的中心環節，用全部力量把這個環節抓住嗎？毛主席不是告訴我們，要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嗎？打仗也是一樣，必須集中主要力量去攻擊敵人要害的一點，這一點

注1. 12月25日林彪給中央和東北局的電報 見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02頁 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攻破了，其他就好辦了。你們以爲拿十個團中的五個團來攻敵一點，就算集中主要兵力了，不，不，在目前形勢下，要拿全部力量中之十分之七、十分之八、甚至十分之九的力量攻擊一點，那才算集中優勢力量去解決主要矛盾，那才算真正懂得了辯證法。當然在集中主要力量解決主要矛盾的同時，也不能忘記另一面，一定要拿一部分力量來包圍迂回敵人，沒有這一面，被擊潰的敵人就可能跑掉，就不可能保證全部殲滅敵人。不注意這一面，也不算真正懂得辯證法。

林彪說："三三制"戰術，是根據我們當前作戰的對象是美式裝備，經過美國訓練，火力很强，爲了消滅敵人，減少自己傷亡的一種基層戰術。也是一種疏散的、隱蔽的、快速的、躍進的進攻戰術。它是集中兵力、火力與疏散隊形的矛盾統一，既要集中又要疏散。我們部隊常犯的毛病是，集中了不容易疏散，散開了不容易收攏。而"三三制"戰術可以解决這個問題。一個班編成三到四個戰鬥小組，每個小組三個人，由戰鬥小組長掌握戰士，班長掌握戰鬥小組長，排長掌握班長，既容易疏散，也容易收攏。這個戰術對于防御敵人進攻很有效，但不適用于一切場合。比如打追擊戰，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部隊猛追下去就好。

敵人占領錦州後，杜聿明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是首先將部隊推進到新民附近，準備和平接收沈陽。其次打通錦州到承德鐵路交通綫，以鞏固北寧路的安全，切斷東北我軍與華北的交通聯系。再其次是對新民南北地區我軍進行掃蕩，相機占領彰武、法庫、臺安、遼中。

敵人經過一個月的休整、補充和準備，于12月下旬開始發動新的進攻。右路52軍于23日向北鎮黑山我軍進攻。經過局部戰鬥，我即撤退，敵人23日占領北鎮，24日占領黑山。左路13軍27日向義縣、北票、阜新進攻，也祇有小的接觸，28日占領義縣，30日占領阜新，1946年1月4日占領北票，5日占領朝陽。新6軍向溝幫子、臺安、遼中進攻。中央電示程子華、李運昌部，不惜一切犧牲，堅決打退進攻熱河之頑軍，保衛承德。

此時，林彪已命令黄克誠部（缺第7旅）在西滿地區執行剿匪和根據地建設任務，山東第7師調往北滿休整、剿匪，開展建設根據地工作，山東2師開往東滿地區執行剿匪和根據地建設任務。我軍在東北地區的剿匪任務中，先後共斃、傷、俘、降土匪八萬餘人，繳獲步、馬槍五萬餘枝，輕重機槍一千四百餘挺，各種大小炮三百餘門。有力的支持了我後方根據地的建設。

我們前方總部及機動部隊向法庫方向轉移。1師進到秀水河子以北地區待機，7旅進到秀水河子、法庫之間地區待機。前方總部先進駐到秀水河子，數日之後，轉到法庫城進行指揮。

各部隊到達指定位置後，林彪召開營以上幹部會議，講了東北形勢與任務，并布置部隊加强軍政訓練和抽派人員做發動群衆、組織群衆的工作。他稱這種工作是"磨刀"工作，要求大家一定要保持和發揚我軍善于打仗，善于訓練，善于做群衆工作的光榮傳統。

在秀水河子和法庫期間，林彪多數時間是在指揮所中獨自深思。部隊到達秀水河子安頓下來後，日常事務比較少，思考問題時間比較多。這時林彪常常獨自一人，面對墻壁上的地圖一坐就是半天不動，我去請示問題，他的態度常常是冷冰冰的，很嚴肅的就事論事，不肯多説一句。他究竟在深思什麼問題呢？

進入東北後，我在林彪身邊工作，平時接受、執行他的指示，聽取、討論他提出的問題，接觸和了解他的機會很多。漸漸地，對他的思想情緒、作戰意圖、工作考慮、生活習慣及對各種問題的看法，越來越了解。我可以大致理解他的內心活動。

當時，他主要是考慮自山海關失守到現在兩個月了，敵人占領了不少地方，我們采取了"忍、等、狠"方針，從長遠角度考慮雖然是正確的，但到目前爲止還没有給予敵軍以有效打擊，來自前方、後方，部隊、地方各方面不同意見不少。有的甚至説："常勝將軍變成撤退將軍。"當時思想不一致的焦點主要還是集中在：是以占領大城市爲主還是以控制中小城市、農村爲主；是以戰争爲主還是以和談爲主、是加强老部隊爲主還是發展新部隊爲主等

戰略性問題上。

這對林彪是有壓力的，他的思想中是充滿矛盾和鬥争的。他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得到中央和身邊同事的支持，他更希望自己的作戰意圖和措施在部隊中得到更自覺的落實，在實施中得到更好的效果。

林彪曾説："爲什麼没有阻止敵人的進攻？第一，敵强我弱；第二，没有根據地；第三，關内來的部隊和幹部是五湖四海的，思想作風不統一，也未得到休整和補充；第四，在東北發展的新部隊成分復雜，未經整訓，不能打仗；第五，後方對前方的支援很少；第六，各級領導内部對某些重大問題意見不一致。"林彪曾對我談到這樣一個問題：東北局11月底已撤離沈陽到本溪去了，但對大城市仍很留戀，他們12月5日向中央建議，仍然主張現在趁蘇軍撤退、蔣軍剛到時，奪取沈陽、長春，以造成對和談有利局面。但林彪認爲，"根據目前敵我情況，根本不可能，完全是空想。他們對目前我軍作戰的困難似乎很不了解。"

林彪在法庫期間，經常與陶鑄等人接觸。當時談論最多的問題仍然是：

第一、消滅土匪，發動群衆，建立根據地問題。因爲在12月28日中央發出的"建設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指示中，已經明確我黨目前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并指出，建立這個根據地，不是在國民黨已占領或將占領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綫，也不是在國民黨占領的大城市和交通幹綫附近地區。而是在距離國民黨占領中心較遠的城市和廣大鄉村。這個指示精神，與林彪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說："東北與關内最基本的不同，就是没有根據地，没有發動和組織群衆。現在中央有了指示，應該堅決執行。不論前方部隊還是後方部隊，凡有可能都要做群衆工作，做建立根據地的工作。一個師包一大片，一個團包一小片。部隊首長既要善于練兵打仗，又要善于指導做群衆工作。争取在不長的時間内，把根據地建設打下一個鞏固的基礎。那時的仗就好打，就可以集中兵力，放手打大仗。不然的話，我們

仍是處于前方打仗，後方土匪搗亂，有了傷兵要戰士抬，糧草無人供給，兵員無處補充。那怎麼能打大仗？我們的戰爭是人民戰爭，不僅戰爭的目的是爲人民，而且還要人民自己起來，用各種各樣的行動直接或間接地參加作戰。軍民成爲魚水關系，那我們就無往而不勝。”又說：“要建立根據地，首先要消滅土匪，不消滅土匪就不容易發動群衆。消滅土匪采取軍事打擊與政治攻勢相結合，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策略。”

第二、關于停戰和談問題。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協議，停止全國軍事衝突，并于13日午夜起生效。毛主席及國民黨政府同時下達了停戰命令。但國民黨當局公然宣稱，東北不在軍事調處的範圍。也就是說，他們繼續向我進攻不受限制。當時東北敵人正瘋狂的向我進攻，尤其熱河方面拼命地向承德前進。

對是“和”還是“戰”這一重大的形勢判斷上，林彪和中央又一次出現分歧。

中央認爲“和”的可能性較大。（後來我看到一份資料，是熊向暉所著回憶録，其中談到：當時中央認爲，政治協商會議已獲重大成果，中國已走向和平民主建設新階段；今後同國民黨的鬥爭，主要是群衆鬥爭和議會鬥爭；我黨將參加國民政府，我軍將進行整編，實行黨軍分立，黨將停止對軍隊的直接領導；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後，中共中央移駐江蘇淮陰。[1]）

1946年1月26日，中央電示：“我黨目前對東北的方針，應該是力求和平解決，力求國民黨承認我在東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條件下與國民黨合作，實行民主改革，和平建設東北。在目前國際國內形勢下，衹有這個方針才是正確的，行得通的。因此，企圖獨占東北，拒絶與國民黨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確的，行不通的，必須在黨内加以肅清。”[2]

據我所知，林彪對這類電報指示，是有保留意見的，因此，他對這類電報衹畫圈，既不加宣揚，也不明確表態。

注1、參見熊向暉著《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28頁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3月第二版
注2、《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74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林彪對停戰協定，特别是國民黨軍隊在東北境内有權自由行動很惱火，很不滿意。林彪曾向中央請示，擬配合熱河部隊采取各個擊破的方法，出擊打一仗，殲滅杜聿明有生力量。但中央不同意，中央意圖是東北讓步，换取國内和平。

而林彪則說："敵人的陰謀是'關内和談，關外大打'，此次和談，對我甚爲不利。我們對停戰和平不要有任何幻想。我們和談的目的，是揭露假和平，揭露敵人的欺騙。我們的重點是把仗打好，能不能和，决定于我們仗打得如何，消滅敵人越多，和平希望越大。"林彪同時命令東北各兵團首長："嚴整戰備，衹有戰爭才能争取和平。"又說："切勿向下散布和平空氣，以免解除精神武器。"

後來實踐證明，林彪的意見是正確的。

第三、關于司令部工作問題。由于山東2師在北鎮遭到敵人襲擊，林彪提出要加强司令部工作。他說："司令部各個環節的工作均重要，像一部機器一樣，缺少哪個環節都影響正常轉動。但重點是情報和通訊。高級指揮機關的司令部工作重點主要是戰略情報、戰役情報，但也要注意戰術情報。下級司令部主要是戰術情報，戰役情報，但也要注意戰略情報。古人知道'知彼知己'的重要性，現代戰争不但要'知彼知己'，還要知天文、地理、民情。通訊工作重點是加强無綫電通訊，上面的命令指示能及時下達，下面的報告請示能及時收來。重要作戰電報常常是萬分火急的，分秒必争，時間就是勝利，不能等閑視之。"

林彪曾舉蘇聯衛國戰争的例子說："德國對蘇聯的閃電式進攻重點之一，就是摧毁蘇集團軍、方面軍的指揮系統。一時間西綫蘇軍指揮系統全部癱瘓，部隊群龍無首，喪失了戰鬥力，德軍趁機長驅直入。很快，蘇軍迅速恢復了各級指揮系統，大本營與各集團軍、方面軍建立了暢通的聯絡。蘇聯紅軍由被動轉爲主動，由防御轉爲進攻，强有力的指揮系統發揮了關鍵作用。"林彪又說："大兵團、多兵種的協同作戰與運動作戰，司令部的指揮

系統尤爲重要。”

林彪曾對我說：“司令部的參謀人員必須做到堅決執行首長的命令，迅速傳達首長的命令，及時準確地報告部隊請示和情況，這是在作戰指揮機關工作的最基本素質。”他又說：“傳達上級命令，報告下級情況，你們一個字都不能錯！”雖然我們都知道軍人是以服從命令爲天職，但林彪仍然反復强調執行命令的重要性。林彪還特別反感在向他報告情況時使用“可能”、“大概”、“也許”、“差不多”這樣模棱兩可的語句。

第四、多次强調“一點兩面”、“三三制”的戰術方針。當時部隊正在對這個戰術進行訓練，因此林彪談得特別多。見到部隊幹部就反反復復地，不厭其煩地談論和解釋。

我們在秀水河子、法庫休整約一個月，東北人民自治軍已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林彪爲總司令，彭真爲第一政治委員，羅榮桓爲第二政治委員。

在東北民主聯軍管轄之下，成立了北滿（司令員高崗，政委陳雲）、東滿（司令員周保中，政委林楓）、南滿（司令員程世才，政委蕭華）、西滿（司令員吕正操，政委李富春，後爲黄克誠）四大軍區，重新調整了各省軍區和軍分區。

山東第1師和新四軍3師第7旅直屬前方總部指揮，其餘主力部隊整編後均歸各大軍區指揮。山東第7師、陝甘寧第359旅歸北滿軍區指揮。山東第2師、第7縱隊（由山東濱海支隊擴編而成），歸東滿軍區指揮。第3縱隊、第4縱隊（主要由山東來的部隊及李運昌部隊擴編而成）歸南滿軍區指揮。新四軍第3師（缺第7旅）歸西滿軍區指揮。

六、秀水河子殲滅戰和撫順運動戰

敵人于1946年2月9日又開始發動了新的進攻。南路新6軍一部，由溝幫子、大虎山之綫進占盤山、臺安、遼中。中路52軍由黑山占領新民後，推進到沈陽鐵西區。北路13軍一部，由阜新、彰武出動，先後侵占阜新東北之鷲歡池和彰武、法庫間之秀水河子。

侵占秀水河子之敵，爲13軍89師266團全部，265團一個營及師屬山炮連、運輸連等，全部美械化。

林彪得知此情報後非常高興，他説："等了你半天，終于送肉上菜板來了。求之不得的好機會！"又説："忍了許多地方的丢失，現在該我狠一下了！"

他對我説："你看！敵人的拳頭伸開了，分散了，這股敵人遠離主力有一天以上的行程；而且送上來的敵人不大不小，約五個營，正合我們的胃口，完全有把握消滅它！"

他命令我："寫個電報，通知部隊作行動準備！"

2月11日，我陪他到7旅去。在那裏他親自給營以上幹部作了戰鬥動員。林彪指出："這一戰的意義，是争取我軍在東北的地位。衹有英勇頑强地浴血奮戰與輝煌的戰果，才能較多的分給我們以生存的根據地，才能打下國民黨軍的威風，才能取得廣大人民群衆對我們的信仰，才能鞏固提高新老部隊的信心，才能争取我黨在國内國際的地位。"

林彪的講話極大地鼓舞了部隊的士氣，壓抑了很長時間的窩囊氣就要在面前這股敵人身上撒出來。半年來的一退再退，戰士們的情緒像彈簧一樣被壓縮到了極限，現在馬上就要爆發，變成一把鋼鞭抽向敵人。

會後，林彪決定把我留下[illegible]旅旅長和1師師長梁興初指

揮作戰。臨回總部時，他再三叮囑我說："不要輕敵，要講戰術，要充分地作好準備，千萬別讓敵人跑掉，也不能打擊潰戰！"

林彪又給梁興初和7旅發電强調：這一仗關系重大，必須打得很藝術、很堅决，切不可魯莽草率，務須嚴密弄清敵情，幹部須親自偵查地形，選擇攻擊點與布置火力，當面詳細交代任務，切實取好聯絡，規定統一動作時間。布置好後，即行猛打。

當日，部隊就開始了戰鬥行動的準備。第二天，7旅和1師，突然將敵人包圍在秀水河子。

13日下午3點左右，林彪來到了前綫指揮所。我和7旅、1師的領導向他匯報了戰前準備後，他立刻要親自去觀看突破地段的地形。我們感到離敵人太近，很危險，勸他不要上前邊去。但是林總的脾氣我是知道的，他特别强調戰前指揮員一定要親自去看地形，對那些衹看地圖，不到前沿的指揮員，他會駡他們是"打官僚主義的仗"。

我跟隨林彪出了指揮所，暗自裹想着一定要保護好林總的安全。

我們先到了7旅的陣地，看到戰士們工事構築的不錯。隨後繼續前行，遇到開闊地就在雪地裹匍匐前進。不時有流彈飛過來，打得雪地"僕僕"作響。我們爬到陣地西南角，我指着前方報告：這是我們選擇的突破位置。林彪没有説話，靠在一段廢墟斷墻上，拿着望遠鏡長久地觀察着，也不説話。我想，大概是不滿意。隨後又往南行，爬到一塊地勢稍高的位置，我趴在林彪身邊的雪地上，他拿着望遠鏡細細地觀察着，許久才説："這個方向好，那邊太開闊，傷亡要大。"

我們從前沿回來，有的戰士驚愕的認出了林彪，興奮得説："林總上前面來了！"陣地上立刻傳遍"林總上來了！"的消息。戰士們紛紛呼喊："林總親自指揮咱們來了，咱們要打出個樣來給林總看看！"

林總决定：第1師主力由北向南突擊，以一個團堵擊敵人可能

向西突圍逃竄之路，并準備打擊彰武方向來援之敵。第7旅主力由南向北突擊，以一個團及保安1旅第3團，控制了秀水河子以南之太平莊、小荒地及登仕堡子地區，并準備阻擊由新民方面出援之敵。

13日晚18時，外圍戰鬥打響。22時開始總攻。山炮隆隆吼叫後，激烈的機槍聲顯得更加清脆。紅緑信號彈罩住了秀水河子。敵人也猛烈地和我們進行着火力戰。整個秀水河子沉入了炮火的烟霧中。

林彪在秀水河子南面高地上指揮着戰鬥。子彈不時地從我們附近呼嘯而過，有時落在我們跟前。天空飛起無數顆照明彈，照得周圍明如白晝。我們可以看到戰士們運用疏散的"三三制"隊行在雪地上躍進。時而伏下，時而前進，火星圍繞着他們飛濺。

突然敵人打出了一排排帶着火綫的炮彈，爆炸後燃起一片火海，衝鋒的戰士碰上就成了火人，可以看到有的戰士渾身着火在雪地上翻滚。

林彪急問："這是什麼炮？"一個參謀順口説了一句："可能是火箭炮。"林彪不滿意地看了一眼那個參謀，轉身對我說："作鵬，找個俘虜問問。"

我隨即讓警衛部隊帶上來一個胡子拉碴的俘虜，看上去是個"老兵油子"。他斜着肩膀站在我們面前。

我問他："哪一部分的？"

"266團的。"

我問："你們團裝備了什麼炮？"

"六零迫擊炮、戰防炮、火箭炮、重迫擊炮，什麼炮都有。"老兵油子斜着眼睛回答。

這時從村裏又打出一排這樣的炮彈，落在一百多米外的雪地裏燃起一道火墻，俘虜不自覺地縮了縮腦袋。

我指着前面的火光問他："這是什麼炮打的？"

"這是120重迫擊炮打的燃燒彈"。

原來如此。

林彪對于想要了解的問題，必須尋求一個準確的答案，從不滿足似是而非的回答，這是他一貫的作風。

弄清情況後，林彪要求立刻通知部隊，散開隊形，盡量不要利用房屋作掩護，防止燒傷。

7旅這面突破的比較順利，正在向街內發展，迫近了敵團部，整個戰鬥進入了激烈的巷戰。林彪一再命令7旅加緊攻擊，加重壓力，以分散敵人的兵力和火力，支援北面1師的進攻。

1師英勇地拿下了北山，他們打得很頑強，連續組織了五次突擊。

大約凌晨左右，突然由秀水河子西南方向傳來激烈的槍聲。偵察兵報告：敵52軍的部隊，由大虎山趕來增援，已進到太平莊，距秀水河子至多不過十里了。情況緊張起來，林彪當即命令7旅及佯攻公主屯的保1旅各抽一個團去堵擊援兵。

前總指揮所的位置，夾在秀水河子與增援敵人的中間，兩邊的槍聲和火光完全把我們裹在中間了。子彈就在我們頭上"哧溜哧溜"地交錯飛過。前面的部隊指揮員有的打電話回來問"後面的槍聲這麼近，增援的敵人離我們還有多遠？"林彪要我告訴前面"打了半生仗，怎麼這麼不沉着。後面不用他們顧慮，我還没動，要他們加速進攻！"

我們擔心林彪的安全，提出換個指揮位置。林彪鎮定自若地說："有什麼危險，子彈遠着呐。"林彪一邊在雪地裏踱着步，一邊對我說："這個時候我們一動，就會影響部隊進攻的決心！"

同時，林彪命令："拂曉前一定解決戰鬥！"

戰鬥到14日晨，敵人的最後突圍被1師3團打垮後，戰鬥全部結束。

這時林彪才有時間回頭看看我們，看着大伙眉毛胡子頭髮都結成冰，笑着說："真是冷啊，我們都成了白頭翁了。"

我陪着林彪走到街裏，戰士們看到林總過來，一片歡呼。戰場上堆滿了繳獲的敵人武器，林彪看了很高興，對激戰一夜的戰士們說："同志們辛苦啦！""你們打得頑強，打得很漂亮！又爲

人民立了一功！”

這時四周還有槍聲，原來是戰士們拿到繳獲的美式裝備，都想試上幾槍。林彪立刻要求部隊停止射擊，要讓增援的敵人聽不到動静，知道這裏已經被解决了，知趣地退回去。

隨後，不善幽默的林彪這次突然要和敵人開個玩笑，他要參謀寫個字條，大意是：請你們不要來增援了，你們先鋒部隊的全部人馬我們如數收到，戰場上祇剩下貴軍的尸體，你們可以來取。隨後林彪在字條上簽上字，吩咐放些俘虜，帶着字條回去，林彪說：“他們是最好的見證。”

這是東北戰場上我軍打的第一個典型的殲滅戰。共消滅敵軍五個營（包括鶩歡池殲敵一個營），擊斃、擊傷和俘虜敵人近二千餘人，繳獲各類火炮幾十門，美制卡車幾十輛，輕重武器數百枝。當時還繳獲了數臺美制最新式電臺，這些電臺裝備總部後，在以後的戰鬥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林彪回到指揮所仍然很興奮，在指揮所内抱着肩膀來回踱步，我坐在炕沿上記録着給東北局和中央的戰報。他口述一句，我紀録一句，之後我又復述一遍，林彪聽後點頭，大幅度的一揮手：“發出！”我抬頭一看，在他那蒼白的臉上，透出少有的紅暈。

中央軍委致電林彪：“在秀水河子殲滅頑軍五個營甚喜。在頑敵進攻下，如能再打兩三個這樣的仗，國民黨就不能不承認我在東北地位與我進行和平談判。”

林彪對這次戰鬥勝利評價很高，他說：“對敵人來說，使他們瘋狂氣焰遭到一次嚴重打擊。對我們部隊來說，提高了對美械裝備敵人作戰的勝利信心。這是一個打殲滅戰，不打擊潰戰的範例。對‘一點兩面’、‘三三制’戰術的運用將是一個推動。對我們後方黨政軍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對根據地建設將會有很大的促進。” 同時林彪認爲對美械裝備的敵人，目前仍應堅持穩打爲主、以多勝少、夜戰近戰的原則。

秀水河子戰鬥勝利後，敵人[illegible]二個師的兵力進行反撲。

林彪穩坐釣魚臺。2月17日晚，故意到戲院看京戲《蘇三起解》，在座老百姓立即交頭接耳議論不止。戲終人散後，林彪跳上一輛美式大卡車（秀水河子戰鬥繳獲的），與司機并排而坐，半夜離開法庫。夜色茫茫，四野幽暗。我們前方總部及1師、7旅均向康平以北地區轉移。

2月18日敵軍占領法庫。

而同一時間在南滿的一場戰鬥，却讓林彪很惱火。

南滿部隊2月16日對盤山以東沙嶺之敵的進攻，我軍雖然集中八個團的優勢兵力，包圍新6軍一個團和一個教導營，經過連續三天反復衝殺，終未奏效，我傷亡二千餘人。後來由于敵人援兵趕到，被迫撤出戰鬥。

林彪對這次戰鬥非常不滿。因爲不是他直接指揮，對當時具體情況不很了解，所以没有提出特别指責。衹是一般提到要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吃一塹，長一智”，并且第一次提出“不要打主觀主義的仗”。

他説：“我集中了第4縱六個團、第3縱一個旅共八個團的兵力，但一半是新部隊，没有多少戰鬥力。敵人雖然衹有一個加强團，但他是美械裝備，火力很强，而且已經站穩了脚，利用村落構築了不少工事。由于我對敵人戰鬥力估計不足，再加上指揮不統一，又不知實行‘一點兩面’、‘三三制’戰術，結果傷亡一大堆，被迫撤出戰鬥。挫傷了自己士氣，助長了敵人的氣焰。”

此時蘇軍仍占據沈陽。由于蘇軍根據中蘇條約規定，要把中長路的大城市交給國民黨政府，蘇軍預定3月開始撤軍，5月初撤退完畢。

3月上旬，蔣軍爲接受沈陽作進一步的準備。將新6軍及52軍主力、新1軍一部，集中于新民、沈陽之間地區。3月13日，蘇軍撤出沈陽，敵人隨即進駐沈陽市。

3月上旬，東北局在撫順召開會議，討論東北的形勢與是“和”是“戰”問題，建立根據地的問題和作戰方針、建軍方針問題。林彪爲了參加這次會議，同時[illegible]沈陽敵人向北進犯，

決定前方總部及機動部隊轉到撫順、鐵嶺一帶待命。

3月中旬，敵人又發動了規模空前的多路進攻。52軍向撫順進攻，新6軍向遼陽、鞍山進攻，新1軍沿中長路向鐵嶺、開原進攻，71軍向法庫、八面城方向進攻。

撫順會議結束後，東北局及後方總部已向梅河口轉移。我們前方總部仍在撫順。

3月19日，敵人52軍沿渾河兩岸向撫順進犯，北岸爲25師，南岸爲2師，兩師夾河齊頭并進。

林彪決定集中機動部隊第1師和第7旅，加上萬毅縱隊及保3旅一部，由萬毅擔任戰場統一指揮。把部隊隱蔽在撫順、沈陽之間北側山區肥牛屯、蓮島灣附近，采取突然出擊，猛打猛衝，速戰速決的辦法，力求殲滅運動中的25師主力。

但打的結果衹將其全師擊潰，殲敵一部，敵人迅速退到渾河南岸（渾河冰凍未解）與其第2師靠攏，戰鬥形成相持。後來敵人沿渾河南岸前進，于21日占領撫順。林彪決定7旅留鐵嶺、開原地區，采取運動防御，抗擊敵人沿中長路北進。前方總部率第1師及萬毅縱隊向四平方向集中。

撫順戰鬥未能更多殲滅敵人，林彪説這是一次山地運動戰，本來可能打贏，結果打成“夾生”，主要是沒有集中兵力，他檢查自己犯了“官僚主義”錯誤，沒有親自到戰場指揮。

“不要打官僚主義的仗”是從這次戰鬥教訓中提出來的，以後不斷加以充實發揮。林彪指出，指揮員凡是打仗不親自偵察地形，不親自判斷處理情況，不親自選主攻方向，不親自在前綫指揮，行軍不隨前隊行動等等，都是“軍事官僚主義”，都應努力避免，努力克服。同時他又説：“這次戰鬥，可打可不打，最好是不打。因爲勝利把握不很充分。在沈陽大門口打仗，敵人既增援容易，縮回去也容易。但爲什麼又要打呢？主要考慮不能讓敵人横行無阻，兵不血刃就開進我們的重要城市。”

由此可見，高級軍事指揮員并不是任何時候都高人一等，發生某些失誤，沒有什麽[illegible]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承

認自己的過失就堪稱賢明，也是政治上一種勇氣的表現。善于在失敗中總結經驗，就能不斷的提高指揮才能，這就是優秀指揮員的過人之處。

自1945年11月上旬敵人向我山海關進攻開始，到目前進駐沈陽爲止，共計四個多月。在這期間敵人遭到一定的打擊，我們保持了有生力量，并鍛煉了部隊，取得不少作戰經驗教訓。由于敵强我弱，尤其是没有根據地依托作戰，老部隊没有得到補充，新部隊不能打仗，因此采取了避免與敵人主力决戰的方針，實行了大踏步的後退，爲爾後大踏步前進準備條件。事實證明，這種戰略大後退或者説且戰且退的戰略行動是正確的。原來預定的御敵于東北大門之外，獨占東北以及在北寧綫上與敵主力决戰，阻止其向錦州進攻的方針，事實證明是不正確的。

在敵强我弱的條件下，大兵團的初戰極爲重要，必須慎之又慎，初戰必須旗開得勝。如果初戰失敗了，就可能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有時，撤退比進攻還需要勇氣。"撤退將軍"、"逃跑將軍"并不光彩，但能够誘敵深入，赢得時間，創造戰機，林彪認爲這樣的戰略機動是正確的。對于那些所謂"不執行針鋒相對、寸土必争方針"，所謂"不敢鬥争、不敢勝利"的指責，更是置之不理。

這就是我對東北戰場初期的作戰態勢的認識。在這四個多月中，也是東北戰場最困難的時期，我有幸在林彪身邊工作。我向林彪、向部隊、向實踐學習到如何建立軍事戰略思想，如何分析形勢和任務，如何認識困難與挫折，如何解决問題和矛盾，如何錘煉部隊士氣和意志。從林彪身上，我看到一個高級軍事指揮員，要做到既是政治家，又是軍事家，既是戰略家，又是戰術家，才能駕馭復雜的政治、軍事局面和現代戰争。

第十二章　四平保衛戰

一、必須控制北滿地區

1946年3月中旬，進入東北的國民黨正規軍已有七個軍，共二十一個師，連同地方部隊，總兵力達到三十萬人以上。敵人後續部隊第93軍、第53軍不久也將到達。在3月下旬，雖然國共關于東北停戰問題的談判已取得初步協議，但由于敵人力量處于優勢、後續部隊也源源來到，因此國民黨不但沒有停止其進攻，反而更加擴大其戰爭意圖。

國民黨軍隊爲了搶占中長鐵路沿綫的戰略要地，以沈陽爲基地，南北開弓。以一部主力向遼南方向進攻，搶占本溪、鞍山、營口。另一部主力沿中長路向北進攻，企圖搶占四平，與盤踞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的匪僞武裝會合。

中共中央3月5日電示東北局："蔣介石將利用他已進入東北的軍隊向我軍進攻，企圖擊潰我在東北的軍事力量……" "因此，蔣與我方在東北的軍事對抗和衝突，還要繼續一個時期"[1]。

3月24日，中央又來電明確指出，蘇軍4月份撤退完畢，判斷國民黨部隊必由沈陽出兵向北和我争奪長春和哈爾濱。"我黨方針是用全力控制長哈兩市及中東全綫，不惜任何犧牲反對蔣軍進占長、哈及中東路，而以南滿西滿爲輔助方向。" 指示并提出，動員全力"堅决控制四平街地區，如頑軍北進時徹底殲滅之，决不讓其向長春前進。"[2]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80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illegible]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3月25日又指出，東北無條件停戰協定可能于數日內簽字，“在此時間內頑方會拼命進攻，企圖控制更多的戰略資源要地，而你們應盡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犧牲，保衛戰略要地，特別保衛北滿……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你們必須在蘇軍撤退後一二日内控制之”。[1]

爲了貫徹中央的指示精神，我軍必須控制北滿廣大地區，阻止敵人侵占。首先集中主力，控制四平地區，予北進之敵以有力的打擊。同時南滿地區我軍應堅决打擊敵人向遼南進攻，配合四平地區作戰。北滿、西滿、東滿軍區則集中兵力，乘蘇軍撤退之機，適時控制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城市。

3月26日，東北局下達作戰部署：西滿軍區主力歸林彪親自指揮，立即開赴四平。東滿軍區的羅華生、賀慶積、鄧克明、曹里懷四個旅向長春集結，羅華生旅歸林彪直接指揮，另三個旅在周保中指揮下準備奪取長春。北滿楊國夫師南下四平，359旅準備進攻哈爾濱。南滿部隊配合沈陽以北之作戰。命令中要求“此次作戰爲決定我黨在東北地位之最後一戰，望空前動員全黨全軍以最大決心、不惜任何犧牲，爭取這次作戰的決定勝利！”[2]

二、堅決迎擊北進之敵

1946年3月18日，我軍一部消滅了盤踞四平的匪僞武裝四千餘人，解放了四平。四平解放不久，我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便進駐了四平。

此時，蘇聯照會國民黨政府，蘇聯紅軍將于4月底全部撤離東北。

剛剛到達沈陽的敵新1軍立即沿中長路向四平推進。3月下旬，先後占領鐵嶺和開原。同時敵71軍亦在其左側占領法庫，向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82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60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八面城方向并肩前進。敵人仗着新1軍這張美械化“王牌”，狂吼“4月2日前一定攻克四平”。

這時林彪命令在開原、鐵嶺附近的第7旅，破壞其前進的公路、鐵路，遲滯敵人的進攻，采取靈活的運動防御，節節抗擊，消耗疲憊敵人。同時命令第1師、第2師和第7縱隊及西滿第3師主力，日夜兼程向昌圖、四平地區集中。

敵新1軍在其先頭部隊新30師遭受重大的傷亡之後，4月4日占領了昌圖，這樣企圖4月2日占領四平的美夢便成了泡影。東北敵人最高指揮部又限令4月8日必須占領四平。但是新1軍已被打得頭破血流，又查知前進路上有我重兵集團，因此叫苦說：“4月8日攻占四平實有困難”，“越前進越感到兵力不足”。

4月4日，林彪和前方總部到達四平後，致電黃克誠、李富春及中央和東北局：“我此刻已到四平”，“此次集中六個旅的兵力，擬堅決與敵軍決一死戰”，“一定要爭取勝利”。

4月6日，中央給林彪、彭真回電指出：“集中六個旅在四平地區殲滅敵人，非常正確。黨内如有動搖情緒，哪怕是微小的，均須堅決克服。希望你們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復肉搏戰鬥，殲敵北進部隊的全部或大部，我軍即有數千傷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殲滅進攻之敵一個師。”“上述兩仗如能打勝，東北局面即可好轉”。又指出：“爲達此目的，必須準備數萬人傷亡，要有決心付出此項代價，才能打出新局面。而在當前數日内，爭取四平本溪兩個勝仗，則是關鍵。”[1]

進攻受阻的新1軍軍長孫立人，一再叫苦呼援的時候，我軍第2師及7縱萬毅部和3師黃克誠部第7、第8、第10旅等主力早已雲集昌圖以北的興隆嶺、朝陽堡和泉頭火車站一帶準備好了陣地。

保衛四平的外圍作戰就此進入更加激烈階段。

孫立人占領昌圖後，以其所謂遠征緬甸的精鋭部隊，向我陣地連續猛攻三天，均被我擊退，寸步未進。于是孫立人又抽調在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illegible]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昌圖以南擔任護路任務的新38師北進增援。

4月7日，新38師進到昌圖以北的興隆嶺、柳條溝一綫，同時敵50師亦全部沿鐵路向泉頭火車站、朝陽堡方向進攻。泉頭火車站東西一帶整日硝烟衝天，炮聲隆隆。

我部隊于4月8日黄昏後，在興隆嶺一綫開始反擊。經一夜激戰，祇殲敵新1軍38師先頭部隊約一個營。因包圍不嚴（各部隊協同包圍時間不一致），又加上是夜戰，互相聯絡不好，還發生自己打自己的誤會。

同時3師7旅在朝陽堡一綫向敵50師反擊，殲敵一部。并在泉頭火車站頑强阻擊敵人的瘋狂進攻。

戰鬥進行中，林彪指示通訊處長張瑞："要很快解决戰鬥中的通信聯絡問題，不再發生自己打自己的誤會，祇靠號音很不够"。

後來東北部隊每個戰鬥排長均有一個聲音很尖的小喇叭，進行戰場聯絡，就是根據這次戰鬥經驗研究出來的，也是四野部隊一種獨特的戰場聯絡方法。

在興隆嶺戰鬥同時，配合新1軍北犯的71軍的87和91兩個師，在占領法庫之後，發現我主力在四平、昌圖之間，便企圖經過通江口、八面城從西綫迂回四平。4月10日由金家屯繼續北進。

林彪爲了打擊該敵，一方面立即命第7旅和第2師積極牽制東綫當面敵人，阻止其沿鐵路兩側向四平前進，一方面命令3師獨立旅誘敵71軍深入。而林彪則親自率領我軍第1師及7縱四個主力團，第3師之8旅和10旅共十四個團，于金山堡、大窪一綫，爲敵人布置了一個志在全殲的口袋。

林彪當時對我説："爲了接受撫順戰鬥教訓，這次我親自到前綫指揮，争取給敵人殲滅性打擊。我不死，也準備負傷。"我當然明白林彪的求勝决心，但由最高指揮員説出這樣的話，更使我體會到這一仗可能發生的激烈與困難程度，我的心裏有説不出來的難受滋味。我决心，如果要負傷、要犧牲，寧可我死在戰場，也决不能出現黨和人民無法忍受的不幸。我的思想一直不能平静，又想到林彪常講的一段話："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于犧牲，

包括犧牲自己。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這就是林彪的軍人品德，軍事指揮員的品德。

4月15日下午，敵87師果然竄進了我們的口袋。乘敵立足未穩，當日黃昏前，我部隊就向被圍的敵人發起了猛烈攻擊，我第1師和7縱19旅并肩突擊，8旅、10旅協同攻擊，一夜之間將敵分割成許多小塊，壓制在大窪附近的幾十個村内，逐一殲滅。第二天晨，除87師大部被殲外，還擊潰了增援的敵91師，共殲敵四千四百餘人，繳獲重炮幾十門，輕重武器上千枝和汽車等大量軍用物資。

戰鬥中，各部隊都打得很英勇，特别是第1師，士氣高漲，英勇果敢，指揮上能掌握“一點兩面”戰術，部隊運動中能采用“三三”制，故戰鬥進展迅速，傷亡小，收獲大。4月16日林彪對1師通令嘉獎。

鄭洞國在回憶録中是這樣談到此戰役的：

蔣介石限我們在四月二日以前占領四平街。我們不能因此而耽誤進占四平街的行動，便決定派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副長官梁華盛到中長路前綫，指揮新編第一軍向四平街前進……。

1946年4月上旬，新編第一軍沿中長路北進途中，在昌圖以北地區，受到解放軍一次猛烈的反擊。當時在前綫指揮的梁華盛，向熊式輝求援甚急。熊認爲梁太沉不住氣，和我商量後，決定把梁調回沈陽，由我到前綫指揮。我于四月十日前後，到達開原前進指揮所，……爲指揮便利，我把指揮所由開原推進到昌圖。過了兩天（大約是四月十五日），果然接到七十一軍的報告：他們在金家屯以北、北大窪以南地區遭到解放軍襲擊，激戰兩日，通信聯絡一度中斷，該軍八十七師一個團被殲滅，兩個團被擊潰，師長僅以身免。此時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從沈陽來到昌圖追趕部隊。同時我接到杜聿明由沈陽來的電話（他剛從北平回來），他告訴我：蔣介石接到特務報告，説七十一軍在金家屯以北地區遭到襲擊時，軍長陳明仁滯留在後方，不在軍中。蔣要查辦陳明仁。杜

一面在復電中說："在戰鬥發生前，已派專車送陳回部"；一面要我趕快告訴陳明仁趕快回軍。……在這裏可以看出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互相包庇的腐敗情形。[1]

後來杜聿明在回憶録中描述第87師被殲經過是這樣寫的：

我軍由法庫金家屯向八面城北進時，解放軍早已有預料，即在大窪附近一個集市上和當地人民一起作了準備。當我軍到達時，當地的人都說解放軍早走了，附近没有解放軍。他們則照常熙熙嚷嚷互相交易，還有一部分居民假裝歡迎我軍，實則解放軍便衣武裝布滿集市，大隊埋伏四周。第八十七師先頭團到達後即行休息，許多官兵到集市上買吃買喝，正在亂嘈嘈的時候，突然内應外合，槍聲四起，我軍猝不及防，全團即被繳械。而後面的部隊也同時被解放軍截成幾段，打得落花流水，全師向後潰退。……師長黃炎落荒南逃[2]。

兹將新1軍軍長孫立人及第71軍軍長陳明仁簡歷介紹如下：

孫立人，安徽舒城人。北京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公費赴美留學，西點軍校攻讀軍事。1928年回國任税警團第4團團長。1937年參加淞滬戰役，作戰勇敢，身負重傷。1939年參加保衛武漢作戰，升爲少將總隊長。1941年税警團改編爲新38師，孫任師長。1942年新38師入緬作戰，因作戰有功，不但被授予英國勛章，并且被授予美國勛章。以後新38師擴編爲新1軍，孫立人任軍長。1945年新1軍開始回國，爾後開往東北，進攻解放區。

陳明仁，湖南醴陵人。黃埔軍校一期畢業，任軍校教導團見習排長，參加東征升爲少尉排長。第二次東征升爲營長，以後又升爲上校團長。27歲時升爲少將旅長。1933年升任陸軍80師中將師長，參加圍剿紅軍。1934年被紅軍打垮，又查他有"大量吃缺"，蔣介石免去其師長職務，而後任陸軍第2師參謀長。不久又免去參

注1、《遼沈戰役親歷記》中鄭洞國著 《從大舉進攻到重點防御》第569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注2、《遼沈戰役親歷記》中杜聿明著《國民黨破壞和平進攻東北始末》第552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謀長職務，到陸軍大學學習。抗戰開始，任第2師師長，參加九江會戰，參加廣西桂南會戰。1941年開往雲南，升爲71軍副軍長。在滇西抗日有功，升爲71軍軍長。1945年開往東北，進攻解放區。

金山堡戰鬥的第二天，是個風和日麗的大好天氣，剛剛打了勝仗，人人精神振奮，個個喜形于色。但是敵人却很悲痛難過，一早就派來幾架吊喪的飛機，在戰地上空嗚咽盤旋。那時我們没有高射武器，敵機來了總是消極隱蔽，置之不理。因此敵機越來越瘋狂，竟然敢擦着樹梢俯衝低飛，投彈、掃射，把老百姓嚇得東逃西奔。

林彪見此情景對我説："立即通知部隊，組織各種火力對空射擊，打不下來也要嚇它一跳"。部隊接到通知後，輕機槍、重機槍、步槍一齊開火。敵機逐漸飛高了，戰士們高興了，老鄉們也不怕了。這時林彪又風趣地説："你看，敵人就是這樣欺軟怕硬，你一强硬起來，他就軟了。"話音未落，忽然有人喊："打着了！打着了！"我們驚喜地仔細看去，果然一架敵機被打中了。它顛動着，拖起一條長長的烟火尾巴栽下來，一頭栽在離我們不遠的野地裏，燒成了灰燼。打落敵機，這在東北自衛戰鬥裏還是第一次。經查明是7縱58團擊落的，林總當即給予通報嘉獎。

在金山堡、大窪戰鬥的同時，敵新1軍繼續向泉頭、牤牛哨方向發動全面進攻。在我軍英勇的阻擊下，敵新1軍又付出慘痛的代價後，才于4月16日占領牤牛哨。敵人也覺察到由于自己的驕横輕敵，平分兵力吃了大虧，便命71軍與新1軍死死靠攏推進，并將52軍之195師調往增援，于17日以後才先後逼近四平。這樣我軍便暫時失去了各個擊破敵人的機會。

據此林彪決定以一部兵力固守四平，將我軍主力擺在四平兩側地區，作爲防守和機動力量，支持守城部隊。隨着主力的轉移，林彪和前方總部轉移到了梨樹縣進行指揮。四平外圍的戰鬥，我軍運用"運動戰"取得重大勝利，敵人遭到嚴重損失。隨着敵人離四平街越來越近，戰鬥的性質逐漸由運動戰轉爲陣地戰了。

三、四平浴血保衛戰

四平是個有二十萬人口的中等城市，位于東北中部平原，在沈陽與長春之間。是中長、四（平）齊（齊齊哈爾）、四（平）梅（河口）鐵路交叉點，爲東北四滿（東滿、西滿、南滿、北滿）的重要交通樞紐。又是東北平原的糧倉。它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歷來是兵家必争之地。蔣介石叫囂："不拿下四平，決不停止東北戰争！""没有四平，就没有東北！""不打到長春不商談和平"。

四平對我們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其意義却不在這一城市的暫時得失，四平在我們手裏可以變成一塊"磁石"，在四平吸引敵人有生力量，加以消耗殲滅。控制四平可以有效控制中長路，阻止國民黨軍隊的北進。同時争取時間保障我後方根據地的建設，力争和談有利條件。中央也指示：爲保衛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市，必須堅守四平，在四平地區大量殲滅國民黨軍，以配合談判。

出于以上考慮，一開始林彪也决心死守四平，但是在冷静思考之後，又改變了想法，不主張固守四平。他認爲固守四平及東北和平迅速實現的可能性不大。早在4月11日他給中央和東北局的電報中説："根據目前東北形勢及蔣介石繼續增兵東北的情况，我軍固守四平和奪取長春，迅速實現東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軍似應以消滅敵人爲主，而不以保衛城市爲主，以免既不能保衛城市又損失了力量，造成以後雖遇到有利條件亦不能殲滅敵人的結果。故我意目前方針，應脱離被迫作戰，取主動進攻。"[1]

但這個意見没有被中央采納。4月22日，毛澤東電示林彪：

注1、董殿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188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望死守四平，挫敵鋭氣，争取戰局好轉"[1]。

這樣，林彪衹有服從中央和東北局的指示精神，下定决心，堅守四平。

林彪在梨樹縣前方總部召開了作戰部隊團以上幹部會議，分析了當前形勢。

林彪指出："蔣介石骨子裏是不要和平的，是要消滅我們的，所謂和談，不過是一種假象，是一種欺騙。但是我們要打得好，打得狠，大量消滅敵人，叫他知道我們的厲害，知道我們力量强大，他覺得軍事上打不下去的時候，也可能暫時停下來，實現相對的和平局面，這是全國人民所期望的。哪怕衹有很小可能，也要争取，但不能抱任何幻想。其次，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争取盡可能多的時間，以保障肅清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的匪僞殘餘力量，進一步鞏固我後方革命根據地。"

林彪意味深長地反復説："建設革命根據地是萬分重要的，不搞根據地，我們將死無葬身之地。南昌和秋收暴動後，我們有井岡山根據地，就可以星火燎原。二萬五千里長征後，有陝北一小塊根據地，我們就能站住脚，生長發展起來。抗日戰争，我們各地區建立了根據地，就能不斷打勝仗，粉碎敵人的掃蕩。"

接着林彪對堅守四平的戰鬥作了明確的指示，他説："這一仗與以往不同，過去我們是用進攻方法，在運動中消滅敵人，我們很内行。現在用防御方法消滅敵人，我們還是外行，不過打一仗，好好總結經驗，也就會成爲内行了。我要求大家做好四條：修好工事、組織好火力、多囤積糧彈，尤其重要的是要充分激勵鬥志。使我軍每個戰士的頑强勇敢精神更好地、更加高度地發揚起來，這個頑强勇敢、不怕犧牲是我們素來就强于敵人的。"這時林彪又十分嚴肅而有力地説："一定要堅决頂住敵人進攻，寸土不讓。人在陣地在，要把敵人打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敢于同敵人拼刺刀，敢于同敵人拼手榴彈，敢于獨立作戰。即使被敵人分

注1、董殿廷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189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割包圍了，每個連隊打得剩下幾個人，也一定要堅持到底，堅持到流盡最後一滴血。”

這些話今天回想起來，仍然字字猶新，聲聲在耳，使人倍加振奮。我們每個指戰員正是這樣去戰鬥的。

這次會議之後，林彪更加忙碌了，除以主要精力指揮四平作戰，還拿出大量精力關注着大後方剿匪反霸和根據地的建設。他認爲這是當前重要的戰略任務，同時還要關照南滿戰場的變化。

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着，疲勞了就抓幾粒他素來喜歡吃的炒黄豆，放在嘴裏慢慢地嚼着，或在院子裏踱來踱去散散步。有時他手持兩角規、紅藍鉛筆，面對着挂在墻上的軍用地圖，聚精會神地静坐思考問題，一坐就是一兩個小時。當我們有事去請示報告，見此情景，如果不是緊急問題，就悄悄地自動退出，不去干擾打斷他的思考。而他也旁若無人似的，不停止他的深思熟慮。我們起草好的重要電報，如果不是緊急問題，他是不會立即簽發的，壓在他的辦公桌上，有時要睡一夜之後，頭腦清醒時才最後審定發出。有時要壓數天，經過反復考慮，并徵求有關人員意見之後才發出。

大規模戰鬥迫近了。戰士們緊張興奮地忙碌着，日夜趕修工事，儲備糧食彈藥。擔任四平市防守任務的保1團和萬縱56團，士氣更加旺盛。戰士們在戰壕裏舉手宣誓：“堅守四平，把陣地前沿變成敵人的墳墓！”“爲了人民的和平幸福，流血犧牲在所不惜！”“頑强戰鬥，有我無敵，人在陣地在！”建立在戰士們心裏的堡壘是不能用鋼鐵摧毁的。但是敵人看不到這條堅强的防綫，他們衹看到自己的飛機、大炮，衹看到我們的步槍、手榴彈和并不十分堅固的防御工事，便以爲打正規的陣地戰我們不是他們的對手。敵人妄想用政治攻勢來瓦解我軍，他們用飛機撒傳單，吹噓他們的美械裝備火力如何强大，要我們放下武器，要我們退出四平，否則衹有死路一條。結果我們的戰士根本不予理睬，那些傳單的唯一用途是被戰士們擦屁股了。

4月19日，林彪致中央和東北局電報：敵新1軍三個師，71軍

二個師，正向四平進攻。現一個師已被我大部殲滅。另一個師被殲二個營。我傷亡約四千人。敵昨日已開始直接攻四平。我守軍決心戰至最後一人。已令攻長春部隊，除留少數保衛城市，其餘星夜南下，向四平急進。



1946年 在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工作

從4月18日起，敵新1軍展開全部兵力向四平進攻。其30師沿鐵路由南向北，50師在其右翼，新38師在其左翼，對我四平正面進行輪番攻擊。敵人開始以飛機、大炮轟擊，不少工事被摧垮，交通壕被填平。接着敵人步兵在其火力掩護下，一次又一次地發起衝擊，但均被我擊潰。敵人除了消耗傷亡外，毫無所獲。我們的陣地仍然屹立如前。激戰三晝夜之後，"王牌軍"叫苦了，"攻不動啊！"但是督戰隊的機關槍對他們毫不同情，在後面猛烈掃射着，他們前進不得，後退不得，陷在雙方的火力壓制下，可真難爲了這個"天下第一軍"。

敵人由于屢遭失敗，惱羞成怒，攻擊更加凶猛。4月22日，敵人督戰隊又驅趕着整連整營的"炮灰"向我保1團和56團陣地及我第7縱陣地、第7旅陣地輪番猛攻。四平上空烟霧蒸騰，鐵火横飛，敵人滿以爲經過這場狂轟濫炸後，便可以直着腰板，輕而易舉地占領我陣地，但是當他們趁着濃烟烈火衝上來的時候，我們的戰士都猛然的從戰壕裏跳出來，乘着手榴彈投出去爆炸時的硝烟，緊接着就是同敵人拼刺刀，殺得敵人喊爹叫娘的狼狽而逃。

杜聿明也承認："……新1軍在空軍與炮兵的掩護下向四平街攻擊，激戰數日，曾一度突入四平街，因後續部隊支援不及時，突

入的部隊被解放軍消滅，結果傷亡慘重，攻擊頓挫。”[1]

鄭洞國回憶說：解放軍守四平街的兵力大約有一個旅，其外圍兵力約三個縱隊。……爲了加强攻擊力量，以便一鼓作氣攻下四平街，我請求調五十二軍之一九五師增加到第一綫。我的攻擊部署要點如下：新編第一軍的攻擊目標是四平街，占領後，主力進出于四平街以北地區；七十一軍（欠八十八師）攻擊目標是八面城至舊四平之綫，并進出于該綫以北地區；第一九五師爲總預備隊，在新編第一軍和七十一軍之間地區前進，隨時準備策應新編第一軍和七十一軍的作戰。指揮所由昌圖推進至雙廟子。……在攻擊前進中，最初新編第一軍以第五十師在第一綫，該師有兩個連，曾一度衝入四平街，因指揮官未能及時策應，結果全部被殲滅掉。後來以新編第三十師爲主攻，以新編第三十八師從舊四平方面側擊。因新編第三十師師長顧慮重重，行動遲緩，攻擊毫無進展。這時，第七十一軍已占領八面城和舊四平，新編第三十八師已進到四平街西北附近，對四平街已形成夾攻的形勢。我認爲這是勝利的好機會，乃親自到前綫督戰，命令新編第三十師在第五十師協力下，再發起攻擊，無奈該軍各級指揮官自從在昌圖以北遭解放軍反擊之後，多半膽寒，士氣更爲不振，加以解放軍的猛烈抵抗，結果徒增傷亡，攻擊還是没有進展。以後解放軍增加了兵力，并加强防御工事，形成了對峙局面。……這時杜聿明來前綫視察，我們分析了當時情况之後，决定暫時停止對四平街的攻擊，先集結優勢兵力，迅速攻下本溪，解除沈陽之威脅，然後再轉移主力，一舉攻略四平街。[2]

敵新1軍連日從正面攻擊未獲進展，乃以71軍之91師及87師殘部于4月23日由八面城、舊四平之綫向北進攻，全力向我軍右側後迂回。但同樣遭到我1、2師的頑强抵抗，敵人多次攻擊均被打

注1、《遼沈戰役親歷記》中杜聿明著《國民黨破壞和平進攻東北始末》第552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注2、《遼沈戰役親歷記》中鄭洞國著《從大舉進攻到重點防御》第569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退，毫無進展，被迫停止下來，重新進行準備。

4月24日，在一陣炮轟掩護下，敵38師爬上了三道林子北山，陣地上烟霧彌漫，我軍第7旅和第7師部隊立即進行反擊，和敵人展開了白刃戰、肉搏戰。生死相拼，你死我活。有的分隊，在連續擊退敵人多次攻擊後，幹部全部傷亡，戰士即自動組織起來與敵死拼，高呼"人在陣地在，與陣地共存亡"。戰士們没有子彈用刺刀，刺刀斷了用槍托、用石頭和敵人搏戰，輕傷不下火綫已經是極平常的事情，重傷的祇要不是昏迷不醒，也不離開陣地。有的傷員和敵人混到一起時，拉響手榴彈與敵同歸于盡。我們的戰士就是這樣英勇地戰鬥着。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永遠值得我們懷念和歌頌。

林彪堅决執行毛澤東"死守四平"的指示，4月23日致電毛澤東："當堅决執行，死守四平"。同時報告"在保衛四平的戰鬥中，幾個老主力旅傷亡均各有一千數百人，子彈消耗爲數浩大。""……白天與敵激戰，夜間修工事，休息時間甚少，體力精神均很疲勞……"[1]

經過這些天的戰鬥，我軍不善于打正規戰、城防戰的弱點，也暴露出來了。當時，我軍在防御戰中的弱點主要表現在不善于組織交叉火力網和節省彈藥，没有統一射擊口令，各自開火，有的開火過早，等敵人接近了，自己彈藥又打光了。另外不能及時修補被打壞的工事，常因工事不堅固而增加傷亡，等等。國民黨的致命弱點是怕死，不敢近戰，他們多使用衝鋒槍，最怕我軍跟他們拼刺刀。

4月23日晚，楊國夫師四個團已到達四平以北三十里鋪、楊木林子一帶與第7旅配合作戰。4月25日，敵人又向我三道林子陣地猛攻，連續發起多次衝鋒，均被我7師和7旅部隊擊退。當晚我軍向敵人反擊，因準備工作不足，我7師打了一個莽撞仗，戰果不大。

注1、董殿臣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198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4月27日，中共中央來電嘉獎指出，堅守四平的指戰員、政工人員們："一、四平守軍甚爲英勇，望傳令獎勵；二、請考慮增加一部分守軍(例如一至二個團)化四平爲'馬德里'。"[1]

東北局也以林、彭、羅的名義通令嘉獎保衛四平的將士們："你們在接受與執行這一任務上果斷、堅決，奮不顧身，使四平保衛戰已進入第十三天，粉碎了頑軍無數次的猛攻，殺傷頑軍三千餘衆。頑軍雖然集中飛機、大炮向你們襲擊，但竟不能動搖你們分毫，這是我們人民軍隊的本色，也是你們忠誠爲東北人民服務的崇高表現。"

敵人傾其全力向我猛攻了九天，結果傷亡慘重，沒有什麼進展。自4月26日以後，敵我雙方便成了暫時的相持狀態，激烈的槍炮聲沉寂下來。

當時林彪估計，敵人正在進行糧彈補充，重新調整部署，等待增援部隊到達，因此大規模的惡戰還在後頭。

4月29日，林彪致電中央說："近十日內，恰值夜間無月亮，不便我大軍的夜間進攻。……故在十日內殲滅或擊潰該軍可能性不大。進入東北之敵，爲國民黨最精鋭的，新一軍又爲其最強者。故我軍雖英勇奮戰，傷亡甚大，彈藥消耗甚多，但祇能作部分的消滅與擊潰敵人，而難于全部擊潰與消滅。四平仍在我手，敵攻勢受挫，但正在調防，準備向我作新的進攻。"[2]

一天，林彪命令我帶幾個得力助手，立即去勘察由四平到長春沿鐵路及其兩側的地形，并用紅藍鉛筆在軍用地圖上劃了兩道縱深防綫記號，第一道是以公主嶺爲中心及其兩側地區，第二道是長春以南范家屯爲中心及其兩側地區。

我遵照林彪意圖，帶上參謀人員前往執行。勘察後，我將結果報告了林彪。我匯報說："兩道縱深防綫的地形均不理想，皆是起伏地，無險可守，比四平地區防綫的地形差得多，敵人到處可以迂回包圍。如果以馬德里、斯大林格勒爲防御模式，比較起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95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注2. 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78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來，長春附近的地形中較公主嶺附近條件稍好，因爲那裏有些日寇舊工事可以利用，有大城市爲依托。而且由四平到長春距離較遠，我可以爭取較多準備時間，敵人後方交通補給綫延長，兵力也將更加分散。但不足處是防御正面寬，需要守備兵力多。”

林彪基本同意我的看法，但他又説：“359旅現控制在公主嶺附近，爲四平防御總預備隊，必要時那裏也可以成爲一道抵抗陣地，使敵人不能長驅直入，逼近長春。”但由誰爲主擔任第三道防御任務，當時没有明確。

四、拖住敵人，配合四平作戰

阻擊敵人向遼南進攻，拖住敵人向四平增援，這是我南滿部隊的戰鬥行動任務。當時我4縱隊布置在沈陽與海城方向，3縱隊布置在沈陽與本溪方向。

1946年3月下旬開始，由沈陽出發之敵，亦分兩個進攻方向，向遼南進犯。

一路是敵新6軍第14師、22師占領遼陽後，主力向鞍山進攻。同時94軍第5師由盤山向營口、海城方向進攻。這個方向的敵人經我4縱的節節阻擊，共斃傷敵一千五百餘人後，4縱主力轉移到遼陽以東，向3縱靠攏。4月初，敵人攻占了鞍山、海城、營口。

另一路爲敵52軍主力第25師由撫順出發，向我3縱堅守的本溪進攻。先後發動了兩次强大攻擊，均被我擊潰。我軍乘勝出擊，25師的一個團被我殲滅，殲敵二千餘人。新6軍之第14師由遼陽出發，向本溪進攻。我4縱將其擊潰，并乘勝追擊到沈陽近郊的蘇家屯附近，殲敵一千餘人。

4月下旬，敵人爲了迅速攻占本溪，以便轉移兵力協同攻占四平，經過調整部署，又集中新6軍、52軍、71軍主力共五個師兵力，乘我3縱隊已向四平方向轉移之空隙，再次向本溪發動進攻。

我第4縱隊給來犯敵人[illegible]，經中央同意于5月2日主

動放弃本溪，敵人5月3日進入本溪。

至此遼南和本溪戰役，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戰鬥，拖住了敵四個軍的主力部隊，不僅使敵人付出慘重的代價，而且分散了敵人兵力，贏得了寶貴時間，減輕了四平的壓力。

4月中下旬，我軍在四平、本溪兩個方向作戰。當時正值蘇聯紅軍撤退之際，我北滿、東滿、西滿部隊開始進行奪取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大城市的作戰。

當時駐守三大城市的敵僞力量，長春有二萬餘人，哈爾濱有八千餘人，齊齊哈爾有三千餘人。他們大部分是國民黨搜羅的日僞殘餘力量，編成這個縱隊，那個支隊，還有什麽"鐵石"部隊、"挺進"部隊、"先遣"部隊等等，番號不勝其繁，委派的司令多如牛毛。打着國民黨中央正統旗號，張牙舞爪進行所謂接收活動。實際上，他們是一群强盗土匪，殺人、放火、搶劫、强奸，無惡不作，群衆恨之入骨，稱他們爲"二滿洲"。這群强盗土匪爲了配合敵人主力向我進犯，摇唇鼓舌地説："中央軍主力某月某日就可以打到長春，某月某日就可以打到哈爾濱，某月某日就可以打到齊齊哈爾，很快就可以控制全東北"。

爲了肅清敵人在我後方的内應力量，民主聯軍總部令我北滿部隊主力第7師、西滿主力第3師及東滿部隊，于4月15日開始總攻長春，激戰至18日下午將守敵全部殲滅。接着4月24日，我7師、3師一部及西滿部隊全殲齊齊哈爾敵人。我北滿部隊第359旅，于4月25日解放哈爾濱。

這三個城市的全部解放，給了敵人極爲慘重的打擊，加强和鞏固了我北滿、西滿、東滿根據地的建設，解决了我四平作戰的後顧之憂，并使我軍能集中更多兵力支持四平作戰。

這些勝利給保衛四平的勇士們以巨大的鼓舞，指戰員們紛紛議論説：我們保衛四平作戰不是孤立的，我們已有了廣闊的後方依托，有了更廣大的群衆支援。彭真説："對長春决定采取鞏固與確保方針。"毛澤東説："長春防御工事一概保留，準備于必要時把長春變爲馬德里。"由此時中央和東北局的思路是

不但要死守四平，還要死守長春。

五、我軍準備主動轉移

四平像一塊巨大的磁石，把敵人主力緊緊地吸住了。但是隨着敵人的不斷增援，我們的戰綫也相應的拉長了。東起火石嶺，西止八面城，長達百里。第一梯隊每個團防御正面，平均達五公里以上，機動力量深感不足，防御縱深也深感單薄。然而在敵人援兵未到之前，繼續堅守下去，求得在四平城郊消滅更多的敵人，仍然是可能的。

縱觀全局，林彪經過再三考慮，決定再繼續打一個時期，對參戰部隊又重新做了部署。原在四平市正面的二個團（保1團和萬縱56團），仍在原地抗擊。另將7師四個團及萬縱三個團，擺在四平北山，楊木林東西地區。1師、2師、3師獨立旅仍守四平以西。7旅、8旅和10旅則調到四平以東。359旅放在公主嶺附近爲總預備隊。

做了這樣布置以後，林彪説："就這麼擺開，和敵人繼續打下去。"同時爲了使我軍能主動在外綫打擊敵人，林彪遵照毛主席"南滿我軍宜多抽調向北保衛長、哈"的指示，決定調南滿第3縱隊主力兼程北上，準備在敵人側後昌圖、開原地區開辟第二戰場，切斷敵人後方補給綫，配合四平正面我軍，形成南北夾擊敵人形勢。

毛澤東5月4日來電説："我軍準備于雙廟子以南建立據點，斷敵後路，包圍四平之敵而聚殲之，這是一個勇敢的計劃。但應估計當我斷敵後路時，敵必出死力來增。如我能戰勝來爭之增，則四平之敵非全綫撤退不可；如我不能戰勝來增之敵，則戰局仍將成膠着狀，于我不利。"[1]

注1. 董殿穢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196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雙方都在準備着。戰士們抓緊一切時間，繼續加修工事，補充糧彈，調整組織，總結經驗，鼓勵士氣。每個指戰員都信心十足地準備長期打下去，“變四平爲馬德里”的口號隨處可以聽到。

四平保衛戰開始之初由于缺少經驗，時間緊迫，各部隊修築的工事問題很多。戰壕、交通壕修得太淺、太窄、太直，而且没有縱深工事，白天部隊運動和向前送彈藥、送水、送飯、向後送傷員均不方便，增大傷亡。修的地堡少，不甚堅固，射擊孔太大，易被敵人火力摧毀和封鎖。工事没有排水設備，没有厠所，没有僞裝，没有欺騙敵人的假工事等等。經過我們檢查指出，及各部隊自己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進行了改進和加强，使陣地工事更加堅固了。并且不少陣地上修起了地堡式俱樂部，門上貼出了對聯。我曾看過一個重機槍排的地堡，他們的對聯是：“打擊敵人，消滅敵人；保衛民主，保衛和平”，横批四個大字“瞄準射擊”。我又看過一個步兵分隊地堡貼的對聯是：“勇敢頑强守陣地；靈活機動殲敵人”，横批是：“刺刀見紅”。

在此期間，四平市郊雖然没有什麼大的戰鬥，但小規模戰鬥一直不斷，敵人白天攻不動，妄圖利用夜間突然襲擊取得成功。5月3日、4日敵人發動了兩次規模較大的向四平西北側高地的夜間襲擊，也都被我迅速擊退。相反我們利用夜間以小分隊偷襲，却使敵人吃了很大苦頭。敵人夜襲失敗，又改爲在夜間進行對壕作業，企圖利用工事步步接近包圍我們，然後突然攻擊，奪占我陣地。我們的戰士也利用夜間作業，把戰壕挖到敵人陣地的空隙裏去，來個犬牙交錯的反包圍，切斷其退路，以便殲滅進攻敵人。

自東北敵首揚言4月2日、4月8日一定占領四平以來，已經是一個月過去了，但是敵人對四平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杜聿明也說，自3月18日新編第1軍及第71軍兩路自四平街攻擊以來，將近四十日，損失慘重，士氣頹喪，非增加兵力無法打開僵局。

敵人爲了擺脱這種不利局面，迅速占領四平，蔣介石又將60軍迅速海運到東北，進到遼南地區，將93軍全部由關内進到綏

中興城地區。杜聿明得到這批援軍，便將其南滿的另一張“王牌”——美械化新6軍迅速北調。此時，敵人在四平地區的兵力已達十個師，并附有大量的坦克和炮兵部隊。

5月初，我南滿3縱7、8兩個師，趕到昌圖以東地區，擔任在敵側後開辟第二戰場任務。他們向昌圖車站南北地區攻擊，使敵人陷于我前後夾攻之中，給敵威脅極大。敵新1軍50師的一個團被迫立即調頭南援，195師亦被拖在泉頭車站一綫。另外敵由南滿抽調88師及182師北援，以維護其後方交通補給綫。

此時，林彪已知道新6軍日夜以火車將部隊輸送到開原附近集中，71軍第88師也已到達開原，準備增援四平。林彪估計敵人可能經威遠堡門、蓮花街，向火石嶺我四平防守左翼包圍攻擊。因此令第3縱隊由威遠堡門開始，采取運動防御，節節抗擊敵人北進，并要求全力破壞敵鐵路、公路運輸綫。3縱程世才5月16日來電報告：自10日至今連續進行七天作戰，部隊没有睡過一通夜，終日作戰，轉移做工事，甚疲勞。可携帶各種子彈、炮彈已消耗盡了，地方對我支援差，找不到擔架，前綫傷兵運不下。

敵人新6軍和71軍第88師開到後，在威遠堡門地區，我3縱曾給予敵先頭部隊以打擊，隨後邊抗擊邊撤退。敵新6軍延公路快速機械化推進，3縱没有估計到敵人會這麼快就衝過來，部隊正在延公路兩側山頭修工事，敵新22師已到。3縱來不及進行有效防御，就撤出戰鬥，向東轉移了。這給敵人留出空擋，敵人乘虛而入，攻占火石嶺，對我防守的左翼非常不利。

這裏還要介紹一個情況。緊張激烈的戰鬥，使彈藥和物資消耗非常巨大。我軍在東北作戰，彈藥物資主要是靠在東北接收、繳獲方式獲得補充。4月下旬，前面部隊就開始報告彈藥補充不足，有的百十人的連隊，凑不上一兩千發子彈。再考慮機槍用彈，平均一名戰士衹有幾發子彈。怎麽辦？！戰士們衹能等敵人衝到跟前，抵近射擊，用有限的彈藥盡量多的殺傷敵人。然後衝出掩體，用刺刀，用槍托，用石頭，用自己的性命和敵人做殊死的搏鬥，一次次的打退敵人的進攻。我們的部隊傷亡也很大。四平戰

鬥緊張之時，在大連養病的羅榮桓政委與蘇軍聯系，希望提供軍用物資。蘇軍同意，并調撥了幾列火車的彈藥物資輾轉運抵梅河口。這對支持前方戰鬥可謂是及時雨。但此時東北局機關正從梅河口遷往長春，除重要文件外，連辦公用的桌椅板凳都要運走，占用了鐵路運力。由于没有火車頭，彈藥擱置在車站。4月28日敵人有目的而來，空襲梅河口車站，將軍用物資大部炸毁。據後來我看到的資料，炸毁彈藥車二百六十節。[1]

林彪獲悉這個重大損失，非常生氣，立刻給中央發報：過去所使用的子彈、炸彈及其他軍用品，皆系利用現成的倉庫存品，現倉庫存品已用盡，……戰争繼續打下去，我們的困難與弱點將日益暴露。

毛澤東5月1日即刻電告林彪：前綫一切軍事政治指揮，統屬于你，不應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幫助，則可考慮調高崗等同志助你。如前綫機關以精簡爲便利，則照現狀爲好……[2]

毛澤東決策將東北軍事政治指揮權統由林彪負責，爲以後林彪擔任東北黨政軍一把手，打下了基礎，這對東北以後的形勢發展是有益的。

5月中旬，林彪决定動用總預備隊，令359旅從公主嶺附近南下增援四平東綫。

5月14日，敵人又開始了新的更爲激烈的進攻。新1軍在四平正面及兩側展開，71軍兩個師在四平以西、新6軍及第88師、第195師在四平以東展開。久攻不下，使敵人惱羞成怒，所以這次攻擊一開始便傾瀉了大量鋼鐵和使用了"潮水戰術"。

四平西綫，敵71軍91師在向我1師的海青窩棚和孤榆樹兩塊小小陣地進攻的時候，竟以二個團的兵力，連續攻擊十次之多。一次攻擊便使用了炮彈三千餘發，打得陣地天昏地暗，工事大部被摧毁。但在我們英勇頑强戰士面前，瘋狂的敵人仍然不能得逞，成群成堆的敵人倒在我們陣地前沿，敵人91師師長趙琳亦被

注1、參見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79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注2、參見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80頁。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我擊傷。

翌日，戰鬥异常激烈，敵人繼續全綫進攻，重點在四平以東地區。敵人新1軍、新6軍兩個軍并肩向我衝擊，不少陣地敵我都進行了反復爭奪。敵人用彈雨和人海戰術，潮水般涌上我們陣地，我們戰士則以一排排手榴彈反擊和白刃格鬥，把敵人從陣地上趕下去。敵人使用坦克進行衝擊，當時我們没有像樣的反坦克武器，衹有少量地雷和一些小包炸藥及爆破筒，戰士們就用這樣簡單的武器和那些龐然鋼鐵大物進行搏鬥。一個倒下，另一個又衝上去，直到把敵人坦克炸壞或者趕跑爲止。然而就是那樣簡單的武器也不是充足的，有時候使用光了，戰士就用集束手榴彈同敵坦克拼搏，或點燃倒上汽油、煤油的棉被、草席，由戰士抱着衝向敵坦克，進行火攻。結果有的坦克被嚇跑了。

激烈的陣地爭奪戰在全綫展開着，四平以東敵人17日已占領了我軍的331.5高地及哈福屯等陣地。敵人在大量飛機、大炮和坦克支援下，付出了重大傷亡之後，18日又占領了我之塔子山陣地。塔子山是我左翼防綫的重點，距四平二十餘里。山頂方圓不大，但居高臨下，俯瞰我四平東北一帶全部陣地。敵人占領塔子山以後，對我十分不利，東綫戰况告急，局勢極爲嚴重。

林彪當即决定使用總預備隊359旅向哈福屯、火石嶺之綫敵人進行反擊，但結果不理想，没有把敵人打下去。四平正面和三道林子有的陣地也被敵人突破。

18日晨，林彪經過深思之後，令我帶一部電臺和幾名參謀，立即乘汽車趕到東綫去。臨行前，林彪告訴我："要冷静地觀察和判斷東綫戰場形勢，要考慮繼續堅守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如果繼續堅守確有困難，立即給我發個電報"。

上午，我趕到東綫，在實地考察敵我態勢之後，向林彪發了電報，大意爲："目前我軍丢失的陣地，皆爲重要陣地，雖經我部隊多次頑强反擊，均收效甚微，而部隊傷亡、消耗皆大，現有陣地已無險可守，既無工事，也無彈藥，部隊傷亡很大，因此繼續堅守非常困難"。

林彪5月18日，致電中央和東北局："四平以東陣地失守數處，此刻敵正猛攻，情況危急。"下午隨着塔子山失守，林彪不等中央回復，即刻决定撤出戰鬥。當晚，部隊就主動退出四平城。

安排部隊轉移的同時，林彪致電中央和東北局："敵本日以飛機、大炮、坦克掩護步兵猛攻。城東北主要陣地失守，無法挽回。守城部隊處于被敵人切斷的威脅下，現正在準備退出戰鬥。"[1]

5月19日收到中央電示："四平我軍堅守一個月，抗擊敵人十個師，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頑强英勇精神。這一鬥爭是有歷史意義的。""如果你覺得繼續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時，便應主動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遲滯敵人，主力撤至兩翼休整，準備由陣地戰轉變爲運動戰。"[2]

據鄭洞國回憶說，5月14日開始對四平街以包圍之勢全面進攻。杜聿明說，在向四平街發動全面進攻時，蔣介石擔心這一戰役的成敗，5月17日，派副參謀長白崇禧到沈陽視察，白當晚同杜聿明詳細研究敵我情況。5月18日，白和杜到開原視察時，知道右翼兵團已迂回到赫爾蘇附近（火石嶺以東），繼續向公主嶺攻擊前進。這時白、杜兩人當時都認爲攻下四平街没有什麽問題，但白崇禧對能否進占長春，尚有懷疑，并説，南京和共産黨協議，國軍不進入長春，如果没有十分把握的話，即到公主嶺爲止，不必繼續向長春前進。杜説，攻擊四平街的目的，就是爲了一舉收復長春、吉林，否則前功盡弃，命令已下，中途變更部署，是很困難的，反而易使部隊混亂，有爲敵人乘機反攻，各個擊破的危機。而且打到吉林以後，可以隔松花江與共軍對峙，形勢較爲有利。并且可以接收小豐滿水電站，供給長春、吉林用電，否則東北用電都成問題。白一再問杜有無把握，杜説："絶對有把握。"最後白説：

注1、參見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188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注2、董殿臣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征戰紀實 第一部 挺進東北》第201頁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一版

"如果有把握的話，我也同意。我馬上回南京，報告委員長。"[1] 鄭洞國又回憶説，5月17日和18日在飛機、坦克的配合下，對民主聯軍扼守的鴉湖泡、泊羅林子、三道林等四平外圍陣地進攻，與民主聯軍保1旅、第7縱隊第7師、第3師7旅各一部展開激烈爭奪。

5月15日，杜聿明調集十個師的兵力，編成三個兵團，重新發起進攻。孫立人爲中路兵團，于18日在新6軍支援下，占領四平街東南之重要陣地——塔山子，19日進入四平。

六、放弃四平，戰略後退

林彪説："我們已經大量的消耗削弱了敵人，共殲敵萬餘人，并贏得了時間。敵人想要四平，已經碰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我們保衛四平的目的已經達到，我們是主動轉移，變陣地戰爲運動戰，另找戰機消滅敵人。我們不是打了敗仗的潰退，我們是爲了保持有生力量，爲了變被動爲主動。"他要當時的前方政治部主任陳正人同志根據這個精神，對部隊進行宣傳解釋。

四平保衛戰中，斃傷敵軍一萬餘人，我軍共傷亡八千餘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我軍的老部隊在戰鬥中傷亡慘重，部隊元氣大傷。據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統計，3師7旅原爲井岡山的老部隊，戰後祇剩三千人，失去戰鬥力；萬毅部原來一萬三千人，祇剩下五千人，失去戰鬥力。

5月18日夜，部隊退出四平城。全綫部隊已指定分别向南滿、東滿、北滿、西滿撤退的方向。同時指定第7師和第7旅等部隊爲掩護部隊，采取運動防御，節節抗擊敵人，保障部隊有次序地轉移。

但在前方總部由梨樹縣向公主嶺轉移時，發生了一件極爲嚴重的意外事件。前總司令部作戰科長王繼芳當天潜逃到四平投

注1.《遼沈戰役親歷記》中鄭洞國著《從大舉進攻到重點防御》第572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敵去了。這個萬惡的叛徒，把我軍撤退的全部機密報告了敵人。敵人掌握了這個寶貴的情報後，就趁我軍撤退之際，開始了大膽瘋狂地猛烈追擊。杜聿明一改小心謹慎的戰法，不怕分兵冒進，利用其機械化機動優勢，多路平行縱隊，大膽對我軍進行包抄迂回。

新1軍多路部隊向公主嶺、長春方向前進；新6軍多路部隊向伊通、吉林、梅河口方向前進；71軍多路部隊向西滿地區雙山、鄭家屯日夜猛追。敵人充分發揮其機械化的優勢，橫衝直闖，把我軍的轉移計劃徹底破壞了，使我軍陷于極爲被動、極爲困難、極爲混亂的大撤退局面。

這個叛徒的投降使國民黨方面欣喜若狂。王繼芳，四川人，曾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延安抗大畢業，現任民主聯軍作戰科長。據國民黨方面報導，其投誠自述中雲：本人痛悟過去共軍破壞交通，阻撓接收之種種行爲，危害國家民族至深至甚，軍事上已完全失敗，繼此以往將被國軍逐入黑龍江內興安嶺一帶大山中，凍死餓死，故決心來歸，自動投誠。國民黨當局爲表示對王繼芳的獎賞，授予其少將軍銜。

1949年重慶解放，王繼芳被人民政府捕獲，送武漢四野總部，經公審後槍斃。

林彪由于重任在身，面臨困難境況，心情十分不安。他當時最關心的是敵情和部隊的撤退行動。可是在那種敵人全綫猛追情況下，總部與各部隊電臺均處于撤退行軍的動態之中，因此聯系常常中斷，既不能全面了解敵情，也不能全面掌握部隊。情況越緊急，事情越不順心，經常發生陰差陽錯的情況，真是急死人。

中央指示在長春附近組織防御，抗擊敵人，現在這已是根本不可能了。

5月21日，林彪曾在長春南郊范家屯與彭真、羅榮桓等見面，商量放弃長春的考慮。我們進到長春在原東北局的駐地住了一夜，有的壞人門前已經插上了白旗，有的打冷槍，全城人心惶惶，我們手裏沒有掌握任何部隊，衹好迅速離開長春向吉林轉移。

敵人于21日占領公主嶺、伊通、西安。23日占領長春，西面占領遼源，東面占領梅河口，26日占領雙陽、九臺，28日占領永吉。

由于那個作戰科長的叛變，給部隊造成的損失是十分嚴重的。當時林彪對我雖未提出嚴肅批評指責，但態度明顯的冷淡，我自己也内疚非常。其實那個叛徒王繼芳，是我們到達梨樹後，才由東北後方總部派來的，因爲是由延安來的幹部，來到司令部時間不足一個月，對其没有充分的了解，當時戰事又緊，没有發現這個家伙品質惡劣，是個壞蛋。但事情畢竟發生在前方總部司令部，我是參謀處長，是有重大責任的。因此林彪對我的態度，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撤退過程中，還發生了這樣一件讓我終生難忘的事情。

1946年5月27日，由吉林撤退的那天，到達舒蘭以南的一個農村宿營地，管理處長何敬之打前站，事先預備了一點白酒和肉菜，叫我和蘇静、張瑞等幾位處長到他駐處吃飯，我們剛端起酒杯，林彪怒氣衝衝地推門而入，站在小桌前片刻，“啪”的一聲把桌子一拍，再用力把桌子掀翻，把桌上碗、筷、酒、菜稀裏嘩拉潑了大家一身，倒灑一炕。

他高聲大駡：“你們還在這裏醉生夢死，部隊搞得這樣亂七八糟，你們也不心急。”他指着我大聲説：“部隊現在在哪裏？”又指着張瑞的鼻子説：“電臺走錯了路，現在還没有架起來，與部隊聯系不上，你們也不管！……”他大發一頓脾氣之後，怒氣未息，轉身走了，搞得我們幾個人狼狽不堪。飯也没有吃，就跑步回到了司令部。

這是我在戰鬥歲月中，受到的最嚴厲的批評。到舒蘭後，林彪因又急又氣病倒了，我的心情更加痛苦不堪。我主動到陳正人面前承認錯誤，并痛哭一場，第二天我就向林彪呈遞了書面檢討，檢查自己應承擔的責任。這次教訓對我來説真是刻骨銘心，悔恨萬分。林彪的痛駡成爲我工作的警示，終生難忘，使我今後在工作中不敢有絲毫懈怠。

敵人像决堤的洪水，惡浪滚滚，迅速寬廣地泛濫，一直猛追

到松花江邊才停止。（在吉林東北老爺嶺及德惠以北、陶賴昭各建立了一個灘頭陣地。）但此時敵人的進攻也已成强弩之末，再無力大舉向松花江以北進攻了，敵我形成隔江對峙形勢。

爲了拖住敵人向北滿進攻，我南滿第4縱隊于25日發起了鞍（山）海（城）戰役，連克鞍山、營口、大石橋等地，到三十日結束，共殲敵184師兩個團。該師駐海城的直屬部隊及一個團約二千七百人，在師長潘朔端率領下舉行起義。剛剛進占四平、長春的新1軍不得不抽兵星夜運往遼陽，去解鞍山、海城之圍。

鞍海戰役是我軍軍事打擊和政治攻勢相結合殲滅敵人的成功範例。

四平保衛戰，前後歷經四十多天。敵人進攻四平，付出了傷亡一萬人以上的代價，才進占了這個戰略要點。後來因我軍大撤退，敵人才輕而易舉的占領了長春、吉林等重要城市。

但是正如林彪所說的那樣，我雖丢失大片地方，但我們保持了有生力量，敵人背上了這幾個包袱以後，就不那麽靈便了，甚至壓得喘不過氣來。加上兵力分散，後方補給綫延長，敵人已開始陷入被動地位。

5月27日，中央電報指出："目前軍事方針，除以一部與敵保持接觸，給以擾亂及破路外，主力應不怕喪失地方，脱離并遠離敵人，争取時間休整補充、恢復元氣再行作戰。外交方針已告恩來，我方讓步至長春雙方不駐兵爲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讓。美蔣要打由他們打去。要占地由他們占去，我方絶不承認他們的打與占爲合法。總之東北是未了之局。我黨須準備長期鬥争，最後總是要勝利的。"[1]

6月初，林彪和前方總部到達哈爾濱與東北局後方總部會合。

6月7日中午起東北停戰協定生效，開始限定十五天，爾後一再延長。林彪指示我軍部隊應加緊休整補充、恢復疲勞、總結經驗、提高士氣。同時將部隊以師爲單位劃分地區，全面開展根據地建設工作。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100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從山海關到松花江，約半年多的時間，千餘里的且戰且退，到此結束了。經受了殘酷戰爭的鍛煉，我軍本質上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特别是我軍從四平果斷地撤退，并不再固守長春，又一次避免了在不利條件下的决戰，擺脱了戰略上的被動，保存了有生力量。林彪曾説："四平一撤，蔣介石占領了長春、吉林等大城市，没有關系，松花江以南的城市都可以給他，他占大城市就背上了包袱。他占了就要守嘛，這麼多大城市守起來兵力就分散了，我們就可以各個擊破，消滅他有生力量。他既願意背，我們就把包袱都給他，他背得越多越好，把他背得走不動了，我們再來一個一個地吃掉它。"

通過總結與國民黨軍隊半年來作戰的經驗和教訓，使東北我黨内外、軍内外對當前形勢的認識，對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的認識，對變被動爲主動的認識，達到了高度一致：

第一、根據地建設以鄉村爲主還是以城市爲主？認識到依賴城市，忽視鄉村根據地建設、忽視農民是錯誤的。根據地應主要建設在以廣大農民爲主的鄉村。

第二、和平爲主還是戰争爲主？認識到幻想和平"最後一戰"，忽視戰争的長期性是錯誤的。國共兩黨的鬥争是你死我活的鬥争，和平妥協是暫時，激烈戰争是長期的。

第三、我軍發展是以收編組編國民黨舊部隊爲主，還是發動基本工農群衆参軍，充實擴編主力部隊爲主？認識到收編組編改造國民黨舊部隊固然重要，但充實擴編主力部隊要以工農大衆踴躍参軍爲主，因爲勞苦大衆立場堅定，作戰英勇，不怕苦，不怕死。

第四、革命戰争是部隊孤軍作戰還是發動全民，打人民之戰？認識到忽視人民群衆参加和支持的戰争，就會困難重重，就不可能取得最後的勝利，甚至存在失敗的危險。

革命戰争的根本問題是依靠人民，戰勝敵人。在于敵我雙方有生力量的消長，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保持壯大自己的有

生力量。勝負不能從一時的進退而定，也不能從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定。如果采取冒險主義，衹進不退，或采取消極防御，不丢失一寸土地，擺開陣勢同敵人硬拼，那是最愚蠢的軍事指揮員。將自己有生力量拼光，結果不退也得退，一寸土地也保持不了。自己有生力量毀滅了，就談不上反攻，談不上翻身，那就是徹底慘敗。進退皆爲戰略需要。善戰者避敵鋭氣，不羞于後退。在敵强我弱形勢下，“誘敵深入”的戰略原則，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戰争需要勇敢頑强的戰士，更需要雄才大略的統帥。

第十三章 三下江南

一、在林彪司令員身邊工作的八個月

1946年夏天，我離開了前方總部。

林彪决定調我到東北民主聯軍第1縱隊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他親自與我談話時講的理由有三條：“第一、基層部隊現在急需補充幹部；第二、第1縱隊是由山東來的部隊，你對這個部隊情况比較熟悉；第三、你是總部的參謀處長，熟悉作戰情况，1縱又是北满我軍主力縱隊之一，調你去就是要加强部隊的作戰指揮。因此總部决定派你到第1縱隊去工作。”

其實我心裹也明白，“王繼芳叛變”與“舒蘭喝酒”，是林彪對我不滿意的地方，這股怒氣尚未消除。事出有因，我心中自知。

要離開前方總部，離開總部首長，離開剛剛熟悉的工作環境，不免有些戀戀不捨。

自1945年11月到東北後，我在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工作至今，算起來，在林彪司令員身邊工作衹有短短的八個月時間。但

就是這短短的時間讓我對林彪指揮作戰的工作作風印象深刻。

我在林彪身邊工作時期，東北的軍事形勢正處在敵强我弱，我軍處在極其困難的情况下，同時也是我黨内外，軍内外對東北戰局和我軍戰略决策思想不統一的情况下。林彪經過深思熟慮，根據實際情况，承擔着巨大的壓力，提出了自己獨到的、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見解。林彪的一整套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就是在那個時期逐步形成并提出的。林彪不但是戰役指揮員，也是戰略指揮家。他指揮東北人民解放軍用短短的三年時間，消滅國民黨百萬的最精鋭的軍隊，解放了東北全境，就是最好的證明。

我對他總的印象是：既嚴肅又親切，既是將軍，又像學者。

他説的是湖北普通話，穿着不甚講究，但很合體，整潔。吃飯兩菜一湯，以青菜、豆腐爲主，再加上一小碗米飯。不抽烟，不喝酒，以炒黄豆爲零食。

他在行軍時，騎馬、步行參半。特别是冬天，走路身體發熱了就騎馬，騎馬身體發凉了就走路。早年喜歡快馬加鞭，現在多隨部隊而行。後來繳獲多了，有車坐了。他不坐日式破轎車。因爲破轎車不是油路不通，就是電路脱落，走走修修，令人討厭。對美式吉普車他也不坐，認爲吉普雖然跑的快，但太顛簸，不平穩，不舒服。他願坐美式十輪大卡車，與司機并肩坐。這種車的機器質量好，馬力足，不易壞，也比較平穩。

林彪平時的工作就是看文件，看電報，看地圖。這些文件，電報，不是向上級的報告和請示，就是向下級的答復和指示。有時親自接待幹部，聽取匯報，解答問題。閑時主要是看書。

他天資聰慧，機智過人。發現問題，處理問題很快。但他對重大問題的處理又很慎重，要經過反反復復的思考。有的重要電報白天寫好了，并不隨即發出，要睡一夜之後，頭腦清醒了，再審查其内容，方决定"發"還是"不發"。

一般晚上十點鐘就寢，早晨六七點鐘起床。作戰時則把當天事情處理完，第二天事情布置好之後才休息。

他的工作和生活相當單調，也相當"重點主義"。當他在思

考和處理某個問題時，與此無關的問題就不要去打擾，否則不碰"硬釘子"，也要碰個"軟釘子"。

他調劑工作緊張時的辦法不多，主要是在室內散步，來回轉圈。有時在室外走走。高興時也走走舞步，快三慢四，借以聽聽音樂。總之嚴肅緊張有餘，活潑輕鬆不足。

林彪性格內向。腦子裏文章多，但嘴裏說得少。可是在重要問題上，例如對部隊講解戰役戰術要點時，却是一個"婆婆嘴"，反復叮囑，反復强調。他辦事極其認真。重要事情必需親自動手動嘴。很多次，我向他報告部隊的行動和作戰情况後，在回復部隊電報時，都是他親自一字一句的口述，由我和秘書記録，然後他再過目審查，最後交由秘書送機要科處理。

我認爲，林彪的作戰指揮風格是：勇敢不魯莽，沉着不寡斷，謹慎不膽怯，嚴格不刻板，機敏不草率，有膽識，有謀略，有魄力，有豐富的戰爭經驗。

我在他身邊工作，耳聞目睹學習到的，絶非是簡簡單單的工作方法問題。

我看到他在戰爭的空餘時間，雖然工作很忙，仍是手不釋卷。閑聊時，他經常用生動的戰例給我們講希特勒進攻蘇聯，打到莫斯科附近，蘇聯紅軍如何反攻，把希特勒打敗。拿破侖進攻俄國，占領莫斯科，俄國軍隊如何反攻，把拿破侖打敗。以及中國紅軍如何誘敵深入粉碎敵人圍剿。

林彪還經常給我們講一些他所研究的世界戰争史中的戰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著名的"凡爾登戰役"，當時法國軍隊守得十分頑强，以死尸做工事障礙物，使凡爾登變成"風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斯大林格勒之戰"，房屋全被摧毁了，還守了幾個月，最終反攻把敵人殲滅。林彪還特别介紹説：蘇軍將領朱可夫元帥指揮相當厲害。他指揮蘇軍莫斯科及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和反攻戰，把德軍打得狼狽不堪，潰不成軍，成爲了蘇聯衛國戰争的轉折之戰。

林彪借分析戰例之時，引申講解他的作戰指導思想。他説：

在敵强我弱條件下，一般不宜采取持久的陣地防御作戰。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爲了一定的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局部地區采用陣地防御作戰，也是常有的事情。我想他是指“四平保衛戰”。

林彪當時還送我兩本鉛印的書（當時的戰爭環境下，鉛印的書很少）。一本是“庫圖佐夫”，一本是“蘇沃洛夫元帥”。林彪要我好好讀一讀，從中獲取有用的思想，并讓我看完後向他談讀書體會。我利用工作之餘認真地將這兩本書看完。

庫圖佐夫是俄軍元帥，參加過三次俄土戰爭，戰功卓著。1812年衛國戰爭期間，出任俄軍總司令。在博羅季諾地區重創拿破侖軍隊。爲進一步疲憊和削弱敵人，保存自己有生力量，他指揮俄軍繼續後退，直至放弃莫斯科。在人民群衆的支持下，廣泛開展游擊戰争，組織後備軍。在數量上形成對拿破侖的優勢後，轉入戰略反攻，把拿破侖軍隊趕出俄國。

蘇沃洛夫元帥是俄國軍事學術的奠基人之一。參加過俄土各次戰爭。1798年，第二次反法聯盟組成後，任意大利北部俄奥聯軍總司令。轉戰意大利和瑞士，行軍中翻過阿爾卑斯山。恩格斯對其評價很高。

他們的戰略戰術思想主張摒弃綫式戰術而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以殲滅敵人軍隊爲主要目標。

看完了書，我體會林彪要我看這兩本書的意思是：第一誘敵深入，第二集中兵力，第三堅守反攻。

林彪有時也談部隊情况。特别對幹部和部隊的戰鬥作風問題更感興趣。當他對哪個部隊或某個指揮員的特點，能力，作風不甚了解時，總是耐心地向我們徵求意見和看法。我們談得越具體，他越愛聽。如果你衹説優點，他一定要問缺點是什麽？如果你光説缺點，他一定會問你優點是什麽？如果談了一次，他覺得還有問題不清楚，就會第二次，第三次找你談話。直到他認爲弄清爲止。

由于集中東北主力與敵人作戰，部隊工作更加繁多。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後勤工作，地方支援工作，都要有人統一負責，周

密布置，相互協調。特别是作戰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更爲重要。但前方總部没有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主要負責人。有一天，林彪問我：從山東來的高級幹部中，除蕭華是長期做政治工作外，還有什麼人適合做這個工作？我想了想說：原山東分局宣傳部長陳沂是長期搞宣傳工作的，很有經驗。林彪說：可以試試。後來就將陳沂調來前方總部任政治部主任。但時間不長，換上老資格的陳正人。

林彪在平常的生活中，很少與人閑扯，很少與人開玩笑。我做他的參謀處長，相處在一起，經常談的主要是工作問題。但在林彪高興時也不絶對。我舉兩個小例子。

有一次，我和情報處長蘇静，管理處長何敬之一起，在林彪吃早飯時去報告請示工作。看到他的飯菜太簡單，就建議是否改善一點。他說："就這樣很好。"

爾後，他一邊吃飯，一邊談到他在蘇聯治傷時的一個小故事：

一個蘇軍將軍問我："你喜不喜歡喝酒？"

我說："不喜歡。"

又問："你喜不喜歡女人？"

我說："不喜歡。"

又問："那你喜不喜歡游山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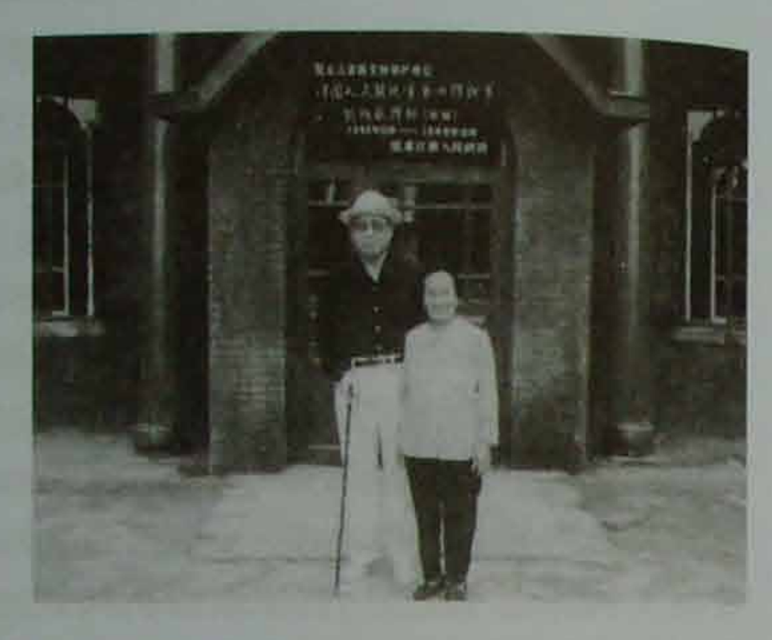
我仍然答："不喜歡。"

將軍驚詫地問："那你活着幹什麼？"

林彪答："活着嘛，喜歡幹革命！"

他講完後笑了。我們也笑了。

還有一次，他與我們身邊的工作人員閑扯中，談到他在延安聽到的一個小故事。他說：西安事變後，國統區很多青年來延安上"抗大"、上"陜公"學習，其中女青年不少。當時我們經過長征的團以上幹部，允許結婚。這些幹部找對象，嫌陜北當地姑娘文化低，土氣，而外來的姑娘文化高，洋氣，因此都喜歡找外來的姑娘。可是我們的幹部，多數是工農出身，文化不高，也很土氣。



戀愛時怎麼接吻都不會。接吻時把人家姑娘的舌頭都咬出了血，疼的姑娘哇哇叫。

說完，和我們一起哄堂大笑。

1995年夏天，我和老伴在兒子李冰天一家的陪同下，專程去了黑龍江的雙城。到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舊址參觀。那裏是林彪司令員指揮作戰的地方，也是我工作過的地方。故地重游，思緒萬千，一晃五十年過去了!——這是後話。

林彪是我的上級，也是我的良師。耳濡目染我在他的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盡管離開了林彪，但還是在他的直接指揮下。我下定決心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將學到的東西運用到戰場上。

我愉快地服從決定，辭别總部同事趕赴部隊。

二、敵人的“南攻北守”與我軍的“南打北拉”

由東南向西北斜貫吉林的松花江，江水清澈，碧波徐流。它發源于長白山區，經小豐滿水庫、吉林市、陶賴昭，直到扶餘以北，同嫩江匯合，再由西向東，經哈爾濱向東流去。在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時節，松花江也很快是“大河上下，頓失滔滔”，江面平静堅硬，坦克、汽車通行無阻。

1946年5月，我軍撤到松花江以北，敵人與我保持隔江對峙的態勢。

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回到哈爾濱與後方總部和東北局會

合，對東北進行全面統一的指揮和領導。

6月16日中央决定以林彪爲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以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四同志爲東北局副書記兼副政委，并以林彪、彭真、羅榮桓、陳雲、高崗五人組成東北局常委。

東北民主聯軍利用6月7日開始的暫時停戰，進行休整和重新組建部隊。除南滿原有第3、第4縱隊及三個獨立師（遼南獨立師、南滿獨2師、獨3師）外，北滿又組建了第1、第2、第6縱隊和第1、第2 、第3和第4獨立師。同時還擴建了炮兵縱隊（四個炮團）、騎兵縱隊和鐵道兵司令部等部隊。野戰部隊的總兵力約十五萬人。

第3、第4縱隊及三個獨立師、二個炮團，堅持南滿鬥爭。第1、第2、第6縱隊和炮縱及四個獨立師集中在北滿、西滿、東滿。

後來人們把第1、第2、第3、第4和第6縱隊稱爲“東北五隻猛虎”，其中三隻在北滿，兩隻在南滿。

當時，新整編的東北民主聯軍第1縱隊是由第7縱隊和山東第1、2師組建而成。全部是原山東軍區來東北的部隊。司令員是萬毅，副司令員由梁興初和我擔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是周赤萍。下屬1師師長梁興初（兼），政委梁必業；2師師長羅華生，政委劉興元；3師師長彭景文，政委黄一平。

6月初，國民黨88師一個加强團孤軍深入，占領了拉法和新站。

剛編成的民主聯軍第1縱隊第1、第2兩師奉命于6月7日夜間開始向拉法、新站進攻，激戰至9日黄昏後，將敵一千八百餘人全部殲滅。東北局首長6月11日通報中指出：敵人越分散，越便于我殲滅，我軍在不得已時，放弃某些城市，以誘敵分散，換取殲敵機會。

此時我到達縱隊司令部，但萬毅司令員還在拉法前綫。

敵人占領松花江以南廣大城鎮之後，也需要争取時間，休整部隊，調整部署，補充糧彈以鞏固其占領地區，并修通後方補給

线路。因此蔣介石一方面發布所謂東北十五天停戰令，一方面狂叫要繼續向哈爾濱進攻。實際上就是在南京兩黨談判破裂後，玩弄兩面手法，妄圖在關外暫時小打，在關内向華東、華北我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

當時，擺在東北局和東北民主聯軍面前的首要任務是，經過整編壯大武裝力量，迅速發動群衆，建立和鞏固根據地，争取東北戰場的主動權。

7月初，在哈爾濱舉行了東北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對前一段工作進行了認真的總結，對東北當前形勢及今後任務進行了認真的討論。

7月7日，會議委托陳雲同志起草了《東北形勢和任務》的决議，即東北局“七七决議”。《决議》對形勢的基本估計是敵强我弱，必須準備進行長期自衛戰争。對當前工作提出了多項任務，重點是：（1）克服“和戰問題”中的混亂思想，建立長期自衛戰争的觀點；（2）關于根據地的建設，特别强調能否發動農民群衆，是東北鬥争成敗的關鍵，農民群衆發動不起來，我們在東北就有失敗的可能。號召走出城市，丢掉汽車，脱下皮鞋，换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能下鄉的幹部都要統統到農村中去；（3）在敵强我弱的情况下，我軍的作戰原則是誘敵深入，待敵兵力分散，我則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殲滅敵有生力量。

這一决議，對統一東北全黨全軍的思想，起到了重大作用，對于扭轉、推動東北戰争形勢好轉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指出當時東北對敵鬥争情况有三個特點：

第一、東北敵人三十萬，多數美械裝備，戰鬥力很强。蔣介石抗戰時去緬甸的遠征軍除第5軍外，全部調來東北，因此敵人比較難打，美械裝備火力强，五年以上軍齡的老兵多，有帶着排長銜的老兵。各次戰鬥中殲滅他一個團，我們自己也要付出將近一個團的傷亡。當然有少數部隊戰鬥力較弱，例如調來的雲南部隊

就有很大不同。

第二、東北鐵路多，敵人控制機動列車行動方便，增援迅速。如沈陽到長春兩地相隔六百里，一夜即到，且部隊没有行軍的疲勞。因此打小仗就要準備打大仗，圍攻孤立的敵人，就要準備打增援，這就減少了孤立打一點消滅敵人的機會。

第三、新解放區，國民黨特務、土匪未全部肅清，封鎖消息困難，群衆采取觀望態度，不少人對國民黨存有幻想。我軍行動不易隱蔽，敵人情報相當靈通，我不易突然襲擊敵人，而且要隨時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我軍行動主動性因之減少。

林彪又指出，當然敵人的弱點、困難、不利條件也不少。敵人侵占地區越大越多，戰綫越拉越寬越長，其兵力就越分散越不足，因此處處薄弱。敵人集中兵力向長春、吉林進攻時，我南滿就在海城、鞍山、大石橋，東滿在樺甸、蛟河等地向其進攻，共殲滅他五個團，使敵人顧此失彼。

林彪説，國民黨每占一座空城，就造謠吹嘘説自己的勝利，其實不過是自欺欺人而已。戰爭勝負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有生力量的消長。他的後方補給綫越拉越長，隨時有被我切斷的危險，其糧彈、油料補充就越加困難。現代化的軍隊没有鞏固的後方，没有源源不斷的補給，是無法持久作戰的。

林彪又説，國民黨184師在雲南是主張民主、反對獨裁的，現在被迫調到東北進行内戰是違背官兵意志的。因此該師師長率一個團在海城起義，這對那些内戰狂熱者是一個很大打擊。由此可見，國民黨有許多部隊是不願意内戰的，内戰繼續下去，這種起義還會更多，數量也會更大。國民黨在東北搞專制獨裁、壓迫人民，想用武裝力量消滅人民力量，妄圖把東北變成法西斯的黑暗地區，這就必然引起各界廣大人民群衆的堅决反對。現在敵占區人民，紛紛認識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就遭殃"，并把國民黨占領區稱爲"二滿洲"，可見人民正在加速覺醒，對國民黨的幻想正在加速破滅，敵人處境正在加速孤立。

1946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策劃對解放區的全

面進攻。會議後，國民黨參謀總長陳誠到沈陽，與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制定了一個“南攻北守”、“先南後北，各個殲滅”的作戰計劃。因南滿有廣大地區，人口衆多，又爲東北工業中心，同時南滿有我强大的主力和地方部隊，對其進攻北滿的後方和側翼威脅極大，不控制南滿便不利繼續向北滿進攻。因此妄圖首先“肅清”南滿我軍，然後集中兵力消滅北滿我軍，以實現其占領全東北的戰略野心。

10月初，敵調集了新1軍、新6軍和52軍的三個師的兵力，企圖打通沈吉路。我3縱、4縱部隊節節阻擊，靈活打擊敵人。敵先後占領清源、金川、柳河、新賓等城。

10月下旬，敵又調集了新1軍、新6軍、52軍和71軍等部隊七八個師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南滿根據地的通化、安東等地發動大舉進攻，雖然我4縱在新開嶺戰役中全殲蔣介石嫡系部隊52軍25師，但并未阻止住敵人的進攻。不久敵人又占領通化、安東。

這樣我南滿根據地逐漸縮小，祇剩下長白山麓的臨江、撫松、靖宇、長白四城。但我南滿仍保持主力部隊二個縱隊（六個師），另有三個獨立師和四個炮兵團。

當時，東北總部表揚了南滿部隊在新開嶺戰役中殲滅敵25師的重大勝利（這是我軍在東北戰場集中優勢兵力，第一次全殲敵一個整師的先例），并指示繼續發揚集中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原則，力争再殲滅敵五六個團，就能使形勢大爲好轉。我如能實現以上方針，則敵祇能占主要點，不能占次要點與面。而我則能占廣大兵源、糧源地區，陷敵于各個被殲境地。我軍愈戰愈强，而敵愈戰愈弱。如不能實現以上方針，我不僅失掉大城市，而小城市與鄉村亦將失掉，則兵源、糧源皆失，即無法擴軍與養軍，且無作戰的回旋餘地，而必致形成嚴重困難。故必須堅决靈活的執行以上方針，在持久戰争中争取最後勝利。

爲了粉碎敵人“南攻北守”的陰謀，在其進攻通化、安東時（那時松花江尚未結冰封凍），我東北總部就決定北滿部隊應該出擊，策應南滿作戰。實行“南打北拉”，迫使國民黨軍隊在南北

兩綫作戰。

當時，北滿我軍有三個主力縱隊，另外有四個獨立師，西滿有一個獨立師、二個保安旅，東滿有一個獨立師。

我第1縱隊部署在吉林、哈爾濱之間及其以東地區，阻止吉林方向敵人向北向東進犯。第2縱隊部署在西滿，阻止敵人向白城子、齊齊哈爾方向進犯。第6縱隊部署在哈爾濱以南松花江以北地區，阻止長春方向敵人向哈爾濱方向進犯。其他獨立師、旅均分布在後方清剿土匪、發動群衆、實行土改、開創根據地建設工作。

11月3日，我北滿第1縱隊、第6縱隊主力由哈爾濱附近乘火車，繞道齊齊哈爾到達松花江以南前郭旗（即現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地區與西滿第2縱隊會師。林彪的指揮所也同時到達前郭旗。

部隊稍事集結，于11月10日開始向農安方向進攻。但農安以北之哈拉爾萬金塔等處國民黨守軍聞風而逃，唯有德惠西北之靠山屯尚有新1軍50師一個加强連及民團土匪武裝約千人左右固守未逃。因此林彪命令2縱第5師全部并附炮兵坦克于23日黄昏開始强攻。第1、第2、第6縱主力準備打援。24日，全殲靠山屯敵人。農安、德惠之敵均未敢出援。林彪命令第2縱隊包圍農安，第1縱隊挺進農安與長春之間，既斷農安敵人退路，又威脅長春敵巢。第6縱隊爲預備隊待機行動。這樣迫使國民黨不得不暫時停止對南滿攻勢，并將新6軍主力車運北調長春，協同新1軍等部，分路齊頭并進，尋求與我決戰，以解除農安之危。

我縱在長春、農安之間抗擊新6軍進攻，拼殺激烈。給敵重大打擊之後，我撤出戰鬥。這是我縱第一次與新6軍交鋒，雙方對彼此的戰鬥力都有了初步了解。

由于敵人兵力集中，失去各個擊破的戰機，農安有敵一個師固守，一時不易攻克，同時松花江已結冰封凍，車馬行動無阻，12月6日，林彪決定主力返回江北待機。第1縱隊移至榆樹地區、第2縱隊仍留西滿，第6縱隊移至拉林河以北雙城地區。林彪指揮所

返回雙城。這次行動拉開了我軍"三下江南"的序幕。

三、首下江南

1946年12月中旬，東北敵人依靠軍事優勢，繼續"南攻北守"的作戰方針。集中新1軍、新6軍、60軍、71軍各一個師，52軍二個師共六個師的兵力，分三路向南滿臨江地區進犯。我南滿處境甚爲困難。如果敵人得逞，東北局勢將發生于我很不利的變化。我東北總部早已識破敵人的陰謀，因此，提出保衛南滿是東北我軍當前的中心任務，決定北滿部隊應該再次出擊，積極策應南滿作戰。

林彪在戰役前召開高級幹部軍事會議上，分析了當前的局勢，并着重指出，必須趁松花江結冰封凍的有利時機，利用北綫敵軍分散守備的弱點，連續出擊，把敵人的"南攻北守"變爲我們的南北夾擊的形勢，把敵人拉過來，踢過去，打得敵人顧此失彼，疲于奔命。求得在運動中消滅他幾個師，以改變東北的局勢。

在這次會議上，林彪特別提出了打"硬拼仗"的新戰術，即集中優勢兵力，實行"一點兩面"戰術，同敵人死打硬拼，爭取全殲敵人。爲什麼要死打硬拼呢？林彪說："東北我軍由于群衆條件不成熟，我甚難秘密接近敵人，所遇敵人又較強，非一打就垮。又由于敵鐵路公路太繁，增援甚快，故甚難求得通常優越條件，完成各個擊破的殲滅戰。""但爲了打掉蔣軍的'王牌軍'，爲了降低敵人的猖狂，爲了使我半生不熟的條件成爲完全成熟的條件，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限制内，有時遇到條件不充分，亦須斷然猛打，爭取成爲殲滅戰。如不能殲滅，祇要慘重地打擊了敵人，雖無多大繳獲，亦算勝仗。""故最近我們除過去所謂殲滅戰、游擊戰、運動戰之外，現在提出一種新型的作戰方案，即'硬拼戰'。這種作戰方式與過去的不同點則爲不是有十足把握才

打，而是祇有六七成勝利的把握，即下决心打。打時打得極頑强，打的結果可能成爲殲滅戰，亦可能雙方都傷亡慘重。”

會議决定的作戰方針是：堅持南滿，鞏固北滿，南打北拉，密切配合，集中兵力，主動殲滅敵人。

會議對部隊的部署是：南滿部隊阻擊敵人，保衛根據地。北滿部隊南渡松花江，在長春以北地區尋機殲滅敵人和打擊增援敵人。調動敵人，策應南滿作戰。

會議最後决定集中第1、2、6 三個主力縱隊及三個獨立師和三個炮團，于1947年1月5日分路并進，南下松花江，向長春、陶賴昭間中長路兩側地區展開攻勢。

那時的東北，正是滴水成冰，呵氣成霜的時節，我們第1縱隊由榆樹地區出發，浩大的人群、車馬、爬犁趟着茫茫積雪，忍着颼颼刺骨的寒風，旌旗招展，像急流奔騰的波濤涌向江南。

其塔木是松花江南的一個小鎮，與德惠、九臺、吉林遥爲鼎足之勢，是敵人一個重要的前衛據點。新1軍38師113團的一個加强營駐守在這裏。敵人在村鎮外圍和縱深廣設鹿砦、鐵絲網、地堡群等各種掩體工事。113團主力駐在九臺、38師主力控制在吉林附近，而德惠則爲新1軍50師主力駐守，他們隨時可以向其塔木增援。

我東北總部確定采用圍城打援的戰術，首先拿其塔木開刀。總部認爲，從這裏一打，德惠、九臺、吉林敵人一定來增援，我們就可以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

根據東北總部意圖，我縱隊决定第3師圍殲其塔木敵人，第1師進到其塔木與九臺之間，準備消滅九臺援敵，第2師進到其塔木與吉林之間，準備協同吉北軍分區部隊，阻擊吉林援敵。縱隊指揮所在1師、3師之間地區，兄弟部隊第6縱隊主力進到其塔木與德惠之間，準備消滅德惠援敵。

1月6日中午，我第3師以突然奔襲的動作，包圍了其塔木的敵人。夜色徐降時開始攻擊，在村鎮東南方向，突破敵人前沿陣地，占領村落一角。但遭到敵人拼死抵抗和連續反擊，我進展不

大。當時我們幾位縱隊領導同志最擔心的就是如果攻得不狠，就可能引不出敵人的增援部隊。

次日黄昏後，該師另一個團在村鎮西北方向打開突破口，向村落縱深發展，雖然也遭到敵人頑强抵抗，但敵人已經動摇，多次向九臺敵人緊急呼援。戰鬥在村内進行。

根據1師首長報告，他們從偷聽敵人長途電話中得悉，東面吉林、南面九臺、西面德惠敵人已開始出動向其塔木增援。我們大家聽了之後都很高興，因爲敵人已按照我們的估計行動了，敵人從三個方向同時給我們“送禮”來了，我們當然要全盤接收。當即對1師和2師部署打援的具體指示。

1月7日早晨，敵38師113團團長王東籬帶着二個營，配屬了裝甲車連、迫擊炮連和九臺保安隊等，急急忙忙地沿着九臺到其塔木公路前進。午間行到張麻子溝時，已完全陷入我1師設置的埋伏圈内，而敵團長還在用無綫電話向他的上級報告説：“途中無情況，衹有幾十名土共騷擾，已被擊潰……。”無綫電話聲音剛完，公路兩側白雪皚皚的山坡上，突然響起了密集的槍聲，彈丸在敵人的行軍隊伍裏飛舞，大批反穿大衣的白色人群，像雪崩暴發，白浪翻騰般向山下衝去，打得敵人手忙脚亂，一場激烈的圍殲戰開始了。

我們聽到激烈的槍聲，就準備將縱隊指揮所向1師靠近。誰知當我們正準備移動時，接到1師首長報告，戰鬥已接近尾聲，正在掃清殘敵。想不到天下第1軍的大半個團，戰不數合，就這麽快地連團長在内一并嗚呼哀哉了。談起這場戰鬥，我們的指戰員都説，“王牌軍”的戰鬥力也不過如此，證明我們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由吉林出援的敵人，被我吉北騎兵團從烏拉街附近打回去了。

我3師于8日黄昏對其塔木殘敵繼續攻擊，敵人利用黑夜分散突圍，大部被殲，少數逃竄。同時我2師以奔襲行動攻占沐石河，全殲守敵保安團兩個營。

由德惠出援之敵，一個團部加兩個營進到焦家嶺附近，被我6縱殲滅了。據事後通報，在這次戰鬥中，該縱16師連續衝鋒七次，18師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點，互相配合，經兩天激戰，共消滅敵人一千二百餘人，受到總部和林彪的表揚。

勝利消息一個接一個，東滿部隊攻克樺樹林子，西滿2縱收復伏龍泉東站等等。聽到這些捷報，我們指揮所的人員都說東北總部的作戰意圖全部實現了。攻點打援，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的戰術真管用。王牌新1軍這隻瘋狗已被打得頭破血流，幾天之內，被殲兩個團。現在敵人到處挨打了。

在我們連戰皆捷的打擊下，長春、吉林敵人驚惶不安，杜聿明更加心慌意亂，趕快放弃對臨江的進攻，抽調了三個師的兵力，星夜乘車北援。同時我南滿部隊經過内綫和外綫配合作戰，共殲敵五千餘人。尤其我以主力一部挺進到敵人深遠後方打擊敵人，破襲交通，迫使敵人不得不從正面抽兵去恢復被我切斷的補給綫，鞏固其後方安全。這樣由于我南北互相密切配合，杜聿明的第一次進攻臨江被徹底粉碎了。

我東北總部認爲此次戰役目的已經達到，敵人增援部隊已趕來，加上大寒潮來臨，氣温驟然下降到零下四十度，我縱被凍傷五千餘人，不便繼續作戰，因此命令我們縱隊在1月17日連夜轉移回到了江北。

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對一下江南的勝利評價很高，在一下江南作戰時期，1月11日軍委來電說："……圍城打援是殲滅敵人的重要方法之一。利用結冰時期有計劃的發動進攻，普遍尋找敵之薄弱據點，采取圍城打援方法，大量滅敵，轉變敵我形勢，甚爲必要。……衹要你們能用一切方法將杜聿明現有力量（五個軍十五個師及技術兵種、保安部隊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殲敵一個師以上，一年内殲敵十二個師以上，就可使自己轉入有利地位。如此打兩三年，就可以從根本上轉變敵我形勢，并建立鞏固根據地。"[1]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170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四、再下江南

敵人南北損兵失地，但首先消滅我南滿主力的决心并未改變。在北滿我軍回師江北之後，杜聿明除留88師協同新1軍防守北綫，阻我南下外，又在南滿迅速糾集新6軍、第52軍和60軍四個師的兵力，于47年1月底開始分别由通化、桓仁等方向，第二次向臨江進犯。

2月初，我南滿3縱、4縱部隊，于高麗城子地區痛殲孤軍深入的敵52軍195師五個營，并攻克三源浦，又殲敵207師兩個營，俘敵團長以下一千三百餘人，至此，3縱殲敵四千餘人，斃敵195師代師長何士雄。加上第4縱隊外綫作戰殲敵三千餘人，于是國民黨軍隊第二次進犯臨江計劃又破産了。

杜聿明惱火萬分，很快又拼凑了五個師的兵力，于2月中旬再一次多路向臨江進犯，揚言“不攻下臨江，决不罷休”。

北滿部隊一下江南作戰勝利結束之後，2月10日，我東北總部在雙城召開師以上幹部軍事會議，傳達學習中央關于《迎接中國革命新高潮》的指示，總結前一段作戰經驗，討論繼續南下作戰問題。

會議開了三天，由林彪作了會議總結。主要講了三個問題：（1）目前作戰的意義；（2）怎樣打法；（3）戰鬥作風問題。林彪表揚了上次作戰部隊的戰鬥行動，都表現很好，不論參戰的主力部隊和地方部隊，都打得很好。林彪在評價我縱時説：“1師在圍殲戰鬥中，勇氣和戰術均好，3師打得也很漂亮，就是攻城戰術上有些毛病。”又説6縱：“16師打得很勇敢，就是應當注意敵情、地形的偵察，18師等打得均好。”

林彪高興地説：“北滿圍城打援方法獲得成功，南滿内綫作戰和外綫作戰互相配合也獲得成功。”

林彪强調指出：“目前我們必須準備付出更大代價，再跨江

南，打一次時間更長、規模更大的戰役。爲何今天要打這一仗呢？根據目前形勢，我們需要打這一仗與可能打這一仗。首先我們要打破敵人先解決南滿的企圖。我們應當把南滿與北滿看成是一個聯系整體，爲了保存北滿根據地，就必須保存南滿根據地。如果南滿不保，東北形勢將產生很大變化，敵人即可將南滿的兵力抽到北滿來，進攻北滿的兵力即可增加，而敵人的兵源、糧源區亦增加了。如果我在南滿站住，敵人很大兵力被牽制在南滿無法北進，使我們北滿有機會鞏固與加深根據地的建設。所以我們必須爭取打好這一仗，堅決配合和支援南滿粉碎敵人對臨江的進犯。其次北滿受氣候與地形限制很大，目前這個時期最好打，如果現在不打，解凍化冰以後，敵人就可以利用松花江牽制我們，集中兵力進攻南滿。所以必須利用現在這個時機，向敵人進攻。必須大量殲滅敵人，才能使北滿根據地穩住。再次，東北敵人現在機動兵力不多，但東北鐵路、公路、交通發達，使敵人尚有部分機動兵力。如果我們將其僅有的機動兵力殲滅，那麼就可以將敵人僅有的主動權轉到我們手裏來，我們要爭取加速這個變化。”

“至于可能打這一仗的條件是完全具備的。首先是群衆條件。根據地建設已初具規模，我們已經有了家，我們有了群衆依靠，我們有了後方的依托，傷兵有地方安置了，我們有廣大的兵源、糧源地區，可以保證不斷的補給。其次，我們部隊與過去也大不相同，過去最充實的師，衹有五、六千人，現在一個師一萬多人。過去軍心有和平幻想，現在是一心一意準備打仗。過去訓練裝備均差，現在也不同了。特别是現在有了炮兵，就給戰爭帶來了新的力量，步兵不能解決的問題，炮兵可以解決。再次，敵情方面也有很大變化，敵人更加分散了。在四平撤退時，我們不能再守公主嶺，再守長春，再守吉林，不能還手。一方面因我軍打得很疲勞，另方面敵人兵力是集中的。而現在敵人分散了，廣大地區處處薄弱，我們可以各個擊破敵人。過去國民黨向關外增援可能性很大，現在關内已殲滅敵人五十六個旅，平均每月殲敵八個

旅，現在增援東北可能性很小了。因此我們可能放手集中全部力量作戰，如果能爭取消滅敵人兩個師，那就大大地減少了東北敵人的主動權。”

“故對這一仗，應當堅决的打，勇敢的打，冒險的打。過去我們是‘忍、等’，現在是‘狠’打。一面打，一面補充，補充來不及就縮編，要準備較大傷亡，現在不付出一定代價，將來就會付出更大代價的。總之，目前我們作戰方針是，不打莽撞仗，要打硬拼仗。經過準備，組織妥當之後，就要拼命的死打，要爭取打破6縱16師連續七次衝鋒的紀録。一切戰術中的最重要的戰術就是死打，拼命的打。”

林彪在總結講話中强調：在作戰思想上，必須放手堅决作戰，不怕打硬仗，打惡仗，祇有如此，才能殲滅敵人，扭轉戰局；在作戰原則上，必須了解情況，熟知敵情、地形，不打莽撞仗，不打主觀主義仗，要打硬拼仗，重要的戰術就是死打，重要的戰鬥動作就是運用“三三制”戰鬥隊形；在戰鬥作風上，必須養成行動積極，不畏艱難，不怕疲勞，堅决執行命令，主動團結和配合友鄰等優良作風。

雙城會議使東北民主聯軍的指揮員們更加明確了“南打北拉”的軍事戰略原則，進一步樹立了敢打硬仗，敢打惡仗，敢于殲滅敵“王牌軍”的决心和信心。

我縱經過月餘休整，凍傷士兵大部治愈，體力完全恢復，可稱爲兵强馬壯，殺敵立功情緒非常高漲，紛紛上書請命求戰。傳達雙城會議精神後，指戰員聽説要打更大規模的殲滅戰，改變東北被動局勢的日子終于來到了，興奮到了極點。人人摩拳擦掌，决心争取打更大的勝仗，决心有我無敵，死打硬拼，刺刀見紅。保證堅决執行命令，不叫苦，不怕困難，不怕疲勞，不怕撲空，不怕傷亡，不怕遭受挫折。

當時正是“一九、二九凍死老狗，三九、四九石頭裂口”的嚴冬，戰士們知道在冰天雪地裏打運動戰，最寶貴的是兩隻脚不被凍壞，因此他們精心地整理着剛發下的烏拉鞋，讓它穿的又牢固

又暖和，準備同敵人機械化部隊賽跑。

2月21日，我們1縱和6縱及西滿2縱，帶着成千上萬的支前群衆和車輛，浩浩蕩蕩又跨過松花江，行進在江南銀色的原野上。天氣仍然很寒冷，遍地皆雪，老北風卷着雪花，呼嘯着，翻滾着，來往衝撞，吹得臉上像針扎刀割一樣難受。人們身上挂滿了冰霜，但由于接受了上次的教訓，部隊的防寒工作比以前好多了，人人穿着棉大衣、頭戴大皮帽子，機槍包上了棉套，戰士們還帶了酒精，以便在槍栓凍住，拉不開槍栓時使用，大家的水壺變成了酒壺，必要時可以喝上幾口暖暖心腸。由于東北寒冷又豐産糧食，因此東北不少老百姓喜歡喝酒，小型酒廠也多，他們稱酒廠爲“燒鍋”，我們部隊新補充的東北戰士多，水壺變成酒壺，尤其高興。

鄙人喜歡烟酒，這次準備的也特別充分，縱隊前指警衛連的一輛中吉普上，也裝了不少燒酒。

新1軍挨了我們“一下江南”的連續打擊之後，囂張驕橫的氣焰有所收斂。城子街本來是松花江南一個小小的據點，他們竟放了30師89團及師山炮營，整整一個團的兵力在那裏拼命構築工事，加强守備。

東北總部命令第6縱隊圍殲城子街敵人，我縱的任務是準備消滅九臺出動的敵人援兵。

部隊快速進到離城子街還有百里的地方。突然，我縱2師未按計劃到達指定地點，而是改變方向單獨行動了。我們幾個縱隊領導都莫名其妙，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新情況。

原來，城子街敵人發現我們過江行動，便準備逃跑。此情報被我東北總部及時知道了，林彪决定命令一支部隊以最快速度趕去切斷敵人的退路。于是總部就直接給2師發了萬萬火急電報，要他們拂曉前趕到城子街的背後去堵擊敵人。

在東北，這是林彪處置緊急情况的一種非常特殊的指揮方法。他先給行動部隊發出命令，總部直接指揮到行動部隊，然後再通知行動部隊所屬的縱隊。

在這裏，我要多說幾句，因爲林彪的這種指揮方法不僅在之後的四野部隊作戰中經常使用，而且被當今的軍史專家稱之爲很有特點的“越級指揮”。我認爲，林彪的這種反常規指揮方法，是與他對東北戰場敵我雙方作戰特點的深刻認識和他的戰略指導意圖與戰術指揮藝術分不開的。其一“逢戰必殲”。要吃掉敵人，而不是擊潰敵人，這是林彪一貫强調和堅持的作戰原則。他每一次戰役部署的出發點和最終目的，都是最大程度上的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其二“攻其要害”。林彪直接指揮的作戰部隊，往往是在殲滅敵人最關鍵的時刻和最關鍵的環節上，對敵最要害部位的最致命的打擊。城子街一戰，要吃掉蔣軍整整一個團的關鍵是斷其後路；其三“兵貴神速”。在敵强我弱，敵武器裝備優于我軍時，我軍的奔襲行動，實際上是兩條腿與汽車軲轆的賽跑。林彪的作戰部署在最短的時間内傳達到作戰部隊，作戰部隊在規定的時間到達指定位置，時間成爲戰役勝敗的關鍵；其四“情報與通信”。前面我已說過，林彪對司令部工作非常重視，其重點又是情報與通信工作。當時，無論是總部，還是縱隊、師團都十分重視收集和整理敵情報工作，隨時掌握敵人的動態。同時將繳獲的敵電臺，除留總部使用外，全部配備到主力縱隊的師以上指揮所，這樣就大大提高了總部直接調動作戰部隊的能力。還是城子街一戰，當總部得知情報守敵要跑時，爲争取時間，林彪果斷跨越縱隊電令我縱2師斷其退路。

2師首長接到總部的直接命令，急忙查看了地圖。路程遠，時間緊迫，决定抄近路快速隱蔽接近敵人，争取按時到達指定位置。

夜間特别寒冷，刺骨的北風不停的呼嘯。2師的戰士們艱難地向前急進，指揮員們寧願跟着走路，也不願意騎馬，因爲走路比騎馬暖和。他們跑前跑後，了解情況，進行動員，他們把這叫做“飛行動員”。

戰士們聽説敵人要逃跑就急了，“加快速度，無論如何不能讓敵人跑了”，“堅决完成總部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加油

啊!立功的時候到了”，“是鋼是鐵，咱們用行動比比看”。同志們互相鼓勵，互相挑戰，部隊不是在走，而是在奔跑。僞裝的白布，披在身後飄舞，翻穿的棉大衣一身雪白。烏拉鞋趟着雪地，發出連續不斷的“喳、喳”的響聲，打破了深夜的寂靜。

2師部隊趕到城子街南面恒通溝一帶，天還没有亮，敵人也還没有逃出去。戰士們馬上脱掉大衣，揮動鍬鎬，用積雪冰塊構築工事，準備阻擊敵人。果然，拂曉時分，敵人開始向南逃跑。當他們發現退路被切斷，便發起了瘋狂的連續衝鋒，企圖突圍。我2師是一支戰鬥力很硬的部隊，敵人幾次猛衝，没有“殺開血路”，就縮回城子街去了。到上午10時，我6縱從北面、西面趕到了，立即形成了嚴密的包圍。城子街之敵便成了瓮中之鱉。這就是林彪在緊急情况下越級直接指揮一綫作戰部隊取得的巨大戰果。

戰後，我2師榮獲林彪的來電嘉獎。

6縱圍殲城子街時，我們1縱主力隱蔽在城子街與九臺之間二道嘴子、聶家屯一帶，準備消滅九臺援兵。部隊隱蔽在冰天雪地裏，嚴陣以待。但怎樣等也不見敵人出動。原來敵人吃過我“圍城打援”的虧，在失敗中已得到教訓，現在一兩個團不敢輕舉妄動，單獨出來增援了。我們正等得發急時，恰好總部來電報，命令我們立即出發前往包圍九臺敵人。

九臺是吉長路上的重要交通據點，敵人築有永久性的防御工事，駐有新1軍一個團加保安隊，是個比較難打的據點。但在我縱未到達前，敵人連這樣重要的據點也不要了，丢下大批糧草和彈藥，弃城逃跑了。

我們進到城裏，稍事了解情况，接着命令3師在後面跟踪追擊逃敵，并乘勝奪下卡倫，逼近長春。追擊中，還俘虜美國少校及上尉情報軍官兩名。一名少校叫柯林士，另一名上尉叫芮克。

在從九臺向卡倫前進途中，我們聽説88師出援了，大家高興得不得了，立即準備殲敵部署。可是敵人前進不遠，聽到城子街的部隊全部被殲滅了，又調回頭，縮進長春烏龜殼内去了。接着西面農安敵人也弃城逃到長春。杜聿明説，這是爲了“誘敵深入”，

所以九臺、農安實行了“戰略撤退”。敵人那種驕横氣焰再也看不見了。

6縱于2月24日殲滅了城子街的敵人。這樣新1軍又被殲一個團。接着該縱隊三個師加一個獨立師和二個炮兵團,奉命攻打德惠城。

我們1縱、2縱和二個獨立師匯集于德惠、長春之間的哈拉哈、米沙子一帶,2縱在我縱右側,嚴陣以待,準備打擊由長春向北增援之敵,并且進行了大破襲,炸毁橋梁,顛翻鐵軌,燒毁枕木,破壞車站,聲威震撼長春。

杜聿明在南滿屢遭慘敗,在北滿失地損兵,不僅臨江未破,而且德惠又危急,惱怒交集,坐卧不安。爲了解德惠之圍,又從南滿抽調71軍二個師協同北綫部隊新1軍兩個師和保安部隊共十二個團以上的兵力,在長春展開,沿着中長路分三路齊頭并進,星夜北上,并叫囂要打開小豐滿水閘,用洪水把我們主力隔在江南,與我們决一死戰。

我南滿部隊在金州以南殲敵21師63團并擊退91師、第2師的進攻。在大北岔、德勝屯又殲滅91師172團全部另兩個營。該師主力狼狽竄回通化,加上其他幾次戰鬥勝利,敵人第三次進攻臨江計劃又成爲紙上畫餅。我軍乘敵人抽兵北調有利時機,立即轉入進攻,相繼解放輯安、金川、柳河、輝南等城。

由于北綫敵人兵力過于集中,不便于各個擊破。同時我攻擊德惠部隊戰術上犯有分散兵力的錯誤,數次攻擊均未奏效。爲了争取有利時機再戰,林彪命令6縱停止進攻德惠,所有部隊于3月2日主動撤回江北。

敵人跟着我們屁股後面,到了松花江邊。這時,杜聿明爲了挽回面子,急忙從沈陽乘專機飛到長春舉行記者招待會,虚報德惠戰鬥戰果,大吹大擂地説,德惠守軍如何英勇,殲滅共軍十萬。共軍乃烏合之衆,不堪一擊,十天之内,國軍保證打到哈爾濱。可是杜聿明高興得太早了,牛皮也吹得太鼓了。杜聿明的這一“吹”,先上當的是蔣介石。據説,[illegible]乘勝追擊,命令71軍和新1

軍渡過松花江向北追擊。但杜聿明心知肚明，趕快電令孫立人、陳明仁撤回原防，他認爲共軍有卷土重來之勢，應準備對付共軍下一步的攻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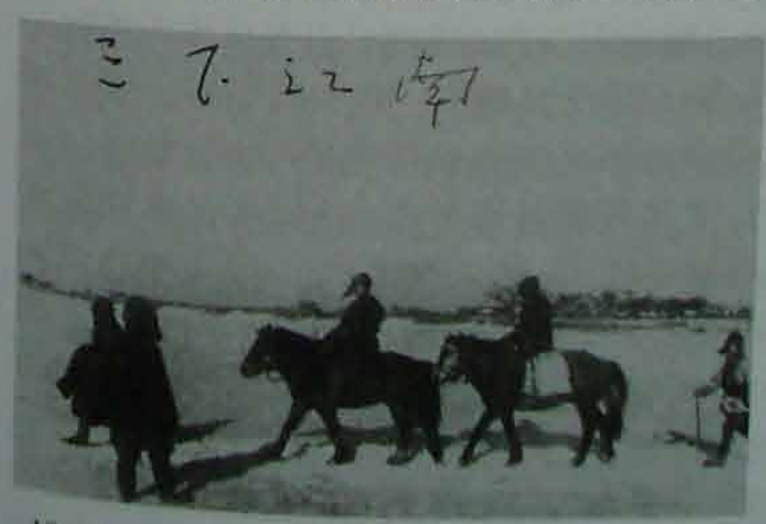
"二下江南"作戰，共殲敵二萬五千人，重挫新1軍三個師，達到殲滅敵人，減輕南滿解放區壓力的戰略目的。

五、三下江南

東北總部命令我們北滿部隊突然撤退。這樣一來，敵人那種囂張驕横的氣焰，再度勾起。71軍兩個師到達靠山屯後，繼續分頭北進，并有一部伸過江北來了，占領王家站、五棵樹等地。新1軍增援部隊到達德惠後，繼續向大房身岔路口方向進犯，那些保安團隊更是張牙舞爪，冒充主力到處渡江虚張聲勢。

正在敵人得意忘形的時候，我統籌東北全局的東北總部，看透了敵人的弱點，指出敵人兵力已經分散了，并且敵人錯誤地估計我軍需要休整，不會很快出擊。因此我們應乘敵人不備立即反擊。

3月6日，林彪命令6縱殺了一個回馬槍，圍殲闖入江北的敵71軍的先頭部隊264團。但這時敵人滑得像泥鰍，發現我軍調轉了矛頭，便急忙在當日黄昏竄回江南靠山屯一帶。這樣我們三個主力縱隊，在東北總部統一號令下，3月7日，又浩浩蕩蕩地第三次跨過了松花江。



1946年"三下江南"戰役行軍在冰凍的松花江上

國民黨軍一看我主力部隊又跨過

松花江，立即全綫撤退。

我縱隊過江後，從德惠東北向西南追擊新1軍，準備首先圍殲岔路口、大房身一帶敵人。2縱從中長路西直搗靠山屯地區的敵71軍，6縱沿中長路向德惠挺進，既協同鐵路東之1縱，又協同鐵路西之2縱作戰。

1師和3師爲我縱第一梯隊，由東向西合擊岔路口敵人一個團。2師爲二梯隊，在後跟進。8日拂曉，1師和3師包圍了岔路口，可是敵人"脚板擦油"，利用黑夜溜走了，衹殲滅了少數掩護部隊。

我們命令1、3兩師繼續向大房身急進。并决定首先截斷敵人退回德惠的後路，然後由西由東兩面同時圍攻。

10日晨，1師前衛團進到大房身與德惠之間的川心店、鐘家油房一帶，戰鬥果然打響了。部隊一聽前衛團打響了，頓時呼呼地向前奔跑，一口氣跑了七八里，可是没有發現敵人在哪里，衹見幾個戰士押着幾十名俘虜下來，有的戰士嘴里嘟囔着："不過瘾，不過瘾，敵人主力嚇得屁滚尿流的跑掉了。"有的説："現在敵人是聞槍三十里，聞炮一百一，狡猾得很。"我們打的衹是新1軍一股掩護大房身敵人逃跑的後衛部隊，真是一場歡喜一場空。這時戰士們有些埋怨情緒了，上級説不打主觀主義的仗，爲什麽老是撲空呢？

三下江南以來，一連追擊兩天三夜，跋涉二百多里冰天雪地，幾次撲空，戰士們憋了一肚子勁没處施展。戰士們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覺得在這種高度運動作戰的時候，急躁情緒是有礙戰鬥任務完成的。于是要求各級幹部，各級政治機關立即向戰士們宣傳解釋：走路就是戰術，敵人被我們打怕了，現在改變了戰術。要捉着兔子，就要比兔子跑得更快。新的戰役剛開始，殲滅敵人的機會還多呢，不要急躁，不要怕撲空，敵人總有倒霉的時候。

3月10日敵71軍88師由德惠、87師由農安同時向靠山屯方向增援，林彪立即調動我第1、第2、第6縱隊圍殲該敵。

11日上午，接到東北總部萬萬火急來電，命令我縱立即越過中長路向西急進。原來杜聿明發現我軍大舉再次出擊江南，急令新1軍、71軍連夜向德惠、農安、長春各據點撤退。新1軍夾起尾巴跑得快一點，我們沒有抓住。可是西面我2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71軍兩個掩護營殲滅了一個，另一個營被包圍在靠山屯附近。這時71軍軍長陳明仁，看到自己一個營已被殲，現在又一個營被圍，不甘心再被殲，于是命令撤退到農安的87師及撤到德惠的88師調轉屁股前去解圍。可是剛進到靠山屯以南地區，就發現靠山屯被圍的那個營已被全殲，又發現我2 、6縱隊主力正向其增援部隊合圍， 因此全力向農安逃跑，擺脫我之合圍。總部來的十萬火急電令，要我們縱隊采取急行軍堵住敵人向農安的退路，讓我們在運動中將敵人殲滅。

我們研究決定3師繞德惠以北，越過中長路直插拉海屯、萬金塔地區去切斷敵人退路。2師除留一部看守德惠敵人，阻止他向西增援，其主力爲縱隊預備隊。1師在德惠以南，越過中長路向農安以北之郭家屯一帶前進，成爲第二道堵擊敵人逃竄的封鎖綫。布置完畢後，部隊立即出發。

1師像一支離弦利箭從東北射向西南。11日夜裏，他們行軍百餘里，一連打了四仗。在越過中長路時，差一點把杜聿明也逮住了。事情過程是這樣的：當杜聿明剛到德惠，爲他3月初守德惠的“功臣”——新1軍第50師師長潘裕昆，轉發蔣介石頒發的“青天白日”獎章時，我們就全綫出擊了。他看勢頭不好，就乘着汽車連夜向長春逃竄。我1師前衛團過中長路時，突然發現東北方向閃出幾道汽車燈光，他們馬上散開隱蔽起來，指揮員果斷地判斷：往南跑的定是敵人。一聲“打”的口令，輕重機槍同時開火，摧毀了後面四輛汽車，前三輛跑掉了。俘虜說，前三輛其中有一輛是他們“杜長官”坐的。我們不大相信。事後我們聽到國民黨廣播說：“杜長官于11日晚7時離開德惠，午夜安抵長春”，果然如此。

在鄭洞國的回憶錄中也說：“當杜聿明連夜趕回長春時，在路上遇到解放軍部隊正由東向西前進，顯然是截斷了國民黨退

路，并對國民黨軍采取包圍攻擊。杜乘小汽車冒險衝出，隨行卡車大部被解放軍俘去。杜回到長春，一方面匆匆布防，同時下令調新編第六軍及第十三軍的主力趕快開到長春應付危急的局面。”[1]

同日夜晚，縱隊指揮機關脱離戰鬥部隊，在1師右側、3師左側單獨并行西進。12日拂曉，剛進到四道溝不遠的莊子休息，忽然聽到村莊西邊傳來嘈雜的人叫、馬嘶、汽車鳴叫聲，蒙蒙看出好大一路人流、車馬在莊子西面，由北向南運動。那時我們身邊衹有一個警衛營，指揮所的人員都有點緊張。但仔細再看，行軍隊伍很不整齊，不像是有組織的戰鬥部隊，判斷可能是一群逃竄的驚弓之鳥。當即令警衛營向敵衝擊，果然槍聲一響，敵人便混亂了，丢下笨重的馱馬和車輛，四散逃命。我們審問俘虜後才知道，他們是71軍88師的直屬隊。

12日天蒙蒙亮，1師趕到郭家屯、姜家屯一帶，一看公路上的汽車、大車，人群擁擠成一片，有的向東、有的向西、有的向南亂竄。戰士們看到堵住了敵人，一個個樂得直叫：“嘿！這還差不多，這一夜急行軍没有白跑”。“林總司令的八卦比孔明還算得靈呀”。1師馬上組織攻擊，敵人一看退路被切斷，想奪路而逃。但數次突圍都被打回去了。戰士們越戰越勇，把敵人圍得水泄不通，插翅難飛了。

敵88師主力在郭家屯、姜家屯一帶與我激戰一上午，大部被消滅了，殘部還憑着村落院墻頑抗。我軍于下午1時許，繼續發起攻擊，同時也展開了强大政治攻勢，戰士們大聲呼喊：“槍是老蔣的，命是自己的，保命要緊，趕快放下武器吧！”“不論官兵，繳槍一律不殺，絶對保證優待俘虜！”幾個敵人摇晃着白手巾跑過來了。戰士們聽説俘虜幾天没有吃上一頓飽飯，有的拿出自己的乾糧，有的拿出津貼買食物給俘虜吃。俘虜高興死了，也跑到短墻根邊幫着高喊：“喂，弟兄們快過來吧，他們真優待呀！還給我們

注1.《遼沈戰役親歷記》中鄭洞國著《從大舉進攻到重點防御》第578頁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5年11月第一版

東西吃呢！”俘虜是南方人，他那南方口音真管用，國民黨士兵一個跟着一個走出來了。

敵人263團殘部在突圍中被我殲滅，團長蘭松岩出現在俘虜群中。蘭松岩在抗戰時期，就是國民黨軍的團長，是個有戰鬥經驗、老奸巨滑的家伙。但是當我們同他談話時，神氣没有了，他顫顫驚驚，感慨地説：“真是莫名其妙，打響以前，據我們偵察五十里以内没有你們隊伍，我估計即使你們走路比我們快一倍，等你們到達郭家屯，我們也進農安城了。”

我聽了以後，忍不住好笑説：“妙就妙在這個地方，兵貴神速的用兵方法， 我想你是知道的，我們決不能讓你安全跑到農安城，必須在郭家屯、姜家屯及其以北地區繳你的槍。”

我又説：“當然戰場的情況是千變萬化，指揮失算的事情是常有的。如果你們跑進了農安，也是跑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現在東北形勢，不是一年前或半年前的情況了。”蘭松岩頻頻點頭稱是。

1縱1師在此次戰鬥中，受到東總的通報嘉獎：“此次我一師在岔路口追擊時，一夜連撲三空後，仍繼續前進。次日在奉命西進途中，一晚連打四仗，仍繼續猛進。結果12日晚在郭家屯追上了退却之88師，又立即機動進入戰鬥。激戰10小時，傷亡600餘，將敵擊潰和大部殲滅。當日又趕至農安以南，截獲敵人三汽車彈藥，并捕獲俘虜。這種機動勇猛，吃苦與堅決執行命令的精神，值得特别稱贊與發揚。”[1]

在1師右翼行動的第3師，在前進中也與敵88師後尾部隊遭遇。經過激戰消滅大部分敵人，剩餘敵人約一個營的兵力退守孟家城子，從俘虜中得知是262團第2營，士氣極爲低落，他們是擔任後尾掩護任務的，不能隨便搶先南逃。將敵人包圍之後，師首長接連寫去兩封勸降書，指出“頑抗是死路一條，放下武器，免遭無謂的犧牲，保證投降後生命安全，按照我軍政策給予優待……”。但敵人没有回信。接着又派俘虜送去第三封信，指出如

注1、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345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果你們決心頑抗到底，那我們就很快將對你們進行攻擊，讓孟家城子成爲埋葬你們的墳墓。一小時後敵方回信說："請給兩小時考慮時間。"敵人顯然是在拖延時間，企圖在黃昏後突圍逃竄。我們當即指示炮兵開火射擊，部隊進行攻擊。"轟隆轟隆"，炮彈立即在村內爆炸了，濃烟衝向天空，遮蔽着整個村莊。敵人亂叫亂竄，亂成一團。敵軍營長覺得突圍無望，固守必殲，于是親自舉起白旗，命令全營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

12日這一天，北面靠山屯，南到農安城北，約百里的公路和公路兩側的雪地或村莊裏，到處是我軍圍殲敵人的槍聲、炮聲，到夜間9點鐘，全部戰鬥結束了。敵88師全部被我殲滅，87師被殲三分之一。公路上大車、汽車、槍枝、彈藥、軍用器材到處都是，不少跟隨部隊支前民工，協同打掃戰場，把戰利品堆在車上，一長串來時裝滿支前物資的馬車，又是滿載而歸。車把式們樂的笑開了花，甩着響鞭，哼着小曲凱旋。

13日，2縱包圍了農安。我縱由郭家屯及其以北地區出發，繼續踏着快要解凍的冰雪原野乘勝向南前進。農安被圍告急，我主力迫近長春，杜聿明又慌作一團。爲了解燃眉之急，不顧南滿空虛，采取挖肉補瘡辦法，抽調了新6軍主力師、13軍一個師、新1軍、60軍各一個師，用四個師的兵力來解農安之圍，敵人又被拉過來了。

我們南下目的已達到，農安一時攻不下來，而松花江已開始解凍。杜聿明令駐吉林國民黨軍打開小豐滿水庫閘門，想用大水淹没松花江，截斷我退路，逼我軍于南岸與其決戰。爲了避免同敵人硬碰，東北總部果斷命令我們于3月16日返回江北。待敵人辛辛苦苦趕到松花江南岸時，我們已高歌凱旋跨到松花江北了。

三下江南戰鬥，共殲國民黨軍七千餘人。

3月20日哈爾濱舉行了盛大的祝捷大會和祝捷游行，熱鬧非常，滿城旌旗招展，歡聲笑語。

3月下旬，杜聿明乘我三次下江南已告結束，松花江已解凍，很快又拼凑力量，向我南滿臨江地區進行第四次更大規模的進

犯。進攻之敵有第13軍、第60軍等七個師，共十九個團，分路向臨江進犯。南滿我軍在三保臨江勝利基礎上，及北滿三下江南勝利鼓舞下，決心不惜代價打大仗，打硬仗，打惡仗，不惜將3縱、4縱打掉三分之二，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爭取殲滅更多的敵人，粉碎其新的進攻。但結果却是我軍僅以很小的代價，很順利地將敵89師和54師一個團全部殲滅，俘虜敵89師代理師長張孝堂以下七千餘人[1]，乘勝收復桓仁等城鎮。該路被打破，其餘各路紛紛回竄，敵人第四次對臨江進犯，很快就被粉碎了。

六、扭轉了東北戰局

在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各個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戰略方針指導下，東北總部指揮我們北滿主力，三次大踏步挺進江南，三次大踏步退返江北。指揮南滿主力，內綫和外綫互相配合，機動靈活地進行了艱苦地四保臨江作戰。在我南滿、北滿兩大戰場上通過采用拉鋸式的一打一拉，一拉一打的南北夾擊運動戰中，敵人被我們消滅了五個師，其中斃傷敵人一萬九千餘人，俘虜敵人四萬餘人，國民黨軍的兵力更加顯得空虛，戰略預備隊已盡枯竭，現實已逼使東北守敵首尾難顧，不得不停止戰略進攻，而改爲所謂“機動防御”，由攻勢開始轉爲守勢。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後北，各個消滅”的計劃徹底破産了。

我們由被動局面開始轉爲主動，改變了東北整個戰略形勢。松花江是敵人過去用來實行南攻北守的天險，現在敵我力量一個下降，一個上升，情况發生了巨大變化，松花江的險阻也失去作用了。

總部估計東北敵人，今後可能在重要方向集中兵力，而放弃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181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次要方向和次要地區的守備。但實施的結果，必然顧此失彼、顧北南寡，顧南北寡，顧交通幹綫、主要城市，則必然要放弃廣大鄉村城鎮。這樣更便于我南北配合，發起攻勢作戰，更便于我機動作戰，殲滅敵人、更便于我收復失地，擴大解放區，我們的前途，越戰越光明。

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經過一年多的大、小戰鬥戰役，我們對國民黨軍有了更深刻地了解，進入東北的敵軍多爲美械裝備，參加過抗日戰争，又經過美軍訓練，老兵多，技術熟練，單兵作戰能力强。各級指揮員戰鬥經驗豐富，特别是敵新1軍和新6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戰鬥中確實很頑强，戰術上靈活多變。防御作戰，構築防御工事迅速，組織火力網嚴密，射擊準確，能不間斷地，連續地組織反擊，進攻作戰火力猛烈，輕重火器掩護攻擊相當熟練。步兵不但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前進，并能連續衝鋒，第一梯隊打垮了，第二梯隊接着衝擊，不但正面攻擊，也很注意包圍迂回，側後攻擊。

但敵人致命的弱點是，戰綫寬廣，兵力不足，分散守備，機動力量有限。在作戰心理上，一是怕我軍集中絶對優勢兵力，進行圍殲戰；二是怕我軍將其退路切斷，把彈藥糧食斷絶；三是怕我軍圍城打援作戰，在運動中遭埋伏，遭突然襲擊，部隊没有展開就被殲滅；四是怕夜戰，雖然他們的照明裝備比鬼子强得多，照明彈不斷發射，可以把夜晚照明得像白晝一樣，但仍有很多死角，照明的範圍也有限。大口徑火炮的夜戰效果也大爲降低；五是怕近戰，怕拼刺刀。他們衝鋒槍多刺刀少，見到我軍戰士端上刺刀衝殺，就紛紛逃命。

總而言之，低估了敵人是要吃虧的，高估了自己必然輕敵。正確的知己知彼缺一不可，是戰勝敵人的重要條件。

第十四章 夏季攻勢

一、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

"三下江南"戰役結束不久，松花江全部解凍了，江水滔滔，波浪滚滚。四月春光，正值百花争艷。東北田野所特有的肥沃黑土，春苗長勢茂盛，緑油油一望無邊。

我們民主聯軍第1縱隊，在扶餘地區進行休整補充。縱隊領導幹部則在雙城前方總部参加師以上幹部會議，總結三下江南的作戰經驗教訓，研究夏季作戰方針和部署。

會議對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戰役取得勝利，從南綫、北綫協同作戰、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内綫作戰與外綫作戰密切配合，政治思想工作有力保證等方面進行了總結。

會議認爲，當時東北戰局的基本特點是我軍開始轉入主動，敵人則正在走向被動，具體表現如下：

第一、"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南北配合作戰，共殲滅敵人五個師以上兵力，約占其東北地區正規軍四分之一，現在敵人雖然仍爲七個正規軍，二十三個師，加上特種部隊、地方團隊，總兵力約四十萬人，但大部分遭到重大損傷，不是少胳臂，就是缺大腿，其兵力更加分散，突擊力量和機動力量更加不足，士氣更加低落。尤其對新1軍三個師的打擊，使蔣系兩支主力（另一支部隊是新6軍）部隊中的一支開始失去支柱作用，這對東北蔣軍是最嚴重的打擊。"螃蟹斷了腿，横行不了幾天"。雖然最近敵從熱河調來13軍等部五個師增援，但也無法挽救其敗局。

第二、我主力部隊已有六個縱隊（北滿三個縱隊，南滿二

個縱隊，西滿一個縱隊），十二個獨立師、二個騎兵師、九個炮兵團，還有其他工兵、後勤部隊、鐵道部隊、地方武裝等共約四十五萬人，可以直接參加作戰的野戰部隊，約有三十萬人。戰鬥部隊兵員充實，裝備有很大改善，戰鬥情緒高漲，并且可以集中大部兵力機動作戰。敵我雙方力量在數量上盡管比較接近，但敵人的兵力是分散守備，我軍是集中機動。

第三、我根據地建設已有初步基礎。後方消滅土匪數萬人，發動群衆、實行土地改革、落實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摧毀了農村中的封建堡壘和國民黨的社會基礎，成立了農會和其他群衆組織，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改造了鄉村政權，武裝了數十萬民兵組織，廣大農民不論生産和支前的積極性很高。現在我們是有根據地，有後方依托的作戰了，可以組織大批群衆支援前綫，大批民兵補充部隊，大批糧草滿足軍需。

第四、我軍已有比較豐富的同國民黨美械化軍隊作戰的經驗。不但有進攻戰、運動戰的經驗，也有陣地防御戰和對城市攻堅戰的經驗。同時我們部隊經過各種訓練，不論戰術、技術水平和戰鬥作風，均有飛快的進步，戰略戰術思想更加統一。

在會議上不但總結了“一點兩面”和“三三制”的戰術經驗，同時根據實戰經驗，林彪又進一步作了內容上的豐富，提出了“三種情況三種打法”，即：對有防御準備的敵人，必須經過必要的準備後才可進攻；對要退却的敵人，則猛打猛衝；對遭遇戰及敵人要退未退時，應以小部隊拖住敵人，等待主力部隊做好準備，再殲滅敵人。林彪對三種情况總結出了三種作戰戰術，對大家教育匪淺。

林彪在會議結束時作了“論戰術思想與戰鬥作風”的總結報告。

林彪說，戰争勝利取决于兩個條件，一是力量，一是力量的使用，前者是屬于物質性的，後者是屬于精神性的，即戰術問題。過去我們所努力的是戰争力量的建設，如土匪的肅清、群衆的發動、部隊的補充等。到現在力量已經建立，這一任務已經基本解

決，但不是說從今以後就可不注意力量的建設，相反的，對這點仍應努力。但今後主要的問題是，如何善于使用力量。要善于使用力量，就不是憑空想或從書本上抄辦法，而是從客觀的敵我情況中找出一套辦法來。我們碰到的敵人，不是過去一般的頑軍，而是蔣介石精銳的遠征軍，是經過美國訓練的，裝備上也很精良。同時東北鐵路多，調動很快，一個師可作幾個師用。而我們方面，亦與過去關內情況不同，所以當時就產生一種辦法，就提出不打主觀主義仗，不打官僚主義仗，不打莽撞仗，還提出一點兩面和三三制戰術。

林彪又說，作風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但却是客觀存在的，可以說每個部隊都有他自己的一套作風，疲疲塌塌是一種作風，雷厲風行也是一種作風，打起仗來怕痛怕癢是一種作風，打起仗來不怕走路、不怕傷亡，能強攻、能死守，也是一種作風。哪個部隊作風好，新成分進去就能學好；作風不好，老成份進去亦能學壞。有了好作風，不下命令，不督促的事情都能搞好，沒有好的作風，下了命令又加督促也搞不好，所以作風是個無形的巨大力量……。

會議結束後，又召開了縱隊和師兩級參謀長會議。對大兵團作戰中的參謀工作和部隊訓練工作做了布置。

基于上述會議的部署，并根據敵人已由進攻轉入"機動防御"，妄圖確保既占地區，繼續分割我東滿、南滿、西滿、北滿和冀熱遼各解放區，幻想等待關內增援之後，再相機發起所謂"重點進攻"的局面，東北局5月5日做出《關于東北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決議》指出，東北正處在一個新的形勢前面，即是軍事上，敵人不得不從進攻轉入防御，而我軍則從防御逐步轉入反攻。這就在東北全黨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務，即是積極組織力量，全力準備大反攻，大量殲滅敵人，大量收復失地，鞏固和擴大解放區。

《決議》決定，在松花江開凍後，北滿主力大舉南下，打通南北滿聯系，把兩個拳頭變成一個拳頭，放手打擊敵人，以期徹底

改變東北的戰局。

二、夏季攻勢第一階段

東北我軍于1947年5月13日發起夏季反攻。任務是大量殲滅敵人，奪取可以奪取的中、小城市，把東、南、西、北滿解放區連成一片。主要打擊目標是中長綫、吉沈綫及其兩側的分散據守敵人。熱河冀東方向積極配合作戰。

在出動之前，我們縱隊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東總任命李天佑爲縱隊司令員，萬毅爲政治委員，我仍爲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天佑是紅軍老幹部，有豐富的作戰指揮經驗，又到蘇聯學習了多年。他的來到，大家都表示歡迎，并寄予很大期望。

南滿部隊5月13日首先向吉（林）沈（陽）綫發動攻勢。收復山城鎮、黑山頭、草市車站等地。切斷梅河口至清源鐵路綫百餘里，殲滅敵人一個團以上的兵力。

敵人集中新6軍、93軍和13軍六個團的兵力，由廖耀湘親自指揮，向我山城鎮地區反撲。

我3縱、4縱協同作戰，全綫猛攻，激戰一晝夜，將敵主力全部擊潰，俘獲四千餘人。我軍趁勝收復通化，解放東豐，殲敵一個團。之後，解放梅河口，全殲敵184師，生俘師長陳開文及以下七千餘人。又接連解放海龍、盤石、西豐、西安，殲敵二千八百餘人。并連續作戰攻克安東，收復鳳城、岫岩、莊河、復縣等城市。

6月16日，一度攻克本溪。南滿部隊在一個多月的反攻中，聲勢浩大，發展極爲順利。

北滿我軍在東總的直接指揮下，第1縱隊、第2縱隊及獨立第1、第2師，于5月8日從扶餘地區渡過松花江（松花江上架設相當現代的浮橋），向懷德方向奔襲。

5月14日，第2縱隊以突然行動，包圍長春西之懷德城。該城守敵新1軍30師90團及保安17團等部，依托堅固工事，頑强抵抗。

渡江後，我縱奉命配合2縱作戰，殲滅由長春及公主嶺向懷德增援之敵。部隊于5月15日到達懷德與長春之間地區。縱隊領導當即布置3師配合獨立1師，利用新開河，堅決抗擊由長春西援敵人。集中第1、2兩師，準備殲滅由公主嶺北援敵人。

16日下午七時，2縱對懷德發起攻擊。在強大炮火掩護下，很快突入城內，遂與敵人展開巷戰。槍炮之聲十餘里均可清晰聽到。

17日，懷德戰鬥尚未結束，長春敵新1軍之30師和50師，及四平敵71軍之91師、88師分別向懷德急進增援。新1軍進到龍王廟、哈達窩棚一帶，71軍進到懷德東南之雙榆樹、英城子一帶與我縱展開激戰。東總決定由獨立1師抗擊長春方向新1軍外，至18日晨，我縱隊全部主力實行突然出擊，（李天佑司令員隨1師行動，萬毅政委隨2師行動，我則留在縱隊指揮所掌握全盤情況。）將敵71軍主力全部擊潰，并協同2縱（17日攻克懷德，全殲守敵兩個團）第5師和4師、6師各一部猛烈追擊。在大黑林子地區，將敵71軍二個師的五個團及軍直榴炮營、特務營等一萬二千餘人包圍殲滅，擊斃敵71軍少將參謀長馮宗毅及88師少將師長韓增棟。于當晚10時左右全部結束戰鬥。

敵新1軍30師一個團、50師二個團，在獨立1師的頑強阻擊下，也狼狽逃回長春。我3師向范家屯方向猛烈追擊。

陳明仁率87師趕來增援，到達公主嶺後即接杜聿明電話，告知88師已被全殲。陳聞風慌忙由公主嶺竄回四平。我縱隊不顧打掃戰場，隨即攻擊追殲，19日我縱占領公主嶺。此役我縱殲、俘敵人六千餘人。

當日（5月19日），林彪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說："去年的昨天，我們退出四平。今年的昨日，我們消滅敵人兩個師。去年的今日，我們剛剛離開公主嶺。今年的今日，我們又收復公主嶺。恰恰是一周年了。"這表明一年來，敵我力量的巨大變化。這一年大體上可分爲三個階段：從敵人進攻東北到我們主動撤出四平、直到敵人占領長春、吉林、安東、通化，這是敵進我退的第一階段。這

個時期，我們是采取攻勢防御，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將頭等精銳的美械蔣軍殲滅了一部分，敵戰鬥力普遍受到大的損失。第二階段是去冬今春，我軍三下江南，敵人四犯臨江。這期間的戰爭形勢是拉鋸式，在一來一往的幾次戰役中，我們殲滅敵人五個師，南滿、西滿相繼收復了九座城市，使敵人喪失了很大的機動力量，由主動漸趨被動。現在我們已經由拉鋸式的戰爭形勢，走向了全面反攻的過渡階段。敵人過去利用松花江天險和它的交通便利條件，來分割我南北滿。過去他們的兵力是集中的，我們是分散的。現在時移勢易，敵我力量一個下降，一個上升，形勢變化了，松花江的險阻也失去了作用。林彪又說："這一切主要應歸功于群衆。"由于我們實行了土地改革，發動了群衆，肅清了後方蔣記土匪，建立了初步的根據地，因此才能使主力壯大，得到源源不斷的補充和各種對作戰有力的配合，生長了反攻力量，使自衛戰爭前綫面貌爲之一新。

我們縱隊在公主嶺休息了一天之後，21日沿中長路繼續南下。23日收復四平西北之梨樹，24日收復老四平八面城，31日收復昌圖，6月2日我2師收復老開原，我1師曾一度占領新開原，逼近鐵嶺。我3師仍在長春南之范家屯地區。

我縱南進途中衹有小的戰鬥，多數城鎮敵人均聞風而逃。6月3日我們縱隊指揮機關也進到老開原。

與此同時，活動于吉林方向的我北滿6縱及三個獨立師，二個炮兵團，于5月11日發動攻擊，相繼拔除了天崗、江密峰、烏拉街、老爺嶺等重要據點。殲敵新1軍38師112團及保安第6、第7兩團，共三千四百餘人。該縱繼續揮戈南下，向奉吉綫朝陽鎮之敵進攻。敵暫編21師，聞風星夜弃城逃竄。我跟踪猛追猛打，將敵包圍，殲滅于雙陽東南之吉昌鎮、烟筒山地區，共殲敵三千餘人。雙陽、伊通均爲我軍收復。

冀熱方向我軍也開展了攻勢作戰，先攻克圍場，殲敵千餘人。之後，連續攻克昌黎、撫寧、遷安，殲敵三千餘人。又攻克赤峰、寧城，殲敵二千餘人。至此我完全控制了葉（柏壽）、赤（峰）

全綫，切斷了錦（州）、承（德）綫，使我熱中、熱南、熱東三解放區連成一片。不久又收復了朝陽、北票，形勢進一步好轉。

南滿我第4縱隊主力，及南滿獨立師也積極發動攻勢，先後收復通化、安東、新賓、寬甸、普蘭店、莊河、蓋平等十幾座城市。敵人向沈陽方向收縮。遼南和遼東兩個根據地打成一片。

夏季攻勢第一階段共殲國民黨軍六個師的兵力，攻占城市二十餘座。勝利實現南滿、北滿部隊的會師，并使東、西、南、北滿根據地連成一片。

急轉直下的形勢，震動了沈陽，也震動了南京。蔣介石于5月30日由南京飛沈陽，專門研究東北戰局，决定“收縮兵力，固守大城市”。杜聿明下令沈陽趕修城防工事。同時令錦州93軍兩個師火速增援沈陽。

林彪則電告中央和東北局：“夏季攻勢第一階段告一段落，目前正準備第二個作戰”，“攻擊目標爲四平”。

三、四平攻堅戰

我們縱隊指揮機關6月3日到達老開原城後，自是日晚起，連續收到東北總部林彪司令員來電，指示：“鄧華縱隊即回師包圍四平，準備與1縱奪取四平”。又電：“1縱目前第一步如能切斷新開原敵之退路，則殲滅之。但須顧到在開原以南新6軍之兩個師。否則衹做有力的佯攻，迫退該敵。待新開原解决後，第二步準備攻四平，不宜過早暴露意圖，以免使敵組織增援。……四平作戰需緊急準備，敵可能死守與拼命增援。我軍須徹底消滅增援之敵”。又電：“1縱在開原及其南北地區休整一、兩天後，準備北移四平。……鄧華縱隊仍圍困監視四平之敵，并準備協同1縱攻城”。又電：“6縱準備參加四平以南打援，該縱17師歸1縱指揮，準備攻城，獨2師歸6縱指揮，準備打援。17師及炮司向四平前進”。

6月8日，各部隊均到達四平附近。1縱及炮司在四平西南地區，6縱17師在四平東南之火神廟杜家大城地區。鄧縱在四平西北地區。

敵71軍兩個主力師在大黑林子地區被殲後，陳明仁僅率領87師狼狽竄回四平城。隨即召開緊急會議，收容殘兵敗將重建了88師，整頓城内雜七雜八部隊。同時，命令全城軍民，日夜趕修城防工事，并稱之爲"陳明仁防綫"，由四道抵抗防綫組成。

第一道抵抗防綫，利用城外高地，（三道林子）機場，及村落搞成"外圍抵抗陣地"。

第二道抵抗防綫，利用城市邊沿工廠、學校、民房等各種建築物，搞成"主要抵抗陣地"。

第三道抵抗防綫，利用市内大街、高樓、各種機關住地，搞成"縱深抵抗防綫"。

第四道抵抗防綫，利用市中心軍部駐地附近高層堅固建築物，搞成"核心抵抗陣地"。

各道抵抗陣地，既有獨立支撑點，又有子母碉堡群，也有一般掩體工事，互相聯絡，互相支援。在其前沿還有外壕、鹿砦，梅花樁，鐵絲網、電網、地雷等等。

總而言之，四平城的防御工事經過一個月的日夜搶修，基本上達到了半永久性的堅固程度。

敵人的守城兵力主要有71軍直屬部隊，87師三個團，88師與暫編第3師合編成的三個團，91師殘部，13軍54師二個團，還有五個保安團，及其後勤部隊。

情報說，敵軍經過休整補充，基本已經恢復元氣。現在退路已絶，困獸猶鬥，可能拼命抵抗。對敵守城總兵力，我們所知道的情報說法不一，有情報說一萬餘人，又說有二萬多人。

中長鐵路由北向南，從城市中心穿過，把四平分開成道東、道西兩個部分。在市中心有一條東西走向、寬大的主幹道，鐵路和馬路把四平劃成四個"豆腐塊"。軍特務團，54師二個團，及保安部隊三個團、新編暫3師[illegible]）二千餘人防守道西地區，一

個營守機場。87師全部及保安部隊二個團，防守道東地區。

東總決定，我軍攻城主要部隊由1縱和遼吉縱隊（鄧華縱隊）二個縱隊加6縱第17師擔任。還有炮司二個炮兵團，及1縱炮團。共計兵力約八萬餘人。攻城部隊由我縱李天佑司令員、萬毅政委統一指揮。

6月10日，林彪司令員來電指示要點如下：一、這種戰鬥須充分準備後才可開始，以期必勝，不可倉促從事。二、主攻點須便于發揮炸藥與炮兵作用。三、接受德惠戰鬥教訓，切忌平分兵力，集中優勢兵力、火力于重點，準備在縱深內進行激烈戰鬥。四、防止敵人的反衝鋒，一面進展，一面建立鞏固的立脚點。五、發揚死打硬拼的精神，動作越遲緩猶豫，傷亡越大。六、力求迅速解決戰鬥，同時也要有幾天才能解決戰鬥的精神準備，并決心付出較大傷亡。[1]

6月11日，林、羅、劉、譚首長致攻四平各師電示：此次攻四平爲一大攻堅戰，敵雖多，但系統不同，能有戰鬥力之團衹有四個，指揮難求統一，便于殲滅。此戰役能使今後戰局更加發展，希百倍努力，完成任務。

6月11日，在我縱司令部研究作戰方案，鄧縱由副政委吴富善參加。當時大家對敵我態勢的基本分析認爲，如果我軍八萬人對敵軍兩萬人，我有四倍的兵力優勢。炮兵火力除炮司兩個團外，還有1縱一個炮團和鄧縱一個炮營，共計大口徑火炮約百門左右。敵人衹有一個炮營（又説是兩個榴炮連）。在兵力和火炮數量上我占絶對優勢。另外，守城主力是敵71軍，剛剛被我軍消滅了二個師，目前是殘兵敗將，大家對攻占四平城，全殲守敵，信心充足。

會議上還提到，鄧華司令員曾向林彪建議：兩個縱隊攻城，兵力優勢不大，把握不大。如果有三個縱隊攻城，兵力優勢較大，拿下四平更有把握。但這個建議未被采納。

注1、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461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會議上確定的攻城的作戰計劃是，第一步：殲滅鐵路以西敵人（因敵守軍主力在城區鐵路以西地區）；第二步：殲滅鐵路以東敵人。具體進攻方向是，在我炮兵火力支援下，我縱第1、2師，由城西南向城東北實施突擊，遼吉縱隊由城西北向城東南實施突擊。我縱第3師在城東南向市内東部助攻，牽制敵軍向西部增援，6縱17師爲總預備隊，準備攻城第二步，向鐵路以東擴展縱深戰果。

我們攻城指揮所在四平西南我縱第1、2師之間小高地上開設。

6月11日開始，我攻城部隊向指定攻擊位置集結，并同時掃除各自突破地區的敵人外圍據點。部隊利用夜間進行對壕作業，把交通溝挖到衝鋒出發地區。

炮司兩個炮團和我縱炮兵團，在四平南崗展開，并構築炮兵陣地及進行射擊準備。將壓制和破壞的目標統一編號，標定射擊諸元，規定彈藥消耗數量等等。

部隊集結過程中，敵飛機從早到晚在上空盤旋，掃射轟炸，第一批走了，第二批又來到，連續不斷，迫使我們的攻擊前各項準備工作，不得不采取夜間進行。在攻擊開始前，又遇傾盆大雨，將我挖的火力陣地及交通溝内灌滿雨水，泥濘不堪，運動極爲不便。

雨過天晴，夕陽西下。經過三天的攻擊準備，我軍于6月14日20時開始炮火攻擊。百門大口徑火炮齊向城内各要點傾瀉。頓時響聲如雷，烟火衝天，滿城成爲一片烟雲火海，地動山摇。打得敵人啞雀無聲。陳明仁後來説："炮火如此激烈，平生未見。"

炮火攻擊了約四十分鐘，攻城指揮所發出突擊統一信號，各部隊輕火器猛烈開火，壓制敵人，掩護步兵衝鋒。此時，敵人的輕火器也瘋狂掃射，阻止我步兵前進。連續不斷的照明彈，騰空而起，照得遍地通亮。

我縱第1、2兩師同時并启突擊。

1師第一攻擊波，因遭附近兩個大型暗堡火力的

掃射，傷亡很大，未能及時越過外壕。經過連續突擊，終于15日凌晨2時突入城内，并裏外夾擊，將暗堡消滅。我後續部隊源源不斷的跟進。

2師第一攻擊波，在各種火器掩護下，一舉越過外壕，打開缺口，突入城内。但向縱深發展極爲艱難。敵人利用街堡及房屋，拼死抵抗，多次發動反擊，妄圖把我趕出突破口。但均被我擊退。

兩個師的第一梯隊均在逐房逐院地與敵争奪，進展甚爲緩慢。

西北方向的遼吉縱隊，由于突擊地區外圍據點未能完全肅清，故數次發起衝擊，未能突破敵防綫攻入城内。

經過一夜的激烈戰鬥，我縱突入城内部隊已基本站穩脚跟，但控制的面積很小。爲了防止拂曉後敵人大規模的反擊，我突入部隊以鞏固和擴展立脚點爲原則，積極向前發展，擴大突破口。同時控制要點，準備打垮敵人可能的反擊。

天亮後，敵人集中炮火轟擊我占領地區，用火力封鎖我突破地段，隔斷我前後聯系。敵人飛機也分批出動，輪流轟炸掃射。敵人火炮數量較我少，但炮彈充足。我火炮數量較敵多，彈藥數量有限。因此敵人火炮仍相當猖獗，我不能完全壓制敵人。

我當時在指揮所負責與我縱突擊部隊保持聯系，但經過突破地區的電話綫，時斷時續，斷多續少，前綫的情况不能及時的報告指揮所，真是急死人！電話員爲維修接通綫路，傷亡也不少。我衹好一邊命令加快接通綫路，一邊派作戰參謀，輕裝上師前綫指揮所了解情况，師前指也不時派人下來報告戰况。

我後方向城内運送彈藥炸藥的戰士，向城内送飯送水的炊事員，也須前赴後繼付出大量犧牲，才能把物品送上去。有時人員全部傷亡，也未將物品送上去。在突破口地區，遍地散落着饅頭、高粱米飯等各種飯菜，到處是成箱成堆没有送上去的手榴彈、炸藥，還有成片面向突破口倒下犧牲的戰士。尤其是我擔架隊，也被封鎖在突破口，不能前進，使前綫負傷的戰士不能及時

撤下來，有的戰士又負第二次、第三次傷，有的負傷後又再次中彈而犧牲了。

15日白天，敵人多次拼命向我反擊，妄圖恢復突破口，但皆被我擊退。有的要點得而復失，失而復得，戰鬥打的十分艱苦，十分慘烈。我傷亡很大，有的連隊傷亡過半，兩個師的第一梯隊，進攻戰鬥力已大受影響。到是日黃昏，我突破地區控制面積仍然很小，因此決定兩個師的第二梯隊于15日夜進入戰鬥。利用黑夜加快向縱深發展，不間斷的攻擊敵人。

由于城西北鄧縱未能按預期突破敵防綫，城東我縱第3師的助攻對敵人威脅也不大，因此現在全城敵人集中兵力、火力，對付我縱1、2兩師占領的狹窄突破地區，我1、2兩師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兩天來，突破地區日夜激戰，步槍、機槍子彈密集發射，飛機大炮狂轟濫炸，刺刀、手榴彈短兵相接，炸藥連續爆破震天動地，還有燃燒彈引起的熊熊烈火，把突破地區打成一片火海，一片血河，一片尸山。空前的激戰，空前的拼殺，空前的死傷，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爲了擴大突破地區加速向縱深發展，攻城指揮所命令6縱17師主力團，16日晚投入戰鬥。

命令要求，17師第49團從第1師突破口進入戰鬥，歸第1師首長指揮，向縱深發展。17師第50團從第2師突破口進入戰鬥，歸第2師首長指揮，向縱深發展。師部與第51團暫在靈神廟待命。

同時命令遼吉縱隊排除一切困難，爭取快速突破敵防綫，進入縱深戰鬥，以減輕我縱突破地區壓力。

17師是一支攻堅戰鬥很有經驗的部隊。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是利用黃色炸藥，采取連續爆破方法，攻克山東日僞據點最多的部隊之一。

他們進入縱深戰鬥後，采用兩條辦法。第一，一個營打一條街。這樣既有兵力向縱深發展和打垮敵人反擊，同時部隊又不會太密集，避免遭受敵人猛烈火力的殺傷。第二，采用“四組一隊”

的辦法，進行縱深巷戰。由爆破組、突擊組、火力組、支援組，編成突擊連隊，對敵人街壘、地堡群，高層建築火力點進行攻擊。

事後，林彪的六大戰術原則之一的“攻堅戰鬥四組一隊”，就是吸取17師四平攻堅戰的經驗而提出來的。

該師指戰員猛虎下山般的進入戰鬥，炸藥連續爆破之聲震破夜空，頻頻不絕于耳。他們對街道房屋實行炸藥爆破穿洞前進、分割包圍、各個擊破敵人。戰鬥進展令人振奮。先後攻占氣象大樓、郵電大樓、中央銀行大樓、市政府大樓等等重要據點。

當時我1、2兩師突破地段中間，尚有敵人地堡群及火力支撐點，使兩個突破地段未能連成一片。兩個師除協同17師部隊向縱深發展，并將分割兩師突破地區的敵人殲滅，使兩個突破地段連成一片。我1、2兩師的傷亡各已超過二千人以上，而生俘敵人不足千人。

晚風輕拂，夜色沉沉。

17日夜，攻城指揮所命令17師第二梯隊（師指率第51團），全部進人縱深戰鬥，并由該師統一指揮所屬各團，繼續向北發展，一碉一堡的攻占，一房一屋的前進，充分發揮“四組一隊”的威力，頻頻向敵人攻擊。

18日，城西北的鄧縱突破敵人主要防綫，進入市内進行巷戰。這樣迫使四平西綫守敵兩面作戰。我則在西綫，南北夾擊敵人，形勢對我極爲有利。

從18日開始，敵人的垂死頑抗在減弱。我攻城部隊的進展速度在加快。戰鬥到十九日拂曉前，我17師已打到敵人核心工事附近（71軍軍部駐地，由軍直特務團防守），將守敵完全包圍。

隨着戰鬥的發展，我們縱隊指揮所及時跟進，抵近前沿指揮。要求能够準確觀察到一綫部隊進攻態勢，掌握一手情况。

是日上午，我隨攻城總指揮李天佑司令員進入城内（萬毅政委16日已進入城内，到2師指揮所，指揮縱深戰鬥），到17師指揮所共同研究消滅敵人核心工事的作戰。其部署是：北面第51團從東北角向西南打，第49團從西北角向東南打，第50團由東向西

打。

19日12時，向敵核心工事開始攻擊。17師各團還是用炸藥連續爆破，把敵人工事炸得滿天飛。激戰不到兩小時，核心工事即被我占領，生俘71軍特務團團長陳明信（陳明仁的胞弟）及敵二千餘人，并與鄧縱部隊勝利會師。

至此四平道西地區全部被我占領，陳明仁指揮所及少數殘敵向道東逃竄。

陳明信被俘後曾說："我以爲你們的炮兵是蘇聯的，我不相信民主聯軍的炮兵有這樣强大的威力，你們的炮火，一個晚上把我們最堅固的三道防綫一齊摧毀，……後來我仔細觀察，你們繳獲我們的美國炮比蘇聯炮、比日本炮都多。"陳明仁驚嘆地説："炮火之猛烈，我在八年抗戰之中，都不曾遇見。"

6月19日，林、羅首長來電，點名指定我，立即到開原前綫南滿部隊前進指揮所蕭勁光、蕭華處，向他們介紹四平攻堅作戰情况。我接到指示後，立即出城，到開原前綫去。

第二天，我就到達南滿前指，蕭勁光、蕭華等領導非常熱情的接待我。

我向南滿部隊的首長們，詳細介紹四平攻堅的作戰計劃、兵力部署、炮、步兵的協同進攻，外圍戰和城區巷戰的戰鬥過程，特别介紹我縱1、2師和6縱17師的攻城部隊打得十分英勇，也打得相當艱苦，是一場真正的攻堅硬仗。

當時，南滿部隊已將新開原敵人包圍，老開原仍爲我軍控制中。他們原擬攻擊新開原之敵，因情況復雜，尚在考慮攻擊方案中。根據我介紹的四平攻堅作戰情况，南滿領導認爲現在打新開原的條件尚不成熟，因此斷然决定放弃攻打新開原的意圖，并立即向東北總部報告。

我完成任務之後，第三天即返回四平前綫。

6月21日，林、羅、劉首長電示各縱隊首長并報中央軍委："四平戰鬥自總攻開始後已激戰8晝夜。敵人頑强抵抗，逐屋争奪，目前我已占領半個城市，我傷亡已逾8000餘人。决付出15000人傷

亡，再以一個禮拜的時間，將此仗打到底，達到完全殲滅敵人和打垮敵之守城信心。”

6月24日，毛澤東復電：“你們廿一日來電悉，八天作戰占領四平一半，你們决心再以一個星期時間殲滅四平之敵，占領此戰略樞紐，極爲正確。四平占領不僅對我軍建立攻堅信心關系重大，而且對全國正在鬥爭的廣大群衆是一鼓勵。”[1]

6月21日，對四平第二階段的作戰開始。

因我縱1、2兩師及鄧縱1、2師，在攻城第一階段傷亡較大，已撤出戰鬥，進行臨時休整。攻打道東守敵的任務，由我縱3師、6縱17師、鄧縱3師及兩個加强炮團首先自西向東發起進攻。但敵憑借堅固工事，猛烈火力，頑强抵抗。部隊未按預期目標向前推進。

由于進攻兵力未達到絶對優勢，東總决定，將擔任打援任務的6縱16師、18師投入攻城戰鬥。不久，6 縱2個師已經突入東部地區，我縱第3師也從城東南突入城内。各部隊正在炮火連天、殺聲陣陣地進行寸土必争的巷戰。

眼看敵人就要被全部殲滅，敵人的抵抗就更堅决、更頑强，戰鬥打得更艱苦，雙方寸土必争。我軍每向前推進一座建築物都十分困難，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戰鬥向敵縱深發展仍然緩慢。

在戰鬥過程中，根據偵察情報和敵人的抵抗火力，我們發現，敵人除工事堅固，裝備精良，彈藥糧草充足外，守敵的兵力并不象先前情報所講的衹有二萬人，最少有三萬至四萬人。敵人的戰鬥力高于我們的估計。

從6月14日，我攻擊四平開始，蔣介石就命令杜聿明要集中力量解四平之圍。杜聿明即令新6軍集中到新開原附近（南滿我包圍新開原部隊已經後撤），93軍二個師及52軍之195師集中昌圖附近，53軍到沈陽、鐵嶺集中。新6軍經威遠堡向四平以東地區前進，93軍及52軍之196師沿中長路向四平前進，53軍向四平西北

注1、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466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之八面城方向包圍迂回。長春敵人新1軍二個師及保安團隊沿中長鐵路南下。

敵人援兵已經出動後，6月24日林、羅、劉首長電令我攻城指揮所，四平第二階段的作戰，以6縱隊全部、遼吉縱隊一個師和我縱第3師參戰，統歸6縱首長指揮。電令指示，我縱直屬及第1、2兩師擔任打援，準備在運動中殲滅敵人。我縱（缺第3師）本日應進到下三臺及雙廟子之綫待機。

攻城部隊經過數日激戰，到6月26日止，已占領了道東的南半部。也就是說，現在我們已控制四平全城四分之三以上的面積了，把敵人壓縮在城東北部，在一條寬大的東西馬路上，南北對峙。雖然敵人被壓縮在很狹窄的地區內，但我攻擊部隊也已經精疲力竭。特別是炮彈、子彈、手榴彈、黄色炸藥所剩無幾。

6月26日至29日，林、羅、劉首長數次電令：（一）目前我軍對四平采取佯攻方針；（二）我軍决定在運動中殲滅援敵一、兩個師；（三）遼吉縱隊在休整中的二個師應向昌圖前進；（四）第1、3、4（缺一個師）縱隊及6縱第16師共九個師的兵力，準備殲滅右翼敵援軍新6軍（第3、4縱隊在西豐西安地區）；（五）第6縱隊一面佯攻四平，同時準備主力脱離四平，準備参加四平以北或以南的運動戰；（六）第2縱隊已轉到四平西南之大窪地區；（七）1縱第3師撤出歸建；（八）三個獨立師阻止長春南援之敵。

我縱主力于28日轉到四平東南孤榆樹、大屯一帶集結。6縱16師也撤出四平，參加打援，移至葉赫站附近，歸我縱指揮。29日發現新6軍先頭部隊已進至蓮花街。我縱當即令1師和16師協同向蓮花街之敵發起進攻。結果將敵擊潰，殲其一個加强營。

由于林、羅首長已决定放弃對四平的攻擊，敵人增援部隊很快進入四平，這樣四平攻堅戰役宣告全部結束。6月30日，攻城和打援部隊，奉命全部撤出戰鬥。

四、反思四平攻堅戰

四平攻堅作戰，歷經半個月，共殲敵一萬六千餘人。我縱隊傷亡六千餘人（後來我了解6縱也傷亡五千餘人，鄧縱傷亡三千餘人）。我縱的傷亡主要集中在第1、第2兩個主力師，不少戰鬥連隊打得所剩無幾，連不像連，營不像營，殘缺不全。

如果說去年保衛四平之戰是一場硬仗，是一場惡戰，是一場血戰，打了一個月，全軍共傷亡八千餘人。那麼今年强攻四平之戰更是一場硬仗，更是一場惡戰，更是一場血戰。打了半個月，我軍傷亡數字要比去年守四平時傷亡數字大得多，是我軍歷史上少有的攻城惡戰。

傷亡愈大，指戰員的仇恨愈大，越打越眼紅，越打越冒火，越打越英勇，越打越頑强。我當時日夜守在攻城指揮所的電話機旁，常聽到前綫指戰員報告情況和作戰决心時說："我們决心拼了！""不消滅前面的敵人，我們絶不撤下去！""我們要爲死者報仇！""死了那麼多人，我們活着幹什麼！"他們的悲壯激昂的言語催人泪下。雖然我勸導他們要冷静，要研究戰術，既要殲滅敵人，又要保存自己，其實我的心情也很難平静，滿腔仇恨，隨時可能爆炸。

我軍撤出四平，陳明仁大出風頭。國民黨大肆宣揚"死守四平的空前勝利"，陳明仁被提升爲第7兵團司令長官，獲得青天白日勛章。但事隔不久，陳明仁却被調往南京總統府，任有職無權的中將參軍。跟隨他死守四平的將領紛紛說："軍長胸前挂勛章，手中拿着撤職令"。

爲什麼没有完全攻下四平？其原因和教訓是多方面的。

我軍確實是打游擊、打運動戰發展壯大起來的，既缺乏像去年保衛四平那樣，大兵團抗擊敵人精鋭部隊十個師以上的陣地防御作戰經驗，又缺乏像現在這樣大兵團對據守現代化築壘城

市的攻堅作戰經驗。但如果把原因衹歸結爲説缺乏對大城市攻堅作戰經驗，那衹是次要的理由。更主要的是戰役指導思想上存在的輕敵錯誤，因此戰役進攻兵力、戰役主攻方向、兵力使用等各方面都存在不足。

撤出四平後，李天佑司令員徵求我對這次四平攻堅作戰經驗教訓的看法。我的第一條意見是："打晚了，失掉了最好的時機"。如果大黑林子和公主嶺戰役勝利時，立即乘勝追擊并强攻四平，就好了。後來情况變了，我們不應該再强攻四平，而應該圍城打援。第二條意見是："有攻城的决心，但没有集中兵力打援的具體部署"，敵人援兵除個别地區外未遇到頑强阻擊，很快就迫近四平。我南滿主力部隊從開原撤退後，等于讓開大道，使北進援敵無阻前進。第三條意見是："主攻方向選擇及兵力使用不當"。李天佑也同意這次强攻四平是有失誤的，今後要力求避免。

李天佑到雙城開會時，將我的意見報告林彪，據説林彪并不反對我的看法，但也不完全同意我的意見。他説："衹要情况和條件可能，對大城市仍要堅决奪取。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四平没有打好，責任在我，不在你們。"

在雙城會議，總結夏季攻勢作戰經驗，研究秋季攻勢作戰部署時，林彪提出了作戰總攻擊開始前，必須準備充足。要"四快一慢"，即向敵前進要快，進攻準備要快，擴大戰果要快，追擊敵人要快。但對防御的敵人，總攻擊開始的時間要慢，要充分準備再攻擊，不要打急了，不要打莽撞仗。提出了對大城市攻堅作戰，要"四組一隊"，即爆破組、火力組、突擊組、支援組，把四個組編成一個突擊連隊，進行巷戰。

會議之後，林彪又專門發了"關于總攻擊開始時間問題的指示"，再三强調總攻擊不能打急了，打急了是主觀主義，情况未弄清，主攻方向未集中，一點兩面未形成，即冒失的打起來，結果攻擊不成功。當前主要偏向是性急打早了，打德惠、打四平都是性急打早了。爲什麽到時候打急了呢？怕敵人增强工事，怕敵人增援

來到。其實敵人工事我們可集中炮火摧毀，敵人要跑我們在追擊中殲滅，敵人增援來到，我們可派部隊采取運動防御牽制之或首先消滅援兵。總而言之，對有防御準備的敵人，總攻擊開始時間要慢，要充分準備之後再攻擊

關于强攻四平未能全殲敵人的具體經驗教訓，我認爲主要有下面各點：

第一，懷德、公主嶺之間殲滅敵71軍88師及91師之後，没有乘勝猛追，直搗四平，失掉一個很好的戰機。當時正是敵人十分混亂、恐慌，還站脚未穩，没有防守準備之際。如果猛追攻城，既可一舉打下四平城，又可殲滅71軍殘餘部隊。未能如此，是最大的失誤。

第二，敵人進行了將近一個月的準備之後，死灰復燃，軍心已經穩定，部隊已經補充整頓，城防工事已經加强，防守的各種組織準備已經完成。

此時我們攻城的指導思想，又犯了輕敵和急于求成的錯誤。首先，守城敵人兵力實際上超過三萬人，我們情報估計衹有兩萬餘人，又多是殘兵敗將，最初判斷衹有四個團有戰鬥力，因此戰役前的準備極不充分。其次，突破地區敵人外圍據點并未完全偵察清楚和全部掃除，就倉促發起總攻擊，再次，我炮兵陣地在總攻前多次遭到敵機轟炸，在我步兵進攻前的炮火準備中，没有集中火力摧毁突破地區敵人防御設施，增加了突破部隊的不少困難和傷亡。

第三，進攻兵力没有絶對優勢，使用上也有錯誤。敵人三萬餘人，我軍開始使用二個縱隊加一個師及炮兵部隊，大約八萬人，不到三倍的優勢。另一個縱隊主力爲預備隊，準備打援，最後才參加攻城。這樣，實際上被敵人各個擊破。如果第一階段攻城，就把6縱主力師投入束綫的作戰，那就可能是另一種情况了。鄧華司令員在戰役前曾擔心用兩個縱隊攻城把握不大，實踐證明這種擔心是正確的。

第四，主攻方向選擇不當。不但碰在敵人防御的强固地區，

而且我炮兵火力又未能摧毁敵人前沿火力據點，增加突破困難。如果將城北三道林子一帶高地敵人外圍據點拔除，把主攻選在該方向，由北向南，居高臨下突擊，而助攻方向選在現在的主攻方向，那樣對我就非常有利了。

夏季攻勢是東北民主聯軍轉入戰略反攻的第一個戰役，歷時五十天，殲敵八萬餘人，收復公主嶺、通化、赤峰等城市四十餘座。被隔斷的北滿、南滿、東滿、西滿解放區完全聯成一片。南滿、北滿和冀熱遼三大主力匯合，更有利于我大兵團機動作戰。

夏季攻勢極大的改變了東北戰場的軍事形勢。我軍越戰越强，并完全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迫使敵人收縮在中長路、北寧路狹長走廊地帶，以沈陽爲中心采取所謂重點防御。我大反攻的形勢逐漸明朗。

杜聿明遭受此次慘敗後，于7月初灰溜溜的離開了東北。8月初，東北國民黨軍首領易人。國民黨軍參謀總長陳誠爲東北最高指揮官。蔣介石爲加强東北軍事力量，從關内抽調49軍及一個炮兵團增援東北。陳誠將新1軍、新6軍、第13軍、第52軍、第53軍、第60軍、第71軍、第93軍、第94軍和青年軍第207師，編成第1、第6、第8、第9等四個兵團，又以原十三個保安區爲基礎編成十一個暫編師，擴編爲新3軍、新5軍、新7軍、新8軍，這樣國民黨在東北總兵力達到十四個軍，使東北敵人兵力增至五十萬人。

四平戰役結束後，我縱在西安地區進行休整補充。

東北局决定，各省應從自已的地方兵團、獨立營、縣大隊中抽調建制部隊補充主力部隊，保證每個師或旅有一萬人以上的兵力，并在二十天内完成。同時决定東北民主聯軍新組建四個縱隊，即西滿第7縱隊(原遼吉縱隊改編，鄧華爲司令員，陶鑄爲政治委員)，熱河第8縱隊（黄永勝爲司令員，劉道生爲政治委員），冀東第9縱隊（詹才芳爲司令員，李中權爲政治委員），東滿第10縱隊（梁興初爲司令員，周赤萍爲政治委員）。

整編後，全軍共有九個步兵縱隊，十個獨立師、二個騎兵師、一個鐵路縱隊，一個炮兵縱隊，連同地方武裝，東北民主聯

軍已發展到五十萬人以上。

1953年5月，四平市烈士紀念塔在四平市英雄廣場聳立起來，正面爲林彪題詞“爲人民解放而奮鬥的烈士們永垂不朽”；左面爲高崗題詞“日月同光，山河并壽，人民烈士永垂不朽”；右面爲陶鑄題詞“成仁有志花應碧，殺敵流紅土亦香”；後面爲林楓題詞“中華人民優秀兒女萬古秋”。

第十五章 秋季攻勢

一、部隊休整

夏季反攻作戰勝利結束後，我縱奉命于7月5日進駐西安（現遼源市）、渭津、東豐、海龍一帶進行休整。

東北總部在雙城召開軍事會議時，我被留在家裏主持休整中的日常工作，没有去參加會議。不久，東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帶領工作組來到我縱了解情況，就地指導幫助進行休整工作。那時我們休整工作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部隊經過五十多天的行軍作戰，確實很疲勞。首先需要恢復體力、穩定情緒，保證吃好、睡好，洗澡理髮、洗衣洗被、擦洗武器車輛，加緊治療隨隊的傷員、病號，開展可能的文娛活動，力求逐漸恢復兵强馬壯、心情愉快、朝氣不退的狀况。

我向譚政主任匯報，我縱剛剛參加了四平攻堅作戰，這一次各師的傷亡都不小，對怎樣與國民黨美械化部隊打硬仗、打惡仗的體會較深，因此，目前部隊在思想上要防止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是驕傲自大盲目輕敵，這是四平攻堅作戰中我們所犯的毛病；第二種傾向是誇大敵人厲害，滅自己的威風，被戰爭的殘酷

性嚇倒，産生“革命有前途，個人無前途”的情緒，這是當前要特別防止的傾向，需要很好地進行思想教育和動員工作。譚政主任同意我的看法，并在之後的總結中特别强調要解决這方面的問題。

第二、總結夏季反攻中，我縱作戰的經驗與教訓，特别是四平攻堅作戰的經驗與教訓。

譚政帶領工作組和我縱領導，分别召開縱隊和各師的軍事工作、政治工作、後勤工作總結會議。發動各級幹部，群策群力，點評成績，克服缺點，吸取教訓，要做好打大仗、打硬仗、打惡仗的思想、物質準備，全面檢查作戰中的各個環節，做到打一仗提高一步的目的。

在營以下連隊，主要開展請功、記功、評功、慶功的活動，激發部隊戰士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不怕犧牲、不怕吃苦的硬骨頭精神。全縱隊共有三十多個連、營單位受到縱隊首長和各師首長的嘉奬，并授予了“戰鬥模範營”、“戰鬥英雄連”、“爆破模範連”等光榮稱號，以及“英勇衝鋒”、“頑强突擊”、“攻守兼備”、“機智勇敢”、“英勇超群”、“神勇炮兵”、“勇猛爆破”等等多種多樣的光榮稱號，分别授予連隊奬旗，授予戰士奬狀。全縱共有成千指戰員立了功，受了奬。

支援我縱的民工擔架隊、運輸隊，也有不少立了功，受了奬。他們在槍林彈雨中，搶運傷員，運送彈藥給養，看押俘虜，收斂烈士遺體，頑强地完成了任務。有的負了傷，有的犧牲了，因此給他們立功受奬是完全應該的，他們是受之無愧的。

第三、進行兵員補充，整頓組織，調劑和補充武器彈藥。夏季反攻作戰中，我縱傷亡比較大，還因病或其他原因減員也不少，幹部傷亡也很大。武器損壞、彈藥消耗也很大，均須在休整期間妥善解决，以利再戰。

8月間東北局發出指示，要求從地方武裝中抽調建制部隊，補充到主力野戰縱隊，争取每個縱隊的主力師，充實到一萬人以上。因此，我縱合編了牡丹[illegible]彥獨立團等地方基幹部隊，

加上參軍的翻身農民共一萬二千人。又補充了經過初步教育的國民黨俘虜士兵四千多人。這樣就使我縱達到完全滿員程度。

同時東北總部又決定將南滿獨立第2師撥歸我縱指揮，因此我縱實力空前强大，全縱已達五萬人以上。兵員充實了，整頓組織、調整幹部、補充武器彈藥等工作也隨之加緊進行。

第四、根據東總指示，部隊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開展"訴苦運動"爲主，形勢政策教育爲輔。

譚政主任指示我們，（1）講敵我形勢時，主要講有利方面，鼓舞士氣。其次也要講困難方面，防止輕敵。既要講敵人現在是戰綫太長，兵力不足，軍心厭戰，民心反對，領導腐敗，內部矛盾重重，也要講國民黨軍隊有美國的支援，有精良的武器裝備，有相當豐富的內戰經驗，有一定的戰鬥力，不是一群"草包"。要使指戰員們清楚，這場戰爭是極其殘酷的，是長期的人民戰爭，我們要取得勝利，就要付出相當代價。我們絕對不能驕傲，如果我們不認真對付，一不小心就要吃虧。尤其打了勝仗，更不能驕傲。（2）由于部隊涌進大批新成分，形成部隊思想上、組織上的某些變化。因此不但要進行新形勢下的政策教育、紀律教育，還要進行爲保衛根據地人民徹底翻身、深入土地改革，打倒封建勢力，消滅地主階級、剝削制度的教育。提高戰士階級覺悟，樹立"爲誰當兵，爲誰打仗"的明確觀念，樹立解放全東北，解放全中國的思想。"訴苦運動"就是控訴國民黨反動派、漢奸惡霸、警察特務橫行霸道壓迫剝削人民的罪行。啓發戰士懂得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道理，懂得保衛解放區，保衛人民翻身做主的道理，這就是階級覺悟及思想政治水平提高的表現。

經過"訴苦運動"，采取自己教育自己的群衆路綫，戰士們思想覺悟普遍提高了，團結加强了，密切軍民關系、遵守群衆紀律更自覺了，要求入黨的人更多了。各級指戰員戰鬥情緒日益高漲，紛紛表示要練好本領，殺敵復仇。

第五、開展軍事大練兵。由于部隊新成分多，軍事訓練在戰士中仍然以技術爲主，戰術爲輔。射擊、刺殺、投彈、爆破、土工

作業五大技術力求熟練。戰術訓練仍是"一點兩面"、"三三制"和"四組一隊"戰術及運動戰、攻堅戰，發揚優良戰鬥作風等爲內容，反復演練。

在幹部訓練中，强調各級指揮員學習林彪根據四平攻堅作戰經驗提出的"四快一慢" 戰術。四平攻堅作戰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打急了，没有充分準備就開始總攻擊。因此大家對"四快一慢"的戰術是比較容易接受的。

第六、黨委制早在紅軍時期已建立，後來由于教條主義的影響，取消了黨委制改爲首長制。師以上設黨務委員會，負責處理日常黨務工作。爲了保證黨對軍隊的絶對領導，更好地實行民主集中制，遵照"七大"的决定及中共東北局的指示，東北民主聯軍恢復黨委制度。

我縱在休整期間，營以上單位均成立了黨的委員會，加强了基層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有利保障了部隊的戰鬥力。

經過將近三個月的休整，部隊在政治思想、戰鬥士氣、戰術技術水平、指揮能力等方面均有很大的提高，不但恢復了元氣，而且有新的進步。武器彈藥的補充、後勤保障工作也得到盡可能的解决。爲執行新的作戰任務打下了堅實基礎。

二、確定作戰方針

1947年夏天（7月至8月），我人民解放軍開始了全國規模的大舉反攻，并將戰爭的主要戰場轉移到國民黨反動統治區內進行。蔣介石提出的"全面攻勢"已被徹底粉碎。現在的"全面防御"又被打得支離破碎，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都無法阻擋我軍的反攻。

東北敵人經過我軍夏季反攻作戰的打擊，損兵失地，狼狽不堪，由"全面防御"改爲"機動防御"，現又由"機動防御"改爲

"重點防御"。

陳誠接任東北最高指揮官後，提出"確保北寧，打通錦承，維護中長，確保海口"的戰略計劃，誇口"不管困難與代價多大，一定要在六個月内恢復東北優勢"，"收復東北一切失地"。這是陳誠新官上任的"雄心壯志"。

不久美國特使魏德邁到東北視察，與陳誠在沈陽"晤談竟夜"，回南京後向蔣介石建議：放弃東北，鞏固華北，確保華東，但蔣介石顧慮多端，并未同意這個建議。

陳誠是蔣介石的嫡系，也是蔣介石的同鄉。同時是"圍剿"中央紅軍的罪魁禍首之一。陳誠考入保定軍官學校後，從排、連長起家，後轉入黄埔軍校炮兵科任教官。他參加了第一次東征。在第二次東征時，陳誠任炮兵營長。北伐時，任上校團長。進駐南京後，任少將副師長。"四一二"事變後任師長，後升爲18軍軍長。

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第三次"圍剿"，陳誠率18軍由湖北開到江西、撫州前綫，"圍剿"失敗之後，撤到吉安。第四次"圍剿"，陳誠爲中路總指揮，第五次"圍剿"，陳誠爲北路軍總指揮。

他多次與紅軍作戰，多次遭到慘敗，早已是我軍的手下敗將。

東北民主聯軍按中央指示，决定繼續在東北戰場打擊敵人，收復失地，積極配合關内解放軍各部隊向敵占區的進攻。

東總决定在雨季過後，發起秋季攻勢。

8月中旬，林、羅首長將作戰計劃報告中央和軍委。毛澤東8月29日電復林、羅："一、計劃甚好，甚慰。二、希望你們能于九月下旬開始作戰，配合南綫作戰。三、新的作戰，似宜以有力兵團進攻山海關、沈陽綫上之敵，以另一有力兵團進攻中長綫上之敵，以求分散敵人，各個擊破，重點放在中長綫或山沈路，由你們酌定。"[1]

注1、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502頁 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指出，我軍第二年作戰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至外綫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綫大量殲滅敵人。以一部主力和廣大地方武裝繼續在内綫作戰，殲滅内綫敵人，收復失地。解放戰爭第二年，我軍轉入戰略進攻，標志着戰爭形勢的根本改變。

東總根據上述方針，于9月25日下達了《秋季攻勢作戰的方針和部署》，决定以九個野戰縱隊及地方武裝，發起强大的秋季攻勢，繼續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擴大解放區。

作戰步驟爲：第一階段，由南綫（第8、9縱隊）開始進攻，破壞華北與東北之交通綫——北寧路，吸引沈陽一綫之敵南調增援；第二階段，7縱攻擊彰武、阜新一綫之敵，4縱攻擊遼陽、鞍山一綫之敵，繼續吸引敵人抽調北綫和中長路沿綫之機動部隊南調增援；第三階段，我北綫部隊大舉出擊中長和長吉綫，以吸引沈陽、長春守敵出援，力求在運動中殲滅之；第四階段，初冬後，我主力轉到北寧路、中長路作戰。

三、我縱執行打援和破襲任務

南戰場首先報捷。正當冀熱遼我軍準備破襲北寧路時，敵人集中四個師向熱河東部地區進犯。其中一路敵第93軍暫22師和暫50師各兩個團，進至錦西以西之梨樹溝門與新臺邊門一帶。

我8、9兩縱隊和獨立師，集中兵力將其各個擊破。9月14日，我8縱在黄永勝司令員指揮下，首先于梨樹溝門殲滅了暫50師大部後，乘勝追擊，于16日殲滅了逃至楊杖子的暫22師大部。

陳誠急忙命令，由蘇北新調來的第49軍二個師（各缺一個團）火速出援。經江家屯向西南前進時，又被我誘至楊杖子一帶。我第8、9兩縱隊密切協同，二戰楊杖子，經兩天激戰將其殲滅。

自梨樹溝門戰鬥開始，我軍三戰三捷，共殲敵一萬六千餘人。同時我軍組織民兵、民工將錦州至山海關的鐵路徹底破壞。

北寧路被我切斷，對敵人震動極大，陳誠急令新6軍二個師由沈陽、鐵嶺一綫調往錦州增援。

新6軍主力南下，四平至鐵嶺一綫的開原、西豐、昌圖等地的守軍衹有敵53軍三個師，力量薄弱。

東總抓住有利時機，决定北戰場我軍采取長途奔襲，分別向沈陽以北各據點之敵同時發起攻擊。

東總命令指出："第二階段的作戰方針是以輕裝奔襲，分兵同時包圍各處分散之敵，使敵不能集中，我軍則一面攻城，一面準備打援"。

9月底，我軍第1、2、3、4、6、7、10縱隊相繼出發，向中長路四平、沈陽之間地區敵人發起進攻。

我3縱于10月2日奔襲西豐、昌圖間之威遠堡，將守敵53軍116師全部殲滅。

我縱于9月29日由西安（現遼源市）地區出發，東總交給我們的任務是牽制敵人，配合3縱殲滅敵53軍116師。第3師和獨立2師首先奔襲昌圖東北地區敵人據點，但因敵先發現我3縱圍殲西豐、威遠堡行動，各地守敵紛紛逃竄。我奔襲葉赫站、蓮花街均撲空。隨即命令獨2師奔襲昌圖，因包圍不嚴，敵人乘隙逃竄。我縱于10月2日占領昌圖，3日占領開原老城。我縱進到開原南北地區，既包圍新開原（敵53軍五個團據守）又威逼鐵嶺和沈陽。

林、羅首長10月5日電示：經數日戰鬥，除53軍四個團被我全殲，其他散居各地保安隊及營以下之正規軍大部逃走或全部逃走。根據以上事實，今後戰鬥作風與戰術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敵之地方部隊皆喪失頑强抵抗的信心，因此應采取遠距離奔襲作戰；（2）對上述敵人須用四倍左右優勢兵力，采取有重點的四面包圍，并須在切斷退路，迂回部隊先打響，正面部隊才猛打猛衝；（3）遇敵少數游擊隊應猛打猛衝，以免其逃掉；（4）遇敵正規軍主力撤退時，應猛打猛衝，抓住和殲滅該敵，不讓其逃

掉。等等。林彪在電報中講了八條，主要精神就是盡可能抓住敵人，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不要打擊潰戰，不要讓敵人逃跑。

幾天後，我縱奉命在開原南北地區將四平到鐵嶺段中長鐵路徹底破壞。部隊展開後，分段負責一齊動手，實行"鐵軌大翻身"，燒毀枕木，炸斷橋梁，搗毀車站。一時全綫爆炸聲此起彼伏，火光濃烟漫天彌散，使敵搶修三個月之久，將要通車的中長鐵路又完全癱瘓了。



什麼是"鐵軌大翻身"？就是破壞鐵路時，將鐵軌一端聯結處的螺絲釘取下，使之鬆動，然後用木杠等工具，將一側鐵軌連同枕木撬起成九十度，再用力向另一側扭壓，結果使鐵軌在下枕木在上，離開路基一百八十度翻倒在另一側。再利用鐵軌彼此連帶的翻扭力量加上人工的拉力，一直向前翻下去。這樣不但速度快，也省力氣，一個連的兵力一小時可翻二三百米。然後一部分人將枕木取下集中燒毀，另一部分人將鐵軌一段一段的搬走，丢在路基兩側不易尋找的地方。同時將鐵路兩側的電綫杆也全部拔除。

東北兩條運輸大動脉中長鐵路和北寧鐵路的癱瘓，不僅使國民黨軍隊的作戰機動性大大削弱，而且冬季將至，敵運煤、運油、運糧、運物資更加困難。

此時的陳誠已慌了手脚，匆匆忙忙地命令南下的新6軍火速回竄沈陽和鐵嶺一帶，并將暫3軍也同時調到沈陽附近，又命令四平之新1軍繼續南進增援。當新1軍進到四平以南之雙廟子地區，被我2縱擊潰後，縮回四平。我軍在四平西之季家堡附近又殲滅該軍第50師的一個團。

沈陽、四平敵人懼怕被殲，不再敢貿然出戰了。

10月8日，蔣介石倉促赴沈陽召開軍事會議，對陳誠面授機宜，策劃“在沈陽外圍決戰”。并急從華北地區調92軍一個師、94軍一個師、暫編第3軍二個師、13軍一個師、騎兵第4師共六個師的兵力，增援東北，加强北寧綫之守備。將新1軍從四平北調長春防守。

爲了調動敵人，林、羅首長命令北戰場我軍主力轉向吉林、長春地區作戰。十月中旬我第6、10縱隊與獨立第4師共七個師，加上炮兵部隊，突然包圍吉林，準備相繼攻占之，吸引沈陽、四平、長春敵人出援，特别希望能將新1軍引出來，在運動中將其殲滅。

我縱與2縱在四平以北布防，準備迎擊從四平、長春出援的新1軍，以求在運動中給予殲滅性的打擊。

吉林防守之敵爲雲南部隊的60軍三個師，加上地方保安團隊將近三萬人，防御工事堅固，地形易守難攻，是一座背山靠水的重要戰略城市。我軍首先掃清吉林外圍據點，殲敵千餘人。同時長春方向，我軍收復九臺、農安和德惠，殲敵新1軍暫53師一個團。這樣不但吉林被圍，長春也陷于孤立。

吉林方向，我軍主力一部于10月下旬開始强攻吉林城西南前沿陣地小白山和團山兩個據點，經過激烈衝殺，反復争奪，將其攻克，殲敵四個加强連，擊退敵人多次反撲，直接威脅城防主要陣地。

此時，敵60軍軍長曾澤生急電沈陽求援。但陳誠隔岸觀火，見死不救。駐長春敵人也不敢出城增援，且令四平新1軍快速返回長春。陳誠的詭計是“一箭雙雕”，放手讓60軍與民主聯軍拼命厮殺，以達到兩敗俱傷，既打擊了民主聯軍，也削弱了雜牌軍的目的。

我軍由于種種原因，于10月底放弃了對吉林的圍攻。爲什麼在没有敵人大量增援的威脅下，放弃吉林城的“相機占領”？其原因我不十分清楚。但我估計與夏季强攻四平城傷亡很大，但未能全殲敵人的教訓不是没有聯系。雖然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

怕井繩”，但也不能不警惕再次被蛇咬。因此林彪根據戰鬥形勢發展，進攻順利則繼續擴大戰果，否則改爲佯攻。

“爲了一躍而後退”，“收回拳頭再打擊”也是林彪一貫的用兵原則，林彪曾説過：主攻方向使用一個師的兵力，準備一千人以上的傷亡，作堅决的進攻。其他方向不將大部隊投入戰鬥，衹用部分兵力作佯攻，牽制敵人。如果主攻方向發展有利，則將側方大部隊投入戰鬥，以求幾面攻擊敵人，擴大戰果。

我縱于10月15日奉命轉到伊通地區隱蔽待機，準備打擊由四平回竄長春的敵新1軍，及由長春向吉林增援的敵人。

11月1日星夜，四平敵新1軍開始向長春回竄，以兩百多輛汽車往返運輸北進，并于當夜進到公主嶺。此時我縱奉命向長春、公主嶺之間陶家屯一帶前進，截擊敵人回竄。

11月2日，敵先頭部隊暫56師進到陶家屯附近，與我縱獨立第2師接觸，激戰一小時，殲敵一個營。敵人發現我主力後，企圖奪路經白龍駒山竄向長春，在途中被我第3師截擊，激戰三小時，全殲敵暫56師一個團，俘敵團長以下近二千人。但正圍殲此敵之同時，敵主力拼命向長春逃竄，在我縱主力趕到前，敵人已經逃走了。

我未能將敵人主力截住殲滅，縱隊領導十分惱火與後悔。惱火的是，當時獨立2師没有積極協同第3師截住敵人，因此，縱隊責備獨2師行動遲緩，有一定道理，但我們後悔的是，縱隊從一開始的作戰部署上，就没有使用第1、第2兩個主力師爲第一梯隊，或未將兩個主力師緊跟第一梯隊的獨2師、第3師，也是使敵人逃走的重要教訓。另外，如果路西2縱主力能及時出擊，牽制敵人哪怕半天，待我縱主力師趕到，也許情况就有所不同。總之，戰場情况瞬息變化，這次未將敵新1軍主力在運動中殲滅，我縱指揮上存在失誤是重要原因。我作爲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是有一定責任的。

據東總通報的戰况説，長春之敵有重占九臺、德惠、農安的可能，因此我縱于11月11日奉命向長春以北米沙子一帶轉進，準

備打擊長春出犯敵人。隱蔽待機了幾日，仍不見敵出動，此時的敵人固守長春，寸步不離，根本不敢出戰。這樣我已不易在運動中尋找殲敵戰機，且11月的北滿已開始飄雪，嚴冬將至，部隊需作防寒準備。于是我縱奉命轉回到伊通地區進行補充休整。

秋季攻勢中，我縱戰果不大，主要是執行打援和破襲任務。由于敵人已深知我運動作戰的厲害，所以不敢輕易出援，因此戰機不多。新1軍由四平回竄長春時，本來是一次很好的殲敵戰機，但由于敵人采取夜間突然行動及利用兩百多輛汽車的快速行動，使我軍措手不及倉促應戰，而在兵力部署上又不完全恰當，因此未能將敵主力殲滅，失去一次殲敵戰機。

南戰場第二階段的作戰是10月下旬開始的。我軍向錦承路大舉出擊，十天之中又獲得第二個三戰三捷的勝利。第一仗是我9縱攻克朝陽，殲敵暫編50師一個團及騎3軍一部。第二仗是我8、9兩縱隊在義縣以西，朝陽寺九關臺門地區，殲滅由義縣方向前來增援的92軍24師大部及94軍43師一部。第三仗是我熱河騎兵師突然奔襲錦州東北之徐家店余家屯，殲敵174師（保安第4支隊）師部及二個團。南戰場第二階段作戰共殲滅敵人九千餘人。

這次秋季攻勢作戰的重點在東北的南戰場，毛主席在當年夏季反攻開始時就指出，“奪取兩路四城（兩路指中長路、北寧路，四城指長春、沈陽、天津、北平）必須準備的條件有三：你們已在北滿建立了强大的根據地，解決了第一個條件。現在正向南滿作戰，估計不要很久即可解決第二個條件，建立强大的南滿根據地。第三步還要解決冀熱遼地區的根據地問題”。因此，這次秋季攻勢重要戰略目的之一，就是執行毛主席的第三步計劃，解決冀熱遼地區的根據地問題。結果既破壞了陳誠維護中長路，又破壞了其打通錦承路，鞏固北寧路的戰略計劃。冀熱遼的根據地已基本上解決了。

到11月中旬爲止，歷經五十餘天的秋季攻勢宣布勝利結束，我軍共殲敵六萬九千餘衆，擴大解放區面積三萬餘平方公里，收復城市十五座。北寧路、錦承路、中長路均被我切斷。此次攻勢中

我軍愈戰愈勇，愈戰愈强，愈戰愈主動，南北戰場的協同作戰愈加密切。而敵人在我攻勢之下驚慌失措，顧此失彼，損兵折將，丢城失地，完全處于被動挨打狀態，不得不龜縮在幾個重要城市内根本不敢出戰。陳誠“六個月恢復東北優勢”的妄想，已被打得烟消雲散，連維持現狀也困難重重，其前景十分暗淡，大勢所趨，敗局已定。

第十六章　冬季大進攻

一、縱隊黨委對戰訓的指示

秋季攻勢結束後，我們第1縱隊在伊通一帶休整補充，總結秋季攻勢作戰經驗和進行軍政訓練。

此期間，新建立的縱隊黨委，對當前的作戰、訓練作了《重要指示》。

《指示》明確了下一步工作重點，在我軍夏、秋攻勢的沉重打擊下，東北之敵在軍事戰略上的敗局已定。目前敵人必然依托以大、中城市爲據點的“重點防御”進行垂死掙扎。因此在作戰訓練上，不但要熟練運動戰，而且還要把攻堅作戰訓練的地位提高到與運動戰相等的地位。在訓練中力求貫徹林總的戰術思想和戰鬥作風，使之群衆化。

《指示》中規定了縱、師、團三級幹部及營以下幹部和戰士的學習内容。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首先要向部隊説明，在秋季攻勢中，我縱是執行打援破路戰鬥，完成了上級賦予我們的任務。由于敵人不敢輕易出動，也由于我們指揮上的某些失誤，沒有取得重大的戰果。因此在我們休整期間，要很好的總結經驗教

訓。其次要宣傳和教育我們的指戰員，今後打仗的機會尚多，目前東北敵人還有幾十萬，我們要把它全部殲滅，不會沒有打勝仗的機會。所以不要埋怨、不要泄氣，要保持高昂的求戰情緒。在政治思想上做好不怕死、不怕苦的準備，在軍事上練好打硬仗、打惡仗的本領，在下次戰役行動中見分曉。

《指示》要求，繼續進行以土改政策爲主的階級教育和戰爭觀念的教育，同時反復學習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不久前頒發的三個重要文件，即《解放軍口號》、《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從階級本質上認識國民黨蔣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認識解放軍粉碎蔣介石進攻之後，大舉反攻的大好形勢，認識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已經到來，認識打倒蔣介石，建立民主革命政府的偉大歷史任務，認識東北戰局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進一步鞏固和增强勝利信心，確立爲人民徹底翻身，爲爭取革命戰爭徹底勝利而打到底的决心。

在軍事訓練上，結合秋季攻勢的總結，學習領會林總提出的"一點兩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組一隊"、"三種情况三種打法"、"三猛戰術"等戰術原則，强化射擊、投彈、爆破、刺殺、土工五大軍事技術，針對未來要大打城市攻堅戰，特别注重爆破技術的訓練，要求部隊通過休整，在軍事素質上有較大提高，做到"打一仗，進一步"。

在物質方面部隊也進行了再戰的充分準備。加强防寒工作，及時發給部隊冬季的棉衣、大衣、皮帽、棉鞋等等。由于大兵團集中作戰，糧食供給問題困難很多，我們已經加强了籌糧組織并根據《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的原則，進行籌糧政策教育，不但可以没收惡霸地主的糧食，也可以徵收富農的多餘糧食，補充軍需。派得力幹部負責帶領支前的民工擔架隊、車馬隊的工作。這些都是保障作戰勝利的重要條件。

二、敵我態勢和冬季作戰意圖

東北蔣軍經過我軍夏、秋兩次攻勢的嚴重打擊，現孤守在被我分割包圍的三十餘座大、中、小城市中，陷入缺兵、缺糧、缺煤、缺油、缺物資的困境中。由于華北石家莊被我攻占，由華北調入東北的敵四個師又急忙撤回三個師。

陳誠爲了扭轉這種不利局勢，繼續將東北雜七雜八的九個保安區、十一個保安支隊及交警部隊擴編爲四個軍（新3軍，新5軍，新7軍，新8軍），這樣連同原在東北的九個軍共十三個軍，又將各軍編爲第1、第6、第8、第9等四個兵團，共計四十四個師約五十八萬人。并拼命加强幾座大中城市爲中心的防御工事。采取所謂"固點、連綫、擴面"、"重點防守，確保沈陽"的戰略方針，拼命鞏固現有陣地，并待機轉爲攻勢，實現其恢復東北優勢的夢想。敵軍從兵力總數上似乎并未減少，但其主力新1軍、新6軍等部隊被整編、被分散，又補充了大量新兵，實際戰鬥力在下降。

我東北民主聯軍經歷了1947年秋季攻勢之後，已發展到73萬餘人。計有九個野戰縱隊，一個炮兵縱隊（六個炮團），一個鐵道縱隊，十二個獨立師，三個騎兵師，第1、第2兩個前方指揮所。敵我力量對比，我軍不但質量上占優勢，數量上也占優勢。東北局決定，各省必須有計劃、有組織地建立大批二綫兵團，經過比較正規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後，根據需要輸送到前綫補充主力部隊。要求1948年4月前，完成六十個獨立團（以後又改爲一百個團）的建設。

我東北民主聯軍總部的冬季作戰意圖，是趁河流封凍，便于我大兵團作戰運動之機，發起規模空前的進攻戰役。東北總部指示：去年冬季我軍曾利用河流結冰，失去障礙作用的時機，南北滿實行配合作戰，結果不僅鞏固了南滿根據地，而且大量地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造成了進攻作戰勝利的基礎。因此今

年冬季我們還要繼續利用這個有利于大兵團運動的時間，實行更大兵力作戰，集中九個縱隊統一行動，進行大規模的運動戰和攻堅戰。對較大目標我們能集中四或五個縱隊攻堅，還有力量打援。或集中六至七個縱隊打運動戰，還有力量攻城。因此，我們能進行大兵團大的運動戰、攻堅戰，能把東北作戰提高到空前未有的規模，預計將能獲得巨大的戰果。

林、羅于12月11日向中央報告了冬季作戰計劃，毛澤東回電：完全同意。預期這次作戰可能將沈陽、鐵嶺、撫順、本溪、錦州、葫蘆島、秦皇島等幾個大據點之間的中、小據點、廣大鄉村，及錦州以西以北地區全部或大部歸于我手。衹要辦到這一點，爾後就衹剩下打大據點的問題了。并説：冬季作戰後，8、9縱隊到冀東作戰，争取在張家口、天津之間打開缺口，以使東北、華北開始打通聯系。

東總决定，冬季作戰計劃的第一步是出擊北寧路，迫使沈陽、錦州之敵出援，在運動中殲滅援軍；第二步是轉戰遼南，奪取鞍山、營口等城。

三、攻克彰武與圍殲新5軍

北風呼嘯，大雪狂舞。我縱奉命于1947年12月10日，由伊通一帶出發，兼程南下，于22日集中于沈陽、法庫公路之間的石佛寺北側地區。其任務是保證第2、第10縱隊圍殲法庫之敵。同時，7縱包圍彰武，8縱包圍新立屯，4縱逼近沈陽，9縱向新民前進。我縱和第3縱、第6縱準備打擊可能來自沈陽和鐵嶺的援敵。

由于我軍突然出現，嚴重地威脅沈陽之敵的“冬眠”，并將其注意力吸引至沈陽以北的法庫地區。陳誠急令長春新1軍、四平71軍之敵南下增援。

根據敵軍的動向，東北總部首長采取聲東擊西的戰術，斷然放弃强攻法庫之計劃，命令第2、第7兩縱隊進攻彰武，命令我縱

第3師配合第10縱佯攻法庫，我縱主力（第1師、第2師、獨立第2師）于1948年1月2日轉到沈陽西南遼中地區，威脅敵人側後，尋求有利戰機。

我3師接受包圍并佯攻法庫任務後，即積極進行肅清其外圍據點的戰鬥，共殲敵五百餘人。對友軍攻克彰武，全殲守敵49軍79師起了牽制敵人的配合作用。

陳誠命令駐鐵嶺的新6軍22師增援法庫。12月16日，敵進到法庫東南之調兵山、沙後所一帶，東總命令2縱圍殲22師，3縱斷敵退路。16日下午，2縱4師對沙後所之敵發起進攻。由于敵情没有偵察清楚，地形没有看好，火力没有準備好，結果進攻未成功，自己傷亡不少，犯了林彪忌諱的"打莽撞仗"。2縱5師17日在調兵山包圍了敵22師一部，打得很英勇，將敵擊潰。林彪嘉獎5師，批評4師。

冬季攻勢在12月中旬開始後的兩周中，我軍連克昌圖、開原、北鎮、海城、遼中、彰武等縣城，全殲49軍79師，207師一個團，新3軍暫59師一個團，93軍暫20師一個團，及交警第3縱隊等共二萬三千餘人，并完全包圍法庫，直接威脅沈陽。

陳誠判斷我軍將進攻沈陽，倉惶將原踞長春之新1軍全部，四平街之71軍兩個師及駐錦州的43師、54師等，先後調來增援沈陽。至年底我軍并未進攻沈陽，敵人援兵已到。

1948年元旦陳誠發表"告東北軍民書"，鼓吹"目前國軍已完成作戰準備，危機時期已過"。隨即調集新1、新3、新5、新6和71軍，共五個軍十五個師的兵力，于1948年1月2日，分别由新民、沈陽、鐵嶺三個方向同時出動，沿遼河兩岸向北、向西北推進，妄圖擊退我軍，藉以保障沈陽安全，進而解除法庫、新立屯之圍。其具體部署是：新3軍、新6軍爲右路，由沈陽、鐵嶺向西北推進，新5軍軍部率兩個師爲左路，由新民向東北推進，新1軍及71軍爲中路，在上述兩路之間齊頭并進。

東總决定，牽制右、中路敵人，先集中攻擊戰鬥力較薄弱的新5軍。林、羅、劉首長殲滅左翼新5軍的戰鬥部署如下：（一）第

6縱隊于新5軍前進路上節節阻擊，誘其深入；（二）第2、7縱隊由彰武兼程向新民以北公主屯地區前進，第2縱隊指向公主屯北面，第7縱隊指向公主屯以西新5軍之左翼；（三）第3縱隊由遼河北岸插入新5軍右翼；（四）第10縱隊進到舊門、石佛寺及其以南地區；（五）第1縱隊由遼中北進并指揮獨2師進到沈陽以西興隆店地區；（六）第4縱隊由沈陽西南北進，進到沈陽西北之老邊地區；（七）第10、第1、第4三個縱隊共同負責切斷右、中兩路之敵與新5軍之聯系，堅決抗擊其增援；（八）第8、第9縱隊也于新民以西和遼中地區，北返參戰；(九)東總直屬騎兵師則進到巨流河地區牽制敵人。

我軍部署完畢，待新5軍進到公主屯附近時，被我6縱頑強抗擊。

1月5日起，我第2、第3、第6、第7縱隊突然進行圍殲，至7日20時共歷五十四小時激戰，將新5軍軍部及195和43兩個師全部殲滅。俘軍長陳林達以下一萬三千餘人。

在圍殲新5軍戰役中，2縱6師奉命向公主屯以北進軍，協同友軍消滅新5軍195師。6師17團最先到達王道屯。7縱19師57團也同時到達。此時王道屯有敵人195師一個團防守。57團沒有作任何準備，就投入戰鬥，盲目地連續向敵人亂打亂衝，遭到敵人密集火力殺傷，毫無進展。17團進攻也很不順利，數次攻擊均未成功。黃昏之後，6縱17師的51團趕到前綫重新組織火力，從西南突破，守敵開始動搖。6師17團再投入戰鬥，敵軍突圍南逃。在2縱和6縱聯合追擊下，全殲敵人的195師585團。戰鬥結束後，林彪通報批評王道屯戰鬥是一次"屢次攻擊不成功、傷亡很大"的莽撞仗。

對于沙後所和王道屯戰鬥，林彪一直耿耿于懷，作爲反面教材。在1948年10月23日電令消滅廖耀湘西進兵團時，還提到"須嚴戒王道屯、沙後所的打法，那種打法是在未偵查地形狀況，未等大部隊到齊，未將火力很好配備，未將敵人退路截斷即倉促的亂打亂衝"。

新5軍被我包圍後，敵右、中兩路敵人，在飛機、坦克、大炮的掩護下，向西增援。我縱是1月3日奉命由遼中地區兼程北上阻擊援敵，于1月5日進到新民東北地區的敵人側後，并在興隆店、雙廟子一帶與中路之敵71軍打響，激戰後將其擊潰，殲敵二千餘人。中路之敵人屁股後受到威脅，未敢再向北前進和向西增援。我擔任阻援的其他部隊（第4縱和第10縱）于沈陽至石佛寺公路及遼河以東地區，阻擊敵人的連續攻擊，共殲敵二千餘人，敵未能突破我阻擊陣地，有力保障了我對敵新5軍的順利圍殲。

當新5軍被殲滅後，右、中兩路敵軍見形勢不妙，退回沈陽和鐵嶺。

在沈陽以北，以公主屯爲中心的這場戰役，把陳誠打得暈頭轉向、膽戰心驚，星夜向蔣介石告急。蔣于1月10日飛抵沈陽，召開軍事會議，决定成立"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并從山東戰場抽調54軍加强北寧綫兵力。會上追究新5軍失敗的責任，陳誠最後承認自己指揮無方，請求按照黨紀國法懲辦。1月17日，蔣介石决定派衛立煌爲東北行轅副主任兼東北"剿總"總司令，負擔東北軍事全責。1月12日衛立煌飛抵沈陽。陳誠于2月5日悄悄地離開沈陽飛回南京。蔣介石在東北戰場上"走馬燈"似的頻頻換將，其前景可悲，可嘆。

衛立煌到任後，采取一種穩重死守的戰略方針。將新1軍、新3軍、新6軍、新7軍、新8軍、71軍、53軍等部集中沈陽附近死守，不輕易出動。并説："目前共軍的戰法是圍城打援，我們不能上其圈套"，雲雲。

衛立煌，安徽合肥人，家貧，衹讀幾年私塾，既不是黄埔生，也不是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生。他是自己跑到廣東投入粤軍，在孫中山身邊的衛隊當兵，不久升爲警衛團排長，以後到白崇禧部升爲連長，二十二歲升爲營長，在贛閩作戰有功，升爲團長。1926年參加北伐，任東路軍第14師副師長，不久升爲師長。打垮孫傳芳進攻南昌後，升爲第5軍副軍長。1931年，升任14軍軍長。1932年參加對鄂豫皖紅軍"圍剿"，攻占金家寨有功，蔣介石改金家寨

爲立煌縣。以後又參加對中央蘇區紅軍的"圍剿"，并升爲陸軍上將。抗日開始後，爲第14集團軍總司令，并與八路軍關系甚爲友好，曾到延安縣見到毛主席及慰問在延安養傷的林彪，并送給林彪槍彈一百萬發，手榴彈二十五萬枚，牛肉罐頭一百八十箱。

四、圍殲新立屯之敵

1948年1月1日奉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東北民主聯軍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東北民主聯軍總部改爲東北軍區兼東北野戰軍領導機關。林彪爲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同時兼東北人民解放軍司令員兼政委。

利用戰爭空隙，我縱隊黨委于1月13日召開了擴大會議，對1947年的戰鬥工作進行了總結，對1948年的任務作了决定。根據東北局提出必須在1948年"力争東北解放戰爭首先由反攻階段進入進攻階段，把東北解放區變成全國解放戰爭的總基地"的總任務，提出了我縱隊1948年要完成消滅敵人十個步兵團（每個團按三千人計算）的任務。縱隊下達的具體任務爲：第1師、第2師各殲敵三個團，第3師和獨立2師各殲敵二個團。在部隊建設上根據"取之于敵、壯大自己"的原則，决定縱隊炮兵，擴大成36門制的炮團。第1、第2兩師建設成12門制的炮兵營，第3師和獨立2師首先完成9門制的山炮營。

此外對于政治思想工作也提出具體要求，特别在戰鬥作風上强調要高度發揚"堅决執行命令，死打硬拼，不怕傷亡，不怕走路，不怕冷，不怕熱，不怕苦，不怕累，關心友鄰，主動協同，機動靈活，勇敢頑强"的戰鬥作風。

正是大雪紛飛，寒風陣陣的"三九"嚴寒季節，氣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1月24日，林、羅首長命令我縱主力（缺第3師）及第8縱隊，歸程子華統一指揮，圍殲新立屯之敵。此前該部敵人已被8縱圍困月餘，毫無鬥志。縱隊司令員李天佑和我即到程子華指揮

所接受任務。經研究確定，主攻方向爲我縱由南向北，8縱則由北向南，實行夾攻。同時，助攻方向我縱擔任由西向東的助攻，8縱擔任由東向西的助攻。以三天時間（1月26日前）掃清各主攻方向的外圍據點，完成總攻準備。

新立屯位于阜新、沈陽綫及彰武、大虎山綫之鐵路交叉點上的戰略重鎮，守敵爲49軍第26師，共九千餘人。城鎮面積雖小，但防御工事甚强，火力組織也很嚴密。

我縱的具體作戰部署是：第1師首先掃清新立屯南面外圍據點之後，由南面進攻，第2師首先掃清東南角之大碉堡群，然後由東南方向與1師協同并肩突擊。獨立2師先掃清城西外圍支撑點之後，由西向東進攻。東北炮司一個炮兵團支援1、2師作戰，縱隊指揮所在第1師之後開設。

部隊展開之後，于1月25日拂曉，各師均以一個主力團的兵力，分別對指定的外圍各支撑點、碉堡群發起了進攻。1師和獨立2師戰鬥進展順利，經數小時激戰，將外圍守敵全部殲滅。但2師方面的進攻未能奏效。縱隊指示其重新組織，改變突破地點，于當日黄昏時再次發起攻擊。結果很快攻占敵人三個碉堡群，全殲守敵。同時第8縱隊也完成肅清外圍任務，至此發起總攻的準備工作已基本完成。

孤守該城的敵人，懾于即將被殲的命運不敢戀戰，于26日清晨4時開始突圍，分三路向阜新方向狼狽逃竄。敵人避開大路，冒充我軍翻穿大衣，頭裹毛巾，低頭行軍。遇到崗哨假冒我軍番號企圖蒙混過關。後被我部隊機警識破。

我們接到敵人開始突圍的情報後，立即命令獨立2師及1師之主力猛烈追堵逃竄之敵。同時命令2師及1師之其餘部隊，迅速突入城内，協同8縱消滅尚未逃竄的敵人。追擊部隊猛追三十餘里，在冰天雪地中，將逃敵全部殲滅。攻城部隊經四小時巷戰，也將未逃脱之敵全部殲滅。

當我圍殲新立屯26師時，衛立煌始終不派一兵一卒前來增援。衛立煌拿定主意，以變，不管你解放軍打到什麼地

方，守城部隊如何告急，蔣介石如何再三電令他派兵解圍，他也總是把主力集中沈陽附近，死守老巢，不輕易出動。這樣就使那些固守沈陽外圍城鎮的敵人，孤軍奮戰，更加恐慌，更加膽寒。溝邦子之敵60軍184師，因怕遭新立屯之命運，于27日黃昏倉惶弃城逃竄。

在1月份發起的冬季攻勢第一階段，我軍以彰武爲中心殲敵49軍79師，以公主屯爲中心殲敵新5軍兩個師，以新立屯爲中心殲敵49軍26師，三戰三捷，共殲敵五萬八千餘人。收復重要城鎮十餘座，敵人陷入更加孤立境地，既不能攻，又不能守，逃也無退路，必將遭受更大更慘的失敗。

五、轉戰遼南與解放法庫、開原

新立屯戰鬥勝利後，我冬季攻勢已進入第二階段。林、羅、劉首長決定，除以一部分部隊繼續包圍法庫、阜新外，主力轉戰遼南，打擊重點轉到沈陽以南地區。我野戰軍主力一部，于2月初和2月中旬分別完成了包圍遼陽，鞍山的任務。我縱隊于2月1日奉命由新立屯轉到遼陽、沈陽鐵路以西地區，2縱、7縱也進到沈陽西南地區，共同擔任打擊可能由沈陽出援之敵，保障圍殲遼陽之敵。

2月6日我4縱、6縱一舉攻克所謂“鐵打的遼陽”城，殲滅敵人新5軍暫編第54師全部。接着于19日，開始對鋼鐵中心城市鞍山發起總攻擊。激戰至當日午夜24時，將敵52軍25師全部殲滅。衛立煌仍然不出兵增援，認爲解放軍是攻城打援，不能上其圈套。

鞍山解放後，我軍繼續南下，逼近營口，迫使敵守軍第52軍暫58師，在師長王家善率領下光榮起義。至此，我軍轉戰遼南連拔三城。

我縱主力擔任打援，也完成了保障我軍在遼陽，鞍山的作戰任務。

由于我軍在遼南地區連戰皆捷，固守法庫敵人新6軍暫編62師甚爲恐慌，爲了逃避被殲，于2月17日黄昏，突圍向四平、開原方向逃竄。

我縱第3師配合第10縱隊進行勇猛追擊。由于敵人已突出我包圍圈，因此我縱3師分兩路跟踪追擊，于19日拂曉在法庫、昌圖之間的下窪子、大小房身一帶追上了敵人。在友軍配合下將其分割包圍，大部被殲滅。

之後，總部决定我第3、第10縱隊乘勝前進，緊緊地包圍了新開原守敵。同時我第2縱隊、第7縱隊分别包圍了巨流河、新民之敵，吸引沈陽之敵，配合攻取開原。我縱主力（缺第3師）奉命，在沈陽西南之新民屯、四方臺一帶待機，準備打擊由沈陽向西出援的敵人。

果然未出所料，衛立煌爲了沈陽與錦州間的重鎮新民不再被我軍攻占，不顧開原守敵的求援，而命令沈陽、鐵嶺守敵新6軍、新3軍的三個師向西出動增援。爲了保障其側翼安全，2月25日其主力一部向我縱阻擊陣地猛烈攻擊，但歷次攻擊均被擊退，殲敵千餘人。此時新開原守敵53軍暫30師之一個團及62師殘部，共三千四百餘人被我軍殲滅。敵之西援部隊得知開原失守，又遭我縱的堅决阻擊，很快就撤回去了。包圍巨流河、新民的友鄰部隊及我縱主力奉命向沈陽以北分别轉移。

2月份我軍攻克遼陽，殲敵暫54師；攻克鞍山，殲敵25師；解放營口，暫58師起義；解放法庫，殲敵暫62師；攻克開原，殲敵暫30師。這樣共殲敵四萬餘人，另萬餘人起義。

回顧去年夏季反攻前，敵人曾以一個團兵力爲單位，防守一個重要據點，實行所謂“機動防御”。自夏、秋兩次攻勢連遭挫敗後，敵人就改以一個師或一個軍爲單位，防守一個重要據點，實行所謂“重點防御”。但經過此次冬季攻勢中連克名城，殲敵整師之後，看來敵人再不敢以師爲單位獨立防守一座城市了。

蔣介石一心想打通沈、錦綫，將沈陽主力調往錦州。他的理由是，錦州靠近華北，一旦出現危機，可與華北傅作義的部隊互

相支援。進可再取東北，退可撤往關內。不會讓共軍堵在東北消滅。衛立煌却要堅守沈陽，保全東北。他的理由是，沈陽主力一旦撤往錦州，沈陽、長春將不保。即使錦州能守住，畢竟東北基本上丢掉了，將會受到全國輿論的壓力。經過多次向蔣介石申述利害，蔣介石終于同意衛立煌的意見。

六、攻克四平

林、羅首長2月27日指示，爲了繼續擴大戰果，進一步孤立沈陽、長春敵人，决定攻殲四平守敵，争取吸引沈陽方面之敵向北出援，在運動中給予殲滅打擊。命令我縱及第3縱隊、第7縱隊，配屬四個炮兵團，組成攻城部隊，由我縱李天佑司令員和萬毅政委統一指揮。命令第2縱隊、第6縱隊、第8縱隊、第10縱隊等，部署在昌圖地區執行打援任務。各部奉命迅速北上。

林彪估計沈陽之敵北上增援四平的可能甚大，因此做了兩套作戰方案：其一，如我對四平未發動總攻擊前，沈陽之敵大舉出援，我攻四平部隊則準備留一個師佯攻，其餘部隊全部南下參加打援；其二，如我對四平已經發起總攻擊，沈陽之敵才開始北援，我打援部隊應在開原、昌圖一帶頑强抗擊，争取時間，保證我攻城部隊順利奪取四平城。

3月的東北，天氣仍然是遍地皆雪，寒風悲號，白天化凍，夜間結冰。

我縱相當一部分幹部和老戰士，聽説縱隊又擔任主攻四平的任務，紛紛摩拳擦掌，眼睛裏都充滿了仇恨的血絲，牙根都咬的"吱吱"做響，這是一股從心底噴涌而出的復仇雪恨的怒火。前年春夏之交，我們在這裏進行了一場保衛四平的惡仗，硬戰，結果没有保住，犧牲了不少戰友。去年夏季强攻四平，我們在這裏又進行了一場惡仗，硬戰，結果没有攻下，又犧牲了不少戰友。今天，戰士們的軍衣上，還帶着前兩次戰役的烟塵，耳邊還留着攻

打四平的槍炮聲，記憶中還浮現着犧牲戰友的音容笑貌。不少指戰員說："現在我們又回到四平，再次和老對手見面了，這次到了老子和你算總帳的時候了，非要砸的你粉身碎骨，打的你不知道老子娘是誰。""堅決拿下四平，爲犧牲的戰友報仇！"的口號聲響徹陣地上空，請戰書像雪片一樣送到各級指揮員手中。

我們縱隊領導明明白白地清楚指戰員們的這種心理，這種情緒。但是作爲領導幹部頭腦要時刻保持冷静，因此在戰前動員時，一方面要求部隊化悲痛爲力量，化仇恨爲力量，狠狠地打擊敵人，堅決完成任務；另一方面又要求部隊遵守戰場紀律，强調優待俘虜政策，强調保護城市的政策，絶對禁止亂殺亂燒。

四平守敵遭我多次打擊後，補充起來的第71軍88師全部及一個騎兵團，三個保安團，還有71軍、新1軍的留守人員，僞遼北省政府等共一萬九千餘人。城郊和城內，築壘防御體系相當完善堅固，但敵人戰鬥力不强，防守的兵力也不足。我軍的實力則今非昔比，我軍不但攻城兵力保持優勢，打援兵力也非常强大。更重要的是我們擁有復仇的怒火和必勝的决心。

攻城部隊于3月2日到達指定位置，并對四平形成了嚴密包圍。當時3縱進至四平東北部，7縱進至四平西北部，我縱進至四平西南部。

我們的攻城部署原計劃是三點突擊：以第7縱隊和第3縱隊，擔任由北和東南兩個方向的突擊任務，我縱的任務則從西南方向突擊。但在我們肅清外圍據點時，查明敵之防御重點已由鐵路道西轉到道東，指揮中心亦轉到城市東北角之油化工廠附近。

根據守敵防御重點的變化和接受去年强攻四平的教訓，攻城指揮部决定改變原來計劃，新的作戰計劃是：（1）先打擊敵道西之防御弱點，集中我縱和7縱的絶對優勢兵力，從北、西北和西南三個方向快速突破敵外圍防御陣地，向縱深發展；（2）將戰鬥力最强的我縱調至城北，與7縱互換陣地；（3）决定從五個方向同時突擊，使敵人腹背受攻，没有躲避和相互支援的餘地。既以第3縱隊從城東北及城東南兩個方向向城內突擊，以第7縱隊從城西

南向城內突擊，我縱則從城北和城西北兩個方向，同時向城內突擊；（4）炮兵主力約六十門重炮，主要支援城北我縱1、2兩師的突擊戰鬥；（5）調整部署之後，再以三天時間進行突擊組織準備工作；（6）攻城指揮部和我縱指揮所都設在城北三道林子。

我縱的具體作戰方案爲：以1、2兩師爲城北主要突擊方向的第一梯隊，沿中長鐵路兩側（1師在路東，2師在路西），由北而南并肩突擊，獨立第2師在城西北角同時發起突擊，第3師爲第二梯隊。

一切準備就緒，于3月12日上午7時40分發起總攻。一百六十多門大口徑火炮，和在前沿布置的戰防炮、迫擊炮，在城的四方同時怒吼，敵陣地一片爆炸火光，騰起濃濃的黑烟。在突破口和敵前沿陣地，一分鐘落彈量超過五百發，預定炮火準備時間爲20分鐘，衹經過15分鐘的炮火猛烈轟擊，敵前沿陣地的碉堡群大部被摧毀，突擊部隊的戰士們一邊捶着地喊着“打的好！”，一邊頻頻回頭看着指揮員，焦急地等待着衝鋒的命令。

8時整，五方突擊點同時吹響衝鋒號，部隊潮水般的發起了衝鋒，迅速打開了突破口。同時，我炮火開始延伸射擊，轟擊敵第二道防御陣地。

我第1、2兩師在8時半左右即突入城內，獨立2師8時50分突入城內，第3縱、第7縱9時左右也分别突入城內。

路西敵人企圖迅速向路東收縮，我攻城指揮部命令突入路西部隊，加快縱深戰鬥，制止敵人收縮。約中午時節，我突入路西的第1、第7南北兩路縱隊，會師于中山大街，路西街道四分之三以上面積被我攻占，守敵大部被殲，一部分被壓縮在轉盤街核心工事內，少數逃往路東。至下午3時我即將路西敵人全部肅清。

此時，我縱突入路東的第1師部隊，經過激烈巷戰，先後擊破了敵人在油化工廠、發電所、康德火磨廠等核心工事的節節抵抗，并迅速向南穿插與第3縱部隊協同作戰。至12日夜，將敵88師師部壓縮在曉東中學和萬字會附近的核心工事之內。

13日晨我縱和第3縱隊經過重新組織，在炮火支援下，對妄圖垂死掙扎的殘餘敵人發起猛攻，一舉將其全殲。至7時左右，整個四平戰鬥宣告勝利結束。

由于集中了絶對的優勢兵力和火力，戰前的準備十分充足，步兵進攻和火炮掩護配合密切，五個方向的進攻堅決，使四平攻堅戰僅用了二十三個小時即解决戰鬥。全殲敵一個整師另一個騎兵團，三個保安團。繳獲各式火炮近二百門，輕重武器上萬枝，汽車百餘輛。

戰鬥結束了，四平解放了。迎着朝陽，戰士們興奮的在殘垣斷壁的樓頂上和窗户裹、在敵人的碉堡上和大炮旁，揮舞着紅旗，揮舞着軍帽，揮舞着手中的槍，歡呼着，雀躍着慶祝勝利。我和縱隊指揮所的其他同志看到此情此景也是激動不已，熱泪盈眶。三年來，三次臨戰四平，犧牲了那麽多優秀的指戰員，才換來了今天的勝利，真是太不容易啦！我們内心的感受真是無法用語言來表述。

打掃完戰場，部隊要撤出戰鬥了，不少戰士又静静的站立在廢墟上，默默對犧牲的戰友們説："安息吧，我們爲你們報仇了！"

在我攻城部隊圍殲四平守敵之際，不但沈陽敵人不敢向北增援，吉林敵人60軍也弃城向長春逃竄，我東滿四個獨立師追殲敵人後尾一部，繳獲不少物資。吉林不戰而宣告解放。

吉林在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是人人皆知的。它既是重要工業城市，又是世界著名的小豐滿水力發電站所在地，也是鐵路樞紐，水陸交通要地，經濟集散中心，城防工事又十分堅固。既然如此，衛立煌爲什麽决心放弃呢？根本原因是敵人遭我連續沉重打擊，處于四面楚歌之中。我軍越戰越强，敵軍越戰越弱，完全喪失了堅守的信心。一個加强師的兵力防守一座城市，被我輕而易舉的攻殲，一個軍的兵力防守一座城市，也未必守得住。因此衹好妄圖將兵力集中于長春，進行苟延殘喘的垂死掙扎。

中共中央3月15日慶祝四平街大捷的電報中説："慶祝你們收

復四平街及在冬季攻勢中殲敵八個整師，并爭取一個整師起義的偉大勝利，尚望繼續努力，爲完成解放東北而戰”。這個電報對全軍鼓舞極大，完成解放東北的任務，已成爲我們當前的行動口號。

四平的收復，把固守長春敵人賴以向南逃竄的後門關閉了，把通向沈陽的一塊踏脚石拔除了。沈陽、長春兩城成爲“八面不靠”的“孤島”。

四平戰役的勝利證明，我軍具備了攻克防御堅固的大城市的能力，獲取了大城市攻堅戰的成功經驗，部隊在對大城市進攻戰中得到了鍛煉。

四平解放後，歷時三個月的冬季攻勢宣告勝利結束。共殲敵十五萬人（我縱共殲敵二萬餘人），收復城市十八座，擴大解放區二十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六百餘萬。將殘餘敵人壓縮在衹占東北土地面積百分之二的十二座大中小城市中，使整個東北戰場上的形勢發生了對我極爲有利的根本性的變化。

第十七章 遼沈大决戰
（之一）

規模巨大的遼沈戰役，集中了東北我軍十二個野戰縱隊和一個炮兵縱隊，連同獨立師，共五十三個師，約七十萬人投入戰鬥。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在廣大人民群衆的支援下，經過五十多天的作戰時間，殲敵四十七萬人，最後解放東北全境。

本文中我所紀録的戰役情况，僅是我親身經歷的以遼西圍殲廖耀湘兵團的戰役過程爲主的片斷内容，頗有題重文輕、以偏概全之感，衹爲留給後人作戰史研究的參考。

從1938年到八路軍115師，再到東北工作的十年中，我親自參加和親自指揮的大大小小的戰鬥上百次，這其中有勝利，也有失敗。1948年之後，我親自指揮部隊，在與國民黨軍隊的較量中，有三次戰役是我最爲得意之作，遼西圍殲廖耀湘兵團就是其中之一。

一、決戰前的東北形勢

關于形勢與任務，在1947年12月中央就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蔣介石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并轉入全國規模的進攻。蔣介石由進攻轉入防御，人民解放軍由防御轉入進攻，這是一個偉大的轉變。

1948年3月中央又指出，從1946年7月至1948年3月，我軍共殲滅國民黨軍隊二百萬人以上，我軍由一百二十八萬人發展到二百五十萬人，國民黨軍隊由四百三十萬人減到三百六十萬人。我們的方針是穩扎穩打，衹求每年消滅敵軍一百個旅左右，爭取五年左右（1946年7月算起）消滅國民黨全部軍隊。

中央同時對東北戰場指示説：東北兵團利用遼河結冰，舉行了三個月冬季作戰，殲敵八個師，爭取一個師起義。該兵團現已開始休整，待休整完畢，或打長春或打北寧路上之敵，視情況再定。又指示説：蔣介石曾經考慮過全部撤退東北兵力至華北，後來又決定不撤，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説，是以將蔣軍在東北加以各個殲滅爲有利。

東北戰場經我軍1947年5月到1948年3月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勢作戰，殲滅敵人三十餘萬，收復城市五十餘座，使東、南、西、北滿及冀熱遼解放區完全聯成一片。東北我軍野戰部隊已發展到七十餘萬人，地方部隊也發展到三十萬人，總兵力達到空前的一百萬人以上，裝備日臻精良。

我軍將東北之敵分割壓縮在長春地區、沈陽地區及以錦州爲中心的遼西走廊地帶。這三個地區的陸上聯系也多被我軍切斷了，敵人衹能在空中來往。如果把長春地區比喻爲敵人的腦袋，沈陽地區比喻爲敵人的心臟，錦州到山海關遼西走廊地帶比喻爲敵人的尾巴，那麽，現在的東北敵軍，已經像一條傷痕累累，癱瘓在地的毒蛇，衹能苟延殘喘，不能隨意動彈了。

蔣介石看到東北局面弄到這種地步，趕快從山東抽調范漢杰兵團前來增援，力圖守衛冀熱遼走廊地帶。同時把那個曾誇下海口"不恢復國軍在東北的優勢，不從共軍手中收復東北一切失地，决不回南京"的陳誠撤换，讓衛立煌來"挽救危局"。衛立煌到東北之前，蔣介石交待的任務是"穩定沈陽局勢，必要時放弃長春、沈陽，確保北寧綫安全，逐漸從共軍手中奪取主動權，恢復優勢"。

但是衛立煌也没有什麽高招妙計，他與陳誠不同的地方是，不敢再放大炮，吹大牛了。他上任後，看到東北這種敗局，對"恢復國軍在東北的優勢"表示悲觀。但他不同意蔣介石放弃長春、沈陽的主張。蔣介石爲了讓衛立煌牽制住東北我軍不至于快速入關，以求穩定關内的局勢，最後批准了衛立煌保持東北現狀的建議。外國新聞記者也紛紛評論説："衛立煌的任職，將衹能使他赢得常敗的名聲"。雖然衛立煌没有那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勁頭，可是總不能不想點辦法進行絶望的最後掙扎。于是確定了一個"集中兵力，重點守備，確保沈陽、長春、錦州，作爲爾後恢復優勢的反攻基地"的戰略方針。

當時東北敵人破破爛爛總計還有四個兵團，十四個軍，四十四個師。正規部隊四十八萬人，保安團隊七萬人，總共五十五萬人。但士氣很低，不少是被我殲滅之後重新組編的，有的是地方保安團隊升級編爲正規軍的。因此戰鬥力明顯的今不如昔。

敵人的部署是這樣：

爲了確保長春戰略要地，以第1兵團兩個正規軍（新7軍和60軍），和一部分地方保安旅團，約十萬人，依托永久性的防禦工事

進行固守。由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在那裏坐鎮指揮。

以沈陽老巢作爲防御中樞，北進可以增援長春，西出可以策應錦州、遼西走廊。這是一個特别重要的地方，故將其主力第8、第9兩個兵團和一部分特種兵團、地方保安旅團，約三十萬人，控制在沈陽及其周圍幾個縣城，既形成防御集團，又形成機動集團。衛立煌就坐鎮沈陽指揮。

爲了確保錦州戰略要地，維護遼西走廊這條生命綫，以保持與關内陸海聯系，既求得隨時得到關内增援，也可以在不利時轉移東北主力。于是在錦州、山海關綫擺了四個師，又在錦州附近擺了第6兵團（第93軍、新8軍），共十個師，六個特種兵團和其他地方保安旅約十五萬人，由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杰在錦州坐鎮指揮。

敵人經過這番安排之後，就認爲可以確保沈陽、長春、錦州高枕無憂了，就可以使我軍處于“既啃不動、也吞不下”的處境，就可以持久地防守，穩定東北局勢，就可以逐漸實現蔣介石“恢復優勢”的“聖旨”。

然而且慢，敵人樂觀得太早了。衛立煌同他的前任杜聿明、陳誠一樣，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殊不知，東北人民解放軍目前已占據絶對壓倒的優勢，在東北與國民黨軍隊戰略决戰的條件已經成熟，沉重地毁滅性打擊，很快就要落在他們頭上。

二、林彪提出“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的作戰方針

冬季攻勢于1948年3月勝利結束之後，各部隊進入休整期。

東北人民解放軍總部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在哈爾濱召開參謀工作會議和後勤工作會議。當時，我參加了參謀工作會議，并聽取

了林彪的總結講話。

林彪在會議上提出"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的指導方針，并强調加强司令部的建設。他說：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要求我軍由分散的作戰轉到集中的作戰，由運動戰轉到攻堅戰。大兵團作戰是客觀變化的需要，攻堅戰也是客觀變化的需要，不攻堅則無援可打，因爲敵人不來增援。爲了適應大兵團攻堅戰的需要，就必須正規化，使各級司令部成爲有靈活頭腦，有組織能力的指揮機關。没有正規化的組織和制度，在大兵團協調作戰中，各部隊就不能準確地理解上級的作戰意圖，就不能協調一致的執行好上級的作戰計劃，就不能完成好艱巨、複雜的作戰任務。

參謀長劉亞樓在會議上提出把"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作爲司令部今後工作的總要求和總方針，要掌握和提高陣地攻堅戰，城市縱深攻堅戰、大兵團運動中的圍殲戰的指揮能力。

羅榮桓在後勤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出：從敵、我、群衆這三方面來看，敵强我弱的形勢在東北已起了根本轉變，目前已成爲我强敵弱的形勢了。目前東北全黨全軍的任務是解放全東北，這個任務是很重大的，必須前方、後方和各方面配合起來，才能完成。今後戰爭的規模將更大，我軍作戰的戰綫將更長，兵力使用將更加集中，武器裝備、糧草被服的需求量將更大，大兵團集中作戰條件下，没有大規模的健全的後勤供應保障，是不可能完成作戰任務的。

參謀工作會議結束後，4月20日至5月20日，東北人民解放軍總部召開縱隊以上軍事幹部會議。

會議主要討論研究：（1）中央和中央軍委對目前形勢和任務的指示；（2）東北形勢和我們的作戰任務；（3）作戰經驗和戰術原則。

會議學習了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

東北局和東野總部各主要領導人，對目前形勢和任務、對土地改革、對財政經濟、對二綫兵團建設、對大兵團攻堅戰等等問題，分別作了全面性的報告。

林彪在會議上作了長篇的講話，主要講的是對大城市的攻堅戰。

林彪指出："去年雙城會議，把集中優勢兵力，突破敵防御陣地問題解決了，所以去年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冬季作戰，決定打哪個地方，就沒有哪個地方的敵防御不被我軍突破的。現在可以說，突破敵防御問題已經解決了。這次主要講縱深戰鬥。"

他說："城市大，縱深也大，敵人的抵抗不在外圍和前沿，而在縱深。過去消滅敵人個把師主要是前沿突破，到縱深就沒有什麼仗好打了。但進攻大城市縱深戰鬥就複雜了，要進攻一個像長春那樣大城市，是要經過多次、反復的縱深爭奪戰鬥。所謂縱深戰鬥就是巷戰，縱深戰鬥問題很多，我主要提出三點，這三點可用三句話來說，一句是不要打急了，一句是隊形不要太密集了，一句是大膽插到敵人後面切斷敵人，分割敵人。打急了，一次攻擊打不下來還要重新打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打第四次、第五次，本來想很快解決，反而弄得更慢了。如果隊形太密集了，傷亡太大，打不到底，打半截子仗，一個連打剩七、八個人就無法再打了。如果不插到敵人後面，切斷敵人退路，衹從正面打，敵人後面是安全的，正面也不容易打垮，如果打垮了，敵人退走了，我們也撈不到多少便宜，那就是白打了一場，白流血，白犧牲，白費力。"

林彪總是能够抓住當前作戰的關鍵環節，解決當前作戰的主要矛盾，對部隊的指導既透徹又具體。他的指示從部隊高級指揮員一直貫徹到連隊戰士，都可以做到聽得懂、摸得着、做得到。在東北戰場這幾年，每年提出的戰略方針、戰術方法都對全面提高部隊指揮員的素質、提高部隊戰鬥力起到了關鍵作用。從不會打仗到學習打仗，直至今天的打硬仗、打大仗、打勝仗，人民解放軍在前進，我本人也在不斷提高作戰水平。

三、初定戰役主攻方向

在參謀工作會議上，對下一次戰役如何打法，成爲與會者思考的中心。多數人傾向攻殲長春敵人，基本理由是：（1）圍殲長春敵人，可以吸引沈陽敵人十個師以上的增援，我們力求在運動中，大量殲滅其增援部隊；（2）攻占長春後，可以使我無後顧之憂，再集中全軍南下到北寧綫上作戰；（3）圍殲長春敵人，我們有後方依托，補給容易，而敵人糧彈有限，補給非常困難，依靠飛機空投數量有限，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况且敵人内部矛盾甚多，有利于我開展政治攻勢和各個擊破。因此長春雖然有敵十萬之衆，且有堅固防御工事，但大家有信心把它攻克。

4月18日，林彪、羅榮桓等東北局和東北野戰軍領導，就攻打長春問題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後，致電中央軍委，提議部隊軍事、政治整訓之後，用九個縱隊攻打長春（七個縱隊攻城，二個縱隊在四平以南打援）。作戰計劃的第一步是實行圍城，以十天到半個月時間，進行攻城作業和各種準備并掃清外圍。在此期間，極力吸引沈陽敵人北上增援。計劃的第二步是如敵增援，則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戰中展開大規模的反擊，殲滅敵人。如敵不增援，則我軍即對長春發動全面進攻，在十天或半個月左右時間内全部結束戰鬥。

報告中説，其他作戰方案亦曾考慮，“均認爲不甚適宜”。因爲大兵團如南下北寧綫作戰，道路交通與運輸補給都有困難。“故目前祇有打長春的辦法爲好”。

毛主席22日復電：“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意見。”“我們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理由是先打長春比先打他處要有利一些，不是因爲先打他處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的困難。你們所説打沈陽附近之困難，打錦州附近之困難，打榆錦段之困難，以及入關作戰之困難等，有些祇是設想的困難，事實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實

際的困難，在你們打開長春南下作戰時會遇到的，特別是萬一在長春不能攻克的情況下要遇到的。因此，你們自己，特別在幹部中，衹應當説在目前情況下先打長春比較有利，不應該强調南下作戰之困難，以免你們自己及幹部在精神上處于被動地位。”[1]

四、調任6縱，首戰告捷

哈爾濱參謀工作會議即將結束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林彪要找我談話。自我離開總部到1縱工作後，雖然利用參加會議的機會，也時常見到林彪，但林彪單獨與我正式談話還是近兩年的第一次。

到林彪辦公室後，與林彪寒暄了幾句。首先林彪對我到1縱的工作給予了肯定。林彪接着説：“現在决定調你到6縱任副司令員兼16師師長。”我當即表示服從組織安排。

林彪又説：“16師師長人選問題，我和羅榮桓已考慮很久。16師是個主力師，是井岡山下來的，原1軍團的老基礎，老部隊，到東北後也打了不少勝仗，但也有些仗打得不怎麼太好，傷亡也很大，戰績不够理想，不如1師、5師那樣打得出色，戰績顯著。要你兼任16師師長，希望能把這支老部隊帶出新的起色，有明顯的進步，充分發揮主力師的作用。”

聽得出，林、羅首長對16師是十分重視的，對我也是寄予重望的。

我當即表示：“首長放心，保證完成任務。”

我之所以這樣有信心的答復林彪，是因爲我對16師的情况心裏有底。

該師是紅1軍團的老部隊，長征中，是中央紅軍的前衛師之一。抗日戰爭時期，改編爲115師343旅685團，後爲新四軍3師7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illegible]00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旅。有優良的紅軍傳統和堅實的作戰基礎。該師訓練有素，紀律嚴明，作風頑强，作戰勇猛，特别善打惡仗、硬仗和近戰、夜戰，敢于刺刀見紅。在東北作戰的幾年中，我耳聞目睹，印象深刻。

會議結束，我回1縱接交工作後，就趕赴6縱報到。當時，6縱由黄永勝任司令，賴傳珠任政委，楊國夫爲副司令員，劉其人爲副政委。

我到16師的第二天，就接到林、羅、劉首長電示：（1）長春敵人暫61師進到長春以西之小合隆一帶，暫56師進至飛機場周圍；（2）我軍擬以奔襲方法，抓住該敵，引敵增援而殲滅之；（3）1縱、6縱、獨2、獨5、獨10及炮司做出動準備；（4）已令2縱、3縱北上參加長春外圍之戰。

5月23日上午，縱隊首長召集各師師長會議，研究作戰部署，確定16師、18師和獨立第10師殲滅大房身飛機場附近敵人暫56師。17師配合1縱殲滅小合隆一帶敵人暫61師。

我16師于24日出發後，先頭團于上午11時與機場南之朱家窩棚敵人地堡群接觸。戰至下午14時將其攻克。縱隊政委賴傳珠曾親臨我師指揮陣地協助指揮，因突然身體不適，我勸其迅速離開火綫休息。

部隊經準備後開始攻擊飛機場大樓，敵暫編第56師一個團守備機場。我47團爲主攻團，用火力掩護爆破組進行爆破，打開缺口後，步兵快速通過，再用火力掩護爆破組進行爆破，層層推進。獨10師也突破敵陣地，殲敵兩個營，并向機場縱深前進。激戰不到一小時，黄昏前，就完全控制了機場。機場大樓的守敵大部被殲滅，少數逃竄也被我追擊殲滅。除斃傷敵人三百餘人外，俘敵副師長王正國以下六百餘人。

攻克大房身機場，切斷了長春和沈陽的空中交通，長春守敵衹能靠空投補給了。

長春外圍戰結束後，東野總部對我16師和獨10師通令表揚。

這是我到16師"新官上任"後指揮打的第一個小勝仗。爲什麽是小勝仗呢？東北自衛戰争初期，消滅敵人一個營就覺得很不

錯。但現在不同了，現在作戰方法明確，作戰能力提高，有蔣介石這個"運輸大隊長"，我們部隊的武器裝備更精良，打起仗來心中更有底，這樣就特别喜歡打大仗、打惡仗、打硬仗，一次戰鬥消滅敵人一個師、一個軍才覺得酣暢淋漓，心裏痛快！所以消滅一個團，殲敵千把人，衹能算是小勝仗。

長春外圍戰後做總結時，我參戰部隊反映，對設防堅固的大城市開展攻堅戰，在進攻的戰術上仍有一些問題（主要是如何組織火力交叉掩護、部隊如何快速穿插、如何正確使用爆破技術和減少傷亡等問題），我認爲這些意見很有代表性，就及時報告了東野總部。

東野總部經討論認爲，長春敵人工事堅固，攻城、打援不易兼顧。在報告毛主席同意後，于6月中旬，東野總部在吉林召開幹部會議，明確對長春實行"久圍長困"的方針。并決定由第1兵團司令員蕭勁光，政委蕭華指揮新成立的第12縱隊和六個獨立師擔任圍困任務，全面開展政治攻勢，嚴密實行經濟封鎖。

7月，我軍主力則準備南下作戰。

五、全軍大練兵

哈爾濱參謀工作會議結束後，爲貫徹落實"大兵團、正規化、攻堅戰"的作戰方針，各級領導幹部親自組織，對部隊進行四個多月的軍政大練兵，爲完成遼沈大决戰作充分準備。練兵目的是爲了奪取敵人大城市，及開展大兵團集中機動作戰，主要進行攻堅戰和運動戰的訓練，并提出"練好兵，打長春"和"多流汗，少流血"的口號。

林總指示，練兵要發動群衆，要開展群衆性的練兵活動。要知道，戰鬥力的提高要靠每個戰士的戰鬥力的提高，而不是靠一二個指揮員就行，這是一種没有群衆觀點的落後思想，必須糾正。你雖然是個軍事指揮員，但同時又是共産黨員，所以除了管軍

事訓練，還要管政治思想教育。如果我們打長春是攻堅戰，沈陽敵人可能出援，又要準備打運動戰，因此既要練打攻堅戰，又要練打運動戰。

這次練兵是有針對性的，其主要演練內容是：（1）以營爲單位攻擊一條街，全團三個營的輪番進攻；（2）攻城突擊隊的"四組一隊"戰術；（3）巷戰中的"四快一慢"原則等等。同時加强單兵作戰的爆破、投彈、射擊、土工作業和拼刺等項目的訓練。

長春外圍戰後，我縱就開到吉林市附近整訓和大練兵。吉林市原敵人修築的工事障礙、碉樓地堡和街道的各種建築物，被我們充分利用起來，成爲我們練兵的假想攻擊目標。

我們發動指戰員，根據長春外圍戰的經驗和不足，先共同研究，提出問題和解决辦法，而後反復演練，一個問題一個問題解决。例如，如何排除敵人前沿陣地設置的各種障礙，如何快速突破敵人前沿，如何撕開缺口擴大戰果，如何進行縱深戰鬥，如何編成"四組一隊"，如何攻占敵人街心碉堡群，如何攻占和利用城市高層建築物，如何穿插分割各個殲滅敵人，如何打垮敵人反衝鋒等等。

攻堅戰訓練打下了一定的基礎之後，又進行了一段時間的運動戰訓練和單兵科目的訓練。

與此同時，縱隊、師兩級單位，還舉辦了多期指揮員訓練班，將團、營、連級幹部集中起來，通過研究實戰案例，加深對"一點兩面"、"三三制"、"三猛戰術"、"四組一隊"、"四快一慢"、"三種情况三種打法"等戰術的理解，提高了基層指揮員的戰地指揮能力。

由于我兩次親身參加了四平攻堅戰，因此，在指揮員訓練班中，我重點介紹和講解四平攻堅戰的經驗和教訓，對指揮員們的啓發不小。

我16師是比較善于打運動戰、攻堅戰和圍殲戰的，這是它的特長。這支部隊有不怕犧牲，不怕吃苦，猛打、猛衝、猛追的老作

風、老傳統：不畏强敵，死打硬拼是這支部隊的精神所在。經過這次空前規模的大練兵，不論在政治上、軍事指揮上、戰術技術上，均得到普遍提高。全軍士氣高漲，對攻堅戰、運動戰信心百倍。

在大練兵期間，總部又將二綫獨立團開到前方補充主力部隊，使主力部隊得到充實，每個連隊有一百四五十人，每個師均有一萬多人，武器彈藥、物資器材也得到補充和調劑。幹部、戰士們看到這種情況，高興得不得了，打仗要求更爲迫切，經常向師、向縱隊打聽"消息"，探聽什麼時候出動，并説："現在是萬事俱備，就等上級一聲令下"。

打仗，打勝仗是戰士最大的樂趣。不打仗病號就多，槍炮一響，情緒就來了，百病皆無。

六、南下作戰部署與繼續圍困長春

遼沈戰役是遵照中央軍委1948年9月7日的指示精神進行的。指示要求東北野戰軍和華北部隊在一年内（今年7月到明年6月）完成殲滅衛立煌、傅作義兩個集團的三十五個旅（師）左右，并攻占北平、天津、沈陽三點以外的一切城市的任務。如果能在九、十兩個月或再多一點時間内，殲滅錦州至唐山一綫之敵，并攻占錦州、榆關、唐山諸點，就可以達到殲敵十八個師左右之目的。爲了殲滅這些敵人，你們現在就應準備使用主力于該綫，而置長春、沈陽兩敵于不顧。并準備在打錦州時，殲滅可能由長、沈援錦之敵。指示中還説："如果你們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區準備打長、沈出來之敵，則該敵因受你們威脅太大，可能不敢出來。""如果在你們進行錦、榆、唐戰役（第一個大戰役）期間，長、沈之敵傾巢援錦（因[illegible]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錦州

附近，衛立煌才敢來援），則你們便可以不離開錦、榆、唐綫，連續大舉殲滅援敵，争取將衛立煌全軍就地殲滅。這是最理想的情况。”[1]

中央確定的遼沈戰役作戰基本原則是：東北野戰軍主力南下，切斷北寧綫，將國民黨軍隊關在東北，運用攻錦打援的辦法，各個殲滅敵人。

東北野戰軍總部遵照中央軍委這個重要指示，經過深思熟慮，制定的戰役計劃是：以第3、4、7、8、9、11等六個縱隊及炮兵縱隊在錦州及北寧路作戰，以第1、2、5、6、10等五個縱隊，在新民以西地區及沈陽、長春之間，隨時準備對付沈陽西出增援錦州和北出增援長春的敵人，以第12縱隊和六個獨立師繼續圍困長春。

在戰役未發動之前，林彪多次指示我們，要確立打前所未有大殲滅戰的决心，徹底消滅東北戰場上的敵人，解放全東北，準備入關作戰。又說，過去我們組織一次進攻戰役，衹能消滅敵人幾萬人，現在我們已有可能組織消滅敵人十萬人以上，甚至幾十萬人的大戰役。這種戰略遠見和氣魄，鼓舞和教育着我們所有領導幹部，使我們興奮得渾身都是力量。

衛立煌上臺不久，就犯了一個大錯誤，認爲我軍尚不具備攻打大城市的條件。同時被我“練好兵，打長春”的口號所迷惑，錯誤地判斷東北我軍這次戰役的主要進攻目標是長春，不會出現在北寧綫上。范漢杰也説：“解放軍缺坦克、炮兵，攻城力量不足拿下錦州。如果解放軍越過沈陽，遠來遼西，交通、補給不易，屯兵于堅城之下，必陷入困境。”他們判斷林彪斷不敢走這步險棋，肯定還是打長春。他們做夢也没想到我們遵照毛主席“封閉蔣軍在東北各個擊破”的指示精神，實行“關門打狗”的戰役方針。

我縱奉命于9月12日由吉林地區出發，先部署在長春、伊通以南地區，協同12縱隊及各獨立師，佯作進攻長春之勢，并準備殲滅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305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長春突圍南逃敵人，掩護我軍主力秘密隱蔽的轉向北寧綫上作戰。

我縱17師是一支以攻堅著稱的部隊，林、羅首長决定令其南下，準備使用于進攻錦州時，進行縱深巷戰。

長春是我國東北的一座現代化城市，是僞滿的京都。日本軍國主義曾以它作爲進攻蘇聯的軍事基地。國民黨占據後，更增修了許多現代化工事。敵人現在所以要固守這座孤城，是想在我們腹地留下一個强硬的堡壘，以牽制我軍主力，威脅我軍南下作戰的後方。

我12縱隊及各獨立師從春天起，就把它圍得水泄不通，并展開了强大的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現在敵人是外無救兵，内無糧草，處于饑寒交迫的絶望狀態。鄭洞國曾經建議放弃長春，將主力集中于沈陽和錦州之綫，但衛立煌不同意，認爲放弃長春會造成很不利的國際影響，况且固守長春尚能吸引一部分解放軍主力，减輕沈陽、錦州方面的軍事壓力。

當我縱進到長春東南地區時，敵人正實行“殺民養兵”、“要長春不要老百姓”的政策，敵人把城内許多市民的糧食、財物全部搶光，然後强迫驅逐他們出城。受害的人民又饑又餓，衣衫襤褸，貧病交迫，骨瘦如柴，老人、婦女、兒童成群結隊絡繹不絶，哭哭啼啼怨聲載道地進入我防區。

東總指示：“對出城之難民，應動員地方黨及軍隊的力量，盡一切可能組織救濟”。在我縱駐防的陣地前，也出現了從城内逃出的大批難民。我們及時發糧救濟并安置他們生活，他們十分感激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紛紛控訴蔣軍殘暴罪行。我們工作組同志訪問他們：“城内情况怎樣？”他們一致回答説：“人心惶惶，日日夜夜盼望解放。”“没有吃的，没有燒的，城内餓死的人不知多少，高粱米市價每斤一千五百萬元（僞東北流通券）的牌價，且有價無市”。“没有吃的不算，還强迫去給他們修碉堡，修碉堡没有木材，没有磚頭，就把我們房子拆了，强令我們露宿街頭，真是慘無人道”。此情此景，聞之誰不寒心和憤怒，激起人民强烈反

對。這是國民黨必敗，共産黨必勝的重要原因之一。

城内國民黨軍隊，被我圍得軍心渙散，士氣低落，厭戰和逃亡、投誠與日俱增，僅圍城的三個月内，即瓦解一萬八千餘人。據投誠軍官説：城内糧荒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嫡系部隊每天是一乾兩稀，非嫡系部隊天天喝稀飯，地方機關、保安旅團，則“自力更生”，靠搜刮人民群衆的糧食維持生活。有時飛機空投糧食，由于不敢低飛，糧食隨風飄落，各處官兵如同餓狼一樣，一擁而出到處奔跑，互相搶糧，誰得誰吃。爲了搶糧，互相打架，甚至動武，誰也禁止不住。長春已經變成饑餓待斃，摇摇欲墜的城市了。敵人曾妄圖試探出來搶糧，但均被我圍城部隊迎頭痛擊打回去了。現在是内無糧草，外無救兵，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處于坐以待斃的境地，唯一出路衹有投降或反蔣起義，將功贖罪。

鄭洞國爲其對長春人民所犯的滔天罪行，晚年深感良心的譴責，他説：“多少年來，每每追憶起長春圍城時的慘狀，我都不免心驚肉跳，尤其對長春人民當時所遭遇的巨大災難和犧牲，更感到萬分的痛苦和歉疚。此生此世我都將愧對長春的父老百姓。”

七、錦州、長春相繼報捷

我冀東、熱河及南滿、北滿部隊突然出現在以錦州爲中心的遼西走廊地帶，對敵實行了奔襲包圍，先後攻克義縣、興城、綏中、昌黎等城市，殲敵兩萬餘人，完全切斷了東北與華北陸上交通，關閉了東北大門。并將錦州包圍。

衛立煌決定由沈陽空運49軍增援錦州。9月25日，東北總部電令8縱用炮火封鎖錦州機場。8縱領導一時糊塗，26日來電請示：錦州有兩個機場，東郊機場已多年未用，西郊機場正在使用，請示應封鎖哪個機場。”真是可笑！没用的機場當然無須封鎖。26日一天，敵人有幾十架次飛機在西郊機場起落，每降落一架飛機，就給錦州之敵增加了力量。因此東北總部當日立即電令9縱

和炮縱火力封鎖西郊機場，保證不使一架敵機降落。九縱附炮縱一部立刻行動占領機場附近的制高點，27日晨用猛烈炮火轟擊正在降落的敵人運兵飛機，頓時，五架敵機中彈起火，後續飛機無法降落，飛回沈陽去了。

東北總部通報批評了8縱領導，并報告了中央軍委。9月30日，毛澤東來電表揚掃清錦州外圍作戰的勝利 "……毀機五架，甚慰！望傳令嘉獎。"并對8縱延誤兩天封鎖機場，使敵人得以空運兩個團，提出批評。"大軍作戰，軍令應加嚴。"[1]

蔣介石爲破壞我軍向錦州作戰攻勢，于倉惶之中，親自飛往北平和沈陽召開緊急軍事會議，親自指揮堅守錦州。并急調華北"剿總"第17兵團司令侯鏡如指揮的五個師和山東的兩個師海運來援，連同原在錦西地區四個師共十一個師，組成東進兵團向北進攻。任命杜聿明爲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總司令，統一指揮北援部隊。又將沈陽地區五個主力軍，包括新1軍、新6軍、新3軍、第49軍、第71軍及青年軍207師一個旅，騎兵第1旅組成所謂"西進兵團"，由廖耀湘指揮。命令他首先攻占彰武、新立屯，切斷我軍通往錦州前綫的鐵路補給綫，然後向錦州增援。并準備接應長春的鄭洞國兵團突圍。蔣介石向其守軍和援軍的高級將領叫嚷："東北局勢好壞在此一戰，衹能打勝，不能打敗，打勝了你們才有光明前途，打敗了你們就死無葬身之地，你們要以殺身成仁的精神完成戡亂大業。"杜聿明則吹牛地説："衹要錦州守軍發揚滿裕昆守德惠，陳明仁守四平的精神，就一定可以解圍。"蔣介石還派總參謀長顧祝同在沈陽督戰執行他的命令。

由于沈陽敵人向西出動，并威脅我後勤補給綫，林、羅首長電令我縱主力于9月29日由長春以南范家屯以東地區出發，向沈陽以西急進，與5縱、10縱共同阻擊由沈陽西援錦州之敵。該地區的作戰行動統一由我縱指揮。

部隊于10月9日趕到沈陽西北彰武地區，與廖耀湘兵團接觸。

注1、楊國慶、白刃著《羅榮桓在東北解放戰爭中》第185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86年5月第1版

當時東北總部給我們的任務是協同第5縱隊與敵周旋，拖住敵人，誘敵北進，使其不能西援。同時4縱、11縱在塔山地區，阻擊敵人"東進兵團"北進，以保證我主力攻取錦州。

廖耀湘兵團五個軍于10月7日在新民、巨流河地區集結完畢，8日開始西進。新3軍向彰武攻擊前進，新6軍進至法庫、彰武之間秀水河子、葉茂臺地區，策應新3軍向彰武進攻。其他三個軍在新民及其以西地區。

林、羅、劉首長10月9日電示："6縱可在秀水河子西北、彰武東北地區集中，誘敵北進，使敵人不能向錦州前進。"

我6縱進到彰武以東之後，我第16師向秀水河子、葉茂臺地區之敵新6軍進行佯攻，保持接觸并拖住它。按照野司阻援"采用糾纏扭打的辦法"要求，16師與敵即打即離，保持接觸，選擇有利時機出擊，大量殺傷敵有生力量。

10月11日，我師48團在秀水河子西北于家窩棚與敵新6軍169師之一部遭遇，擊潰敵一個營的進攻，并殲敵一個連。10月12日又在葉茂臺北之水泉遭遇，殲敵169師兩個連。之後奉命轉到彰武、新立屯之間以北地區與第5縱隊靠攏，其目的是牽着敵人的鼻子，誘使敵西進兵團向北、向西北方向跟進，同時監視敵人，尋找戰機。

形勢發展之快，出乎我們意料。10月14日我軍以六個縱隊、一個炮兵縱隊，加一個坦克營發起對錦州攻擊。經三十一小時激戰，守敵十萬全部被殲，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杰被活捉。蔣介石在北平聞此消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坐卧不寧。15日早晨就跑到沈陽，當天上午派飛機給長春鄭洞國投下他的"手令"，要鄭洞國趕快率部南逃，否則以違抗命令論罪。命令廖耀湘西進兵團向黑山、大虎山、錦州方向前進。

由于長春的敵人可能即將突圍，同時沈陽敵人亦有北進接應突圍的情報，于是林、羅首長火急電令我縱隊立即北返向法庫、通江口前進，準備協同北綫部隊殲滅長春突圍敵人。

西風勁吹，月色蒙朧，部隊雄糾糾、氣昂昂地星夜趕路，戰

士們跑得挺快、挺歡，真是一路風霜一路行軍，一天走百十里沒有掉隊的。可是戰士們心裏總有個結子沒有解開，有的說："跑路不少，除打了幾次小仗，還沒有同敵人大幹一場，兄弟部隊一殲滅就是十萬，咱們是一股子勁沒地方使。"有的幹部一邊和戰士一樣跑得呼呼的，一邊進行解釋："伙計，這下就該我們大幹了，對長春逃跑的敵人來個猛虎撲羊，一個不讓跑掉，不也是十萬有餘……"。

剛剛走了兩天，就接到林、羅首長10月18日急電說，長春60軍17日起義，退出長春，待命改編。鄭洞國率新7軍也在18日簽字，宣布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令我縱停止前進，并在彰武東北地區隱蔽，待命圍殲廖耀湘兵團。我們把解放長春的勝利消息向部隊宣布之後，全縱隊的同志們一方面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就更加心急火燎，要求立即向廖耀湘兵團開刀。戰士們說："擺在面前這塊肥肉，已經望得眼紅口饞了，無論如何也該輪到我們吃了。"部隊求戰情緒十分高漲。

自10月5日到22日爲止，敵人這個所謂"西進兵團"并沒有西進多遠。我軍不但沒有怎樣攔阻，而且放開了大道讓他前進，敵人還是沒有膽量遠離沈陽，竟在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區徘徊半月之久。眼巴巴的看着我軍勝利的攻克錦州，又無可奈何地看着駐守長春的60軍起義和鄭洞國率新7軍無條件投降。蔣介石要"西進兵團"救援錦州的目的像肥皂泡沫一樣破滅了。

第十八章　遼沈大决戰
（之二）

一、林彪下達殲滅西進兵團的命令

我軍攻克錦州、解放長春之後，東北戰場形勢起了重大變化。關于下一步行動，毛澤東批准林、羅首長意見：首先殲滅廖耀湘的西進兵團。

作戰方案確定爲："攔頭、拖尾、打中間"。既以第4、第11兩個縱隊和三個獨立師"攔頭"，對付錦西、葫蘆島之敵。以1縱、2縱、3縱、5縱、6縱（17師）、7縱、8縱、9縱、10縱及炮兵縱隊共十個縱隊、二十六個師，立即出發，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進"打中間"，從南、北兩個方向包圍廖耀湘西進兵團五個軍十二個師。第12縱隊及五個獨立師、一個騎兵師迅速由長春地區進到鐵嶺地區，鉗制沈陽地區之敵，。

我縱主力部署在彰武東北地區，負責拖住西進兵團的"尾巴"。

10月18日，林、羅首長電報指示各部隊，這次圍殲廖耀湘兵團的關鍵，是能否切斷新立屯、彰武之敵的退路。如敵退路被我截斷，則沈陽及其周圍之敵亦被拖住。切不可稍有疏忽與猶豫，切不可讓敵人逃走，否則會錯過偉大勝利的機會。必須時準備大膽冒險，堅决行動。

10月23日，林、羅首長向部隊下達殲滅廖耀湘兵團的政治動

員令：我軍決定全力乘敵撤退中，與敵決一死戰。以連續作戰方法、力求全部殲滅敵人。此戰成功，則不僅能引起全國軍事形勢之大變，且必能引起全國政治形勢之大變，促成蔣介石迅速崩潰。我全體指戰員須振奮百倍勇氣與吃苦精神，參加此一光榮大決戰。不怕傷亡，不怕疲勞，不怕遭受小的挫折，雖每個連隊遭受重大的傷亡，打得祇剩幾個人，也不要怕。對全國革命來說，仍是最值得的。

動員令特別强調，須嚴戒沙後所、王道屯的打法，那種打法是在未偵察地形狀况，未等大部隊到齊，未將兵力、火力很好配備，未將敵人退路截斷，即倉促亂打亂衝。此次大戰祇要求各級幹部遵守準備好了再猛攻的原則，則必然打勝仗。林、羅首長要求電報内容要傳達下去，因爲“我們最擔心的就是怕部隊不實行這個打法，而將此仗打壞”。

我縱部隊接受任務後，士氣高、决心大，要與敵人拼個你死我活，要活捉廖耀湘，要把蔣介石的王牌軍——新1軍、新6軍，埋葬在遼西地區。當時部隊唱的一首歌詞就是“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就打新六軍”。

縱隊首長對于此次會戰的戰術問題進行了認真深刻的研究，并向部隊下發了專門指示，在指示中，特别强調各級幹部在每次進攻之前，均須走在部隊前面，迅速偵察地形、敵情，選好主攻方向、布置一點兩面，對兵力、火力進行縱深配置，先將敵人防御工事用炮火進行破壞，再以各種火力壓制敵人，然後展開猛打、猛衝、猛追……。

各兄弟兵團遵照總部的作戰命令，急向黑山、大虎山方向前進。有的部隊日夜兼程，有的部隊白天隱蔽夜間運動。部隊的調動遵照既要迅速，又要秘密的原則進行。林彪的前方指揮所，也隨着部隊向新的作戰方向移動。

爲了誘使廖耀湘兵團和沈陽敵人大膽向錦州方向前進，東北總部派了一支部隊向山海關方向進行佯動，并通知該方向地方政權和群衆，徵集大批房舍和糧草，準備迎接主力配合作戰，佯

作我軍主力即要進關之勢。

蔣介石對我軍行動再次估計錯誤。第一，認爲我軍在錦州作戰中戰鬥力遭到“巨大損失”，不可能連續作戰，至少要休整補充兩個月之後才能打仗。第二，認爲我軍主力下一步的行動，將是進攻錦西，胡蘆島和進關作戰，衹以部分兵力圍困沈陽。基于這種荒謬的估計，敵人企圖乘我進攻錦州部隊尚未喘息，休整補充之機，命令廖耀湘兵團，迅速向錦州攻擊前進。又命令駐在葫蘆島指揮的侯鏡如由西向東攻擊前進，實行東西對進，妄圖收復錦州。僞中央社也在那裏虛張聲勢，摇唇鼓舌，說什麽“錦州地區的整個形勢看來是對國軍更有利”。

其實錦州敵人全殲，長春完全解放，蔣介石在北平如坐針氈，方寸全亂。據說蔣多次怒氣騰騰，暴跳如雷，破口大駡這個長官指揮無方，那個長官怕死苟生，不服從命令，不勇敢作戰，就要亡國。不但駡他的將領，連美國馬歇爾也駡：“馬歇爾害了我們的國家，是馬歇爾一定要接收東北，把我們所有精鋭部隊都調到東北”。過去那種趾高氣揚，大吹大擂的神氣，連一點影子也没有了。

錦州失守後，蔣介石主張廖耀湘兵團向錦州攻擊前進，收復錦州。衛立煌主張撤回沈陽，而廖耀湘則認爲撤回沈陽也無法扭轉局面，主張從營口撤退。東北“剿總”副司令杜聿明最後主張集中兵力，攻占黑山、大虎山，打得下來就向錦州前進，打不下來就向營口撤退。同時令52軍先攻占營口。杜聿明并說：“行動要快，能戰就戰，不能戰就退，否則有全軍覆滅的危險”。他們之間互相扯皮争論，耽誤不少時間。廖耀湘被俘之後說：“痛悔没有當機立斷，斷送了求生的最後機會”。

廖耀湘兵團之新1軍、新6軍、71軍等主力部隊，于10月24日開始，在空軍和重炮的掩護下，向我黑山、大虎山陣地猛烈攻擊，一次不成功，第二次再來。一天之内連續組織了四次大的突擊，但所有的突擊都被我堅守陣地的10縱和1縱的英雄們所粉碎。敵人那隆隆的炮聲和飛機轟炸聲，不但没有幫助他奪得我半寸土地，

反而加快我各路部隊向黑山、大虎山方向前進的步伐。

二、向臺安方向強行軍

正當敵人開始進攻黑山、大虎山之際，我縱主力（缺17師尚未歸建）于10月24日上午隱蔽進到彰武、新立屯之間泡子、聚家屯地區，準備繼續向新立屯方向前進，尋敵包圍。當天晚上19時，接到林、羅首長十萬火急電報指示説，廖耀湘兵團有經大虎山以東向臺安、營口方向撤退的動向，命令我縱立即掉頭向南，晝夜兼程，向臺安方向强行急進，截擊敵向營口退路。8縱向臺安東北側打擊敵人。

任務是那麽緊急，我們用兩脚規在地圖上簡單量了一下，足有二百多里路。現在我們恰在敵人屁股後面，要趕到前面去堵擊敵人，時間和速度是最重要的問題。爲了争取時間，部隊立即出發向南急進。

深秋的夜風已有寒意，夜幕沉沉星斗滿天。我騎在馬上，舉目四望，没有看到重大异常情况。但部隊正向敵側後前進，隨時與敵遭遇的警惕性很自然地在加强。我們一邊前進，一邊打了幾次小仗，敵人都是什麽僞"剿總"通訊團的、僞騎兵第3旅的，僞地方保安隊的，這些像"豆腐"似的部隊，根本不需費什麽力氣，我前衛部隊一衝就把他們壓碎了，消滅的消滅，逃命的逃命。

我們于25日13時進到黑山、新民之間二道境子、劉家窩棚、靠山屯地區公路北側，停止前進，隱蔽。部隊已一天一夜没有休息了，一整夜又加上一上午近二十個小時的强行軍使戰士們十分疲勞，水米不沾牙。要讓戰士們吃點飯、喝點水，稍做休息，馬匹也要喂些草料。而我們指揮員確没有時間休息，一邊啃着乾糧，一邊查看地圖，實在累了就躺在行軍床上閉目養神，抽顆烟解解乏，隨時準備繼續向臺安方向急進。

這裏有一個有趣的細節，當時，我們的行動曾被國民黨空

軍偵察到。這裏摘録一段國民黨廖兵團少將參謀長楊焜的回憶録：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國民黨空軍用陸空聯絡電話問我：‘在彰武以南發現一個長約五華里的大行軍縱隊，向無梁殿方向前進，是否我們自己的部隊？如果不是，我們就轟炸了！’我當時答復：‘不是我們自己的部隊，你們轟炸、掃射吧！’我說過後，當即給無梁殿附近的新編第三軍軍長龍天武通電話，告訴他上述情況，請他注意對付。可能我當時事情忙，連續不斷的處理別的情況，一直忘記把這個重要情況向廖報告。由于這個縱隊的插入、滲透，給予遼西兵團以很大的威脅和混亂。兵團部後來與新編第3軍失掉聯絡；新編第3軍三個師爾後被分別包圍殲滅，就是由于解放軍的這個縱隊的滲入造成的。後來知道這個縱隊就是第六縱隊，是由彰武南下切斷遼西兵團的後方聯絡綫的。”[1]

西進兵團受我南北大軍夾擊合圍，情報送到頭上，兵團司令竟渾然不知。

夕陽墜地，天近黃昏。西北風席卷着地面的枯黃落葉團團亂轉，田野裹的莊稼全部收割完畢，一馬平川顯得格外遼闊寬廣。

部隊休息了幾個小時，吃飽肚子，恢復體力。臨近黃昏正準備出發，通訊科長跑來向我們報告，總部電臺暗語：有萬萬火急電報，要我們抄收之後再行動。這時部隊有的已拉出村外正在集合，有的則在整裝待發。縱隊電臺把總部電報抄收完之後，譯電員忙手忙脚地翻譯出來了。電報是總部17時發出的，電文說：廖耀湘兵團主力仍在黑山、大虎山以東地區。命令我縱改向大虎山以東，前後十八家子、闢家窩棚地區攻擊前進，截斷廖耀湘退路，造成對敵包圍的態勢……。

好！敵人主力還没有跑掉，就地殲滅敵人有希望。

注1、《遼沈戰役親歷記》192頁 楊焜著《遼西戰役補述》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1985年11月第一版

三、厲家窩棚阻擊戰

根據當時戰場情況，縱隊領導認爲，向大虎山以東繼續前進，一定會與敵人主力遭遇，甚至可能與敵主力展開激烈的惡戰。部隊必須作好充分的遭遇戰準備。縱隊領導決定，采取兩個師并肩前進，16師在右，18師在左。師也采取兩路縱隊并肩由北而南，再由東北向西南多路齊頭并進。所有幹部戰士的武器都頂上了底火，以便隨時展開隊形，隨時投入戰鬥。

我16師的47團爲師右縱隊，46團、48團和師直爲師左縱隊，側敵并進。46團派出戰鬥力最强的第一營并加强一個警衛連，一個迫擊炮連，爲前衛營。營長隨尖兵排後行進。團長走在尖兵連後面，師前方指揮所在該團前衛營後跟進。

入夜，月明星稀。行軍隊伍馬蹄聲碎，人群如流。風在走，雲在走，月在走，我們的戰士們一個緊跟一個，飛快的向前奔跑。部隊以强行軍的速度開進，爲了減輕負擔，扔掉行李，祇留槍支彈藥全部輕裝。黑山方向的上空不斷閃着敵人照明彈的光亮，時有零星的炮聲和一陣陣機槍聲傳來。戰士們心裏明白：敵人還没跑掉，于是在肅静中加快步伐，跑得呼呼喘粗氣。

此時此刻，我心潮翻涌。一方面，緊隨大部隊趕路，一方面，腦子不停的思考，時刻準備與敵打遭遇戰，時刻準備與敵進行惡戰。我們的對手是廖耀湘兵團，是東北敵人的主力部隊。他的戰鬥力，他的武器裝備，他的戰術特點，我并不生疏。在戰場上，已經多次領教，是“老朋友”了。雖然他今不如昔，但仍不能輕敵。冤家路窄，很快又要相逢了。

在我的腦海中，反復閃過林彪的多次電報指示，“此次會戰的關鍵，在于切斷敵人退路”。我們現在正是在執行這個關鍵任務。什麼是“關鍵任務”？就是“一着不慎，全盤皆輸”的任務。拼死拼活也必須完成這個“關鍵任務”！要做到“大膽冒險，堅决行

動”，不能“稍有疏忽與猶豫，否則就會錯過取得偉大勝利的機會”。這是對戰場指揮員最高、最嚴格的要求。

我越想越覺得重任在肩啊！養兵千日，現在是“用兵一時”。我當時橫下一條心，或者是“取得偉大勝利”，或者是“放過取得偉大勝利的機會”。是勝利，是失敗？是英雄，是狗熊？在此一舉！死，也要死在戰場上！思想太緊張了，由于夜間行軍不准打火抽烟，爲了放鬆一下，衹好喝上兩口自己背在水壺裏的燒酒。

大約走了四個小時，10月26日凌晨4時許，向導告訴我：“前面快要過鐵路了，那邊是歷家窩棚車站”。他用手指着左側後方向。

話剛落聲，“啪啪啪”，接着“達達達”，火焰劃破夜空，步槍、衝鋒槍、機槍子彈噓噓地從頭上飛過，照明彈接二連三的騰空而起，照得鐵路兩側通亮。“轟隆、轟隆、轟隆”的手榴彈、六零炮也響了。一聽槍炮聲，我就立刻判斷與我接觸的敵人不是一般部隊，而是美械裝備的主力部隊。我想，和敵人遭遇了。

一會兒，前面傳下46團的命令：“重機槍連跑步上去，其他部隊就地停止待命”。師指揮所也停止前進，我一面觀察着地形，一面等待着前面發生的情况。

戰鬥不過十多分鐘，吴純仁團長跑來向我報告：“鐵路南面是姚家窩棚（或稱麼家窩棚，位于厲家窩棚西南），捕獲敵人供稱，他們是新3軍14師，有一個營的兵力。剛行軍到此不久，就與我團遭遇，我1營尖兵連猛衝了一次没成功，現決心組織四個連兵力，再次攻擊。”我同意了吴團長的决心，并指示他：“堅决不能放跑敵人，要就地殲滅。”我還要他派小部隊向西南方向搜索，看看是否有敵人的後續部隊，以便布置兵力阻截。

不久右側孫家窩棚、雙崗子方向也爆發激烈的槍聲，我47團與敵人遭遇了。同時左側後厲家窩棚方向也有激烈的戰鬥，我18師與敵人打響了。當時我判斷，面前的敵人可能是向沈陽撤退的部隊，因此我命令各部隊立即展開，搶修工事，堅決阻擊敵人向東逃竄。

我師的正面是一片平坦的開闊地，部隊展開後，衹能挖一些

簡單的單兵掩體，即與敵短兵相接。我師46團處在我縱陣地的突出部，不僅有正面敵人的猛烈進攻，而且左、右兩側也受敵炮火的威脅。敵人在炮火的掩護下，一次次的發起衝鋒，被我46團戰士一次次的打下去，没有讓敵前進一步。但由于掩體不够堅固，46團傷亡也較大。

戰鬥打響後，我縱指揮所立即在村内架設電臺，迅速將與敵遭遇情況報告總部。由于從前一天夜裏我縱開始强行軍，後與敵遭遇，隨即投入戰鬥，一直未架設電臺與總部聯系。電臺開機後，即收到林、羅、劉首長26日拂曉來電，電報口氣嚴厲，仍令我們："（一）我大軍正向大虎山東南地區追擊。（二）你縱迅速前進尋敵攻殲必需完成任務，否則應受處分。"[1]我們很快向總部報告："與我遭遇之敵是敵人主力部隊新3軍，有向沈陽撤退動向，我正布置堅決堵擊。"林彪親自復電："盼你們頑强固守，勇敢反擊，保持陣地殲滅敵人。我各縱隊均可陸續加入戰鬥。"[2]

敵人攻不下我陣地，就在姚（麽）家窩棚據村頑强抵抗，我46團的勇士們，冒着敵人密集的槍彈，英勇地衝進村内，與敵逐院争奪。

26日晨，太陽爬出來了，上午8時，我攻占姚家窩棚，全殲敵人一個營。與此同時，我師47團已攻占東西雙廟子、前民圈、晏家窩棚一帶，殲滅新3軍另一部。不久，46團向我報告，據俘虜供稱：敵新1軍仍在黑山地區，并準備向東轉進。我立即向縱隊領導報告了這一情况。

我縱18師攻占厲家窩棚車站後，擊退敵人反擊，切斷了敵人沿鐵路、公路撤退的道路。

我16師占領姚（麽）家窩棚後，不僅截斷了敵人向沈陽的退路，而且切斷了敵14師與後續部隊的聯系。此時，姜家窩棚，朱家窩棚，鐵家窩棚之敵，爲了奪回姚（麽）家窩棚，從26日上午起，三面向我46團猛烈反擊。該團各連與敵反復衝殺，終于鞏固了既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08頁 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注2、劉統著《東北解放戰争紀實》第749頁 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得陣地。但我有四個步兵連均已傷亡過半，其中有的排衹剩下幾個戰士，仍在堅守着陣地，戰士們說：“我們要像鋼釘一樣釘在陣地上，誓與陣地共存亡！”46團政委張天濤同志犧牲在前沿陣地，46團參謀長程元茂，47團副團長劉富貴同志也在戰鬥中英勇犧牲。

26日7時左右，我師偵察隊在雙崗子方向，以伏擊方法繳獲敵人一輛汽車，并捉到東北“剿總”少將參議一名。我立即命令將俘虜送到師指揮所。

因俘虜的特殊身份和可能了解有關敵軍的部署及動向等重大問題，我親自進行了審問。據俘虜供稱：“新3軍現在你們正面及以南地區，新1軍已由黑山地區出發，正向東前進。擬經姜家屯向臺安撤退，或經半拉山門退回沈陽。”究竟是退向臺安，還是退向沈陽，俘虜半吞半吐，講的含糊不清。但這是當前必須弄清的關鍵問題。經我再三說明廖耀湘兵團已被我軍四面包圍，除了投降被殲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同時解釋我軍對俘虜的寬大政策，這位俘虜才繼續說：“原定由大虎山、黑山向臺安、營口撤退，在臺安方向遇到貴軍阻擊，廖耀湘今天早晨改變計劃，命令部隊全部向沈陽方向轉進。”

當我要俘虜去休息時，他走到門口，突然回頭說：“要使他們不能回沈陽，建議貴軍除堵住姜家屯這條路外，必須堵住半拉山門那條路。”

這可真是一位“參議”，既替國軍參議，又替共軍參議。我們馬上將情况報告了縱隊和東總。

經縱隊領導研究，認爲這個少將俘虜的口供還是比較真實的。爲了嚴密堵死敵人退路，縱隊立即命令我師二梯隊（48團）搶占崔家崗子、張家窩棚、朱家窩棚一帶，準備阻擊敵新1軍。18師以一個團搶占半拉山門附近的段家窩棚，以一個團搶占姜家屯，堵擊敵人東逃。這樣的部署，就把敵人企圖沿鐵路綫南北向東逃竄的退路，完全堵死了。

四、“部隊打光了，也不能讓敵人退回沈陽”

後來才知，廖耀湘兵團的行動變化經過是這樣的，由于進攻黑山、大虎山毫無進展，又發現我軍從新立屯以東向其右側後包圍迂回前進，也發現錦州方向我軍向北前進已經迫近。廖耀湘感到情況不妙，于25日就停止了對黑山、大虎山的攻擊，改變計劃，企圖取道臺安分路向營口方向撤退，以擺脱我軍的包圍。可是當敵人先頭部隊到達臺安以北地區時，即遭到我軍頑强堵擊。敵人發現此路不通，廖耀湘即向衛立煌請示，衛令其向沈陽撤退，故又倉惶改變計劃，企圖竄回沈陽。廖命令新1軍、新3軍、71軍及炮兵部隊沿黑山、新民鐵路兩側向沈陽撤退。命令新6軍、49軍在鐵路以南沿大虎山、老達房公路向沈陽撤退。但其新3軍的先頭部隊14師到達姚（麽）家窩棚、厲家車站、雙崗子、張家荒一帶就遭到我縱堵擊。

上午10時，縱隊司令員黄永勝、政委賴傳珠來到我師位于于家窩棚的指揮所，我將戰鬥情况向他們作了簡要的報告。當時，我們指揮所距進攻之敵太近，并處在三面衝鋒敵人的中間，不但敵人炮彈在指揮所周圍爆炸，子彈也“呼呼”地在頭上亂舞。情况非常危險，爲保證首長的安全，我匯報完後，就催他們迅速離開我們指揮所。

黄永勝司令員臨走時，向我做了兩條指示：第一、18師直接由我們師指統一指揮；第二、部隊打光了，也不能讓敵人退回沈陽。

廖耀湘這個“西進兵團”共有十萬餘人，是東北國民黨軍隊的精鋭部隊，如今被我合圍在縱横不過百里之内的狹小地區，既沒有堅固工事可守，也沒有任何有利地形作依托。但是敵人畢竟還有相當戰鬥力，困獸猶鬥，尤其新1軍、新3軍、新6軍，全部美

械新裝備，部隊骨幹是參加過二戰的老兵，號稱國民黨軍嫡系部隊中的“王牌”。不經過一場惡仗，不經過一場血戰，不把它打得殘破不堪，焦頭爛額，它是决不肯繳槍就俘的。

我各兄弟兵團，采取分進合擊的方法，從四面八方向着合圍圈内敵人邊分割、邊殲滅地向前挺進。我1縱、2縱、3縱、10縱由西向東突擊，我8縱、7縱由南向北突擊，我5縱、6縱堵死敵人向沈陽退路後，由東向西突擊。戰場炮火連天，硝烟彌漫，打得非常熱鬧，合圍圈逐步縮小。

我縱兩個師，跨着北寧鐵路，東南至姜家屯，東北到黑山、新民間公路附近與5縱接連，形成由東向西“品”字形的弧形陣地，把敵人向沈陽方向退却的鐵路、公路、大路小道全部切斷了。我軍正面和左翼爲敵新3軍、新6軍、49軍，右翼爲新1軍、71軍，敵人多次企圖奪路東逃的攻擊，均被粉碎了。

下午，林、羅首長指示，要我縱固守現有陣地，不惜付出重大傷亡，堵住敵人向沈陽退路，鞏固陣地，待機出擊，協同我軍主力兵團圍殲敵人。我們根據這個指示，除一部兵力繼續向敵進攻外，主力轉入防御，積極搶築工事，組織火力，準備粉碎敵人更大規模的攻擊，决不丢失一寸陣地。

17時左右，敵人發現我軍主力從正西、西北、西南方向猛烈地壓過來了，便狗急跳墻，作困獸之鬥，妄圖孤注一擲，打開缺口，殺出一條血路向東逃竄。敵人集中全部兵力向我縱陣地進行瘋狂的連續攻擊，敵人先以密集炮火向我轟擊，再以密集隊形蜂擁向我進攻，硝烟滚滚，刀光閃閃，短兵相接。我縱戰士充分發揮了“刺刀見紅”的戰鬥作風，英勇頑强，寸土不讓。先以火力殺傷敵人，再以手榴弾、小包炸藥、刺刀與敵人進行白刃戰。敵人衝一次，打退一次，有的陣地失而復得。戰士們互相鼓勵高喊“人在陣地在，决不丢失一寸陣地！”“輕傷不下火綫，同敵人拼到底！”“敵人已經被我們包圍了，决不讓它突圍逃跑了！”

我縱越戰越勇，敵人則越戰越狼狽。經過三個小時的猛烈戰鬥，于天黑前，將敵人連續突圍攻擊全部打退，炮聲、槍聲逐漸

稀落。我縱陣地前，敵人尸横遍野，血流滿地，并非誇張之説。經戰鬥間隙的核查，我們16師有九個連隊，幾乎全部傷亡，打光了。其他傷亡過半的連隊也不少，這種驚天動地的血戰是不多見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一書是這樣描述那場戰鬥：第6縱隊指戰員爲了全局的勝利，一個個像釘子一樣牢牢的釘在陣地上，誓與陣地共存亡，以頑强的意志連續打退國民黨軍多次猛烈進攻，使撤退的國民黨軍陷入困境。[1]

敵人决不會甘心束手待擒，白天突圍失敗了，估計可能利用夜間繼續突圍。因此，我命令各部隊，除布置固守村莊外，還要在村莊與村莊之間設置埋伏和布置游動部隊，嚴密監視和封鎖大小道路。

入夜，我們正面没有激烈戰鬥，師指揮所幾個同志爬在村莊最高的房頂上（平原没有高地，多利用房頂）觀察戰場情况。衹看到西方十多華里的地方，有敵人汽車燈光，一輛接一輛，有的向東南，有的向東北移動。還聽到更遠的西北、西南方向有炮聲和炸藥爆破聲，可以判斷是兄弟部隊在那裹與敵人進行夜戰。

在指揮所内守電話機的馮副師長爬到房頂上來了，他向我報告説："剛才47團郝盛旺團長來電話，敵人現在以偷跑的辦法，利用村莊與村莊間空隙突圍，但被我游動部隊發現，已俘虜五百餘人"。此情况不出我之所料，據此我再次下達命令，强調："游動部隊，要特别加强村莊與村莊之間的搜索，重點地段（如公路、鄉村道路）特别注意埋伏機動部隊，防止敵人利用黑夜逃竄，防止敵人利用機械化車輛逃竄。從哪個團的地區逃跑了，哪個團就要負放跑敵人的責任"。馮副師長立即布置去了。

不久，48團曹團長來電話報告説："我們已俘虜敵人二千餘人，看樣子敵人已經很混亂，失去指揮了。俘虜中有新1軍的，有71軍的，好幾個師的番號，亂七八糟。我伏擊部隊一打，他們并没有什麼抵抗，就繳槍了。前面的人繳了槍，後面的人跟着繳。我們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337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以兩個排兵力，端着槍，擺成一座刀槍大門，向敵人宣布這裏是'解放門'，凡放下武器，從這個門過去到指定地點集合，就算解放了。他們很聽話，乖乖地按照我們講的做了。"後查，這三千多人竟然分屬五個軍九個師的番號，可見敵人已經是被打亂套了。

根據各團報告，可以判定，敵人已經失去統一指揮，陷入一片混亂之中了。我們在指揮所立即召開臨時會議，決定全縱隊各師要從防御準備轉入進攻。經報告縱隊領導同意後，我們立即對部隊作了安排，調整了布置，指定各部隊的進攻方向。

27日，天剛蒙蒙亮，寒風瑟瑟，銀霜滿地。我兄弟部隊繼續對敵人分割攻擊，戰鬥發展更加順利了，合圍圈愈來愈小，敵人全部陷在我交叉炮火射程之下，有的在絕望抵抗，有的在潰散逃命。我軍東面一頓炮擊，敵人就向西跑，西面一頓炮轟，敵人又向東逃。炮聲隆隆，彈片橫飛，炸得敵人東躲西藏，互相亂撞亂碰，汽車、炮車、大車東歪西倒。有的被車壓死，有的被馬踩死。現在敵人是欲戰不能，欲走無路，如魚落網，想逃也逃不出去，如鳥入籠，想飛也飛不出去。

"全綫出擊！"我們向部隊發出命令，由防御轉爲進攻。部隊就像洪水决堤，猛虎下山，向西、向西北、向西南奔出去了。在我縱炮火的支援下，横衝直殺，打得敵人鷄飛狗跳，潰不成軍，各自逃命，一片混亂，誰也管不了誰。

戰士們隨即展開了政治攻勢，高喊："蔣軍弟兄們，你們已經完蛋了，趕快交槍吧，我們優待俘虜！"敵人確有不少放下武器投降。因此，大批大批的俘虜像流水般地由前綫押送下來。繳獲的武器、彈藥、車輛，成堆成堆的擺在那裏，由少數戰士看守，部隊主力繼續戰鬥。

太陽約兩三丈高時，正當我縱部隊已全綫出擊之時，突然有一股敵人騎兵約三四百人，昏頭昏腦，慌不擇路地竄進了我師直指揮機關地區，離指揮所衹有一華里多。

發現敵情，决不能讓敵人跑掉了。黄一平參謀長一聲令下，我警衛部隊和機關人員，有槍的拿槍，没槍的拿棍子，拿扁擔，拿鐮

刀，炊事員也舉起了菜刀，“棍鋤在手皆兵器”，男女宣傳員、醫生護士、趕大車的、擔架隊的民工，人人參加戰鬥。

敵人已是驚弓之鳥，他們衹見一群解放軍衝來，邊跑邊喊：“繳槍不殺！”“舉起手來！”也沒看清我們手裏的“武器”就魂飛魄散。我警衛部隊和機關人員，衹一次衝鋒就把敵人打散了，有的馬倒人翻，有的人死馬逃。村頭巷尾，田頭地邊，到處喊捉俘虜，抓捕戰馬，敵人死的死，傷的傷，大部被俘。

這一下，可把趕大車參戰的民工樂壞了，他們把繳獲的衝鋒槍挂在脖子上，把繳獲的戰馬套在車上。戰鬥結束後，我親眼看見一個中年民工，一邊耐心地刷洗馬身上的塵土，一邊自言自語地說：“馬呀，馬呀，你現在也解放了，過去跟着反動派受罪，挨槍子，現在跟咱支援解放全東北，多光榮啊！”

經過兩晝一夜的激戰，我縱于27日黄昏前結束戰鬥，有的部隊于28日全部結束戰鬥。

廖耀湘兵團十萬人馬，全軍覆滅了。廖耀湘的參謀長楊焜，新6軍軍長李濤，新3軍參謀長李定陸，54師師長寧邦偉都無精打采，垂頭喪氣地出現在我縱俘虜的行列中。

我縱兩個師共殲敵二萬六千餘人，僅16師就殲敵一萬八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支萬餘支。我們一個師就殲滅敵人相當兩個師以上的兵力。我縱在這次戰役中共傷亡三千餘人。

我們頑强的堵住了敵人向沈陽的退路，戰鬥結束後，得到林、羅首長的表揚嘉獎。10月31日，林、羅、劉、譚首長在嘉獎電報中說：“16師此次堵擊廖耀湘兵團向新民東南突圍的戰鬥中，表現了無上的英勇，勇敢和頑强地抗擊了敵人絶對優勢兵力的洶涌反復衝鋒，使敵突圍企圖未遂。你師雖有九個連隊每連打得衹剩六七人至十餘人，但這是光榮的、壯烈的。單是你師就俘獲敵人一萬八千餘人。由于你師頑强抗擊和其他各師勇猛進攻，使廖兵團十二個師及二個團全軍覆滅。你們這次勝利是由于你師政治工作及黨的工作有很大轉變，因而軍事教育也大有進步。但師級首長作戰决心勇敢頑强則是有直接意義的因素。縱隊首長此次戰鬥

中的決心與指揮也是好的”。[1]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電賀遼西大捷說：慶祝你們在遼西地區殲滅東北敵軍主力五個軍十二個師的偉大勝利。東北我軍在兩個星期内連獲錦州、長春、遼西三次大捷，使敵人損失二十六個師，約三十多萬人的兵力，對于全國戰局貢獻極大，尚望激勵全軍再接再厲，爲全殲東北國民黨軍，解放沈陽而戰。

大家知道，遼沈戰役中有著名的塔山阻擊戰，也有著名的黑山阻擊戰，但鮮有人知這場姚（麽）家窩棚、厲家窩棚車站南北地區的阻擊惡戰、堵擊硬戰。其實在這場阻擊惡戰、堵擊硬戰中，我們手裏衹有兩個師的兵力，又無任何預先構築的工事，但是我們用堅決貫徹總部首長的作戰意圖的決心，用敢于死打硬拼，敢于刺刀見紅的狠心，用誓死取得勝利的信心，徹底粉碎了廖耀湘兵團十萬大軍妄圖衝開一條向沈陽突圍的血路而多次發起的猛烈强攻。如果我們稍有失誤，不但廖耀湘兵團可能死裏逃生，并且會使下一步圍殲沈陽敵人，增加許多困難。因此，這場阻擊惡戰、堵擊血戰的勝利成功，其重要作用絶不應低估。它與塔山阻擊戰、黑山阻擊戰同樣輝煌！

解放後，東北黑山人民政府曾在厲家窩棚建造了一座紀念塔，以紀念在這場戰役中英勇犧牲的烈士們。九十年代初，我曾前往吊唁。但烈士陵園已經破舊的不像樣子。我的心情非常痛苦。

五、廖耀湘回憶被殲的經過

廖耀湘被俘後，回憶被殲的經過情况時說：

根據蔣介石的命令，10月8日，沈陽西進兵團主力開始向巨流河、新民地區集中。10月9日，兵團先頭部隊新3軍向彰武進攻。11日攻占彰武。71軍向黑山方向進攻。兵團主力在彰武、新民之間

注1、劉統著《東北解放戰爭紀實》第751頁，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新開河以東地區。

錦州方向解放軍已開始攻擊錦州，蔣介石命令我親率西進兵團主力星夜渡過新開河，進占新立屯，以最快速度經阜新、義縣向錦州前進。

部隊到達新立屯附近時，錦州已被解放，我立即打電報給蔣介石請示下一步行動，并通知71軍暫停對黑山的進攻。我認爲西進兵團不能繼續向錦州前進，退回沈陽仍然是一個可行的方案。但我不主張退回沈陽，而主張向營口撤退。最後决定由新立屯經黑山、大虎山以東和以南地區退營口，由71軍及新1軍攻占黑山，掩護兵團主力通過走廊。我將意見報告衛立煌，他同意先力争出營口，萬不得已時退沈陽。蔣介石最後也采納退營口方案。

21日、22日、23日，攻擊黑山無大進展。偵察報告，錦州解放軍已回師到達北鎮地區，我决心24日按計劃向營口撤退。

25日，發生兩件我没有及時知道的嚴重情況。第一，向營口撤退之路在大虎山以南被截斷了。第49軍先頭團被解放軍包圍，軍長鄭庭芨直接報告衛立煌，衛要他立即率領該軍兩個師和在他附近的新6軍22師、新3軍14師，經老達房退回沈陽。這就是説退營口之路被關閉了。第二個重要情况是黑山經新民至沈陽的公路，就是西進兵團退沈陽的道路被解放軍第6縱隊截斷了，可以説，退沈陽之門已經關閉了。

26日早晨，胡家窩棚以西高地遭到黑山守軍與新投入戰鬥的解放軍第3縱隊的攻擊。我帶一個隨從副官到胡家窩棚東端，親自觀察四周圍的情况，親自看到胡家窩棚以西一帶高地，正在進行争奪戰，眼看就要打到胡家窩棚的西端。我看到胡家窩棚以東約三四華里的一個村莊，正在激烈戰鬥，烟塵彌漫，那就是新1軍軍部所在地。

我没有轉回兵團司令部，改爲到新1軍的新30師司令部去，還没有走到新30師師部，我回頭一看，胡家窩棚村莊内已發生戰鬥，兵團指揮所及新6軍軍部可能已經打散了。

在了解各部情况後，我考慮兵團下一步行動，是向營口突圍

還是就地防御待援，或退回沈陽？這時候，向營口突圍决心有點動搖，退沈陽覺得不易實行，就地抵抗，雖不是好辦法，但比退回沈陽似乎要好些。正猶豫不決時，衛立煌來了電報，說這樣危險萬狀情況下，部隊應立即退回沈陽。兵團參謀長楊焜對我說：“衛立煌要你回沈陽，那你就照他的命令辦好了。”我很痛苦地最後下决心退回沈陽。我命令新1軍軍長潘裕昆指揮新1軍、71軍第169師及位于他那裏直屬兵團的重炮部隊，于27日拂曉沿大虎山至新民鐵路南北地區向沈陽撤退。我自己率22師、第49軍與第14師經大虎山至老達房公路向沈陽撤退。

這一行動開始之後，我軍整個指揮系統被解放軍打亂，各單位的戰鬥行動再無法聯繫。27日，遼沈大決戰情况我不知道，我們少數人躲躲藏藏，以重金買了便衣，化装向沈陽前進。聽說沈陽已解放，决心回頭走，擬到葫蘆島國民黨控制地區，行到黑山以西，便被解放軍查獲。[1]

廖耀湘簡歷：湖南邵陽人，陸軍中將，法國陸軍大學畢業。曾參加“八一三”抗戰，南京保衛戰，滇西昆侖戰後遠征緬甸作戰。獲得國民黨政府頒發的青天白日勛章，美國頒授的自由勛章，英國十字勛章。1946年1月，奉命率新6軍赴東北參加進犯解放區。1948年10月，東北解放軍包圍錦州，廖耀湘奉命爲西進兵團司令官，指揮五個軍十二個師共十一萬人，向錦州增援，被殲滅于遼西地區。被俘後，經過改造，1961年12月25日被特赦，并任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委員。1964年任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1968年12月在北京逝世。

六、乘勝直搗沈陽

廖耀湘兵團全部灰飛烟滅之後，衛立煌更加驚慌失措，慌忙

注1、參見《遼沈戰役親歷記》152-188頁 廖耀湘著《遼西戰役紀實》主要內容 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1985年11月第一版

收縮兵力，妄圖固守沈陽。同時撤退到營口地區的敵人，也倉促搜集民船，企圖從海上逃跑。衛立煌本人攜帶眷屬坐上飛機溜之大吉了。將沈陽殘部交由第8兵團司令周福成指揮。

我各縱隊在林、羅首長的統一指揮下，不顧疲勞，日夜兼程，餘勇追窮寇，除惡務徹底。第1、第2、第12縱隊快速向沈陽進軍，第7、第8縱隊向鞍山、海城進攻，第9縱隊、獨2師、加上由長春南下的獨立師，向營口猛追急進。如同秋風掃落葉，迅速攻占鐵嶺、撫順、新民、遼陽、鞍山、海城，攔腰斬斷沈陽地區向營口的退路，爾後圍殲敵人最後巢穴——沈陽，及殲滅營口地區敵人。

11月1日我軍向沈陽發起總攻，當天就將敵人主力殲滅，不少部隊紛紛舉起白旗投降。2日繼續將殘餘敵人肅清，共殲守敵十三萬人。同時我南路大軍也將營口地區敵人52軍大部殲滅，共殲敵一萬四千餘人，衹有軍長劉玉章率殘部第25師乘船狼狽逃跑了。盤據在錦西、葫蘆島一帶敵人也悲觀失望地縮回關内去了。

至此東北全部解放。東北人民，全國人民欣喜若狂，熱烈慶祝這次空前偉大勝利。

然而南京國民黨則一片驚慌，一片哀鳴。蔣介石是遥望東北涕泪淋淋，不得不承認自黄埔建軍以來，危機從來没有現在這樣嚴重。僞國防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顧祝同等在錦州、長春解放後，就認爲東北"剿總"徹底失敗已成定局，華北"剿總"應集中主力保持平津沽地區，牽制林彪部隊南下。白崇禧在武漢也非常悲觀地說："目前形勢極危險，東北幾十萬大軍全部被消滅了，而這些部隊，大部是美械裝備，共軍得到這一大批精良的武器，他們有的是人，很快就可以組成很多新的部隊，東北工業發達，物資豐富，可大力支援作戰，不僅如此，他們後面還有俄國人的幫助。林彪大軍一進關，就更不好辦了。"特别是美國魏德邁將軍既悲觀又埋怨地說："東北是守不住的，關外幅員那麼大，把國軍精鋭送到敵人的虎口。物資的消耗，兵力的分散，戰綫拉的那麼長，都犯着兵家的大忌。但是，蔣先生却一口堅持着東北不保，華北重危的脣齒軍事觀，[illegible]血本，三兩年間，被林彪七次

攻勢打得精光。”

遼沈戰役歷時五十二天，殲敵國民黨軍東北“剿總”總司令部、東北“剿總”錦州指揮所、四個兵團部、十一個軍部、三十六個整師，以及地方部隊共計四十七萬兩千餘人。俘少將以上軍官一百八十六名，繳獲大量武器裝備，收復大、中城市十四座，使東北全境解放。[1]

遼沈戰役結束後，黨中央就指出，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在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占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也已經占有優勢。原來預定從1946年7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現在看來，衹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這是多麽振奮人心的估計，這是多麽英明的分析。極大地鼓舞了我們部隊加速休整補充，加速入關作戰準備。指戰員們都表示一定要再接再厲，準備向關内奮勇前進，迎接新的更大勝利，爲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連續作戰。

11月2日，中共中央電賀東北解放的電文，就是對東北解放戰争的基本總結。電文説：熱烈慶祝你們解放沈陽，全殲守敵，并從而完成解放東北全境的偉大勝利。東北是中國工業特别是重工業最大的中心，國民黨反動政府在美帝國主義積極援助下，從一九四五年冬季以來就曾經用極大力量來搶占東北，先後投入兵力及收編僞軍胡匪共一百一十萬人。依靠我東北前後方全體軍民團結一致，英勇奮鬥，并得到關内各解放區的勝利配合，在三年的奮戰中殲滅敵人一百餘萬人，終于解放了東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萬同胞，粉碎了中美反動派奴役東北人民并利用東北以挑撥國際戰争的迷夢……。”“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謹向東北軍民表示感謝和敬意，希望你們繼續努力，與關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軍親密合作，并肩前進，爲完全打倒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驅逐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解放全中國而戰。東北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352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解放戰争中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1]

遼沈戰役中，有六萬九千名我軍指戰員血灑黑土地。

遼沈戰役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

血戰東北戰場犧牲的英雄們永垂不朽！

注1.《遼沈決戰》第77頁 人民出版社 1988年10月第1版

第四篇
追寇南下

第十九章　三千里路烟和塵

一、參加平津戰役

1948年11月4日，中央軍委“關于休整後作戰任務”的指示中說：東北野戰軍，休整時間可至12月15日止。

但11月18日，中央軍委又命令，東野各部隊停止休整，在一兩天內，完成出發準備。21或22日，至少八個縱隊，取捷徑，以最快速度包圍唐山、塘沽、天津三處敵人，不使敵人逃跑，并争取國民黨軍的投降。

11月23日，東北野戰軍各縱隊開始陸續啓程，夜行昼停，浩浩蕩蕩，分三路進關。右路進冷口，中路進喜峰口，左路進山海關。百萬大軍（實際是八十萬）乘勝前進，十萬支前民工也隨軍入關，與華北我軍主力部隊勝利會師。

我縱轄四個師，奉命于11月24日由遼西黑山地區出發。第17

師，第18師爲左路縱隊，經義縣、建昌由黄家口過長城入關；第16師，獨10師爲右路縱隊，經義縣、朝陽、凌源由喜峰口過長城入關。經過近二十天的行軍，于12月12日前後，全部到達河北薊縣地區集結待命。

東北野戰軍入關後，很快就完成了對傅作義華北“剿總”部隊的戰略包圍和戰役分割。當時東野首長判斷，北平之敵企圖向天津突圍，而天津敵人亦準備進到安次、武清一帶接應。即令我6縱進到北平、天津之間的漷縣鎮、馬頭鎮一帶待命，其任務：第一，作爲平津戰役的總預備隊，隨時準備投入戰鬥；第二，隨時準備殲滅北平突圍或天津接應之敵。

12月14日，我縱突進到平津公路東側通縣以南地區。第16師位于香河西南之永樂店一帶，第17師位于香河西之漷縣鎮、馬頭鎮一帶，第18師位于香河北之張各莊、西集鎮一帶，獨10師位于香河西南之平安鎮一帶。這個部署一直到1949年1月8日以前，未作變動。縱隊向各師下達的命令是：原地執行防止北平敵人突圍的任務。

1949年1月9日，第17師奉命開往天津附近參加天津戰役。獨10師前往接替17師防務。16師移駐通縣城，在和平談判不成功時，做攻打北平城的準備。

那時東野指揮機關已移到通縣東北之宋莊。我曾先後兩次到宋莊，見到林彪，接受他的指示。林彪對我説：“對付北平敵人，第一是錦州辦法，第二是長春辦法，你們全力準備錦州辦法。”

1月14日拂曉，我縱17師進到天津西之炒米店一帶待命。當日10時，我軍向天津發起總攻，至11時，各攻城突擊部隊，從東南西三方向同時突入城内，并進行激烈的巷戰。

我17師奉命于黄昏後，從1縱突破口投入縱深戰鬥。至15日14時，該師殲敵八千餘人，我傷亡五百餘人，勝利結束戰鬥。

北平和平解放。2月12日，北平市二十萬人隆重集會，慶祝平津解放。北平各界給中國人民解放軍獻旗——“無敵的人民武

裝"。北平市長葉劍英在慶祝大會上發表了講話。當時，我們仍駐軍在通縣附近進行整訓。

二、南下先遣兵團

2月中旬，東野總部在北平召開南下作戰會議，我們參加會議的幹部住進了北京飯店。

這是我第三次進北京。第一次是1937年夏，那是國民黨統治時期的"七七事變"前夕，北平正處于戰雲密布，形勢緊張之時；第二次是1939年秋，那是日本軍閥的鐵蹄蹂躪北平的時期。過去那兩次是進入敵占區收集情報和治傷，衹能住學生公寓和普通旅館，或住醫院的普通病房，穿上便衣化裝成學生和商人，外出坐電車或人力車，每月伙食和住房費用不能超過十五元，還隨時有被敵人發現的危險，心情高度緊張。不僅對北京飯店、六國飯店這樣高級場所可望不可及，就是對其他稍好的飯店、旅館也不敢問津。現在不同了，經過長期流血犧牲的奮鬥，北平解放了，人民勝利了，天翻地覆，今非昔比。我們作爲奪取政權的勝利者住進北京飯店，心情是多麼的高興。

我們利用會議前夕，前往北京的名勝風景、文物古迹游覽。我們所看到的一切，雖然同過去没有什麼不同，但現在是人民的天下，是人民的公園，是人民的春天，桃花紅，李花白，天朗氣清，感覺比過去更加美麗。

北平城没有遭到戰爭摧殘，人民生命財産没有遭到損失，風景名勝、文物古迹没有遭到破壞，除了北平人民促進和平解放的努力外，傅作義將軍終于停止武裝頑抗，同意軍隊出城和平改編，確實起了極其重要作用。如果傅作義頑固地堅持與人民爲敵，反動到底，迫使我軍對北平實行强攻，我們已準備好大口徑炮彈幾十萬發，幾十萬斤黄色炸藥，可以想象，那時北京城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

會議談到當前形勢，南京反動政府一方面表示願意在毛主席提出八項條件下進行談判，（和平談判八項條件是：1、懲辦戰爭罪犯；2、廢除僞憲法；3、廢除僞法統；4、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5、没收官僚資本；6、改革土地制度；7、廢除賣國條約；8、召開没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一切權力）以拖延時間，一方面拼命整頓擴編軍隊，幻想利用長江天險阻止我軍南進。國民黨桂系軍閥白崇禧的主力尚盤踞在武漢附近，其一部則伸到信陽地區，妄圖依托大别山爲第一綫陣地，抗擊我軍南下。

我們的方針是，要求徹底實現毛主席提出的八項條件，實現全國和平，我們不要南北朝式的和平，我們不要國共合作式的和平，我們需要“北平方式”的和平。對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和平的任何反動勢力，我們就采取“天津方式”，徹底全部乾净給予殲滅。

會議期間，我們知道了中央軍委的命令，將東北野戰軍改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林彪任司令員，羅榮桓任政委，劉亞樓任參謀長，譚政任政治部主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1至第12縱隊，順次改稱爲第38軍、第39軍……。

我縱改稱爲第43軍，軍長洪學智，政治委員賴傳珠。同時，第16師改爲127師，第17師改爲128師，第18師改爲129師，獨10師改爲156師。

會議談到我軍的任務是:第二、第三野戰軍根據中央軍委部署，確定提前于1949年3月初，發動渡江戰役，殲滅國民黨湯恩伯集團，奪取京（南京）滬地區。當時在大别山尚有張軫、張淦兵團的部隊，如果第二、第三野戰軍由九江以東渡江作戰，該敵直接威脅第二、第三野戰軍的側後。

2月初，鄧小平、陳毅致電中央，建議第四野戰軍在休整期間，抽派一部兵力，先行南下，進至武漢附近，牽制白崇禧集團，以配合他們渡江作戰。中央軍委采納了他們的建議。2月12日，中央致電林、羅首長：“爲配合華東、中原兩野戰軍三月半出動，三

月底渡江之行動，決定林、羅先出動兩個軍十三萬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達郾城、信陽之間地區，于三月底奪信陽、武勝關，四月十五日以前，奪取花園、孝感地區，迫近漢口，休整待命，箝制白崇禧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劉陳鄧奪取南京”。[1]

林、羅首長決定，四野以第12兵團指揮機關和第40軍、第43軍、炮1團、後勤2分部及兩個工兵營，共十二萬人，組成南下先遣兵團，于2月25日、26日分别出發。

三、向中原挺進

2月25日，我43軍四個師分兩路縱隊南下。右路爲127師，軍直和156師；左路爲128師和129師，由通縣、香河地區出發，沿平漢、津浦兩綫之間的冀中平原、豫西平原向南挺進。

由通縣附近到長江北岸，將近二千餘華里，按照旅次行軍，每天步行六十里，七天休息一天，也要一個月以上的時間。途中作戰、惡劣天氣和遇到其他障礙耽誤的時間尚未計算在内。部隊經過動員後，情緒飽滿，一致認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爬雪山、過草地，歷盡千辛萬苦都過來了，我們走到長江邊，加上南下打到廣州去也不過是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零頭。况且現在的形勢，現在的條件與那時完全不同，因此，我們充滿信心，一定圓滿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我們43軍南下主要路綫是安次、霸縣、河間、衡水、南宫、威縣、館陶、南樂、濮陽。

3月21日，渡過黄河後再經東明、蘭考、太康、項城、新蔡、光山、七里坪、宋埠等地向南前進。我們經過的地方，大都是老解放區或游擊區，群衆條件好，許多路旁村莊設有“歡迎南下”供水站，不少城鎮群衆夾道歡迎和歡送。各地政權多數是在戰爭環境中建立起來的，有支前經驗，沿途設置支援南下供應站，因此保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25頁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證了軍隊所需的糧食、油料和柴草的供應。部隊前進頗爲順利。

我們南下時，正值春暖花開，和風麗日，漫長的行軍縱隊旌旗招展，車輛滾滾，人歡馬躍，像江河洪流一樣，浩浩蕩蕩，奔向南方。

在黃河以北，我們利用行軍空隙，多次召集幹部會議，研究桂系軍隊的作戰特點及我們應采取的戰術對策。我們分析桂軍有三個主要特點：第一，行動迅速。爬山走路很快，適應南方地形氣候條件下作戰。第二，保存實力，戰術狡猾。能勝則打，不利就跑。第三，困獸猶鬥，如果被我軍包圍了，不會輕易放下武器，而會采取堅守待援，或衝開缺口進行突圍。集中突圍不成，則分散突圍，白天突圍不成，夜間突圍。我們制定的戰術原則是：大膽包圍迂回，切斷敵人退路，再集中優勢兵力、火力，各個殲滅敵人。在山地作戰，要善于利用制高點和攻占制高點。在水網地作戰，要善于利用河川和强渡河川。對南方雨季和炎暑條件下的作戰，也應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

3月下旬，我軍越過隴海路，從豫西平原向南前進。此時上級通報，中原我軍已收復確山、信陽、廣水、花園市等地，守敵桂系第7軍破壞公共建築和南北橋梁，向武漢地區逃竄。中央軍委電示四野先遣兵團，歸劉（伯承）、鄧（小平）統一指揮，向豫南、鄂北敵守軍進攻。

4月上旬，我43軍進入大別山區，相繼解放河口、黃安等地，并與鄂豫我軍會師。與東北敵精鋭部隊相比，眼前的守敵簡直不堪一擊，衹要我軍一有行動，敵人稍做抵抗，就落荒而逃，真是秋風掃落葉，兵敗如山倒啊！俘虜的敵兵説："衹要一聽槍聲，就知道是美械裝備的四野部隊，我們就趕快撤退，别説打，跑還來不及呢。"

先頭部隊于4月中旬到達湖北宋埠附近集結，後續部隊陸續到達黃安、廣濟地區。沿途除擊潰幾次土匪騷擾外，没有進行大的戰鬥，部隊士氣仍然很高。現在南方已開始梅雨季節，差不多天天有雨，不是傾盆大雨，就是濛濛細雨，農民插秧早完，秧田一

片葱緑，水田旁的大小道路十分泥濘，行軍速度大受影響。

自蔣介石“引退”幕後指揮，由李宗仁代替蔣匪出面，派代表到北平與我黨談判，結果起草了一個“國内和平草案”，但被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所拒絶。這就揭穿了他們玩弄“假和平”陰謀的真面目，他們仍然妄圖拼死挣扎，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之推進，將他們發動的内戰打到底。

4月21日，我們在宋埠鎮，聽到北平新華廣播電臺廣播，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向人民解放軍發布進軍命令。接着我們又從廣播中知悉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從一千華里戰綫上，衝破敵陣，横渡長江，24小時内已渡過三十萬人以上的兵力，敵人紛紛潰退，我軍所遇到的抵抗甚爲微弱。這是多麽振奮人心的消息。不久又飛來捷報，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國民黨統治的滅亡。在此大好形勢鼓舞下，我們全軍上下情緒無法平静，争先恐後地要求趕快參加這次偉大的渡江戰役。可是上級仍舊命令我們集結待命。爲什麽？部隊不理解，我們也很難解釋，衹是要求部隊“一切行動聽指揮”。

先遣兵團經過四十餘天的行軍作戰，按預定計劃推進一千三百餘公里，牽制了白崇禧部隊，完成了配合第二、三野戰軍渡江作戰計劃和爲我四野主力南下，建立前進基地的任務。4月底，中央軍委命令，先遣兵團歸建，并準備渡江作戰。

4月底，賴傳珠政委在宋埠鎮，向團以上幹部傳達了七届二中全會精神，并宣布四野第15兵團成立，鄧華任兵團司令，賴傳珠任政治委員，洪學智任第一副司令兼參謀長，賀晉年任第二副司令兼第48軍軍長，肖向榮任政治部主任。15兵團下轄第43軍、第44軍和第48軍。

同時第43軍領導幹部也作了調整，任命我爲軍長，張池明任政治委員，龍書金任副軍長，袁克服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黄一萍任參謀長，謝扶民任政治部副主任。第127師王東保任師長，劉錦平任政治委員；第128師黄榮海任師長，宋維栻任政治委員；第129師閻捷三任師長，孫正任政治委員。156師仍歸我軍

指揮。

剛南下時，我擔任43軍副軍長，兼任127師師長。在離開北平前，已知道四野編組兵團的方案及各兵團、各軍的主要幹部配備，當時我已被確定爲43軍軍長，但并没有宣布，現在正式宣布我就任軍長職務。

四野主力部隊于4月中旬，由平津地區分三路浩浩蕩蕩南進。在行進途中，將安陽、新鄉敵軍消滅和改編，于5月下旬進到襄陽、樊城、孝感、浠水地區。

四、勝利渡江

四野先遣兵團的正面敵人，是駐守武漢地區的白崇禧的主力。長江南岸地區是張軫第19兵團部隊防守。白崇禧集團共有五個兵團，十個軍，三十七個師，約二十五萬人，屬于國民黨軍隊中的二流部隊。張軫兵團是其主力。

在我43軍的正面，西起團風，東至田家鎮段，守敵爲126軍第304師、第305師，及第46軍一部。其主力在江南鄂城、黄石港、戴家洲一帶。江北祇有敵正規軍一個團又五個營，加上三個保安團又三個營。

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在九江、安慶間渡江後，于五月初連續占領景德鎮、東鄉、横峰、上饒等地，迫近南昌。爲了策應二野4兵團作戰，林、羅首長令我軍不待四野主力趕到，首先發起渡江戰役，立即掃除團風至田家鎮段長江北岸敵人。

5月14日，我軍向長江北岸之敵發起攻擊。

我129師相繼攻下蘭溪、蘄春、田家鎮，全殲蘭溪守敵126軍第305師一個團及一個綏靖團和蘄春守敵46軍第236師一個營及保安團一部。田家鎮守敵46軍第236師另一個營弃城逃往江南。

我127師攻占黄崗之後，又奔襲長江渡口大堡頭，迫敵126軍第304師二個營投降。

我156師攻占團風，殲敵第304師一個營又一個保安團。并在團風渡口繳獲渡船近百艘，爲渡江創造了有利條件。

當晚，長江北岸我軍渡江正面的敵人全部掃清。

5月15日晨，我軍四個師冒着滂沱大雨和長江南岸守敵的炮火攔截，從團風、蘭溪、蔪春、田家鎮等百公里寬的正面開始渡江。

此時，長江南岸黄石崗、戴家洲之敵第126軍305師一個團又二個營，在兩位團長率領下，派人向我軍接洽起義。我128師在起義部隊接應下，首先全部渡江完畢，并向大冶前進。其他各師也相繼渡江成功。

同日，張軫率19兵團第128軍和127軍二個師，共二萬餘人，在武昌以南賀勝橋宣布起義。鄂城、大冶一帶敵人紛紛撤退。

我軍隨即于16日占領鄂城、大冶；17日和18日攻占陽新、瑞昌。與此同時我40軍也向武漢挺進。16日完全解放武漢三鎮。

黄岡是宋朝地方官員蘇東坡貶謫地點之一，在城外靠江邊的蘇軾故居附近，至今仍存有不少詩詞碑碣。他的“赤壁懷古”名篇，就是在這裏寫的。雖然這裏不是赤壁之戰的古戰場，但“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色，却與此地尚有相似之處。由于戰争情况緊張，哪有閑情逸致去欣賞那些風物，衹略知其事而已。黄岡又是林彪司令員的老家，我們也没有時間去探望。雖然内心有些遺憾，但渡江任務在身，不能兼顧。昔日曹操八十三萬人馬不能過長江，今日我們百萬大軍，在千里戰綫上，衝破敵人抵抗，勢不可擋地渡過長江，撫今追昔，不勝感慨。

5月19日，軍指揮機關到達九江，命令各師就地集結休整，等待後續部隊的到達，再部署新的行動任務。

5月20日，兵團政委賴傳珠約我和政委張池明等人，忙中偷閑同他一起上廬山，欣賞“横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真面目”。那時上廬山的道路很難走，路狹坡陡，我們花了兩個小時才爬上去。廬山名不虚傳，避暑勝地，氣候凉爽，風景如畫。衹見杜鵑含苞待放，春笋節節拔高，流水清澈明净，如歌如訴，松柏鬱鬱葱葱，青翠欲滴。許多各式各樣富麗幽静的官僚、軍閥

别墅，主人全部乘“機”去，衹有少數看管房子的傭人，愁眉苦臉，不知所措。我們在蔣介石的别墅休息後，便到各處走走看看，并順便告訴看管人員和其他住在附近的群衆，切實把房子、家具各種物品保管好，人民政府很快就會派人來接管。解放軍已經占領南京，國民黨反動統治已宣告滅亡，廬山從此已屬勞動人民所有，誰也不許破壞盗竊，否則將受到人民政府嚴厲制裁。他們表示願意照辦。當天下午我們就返回九江。

二野第4兵團5月22日解放南昌。我軍奉命繼續南進，于23日占領德安、永修、安義等城，與第4兵團一部勝利會師。我129師留九江擔任衛戍任務。156師整建制劃歸江西軍區，并接替南昌衛戍任務。

至此，我軍渡江勝利結束。我共殲敵四千餘人。

五、湘贛戰役

5月24日，林彪、肖克首長電示：敵知道我四野渡江部隊一共衹有兩個軍，故何應欽、白崇禧計劃對我軍采取積極動作，以一部兵力向我進攻，打擊我突出部隊，以遲滯我軍前進，并保護其占領區。對汨羅江以北取守勢，對贛江方面取攻勢，由長沙方面抽調第7軍向宜春前進，準備向我43軍進行反擊。我軍應極力吸引敵人于長沙東北與南昌之間，争取在我主力到達後，突然圍殲其一、兩個軍。爲避免嚇退敵人，我40軍應在賀勝橋、汀泗橋一帶不再前進。43軍暫在德安、永修之綫待機，嚴整戰備，并注意偵察警戒。

之後，四野總部又命令我43軍西移，128師進到靖安地區，129師從九江歸建，進到武寧地區，軍直和127師進到修水地區。

這時發生了兩件東北戰士從未經歷過的意外情況：

第一是陰雨連綿，山洪經常爆發，一場大雨，一場山洪，前面洪峰方退，後面洪峰又起，接連不斷，道路橋梁被衝毁，行進非

常困難，有時被山洪所阻、所困，寸步難行。我們部隊裝備已“美械化”，車輛牽引的火炮這時真成了“包袱”，行進尤爲困難。所以行軍速度大爲降低，費了相當時間，部隊才到達修水、武寧地區。

第二是東北戰士對江南水土不服，天天吃大米不習慣，夜晚睡覺蚊子多，白天氣温炎熱，結果發生不少瘧疾病號及腹瀉拉稀病員。由于惡性瘧疾已有死亡現象，非戰鬥減員日益嚴重。牲口吃稻草稻谷也腹瀉拉稀，膘減體衰。戰士怨言甚多，基層幹部甚至覺得對付自然敵人，比對付階級敵人還難。

大家都在考慮怎麼辦。我記得過去國民黨軍北方部隊調到江西“圍剿”紅軍時，也發生水土不服，病員極多，所謂“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戰鬥力大降的情況。因此不能不引起我們十分重視。

根據戰場形勢，總部命令我軍在修水、武寧地區就地休整待機，這對我們當時所處的情況十分需要，十分及時。軍領導立即指示部隊和衛生機關利用此時機，千方百計突擊預防和治療瘧疾和腹瀉兩種疾病，這是當前保證戰鬥力的重要任務，不能等閑視之。

5月下旬，中央軍委决定第四野戰軍兼任華中軍區，司令員林彪，第一政委羅榮桓，第二政委鄧子恢，第一參謀長肖克，第二參謀長趙爾陸，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陶鑄。

此時，我四野主力部隊已到達長江以北地區，正進行休整，恢復體力，并根據先遣兵團的經驗，演練山地、河川戰術，積極準備新的戰役行動。

白崇禧集團自武漢地區撤退後，依托九嶺山脉和洞庭湖組成新的防御，其部署是：以第10兵團之第103、第58、第97、第126軍分別布防于益陽、平江、岳陽、長壽街地區，擔任第一綫正面防御。以第3兵團之第7、第46、第48軍爲右翼，布防于萍鄉、宜春、上高地區。一部前出奉新、高安。以宋希濂部爲左翼，布防于湘、鄂西地區。以長沙綏署程潜部及陳明仁第1兵團擔任第二綫防御。

6月上旬，中央軍委就南進方針，指示四野首長：各軍到齊休整一段時期，然後分三路或兩路同時動作，齊頭并進，一氣打到贛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綫，使白崇禧各部處于我軍猛打猛追，猝不及防而遭我各個殲滅。四野首長根據上述指示，決定以主力自武漢及其東西地區，分三路渡江南進：以第12兵團爲中路，沿粤漢路前進；以第13兵團爲右路，在宜昌、沙市地區渡江前進；以第15兵團并配屬兩廣縱隊爲左路，沿湘贛邊，配合二野4兵團攻擊前進；第14兵團主力沿粤漢路跟進。

我們四野兩個先遣軍渡江之後，一個軍在贛北，一個軍在鄂南，兩個軍相距數百里。四野主力尚在江北，顯然頗有孤軍深入之勢。特別是43軍當面敵人是白崇禧的主力張淦兵團，如果白崇禧殺個回馬槍，反過來咬一口，可能使兩個軍處于被動地位。四野首長多次來電指示，令我軍提高警惕，防止敵人突然反擊。我們認爲有備無患是正確的，但分析白崇禧不敢輕舉妄動，因爲他雖尚未與四野部隊接觸過，但也應有所耳聞，對四野的戰鬥威力，不能没有顧慮。況且過江的兩個軍十餘萬人，兵强馬壯，豈能輕視。同時他還必須考慮到，若過早地把他的老本錢主力部隊拼掉了，一旦四野主力來到，就更無法對付了。因此白崇禧實際上采取了保存主力，不輕易冒險的方針。我們則采取了嚴密監視敵人行動，待機而動地對策，隨時準備打擊敵人突然反撲的企圖。

7月初，宋希濂擬以十四個師的兵力，向荆門、當陽地區發動"機動攻勢"，以鞏固其沿江防御。林彪判斷宋希濂部在西綫發動進攻的同時，白崇禧主力可能在東綫湘贛邊也會有所行動。爲了防止江西上高、宜春等地之敵逃跑，决心在鄂西誘殲宋希濂部，同時，以第15兵團、第12兵團及二野第4兵團（歸四野指揮），共十個軍，發起湘贛戰役，争取殲滅白崇禧主力第3兵團于上高、宜春地區。

總部决定，利用白崇禧部隊"側翼甚敏感，而正面較麻痹"的特點，采取迂回與分割的辦法，抓住敵人一部，并堵住其退路，引敵增援。

具體部署爲：以15兵團之先頭部隊的43軍，從正面突然奔襲包圍奉新、高安之敵第176師，圍而不殲，誘敵增援。第48軍抓住安義之敵。位于鄂南、通城地區我12兵團，直出平江、瀏陽，再插醴陵、萍鄉。位于贛江東岸豐城、樟樹地區我第4兵團西渡贛江，向宜春、萍鄉前進，形成戰役包圍態勢。然後在高安、萬載、宜春地區殲滅敵人。

林彪指示：全戰役關鍵在于43軍突然抓住奉新、高安及其以南敵人，衹要能抓住一個正規師至一個軍，至少一個正規團，就可能吸引其他之敵來增援，或其他敵人不至于不顧被圍之敵，斷然撤退。

爲完成決定戰役成敗的關鍵性的任務，我們決定用軍指揮所率127師和129師奔襲包圍高安之敵。

7月4日，部隊隱蔽出發。翻越九嶺山脉，經九仙湯，進到奉新、宜豐之間的上富地區。然後兩師各派一個先遣團，輕裝急進至高安西南之灰阜一帶搜集船隻，搶渡錦江，并控制兩岸陣地，既堵擊敵人向西向南逃竄，又保證後續部隊渡河包圍高安之敵。128師待軍主力到達上富地區時，即突然以一個團在奉新以西故縣街渡越南潦水，插至奉新西南，斷敵退路。師主力突然迅速由奉新以東繞至奉新以南，完成對奉新之敵的包圍任務。

129師先頭團，于7月8日中午到達上富以北之武漢廟，偵察得悉上富有敵青年救國軍二百餘人，爲了消滅敵人耳目，軍指命令該團殲滅此敵。又獲悉，上富之敵爲桂系主力一個連和青年救國軍所屬三百餘人，師決心于9日拂曉包圍殲滅。敵人發覺我軍企圖，于9日晨逃竄。

128師8日開始行動，其向奉新以西迂回包圍的第384團，于9日晨進到故縣街附近時，因天下大雨，南潦河水上漲，不能徒涉。當搜集到少數船隻後，于10日凌晨3時全團始渡河完畢。該師主力9日黄昏前到達預定地點時，敵人先期撤退。

127師先遣團因不了解奉新、高安之敵于9日已撤走，該團仍執行搶渡錦江任務。10日12時進到高安、上高之間的楊公圩附

近，與由高安西逃之敵第176師526團遭遇。敵人向我380團反擊時，尾敵追擊的我129師385團趕到，配合380團共同作戰，敵除少數逃竄外，大部被殲。

當我們知悉奉新、高安敵人均已撤走，軍指揮所令各師轉頭向西追擊。

11日，追至上高東北地區，獲息敵人48軍擬在上高、宜豐一帶扼守抵抗，其第46軍進行策應。

林彪令我軍暫緩追擊，待戰役包圍迂回部隊到達後，再進行圍殲。白崇禧發現我第4、第12兵團向其側後迂回，于13日命令其所屬部隊三個軍，全綫向攸縣、茶陵山區撤退。我軍隨即追擊到宜春、萍鄉一帶，守敵保安團投降。敵人主力已逃出包圍圈。

此次戰役，我軍主力奔襲撲空，未能完成抓住敵人一部，誘敵增援的任務，衹殲敵四千餘人。

湘贛戰役前後兩周時間，是我軍渡江後的第一次作戰。爲什麼没有將敵主力抓住？我們事後總結認爲，主要原因：一是對白崇禧集團爲保存實力不敢與我决戰的謹慎態度估計不足，敵人根本不敢踞城抵抗，而是采取聞風即溜之大吉的辦法；二是惡劣天氣與地形，使我軍的奔襲行動大受限制。在東北作戰時，一天奔襲一百多里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我們這次奔襲，要翻一座大山，要渡三條不能徒涉的河流，要走泥濘不堪的稻田小道，有時一天走二、三十里也困難，簡直要把人急死；三是我們到達上富地區時，敵人就發現我們大部隊的行動，立即向其他地區的守敵通風報信，敵完全有撤退的充裕時間。

7月16日，毛澤東就殲滅白崇禧集團作戰方針致電四野前委，指出："白匪本錢小、極機靈，非萬不得已决不會與我作戰"，"……均不要采取近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而應采取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動。……迫其最後不得不和我作戰。"我們認爲，根據湘贛戰役的經驗，提出的這個"遠距離包圍迂回"的方針，是非常正確的。

注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军史》第338页 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這次我們43軍的行動，雖然沒有進行什麼大的戰鬥，但正逢南方酷暑，炎熱如火的天氣，不但白日高温暴熱，夜間也汗流浹背，無法入睡。由于執行戰鬥任務，有時就要急行軍，跑步趕路，結果不少戰士，沿途中暑倒地，其中也有死亡。還有得了俗稱"打擺子"病的瘧疾，無法投入戰鬥的戰士，也到處可見。各連隊發病人數少者十數人，多者三分之一以上。一人倒下，就要有人急救，就要有人幫助扛槍、背背包。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此情此景，非常令人擔憂。

戰役結束後，我軍奉命在萍鄉、宜春、分宜、萬載地區休整。127師在宜春、分宜間，128在宜春、萍鄉之間，129師在宜春以北之萬載附近。指揮機關進駐宜春後，軍黨委立即發布指示，號召全軍開展"兵強馬壯"運動。軍領導幹部也分別深入連隊檢查督促，力求將此項運動搞好。

由于解放軍對長沙構成合圍形勢，白崇禧向衡陽撤退。8月4日國民黨湖南省主席程潛及國民黨第1兵團司令陳明仁，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率部于長沙起義。五十萬市民熱烈歡迎解放軍入城。

陳明仁兵團共三個軍、九個師，約十萬人左右。其100軍部署在長沙附近，其71軍部署在湘潭到寶慶公路沿綫，其14軍部署在寶慶到安江一帶。程潛、陳明仁宣布起義通電後，一部分反動軍官不執行起義行動，第100軍兩個師、第71軍兩個師、第14軍兩個師先後叛變南逃。我軍立即進行追擊，殲其一部，大部跑掉了。

8月初，四野司令部發布南下三個月（5至7月）的作戰公報。這期間，共克縣城七十六座，殲敵九萬人。同時我軍冒着酷暑的氣候及滂沱大雨，在兄弟部隊配合下，西至宜昌、沙市，東至贛江沿岸的千里戰綫上，在水網和山岳地區，開始了肅清華中殘匪的"剿匪行動"。連續進攻敵人，共殲敵兩萬餘人。

《長江日報》"八一"社論說，第四野戰軍爲肅清江南殘敵、解放江南人民，奉毛主席、朱德總司令命令，由平津地區兼程南下，踏遍三千里的長途征程，到達華中地區，經四個月的行軍作

戰，已經取得偉大勝利，開拓了華中地區的廣大戰略基地，樹立了消滅華中全部殘餘敵人的穩固基礎。

第二十章 摧枯拉朽占廣州

一、“兵強馬壯”運動

宜春地區在南昌盆地的西部，處于武功山脉和九嶺山脉之間，人口比較稠密，土地肥沃。交通、文化和農業經濟均比較發達。南昌暴動、秋收起義對這一帶都有直接影響，以後游擊戰爭的戰火也經常波及。1930年曾成立縣蘇維埃，在農村實行打土豪、分田地。因此，群衆對蘇區、對紅軍、對共産黨的主張和政策不僅不生疏，而且十分支持和擁護。

我軍進入江南後，部隊由北國雪野轉戰到南國水鄉，遇到許多新的情况和新的困難。這些問題在湘贛戰役中已經明顯的暴露出來，并直接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增加了完成戰鬥任務的困難。促使我們必須正視和立刻着手解决。壓在我們各級領導身上的具體工作擔子更顯繁重。

部隊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第一、水土不服。北方戰士天天吃大米，喝涼水，馬喂稻谷，稻草，因此飲食極不習慣。再加上陰雨綿綿，糧食發霉，不管是人吃，還是馬吃，都造成人瀉肚，馬拉稀，人瀉的没勁，馬拉的無力。

第二、雨季和酷暑。氣候多變莫測，半個月中三分之二是陰雨綿綿，不下雨則是酷熱。部隊既無雨具，又無蚊帳。雨天行軍全身濕透，因而晚上宿營亦得不到好的休息。急行軍中，烈日如火，

僅127師就中暑熱死了六十餘人。晚上蚊蟲搗亂，不能安睡，蚊蟲引起的瘧疾尤爲嚴重。全軍患痢疾、腹瀉和瘧疾者上萬餘人，還有被毒蛇咬傷、疥瘡、盲腸炎、脚氣爛脚、眼疾等，部隊非戰鬥減員嚴重。

第三、馬匹患病占三分之一。牲口不習慣南方氣候，吃不上草料，體力消瘦嚴重。道路泥濘，石頭多，馬蹄濕軟釘不上掌，馬拐腿的很多，馬匹的死亡率上升，據三個師不完全統計，兩周死亡馬十八匹；據一個師統計，十天病馬一百零四匹。

第四、因連綿雨和無防雨裝具，已造成武器彈藥、通訊、衛生器材損壞。

第五、藥品奇缺。隨軍携帶的藥品，以戰場救護爲主。對于防護中暑，治療瘧疾、痢疾、腹瀉等藥品，由于事先估計不足，携帶很少。離後方又遠，補給困難，就地購買有限。因此患病人員得不到及時治療，增加許多痛苦。

第六、江南山多、河多，路少、路窄。部隊裝備不適應。不但牽引重炮的汽車和運輸彈藥糧草的汽車不能隨軍行動。就是膠輪大車也失去作用。完全依靠人背肩挑，馬馱騾載。這樣重武器及車輛，衹能繞道前進，不能發揮其作用。道路泥濘特別費草鞋，非常消耗體力。河水遇雨即暴漲，有時候一個小河溝，就能耽誤數小時，甚至不能通過。

第七、北方人聽不懂江西話，江西老表又不懂北方話，軍民關系受到不少影響。由于語言不通，常發生“所問非所答”及其他誤會現象，令人啼笑皆非。越往南走，方言土語越不易懂。一時很難解决。

第八、由于上述種種原因，部隊産生一種普遍性的“厭南思北”的思想傾向。思戀東北的冰天雪地、大豆高粱。思念東北的父老鄉親。這是當前最難做、又必須做好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們把遇到的問題，迅速向四野司令部進行了報告。以我和政委張池明、副軍長龍書金、參謀長黄一平名義發給四野的電報，詳細報告了部隊行動中遇到的困難，和針對這些困難采取的

措施。

我們提出三點意見：

第一是在指戰員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面對遇到的困難，開展幹部戰士找對策的討論，尋找克服困難的方法。從思想上解决怕雨、怕熱、怕走山路、怕過河、怕露營的心理。

第二是在編制上進行必要的調整，這包括：

1、爲了適應南方作戰山多水多的特點，部隊重型裝備必須減少，軍炮兵團取消榴炮、野炮，改爲一個山炮營，一個戰防炮營，一個重迫擊炮營。師山炮營，三個4門制山炮連改爲三個3門制山炮連，取消重迫擊炮連。團戰防炮連取消，改爲一個2門制92步兵炮排，兩個迫擊炮排（4門）合成一個連。步兵營機炮連的重機槍由6挺改爲4挺，六零炮由9門改爲6門。軍炮團减少車輛，師、團火炮騾馬馱載，以增加運動靈活性。

2、輕裝指揮機關，幹部行李須減少，必要的辦公用品馱起來。各單位須增設獸醫和掌工。山地作戰騎兵通信員作用减小應隨之减少，因此要加强步兵通訊和信號聯絡。

3、加强工兵建設，團設工兵排（主要用于架橋），師設工兵連，軍設工兵營。

4、傷員戰場搶救今後以第一綫爲主，采取就地安置無須向後方轉運，軍擔架營除保留一個連，其餘撥入師團，加强第一綫。

第三是在戰術教育上，幹部着重研究山地、叢林、河流幾種情況下的行軍、作戰方法；戰士着重爬山、走小路、山地、叢林、水田中的前進與搜索，還有操舟、搭浮橋和單兵游泳的練習與訓練，及對日常生活習慣、防病知識的教育等等。

毛澤東獲此情況，在7月26日的電報中說："盛夏行軍病員大增極爲懸念。你們已改爲旅次行軍及三伏休整，當可使情况改善。"[1]四野首長决定："部隊暑期休整"。軍黨委决定："休整期間，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保證吃好、睡好，恢復體力。"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36頁 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于是我軍在敵前開展“兵强馬壯”運動。首先是各醫療部門開始行動，對生病的指戰員按病種分别集中，成立醫療站，休養所。大批藥品從後方運來，醫生護士夜以繼日地進行治療護理，大量戰士很快康復歸隊，醫療隊在恢復部隊戰鬥力上立了大功。

部隊還進行防疫教育，做到不喝生水、不吃不乾净的食物，各排訂立衛生公約，注意個人衛生，對駐地水源等地進行消毒。發動群衆想辦法，用野草熏蚊子，學用竹皮作蓑衣。後勤部門籌集糧食，提高伙食標準，戰士營養得到補充，身體素質很快提高。

各軍建立病馬治療站，將患病的軍馬集中治療，在有馬匹的部隊强調對馬匹的愛護，提出保證馬匹健康就是提高部隊的戰鬥力，從而减少了馬匹患病和死亡。

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向部隊反復説明進軍中南的偉大意義，牢固樹立把“光榮路走到底”的思想。針對有的戰士“三怕”（怕爬山，怕涸水，怕天熱）和思北厭南的情緒，進行形勢任務教育，提高階級覺悟。

部隊在休整期間，總結南方作戰經驗教訓，有針對性地訓練部隊在河網、稻田、山地的作戰方法和戰術動作，進行游泳、劃船等訓練，使部隊適應南方地域作戰能力大幅度提高。

我軍在宜春地區，經過四十天的“兵强馬壯”運動，疾病被有效控制，掉隊、住院人員陸續歸隊。戰士們又恢復了飽滿的戰鬥情緒。部隊元氣完全恢復。通過學習與動員，指戰員們“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决心更加堅定，克服各種困難更有信心。部隊必需的各種物資彈藥進行了及時的補充。總而言之，繼續南下，進軍廣東的思想基礎更加牢固，作戰和生活物資準備更加充分。

二、向廣東進軍

我兵團主力一部，已于8月上旬開始進行了贛南戰役。自泰和起，沿贛江兩岸向南挺進。一舉解放江西南部重鎮贛州城，旋即

分路繼續向南前進。東路相繼解放信豐、安遠、龍南、定南等地區，同時解放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人民政權所在地瑞金。西路相繼解放了南康、上猶、崇義、大庾等地區，并與粵贛湘邊游擊縱隊勝利會師，到8月下旬戰役基本結束。這樣就爲進軍廣東，直搗國民黨殘餘巢穴——廣州鋪設了一條通向勝利的大道。

9月10日，我記得正是農歷"白露"那天，我們43軍奉命由宜春地區出發向吉安前進，然後逆贛江南下。越過五嶺，向廣東方向前進，沿路掃蕩殘餘敵人。

在殘暑尚存的江南初秋季節，行軍走路、翻山越嶺仍然汗流浹背，但早晚的温度已明顯的緩和了。經過數天行軍，部隊到達吉安地區，并決定各師在此休息一天，我們軍指揮所因乘車前進，故多停了兩天。

吉安是贛江中游水陸交通及物資集散中心，是江西省第三大城，也是軍事要地。控制住此處，就可以把江西攔腰截成南北兩段，首尾不能相顧。1930年10月，紅軍攻占吉安，使南昌、贛州各自孤立，中游地區十餘縣城先後解放，大批青壯年踴躍參加紅軍，籌款數十萬元，蘇維埃政權迅速發展，紅軍直達南昌北郊，把白狗子打得鬼哭狼嚎。

我就是紅軍攻占吉安時參軍的。那年我祇有十六歲，是在"擴大鐵的紅軍一百萬"的口號下，加入紅軍的。自此以後，烟雲隨風飄，光陰似水流，離鄉背井，屈指已經十九個年頭了，現在重返故鄉，所見所聞，感慨萬千。總的印象是山河依舊，人民更加貧窮了。自紅軍離開後，國民黨反動派對于蘇區的人民，進行了令人髮指的燒殺摧殘。據説現在江西人口比紅軍開始時代減少了將近一半。江西原是一個富庶而美麗的地方，但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不少村莊房屋被燒了，人被殺了，加上"旱乾水溢年年有，苛捐雜税月月添"，土地荒廢了，剩下的祇是枯樹荒草，斷墻殘壁。人民更加貧窮，百姓流離失所……。

我利用停留機會回了一趟老家，這是我參加革命，南征北戰以來第一次回家。我家離吉安城祇有十華里，幾乎是隔江相望。

我少年時代就經常來往于吉安，因此這次返鄉，認路認村，祇步行一小時稍多點就到了。

由于在宜春出發時派了軍副政委袁克服到吉安打前站透露了消息，吉安城鄉許多人就竊竊私語，議論我將要回吉安。而我的老父親和兄弟更是早就掃庭以待，盼望我回家探親。人們錯誤地估計解放軍高級幹部返鄉必定是小車大馬，前呼後擁，結果我祇帶兩名警衛員徒步而行，除了給老父親三十元銀元外，祇帶了兩斤水果糖哄哄孩子，其他什麼贈品禮物也沒有。

在家裏吃了午餐，稍事休息之後，下午長兄引我到墓地給母親祭墳。墓地既無花圈，也無供果，祇有長兄給我預備了一點香燭。母親被埋在亂石崗裏，墳墓很小，碑石已被人砸碎。長兄點燃香燭後，一邊放鞭炮，一邊將三柱香給我，我捧上三柱香，深深地鞠了三個躬，大聲呼喊："媽媽，我回來看望你來了！"然後將香插在墳上，止不住的悲傷之情，泪流滿面。

我母親是個普通勞動婦女，沒有文化，但善于紡紗織布，善于養鷄喂猪，善于精打細算，管理家務，她老人家爲人善良，與左鄰右舍和睦相處。她把我撫養到十六歲，鼓勵我參加革命，參加紅軍，使我能有今天。我參加革命之後，她去世了。

由于軍務在身不敢久停，在家祇呆了不過二三個小時，我就匆匆趕回軍部了。

俯視贛江水，仰望井岡山。在桂花飄香的時節，我們部隊和軍指揮機關沿着贛江西側、井岡山東麓的公路，經泰和、遂川向贛州、南康方向繼續前進。人群如流，車輪滚滚，歡聲笑語，士氣昂揚。井岡山地區沿途群衆以親切的目光和笑臉，迎送自己的隊伍向廣東進軍。

三、廣東戰役

我們的部隊于9月28日進到南康、大庾地區後，稍事集結休

息、檢查入粤作戰的最後準備工作，向部隊交待作戰任務和兵力部署、進行臨戰前的動員鼓動工作等等。在路過贛州時，兵團司令員鄧華、政委賴傳珠召見我們當面授予作戰任務，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廣東境内的主要敵人爲：僞廣州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和僞廣東省主席薛岳，正規番號的主要部隊有沈發藻兵團，劉安祺兵團，胡璉兵團，轄10、18、23、32、39、50、62、63、64、70、109等軍，共二十八個師。另有非正規軍五個保安師，總計兵力約十五萬人。其部署如下：余漢謀主力第39、第63兩軍在南雄、曲江、始興一綫；第23、第70兩軍在英德地區；第32、第50兩軍在從化花縣地區；第109軍在廣州地區；第10、第18兩軍在潮汕地區；第62、第64兩軍在湛江、海南島。廣州還有僞總統李宗仁及僞陸軍部總直屬隊一個警衛團，兩個憲兵團，炮兵、工兵各一個營等部隊。

據外電消息，7月中旬，蔣介石由臺飛粤，與李宗仁會晤，策劃廣州的保衛戰。8月中旬，蔣介石再次由臺飛粤，表示"誠信廣州的保衛戰，爲决定最後成敗的一戰，不得不再度前往廣州視察"，雲雲。

第二、我們四野15兵團（鄧華兵團）和二野4兵團（陳賡兵團）協同作戰，負責殲滅廣東境内殘餘敵人，解放全廣東。具體部署如下：二野4兵團第13、14、15三個軍，四野15兵團第43、44兩個軍，兩廣縱隊和林平縱隊統由4兵團司令員陳賡指揮。分三路向廣東進軍。以4兵團爲右路軍，第一步奪取曲江，第二步奪取英德，而後直插三水，切斷廣州敵人西逃退路。以15兵團兩個軍爲中路軍，一部迂回英德，協同4兵團作戰，主力直搗廣州。以兩廣縱隊和林平縱隊爲左路軍，分别由和平、龍川等地出發，直插粤東，切斷廣州敵人向東向南的退路。同時，鄧華、賴傳珠又指示：43軍第一步任務是圍殲翁源新江圩敵人39軍部隊，配合4兵團攻占曲江，爾後繼續南進配合4兵團殲滅英德地區敵人，并應準備擔任主攻廣州任務。

此時，葉劍英已在贛州主持召開華南分局擴大會議，宣布了中共中央成立華南分局，指定葉劍英爲第一書記，張雲逸爲第二書記，方方爲第三書記。會議討論了向廣東進軍問題，準備發表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告廣東人民書》。動員廣東人民支援解放戰争，徹底掃除殘餘敵人，協助接管鄉村和城市，建立革命秩序，恢復和發展生産。我們軍隊應積極向群衆宣傳《告廣東人民書》的精神。

9月30日，已是秋高氣爽，我四野15兵團和二野第4兵團同時向廣東境内進軍，多路部隊從粵北涌入。粵贛公路上，延綿數百里的行軍隊伍，塵土飛揚，車輪滚滚，戰旗飄飄，人歡馬叫。受過大革命洗禮的廣東老百姓熱烈歡迎自己的軍隊，燒茶送水，挑土修路。

我們軍指揮所乘車于10月1日越過梅嶺，據説這裏是敵人吹噓的“粵、湘、贛防綫”的所在地，其實連敵人的影子也没見到。梅嶺古時因有大量緑葉花紅，幽香遠溢的梅樹林而得名，可是現在梅林也不見了。

我們在梅嶺之巔停車，略微休息，接見陳賡兵團派來的聯絡官，互通情報。這時，通信科長急匆匆跑來報告：“從收音機中聽到重要新聞。”我趕緊讓他把收音機拿到指揮所。我們從收音機裏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盛况，毛主席在典禮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宣布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宣布了毛澤東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來爲政務院總理，朱德爲人民解放軍總司令。中國人民已經戰勝了自己的敵人，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時代。

朱總司令又宣讀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説：“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部隊，在反對美帝國主義所援助的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革命戰争，已經取得了偉大勝利，但是現在我們的戰鬥任務還没有最後完成。我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肅清國民黨反

動軍隊的殘餘，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國土”。這是多麼鼓舞人心的聲音，這是向全世界的莊嚴宣告，這是向全體解放軍指戰員發布的莊嚴命令。

當我們把廣播内容向部隊傳達後，全軍指戰員的戰鬥情緒更加高漲，求戰之心更加迫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慶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把革命戰争進行到底！消滅一切國民黨殘餘匪幫，打到廣州去，搗毁國民黨殘餘巢穴！”的口號聲此落彼起，雄壯激昂，在山谷間回蕩。

我們兵團主力二個軍和陳賡兵團三個軍，很快先後解放了南雄、始興、汝城、仁化、樂昌等地。兩個兵團對曲江地區形成鉗形包圍之勢。此時白崇禧慌忙調其46軍由衡陽附近沿粤漢路南下，妄圖協同39軍、63軍固守曲江，夢想與衡陽、廣州成爲三大固守重點。但當白匪46軍剛到樂昌附近，湖南長沙前綫我軍對衡陽及其以西地區展開了强大攻勢，迫使該敵倉皇北援。而駐曲江敵39軍也連夜縮回到英德以南地區，衹剩63軍固守曲江。10月6日陳賡兵團向曲江地區分進合擊，7日解放曲江，守敵狼狽南逃。該兵團立即沿北江兩岸地區揮戈向南追擊。

我43軍居右，44軍居左，沿北江以東地區齊頭向南推進。我們部署127師和128師爲第一梯隊，129師和軍直屬部隊爲第二梯隊，翻山越嶺，涉水渡河，保持了較快的前進速度。進到粤北始興時，得知曲江一帶敵人已經先期撤退，翁源、新江圩之敵也已南逃。

奉兵團電令，我43軍應向翁源、佛岡、花縣挺進。我127師先頭部隊冒着大雨，踏着泥濘崎嶇的山路奔襲佛岡。10月11日到達佛岡以北地區時，獲悉佛岡城内尚有敵人39軍一個團及地方保安團隊没有逃走。當即命令127師予以殲滅，然後快速跟進。該師立即展開并于黄昏發起進攻，不到三個小時，全殲守敵，結束戰鬥。

在127師攻打佛岡之敵時，我128師和129師改爲第一梯隊，繼續向花縣、廣州挺進。

44軍則沿翁源、廣州公路南下，向縱化、增城急進，負責切斷廣九鐵路，堵截廣州敵人向東逃竄。

10月13日，我128師先頭部隊占領花縣，殲守敵50軍一個營及一個保安營後，繼續向廣州市郊逼近。

14日下午，敵人焚燒白雲機場油庫，濃烟滚滚，火焰衝天，在花縣的軍指揮所清晰可見。當日下午18時，敵人破壞廣州海珠大橋，爆破之聲，數十里以外皆可聽到。

據此，我們判斷敵人已決心弃城逃跑，當即命令128師、129師迅速向廣州偵察前進。部隊首先控制了白雲山等處制高點，相機進占廣州市。部隊在前進中，除與敵殘餘掩護部隊稍有接觸外，基本上没有遇到敵人的抵抗，我128師于14日19時勝利地進占殘餘國民黨僞政府所在地——廣州市，占領僞總統府、行政院、省政府等機關，俘獲敵第50軍、第109軍掩護部隊二千餘人。我44軍一部也同時進入廣州。廣州市民歡欣鼓舞，歡迎解放大軍進城，慶祝廣州解放。

44軍于15日，在廣州東北新塘殲敵四個團，繼續沿廣九路東進掃蕩鐵路沿綫。兩廣縱隊相繼解放粵東重鎮惠陽、河源等縣城。19日在龍華圩迫使殘敵109軍154師投降。西路陳賡兵團于15日解放廣州以西之三水，16日解放四會，18日解放高要，各殲敵一部。當得悉廣州敵人主力已向陽江、湛江方向逃竄，該兵團没有進廣州，立即分兵三路向陽江方向猛烈追擊。

解放廣州後，根據俘虜軍官供稱，當我軍向廣州前進時，廣州數萬敵人非常恐慌，混亂不堪，如何對策，舉棋不定。有的主張死守，有的主張逃竄，最後李宗仁、余漢謀决定，脚底板擦油，除留少數部隊守城擔任掩護任務外，主力迅速分散撤退。一部向潮汕方向節節抗退，夢想最後逃往臺灣。僞陸軍總部直屬部隊向西，經柳州向雲南撤退，其餘四個軍（23、29、50、70軍）由21兵團司令劉安祺指揮，向湛江方向撤退，妄圖逃往海南島。僞總統李宗仁偕總部隨員，于12日乘飛機離開廣州經南寧去重慶。而余漢謀、薛岳則同時逃往海南島。

我們軍指揮所15日上午進抵廣州，部隊在廣州稍事集結休息，打掃戰場，清剿隱藏的殘敵，恢復社會秩序。接着由127師先進行入城儀式的準備工作，代表入粵部隊參加入城儀式。爾後負責清剿從化、花縣、清遠地區潰散殘敵。128師則調往英德、曲江地區，負責清剿逃入山區農村的敵人殘餘部隊，129師調往新會、江門，負責清剿珠江三角洲地區逃入農村的敵人殘餘部隊。軍直屬部隊移住佛山指揮。

在我大舉向廣東發動强大攻勢之際，湖南長沙前綫，我四野主力一部于10月3日向白崇禧盤踞的衡陽及其以西地區發動了巨大攻勢，迅速突破衡寶綫，敵軍全綫混亂。9日晨將白匪主力四個師包圍于祁陽以北之五峰山地區，經三晝夜激戰，于11日將其全部殲滅。13日在寶慶西南石下江地區，再殲黄杰兵團一個師，另一個師投降。至此衡寶戰役于10月14日（與我進占廣州的同一天）告一段落，共殲敵三萬餘人，解放衡陽、耒陽、郴縣、寶慶、祁陽、新田等十餘縣城。

新華社10月15日評説：華中前綫解放軍在10月初發動的攻勢，不到兩個星期就殲滅了白崇禧的主力，攻克了國民黨殘匪所曾據爲中心的華南最大都市——廣州。廣州的解放，不僅在軍事上，而且在經濟上、政治上都有重要的意義。

《人民日報》慶祝廣州解放社論中指出：今年4月下旬，當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勇猛渡江前進，解放南京的時候，國民黨反動統治即已完全滅亡。土崩瓦解的匪幫殘餘，慌慌張張逃到了廣州，在廣州停留還不到六個月，就又在人民解放軍的鐵拳打擊下四散逃命了。

我們也及時向部隊反復動員，要認真總結入粵作戰的經驗教訓，既要看到我們的勝利，也要看到我們的缺點錯誤。廣州解放後，更要戒驕戒躁，團結友軍，團結人民，繼續前進。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決不會甘心他們的慘敗，他們還要利用其殘餘力量，腐木支傾屋，作拼死的掙扎，祇要還有一個敵人存在，祇要敵人不投降，不論他上山受窮也好，逃到天涯海角也好，我們一

定要將他消滅乾净，不使其禍害我們新生的人民共和國。我們的口號仍然是：把革命進行到底，消滅一切國民黨殘餘力量。

這次戰役最基本的經驗教訓，是没有采取戰役大包圍、大迂回，没有堵住敵人逃跑的退路，因此我們没有與敵人主力決戰的機會，没有全部或大部殲滅敵人，俘獲敵人也很少。打曲江敵人跑掉了，打英德敵人跑掉了，打廣州敵人跑掉了。三路入粵大軍基本上采取齊頭并進戰術，跟着敵人屁股後面追擊。陳賡兵團在陽江地區殲敵三萬餘人，也是快速追擊的結果，不是大包圍、大迂回的結果。費勁不小，收獲不大，我們43軍祇殲敵約五千餘人。

11月11日，廣州市二十萬軍民集會游行，歡慶解放。

第二十一章　粤桂邊圍殲戰

一、桂系孤軍已四面楚歌

1949年10月下旬，陳賡兵團終于在陽江地區把劉安祺兵團四個軍全部殲滅，共殲敵三萬餘人。并解放新會、臺山、開平、恩平、陽春、陽江等縣城。至此廣東除了海南島、雷州半島、萬山群島及其他若干濱海地區之外，全省大部宣告解放。

廣東大部解放後，擺在南進大軍道路上的敵人，主要是盤踞在廣西老巢的白崇禧匪幫。當時白崇禧指揮的“華中軍政長官公署”的殘部尚有十餘萬人，包括張淦、徐啓明、魯道源、黄杰、劉嘉樹等五個兵團十二個軍。衡寶戰役之後，桂系殘部便紛紛回竄曾盤踞二十餘年的廣西老窩。據傳這時白崇禧存在兩個幻想：一是保存實力，撤回廣西，實在不行就放弃城市，利用境内山川連綿、河流交錯上山當土匪，待機東山再起；二是退回廣西後與美

帝國主義勾結，爭取美援，負隅抗擊解放軍的進攻，必要時逃入雲南或海南島固守，等待國際形勢發生所謂“新的變化”，再乘機卷土重來。

因此進軍廣西，打掉白崇禧看家老本，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白匪是目前國民黨反動派殘餘力量兩大主力之一（另一主力是胡宗南殘部），如將其全殲，可以解放廣西一千五百萬人口，不僅爲進軍雲貴及配合殲滅胡宗南殘部，解放大西南創造有利條件，而且也爲解放海南島鋪平了道路。

湘粵大捷之後，緊接着我第二野戰軍主力展開解放大西南的作戰。一路直入貴州，解放貴陽，一路打進四川直逼重慶。對我們解放廣西，并在廣西境内全殲白崇禧殘部，造成極爲有利形勢。

桂系軍閥本來衹是國民黨反動軍事集團中的二等角色，但在蔣介石的嫡系精鋭部隊被殲之後，却成了反動派所幻想反攻倒算的救命菩薩。桂系部隊與我主力部隊接觸較少，在衡寶戰役雖遭到打擊，但尚保存一部分比較完整的軍事力量。他們利用封建地域觀念和欺騙麻醉相結合，形成一種驕横凶頑的氣質。特别在廣西老巢，有二十餘年反動統治經驗，實行所謂自治、自衛、自教的“三自政策”，此時又面臨着覆滅前的最後掙扎。

因此我們反復教育部隊，要正確估計和謹慎對待全殲白崇禧殘部的作戰，這可能是一次比較復雜激烈的戰役，絶不能掉以輕心。但又要看到，敵人是敗軍、殘軍、逃軍，是陷于四面楚歌的孤軍。衹要我們發揮英勇頑强、靈活機動，遵守紀律，服從指揮的戰鬥精神，就能够勝利地完成這次戰役任務。

白崇禧集團共有殘缺不全的五個兵團，十二個軍，三十個師，約十五萬人。連同從廣東逃至粵桂邊的余漢謀殘部四個軍，總兵力也不超過二十萬人，另有地方部隊數萬人。其防御部署如下：第1兵團（黄杰兵團）三個軍及第10兵團（徐啓明兵團）一個軍，在湘桂路全州至桂林地區布防；第17兵團（劉嘉樹兵團）兩個軍位于錦屏、通道地區；第11兵團（魯道源兵團）兩個軍位于龍虎

關、茘浦地區；第3兵團（張淦兵團）三個軍及第10兵團一個軍位于桂林至梧州地區；余漢謀殘部在雷州半島地區。

二、向廣西進軍

爲了執行毛主席的大迂回、大包圍，先關門，後圍殲的戰略方針，將白崇禧殘部全殲于廣西境内，林彪率四野指揮所由武漢進至衡陽，親臨前綫指揮，決心以西、中、南三路大軍對敵展開戰略包圍。首先切斷敵人退雲南、退海南島的後路。

11月上旬，我軍主力分三路大軍向廣西進發。以第13兵團第38、第39兩個軍爲西路軍，先殲滅通道、靖縣之敵，爾後迂回河池、百色，斷敵入滇退路；以第4兵團第13、第14、第15三個軍爲南路軍，插向博白、郁林地區，斷敵向海南島退路；以第12兵團第40、第41、第45三個軍爲北路軍，由湘桂路南下。

白崇禧匪幫一方面實行殘酷的"空室清野"和大肆破壞鐵路公路、交通橋梁，妄圖阻滯我軍前進；一方面以七個軍阻擊我軍于桂北地區，以利其主力五個軍迅速收縮集結于桂南、郁林地區，決心發起"南綫攻勢"，打通雷州半島的出路，準備竄到海南島等待美援。因此白崇禧特令張淦兵團三個軍，向陸川、廉江方向竄犯，魯道源兵團二個軍向信宜方向竄犯，同時粵軍余漢謀令退踞雷州半島及合浦、北海地區之沈發藻兵團向廉江方向前進策應。

爲了擊破白崇禧的"南綫攻勢"，林彪決心殲滅張淦、魯道源兩兵團于粵桂邊地區。電令第4兵團兼程西進至茂名、廉江地區，控制有利地形，堅決阻擊敵人南竄。爲了加强南綫堵擊力量，令我43軍立即停止在廣東剿匪。令西路軍第13兵團39軍改向柳州方向急進。令北路軍南下梧州、容縣，配合南綫作戰。

11月13日晚9時，林彪、譚政、肖克首長電令我43軍：（一）白匪主力有可能向雷州半島逃竄；（二）爲協助4兵團對付敵之向南突

進，你軍三個師全部，應速向羅定一帶前進。

一小時後，總部又電令：爭取明日出動至遲15日出發。

當時我軍的各師均在粵北、粵中展開剿匪行動，部隊接到命令後立即停止執行原來任務，迅速向指定地點集結，一邊集結一邊乘車、乘船或徒步快速向信宜、羅定方向開進。

軍直指揮機關在佛山進行了執行新的作戰任務的緊急準備。我與軍政委張池明、副軍長龍書金、副政委袁克服、參謀長黃一萍、政治部主任謝扶民，分工負責進行政治動員和具體組織準備工作。布置軍偵察部門迅速搜集整理有關敵軍情報，軍作戰部門迅速制定部隊開進計劃，軍通訊部門迅速規定新的通信聯絡辦法，軍政治機關發出戰役動員指示和戰區群衆工作指示、後勤機關制定戰役供給和衛生工作指示。等等。

各種準備工作就緒以後，部隊按時于11月15日開始分別由廣州、粵北、粵中出發，向信宜、羅定方向前進。

軍指揮所11月20日乘火輪沿西江逆水而上，在德慶登陸，于23日趕到羅定、信宜之間的貴子圩附近。各部隊均按計劃先後到達信宜、羅定之間加益圩、貴子圩、白石圩、池同圩、懷鄉圩地區集結完畢。

11月22日總部指示，爲誘敵深入到信宜附近，43軍各師應稍向東移，并指定127師在塘底屋、路玄坪一帶隱蔽。128師在分界圩、石龍寨一帶隱蔽。129師在石頭塘街、龍眼砦一帶隱蔽。但我們研究將雲開山脉有利地形均讓給敵人，對我甚爲不利。因此祇作了小的調動。

粵桂邊界的雲開山脉，以山頂爲界，西面屬廣西，東面屬廣東，山脉爲南北走向，山勢逶迤，峰巒連綿起伏，拔海高度千米左右，山坡比較平緩，多灌木叢林，也有嶙峋亂石。當時情況是，主要制高點已爲我軍控制，少數地方爲敵人控制。敵人飛機已發現我軍集結，自晨到傍晚，敵機分批輪流低空偵察轟炸掃射。南面遠方炮聲依稀可聞，當面[illegible]司令部已抵北流，敵58軍兩個師進到容縣、北流以東，橋頭鋪地區。

三、擊潰魯道源兵團

11月22日10時，林彪、譚政、肖克首長向43軍發出殲滅魯道源、張淦、余漢謀部的動員令："敵于明晨開始自容縣、郁林之綫向信誼、茂名、化縣、廉江之綫進攻，企圖壓迫我軍于濱海并乘勢拼死向南突圍。張淦兵團主攻化縣、茂名，魯道源兵團主攻信宜。""桂系部隊是有戰鬥力的，不可輕視。敵人此次行動是他的生死鬥争，必然决心死拼。敵現所集中兵力的數目與我軍目前所能參戰部隊的數目相差不遠，我軍多敵無幾。""我軍决心首先以主力殲滅向信宜前進之魯道源兵團，然後再殲張淦兵團。""此爲帶最後性的最重要的一次大戰，各部須立即進行充分的政治動員，發揮最高度的積極性、勇敢性、堅决性，嚴戒輕敵鬆懈。祇要此敵殲滅，則解放瓊崖、臺灣與雲南皆屬易事，否則敵退瓊崖、臺灣與雲南，則對爾後作戰增加困難。故我全體指戰員須奮勇作戰，各級指揮員尤須嚴密細心組織戰鬥，每個指戰員要争取在此次機會立功。"[1]

11月25日，總部又急電命令我們43軍準備向魯道源兵團突然出擊，從側後打擊魯、張兩兵團。

我命令指揮所當即將總部指示電告各師首長，并在雲開山脉制高點勘察地形，觀察敵情。當時天氣晴朗，風清雲淡，向西俯瞰，視野遼闊，望遠鏡裏模模糊糊可以看到北流、容縣地區，并觀察到敵人在雲開山脉西側構築的數處工事，均爲土木結構的野戰火力掩體，估計其已展開的兵力爲一個團，在山脉西麓黎村地區集結約兩個團。

根據地形和敵情判斷，經過大家認真研究，我最後確定出擊部署：三個師同時展開爲一個梯隊，并肩攻殲魯道源兵團。127師爲中央梯隊，128師爲左路梯隊，129師爲右路梯隊，居高臨下，由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61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東向西突然發起進攻。擊破當面敵人抵抗後，128師快速向北流、郁林之間地區前進，分割切斷魯道源兵團與張淦兵團的聯系；127師直搗北流，攻殲魯道源指揮機關；129師首先攻取容縣，切斷敵人向北退路，然後向南會攻北流。攻擊開始的時間擬定爲：右路梯隊應于27日黄昏後出發（敵機返回後），利用夜間隱蔽，攻擊前進，力求迅速占領容縣。中央梯隊和左路梯隊，均于28日凌晨5時開始進攻。

這個作戰計劃的特點是，選擇敵人側後開刀。大家考慮了實現這個計劃的可能性，一致認爲敵人是敗軍、逃軍，我們是常勝之師，是士氣旺盛，作戰經驗豐富的主力部隊。我們現在所處的位置是居高臨下，是從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魯道源兵團開刀，而敵人主力張淦兵團已被我第4兵團牽制拖住，處于顧頭不能顧尾的狀況，因此衹要我們勇敢大膽，快速進攻，就有可能出敵意料之外，而獲得成功。

27日下午，各部隊隱蔽調整進攻部署，下達戰鬥命令，進行臨戰動員，完成進攻的具體組織和準備工作。黄昏，129師則按計劃首先隱蔽出動。

28日晨，霧騰騰、迷漫漫。中央梯隊之127師和左路梯隊之128師，按時與敵人一綫部隊打響，我軍突然發起全綫進攻，一開始敵人還抵抗，但不久，敵人抵不住我軍的猛烈攻擊，越來越混亂，形成潰退，向西逃竄。127師殲滅正面防御之敵人；129師攻克容縣，殲守敵一個團，俘敵四千三百餘人。

此時，敵11兵團司令魯道源驚慌不已，立即令其副司令胡若愚率58軍一個師趕來增援，行進到楊梅圩附近與我129師遭遇，一舉將其擊潰，胡若愚也在戰鬥中被我擊斃。由于作戰部隊急于趕路，將胡的尸體放在擔架上，仰卧在大道旁邊，待收容隊掩埋。129師前鋒部隊寫了一張字條“11兵團副司令胡若愚被我擊斃于此”，用石塊壓在其胸前。後續部隊路過此地，看到敵指揮官被擊斃，更加激發了追[illegible]的鬥志，“不投降就讓他如此下場！”戰鬥中被擊斃的還有第58軍參謀長程學五、第226師

師長王少才等高級軍官。

我們的部隊像潮水一般洶涌澎湃，像山崩一樣勢不可擋，由東向西猛打猛追。右路梯隊129師于28日下午占領容縣後，繼續向北流攻擊，于當晚占領北流，將敵兵團司令部及其58軍和125軍主力擊潰，殲敵五千餘人。敵人做夢也未想到，我軍如此大膽冒險，如此迅速勇敢，從敵人側後殺過來，將敵人縱深巢穴衝得鷄飛狗跳，落荒而逃。

四、圍殲張淦兵團

我們軍指揮所到達北流附近後，及時將戰況和初步戰果報告四野總部，很快收到林彪緊急復電説：你們將魯道源兵團主力擊潰，占領容縣、北流，是此次粵桂邊戰役的良好開始，望再接再厲，準備向張淦兵團進攻，爭取更大勝利。

29日各部繼續掃清北流地區殘餘敵人，128師未經大的血戰，解放郁林，殲敵二個團。我127師于安民鋪殲敵156師師部及兩個團，俘敵四千餘人，兵團司令魯道源隻身化裝逃跑。戰場形勢對我非常有利。

我們遵照林彪、譚政、肖克首長30日1時電令，于30日晨5時全軍轉頭，由北而南乘勝猛打窮追，在博白地區圍殲張淦兵團。我們明知郁林地區尚有部分潰散敵人没有肅清，乃决心置之不顧，絶不被敵人所牽制而拖延時間。現在正是南方的深秋天氣，部隊沿着北流、博白公路及其兩側鄉村道路，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南急進。

30日下午，127師獲悉情報，敵第3兵團張淦的指揮所在博白城，即刻組織前衛379團向博白疾進。同時128師遇到一位從博白逃出來的老師，告訴我們：張淦還在博白城内。我當即命令先頭部隊128師382團和127師379團共同奔襲博白。于30日晚，以神兵天降、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突然包圍博白，127師從城北門攻

城，128師從城東門攻城， 22時組織强攻，各師突入城内，將張淦的兵團指揮所包圍，經半小時激戰將其警衛部隊殲滅，從床底下把兵團司令張淦拉出來，活捉。

後續部隊均于拂曉前先後趕到博白附近與敵展開激戰。

當我們軍指揮所30日深夜，在郁林看到128師十萬火急報捷電報後，大家興奮極了。現在敵人第3兵團腦袋砍掉了，成爲無頭蒼蠅，天明後可能有場混戰。軍領導共同商定，軍指揮所立即由郁林出發趕到博白附近進行戰場指揮。

正當我們將要出發時，接到林彪萬萬火急電報，主要内容是："128師已解放博白，殲滅敵人第3兵團司令部，活捉兵團司令張淦，這是一個重大勝利，你們應全力以赴，圍殲博白附近張淦兵團的戰鬥部隊，協同第4兵團作戰。總部已特别注意同你們各師保持電臺聯系，你們當前主要任務是實行戰場指揮。"

由于我們到達郁林時就向四野總部發了一個電報，説明我們各師已晝夜向博白急進，圍殲張淦兵團，我們同各師已形成我停彼走，彼停我走狀態，無法保持正常電臺聯系，請總部直接指揮各師向博白急進。因此，"總部已特别注意同你們各師保持電臺聯系"，正是對我們電報的答復。

這樣的指揮方式，再一次體現了林彪的作戰藝術：在大兵團運動戰中，必須實行高度的集中指揮。在整個的戰役過程中，隨着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爲了以最快的速度抓住戰機，總部經常能用最迅速的越級指揮的辦法直接指揮到師的行動，以保證整個戰役的勝利。我們軍級領導，已經熟悉默契林總的這種越級指揮方式。早在東北戰場，三下江南戰役中，總部爲争取時間，就跨過縱隊，直接指揮師的行動，取得很好的戰場效果。

戰役結束後，陶鑄在廣州告訴我，當林彪看到你們解放博白、活捉張淦電報時，高興得跳起來，連聲稱贊43軍是一支既能攻堅、又能打運動戰的部隊。

順便説一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次毛主席接見外賓時，林彪、周恩來和我在座。在客人未到前，毛主席談起解放軍

“不怕苦，不怕死”的作風時，林彪插話：“軍隊尤其要提倡這種作風。遼沈戰役時，43軍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把廖耀湘向沈陽的退路堵住了，經過一場惡戰，廖耀湘兵團全軍覆滅。廣西戰役時，又是這個軍，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突然襲擊了博白城，捉到兵團司令張淦，經過一場惡戰，張淦兵團全軍覆滅。”毛主席問：“誰是當時軍長？”林彪指着我答：“就是他，李作鵬。” 毛主席轉頭看看我，又點點頭。

話歸正題。我們軍指揮所到達博白附近時，已是12月1日晨6時，博白城郊戰鬥已處結束階段，烟塵漸漸稀薄，槍聲炮聲時密時稀。有的部隊背着、抬着繳獲的武器正在集合，一隊又一隊的俘虜在我軍戰士的押送下前往指定地點集中。醫務人員正在對重傷員進行急救，對輕傷員進行包扎，一片繁忙。我們看到不少戰士，或一排排躺在地上，或一排排靠墻而坐，就地睡着了。他們實在太疲勞了，且戰且追已是二十四個小時以上沒有休息了。這些我們不知道姓名的戰士，個個都是爲中國人民解放立下功勞的英雄。

敵人第7軍、第126軍奉張淦被俘前的指令，向博白增援，已進到博白東南山區及博白以南之沙田圩王帝廟一帶，并開始向我攻擊，企圖解張淦之圍。

我們决心三個師全綫出擊，前往圍殲。127師向六仁一綫敵人第7軍攻擊，128師和129師協同向沙田圩地區敵人第126軍攻擊，上午7時，與敵打響，在我4兵團14軍、15軍配合下，經過激烈戰鬥，至下午15時將敵人大部殲滅，一部向西南方向突圍逃竄。我們43軍共殲敵五千餘人。

大約上午10時左右，陳賡兵團13軍部隊也趕到博白附近與我們會師，第4兵團主力已向合浦方向追擊。我128師副師長李不功率一個團也向北海市方向追擊，軍、師指揮所與該團失去聯絡。

經過不太猛烈的戰鬥，混亂不堪的張淦兵團三個軍大部被殲，小部四散潰竄。至此敵人第3、第11兵團五個軍的番號基本上被我殲滅，敵人的“南[illegible]了。這是我軍在廣西戰役的重大勝利。

張淦第3兵團轄第7軍、第48軍、第126軍共約十萬人左右。其中第7軍是桂系軍隊中的王牌，是主力中的主力，精鋭中的精鋭，戰鬥力最强，號稱是“鋼軍”。但經衡寶戰役我軍給予殲滅性的打擊之後，重新編組補充的第7軍業已今不如昔，戰鬥力大爲降低。

兵團司令官張淦，廣西桂林人，自詡爲“桂林才子”。是李宗仁、白崇禧指揮下的著名戰將。1937年曾任桂系第7軍參謀長，以後又任21集團軍參謀長，1938年任第7軍軍長，1940年任第5戰區豫鄂皖邊區游擊總司令，1943年任21集團軍副總司令，1946年任第3兵團司令官，1948年任華中“剿總”白崇禧的副總司令，兼第3兵團司令官。自北伐戰爭開始至今二十餘年，據説其指揮作戰勝多敗少，有膽有識，能文能武。我們與他接觸很少，是否如此，不敢肯定。但根據衡寶、廣西兩個戰役，他是一敗再敗，全軍覆没，自己被俘。他在博白唱“空城計”，可惜他的對手不是司馬懿，而是膽大包天的英勇善戰的解放軍，結果是其兵團指揮首腦被消滅，所屬三軍部隊群龍無首，退路又被我們切斷，豈有不全軍覆没的道理。

12月1日林彪、譚政、肖克首長致電43軍：“對于你們堅决執行我們的命令，不惜疲勞迅速趕到博白，殲滅了張淦兵團部，并將其本人俘獲，使其兵團混亂，我們表示甚大的謝意與高興，盼你們很好的指導這一戰鬥，協同我四兵團，務必殲滅張淦兵團的全部。”[1]這個電報既是對我們的鼓勵，也是對我們的鞭策。

五、追殲殘敵

12月2日2時，林彪、譚政、肖克首長電令：“（一）十兵團二日零時令四十六軍自橋墟（貴縣東南）出發，日夜兼程取捷徑，限四日至欽州集結；（二）四十三軍之一二八師應即輕裝强行軍，自選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52頁 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道路向欽州急進，四十三軍主力可在先頭師之後，以較緩之速度跟進。”[1]（後來我曾問過林彪，殲滅張淦兵團後，爲什麼電令我們軍主力以“旅次行軍”速度向西追擊？林彪回答：“因爲你們連戰容縣、北流、郁林、博白，我估計你們部隊太疲勞了。”由此可見林彪考慮問題之細。）

我們第43軍接到電令後，于當日13時，各師由現地出發。128師爲南路沿公館圩、那麗圩向欽州快速追擊。部隊已進行了兩個月的連續戰鬥，相當疲勞，但在“追上敵人就是勝利”的口號下，頑强挺進，以每天一百五十里以上的速度和南潰之敵賽跑。軍主力爲北路，127師在前，軍指揮所機關居中，129師在後，沿馥谷圩、白石水圩、百勞圩向欽州以北大垌圩前進。

前鋒部隊127師于6日在小董圩一帶，殲滅敵人二千餘人，繳獲汽車百餘輛，切斷了南寧、欽州公路幹綫，將向南逃竄敵人分割爲南北兩部分，128師于7日在大寺圩殲敵千餘人，129師和127師380團8日進入十萬大山，在上思東之蓮樓、龍樓地區殲敵46軍188師二千餘人。

我128師副師長李丕功率領的一個團與師、軍失去聯系後，于12月4日攻占北海市，殲敵二千餘人。稍停後，繼續向欽州前進，于12月7日與師主力靠攏聯系。

由北向南合圍的四野主力一部，先後占領橫縣和靈山，將由東北方向逃來的敵125師全部殲滅，又在靈山以西地區殲滅敵46軍一部，接着在小董圩西北地區，將敵第10兵團殘部及僞國防部直屬部隊殘部殲滅，俘敵萬餘名。由北向南合圍的四野主力另一部，占領南寧後，沿寧欽公路南下，在小董圩西北之大塘圩殲滅11兵團殘部及71軍殘部，又于南曉圩殲滅56軍一部，至此粵桂邊戰役圍殲戰第二階段乃告勝利結束。

我43軍8日進到上思地區後，奉命除129師及127師380團繼續向憑祥方向追擊逃敵外，軍主力在上思地區集結待命。

我軍129師于10日在恩樂地區殲敵一千七百餘人；12月13日進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53頁 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到與越南接壤之隘店，將敵97軍軍部及第33師、第82師殘部殲滅，俘敵97軍副軍長郭文燦以下五千餘人。

敵約萬人逃入越南。兵團司令黄杰被法軍軟禁，部隊放下武器，集中鴻基附近，以後又轉到越南最南端的富國島。三年以後，臺灣國民黨當局與法國政府達成協議，法方同意全部遣送到臺灣，這是後話。

12月19日，我軍128師在粤桂邊縱隊的配合下解放湛江，殲敵一千餘人。

由羅定到博白，由博白到鎮南關，西征越千里，渡過一道又一道的河流，翻過一座又一座的山嶺，克服國民黨軍殘匪設置的重重阻攔，忍受着日夜行軍的極度疲勞，戰士們不知流下了多少汗水，不知吃了多少苦頭，但部隊發揚了艱苦奮戰、英勇頑强的戰鬥作風，體現了堅定不移的猛打窮追、大膽挺進、快速圍殲掃蕩殘敵的戰鬥決心，勝利地完成了上級賦予我們的光榮任務。粤桂邊戰役我43軍獲得殲敵三萬四千人的輝煌戰果。

解放戰争中，我親自指揮的三場戰鬥實屬最爲得意：遼西戰場圍殲廖耀湘兵團爲一次，南下後率領43軍在粤桂邊戰役中全殲魯道源、張淦兵團又是一次。這一仗在三天時間裏，連續打掉敵人兩個兵團司令部，活捉張淦，擊斃胡若愚，43軍打出了四野主力部隊的威風。

以"大包圍、大迂回"和長距離追殲爲特點的廣西戰役勝利結束，歷時四十天。共殲滅白崇禧及余漢謀指揮下的五個兵團，十七萬餘人，解放了廣西全省及廣東南路大部沿海地區。這個偉大光輝的勝利，是由于中央軍委和毛主席的"大包圍、大迂回"的英明戰略指導，四野首長的正確指揮，全體指戰員的英勇作戰、密切協同，廣大前方後方人民群衆的積極支持的結果。

12月18日，四野首長傳令嘉奬粤桂邊戰役各參戰部隊的電文中指出：我們在廣西、廣東南路，業已赢得具有歷史意義的勝利，不但對以後海南島作戰有着重要意義，即對鄰省的解放和在全國範圍内提早結束戰争，亦具有重大意義。又説：這次作戰，我第二

野戰軍第4兵團與第四野戰軍各兵團協同甚爲密切，高度的表現團結友愛精神。各作戰部隊在進行大的迂回包圍和猛打窮追的行動中，皆以奮不顧身的勇氣，戰勝了大山、河流、泥濘、饑餓和難以忍受的疲乏，神速前進，使敵人聞風喪膽，盡管他們狡猾并逃得那樣快，但始終無法逃出我軍各部的包圍圈，而于最後悉數被殲。

第二十二章　解放海南島
（之一）

一、準備進攻瓊崖

1949年12月9日，廣西戰役尚未完全結束，我們接到林彪來電："除目前參加追擊的一個師繼續作戰外，其餘兩個師應向廉江、合浦集中休整，準備爾後配合40軍進占海南島。"

12月10日，林彪向中央軍委上報解放海南島的計劃：以40、43軍兩個軍，配屬加農炮、高射炮各一個團與工兵一部，共十萬人，組織渡海作戰兵團，由第15兵團司令員鄧華、政委賴傳珠統一指揮，準備解放海南島。毛澤東12月18日復電林彪，同意："以43軍及40軍準備攻瓊崖"。

中央軍委、毛主席十分關心這次渡海戰役。毛主席答復林彪電報中指出："渡海作戰完全與過去我軍所有作戰的經驗不相同，即必須注意潮水與風向，必須集中能一次運載至少一個軍（四五萬人）的全部兵力，攜帶三天以上糧食，于敵前登陸，建立穩固灘頭陣地，隨即獨[illegible]靠後援。" "三野葉飛兵

團于占領厦門後，不明上述情況，以三個半團九千人進攻金門島上之敵三萬人，無援無糧，被敵圍攻，全軍覆滅。你們必須研究這一教訓。海南島之敵，可能較金門敵人戰力差些，但仍不可輕敵。請告鄧賴及四十軍、四十三軍注意，并望你們向粟裕調查渡海作戰的全部經驗，以免重蹈金門覆轍。”[1]



解放湛江

12月中旬，我們43軍奉命開往雷州半島，準備執行解放海南島的光榮任務。我軍先頭部隊于12月19日解放湛江市，殲敵62軍殘部三個營，隨即部署兵力如下：127師進到徐聞以東、湛江以南雷州半島東岸沿海地區；128師進到湛江硇州島至博賀港沿海地區；129師進到陽江東西沿海地區；軍指揮機關進駐湛江市。

40軍則分布在徐聞以西至北海市，雷州半島西岸沿海地區，其軍指揮機關位于海康。

12月22日，林彪致電43軍：“渡海作戰我軍全無經驗。目前渡海的具體條件如何亦尚不明，因此我們此刻尚無具體意見，盼你們就近弄清各種情況，細心研究作戰條件與方法，并向兵團和我們提供建議。”

12月27日，15兵團鄧華、賴傳珠、洪學智致電野司和軍委：“（一）這一戰役能否打好，要看我們準備能否充分。一次運一個軍的兵力登陸是巨大的組織工作，需要相當時間進行調查研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三軍軍史》第360頁 黄河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究，準備物資，收集船隻，進行演習等等。以季節論，在舊歷年前動作較爲有利；又不爲季節所限，而以準備工作論，恐時間來不及，……故我之方針盡一切努力，争取舊歷年前動作，但要以是否準備好了爲標準，以免倉促莽撞造成過失。（二）這次作戰的關鍵是收集船隻與對付敵人海空問題，尤以敵艦對我渡海妨礙爲大，如能派一部空軍直接配合，則我之困難便可減少。"

12月31日，毛澤東電告林彪：轉來鄧、賴、洪27日電已悉，同意該電所取方針，"即努力争取在舊歷年前進攻海南島"。要"以充分準備確有把握而後動作爲原則，避免倉促莽撞造成過失。"要求"鄧賴洪應速到雷州半島前綫親自指揮一切準備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軍幫助。"[1]

海南島是我國僅次于臺灣的第二大島，是華南的軍事戰略要地，被稱爲"南中國的門户"，它與雷州半島隔海相望。瓊州海峽寬二十到五十公里，水深五十到八十米，全島面積約三萬四千平方公里，人口約三百萬，劃分爲十七個縣、一個市。半島中央偏南以五峰峙立的五指山爲著名山區，五指中二指最高，海拔1867米，漫山有原始森林覆蓋。其周圍多爲丘陵和臺地，河流由五指山區向四面散射入海，熱帶氣候高温多雨，夏長無冬，4到9月爲雨季，常受臺風襲擊，春天多西北風、東風、東北風，谷雨之後爲南風。農業一年三收，礦産頗豐，并盛産熱帶木材和水果。真可謂"海南風光别一家，四時木葱四時花。"

從廣州預先撤退及在粵桂邊戰役中漏網的敵薛岳、余漢謀、陳濟棠等部的殘兵敗將計有第4、32、62、63、64等五個軍番號，另有教導第2、保安第1、保安第2、暫編第13等四個師的番號。空軍三個大隊，飛機四十餘架。海軍第3艦隊，各型艦艇五十艘。總兵力約十萬人。他們竄集到海南島上進行集結，苟延殘喘。蔣介石任命薛岳爲"海南防衛總司令"，統一指揮陸、海、空軍部隊，妄圖憑借瓊州海峽的驚濤駭浪作爲天然障礙，來阻止解放軍的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92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前進，等待時機，東山再起，反攻大陸。

其實薛岳并不是傻瓜，他對解放軍戰鬥力之厲害，比誰都清楚，對堅守海南島他一開始就沒有信心，主張放弃海南島。據臺灣《中央日報》以後透露，"海南守將薛岳專程晤蔣，要求主動撤退，蔣予拒絶"。蔣爲什麽拒絶呢？據説蔣介石是根據金門戰鬥經驗，認爲解放軍擅長陸戰，遇到海洋難逞其强。海島易守難攻，解放軍没有海空支援，没有大量運輸船隻，進行大規模的兩栖登陸，勝算甚小。薛岳是遵照蔣介石的命令，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情况下，才冒覆巢之險，决心死守。

爲了唆使手下這些驚弓之鳥進行固守，薛岳吹嘘：空中有飛機，海上有兵艦，岸上有要塞重炮，對付共軍的民船渡海，不足爲慮。又叫囂説："海南島是反攻復國的良好跳板"，"没有海南島就没有臺灣"，"共軍没有海軍、空軍，不能渡海作戰"等等。他們夢想以此種種欺騙辦法來掙扎，拖延其最後滅亡的命運。

薛岳字伯陵，廣東樂昌縣人，一級陸軍上將，先後曾任貴州省主席，第9戰區司令長官、湖南省主席，廣東省主席。土地革命戰争時期是和我們紅軍有血海深仇的死對頭，抗日戰争時期指揮過長沙會戰，曾獲美國自由勛章。解放軍向廣東進軍，1949年10月，他來到海南島任海南防衛總司令，陳濟棠任副總司令，統一指揮海南陸海空三軍，在全島設立了所謂"銅墻鐵壁"的立體防綫，自稱爲"伯陵防綫"。

敵人把所有島上陸軍編爲四路軍，分别擔任瓊東、瓊南、瓊西、瓊北四個防區的"清剿"和防御任務：

以32軍爲主，編爲第一路軍，負責瓊東區木欄港到烏石港342公里地段的防務。32軍軍長李玉堂兼第一路軍司令。

以62軍及教導師、暫13師編爲第二路軍，擔任瓊北東起木欄港，西至林詩港158公里地段的防務。李鐵軍任第二路軍司令。

以64軍、4軍組成第三路軍，擔任瓊西自林詩港至領頭灣396公里地段防務。64軍軍長容有略兼第三路軍司令。

以63軍、警備3師爲主及瓊南要塞司令部和海軍陸戰團，編

爲第四路軍，陳驥任第四路軍司令。擔任瓊南島石港至領頭灣303公里地段防務。

在我黨領導下，海南島人民在土地革命時代就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創建了瓊崖工農紅軍和蘇維埃政權。二十多年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屠殺，一直進行着艱苦英勇的鬥爭，在抗日戰爭中發展成爲瓊崖人民抗日游擊隊獨立縱隊，解放戰爭中發展成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馮白駒爲司令員兼政委，吴克之爲副司令員，馬白山爲參謀長，轄有第1、第3、第5總隊及獨立支隊，共有兵力超過萬人。他們解放了以五指山爲中心的廣大地區，成立了瓊崖人民政府，建立了自己的根據地，粉碎了敵人無數次的“圍剿”，已鍛煉成爲一支堅强的人民武裝力量。最近他們同華南分局、廣東軍區已建立了無綫電臺聯系，準備積極配合大軍渡海作戰，爲加速解放海南島共同戰鬥。

四野總部指示，解放海南島的作戰是第四野戰軍在中南地區的最後一次戰役。必須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并在充分周密的準備下，來争取這次最後一戰的圓滿勝利。要求渡海作戰部隊以無比的勇敢和信心，克服渡海作戰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困難，加强渡海作戰的訓練和物質準備，團結依靠沿海人民和船户水手，堅决執行上級命令，嚴格遵守紀律和政策，就一定能够勝利地完成任務。

新華社時評廣播：“絶對不能容忍國民黨反動派把臺灣作爲最後掙扎的根據地。中國人民解放鬥争的任務就是解放全中國，直到解放臺灣、海南島和屬于中國的最後一寸土地爲止。”“中國人民包括臺灣人民，絶對不能容忍美帝國主義對臺灣，或任何其他中國領土的非法侵占”。

當時美國内部對臺灣問題有兩種不同意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代表鷹派，認爲“臺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是美國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臺灣，菲律賓將受威脅”。國務卿艾奇遜則予以駁斥，他説：“即使美國介入亦無濟于事，美國西太平

洋防綫有没有臺灣，無足輕重”。最後杜魯門舉行記者招待會説：“美國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國内戰的途徑”。美國政府對臺灣的態度，也是他們對海南島的態度。這樣的國際環境，對我們解放海南島是有利的。

二、渡海作戰會議

按照林彪12月22日的電報指示，我軍對渡海作戰應具備的各種條件，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雖然風向、潮汐、水流和登陸地點、灘頭陣地、敵艦敵機襲擾等因素都是能否順利登陸的要點，但我們認爲，當前最重要、最關鍵、短期内最難解决的問題是渡海工具，當時能找到的渡海船隻很少，其中機帆船更少。我們將情况報告了15兵團領導。

1950年1月5日，兵團將匯總的情况致電報告四野總部并中央軍委，提出目前渡海作戰存在的三點問題：一是守島敵兵力約十萬至十五萬，且有海空軍配合，故我第一批必須使用一個軍的兵力同時登陸，約需船一千隻以上，但現有船隻很少；二是必須將一部分船隻改裝機器（至少一個團的突擊部隊使用）。如全部改裝機器，短時間不能完成，且耗費很大；三是部隊無渡海作戰經驗，僅憑短時間訓練，難收效果。報告提出，根據情况，舊歷年前完成大規模渡海作戰之準備，事實上來不及。報告請求推遲作戰時間并幫助解决改裝機帆船的有關問題。

四野總部和中央軍委均同意推遲渡海作戰時間的建議。

1月10日，毛澤東來電指示：“既然舊歷年前準備工作來不及，則不要勉强，請令鄧、賴、洪不依靠北風而依靠改裝機器的船這個方向去準備，由華南分局與廣東軍區用大力于幾個月内裝置幾百個大海船的機器，……争取于春夏兩季内解决海南島問題。”又指出：“海南島與金門島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馮白駒配合，二是敵軍戰鬥力較差。衹要能一次運兩萬人登陸，又有軍級指揮

機構隨同登陸，……就能建立立足點，以待後續部隊的繼進。”[1]

1月11日，四野總部電告兵團，決定將渡海作戰時間推遲數月，并要求充分作好戰役準備工作。

1月19日，兵團遵照中央軍委和四野總部的指示，電告第40軍、第43軍：“對渡海登陸作戰，不依靠風向，而以改裝機帆船爲主”。

1950年2月初，兵團在廣州召開渡海作戰會議。這時兵團指揮機關同時兼任廣東軍區指揮機關，葉劍英爲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鄧華爲廣東軍區副司令員兼15兵團司令員，賴傳珠爲廣東軍區副政委兼15兵團政委。

會議由鄧華主持，葉劍英參加會議并做了重要發言。兵團領導及40軍、43軍、瓊崖縱隊等領導參加了會議。

會議首先研究分析了海南島敵人的情況和我們渡海作戰特點，然後討論了毛主席、中央軍委及四野總部對渡海作戰的多次指示，最後研究確定海南島作戰的方針。

大家認爲，總的形勢對我們有利，但不利的因素也不少。敵人有海空優勢，我們缺乏渡海登陸作戰經驗。在討論渡海作戰方針時，開始意見有些分歧。葉劍英根據毛主席指示强調“海南之戰一定要吸取金門失敗的教訓，關鍵是要充分準備”。“必須集中一次運載至少一個軍的兵力和三天以上糧食”。强調要充分準備，不可冒險輕舉妄動，要把“陸軍變成海軍”。强調既要靠風，又要靠機器船，不要受風的限制，“要把運載一個軍的兵力船隻大部變成機器船”，機器由華南分局和軍區派人到香港、澳門訂貨購買。這樣雖然時間可能要延長，但船有了機器就不受“谷雨”後風向變化的限制。

我們多數人則認爲充分準備是必要的，但打仗不可能沒有一點冒險，能解决大批機器船當然很好，但不應放弃或低估借用風力的作用，既要準備一次運載一個軍以上的兵力登陸，如果能首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93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先偷渡一兩個團到島上去與瓊崖縱隊會師，成爲島上的骨幹力量，這樣不但更能打破目前敵人對瓊崖縱隊的“圍剿”，尤其可以在大舉强渡時，適時打開一段敵人海岸防御缺口，迎接部隊登陸，這樣我們就更可能按照毛主席指示，争取春夏兩季内解决海南島問題。

我們43軍在會議上提出，準備以一個團采取突然偷襲戰術先行渡海，如果偷襲不成，則實行夜間强渡。

經過充分討論，會議最後確定渡海作戰方針爲：積極偷渡、分批小型偷渡與最後登陸相結合。并具體規定兩個軍大舉强渡之前各偷渡一個團以上的兵力到島上去，與馮白駒瓊崖縱隊會合。登島部隊一方面襲擾敵人的防御，另一方面隨時準備迎接主力大規模强渡。

會後，兵團將廣州會議確定的渡海作戰計劃報告四野總部和中央軍委。

2月10日，林彪致電毛澤東：“海南島作戰，如我軍以一個軍登陸，則船隻問題極難解决”，“建議在此期間，先行以偷渡辦法，到達海南島後即與馮白駒會合，打小規模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然後大部隊再設法渡海”。電報還説：“我們同意43軍一個團先行渡海，亦同意其他部隊尋機渡海登陸”。

2月12日，毛澤東電復林彪并告兵團，指示：“2月10日20時電悉。同意43軍以一個團先行渡海，其他部隊陸續分批尋機渡海。此種辦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島。”[1]

2月16日，四野總部根據毛澤東指示，電告15兵團及第40軍、43軍：“……采取偷渡辦法，逐步增加兵力，與馮白駒會合作戰，逐漸殲滅和瓦解敵人，然後配合正式登陸”，“盼你們根據具體情况，詳細嚴密組織偷渡的動作，每次偷渡的兵力、時機、方法等均由你們機動規定之。”

解放海南島的作戰方[illegible]既有小規模偷渡，又有大

注1、《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戰史》第595頁 解放軍出版社 1998年10月第1版

規模强渡，實戰證明這一方針是正確的。

廣州作戰會議結束後，我們回到湛江軍部，很快向各師傳達了會議精神，并制定了128師秘密準備一個加强團的兵力先行偷渡强襲，127師秘密準備一個加强團的兵力待命行動，其餘部隊則仍積極進行大舉强渡準備的作戰計劃。關于128師加强團先行偷渡的具體方案，經軍黨委多次討論，多次修改，并最終確定作戰方案。

2月下旬，我親自去廣州，一方面向兵團首長當面詳細報告我軍加强團偷渡强襲的作戰方案，一方面看望重病的妻子。當時我妻子患胸膜炎，胸腔積水，病情嚴重，在廣州住院治療，此行算是“公私兼顧”吧。

鄧華、賴傳珠等兵團領導聽完我的匯報，完全同意我軍偷渡方案，衹希望我們盡量多考慮可能發生的各種困難情况，多準備幾手對付辦法。我也專門徵求洪學智的意見，他説：“前方打仗的事你們負責，後方供應保證工作我負責。”

三、渡海準備與大練兵

我43軍各師進到渡海前的指定位置，已是12月下旬，臨近1950年元旦。四野總部的文藝團體來到我軍進行慰問演出，我們通知部隊休假三天，進行四項工作：第一，好好休息，恢復連續行軍作戰的體力；第二，搞好個人和集體衛生，洗澡、理髮、洗換衣被，清掃駐地；第三，改善伙食增加營養。元旦時，各伙食單位均應會餐，慶祝1949年的偉大勝利，迎接1950年新的戰鬥任務；第四，開展文娱活動。

與此同時，我們召開軍黨委擴大會議，研究討論渡海作戰任務和渡海作戰的準備工作，確定當前應解决的主要問題是三個：第一，渡海準備工作主要是渡船和海上練兵問題；第二，渡海作戰主要是打破敵人海空優勢問題；第三，登陸作戰主要是搶佔和

擴大灘頭陣地問題。這是渡海登陸作戰同陸地作戰不同的三個特殊問題，至于佔領灘頭陣地以後的島上戰鬥，與大陸作戰基本是相同的。

會議在分析敵我形勢中還指出，雖然敵人可以憑借瓊州海峽的天然障礙，可以發揮其飛機軍艦的暫時優勢，以及“困獸”可能進行的拼死挣扎，但我强敵弱的形勢對比是非常明顯的。敵人有限兵力要防守全島周圍一千公里海岸綫是防不勝防的。如果分散兵力防守則到處薄弱，如果集中兵力防守又到處出現空隙。而我們兩個主力軍加上瓊崖縱隊是名副其實的精鋭部隊。我以集中對敵分散，我以運動對敵固守，我以主動對敵被動，衹要克服了渡海的困難，一旦主力登上島與瓊崖縱隊會師了，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全殲殘敵，全島解放就指日可待。因此，確定我們渡海作戰的指導思想，是既要充分重視不利條件，又要充分發揮有利條件。既不要輕敵，要把弱敵當强敵打，把殘敵當頑敵打，把落水狗當瘋狗打，把七分困難當十分困難對付，這就叫做“戰術上重視敵人”。

當時，我們的困難確實很多：没有渡海工具，没有空軍、海軍參戰，大口徑火炮和車輛、馬匹不能過海，所需彈藥、糧食，要靠部隊自身携帶，後方補給困難，我軍當面的敵人又是敵人的防御重點。我們并不否認困難，但我們根本的有利條件是，敵人總歸是殘兵敗將，戰鬥力不强，海南地廣守敵兵少，空隙很多。我們參戰部隊是勝利之師，士氣高漲，兵力强大，戰鬥經驗豐富，我夜間渡海，敵人海、空軍作用大受限制。島上又有久經鍛煉的瓊崖縱隊接應登陸，配合作戰。總之我軍在精神上佔據壓倒優勢，在作戰方針上策劃細致，在物質準備上力争充足，爲我軍渡海作戰取得最終勝利打下堅實的基礎。所以不要盲目誇大敵人的有利條件，也不要盲目誇大我們的困難，而産生缺乏信心的悲觀情緒，這就叫做“戰略上藐視敵人”。

元旦過後，全軍部隊[illegible]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海上練兵熱潮。

當時碰到的第一個難題是：徵集渡船困難。渡海作戰，首先就要有船。我們在沿海搜集到的漁船既少又小，破破爛爛，比較大的漁船，有的被敵人抓到敵占島嶼去了，有的到遠海打漁謀生去了，有的害怕打仗而遠逃躲起來了。因此徵集漁船、修理漁船，同時解決船户生活困難，解除漁民協助我軍渡海的思想顧慮，就是一件非常艱苦細致的工作。

各師各團均組織了徵集船隻、徵集船工專門工作隊，抽調得力幹部在地方政權協同下，負責此項工作，并在物資方面給予保證。徵集到的兩桅中船和三桅大船方可作渡海之用，而單桅小船可作練兵之用。

兩個月之内，我軍共徵得大、中、小帆船近千隻，動員船工二千餘名。改裝機帆船四十餘隻。友鄰40軍共收集各類帆船一千多艘，動員船工一千多名，改裝機帆船五十多艘。

碰到的第二個難題是：戰士在海上練兵時普遍暈船嘔吐。我們的戰士、基層幹部大部來自北方，很多人平生没有見過大海，更不識水性，聞聽汪洋大海"無風三尺浪，有風浪一丈"，就有點膽寒。開始上船練習，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員暈船嘔吐，像喝醉了酒一樣。不但不能站，連坐也不行，躺下才稍好些。根本無法操船和使用武器，更談不到在船上進行戰鬥。出海一趟，人就像害了一場大病，回到陸地仍然暈頭轉向，東歪西倒，走路不穩。

指戰員們在"决不向大海屈服，决不向大風大浪屈服"的號召下，"日日夜夜練海戰，水陸雙全敵完蛋"，掀起克服暈船嘔吐的練兵熱潮。戰士們先在陸地練習打秋千、走浪橋、滑木板、轉迷羅，再登船入海練習。苦練啓航靠岸，破浪踏涌，揚帆摇櫓，看風識流，修船堵漏，船上射擊，海上機動，海上聯絡等等。經過艱苦努力，終于逐漸達到預期目的，既能陸戰，又能海戰。

碰到的第三個難題是：木船如何打軍艦？自我們開始海上練兵時起，敵人的飛機和軍艦就不斷地竄到我們沿海地區進行破壞搗亂。其目的是偵察我[illegible]我港口船隻，襲擾我海上練兵。因此，我們出海練兵多在近海，或在我岸炮掩護距離内進

行。有時到遠海訓練也是利用敵機敵艦巡邏空隙時間，快出快回，或“夕出朝歸”。

練兵初期，木船如何對付敵人軍艦問題一時間沒有解決。直到2月20日，我128師382團2營4連副排長魯湘雲率領一個班七名戰士出海練習，突然與敵艦遭遇。我是一條小帆船，敵人是渾身裝甲的戰艦，力量相差懸殊無法相提并論。敵艦開足馬力，邊航行邊炮擊，直衝過來，但魯湘雲和戰士們臨危不懼，沉着應戰，待敵艦衝到很近距離時才突然開火，手榴彈向敵艦炮位甩去，機槍向甲板上的敵人猛掃，打得敵人死的死，傷的傷，一片混亂。因爲在近距離内敵人艦炮毫無作用，而我短兵火器則大顯威力，敵人見勢不妙，很快退出到五百米之外，進行一陣炮擊之後就狼狽逃走了。魯湘雲的小木船因爲目標小，隨浪忽起忽落，并未被敵炮擊中，安然返航。

木船戰勝敵人軍艦的消息傳開後，給全軍很大鼓舞，也給渡海作戰帆船打軍艦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因此，部隊很快就研究出木船打兵艦的戰鬥编組方法。根據帆船大小不同，將每船人員编成指揮觀察聯絡組、水手搖槳組、火力掩護組、搶修堵漏組等等，各司其責，各練技能，同舟共濟。由此又聯系解决了登陸突擊船的戰鬥编組方法，真是“一花引起百花開”，渡海作戰的信心越來越高。

碰到的第四個難題是：無風的情况下，帆船航行困難怎麼辦？沒有舵手、水手操船怎麼辦？帆船靠風力推動航行，這是人人皆知的常識，順風順流航行快，無風或逆風則不能航行。

渡海作戰，縮短海上航行時間最爲重要，尤其是對付敵人海、空軍的襲擾，更要求在海上靈活機動與敵周旋。因此，必須千方百計將帆船改裝爲“機帆船”，其辦法是將汽車上的發動機改裝在帆船上，這樣有風揚帆，無風開動機器照樣前進。雖然我們汽車有限，不能解决全部問題，但解决部分護航船、指揮船和突擊登陸船則是可能的。

有了船沒有舵手、水手又是問題，現在徵集到的漁船是一船

一户，漁民們以船爲家，一家人男女老少都有，在風平浪靜的近海捕魚撈蝦還可以，要在大風大浪、槍林彈雨下編隊航行和進行戰鬥機動，根本辦不到。因此，各師各團各營均拜漁民爲師，培訓自己的舵手、水手。不僅要懂得一般操船技術，包括撑篙、劃槳、搖櫓、抛錨、拉篷、落篷、掌舵，還要善于識别風向、潮流，預測天氣晴雨，判定方向、掌握速度，估算船行位置等等，各師各團經過組織水手隊，進行專門訓練，共訓練水手三千餘人。這個問題也基本解决了。

碰到的第五個難題是：渡海作戰如何編隊航行問題。我們各級指揮員陸地打仗經驗豐富，海上作戰既缺乏經驗，又缺乏知識。現在要組織指揮大規模渡海作戰，簡直是困難重重，心中無數。

我們的辦法是不會就學，向書本學，向漁民學，向船家學，群策群力，共同研究。根據陸地作戰原則，結合渡海作戰特點，提出各種方案在海上練兵、演習中試驗。比如先單船，後多船聯合；先近後遠；先晝後夜等。船是課堂，海是操場，不斷總結，取長補短，逐漸完善。

最後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渡海登陸作戰編隊必須有下列幾個戰鬥組織：（1）護航隊，其任務是打擊敵艦，掩護主力船隊航行。在木船上架設37、57戰防炮和92步兵炮，配以穿甲彈爲主要兵器。（2）火力支援隊，以步兵火炮和輕重機槍爲主要火器，其任務一是渡海中打擊敵機，二是壓制登陸地區敵人火力，掩護强行登陸，而後隨登陸梯隊前進。（3）按第一梯隊登陸船隊、第二梯隊登陸船隊、後勤糧彈物資船隊和醫務救護船隊等編組，不同時間出發，不同梯次前進。（4）各隊在海上具體位置和互相距離根據具體情况而定。

其他還有渡海出發港灣的選擇、船隻集中停泊（必須隱蔽以防止敵機轟炸、敵艦封鎖）位置、登陸地段選擇等許多問題，都必須在海上練兵中求得解决。

碰到的第六個難題是：對渡海作戰的困難，部隊思想産生

波動。經過政治動員及反復進行思想教育，對在渡海作戰中克服困難的思想準備，主流是好的。絶大多數戰士情緒正常，練兵熱情高漲，决心"打過海峽去，解放海南島"，"把紅旗插到天涯海角"，"在中南最後一戰中争取立新功，當英雄！"因此不但積極練兵，并且戰士們紛紛寫請戰書，要求上突擊船，要求護航打敵兵艦，連、排指戰員集體要求擔任第一梯隊，擔任最困難的任務。

但也有少數戰士，甚至少數幹部，對渡海作戰產生畏難情緒。有的認爲，戰爭將結束，全國解放了，革命基本勝利了，盼望退伍歸田，成家立業，過太平日子。有的畏懼海戰，怕敵艦，怕飛機，怕翻船，怕泅水，產生悲觀情緒。這些思想認識，如果不加以克服，必然影響渡海作戰任務的完成。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解决對渡海作戰光榮任務的正確認識，樹立作戰信心與增强作戰勇氣等問題。

1月13日，軍黨委發出了"爲打到海南島，創造渡海作戰英雄與英雄連隊"的指示，號召全軍"堅决執行命令，徹底完成戰鬥任務"，"發揚高度英勇頑强的戰鬥作風，靈活運用渡海戰術，實行船自爲戰，大膽渡海進攻"，"發揚高度的積極性、責任感、創造性，緊急完成渡海準備工作"，"堅决執行黨的政策，嚴守紀律，團結人民，團結全軍"，等等。

在另一次軍黨委會議上，我特别指出："反對一切個人主義傾向和畏難情緒、悲觀情緒、和平享樂情緒。爲了解放海南島，爲了徹底消滅國民黨，爲了新中國的和平建設，要求大家保持光榮，發揚光榮，奮鬥不止，革命到底。這就是人民英雄，國家功臣，雖死猶榮。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人人具有你死我活的頑强戰鬥决心，我們就一定勝利，我們就無敵于天下。往昔無數戰鬥經驗，完全證明了這個道理。"

我們首先整頓幹部思想認識，并對部隊進行形勢任務教育，進行保持光榮、發揚光榮的教育，進行表揚好人好事的教育、進行有針對性的説服、糾正錯誤思想教育。經過各級領導和

部隊的共同努力，部隊情緒逐漸好轉，正確思想越來越占上風，落後思想越來越沒有市場。"打好中南地區的最後一仗"、"保衛祖國和平建設"的氣氛空前濃厚。

當時，薛岳一方面抽調一部分兵力加緊對我瓊崖縱隊進行"圍剿"，妄圖在我軍大舉強渡登陸之前削弱我瓊縱力量，摧毀我五指山根據地，迫使瓊縱部隊化整爲零，無力策應登陸作戰，以解其後顧之憂。另一方面敵人特別注意瓊州海峽的海空封鎖，破壞我進攻準備。并將其主要兵力部署在本島北部沿海地區，采取決戰姿勢，兩隻眼睛死死盯住雷州半島南端我軍動態。薛岳宣稱，他要："一方面以海、空軍協力鞏固海防，一方面以陸軍有力之一部，盡快殲滅本島土共，徹底解除本島內部之威脅，再舉全力殲滅來攻之外匪。"

第二十三章　解放海南島

（之二）

一、一個加強營，潛渡強攻

按兵團作戰部署，1950年3月5日下午7時，我友鄰40軍118師一個加強營，約八百餘人登上十三隻帆船，從雷州半島西南部燈樓角秘密啓航，利用夜間向海南島西岸進行偷渡。經過十九個小時的航行，至第二日下午2時，在儋縣以西白馬井附近登陸。

友軍奮勇作戰，摧毀敵人海岸工事，擊潰敵人頑抗，與瓊縱接應部隊勝利會師，然後向海南島內地瓊崖縱隊根據地挺進。與此同時，友軍另一部隊，于7日凌晨在北海市以南之涠洲島登陸，

全殲島上守敵五百餘人，繳獲大型帆船三百餘隻。

友鄰部隊的勝利，對我們43軍鼓舞很大。實戰證明，敵人吹嘘"固若金湯"的海、陸、空立體防御不是不可突破的。

我128師準備偷渡的第383加强團，經過將近一個月的認真準備，軍部也把各師收集到的最好的帆船，集中由該團使用。該團由師參謀長孫幹卿率領，于3月6日13時在湛江外硇州島登船，準備啓渡。但因没有風，無法航行，衹好暫停待風。

兵團首長根據我383團上船後，因無風而下船待風的情况，又根據40軍先鋒營，在偷渡航行途中，因停風而劃槳、摇櫓前進，竟航行了十九個小時才登陸的情况綜合考慮，如果383團渡海航行中也突遇停風情况，那麽，從硇州島到預定登陸地點的直綫距離有三百多里，其航行時間可能要超過二十四小時；白天如遭遇敵海空襲擊，將使我渡海船隻損壞、渡海部隊傷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有可能被敵先攔截在海上，後攔截在灘頭。因此于7日，萬萬火急電令："由于帆船依靠風力航行，困難較多，决定你軍改爲1個加强營，實行潜渡强襲。"

"潜渡"在海軍的軍事用語中是指潜艇在水下的隱蔽航行，我當時理解"潜渡强襲"是用小部隊偷渡海峽，再强攻灘頭。

我們經過緊張又秘密的突擊準備和調整，兩天時間就完成了再次出動的準備。

潜渡强襲的作戰方針確定後的第二個問題是：爲什麽選擇在湛江附近的硇洲島起渡，又到海南島東側赤水港地區實行登陸，期間有三百多里的航行距離，能否達到突然奔襲的作戰目的？這個問號，當時在我腦子裏印象最深刻。因爲這是一個頭等重要的作戰問題，是偷渡成功或失敗的關鍵。

我在林彪身邊工作時，常看到林彪在軍用地圖前面長時間的考慮問題，他對問題的深思熟慮，對我做好參謀工作有很深的影響。多年參謀工作的鍛煉，也使我在决定問題時，從不靠拍腦袋，從不靠感情用事隨意决定，而是把作戰决定建立在周密的思考和精確的計算上。

我經過反復思考，最後才定下這個決心，并得到其他軍領導的同意。理由是：

第一、當時敵人兩隻眼死盯住雷州半島南端我軍動態。敵人艦艇雖然有時也到湛江外海巡邏，敵人飛機也曾一次轟炸廣州，兩次轟炸湛江，那是因爲敵人知道那裏有我軍指揮機關。而對離海南島三百多里的硇洲島，則并未引起敵人特別注意。因此，船隻和部隊都易于隱蔽集中。

第二、敵人兵力重點在海南島正面。對海南島兩側，敵人兵力比較薄弱，防守思想比較鬆懈。海南島東側的赤水港地區，海岸是小起伏地，沒有高山，沒有懸崖，海灘平坦，登陸容易，離海南島紅色根據地又不遠，登陸之後可以很快進入紅色根據地與瓊崖縱隊會合，共同對付敵人。

第三、敵人飛機軍艦巡邏、監視我軍渡海準備動態的出動規律，多在上午8時至中午12時。如果我軍下午1時啓渡，到第二天8時，共有十九個小時，以每小時航行二十里，可以航行三百八十里。這個航行速度是我們在海上練兵過程中，經過多次試驗測得的結果。如果順風順流，這段時間的航行則可能不受或少受敵人飛機、軍艦的襲擾。後來事實證明，我們的計算是比較準確的。另外我們還考慮到，下午1時至晚7時的六小時是白天，船隊航行位置應在雷州半島東岸外海，如遇敵大規模海空襲擾，可向我海岸靠攏，得到岸上炮兵的支援。晚7時後，可借夜色掩護通過瓊州海峽及以南海域。

第四、我們參考了一點中外軍隊渡海登陸作戰的經驗，基本上有三種作戰樣式：逐島進攻、越島進攻和遠距離突然奔襲。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國主義利用日美談判烟幕，對美國珍珠港實行遠距離突然奔襲成功，把美軍打得稀裏嘩啦，狼狽不堪。1661年鄭成功率領船隊由金門秘密出發，遠距離奔襲臺灣，把荷蘭軍隊殲滅，解放臺灣島，都是可以借鑒的好經驗。

因此，要順利渡海[illegible]效果的關鍵是三點：（1）隱蔽出發；（2）夜間航行；（3）快速登陸。

我128師一個加强營由團長徐芳春率領，在湛江市東南之硇州島秘密進行偷渡前的準備，龍書金副軍長、黄一平参謀長親自到島上就地指導準備工作和訓練。部隊信心很高，相信這次行動一定成功。

當時我們確定的渡海戰術原則是：（1）秘密隱蔽出發，夜間迂回航行，强調以船爲戰鬥單位，既要互相協同，互相支援，又要能各自爲戰，能集能散，能打能走。（2）到達登陸地點，要避實擊虚，快速搶灘登陸，并速登、速戰、速走，切勿在灘頭地區進行背水作戰。（3）上島目的是與瓊崖縱隊會合，準備接應後續部隊登陸。

該加强營（增加配屬了一個92步兵炮連、一個偵查連、一個警衛連，共一千零七人）携帶無綫電臺，乘快船二十一隻，于3月10日13時由硇州島隱蔽出航，先向東南、再向正南，在茫茫大海中保持編隊航行。當天是陰雲天氣，一路上没有遇到敵海空襲擾，白天的偷渡過程十分順利。

但夜間10時左右，突然風雨大作，凶濤惡浪，海面涌浪大起大落，顛簸使得指戰員們的胃腸也是翻江倒海，嘔吐不止。大風把編隊吹得七零八散，由于風大浪高，吹號聽不見，旗語看不見，馬燈也點不着，各船互相失去聯絡。大浪把數條船的桅杆打斷，其中一條船（船上有四十餘人）被巨浪打翻，不知下落。但各戰船發揮了獨立作戰原則和吃大苦、耐大勞的精神，戰士們靠的是覺悟和勇氣，仍按照原定羅盤確定的方向，采取各種應急搶救措施，劈波斬浪奮勇前進。

從部隊起渡的那一刻，我就一步也未離開軍指揮所。我一會兒看看手表，一會兒看看桌上的電話，一會兒走出門外看看天氣。部隊出發後，一點消息也没有，一千多名指戰員的安危，讓我牽腸挂肚、坐立不安。這時感覺時間過的真慢呀！

六個小時過去了，天近黄昏。我走到地圖前，参謀已在地圖上，根據航速，推算出部[illegible]位置。這六個小時我最擔心的是，部隊是否遇到了敵海空的襲擾。又過了六個小時，

已是11日凌晨，地圖上標出部隊的位置顯示，已航行了一半的距離。這時起風了，我開始擔心海上的氣象和夜間航行，編隊是否會迷航……。

一夜過去了，還是没有一點消息。整整一夜未合眼，我不知道抽了多少隻香烟。

次日拂曉，風停浪静了，渡海部隊的大部船隻逐漸收攏。于11日上午9時在文昌縣以東、赤水港以北一帶地區分别强行登陸。有的登陸部隊衹遇到微弱抵抗，有的登陸部隊經過激烈戰鬥，邊打邊登，邊登邊打。戰鬥不到兩個小時，就擊潰敵人一個營的抵抗和阻攔，部隊很快集結并與瓊崖縱隊獨立團勝利會師。

經過二十小時，近四百里的艱苦航行，除一條船的戰士在登陸戰鬥中大部傷亡外，其餘全部登陸成功。

11日中午時分，收到128師報告：加强營成功登陸！軍指揮所立刻掀起一片歡呼聲，我心中壓着的巨石總算落了地。我即刻命令："向兵團報告登陸情况！"

13日，我簽發了軍祝賀電令：你們奮勇當先，排除萬難，堅决執行上級命令，實行遠距離航海奇襲，一舉衝破近四百里狂風大浪，擊破守敵之抵抗，勝利登陸……。捷報傳來，全軍上下鼓舞振奮……。軍黨委决定，授予該營"渡海先鋒營"之榮譽稱號。

華南分局、廣東軍區，15兵團也聯合致電指出：你們以大無畏的勇敢堅决精神，戰勝了天險的海洋，并在敵前强行登陸，取得了大軍與瓊崖人民武裝勝利會師。你們的英勇行動，對所有準備渡海作戰部隊都是極大的鼓舞，并且大大提高了他們的信心，從而將加速海南島解放的到來。傳令嘉獎，給所有渡海指戰員每人記大功一次。

15日，加强營和瓊縱獨立團在譚門地區，擊潰跟踪追擊的敵62軍266師兩個團的合擊，殲其一個營，然後我即進入瓊東根據地。軍部指示他們在瓊東北一帶，堅持鬥爭，避免與敵作戰，保存實力，并保持距離海岸一[illegible]準備接應後續部隊登陸。

至此，海南島敵人東西兩翼均被我軍突破。敵人極爲恐慌。

我軍和友軍的兩個加强營登島成功，不但增强了全軍渡海登陸作戰的信心，也增强了迎接大舉登陸的接應力量。軍、師指揮所與島上部隊建立了直接無綫電臺聯系，可以更好地使島上與大陸部隊協同行動。

二、一個加強團，再次潛渡強攻

兵團首長根據我40、43兩軍的加强營偷渡成功的經驗，又根據我軍128師382團2營副排長魯湘雲創造以木帆船擊退敵艦的經驗，以及40軍在潿洲島繳獲三百餘隻大型帆船等情況的分析和研究，决定改變主力部隊依靠改裝大批機帆船渡海的作戰方針，確定以大型帆船渡海爲主，抓住目前有利時機，兩軍提前實施主力部隊大規模渡海登陸。中央軍委和四野總部批准了這個作戰計劃。

此時，鄧華司令員率兵團前指到達湛江赤坎，親臨前綫指揮。

我軍黨委决定，將這一艱巨任務交給127師完成。同時，軍指揮所也前移到127師駐地，便于軍、師共同指揮這次渡海登島行動。

任務下達後，127師召開黨委會，我和其他軍領導參加了會議。會上我宣布："經中央軍委和四野總部的批准，兵團决定我軍和40軍各組織一個加强團，近期再次渡海登陸"。我接着説："128師的加强營以小的代價成功登陸，對我們全軍都是很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們大部隊渡海登陸作戰的信心。軍黨委决定，將組織一個加强團渡海登陸的任務交給你們師完成。希望你們認真準備，克服困難，堅决完成任務。"會議還决定，師長王東保、政委宋維栻親自率領和指揮加强團渡海登陸作戰。

127師决定將379團和3[illegible]成加强團，共四個加强營的兵力，三千七百餘人。同時，軍部將大船、好船都撥給他們

加強團使用。經過幾天緊張的部署，準備工作已基本完畢。

由于敵人已加強海南島兩個翼側的防御，因此我們决定該團由瓊州海峽正面、海口市以東地區實行强行登陸。啓航出發地點爲雷州半島南端，徐聞以東到前山之間地區，而登陸地區則選在海口市以東之北創港至塔市之間。

這個渡海登陸作戰方案的優點是：航程比較短，登陸地段平坦，敵人無險可守，我島上部隊便于接應。不利之處是：海峽正面敵人海、空軍封鎖嚴密，登陸地靠近海口市，交通發達，敵人增援方便。

3月24日黄昏後，部隊開始登船。分乘機帆船和帆船八十八隻，按規定，在龍塘以東港外漂泊集合，編隊待命開進。同時，軍指及時電令已上島的徐芳春團長，率所部及瓊崖縱隊獨立團進到鋪前灣南岸地區，進行接應。可是天公不作美，一直等到晚11時，仍是“欠北風”，帆船要在無風的暗夜，依靠槳、櫓劃進，用六個小時通過八十里航程是不可能的。因此，斷然决定全部返港，部隊下船待機。并發出萬萬火急電報，命令島上接應部隊立即返回根據地待命。

我友鄰40軍118師一個團的兵力，兩千餘人，于3月26日晚7時，由雷州半島南端西部，燈樓角附近隱蔽出航，向海南島正面偏西地區前進，于次日晨7時半在澄邁縣之玉抱港一帶登陸成功，29日與瓊崖縱隊之一部會師。這個行動把敵人注意力又吸引到西北方向去了。

我127師加强團的指戰員聽到友軍一個團登陸成功的消息，既受到鼓舞又非常心急，誰也不願落後，紛紛提出不能靠天吃飯，没有風摇櫓也要摇過去。

3月27日傍晚風向風力不錯，軍指當即命令部隊再次登船，并及時發出十萬火急電報，命令徐芳春團長立即出發，在指定地區接應登陸。可是，部隊上船之後，風力越來越小，等到晚10時完全息風無法起航。我們又斷[illegible]說服部隊下船待機，并及時發出萬萬火急電報，命令接應部隊再次返回原地待命。

負責編隊右翼掩護的381團2營的一個加强連，乘四條機帆船，在部隊港外漂泊集合時，他們先行到外海警戒。在下達返航命令後，他們没有接到信號通知，結果與編隊失去聯系。在午夜，漂進到海峽主流區域，左等右等也不見編隊的到來。天剛蒙蒙亮，决定返航。此時與兩艘敵艦接觸，立即展開炮戰。炮聲、機槍聲震破了海峽的寧静，照明彈、信號彈接二連三騰空而起，照得海面通亮。不久，敵機也加入戰鬥，瘋狂的轟炸、掃射我船隊。

開始我們在海邊聽到隆隆的炮聲，感到莫名其妙，不知誰在海上與敵艦戰鬥，一查才知是我們的四條護航船没有返港。該連一邊頑强地與敵艦敵機戰鬥，一邊向北岸地區靠攏。在船隊進入我海岸炮火射程之内後，我岸炮向敵艦敵機開火，掩護船隊靠岸。此時，敵已擊沉我一艘機帆船，另三艘機帆船帶着累累彈痕進港，船上半數指戰員傷亡。

爲了表彰該連在海上面對敵艦敵機毫不畏懼，頑强戰鬥的精神，師黨委通令嘉獎該連，并號召全體部隊向他們學習。

同時，我們也總結教訓。這次的損失，主要是我們渡海組織工作不很細致，通訊聯絡發生漏洞，漂泊集合時，加强連海上警戒伸出過遠造成的。

3月31日傍晚，開始起風，但風力不大，老漁民組織起來的“氣象站”預測，今天夜晚東北風會越來越大。因此，127師師長王東保、政委宋維栻率領加强團三千七百三十三名勇士，第三次登船，在博賒港、海仔港附近待命進發。同時我們又發出十萬火急電報，再次命令徐團長率部立即出發前往接應。

果然，深夜風力越來越大，海峽潮流對我亦有利，正是順風順流。朦朦朧朧月色，冷冷冰冰清暉，灑滿海面。

我與軍、師指揮所其他領導站在岸邊，與加强團領導一一握手，我命令他們：“不管遇到多大困難，不論付出多大代價，必須堅决完成任務。”并預祝他們“一帆風順，島上見面”。

午夜11時半，下起了雨，[illegible]彈在雨夜中騰空而起，部隊開始陸續起航，向預定登陸地區前進。頓時，百帆齊發，乘風

破浪。我們一直目送着編隊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編隊很快進入海峽主流水域。

編隊中的護航船隊，在渡海作戰中擔負着最艱巨和最危險的任務。他們不僅要掩護主力船隊順利通過海峽，而且要用木船與敵艦交鋒，用輕武器與敵重武器交鋒。這是海戰中裝備的較量，更是不怕死的膽量、勇氣和一往無前、戰無不勝精神的較量。

凌晨時分，敵人三艘軍艦一字擺開迎頭攔阻，我擔任護航任務的379團第8、第9連和381團第5、第6連立即撲上去猛烈開火，并迅速接近敵艦與其糾纏，把敵艦的炮火吸引過來，掩護主力船隊，在敵艦編隊空隙中穿行前進。突然，又發現敵人兩艘巡邏艇竄入我船隊中間進行襲擾，但立刻成爲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海戰越打越激烈，炮聲如雷，烟火衝天，敵機雖然投下照明彈，將大海照的通亮，但在夜間，敵艦目標大，好打，我船目標小，不易擊中。我護航船隊發揚近戰、夜戰的特點，衝上去，靠近打，小口徑火炮、火箭筒、輕武器抵近射擊，彈丸雨點般砸向敵艦甲板和炮位，壓制敵艦火力。敵艦大口徑火炮失去了作用，衹好用高射機槍向海面瘋狂掃射。同時，敵艦少，我船多，從四面八方圍着敵艦打，敵人顧東顧不了西，顧頭顧不了腚。一艘敵艦被我擊中起火，其他敵艦也被我打的東躲西逃。我護航船隊也傷亡很大，但没有一艘船後退，有的船中彈起火沉没了，有的船桅杆打斷了，劃着船向敵艦衝去。指戰員們以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輕傷堅持戰鬥，重傷不下火綫。用血肉之軀擋住敵人的炮彈、子彈，拼命拖住、纏住敵艦，其中三隻護航帆船上的四十多名指戰員英勇犧牲，他們用生命掩護主力船隊向海南島方向前進。

海南島解放後，兵團向中央軍委和四野總部的作戰總結中，報告了我127師加强團渡海護航船隊的事迹，毛澤東主席閱後批示："這是人民海軍的首次英勇戰績，應予學習和表揚。"

雨過天晴，我和軍指揮所其他領導徹夜在岸邊觀察激烈的海上夜戰。遠遠聽着陣陣隆隆的炮聲，看着照明彈在水天綫邊閃閃發亮，所有人的心都绷的緊緊的，思潮像海浪一樣翻

腾。

任何一個指揮員，在戰鬥最關鍵時刻，壓力都特别巨大。作爲軍長，我一方面感到肩上的責任重大，三千七百多名指戰員的生死存亡在此一舉；另一方面又堅信自己的部隊是打不垮的，是能够戰勝困難，勝利登陸的。

我在岸邊不停地踱步，不停地抽烟。開始最關心的是海戰的進展，從槍炮聲大起到漸漸稀落，我們估計，突破敵人海上阻擊的戰鬥整整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之後最關心的是風向風速和潮水流向；天將黎明時，又急切盼望着渡海登陸的勝利消息。思想既緊張也很集中，一切爲了渡海登陸的勝利。

我主力船隊越過海峡主流并衝破敵艦的攔截後，繼續南進時，風力逐漸減弱，各船立即摇櫓劃槳前進。不久東北風再起，風力逐漸加大，指戰員們十分高興，齊聲感謝老天爺的幫助，都説"這是黄金難買"的好風，對于我軍將要强行登陸非常有利。

順風、順流，戰船如飛。4月1日凌晨4時左右，船隊接近塔市一帶海岸。敵人海岸防守部隊發現我先頭船隊後，立即猛烈開火阻擊，我火力船隊也一邊快速接近，一邊開火還擊，掩護突擊船隊的接敵運動和强行登陸。島上我徐芳春團長率領的加强營，及瓊崖縱隊第3總隊副總隊長劉榮率領的部隊，也按時進到接應登陸地段，形成海陸兩面夾攻敵人。很快擊破了敵人海岸第一道防御綫的抵抗，在北創港全部登陸成功，并在灘頭陣地與接應部隊勝利會師。

登陸部隊最慘烈的戰鬥發生在白沙門島。擔任護航任務的379團第8、第9兩個連，在海上與敵艦整整激戰三小時，出色完成護航任務後，向海南島方向追趕主力船隊。但由于航行方向偏差，結果1日凌晨在海口市附近一個孤灘上——白沙門島登陸。這個孤灘與彼岸尚有一道水域，漲潮時無法通過。該連四條機帆船在護航時已被敵艦擊壞，現在登陸孤灘部隊處于進退不能的境地。

天亮後，海口守敵發現了我登島部隊，急忙調集飛機、軍艦

和岸炮，從陸、海、空一齊向這個不大的孤灘上，連續數小時的猛烈轟炸和掃射，直到上午10時才停止。之後，數千名國民黨軍士兵從東、南、西三個方向將孤灘包圍，并乘登陸艇發起進攻。

我登陸部隊百餘指戰員，在沒有地形可利用，沒有工事可依托的情況下，與敵頑强作戰，敵人一次次的攻上來，我一次次將敵人打下去。激烈的戰鬥一直到第二天才結束，我殲敵近千人。在無支援的情況下，除一個排乘僅有的一條勉强可用的船，隱蔽突圍外，我堅守部隊彈盡糧絕，終因寡不敵衆，大部犧牲，最後幾名負重傷的戰士，也拉響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于盡。

事後，我們知道了此情此景，心情難過極了。壯士爲國捐軀，波濤、海鷗低鳴，他們的英勇事迹，氣貫山河，與日月同輝。海南島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白沙門島戰鬥中英勇犧牲的烈士們。1957年，在海口烈士陵園中建了墓碑，朱德同志題寫了"渡海英雄永垂不朽"八個大字。六十年代初，我視察海防時，也去悼念過烈士英靈。

4月1日5時左右，當我們接到王東保師長、宋維栻政委發來的："渡過海峽，突破防御，登陸成功，與接應部隊會師"的電報，懸着的心終于放下，由衷地高興與喜悅，非筆墨所能形容。

當日，軍指致電祝賀。電報指出：頃悉你們業已勝利登陸，完成黨與上級給予的光榮任務，特電祝賀！你們發揚了英勇無畏精神，奮勇渡海，衝破敵人海洋封鎖，戰勝自然風力條件不足之困難，打退敵艦，粉碎抵抗，迅速于敵人嚴密防御的正面强行登陸，并在徐劉率部接應下，連續打垮敵人兩綫堵擊，表現了特殊的英雄氣概，是你們的無尚光榮。望你們登陸以後，緊密地與我先渡海部隊及瓊崖縱隊團結一致，聯系群衆，不驕不躁，殲滅敢于進攻的敵人，準備隨時有力配合主力登島作戰，完成全部解放海南島的偉大光榮任務。

同時，兵團和軍指指示：43軍上島部隊和瓊崖縱隊第3總隊統歸王東保師長、宋維[illegible]

三、主力部隊的渡海準備

我軍加强團登陸成功後，敵人异常驚慌。薛岳急忙命令教導第2師第1團在塔市至邁德一綫阻擊，經短時激戰，我將其擊潰，殲其團部及一個營。敵人又命令暫編第13師之38團在三江（文昌以北）至桃坡間進行第二綫阻擊，亦被我軍迅速擊潰，乘勝繼續向腹地挺進。

4月5日，敵人255師分三路向我進擊，在鐘瑞市附近展開激戰，僅一個小時敵人即全綫潰退，至此我登陸部隊共殲敵一個團部四個營又二個連，共斃、俘敵千餘人。

我軍和友鄰40軍，先後兩次潛渡强攻，分四批勝利登陸，并與瓊崖縱隊會師。我43軍渡海五個營，40軍渡海四個營。這樣我上島部隊已達一個師的兵力，加上瓊崖縱隊的力量，無論在什麼地段打開一、兩個缺口，接應部隊大舉登陸都是完全可能的。同時島上部隊對敵人的襲擾，也打亂了敵人的防御部署。

此時敵人在島上的兵力更加分散，防御更加被動，既要應付我軍繼續渡海登陸，又要應付我已登島部隊的打擊；既要應付海島正面的防御，又要應付海島東西兩側的防御。其部隊士氣更加低落，更加恐慌，防守更無信心。薛岳似"驚弓之鳥"隨時可乘"機"逃跑，其部屬呢？誰還肯拼死戰鬥，誰不願保存自己性命！

而我軍，不僅士氣更加高漲，信心更加飽滿，而且帆船渡海的經驗更加豐富，登陸作戰的戰術組織與指揮更加成熟，各種準備工作更加充分。

因此，四野總部和兵團首長決定，根據前兩次渡海經驗，利用目前有利氣象，以木帆船爲主，組織主力部隊，大舉强渡，争取一舉全部解决問題。

4月10日，鄧華司令員在兵團指揮所召開了有40軍、43軍領導參加的作戰會議。我和張池明政委，龍書金副軍長參加了會議。

會議研究討論了當前渡海作戰的形勢和準備：（1）我軍兩次渡海登陸成功後，守敵已察覺我軍將大舉渡海登陸的意圖，敵已調整部署，加强北部地區的防御。同時，敵海空軍加强了海峽的巡邏與封鎖。我軍已無再偷渡的可能；（2）4月中旬的風向，仍然是北風爲主，東北風爲次，對我帆船渡海十分有利；（3）對我兩軍主力部隊的渡海路綫，登陸地點與地形，接應部隊的配合及向島内的縱深進攻方向，提前做了詳盡的、全面的偵察，戰役準備基本完成；（4）我前期上島部隊已達一個師的兵力，爲掩護主力部隊登陸，創造了極爲有利的條件；（5）目前擁有的船隻，已具備一次運載八個團兵力渡海的能力，40軍在潿洲島戰鬥繳獲的大型帆船三百餘隻，發揮了很大作用。會議認爲，大部隊渡海登陸，時機已經成熟，應盡快組織實施。

會議確定的渡海部署是：（1）40軍六個團，一萬八千餘指戰員和我軍128師兩個團，七千餘指戰員，共八個團，二萬五千餘指戰員，分乘三百五十餘艘大型帆船（少數爲機帆船），爲第一梯隊。分東西兩路并肩航渡，我軍爲東路軍；（2）43軍軍指揮所率127師380團、381團兩個營，128師384團兩個營，129師385團、386團，共四個多團，近兩萬兵力，爲第二梯隊，在第一梯隊登陸後，起航跟進；（3）我軍起航出發地區在雷州半島南端偏西地區之鯉魚港一綫。登陸地段以臨高角馬裊港爲界，以西爲40軍登陸場，以東爲43軍登陸場；（4）43軍已上島部隊接應128師登陸，40軍已上島部隊接應40軍主力登陸；（5）大舉强渡時間預定在4月中旬。

根據上述部署，我128師登島後，距海口市最近，抗擊敵人海、空襲擊首當其衝，對40軍渡海側翼起着掩護的作用，因此其任務更加艱巨。

四、大舉強渡

會議結束後，我們回到軍指揮所，立即開始強渡的準備。首先命令渡海第一梯隊的128師，秘密隱蔽地由電白博賀港一帶，調到徐聞以南偏西的三塘港、海珠港地區集結待命；同時又命令129師秘密隱蔽地由陽江沿海一帶，先移湛江地區集中，爾後繼續移至徐聞以東沿海地區待命；命令127師（缺一個加强團）仍在龍塘地區繼續完成隨時強渡的準備工作。

爲了配合大舉强渡登陸，華南分局、廣東軍區、廣東人民政府準備適時發表《告海南島同胞書》，號召海南島人民迅速動員起來，配合大軍行動，迎接全島解放。同時，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葉劍英、副司令員鄧華、副政委賴傳珠發表《告海南島國民黨軍官兵書》，宣告對立即停止抵抗，接受我軍改編者，一律予以接納，并保證其官兵生命財產的安全，對在戰場上不加抵抗自動放下武器者，本其自願原則，分别量才録用或資遣回藉等四項寬大政策。

軍事、政治一切準備工作妥當後，兵團首長決定，于4月16日黄昏後發起大舉强渡登陸作戰。

我們軍指揮所移到128師啓渡港口附近，就地進行出師前的具體指導。軍指決定：（1）由龍副軍長率領軍前進指揮所及128師382團、383團兩個營、384團一個營，强渡登陸作戰。登陸成功後，同時指揮43軍接應登陸部隊的戰鬥行動；（2）及時發出電報，命令王東保、宋維栻統一指揮本軍上島部隊及瓊崖縱隊之一部，于17日拂曉前進到澄邁灣、福山地區，迎接128師主力登陸；（3）命令127師（缺一個加强團）及129師在徐聞東南沿海地區，加緊完成强渡登陸組織準備工作，作爲第二梯隊，隨時聽命投入登陸縱深戰鬥。

4月16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參加渡海第一梯隊的部隊，白

天休息睡覺，晚餐改善伙食。

在夕陽落水、晚霞殘存時，部隊按命令分別上船。黃昏時升帆起航，離開港灣，在港外集合編隊。頓時海上帆檣如林，威武雄壯。鄧華司令員和我們軍指領導都來到岸邊爲船隊送行。鄧司令員握着龍書金副軍長和黃榮海師長的手説："等着你們的好消息，祝你們成功。"漁村的老百姓也聚集岸邊，敲鑼打鼓，點燃鞭炮爲大軍送行。

19時30分，百餘隻戰船，以排山倒海之勢，開始横渡瓊州海峽，向預定登陸方向揚帆遠航，奮勇挺進。

各團的護航船隊仍然擔負着警戒和掩護主力船隊的任務。與前兩次渡海相比，此行的護航船，其性能和武器裝備强了不少，一是以機帆船爲主，速度快，機動性好；二是大型船，可在船首船尾固定山炮或戰防炮，因此火力更加猛烈。

凌晨，船隊航行到海峽主流區域。我先頭護航船隊與兩艘巡邏的敵艦遭遇，互相進行猛烈的炮戰。頃刻我船隊左翼也發現敵艦三艘向我船隊炮擊，我護航戰船立即開足馬力，展開隊形，開炮予以還擊，炮彈在敵艦周圍爆炸，掀起高高的水柱，打的敵人不知所措。他們萬萬没有想到，我護航船隊也能發射如此密集的炮彈。敵艦不敢靠近了，衹在遠處開炮射擊。

敵艦一計不成，再生一計。敵人不再使用照明彈，利用黑夜，企圖擺脱我護航船的阻攔，竟開足馬力，瘋狂地竄入我主力船隊之間，横衝直撞，妄圖衝散或撞毁我船隊。我主力船隊一邊繼續前進，一邊抽調少數船隻，配合護航船圍住敵艦死打，一時間，炮聲隆隆，火光閃閃，戰鬥甚爲激烈。很快一艘敵艦中彈起火，拖着濃烟歪歪斜斜地退出戰鬥，其他敵艦不再敢靠近我船隊。

我船隊一邊海戰，一邊衝波踏浪，乘風前進。

五、攻占福山
和黄竹、美亭圍殲戰

我軍登陸第一梯隊，于17日凌晨3時至6時，一舉突破敵人大吹大擂的所謂“伯陵防綫”，摧毁敵人所謂“海陸空立體防綫”的抵抗，勝利地在才芳嶺、玉抱港、雷公島地段登陸成功。

拂曉後，我登島部隊繼續擴展灘頭陣地，先後攻下才芳嶺、橋頭市等岸防據點，殲敵64軍131師一個團。之後，部隊以迅猛動作包圍了花場港敵軍，并與127師的接應部隊會師。登島戰鬥進行到當日中午，我軍初步建立了縱橫五華里左右的灘頭陣地。

薛岳急令62軍一個團和暫編第13師兩個團趕赴福山鎮（此鎮距我灘頭陣地約二十里），企圖將我壓制在灘頭陣地，全力阻止我登島部隊向縱深發展。18日，敵暫編第13師兩個團，向福山以北我灘頭陣地進攻，我127師加强團正面阻擊，我128師主力一部從側面迂回，痛殲敵人，敵潰逃。同時，我128師另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福山，對守敵發起猛攻，擊潰敵62軍151師的抵抗，守敵大部被殲，一部逃竄，擊斃敵62軍少將參謀長温藹。我軍占領福山鎮。

福山一仗的勝利，使我軍的灘頭陣地向内陸推進了二十餘里，不僅更加鞏固，而且爲我軍建立了全面進攻的前進基地。

友鄰40軍粉碎敵人海上攔阻後，于17日拂曉在博浦港、臨高角預定登陸地段登陸完畢，與接應部隊會師，并將臨高城包圍，主力在臨高以東地區與敵64軍131師兩個團激戰。

登陸作戰就是“背水作戰”，共同戰術原則是衹能前進，不能後退。因此，擴大鞏固灘頭陣地，立穩脚跟十分重要。17日和18日兩天，我40軍、43軍登陸部隊，以不斷擴大鞏固臨高以東、澄邁以北、白蓮以西之灘頭陣地，準備粉碎敵人大規模垂死挣扎的反擊

爲主要任務。

薛岳發現我主力部隊渡海登陸成功，頓感形勢十分嚴重，爲保障海口側翼的安全，急忙抽調32軍、62軍教導師等四個師，在空軍掩護下，于19日開始，由海口、澄邁兩個方向，向黄竹、美亭地區我軍大舉反擊，妄圖堵住我43軍向内陸前進。

敵人將其精鋭部隊都調往澄邁以北的美亭地區，敵方的企圖是將我登島部隊一口吃掉，趕下大海，并吹嘘要在海口召開祝捷大會。而我軍則將此視爲吸引敵主力，殲滅敵有生力量的大好時機。

19日下午，兵團首長命令40軍登島主力，迅速由臨高附近向澄邁方向急進，其任務是圍殲澄邁之守敵。命令我43軍前進到黄竹、美亭一綫，其任務是殲滅向澄邁增援之敵，同時命令我軍堅决抗擊由海口、澄邁兩個方向的敵人反擊，并積極尋機殲敵。

43軍前指當即命令王東保、宋維栻率領127師四個加强營及瓊縱一部進到美亭、海口之間的鳳門嶺、平頂山地區，擔任阻擊海口、瓊山方向敵人反擊的任務，命令128師包圍并殲滅黄竹、美亭守敵之後，與127師并肩阻擊增援之敵。

4月20日，128師登島部隊在向黄竹、美亭奔襲途中，突與敵32軍252師的一個團遭遇，128師一部將其包圍在黄竹地區，另一部包圍美亭守敵，并發起强攻。敵在飛機轟炸的配合下，拼死抵抗，我攻擊部隊一時不能解决黄竹、美亭兩處之敵。

此時，我軍前指截獲情報，敵32軍、62軍主力已出動，向黄竹、美亭增援。我立即給龍副軍長發電報告之："海口之敵已出動，請注意敵動向"。阻擊敵援軍的任務，落在了127師加强團的肩上。

我軍處在敵多我少，兩綫作戰的不利形勢下。20日，我128師殲滅被包圍的敵252師一個加强營，并頂住了美亭之敵的"反包圍"。戰鬥在激烈的拼殺中進行。

21日起，敵62軍軍長李宏達親自指揮，敵153師第458、459兩個團的兵力，向我鳳門嶺陣地猛烈反擊，我127師頑强阻擊，其堅

守105高地的381團1連，發揚有我無敵、人在陣地在的英勇頑强精神，與敵浴血奮戰，先後擊潰敵人飛機、步炮聯合的十三次攻擊，正、副連長及大部戰士在戰鬥中英勇犧牲，全連僅剩十三名輕傷戰士仍堅持戰鬥，使我陣地巍然不動，戰旗始終在濃烟烈火中高高飄揚。敵援軍被阻鳳門嶺下，未能前進一步。

鑒于381團1連指戰員的英勇頑强和發揮的重要作用，4月22日，軍前指向127師登島部隊發去嘉獎電報："……105高地阻擊由海口向澄邁增援之匪軍的戰鬥中，全連同志發揚了高度的死打硬拼優良作風，英勇頑强地擊退了匪軍向你們陣地十三次（其中有九次是整營的兵力）連續的猛攻，殺的敵人尸橫遍野，血流成渠。……特電表揚，并授于你們'渡海英雄連'的光榮稱號。"

4月21日上午，40軍經兩天兩夜的急行軍進至澄邁，傍晚即插到美亭東西一綫，形成鉗形包圍，從側翼猛烈攻擊敵62軍主力。

當天晚上，敵發現我援軍已到，陣脚大亂，丢盔卸甲開始潰退。

4月22日，我軍與友軍并肩作戰，在白蓮地區徹底擊潰敵32軍和62軍約四個殘師的抵抗。

經過兩天的激戰，黄竹、美亭圍殲戰以我最後勝利而結束，這是整個海南島戰役中規模最大的敵我大决戰。

4月23日，我軍和40軍轉入全面進攻，我127師擊潰當面敵人，和40軍118師并肩作戰，一舉占領海口市。戰局隨之急轉直下，形勢對我非常有利，全島解放已指日可待。

六、乘勝追擊，解放全島

薛岳看到大勢已去，爲了避免全軍覆滅的危險，于22日發出總撤退命令，要各部隊迅速擺脱我軍打擊，分别向海南島南部逃竄，妄圖轉乘軍艦、民船。當日，薛岳自己乘飛機先逃往臺灣。敵人失去主帥，立即人心慌慌，無心戀戰，失魂落

魄，兵潰荒野，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狼狽不堪，各自逃命。真是兵敗如山倒！

4月24日凌晨，我和張池明政委率領43軍前指及渡海第二梯隊共五個團，在海口市東西兩側地區同時登陸。

根據兵團下達的命令，我軍前指隨即調整追殲部署：128師沿海島東部地區，經文昌、嘉積、萬寧、陵水向榆林港、三亞方向猛烈進擊。129師和127師380團，沿海島西部地區，經澄邁、那大、白沙向北黎港、八所港方向猛烈追擊。軍指在海口市指揮。127師主力在海口瓊山地區清掃戰場，維持秩序，待命機動。由127師師長王東保兼任海口市警備司令，政委宋維栻兼任政治委員。

各部隊分路窮追猛趕，邊走邊打，敵人的任何抵抗和炸橋破路所設置的障礙，均未能阻止我軍閃電般的追擊。在海南各地游擊隊和人民群衆支援下，部隊越追越快，越打越勇。沿途我軍和40軍各殲敵62軍、保安第1師、教導師、32軍之252師等部共數千人。

4月30日，東路我軍和兄弟部隊到達榆林、三亞港。將未能逃跑的62、63兩個軍殘部二千餘人全部殲滅，占領了海島南端的榆林港、三亞港兩大海軍基地。西路我軍當日到達北黎港，又將未能逃跑的第4軍286師全部殲滅，俘敵三千五百人，副師長邱國梁被活捉，并俘獲敵艦一艘。

5月1日，北黎、八所兩港被我軍占領。至此，海南島戰役勝利結束，海南島全境解放。

自3月5日開始小部隊偷渡登陸（我軍爲3月10日），到4月16日大舉强渡登陸，再到5月1日解放八所港、北黎港爲止，歷時近兩個月，徹底粉碎了敵人的海上攔阻，灘頭陣地的頑抗，淺近縱深的反擊和妄圖擺脫我軍猛烈追擊的逃竄，徹底解放瓊崖全島，勝利地完成了解放華南最後一仗的光榮任務。

島上守敵，除一部乘船逃走，一部潰散，被殲于島上者達三萬三千餘人。共繳獲槍支一萬五千餘枝，各種火炮四百餘門。

我43軍共殲敵一萬七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支九千四百二十四枝，繳獲各種火炮一百九十九門，坦克兩輛，軍艦一艘。我傷亡三千二百餘人。

4月26日，我軍前指的領導同志在海口會見了在島上長期堅持鬥爭的瓊崖縱隊領導人馮白駒等同志。戰友相見喜不勝收，互相祝賀勝利，互相慰問辛苦。我們介紹了部隊的作戰行動，他們也介紹了瓊縱的作戰行動，對于全島解放後的工作初步交換了意見。爲了便于協商聯系，瓊崖縱隊指揮機關移駐海口市郊的五公祠及其附近。

爲了慶祝勝利，慰勞長期堅持瓊崖鬥争的同志們，我們設宴款待，互相敬酒，痛飲方休。

4月底，兵團司令員鄧華率兵團前指也來到海口，并召開軍事會議，安排戰後工作。

海南島戰役取得偉大勝利，但我的内心還是有遺憾之處，因爲此次戰役并未將敵人全部或大部殲滅。在林彪的作戰指揮思想中，四野部隊歷來將打殲滅戰作爲作戰的原則。海南島戰役中，守敵十餘萬人，過半數乘船逃跑，在四野以往重大戰役中還未有過。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我認爲：

客觀原因之一：我大舉登陸成功後，敵人集中兵力，企圖把我趕下海去，奪回灘頭陣地。經過數日激戰，連續碰壁，連續失敗，乃斷然決心全綫撤退。敵爲了逃脱被殲，高速逃命，沿五指山區東西兩側海岸地區，利用交通便利的條件，狼狽南逃。而我軍由于地形限制，道路生疏，不能采取大包圍、大迂回戰術，衹好在敵人背後跟踪追擊。因此很難將其主力殲滅。

客觀原因之二：海南島的商船、民船，臺灣的運輸艦船均已集中南部沿海地區，準備接運敵人從海上撤退。而我們既無海軍參戰，也無空軍參戰。如果有海、空軍參戰，可以炸毁敵人撤退運兵船隻，可以封鎖敵人撤止敵人撤退。

主觀原因之一：我軍渡海第二梯隊投入戰鬥時間過晚，如果

敵人集中力量與我第一梯隊在登陸灘頭地區作戰時，我渡海第二梯隊提前三天（即4月21日），突然在敵兵力已空虛的海口東西地區强行登陸，然後協同第一梯隊的登島部隊，在瓊西北海岸地區圍殲敵人，就可能將敵主力全部殲滅。

主觀原因之二：瓊崖縱隊是土生土長的部隊，對海南島的地形道路特别熟悉，但没有充分發揮其戰鬥特點和特殊作用。如果當發現敵人全綫向南撤退時，立即命令該縱隊快速插到敵人後方，將敵人撤退時可能經過的橋梁、道路破壞，并利用熟悉的有利地形，堅決、頑强地堵擊敵人向南逃竄，配合主力圍殲敵人，亦可能消滅更多敵人。

戰役結束後，我曾當面向鄧華司令員講過自己的想法，他也認爲"有一定道理"，但又責備我説："爲什麽不及時向我提出建議，提醒我考慮。"我承認是戰役結束後，發現敵人大部乘船跑掉了，才"事後諸葛亮"。

5月1日，全島人民熱烈慶祝解放，莊嚴的五星紅旗在海南島城鄉迎風飄揚。

中南軍政委員會主席林彪發布命令，要求中南全區慶賀我軍解放海南島的勝利，命令指出：我英勇無敵的人民解放軍，自勝利登陸海南島以來，以疾風掃落葉之勢，于很短時間，即將島上殘匪殲滅，解放了全部海南島，并使我中南地區全部解放，從此進入全面和平建設之新歷史時期。



中央軍委的賀電稱：我廣東前綫人民解放軍克服敵人陸海空軍的抵抗，在我瓊崖縱隊和海南人民協助下，英勇登陸海南島并迅速掃蕩殘敵、完

成全島的解放。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向參加解放海南島戰役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和支援這一戰役的廣東軍民，致以熱烈的祝賀。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長江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海南島的徹底解放，是全國人民又一件大喜事，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是又一次的沉重打擊，事實已經證明，强大的人民解放軍不但能渡過黃河和長江的天險，解放全部中國大陸，并且也有完全的把握渡過寬闊的海洋，解放任何海上的島嶼。

解放海南島，成功組織我軍大兵團渡海作戰，這就是我在解放戰爭時期，三次得意之戰中最後一次得意之作！

遼西圍殲廖耀湘兵團，粵桂邊全殲魯道源、張淦兵團，最後解放海南島，這次次成功戰役，標志着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勝利，標志着林彪元帥作戰指揮藝術的勝利，標志着千千萬萬浴血奮戰的人民解放軍將士的勝利。我祇是他們中的一員，是普通一兵。

1999年11月，應老戰友宋維栻之邀，我去廣東走了走，先後到了廣州、深圳和珠海等地。除宋維栻同志外，此行還見到了龍書金等原43軍的老同志。雖然我們都已白髮蒼蒼，但戰友聚會，憶往昔，依然激情滿懷。



1999年和宋維栻親切見面

臨別時，宋維栻送我一本書《戰爭史上的奇迹——43軍解放海南島記實》作爲紀念。該書是1995年，即紀念海南島解放45周年之際出版的。

我認爲這本書，是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寫成的，是實事求是的。該書經過43軍當時軍、師、團一些領

導幹部集體討論定稿，他們是海南島渡海登陸作戰的親歷者，是最有發言權的。

與并肩戰鬥、生死與共的老戰友們一起回顧難忘的戰爭歲月，深感我們用生命和鮮血爲祖國、爲人民做出了貢獻，永遠無愧于歷史，無愧于先烈，無愧于後代。

第五篇
回顧輝煌

第二十四章 勝利詩篇

一、紅軍贊歌

（一） 紅軍首次攻占吉安

1930年秋

贛江險阻十八灘，章貢合流卷巨瀾。
兩側群山分外秀，打倒土劣忙分田。
紅旗如林軍號喚，革命群衆衝殺歡。
工農九次圍要城，紅軍十月占吉安。

（二） 反第一次大"圍剿"

戰雲翻滾紅旗展，臨陣待機誘敵犯。
寇兵蠢動妄自歡。
都稱喚，運送隊長張輝瓚。
龍崗東韶均南贛，兩戰消滅一師半。
全綫勝利獲兩萬。
堪模範，危中捉鱉不慌亂。

（三） 反第二次大"圍剿"

東固蘇區釣臺立，垂綸靜觀防性急。
初戰擊敗王金鈺。
猛追擊，富田水南又殲敵。
春雨泥濘遠奔襲，半月五勝七百里。
深謀遠略毛主席。
長相憶，多少英雄皆莫及。

（四） 反第三次大"圍剿"

四面妖鳳腐塵起，三十萬軍傾瘰癘。
步步爲營早碰壁。
重新立，長驅直入更無醫。
千里回師尋戰機，蓮塘黃陂皆勝利。
贛江東側殲逃敵。
秋光裏，名將公略勇捐軀。

（五）反第四次大“圍剿”

南豐城下激戰酣，撫州驚恐鬼神亂。
貔貅傾巢向南竄。
并叫喧，四次送死又開端。
紅軍東韶已動員，士氣高漲不平凡。
兩次大捷乾坤轉。
烏雲散，埋伏戰中操勝算。

（六）瑞　金

湘鄂贛閩粤，屢破熊羆猖獗。
全蘇大會召開，革命紅都設。
邊界古城添光輝，一片喜慶悦。
沙洲壩村燈塔，光照全中國。

（七）長征——遵義會議

天無三日晴[1]，所見甚真。
細雨蒙蒙霧沉沉。
進占遵義都高興，日暖人心。
迷途全覺醒，禍首王明。
左傾冒險害人深。
撥正航向扭乾坤，光榮前景。

注1，貴州人自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雖夸張，但雨日頗多。

（八）長征——飛渡大渡河

冒雨趕路急，如虎添翼。日行崎嶇百餘里。
安順場鎮迎紅旗，借問何去。
大渡河水碧，川𢇁盤踞。妄圖居江橫堵擊。
飛渡險橋出高棋，所向披靡。

（九）長征——爬雪山

雪，群山素裹皆銀色，景如畫，遠望思飛越。
雪，山下兵馬正休歇，欲攀登，雄心驚豪杰。
雪，踏破艱難過半節，六月天，層冰消暑熱。
雪，紅軍奮勇峰頂越，旌旗展，笑顏指向北。

（十）長征——過草地

草，千里莽莽迎風笑，八月間，青青色未老。
草，北上抗日必經道，挺進中，粉碎蠻騎擾。
草，風餐露宿日月照，排萬難，糧斷野菜補。
草，突破臘口堵墻倒，入甘陝，革命新高潮。

（十一）紅軍完成長征

赤色滿天，戰雲怒，紅軍揮師遠圖。
鄉親送別，村頭站，贛水回盼紅都。
衝破重圍，[illegible]，天地多陰霧。

遵義春光，三軍同聲歡呼。
北斗高照征途，搶險又攻關，屢敗堵截。
萬水千山，傾國敵，無不望塵折服。
輾轉多省，屈指二萬五，殲敵無數。
爲時一年，壯舉流譽千古。

二、抗日贊歌

（十二） 第一次到北平

1937年夏

離延下長安，轉車上北平。
民族存亡形勢緊，秘察敵寇情。
蘆溝橋見證，倭寇集重兵。
震天炮響催人醒，國共合作成。

（十三） 延安抗大學習

1937年秋冬

寶塔山下英雄城，光芒四射，紅日噴薄升。
舉國上下抗倭寇，人民舵手掌航程。
傍山依水學軍政，揮鋤動斧，十里窰洞新。
小米咸菜格外香，團結緊張翻書頻。

（十四） 平型關戰鬥

1937年冬

晉省北部平型關，抗倭出名中外贊。
一個旅團鬼子兵，大搖大擺來侵犯。
八路密布埋伏陣，待進口袋閃擊戰。
决死頑抗不繳槍，全部被殲終膽寒。

（十五） 抗　日

1938年

抗日拼殺于沙場，以身許國萬險嘗。
風霧不改奇勇骨，日月常鬧硬心腸。

（十六） 破敵密電碼

1938年初調離軍委二局

竊破蔣軍密電碼，打仗常勝情報明。
玻璃室内觀外景，一清二楚心中鏡。
埋頭五年少人知，絶對保密啞無聲。
國共合作抗倭寇，重整戎裝戰場行。

（十七） 保衛黄河

跨馬呂梁觀烽火，倭寇西竄妄渡河。
游擊到處布迷霧，埋伏要道張網羅。
晋西人民祝三捷，汾陽美酒犒天戈。
保衛黄河保延安，不在天險在方略。

（十八） 抗日東進

鳳凰山下頒命令，呂梁揮軍向東進。
晋冀魯蘇戰火飛，乘風破浪敵後行。
沿途捷，人心振，山區平原喜顏迎。
紅旗直插東海濱，鬼子恐慌漢奸驚。

（十九） 汾離公路三戰三捷

日寇企圖攻延安，汾離公路連三戰。
鬼子失敗不服氣，誣評八路偷偷幹。
汾陽郊外地平坦，雙方用兵不困難。
決戰看誰勝或敗，盲目挑釁小戰犯。

（二十） 陸房勝利突圍

春光明媚，師旗東進，齊魯泰西。
烽火頻報急，鬼子多路：
兵嘶馬鳴，前來圍擊。
清野堅壁，軍民迎敵，忽南忽北尋戰機。
晨霧裏，天[illegible]四起。

戰士搶占陣地，奮勇抵抗合圍毒計。
激戰震山谷，血濺橫飛；
寇尸枕籍，風展紅旗。
夕陽沉落，月暗星稀，
我軍乘隙巧脫離。
次拂曉，殘敵再蠢動，垂頭喪氣。

（二十一） 梁山告捷

魯西原野，千里蒼龍，一山獨峙顯威風。
水寨舊迹無踪影，青紗帳裏多英雄。
風塵滚滚，鋒鏑隆隆，寇陷重圍尚酣夢。
“八路”夜戰拿手劇，洋馬洋炮歸工農。

（二十二） 沂蒙反掃蕩

五萬日偽大掃蕩，沂蒙軍民備戰忙。
主力靈活破圍剿，民兵果斷反三光。
敵軍撲空無結果，治安强化更失望。
屢戰屢敗半月久，狼狽返巢治戰傷。

（二十三） 進軍魯南

亂雲遮抱犢，人民不堪苦。
日偽蹂躪金甌碎，還有土頑固。
“八路”新開到，全境如天曙。
横掃腐惡慶解放，村村紅旗舞。

（二十四）天寶山戰歌

天寶山，在魯南。峭壁險，攀登難。
山頂兩圍寨，寨內存糧彈。
盤踞敗類廉德三，投降日寇當漢奸。
一時彈丸之地，烏雲盤旋，黑風亂轉。
摧殘蒼生，荒廢田園。
襲擾抗日軍，搗亂新政權。
罪惡萬千，仇恨滿人間。

軍號聲烈，戰鼓聲咽。
抗倭鏟除叛國賊，救亡雪恥民族怨。
我軍奉命令，奔襲天寶山。
兵馬全展開，完成包圍圈。
陣前細察看，謀士獻巧策。
主攻方向，衝鋒道路，突擊任務，攻點打援，
一概部署完。

戰地黃花艷，秋夜曉風寒。
三顆紅色信號，騰空璨。
機槍在連射，炮轟雨點般。
你看：人流滾滾，波浪起伏，奮向前。
你聽：殺聲陣陣，怒吼吶喊，震山川。
前仆後繼，頑强勇敢，
衝到圍寨邊，進攻受阻攔。

老戰友，劉四喜，英雄漢。
指揮機動果斷，親臨火綫前沿。
衝鋒更如猛虎撲[illegible]，[illegible]。

爲黨爲國生命捐，
丹心浩氣，山青海寬，令我懷念永遠！

首次攻擊未成功，再次衝殺戰猶酣。
遠方隆隆炮聲響，報道敵軍來增援。
下決心，情況判，鬼子少，僞多半。
決計誘敵深入，并設埋伏圈。
山區平原，軍民齊動員。

烟塵翻滾，天昏地暗。
日僞來送死，自投深淵。
寇兵離城魂不安，走走停停狐疑看。
忽然發現退路斷，妄圖繞道往回竄。

掉頭剛繞道，大地起波瀾，好似航海觸礁船。
正中我埋雷地段，轟！轟！轟！
雷鳴電閃，紅焰黑烟。
炸得它：人叫馬嘶，車倒炮翻；
炸得它：血肉横飛，混亂一團；
炸得它：丢甲失冠，狼狽不堪！

敵援已潰退，山寨更慌亂。
發起新進攻，喇叭號令唤。
猛烈開火發發中，地動山摇圍墻穿。
英勇衝擊，人人争先，攀登高峰掃逆頑。
前後兩寨破，戰場一片歡。
夕陽照群峰，戰旗迎風卷。
戰場指揮負[illegible]進醫院。

（二十五） 轉戰濱海

1941年春

抗倭相持戰，軍民渡難關。
聲東擊西似閃電，積極破敵頑。
西有沂沭河，東瀕黃海岸。
轉旗是處統全盤，力爭乾坤轉。

（二十六） 反掃蕩

沂蒙粉碎敵人大掃蕩

碧天黃地秋收忙，軍民奮起反掃蕩。
披星跳出合圍圈，乘霧切斷交通網。
群衆深仇反清剿，民兵英勇破三光。
射虎斬蛟驅瘟神，人民戰爭放光芒。

（二十七） 濱海討頑戰役

黃海騰浪，沭河揚沙，北山禍水南灑。
命令起兵，興師懲罰，星夜分路齊發。
激戰甲子山，直搗日莒郊，止兵勒馬。
繳獲數千，解放區域，又擴大。
諸日名山琅琊，有勾踐觀海，嬴政刻石。
潰退頑軍，依靠日偽，盤踞此區掙扎。
擾民是內行，反共是專家，曲綫自誇。
摩擦首節停止

（二十八） 解放莒縣城

1944年秋

齊魯古名城，交通要津。城墻高厚外壕深。
倭寇營盤座中心，巡防督陣。
策反秘告成，僞軍歸正。三千弃暗投光明。
掃除瘟軍紅旗升，鞭炮齊鳴。

（二十九） 山東抗日反攻

一聲春雷，四海振奮，日寇投降。
津浦東西，膠濟南北，反攻鏖戰忙。
五路大軍，百萬農工，戰區隆隆炮響。
殲頑敵，攻城奪鄉，到處紅旗飄揚。
愈戰愈勇，鋭不可當，濟青徐海在望。
獨夫民賊，峨嵋山崗，獸心魔爪長。
挑動内戰，壟斷受降，人民義憤激昂。
新中國，燦爛曙光，人心歸向。

（三十） 反攻占臨沂

紅旗越過沂河，軍民圍攻要城。
一聲號令總攻擊，戰士奮勇拼命。
目睹東南樹梯，耳聞西北巨聲，[1]
激烈巷戰攻告成，虎狼全掃乾净。

注1. "巨聲"是千斤炸藥炸開城墻缺口。

（三十一） 抗戰勝利

抗日風烟群英舞，紅旗東征入齊魯。
軍民血肉築長城，游擊戰爭滅狂虜。
青紗帳裏設伏兵，沂蒙山區鳴金鼓。
八年血戰建奇功，日寇投降齊歡呼。

（三十二） 抗戰贊歌

統　戰　風雷滚，兵馬動。全面抗戰炮聲隆。
統戰團結驅倭寇，十大主張喚工農。
持久戰　敵後打，正面抗。驅逐日寇兩戰場。
持久戰中弱變强，反攻直搗鴨緑江。
運動戰　集優勢，勇包抄，各個擊破戰策妙。
運動戰裏斬妖魔，進退自由勝算操。
游擊戰　閃電來，疾風去，鬼出神没巧奔襲。
獨立自主游又擊，殲敵鋤奸壯自己。
反掃蕩　地雷轟，地道防，人民戰争似汪洋。
粉碎合圍破掃蕩，反對清剿鬥三光。
根據地　廣平原，群山區，三三政權減租息。
發展生産勞武舉，參軍參戰多奇迹。
反　頑　人民情，戰士恩，針鋒相對不讓步。
反對摩擦勸醒悟，有理有節動刀斧。
反投降分裂　天欲曉，黎明黑，抗戰到底更堅决。
譴斥投降批分裂，民主進步求團結。
抗日敵後反攻　起巨風，卷寇凶。千萬軍民大反攻。
攻城奪地控交通，收復失地半壁紅。
舵　手　毛主席，共産黨，篇篇雄文是力量。
三大法[illegible]志成城滅東洋。[1]

注1. "三大法寶"指：共產黨領導、武裝斗爭、統一戰線。

三、 解放贊歌

（三十三） 由膠東渡海去東北

山紅水碧秋月皎，百輪千帆渤海橋。
我軍大舉忽北去，蔣匪重兵竄秦島。
三省要地勢必爭，雙方備戰劍出鞘。
打敗惡虎打凶狼，自衛求和抗逆潮。

（三十四） 秀水河子殲敵

遼北戰場忍、准、狠，炮聲響處驚鬼神。
誘敵引迷津，調虎落陷阱。
美械何所怕，初戰威風喪。
全殲未逃脫，援兵撤退忙。

（三十五） 四平惡戰

戰役地圖似棋盤，策劃交鋒標紅藍。
部隊展開炮就位，訊號騰空戰開端。
百門巨炮齊轟鳴，千發彈炸敵膽寒。
突破缺口展雙翼，爭奪街壘惡戰酣。
七天日夜占城半，八千傷亡心不安。
戰場變化常莫測，負隅頑抗待增援。
塵土滾滾援敵至，退出戰鬥補兵員。
養精蓄銳待良機，必滅此賊再決戰。

（三十六） 三下江南

松花江北紅旗飄，松花江南貔貅擾。
隔江對峙怒相瞧。
寒冬到，大江小河結冰橋。
聯軍興師千里繞，忽東忽西敵難料。
三戰三捷射大雕。
冰融消，勝利回師受犒勞。

（三十七） 夏季攻勢

田野青綠麥翻浪，大軍暗渡松花江。
懷公旗開頻報捷，昌開烟消戰局强。
北向攻壘不順利，南方閃擊士氣旺。
老朽狼狽卷鋪蓋，新換瘟神更恐慌。[1]

（三十八） 冬季攻勢

千里冰封血戰場，寒風吹、硝烟揚。
反攻旌旗，直搗兩走廊。[2]
縱横輾轉戰三月，大豐收、近春光。
敵軍龜縮錦沈長，賭殘局，泪汪汪，
損兵失地，渾身都是傷！
重點防御變墳墓，受困處，愁斷腸。

注1、杜聿明走人，陳誠上任。
注2、兩走廊指中長、北寧兩綫。

（三十九） 遼沈戰役

烟波塵浪北風烈，大軍雲集伐殘賊。
北寧綫上鏖戰急，松花江南頻傳捷。
運動踏碎王牌軍，攻堅傾覆匪巢穴。
全部蔣軍皆覆滅，關東解放轉建設。

（四十） 殲滅廖耀湘兵團

沈陽敵援遼西，自尋埋葬墳地。
未退黑山陷重圍。
十萬蔣家兵，熱鍋烤螞蟻。
加快縮小包圍，嚴鎖突圍空虛。
翻江倒海總攻擊。
生縛廖耀湘，網盡大小魚。

（四十一） 解放平津

戰略決戰出奇兵，雄師乘勝向南征。
旌旗逶迤越燕山，戰車聯翩跨長城。
會師包圍驚弓鳥，斬頭斷尾困北平。
傅公義舉免血戰，人民領袖進古都。

（四十二） 和平解放北平

先進駐永樂店，後占領通縣城。
大軍重圍古燕京，殘兵敗將驚。
上峰運籌既定，破城首先攻心。
談判義舉中華震，人民歡呼和平。

（四十三）戰場風光

南征北戰弄干戈，少見漁歌，多見戰歌。
血染江山殲惡魔，傷也甚多，亡也甚多。
消滅寇敵獻戰果，軍也快樂，民也快樂。
連戰皆捷勢磅礴，戰術靈活，戰略正確。

（四十四）進占九江

夏雨滂沱，水洗江南舊山河。
古城潯陽，敵軍逃命未抵抗。
登上廬山，眼底吳楚換新顔。
繼續南下，戰旗飄飄贛西北。

（四十五）向廣東進軍

三伏休兵渡春陽，白露進軍人馬壯。
贛江高歌送南征，梅嶺歡舞迎解放。
破竹卷席進穗城，摧枯拉朽止陽江。
殘軍潰散兵化匪，除惡務盡再掃蕩。

（四十六）南進過吉安家鄉

雲霧沉沉方驅散，南進途中過吉安。
山歡水笑憶往昔，屈指已是二十年。
早去晚歸看家山，父病母亡處境難。
談往論今評風雨，勞動建設乾坤轉。

（四十七）解放廣州

佛崗告捷急南下，前鋒已過一縣花。
羊城爆聲震天地，白雲紅焰催戰馬。
傳號令，改計劃，不教逃寇毀繁華。
前軍快速入市內，肅清殘敵衆口誇。

（四十八）橫掃粵桂邊

雲開山鏖鳴鏑，三軍奮勇閃擊。
初戰擊潰魯兵團[1]，連破四要城[2]，窮追二百里。
前鋒趕路特急，後隊馬不停蹄。
夜襲博白更出奇，活捉匪張淦[3]，談笑殲强敵。

（四十九）解放海南島

白浪洪波，晚汐正漲，夜色蒼茫。
十萬軍民，千艘戰船，北斗照征航。
帆船擊艦，横衝直撞，神炮摧破島防。
東方白，灘頭勝利，風卷烟波旗浪。
南北會師[4]，攻勢更旺，痛打狗急跳墻[5]。
連戰皆捷，愈戰愈壯，窮追兼掃蕩。
天涯海角，也難躲藏，不降徹底滅亡。
五星旗，指日可望，全島飄揚。

注1、鲁道源是白崇禧部兵团司令
注2、四要城是：容县、北流、玉林、博白。
注3、张淦是白崇禧手下副司令兼主力兵团司令。
注4、"南北会师"指我军先期偷[illegible]接应主力部队登陆的会师。
注5、"痛打狗急跳墙"是指敌人主力向我滩头阵地反扑，被我打垮。

（五十）四野大反攻

浩浩蕩蕩百萬師，橫掃千軍如卷席。
遼沈平津兩決戰，東北華北全無敵。
跨江越嶺向南飛，中南六省飄紅旗。
千帆齊發渡瓊海，天涯海角慶勝利。

（五十一）離海南返廣州

天涯及海角，風景獨好。
全島解放戰火消。
發展生產求富饒，陽光大道。
辭別海南島，奉命北調。
新職重任恐難挑。
聞息遠方抗強暴，心飛援朝。

附　　録

一、民兵游擊戰術問題

作者説明：

這是我于1943年在山東民兵工作會議上所作報告之一部。這篇文章還發表在當時的《大衆日報》和《戰士報》上。

麻雀戰

麻雀戰是一種不正規的戰法，是一種以弱擊强的戰法，是適合目前分散性的游擊戰爭的方針，又最能發揮民兵的特長。麻雀戰的主要目的是消耗、擾亂、恐嚇、疲勞、暴露敵人，捕捉敵人少數及單個人員，削弱敵人，使敵陷入情况不明，進退受阻，坐卧不安的苦境，造成我基幹武裝與主力殲擊敵人的有利條件。

（一）麻雀戰術原則

麻雀戰術根據分散性游擊戰争基本原則，以小組、小分隊及個人爲戰鬥單位，散布在廣大地面[illegible]輪番作戰，它的戰術是高度獨立自主、積極進攻的原則，具體説有以下幾點：

第一，積極主動的作戰：避强擊弱、避實擊虚，不固定一定地點打，也不固定在一定時間打。没有一定防綫，經常保持進攻的姿態、又游又擊的游擊打法，避免固守挨打而處于被動。

第二，隱蔽迅速的作戰：尋找敵人弱點（疲勞、分散、驕傲、敗退），把握敵人規律，實行手快眼快的三擊（阻擊、側擊、尾擊）、三速（速打、速决、速走），不放過一點有利打擊敵人的機會。

第三，靈活機動的作戰：該打即打，不死打硬拼，打賺錢的仗，消耗損失太大不打。如魯南大平安莊的戰鬥，濱海澗子崖的戰鬥，雖然英勇的大量殺傷了敵人，但在戰術上是犯了嚴重的錯誤，是企圖以土槍土炮人命死守圍子，與數倍優勢兵力于我且有新式裝備的敵人硬拼死打，而使自己遭到嚴重的損失，是要不得的。但有時爲了整個的群衆利益，即使受到部分消耗傷亡亦必須堅决打。如最近濱海南部某村，遭敵不斷出擾搶糧，開始民兵不敢打，衹是消極的跑，結果群衆利益受很大損失。後來，知道光跑不是辦法，必須同敵戰鬥，打擊敵人出擾，破壞敵人行動，結果打得敵人不敢輕易出來，使群衆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反對擊而不游，閉着眼睛硬打，或讓敵人抓住死打，陷自己于被動地位。同時也要反對逃跑避戰、游而不擊、或不游不擊消極躲避敵人、隨便繳槍丢槍的可耻行爲。

第四，打、走、散、躲互相聯系：打不過就走，走不過就散，散了以後就躲，待敵人過去後又集合出現活動。敵人再攻我再退，敵人不攻我則向他前進。如我邊沿區××村民兵數十人，在××村西端高嶺用土炮阻止敵人進攻一小時，敵正面攻不下，轉從後面迂回捕捉他們，他們一見被包圍，即迅速向敵原來進攻方向一衝而散，最後有一個民兵被敵捉住，敵人問他："剛才打土炮的是你嗎？"他説："不是！打土炮的那些人早已向××方向跑了，我是看山的。"這樣將敵人騙走。敵人退走不遠，他却又扛起土炮在敵人退路的另一個地方打起來，使敵人莫名其妙。這是民兵靈活打游擊的一個很好例子。

(二) 麻雀戰術打擊敵人的時機

采用麻雀戰術打擊敵人的時機頗多，衹要敵人一旦出現，隨時隨地都可以扭住敵人打，尤其是在反掃蕩、反蠶食、反封鎖的情况下，更是麻雀戰廣泛發揮威力的時機，從戰術上説，綜合大體有如下幾種情况：

第一，敵人向我前進時，必須以進攻的姿態去迎擊、伏擊敵人，混亂與阻止其前進，掩護群衆轉移，以槍聲爲訊號，報告附近村莊與部隊。

第二，敵人向後撤退時要追擊、截擊，這時敵人疲勞好打，打得好可將其搶得的物品、糧食、壯丁打下來。因此，在打時要特别注意瞄準其拉炮、拉大車資財的騾馬，及鬼子指揮官。

第三，敵人在我根據地或邊沿區宿營時要打、要擾、要困。敵人企圖安據點，修公路更要打，并輪番不斷的襲擾，不讓他修工事，打散修路民夫，捕捉敵外出催給養的單個人員及外出偵察僞化的少數特務分子。以軍事上的威脅，配合政治攻勢，來達到封鎖敵人據點，長期圍困，逼其撤走，破壞敵人封鎖計劃。如魯南的阜陽包圍戰、魯中的垛莊包圍戰，膠東代田的包圍戰，烟青路的反封鎖，清河的小清河反封鎖，魯南平城綫反封鎖都是比較成功的例子。這就是以民兵"關敵人的禁閉"的好辦法。

第四，敵人在我根據地或邊沿區搶東西、燒房子、捕捉壯丁，可用土槍土炮及其他火力配合預先埋好的地雷爆炸，大張聲勢恐嚇威脅逼走之。今春魯南官莊，被敵蹂躪，激起該村民兵殺敵仇恨，五、六人利用凹溝隱蔽，繞到敵之來路，接近村莊，正遇僞軍提着石灰罐子在墻上寫標語，瞄準一槍，打得他弃罐倉皇而逃。鬼子一見，以爲是八路軍從後面包圍來了，就狼狽逃竄，顧不得搶東西了。此時主力趕到，再配合民兵猛追，將敵搶去之一部份糧食、牛羊一起奪回，勝利打退敵人，使該村未受再次蹂躪。

第五，爲挽救群衆或解救友鄰村莊，當友鄰村莊被敵包圍，要堅决及時配合，在敵屁股後面打槍，造成内外夾擊敵人形勢，掩護内綫部隊與群衆衝出。自己被包圍時也要堅决打，堅决突，

不屈服不投降從死裏求生，不得已時與敵同歸于盡。我魯南某村民兵，某次突破頑軍包圍，突圍不成，即用土槍土炮固守圍基，打了一天，我主力趕到，終將頑軍擊潰。魯南某民兵大隊約定“槍聲爲號”，附近各村聽到哪村有槍聲，立即馳援，這都是聯防包圍，團結互助，共御暴敵的好辦法。今春有某村民兵常聽到×村有槍聲，知悉某據點敵僞圍襲×村，即趁敵僞離開據點，巢内空虛，進襲該據點，配合謊言攻勢，虛張聲勢，敵僞遂不得不迅速撤回，×村便解圍。在膠東去年敵人掃蕩時，亦有不少次，當民兵發覺群衆被圍時，即利用空隙，踏進包圍圈内，領導群衆突圍，創造許多光榮鬥争的例子。

（三）麻雀戰的幾個基本戰鬥方式

第一，是伏擊。其中有三種主要方式：

1）火力埋伏、火力捕捉：即先選好有利地形，埋好地雷，民兵預先隱蔽不動，待敵接近，配合地雷爆炸，所有土槍土炮鋼槍一齊開火，出敵不意給敵突然的火力殺傷，打亂敵人，再迅速轉移，這主要是對比較大股敵人使用的。

2）捕捉埋伏、突然捕捉：這又有兩種辦法：一是待伏，一是誘伏，其布置是按地形條件及敵我兵力來決定的，可一面埋伏，亦可兩面埋伏，或三面埋伏，四面埋伏，待敵進人我伏擊圈内，突然出擊，用老鷹抓小鷄的辦法來捕捉敵之小股部隊，或單個人員，抓着迅速帶走。這是對小股敵人的動作。

3）夜間伏擊敵人，并相機捕捉敵人：預先得到某一據點敵人夜間出動的消息，在敵人可能經過的路旁，選擇適當地形，來布置埋伏（可配合地雷、手雷），待敵通過時，在敵先頭後尾到處打槍、打土炮、拉地雷、放火、大聲吆喝，虛張聲勢迷惑敵人，乘敵恐慌混亂，或退却之際，如在可能條件下，相機予以出擊，捕捉敵散亂人員，把火力捕捉與突擊捕捉密切聯系起來。這在黑夜是比較方便，尤其是有基幹部隊配合，更可大膽推行。

第二，是襲擊。其中有

1）襲擾：在敵人搶東西燒房子時，在敵人宿營安據點時，派

精幹小組或人員，隱蔽接近到附近，突然予以襲擊，或打槍或投手榴彈，消耗恐慌敵人，打擊敵人，暴露其目標，甚至對某些據點，并可用爆炸配合。如我膠東某地區民兵，某夜帶炸藥鋼鉗，化裝隱蔽接近敵據點，先用鋼鉗偷偷剪斷鐵絲網，後再靠近碉堡放好炸藥，再擲兩個手榴彈，驚醒敵人，以爲是八路來襲，急忙進占炮樓，乘敵上炮樓之際猛拉導火綫，將炮樓敵人炸斃。另外，在敵前進或退却時，在其側面打槍打土炮，混亂或阻滯其前進，在夜間更易收效，在白天則特別要沉着！射擊敵軍官、機槍射手、炮兵射手等，發揚單個大膽接近敵人，隱蔽瞄準，突然射擊，打冷槍，俗話説："暗箭難防"，就是這個意思。這對于恐嚇動摇敵人的作用最大。排子槍要在一定條件下才可以打，不要隨便打，因爲民兵一般缺乏集體訓練，射擊準確衹是少數人員，若大家一齊打，徒消耗子彈，效果不大。

2）偷襲：最主要的是夜摸，發揚紅軍時代"夜老虎"的精神，首先將敵人偵察好，抓住其規律，完全熟悉地形，利用黑天，不聲不響的摸進去，或僞裝混進去，光用刀砍，用繩索勒死，不隨便打槍，敵人發覺我就偷偷走了。這種方式用于偷襲據點，或摸哨兵都可收效。乘着敵人驕傲，警戒疏忽，利用黑夜摸進敵營房。先將其武器偷偷拿走，再用繩子捆起，實行所謂扎粽子戰，扎成一串串的帶出來。另一個辦法是化装混到敵人行軍縱隊中去（如民兵僞裝民夫），或混到敵人修碉堡的人群中去，或混到敵人集會場所，乘其不備，突然打槍投彈，驚散民夫群衆，恐嚇敵人，混亂秩序，阻滯敵人蠶食封鎖的進行。

3）奇襲：就是閃擊的意思；這是比較堅强的民兵，或配合基幹武裝可用。其目的是出敵不意，突然襲擊，予敵以較大打擊，甚至殲滅其一部，最好是穿過敵人封鎖綫奔襲敵人後方。這種動作主要是眼快手快腿快！迅速秘密好像猫子捕鼠一樣。打得快、走得快、進得快、退得快，打了以後，還要使敵人摸不清我們是從哪裏來的，向哪裏去了。

4）截擊：截擊民夫與敵運輸隊、截擊資敵者，截擊民夫修公

路，在半路上把他們堵回來，以及割電綫、破路、填溝，經常在敵往來道旁，準備捕捉其單個外出人員。在膠東，民兵發明口袋戰術，他們摸住敵人單個外出人員出入據點的規律，以三五個人一組，帶上麻布袋一二個，跑到敵人常走的路上，如發現單個敵僞外出人員，突然以麻袋從其頭上罩下，再從脚下捆起，背着就跑，或抬起就走了。

第三，是車輪戰法：

這是眼望着敵人行動，與敵人轉圈子，推磨式的活動辦法，一般是經常保持在敵人側後活動。如我在山上，敵在山下，敵人上山我即下山，敵占東山我上西山，敵來我就走，敵走我就追，你再來我再走，你再退我再追，總是望着敵人，跟着敵人，使他打不着，捉不住，這是民兵用的對抗消耗優勢敵人的戰法。不管有多少敵人，有多好的武器，對于這種戰法是沒有什麽辦法的。這種戰法用以對付掃蕩清剿敵人，都可以收效。如敵大兵合圍我村，我則乘夜或乘隙突出去，使他撲空，突到敵人屁股後面打槍，反過來又打他合擊他，這叫做反合擊，使他回頭不及，處于挨打，等他回過頭來打我，我又跳回去了。敵白天到處清剿捉人，我到處埋上地雷，使他不敢大膽出來，敵夜間宿營休息，我却輪番徹夜搗亂，這樣使敵人有力量没處用，想打打不成，想睡睡不成，想走走不成，陷于疲勞消耗，造成我主力部隊打擊敵人的條件。我魯南××區民兵對敵奔襲合圍就用此法。事前摸到敵人奔襲合圍情報時，即作突圍準備，俟敵出動我即離開村莊，繞到敵人側後，等到敵人進到我中心村莊宿營時，我突出去的民兵却又分批由外向内，四面八方的包圍上來，一直圍到敵人跟前，使他不敢動。向哪面出動哪面打，使敵進了村莊找不着人，找不到東西吃。我們某地的小部隊與游擊小組，他們經常不離據點活動，敵人向東出動他們即向西去，敵人在封鎖溝南面，他們即跳到封鎖溝北面，敵人莊東進，他們莊西出，敵人莊西出，他們又轉至莊東進，敵人一點辦法也没有，使敵處于[illegible]形勢中，必要時還可相當集中自己的力量，規定一定的訊號，或預先在許多分散小組中

保存一個堅强的小組作爲機動基幹，隨時準備，乘敵弱點，給敵以有力打擊。如在與主力配合作戰時，這個基幹任務通常由主力擔任，一般是一個步槍班帶一、二挺機槍，配合一至二個麻雀小組，這樣使用民兵與敵周旋，使主力乘敵疲勞疏忽之際，突然出現猛襲敵人痛處，給敵以有力打擊。而民兵得到主力的支持，就更能大膽積極活動，這種分散麻雀小組活動與戰法，亦是麻雀戰的重要戰法，也是打擊敵人最厲害，使敵最頭痛的辦法。

第四，是神經戰法（略）

地雷戰

在敵後游擊戰争中，很多地區已經完全證實了地雷的作用是很大的，特别是被廣大群衆掌握之後，更可發揮其巨大威力，不論封鎖敵人據點，阻止敵人出擾掃蕩，打擊敵人分割封鎖，保衛我們生産與物質，制止敵人夜間活動，均有極大的效果。這一問題雖然已有些經驗，但還没有很好搜集總結，在這裏衹提出下面的一般問題：

（一）地雷戰的原則

第一，不能完全陷于消極的防御，衹使用于防御上，是不會發揮地雷的作用的，必須使之成爲積極進攻的武器。魯中某區的三道地雷防綫，不但没有獲得很大的效果，反而束縛了自己行動，增長民兵的消極防御觀念。膠東某區出現在駐地周圍敷設數道地雷，稱自己駐地爲"莫斯科"的現象，這是長期把自己圍困起來，封鎖起來，使根據地人民軍隊都限制在一定地區，不能活動，甚至使自己經常挨炸。這種布置在自己根據地内，衹有在敵人對我掃蕩清剿的情況中才有必要，一般應使之成爲積極進攻的武器。

第二，地雷的使用[illegible]的武器，要逐漸達到村村皆有，人人會用，這樣可使敵人處處挨炸，步步難行，若衹少數村

莊少數人會用，斷不能發揮其高度威力。但又必須是有計劃有重心的布置與使用，特别是敵人出動常走的道路，常住的村莊，必控制之山區及敵人補給綫上應成爲敷雷的主要地區，平均使用盲目亂埋同樣很難奏奇效。

第三，地雷戰與麻雀戰密切的配合起來，没有有生力量及時的配合，不但可以被敵從容的破壞，并且即使炸中了也不過給予一部的殺傷，甚至也同樣隨時有炸到自己部隊和群衆的危險。在膠東就有這樣的教訓：地雷會將敵軍車炸毀，但没有有生力量及時配合相機出擊，結果其武器資財不能獲得；另方面，如敷雷而無人看護，對我自己的行動也就受到束縛。某區地雷戰的效果，炸到敵人炸到自己的比例是各占一半，××山區，敵人不敢進去，但我們自己也不能隨便運動。

（二）地雷基本戰術

第一種是積極進攻的戰術，即飛行爆炸。這種戰術是主動深入敵占區、游擊區、敵據點附近、公路交通綫上、渡口橋梁地區去布置地雷，來打擊敵人封鎖敵人，妨礙其運輸。當其向我出擾掃蕩時，由于敵人離開據點不遠警惕性不高，我們即飛到據點附近布雷，這樣往往會收到很大的效果。尤其可以給敵僞情緒上信心上以大大的打擊，不等他進入我根據地就給他一個下馬威。如××區今年反蠶食時，開展了地雷運動，曾在敵據點墻根下炸死其指揮官。某次戰鬥敵人增援部隊被地雷炸跑了。在某區亦曾用地雷炸坍過橋梁，使敵人出擾掃蕩的企圖失敗。在魯中我用地雷包圍垜莊據點，開始是在其據點跟前，四面大道設地雷，敵人吃虧後即專走小路。後來我又在小道上敷設，結果迫使敵人出擾時，不得不在地裏東轉西彎，行鋸齒式的運動，這樣在時間上往往是很慢的。以後我又設法在其圍墻門口設雷，在其操場上設雷，給其威脅更大，最近不得不將據點放弃而逃了。

第二種是防禦性的固定破壞。這是爲了保衛一定的陣地，或是預定在某地區與敵交[illegible]配合防禦部隊火力（或麻雀組）來阻止其前進，遲滯其時間，束縛其行動，大量的消耗

殺傷敵人，疲困敵人，造成我打擊的有利條件；另一方面爲保衛我們資財糧食家具及其他軍用物品，使敵人要得到我們一點東西極爲困難，或花費極大代價。敵去年冬天大舉掃蕩××地，企圖破壞我們的兵工廠，到處殘殺拷打群衆。我們兵工廠的同志爲了保衛我們的兵工廠，使敵人付出大量死亡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他們就在白天挖洞，并把工廠機器埋藏下去，到了晚上利用黑夜又偷偷在另一個地方挖洞，將原埋之機器取出轉移新的位置，而在原來地方大量埋藏下地雷。敵人經過拷打群衆的口供說出我原來埋藏的地點，得意洋洋的去實行其野蠻的破壞能事，結果挨了頓好炸，死傷遍地，挖出來的僅是黄土，這叫做自己替自己挖墳墓。其他有些地區也同樣有不少這類事實，炸得敵人不敢走路，不敢進村，不敢進屋，不敢亂挖亂搜東西。

（三）使用地雷的幾個技術問題

第一，地雷的種類與性質

我們目前所制造的地雷有如下幾種：

1、拉雷：它的好處是要什麼時候炸就什麼時候炸。要炸前炸後炸兵炸官均由你自己選擇，非常準確并不易誤傷自己人。但缺點是拉的人容易暴露，特别是沒有經過訓練的人，往往不敢在接近敵人之處去拉，尤其在青紗帳倒後及平原地帶較困難。在夜間、在青紗帳期間及有良好地形之處則可大膽動作，選擇敵人要害打擊之。

2、踏雷：碰上就炸，不論人、牛、馬、羊、狗，誰碰上就炸誰，故管理不好容易炸老百姓及自己部隊，不過組織管理得當，則一點問題也沒有。

3、電雷：它的作用和第一種相同，并可以將綫延長至更遠的距離，可將綫（皮包綫）埋在土裏避免暴露，目前我某區正在敵人每次掃蕩常住的村莊與必經之道路，布置電雷群，準備大量殺傷敵人。但普遍開展甚爲困難，因爲在今天物質條件下材料頗受限制。

4、石雷：在山區石頭多的地方到處都可以變石爲雷，最簡單

最便當，宜廣泛開展普遍安置，如此則祇要敵人有膽子敢來進攻必遭毀滅的打擊，這在某區已廣泛采用了。某某山區敵人已經不敢輕易進去了，幾次的出擾與掃蕩均遠而避之，目前濱海也開始獲得成績。

5、束集手榴彈：用手榴彈數枚束集一起，將其各個導火索連接，再接上繩子拉炸，白天使用應極端秘密，否則易被發覺。

第二，設雷地點的選擇

1、飛行爆炸的設雷地點：

A、敵人據點碉堡，及掃蕩時臨時據點附近，或其圍門口、集合場、操場等。

B、敵人公路鐵路及掃蕩時的補給綫上。

C、在敵人前進後退必經之大道隘口、渡口、村口、巷口等，實行截擊爆炸。

D、敵人預備挖溝修路綫上，在實行反封鎖的任務下，在其綫上布雷。

2、固定性爆炸的設雷地點：

A、主要在埋藏各種重要物資資財附近。

B、敵人必經之村莊巷口，敵人必駐之房內村內， 敵經常出發集合場。

C、敵人必争必控制之山區陣地制高點， 在其攻擊衝鋒可能利用之地形或機炮火力陣地及指揮陣地設雷。

第三，設雷的僞裝

我們開展地雷戰，敵人必然要來破壞。目前敵人即已開始用人、犬等來破壞。因此，僞裝問題就特别重要；其原則是實實虚虚，虚虚實實，使其捉摸不到，造成敵人的恐慌心理，求得大量殺傷敵人。一般辦法有：

1、明告暗炸：這是踏雷的僞裝方法。如敵掃蕩時在根據地内到處插上牌子，上寫"當心地雷"，其另一面可寫宣傳口號，有的牌子真埋地雷，有的則[illegible]雷，使其真假莫辨；在某些隘口附近可插上地雷警語牌子，明告之此處有雷，使其必然

轉彎，在其側面繞過，而我正在其轉彎之處埋置暗雷炸之。這樣用一切方法來欺騙敵人，令其踏上地雷挨炸，如敵人發現我地雷標明記號，打上石灰圈或插上小旗等，我即可仿其模樣到處打上石灰圈或插上旗子，混亂之。如敵人越恐慌時，應該多虛張聲勢欺騙之，以使敵人神經失常，增長"恐雷病"。如我膠東某臨海部隊，經常用地雷炸汽車，敵人异常恐慌，有一次老百姓在汽車路旁種地，把一個盛水罐放在汽車路上，當汽車來了，車中人誤認此罐是地雷，汽車猛即停止，都跑下車來，結果并非地雷，原來是一個罐子。

2、以物誘炸：在各處備放敵人喜愛物品，再在其旁伴置地雷，俟其取動而炸。如冬天將各種燃料處埋置地雷，敵人想去拿燃料烤火，必炸之。敵搜剿時，多挖假洞，在假洞口附近設雷。或在某地較隱蔽之處偶爾故意將土挖鬆，顯出是剛埋藏糧食或其他物品的痕迹，其實是埋藏了地雷待其去搜挖而炸之。這樣使敵人吃了幾次虧之後，再也不敢亂動了，見到東西也不敢拿了。藏糧時，宜采用此種方式敷雷。

3、徹底消滅地雷踪迹，或故意顯出埋雷模樣欺騙敵人。但以徹底消滅埋雷踪迹，絶對秘密以求得炸中敵人爲主，故意顯出地雷模樣恐嚇敵人次之。爲使敵人不易發覺，可在埋雷處之上，除徹底消滅特殊征候，與地土本色毫無二致外，并可做出人足形、馬蹄形、自行車通過後的痕迹樣等，誰也看不破其中有地雷。待炸了幾次之後，有時却可偶爾將土翻開，做出剛埋了地雷樣而恐嚇之，但這是爲了求得做到：敵人認爲是真的，但它却是假的；敵人認爲是假的，它却把敵人炸了，使敵人無可奈何。

第四，地雷的埋置與管理

1、布雷的時機：在比較大的根據地，在平時一般不宜埋，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潮濕，還可以節省民力看守。但經常進行布雷準備，并進行布雷的演習是非常必要的。務求得十分鐘以内即能埋妥。最好事先即將布雷計劃擬定，選好布雷地點，待時機一到，即按計劃進行布雷作業。在邊區則應以地雷戰和麻雀戰，經

常的封鎖敵人的據點，深入敵區内進行飛行爆炸，切斷敵人交通。去年十月我濱海某部飛行爆炸組一夜之内偷偷跑到臨沂城附近，在其東關將臺維路一座主要石橋炸毁，敵人費了一星期才修復，給敵人精神上打擊特别大，不但敵僞恐慌异常，尤其震動了沂河西岸群衆，造出了許多對八路軍神出鬼没的傳説。

2、地雷布置雖力求廣泛，但要有中心，這種中心的選擇就必須具備相當戰術眼光。研究敵人過去出擾掃蕩規律，通路形式與我部隊運動方向來决定。若到處布置，即有千萬個地雷也布置不開，且對自己部隊機動受妨礙。另外在某些主要地區，要準備連續的布置，連續的爆炸。第一次炸了，準備再埋再炸，若第一次未碰響，迅速取出，在敵人必經之另一處再埋。在估計敵人集中的地方，還可按子母雷埋置地雷群，求得大量殺傷敵人。但一般亦應同埋置二個，更好發揮效力。如路狹時可前後直布，若是踏雷，則中間加鋪薄板；如路寬時，則可左右横布，中間鋪上薄板。這樣衹要敵人踏上木板，兩個雷則同時爆炸，危險圈面積增大。

3、在民兵中應專門組織地雷組。其準備與分工：一般以五人爲宜，三人帶槍，二人帶雷，作業時三人任警戒，其餘二人迅速埋雷，完備後該兩人即準備炸敵（假若拉雷的話），其他三人則占領有利地形，準備爆炸後發揮火力配合殺傷敵人，及掩護其二人轉移。如敵人發現我地雷而進行破壞時，步槍手應堅决打擊之。

4、使用地雷要大膽細心，不論携帶、作業、保管均不可粗枝大葉，否則危險性甚大。一般來到作業區域時，應將發火機與火藥分開，在平時不要置于接近有火之處、潮濕處（防止潮濕），不準外人亂去搬動，如無情况應經常將其火藥取出日曬，但不宜過久，埋雷時須將全部工作完成後，才輕輕拉開保險拴；在取雷時，應將僞裝之土輕輕撥開後，先按進保險拴取出。

5，在目前地雷戰運動中兩個主要缺點：一個是僞裝不好容易被敵破壞，另外則是管理不好，炸傷自己人。因之，除了在技術上加强僞裝外，在每個地區對地雷數設，有周密的計劃與組織，規定數雷區。在根據地不宜過早埋置，若是敵人企圖掃蕩，最好在宣布戒嚴之後再埋，并做到有地雷即有我武裝活動，或有隱蔽

人員照管爲原則，否則就不能避免炸傷自己，限制自己行動。此點還須大家繼續研究，創造更多經驗。

目前的戰爭極有力地證實了列寧名言——戰爭是一個民族的物資和精神力量的全面考驗。

戰爭的歷史告訴我們，衹有那些在經濟的發展和組織上，在軍隊的經驗技術和作戰精神上，在人民在整個戰爭中的堅毅力和團結上均較敵國爲强的國家，才能經得起這個考驗——斯大林報告。

二、在林彪同志指揮下

——東北戰場上的第一個殲滅戰

作者説明：

這是我于五十年代末在報紙和雜志上發表的文章，作為建國十周年的獻禮。

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定了停戰協議，内戰似乎要停下來了。

這時我們進入東北不久，還沒有根據地。經過山海關到黑山的北寧綫上的阻擊戰，我們轉到沈陽以北地區；東北民主聯軍前總（前方總部）轉到法庫。

國民黨蔣介石妄想趁我軍在東北立脚未穩，逼使我軍遠離北寧綫，進而霸占東北。敵人占領錦州、黑山後，于2月上旬繼續沿北寧綫進攻，并先後占領了彰武、阜新、臺安、遼中等地。

當時的形勢是嚴重而復雜的：敵人是蔣介石的精鋭部隊，全

部美械裝備，并以軍爲單位沿北寧綫逐步推進，搶占點綫及兩側的城市。我軍則是由各方遠道而來，又經連續作戰，十分疲勞，減員未經補充，武器未獲改善。氣候嚴寒，没有防寒服裝。又無根據地，到處是土匪和國民黨的“地下軍”，社會各界人士對我采取觀望不前的態度，基本群衆在各種反動勢力的重壓下起不來。

林總針對這種形勢，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明確而有遠見地提出了三個字的戰略方針，那就是人人皆知的“等、忍、狠”。“等”什麽呢？等待敵人戰綫拉長，主力分散，弱點暴露；等待群衆發動起來，消滅土匪，建立政權根據地。“忍”是忍受某些交通綫、大城市、部分地區暫時喪失。敵人要交通綫，我們要廣大鄉村；敵人占大城市，我們占中小城市。盡量地讓敵人背上包袱，他們占的地方越多，兵力分散，好象小孩子穿大人衣服一樣，到處是空子。待敵人弱點暴露出來了，我們的力量也壯大起來了，又有根據地的依托，那就到了“狠”的時候了，集中力量狠狠地大打，殲滅敵人。


在林彪同志指挥下

李作鹏

在這個戰略思想指導下，當時除留一部分主力在前方與敵人作戰外，其餘均分散到東滿、西滿、北滿執行消滅土匪、發動群衆、建立根據地的任務。

林總日夜坐在軍用地圖前面判斷情況，考慮戰鬥部署及建立根據地的問題。我這個前總參謀處長，總是在他身邊轉。他思想集中深思熟慮地工作着，有時我去向他請示問題，在他房子裏站幾十分鐘，象没有我在那裏一樣，我不打擾他，衹好悄悄地退出去，或者給他留個條子。

敵人發現我軍主力分散……起來，甚至敢以團爲單位離開據點向外擴張。

當敵人進占彰武、臺安時，林總決定集中前面的機動部隊，向新民、大虎山出擊，打擊敵人的側背。他對我們說："蔣介石的陰謀是：關內和談，關外大打；先占東北，後占關內。我們不要有任何和平停戰的幻想。"

敵人連日瘋狂前進，敵十三軍八十九師二六五團一個營自彰武出犯，占了法庫以西的秀水河子，并企圖向法庫進犯；11日，敵人十三軍二六六團也遠離主力，由大虎山進到秀水河子。當日有群衆自秀水河子跑來，向我們報告。這是個身體健康的青年農民，身穿破舊的青色棉襖。他的情報很準確，講了許多蔣軍到了秀水河子後的情況。看來他是經過一番觀察和了解的，他講話的神情激憤，目光閃射，口沫飛濺，正確點說，他是在控訴：

"中央軍糟透了！跟鬼子一樣不講理，正在抓人、抓車、搶糧……。"

"有多少？"

"全屯子家家户户都住滿了。"

"還看到别的沒有？"

"還有，有二十多個怪東西，不知道是啥玩意兒？"他又說又比劃。

"大概是坦克吧？"

"不象坦克，坦克我見過。"

"汽車？"

"也不象，比汽車大。響聲象飛機，比汽車輪子多。"

"這是啥？"真把我們蒙住了，後來我們才知道是美造的十輪卡車。

看來敵人確實瘋狂得很，眼看就要兵臨法庫了。我把敵情報告了林總。他站在地圖邊，思考了一陣，然後爽朗地說："太好了！送肉上菜板，求之不得的好機會！"

他臉色异常平静，壓在眉頭的焦慮和幾天的疲勞，被興奮驅得無影無踪了。他看我這[illegible]着他，便指着地圖說：

"你看！敵人的拳頭伸開了，分散了，這股敵人遠離主力有一

天以上的行程；而且送上來的敵人不大不小，約五個營，正合我們的口胃，完全有把握消滅它！”

他收住了激動的心情，又注視地圖考慮了一番，望着我意味深長地說：

“敵人送禮上門，我們不能不收，寫個電報，通知部隊作行動準備！”

他立即改變了向新民、大虎山出擊的計劃，高興地把一小袋黄豆往桌子上一扔，指着黄豆説：“吃黄豆嗎？”

林總不吸烟也不喝酒，部下來了，總是以黄豆待客。他身體虚弱，容易感冒，據説吃黄豆可以治這個病。因此他身邊總是不離黄豆。爲了不拂他的盛意，我習慣地抓了幾粒黄豆放在嘴裏嚼着。

林總激動地在屋子裏來回漫步，進行思考，然後背着地圖向我指示：

“如敵人繼續向法庫冒進，可用少部兵力在正面阻擊，主力從敵側後打出去，然後包圍。”他用鉛筆指着地圖上預定着行動的標號：“另一個打法：如敵人停在秀水河子不動，便先包圍後攻擊！”接着他指出：“敵人的裝備比我們强，打的時候要勇敢，還要講戰術，特別應該告訴下面的幹部，一定要運用‘一點兩面’、‘三三制戰術’！（注）”

一切布置妥當後，我又陪他到七旅去。在那裏他親自給營以上幹部作了戰鬥動員，并且决定把我留下，協同七旅旅長和一師師長指揮作戰。臨回總部時，他再三叮嘱説：

“不要輕敵，要講戰術，要充分地作好準備，千萬别讓敵人跑掉，也不能打擊潰戰！”

當日部隊就開始了戰鬥行動。

此時敵人之先頭部隊進到了秀水河子東三十餘里之團山嘴子，距法庫四十里地。同日，我們七旅也進到大小房身、五臺子等地（團山嘴子與法庫之間）矛頭之前了，一師也靠近了秀水河子以北。我們準備按林總的第一方案打。但是根據偵

察部隊的了解：敵主力在秀水河子未動，并且在秀水河子構築工事，看來敵人不象冒進法庫；冒進至團山嘴子的敵人，似乎也有逃跑之意。我們準備先吃掉這一小股敵人，同時包圍秀水河子。當晚命令七旅抓住團山嘴子的敵人，但戰鬥稍有接觸，敵即龜縮。七旅邊追邊打，戰鬥一夜，于十二日上午會同一師將敵人全部包圍在秀水河子了。

秀水河子是個有數百户人家的村鎮，位于彰武至法庫的公路上，公路把街劃成了兩半。東南地勢平坦，西北地形起伏，北山和西山是秀水河子的制高點。秀水河子的東面是一條小河，冰封的河面上鋪滿了白雪。我們觀看了地形，決定七旅從東南、正南進攻，一師從西北、正北進攻，采取對角攻擊，準備當晚打響。

但是，敵人察覺陷于重圍後，于下午一點左右突然從八家子方向出擊，企圖破壞我們進攻的部署。經七旅頑强反擊，激戰四小時，才將敵人壓回去。

天黑下來了，原定攻擊時間也到了。但是我們發現敵人出擊的火力相當强，同時從一師俘虜的幾個人口中具體地了解到敵人的火力配備和工事構築情況。我們覺得準備得還是很草率，還不能有把握地全殲敵人。決定改在十三日攻擊，并且打電話報告了林總。林總指示我們說：

"要包圍住敵人，但不要壓得太緊了，壓急了就可能突圍跑掉，增援也可能來的快些。"

林總這一指示是非常英明的。雖然河兩岸的地形，對我們發起攻擊很有利，但是爲了穩住敵人，一師往後撤退了三至五里，七旅撤出了河東起伏地。

十三日下午三點左右，林總來到了前綫指揮所。他一來就詢問戰鬥準備情況。連休息也没休息一下，便要親自去觀看突破地段的地形。那時雙方的射擊不斷地進行着，顯然是有危險的。但是，親自勘察地形，是他的老作風了。每次戰鬥他都强調幹部必須親自觀看地形，對那些不肯親自深入現場觀察的指揮員，他是要嚴厲批評的。他認爲那是打"官僚主義仗"。所以，我們也

不便阻止他。

我和七旅首長陪同林總穿過七旅的陣地，警戒的戰士們蹲在用雪構築的臨時工事裏，目光炯炯，任寒風侵襲，守在火炮和機槍旁注視着敵人的行動。有的正在用雪壘工事，有的捂着腦袋吸烟，有的交談着，有的跺脚取暖。

我們在前沿陣地跑來跑去，開闊的地方就得爬行。滿眼是一片白皚皚的雪，子彈常在我們身邊濺起雪花。林總很鎮静地跟着我們跑或者爬，冒着不大猛烈的流彈，我們爬到秀水河的東南角，向林總報告說：

"七旅準備從這裏突破。"

林總趴在斷墻上，舉起望遠鏡觀察、思索。但没有作聲，什麽意見也没有表示。我們又帶他到南邊去看，這裏的地形比較高一點。他趴在墳堆後又舉起望遠鏡觀察、思索。我們看着他，静静地等着他的指示。忽然他臉色開朗，高興地説："這邊比那邊好！那邊太開闊了。"他摘下望遠鏡，繼續説："七旅主力應由南向北，一部由東南向東北；一師主力應由北向南，一部由西北向東南。"略一停頓，又説："戰鬥部署上，一定要注意頭尖尾巴長，火力要集中；戰鬥開始時，首先一頓猛打，然後猛衝。這樣一定成功。"

我們按照他的指示修正了原來的作戰計劃。

我們往回走時，有的戰士認出了林總。"林總來啦！"陣地上馬上傳開了。没有看得清的戰士，互相驚愕地問：

"啊！剛才來看地形的是林總嗎？"

"嘀！我還没有看得清呢！"

"可不是，哎呀！又錯過了機會！"

"我説咱們得打好點，林總親自指揮咱們哪！"

部隊裏馬上沸騰起來了，戰士們互相挑戰：看誰能更好地運用林總的"三三制戰術"，多抓俘虜多繳槍。

天漸漸黑下來。五時三十分鐘，我們的攻擊開始了。山炮隆隆吼叫後，激烈的機槍聲[illegible]綠信號彈罩住了秀水河子。敵人也猛烈地和我們進行着火力戰。整個秀水河子沉入了炮

火的烟霧中。

林總和前總指揮所的人員，就蹲在秀水河子南面的一個小山頭上。子彈不時地從我們附近呼嘯而過，有時落在我們跟前。從敵方飛出的密集火星可以看出，據有美械裝備、還未受過打擊的敵人，此時正處在凶焰萬丈的時候，他們憑借工事和優勢火力，進行着頑强抵抗。

戰士們忙碌地在雪地閃動，擔架隊員抬着傷員也不斷從我們面前走過。戰鬥在艱難地進行着。

皎潔如洗的月光映着原野，雪地象被白銀鍍過一樣，一片銀光。幾十公尺外都能看到人影晃動。象這樣明月之夜，是我們最好的戰鬥時刻。林總似有所感地說："對美械裝備的敵人作戰，火力如此强，白天進攻不如夜間進攻有利，而夜間又是明月之夜，更便于指揮和發揮近戰的威力。"

夜深寒重，冷風猶如鞭稍抽打鼻臉，手脚好象被刀割着一樣。林總不時地裹緊他那黑大衣，跺跺脚取暖，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整個戰場。

天空飛起無數顆照明彈，照得周圍明如白晝。我們可以看到戰士運用疏散的"三三制"隊形在雪地上躍進。時而伏下，時而前進，火星圍繞着他們飛濺。忽然一陣炮響，陣地上噴出一團團火焰，秀水河子外圍村莊的家屋頓時燃起大火，我們隱約看到有的戰士在火光中倒下，身上着了火，在雪地上滚着。指揮所人員緊張了。林總着急地問：

"這是什麽炮？"

"可能是火箭炮？"

我們聽說過美國有火箭炮，却從來沒有見過，誰也無法肯定回答。林總對問題的了解和處理都講究及時，他對我說：

"作鵬！找一個俘虜來問一問。"

俘虜是個步兵，滿臉污垢，全身美式服裝，歪戴着帽子，翻穿着皮夾克，活象個猴子。一看那副老横秋的樣子，就知道是個兵油子。他帶着幾分驕傲的神色，歪着肩斜着眼，站在我們的面

前。我問：

"你是那一部分的？"

"二六六團的。"

"你們裝備有什麽炮？"

"六零炮，火箭炮，戰防炮，重迫擊炮……"

這時敵人又打炮了，在一百多公尺處燃起一片火，大家的視綫轉向火光，俘虜得意地指着那片火光説：

"這是重迫擊炮打燃燒彈。"

有人或許要説我們太無知了，連燃燒彈都不知道。現在想起來也的確好笑，但在當時，我們的確不知道。

秀水河子上空，子彈穿梭，紅的緑的，象彩色的流星交錯飛舞，加上照明彈、燃燒彈，簡直就象現在國慶節晚上放的焰火。

我們弄清了是燃燒彈就放心了，并且通知部隊不要利用房屋，以免燒傷。

七旅這面突破的比較順利，正在向街内發展。我們焦急地等待一師發出突破成功的信號。

林總一再命令七旅加緊攻擊，加重壓力，以分散敵人的兵力和火力，支援北面一師的進攻。

一師英勇地拿下了北山，但由西山角突擊的一團因觀察地形不細致，而且炮火暴露過早，西山守敵有了防御準備，增加了突破的阻力。他們打得很頑强，連續組織了五次突擊。二十二時，七旅打到了街心，迫近了敵團部。整個戰鬥進入了激烈的巷戰。

戰鬥打的最激烈的時候，大約是下一點左右，突然由秀水河子西南方向傳來激烈的槍聲。偵察兵報告：敵五十二軍第二師的部隊，由大虎山趕來增援，已進到太平莊，距秀水河子至多不過十里了。情況緊張起來，林總當即命令七旅及佯攻公主屯的保一旅各抽一個團去堵擊援兵。

街裏的敵人聽到援兵來了，挣扎得更凶了。增援的敵人也知道秀水河子敵人打得頑强，[illegible]我們有點沉不住氣。有的指揮員不斷來電話問："後面怎麽打的這麽激烈，援兵究竟

有多遠？”林總沉着而鎮静地告訴他們說：

“後面用不着你們顧慮，各部還應加速攻擊！”

林總心裏比我們亮堂得多。他早已計算過自己的力量可以消滅敵人，可以堵住援兵。但他考慮到拂曉前如不解决戰鬥，敵人的增援就靠近了。因此他命令：

“拂曉前一定解决戰鬥！”

前總指揮所的位置，夾在秀水河子與增援敵人的中間，兩邊的槍聲和火光完全把我們裹在中間了。子彈常從我們頭上“哧溜哧溜”地交錯飛過。我們都有點替林總擔心，可是他一點也不在乎，在雪地上慢慢地踱步。我們都希望把指揮所的位置挪一挪，可是他說：“不要緊，再看看。”

林總何嘗不知道這兒危險，而且蹲在山頭上冷得要命，不過他比我們考慮得更多，責任心更重罷了。他怕我們老麻煩他，就乾脆對我們說：“在這時候，我們一動，就會影響部隊的進攻决心。”

這點的確很重要，我們都不作聲了。

林總始終蹲在雪山上，在子彈呼嘯中堅持指揮作戰，直到戰鬥發展到有把握全勝的時候，才移進一個小村子裏。一進屋，我們看看他，忍不住笑了——他變成了一個白頭翁，胡子眉毛都結了冰。

戰鬥逐漸接近了尾聲，敵人的最後突圍被一師三團打垮後，拂曉，戰鬥全部結束了。

我陪着林總進到街裏。積雪被炮火熏黑了，被血染紅了，燃燒的房屋還在冒着黑烟，到處狼籍着美國彈殼、刷有U.S.A的彈藥箱、美式槍、軍裝、軍帽、汽車、大炮、敵人的尸體……。

林總看到了激戰一夜的戰士，舉手問好：“同志們辛苦啦！”“你們打得頑强，打得很漂亮！又爲人民立了一功！”

戰士們圍過來，親切地望着不管在任何環境下都和他們在一起的林彪司令員，大家一[illegible]呼。

這時四周還響着槍聲，原來是戰士們拿到繳獲的新武器，是

那麽多，又那麽精致，誰都想放幾槍試一試。林總見到這種情况後，却嚴肅地指示：“立即通知各部隊，禁止亂試槍。”這時南面敵人增援部隊還打得很激烈。林總命令部隊不要試槍，是爲了讓增援的敵人聽到這邊没有動静，知趣地退回去。

我們來到一間小屋子裏，七旅和一師的領導幹部都在這兒，林總見到他們很高興，拿出那個小布袋説：“你們吃黄豆嗎？”接着他分析了秀水河子殲滅戰：“這一仗的意義很大，對敵人來説，使他們的瘋狂氣焰遭受一次嚴重打擊；對于我們的部隊，則提高了對美械裝備敵人作戰的勝利信心，打出了一個不打擊潰戰、每打必殲的範例！”

這時，有人來報告：“太平莊小荒地一帶的援敵還在繼續進攻。”

林總當即對一個參謀説：“你給我寫個信。”

信的大意是：你們的先鋒部隊、全部人馬和裝備，我們都收到了；你們如果想繼續前進，將遭到同樣命運。參謀寫完後，請示林總：“派誰送去啊？”

“放些俘虜回去，他們是最好的證明人。”

太陽在東方漸漸升起，戰士們在忙着打掃戰場，清點繳獲的武器，一群一群的俘虜被押下去。當援敵得知秀水河子的敵人確實被消滅後，也就停止了進攻。

附記

（注）“一點兩面戰術”，是集中兵力在一個狹窄的地段上，進行縱深梯次配置，頭尖尾巴長，像一把鋒利的尖刀一樣，向敵人實行猛打猛衝，這就是林總所指“一點”的意思。而“兩面”則主要是斷絶敵人退路，也就是在敵人的其他方面形成嚴密的包圍，不讓敵人遭到我猛烈攻擊後跑掉了，打成擊潰戰。因此一點兩面戰術的實質，就是殲滅戰的戰術。

“三三制戰術”是一[illegible]術。我們軍隊，每個連有三個排，每個排有三個班，林總提出：戰鬥時每個班可以還分

爲三個戰鬥小組，每組3–4個戰士，進攻的時候不要全班密集在一起，這樣容易增大自己傷亡，而應以小組爲單位進行疏開，采取不整齊的隊形，波浪式的向前躍進，迅速投入與敵人進行白刃戰。

1959年10月10日

三、四平保衛戰

作者説明：

此篇文章發表于吉林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吉林解放戰爭回憶錄》中。

抗日戰争的勝利，給抗戰八年的中國人民及其子弟兵——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全體指戰員們，帶來了新的希望。每個人都熱望實現國内和平，以便用自己的雙手來彌補戰争的創傷。在日寇鐵蹄下被蹂躪了十四年的東北人民，尤其希望早日實現國共合作，重新建設祖國東北的大好河山。但是人民公敵蔣介石却秉承其美國主子的意志，蓄意挑起内戰，妄想奪取人民流血奮鬥而得到的勝利果實，消滅中國共産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實行專制獨裁。美帝國主義則妄想通過蔣介石將中國的革命力量扼殺净盡，以便在中國人民的頭上牢牢地套上殖民地統治的枷鎖。爲了實現這一陰險目的，他們積極推行着早被毛主席所識破的反革命兩手政策，在政治上假惺惺地和我們進行和平談判，在軍事上却抓緊時間調兵遣將，準備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將中國人民重新推向内戰的血海。

1945年10月，蔣介石對解放區發動的局部軍事進攻，逐步加緊，爲了在蘇聯紅軍11月撤退回國之前搶占東北，蔣介石依靠美國的援助，將大量軍隊空運、海運到天津、唐山、秦皇島地區，由杜聿明統一指揮，向東北大規模進攻。從11月1日敵人向山海關進攻開始，經過我軍反復打擊，敵人遭到了嚴重的損失。但當時由于敵强我弱，我軍采取了避免與敵主力决戰的方針。因此到1946年3月中旬，敵人進到了沈陽及其附近地區。這時進入東北的國民黨正規軍已有七個軍二十一個師，連同地方團隊，總共兵力達到三十萬人以上。在3月下旬，雖然國共關于東北停戰問題的談判已取得協議，但由于敵人力量處于優勢，後續部隊也源源來到，因此國民黨不但不停止其進攻，反而更加擴大。他們爲了搶占中長路沿綫的戰略要地，及以沈陽爲基地，南北開弓，一部主力向遼南方向進攻，另以一部主力沿中長路向北進攻，企圖搶占四平，與盤踞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的匪僞武裝會合。

針對上述情况，黨中央指示我們必須以革命的兩手對付敵人反革命的兩手。爲了配合國共談判，促進東北和全國和平、民主的實現，東北我軍必須堅决控制北滿地區，抵御敵人侵占。爲此目的，我軍應集中主力，堅决控制四平地區，予北進之敵以有力的打擊。同時南滿地區我軍應堅决打擊敵人進攻，配合四平地區作戰。于是我軍以四平爲中心，展開了英勇頑强的防御作戰。轟動一時的四平保衛戰開始了。

堅决迎擊侵犯之敵
四平以南殲敵萬餘

1946年3月18日，我軍一部消滅了盤據四平的匪僞武裝四千餘人，解放了四平。四平解放不久，我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便到了四平。3月22日，蘇聯照會[illegible]將于4月底全部撤離東北。當時之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同志當即斷定國民黨必

然要拼命加快速度，搶占我北滿各個戰略要點。果然沒出所料，剛剛到達沈陽的敵新一軍立即沿中長路向四平輕裝疾進，于3月24日占領鐵嶺。同時敵七十一軍亦于其左側配合行動。杜聿明依仗着新一軍這張“王牌”狂吼：“4月2日前，一定要攻克四平”。這時，林總根據中央“必須阻止蔣軍于四平以南，并給予嚴重打擊”的指示，果斷地命令在開原、鐵嶺附近的部隊，破壞其前進途中的公路、鐵路，以遲滯敵人的進攻。于是，開原、鐵嶺之間，晝夜槍炮聲不息，公路斷腰，鐵路翻身，我們采取靈活的運動防御，節節抗擊，消耗敵人。同時林總命令預定參加四平方向作戰部隊，由四面八方日夜兼程向昌圖、四平地區集中。

敵人遭受兩千餘人重大的傷亡之後，4月4日占領了昌圖車站。這樣，企圖4月2日占領四平的美夢便成了泡影。大言不慚的杜聿明又限令4月8日必須占領四平。但是新一軍軍長孫立人，却被打得筋疲力盡，向鄭洞國求援：“4月8日攻占四平實有困難，我部傷亡慘重，請速增援！”

在孫立人一再呼援的時候，我軍已于昌圖以北的泉頭車站一綫準備好了陣地，保衛四平的外圍戰鬥，就此進入更加激烈階段。

泉頭車站東西一綫整日烟火衝天。孫立人以其所謂遠征緬甸的精銳部隊，向我連續猛攻三天，但寸步未進。于是又抽出了在昌圖以南擔任護路任務的新三十八師北進增援。4月7日該敵進到昌圖以北的興隆嶺、柳條溝一綫。同時敵五十師亦全部沿鐵路向泉頭車站進攻。這時我一、二兩師等主力早已雲集昌圖以北地區，準備予敵以痛殲。但因包圍不嚴，至9日晨衹殲敵先頭部隊約一個營。

在興隆嶺戰鬥的同時，配合新一軍北犯的敵人七十一軍的八十七師和九十一師兩個師，在占領法庫之後，發現我主力在四平、昌圖之間，便企圖經通江口繞八面城迂回四平。4月10日由金家屯繼續北進。林總發現這個情況，爲打擊該敵，立即命第七旅、第二師積極牽制當[illegible]敵向四平前進，并命我獨立旅誘敵七十一軍深入，而林總則率領我軍主力共十四個團，于金

山堡、大窪一綫，爲敵人布置了一個就殲的口袋。15日，該敵軍果然蠢頭蠢腦地竄進了我們的口袋。當日黄昏，林總親自指揮，向被圍的敵人發起了攻擊，一夜之間即將敵分割成許多小塊，逐一殲滅。這一仗除敵八十七師大部被殲外，并擊潰來增援的敵九十一師，共殲敵四千餘人。

金山堡戰鬥的第二天，是個早春的大好天氣。剛剛打過勝仗，覺得太陽也比往日明亮。人人精神振奮，個個喜形于色。但是敵人却很不舒服，一早就派來幾架吊喪的飛機，在戰地上空嗚咽盤旋。那時我們没有高射火器，敵機來了總是隱蔽着不理它。因此敵機瘋狂得很，竟然敢擦着樹梢飛，邊飛邊投彈、掃射，把老百姓嚇得東逃西奔。林總看了看對我説：

"立即通知部隊組織各種火力對空射擊！飛得這麽低，不能讓它太猖狂，打不下來也要嚇它一跳。"

戰士們早憋了一肚子氣，接到通知就打開了。輕機槍、重機槍和步槍、騎槍一齊開火，交叉着向敵機打去。敵機嚇壞了，逐漸飛得高了。戰士們高興得從工事裏站起來，老鄉們也不害怕了，都聚在一起遠遠地看熱鬧。這時林總又風趣地對我説："你看，敵人就是這樣，越老實他越欺侮你，你一强硬起來，他就軟弱了。"話音未落，忽然有人喊："打着了！打着了！"我驚喜地仔細看去，果然，一架敵機已經被打中了，它顫動着，拖起一條長長的烟火尾巴栽下來，一頭撞在離我們不遠的野地裏，燒成了灰燼。打掉敵機，這在東北解放戰争裏還是第一次，當時人們高興透了，一個個歡呼雀躍，拍手稱好。不過最使人捧腹不止的還是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4月15日，就在我們金山堡大捷的當天，它竟反復聲稱國軍占領了四平街。造謡社真不減當年本色！事實上，這時候他們兩路大軍，還看不到四平的影子。

在金山堡、大窪戰鬥的同時，敵軍新一軍繼續向泉頭、牤牛哨方向發動全面進攻，在我軍英勇反擊下，又被殺傷千餘人，才于4月16日占領牤牛哨。敵人察覺到由于其狂妄驕傲、平分兵力吃了大虧，便命令七十一軍與新一軍死死靠攏，像烏龜爬行一樣，

于17日以後，兩個軍才先後逼近四平。這樣我軍便暫時失去了各個擊破敵人的機會。據此，林總決定以一部兵力固守四平，將我主力轉至四平以西以北地區，作爲機動力量，支持守城部隊。隨着主力的轉移，林總也轉到梨樹縣進行指揮。此後，四平外圍的戰鬥，終以我軍取得重大勝利，敵人遭到嚴重損失而告終，而戰鬥的性質也逐漸由運動戰轉爲陣地攻防戰了。

四平市郊的浴血保衛戰

四平是一個有幾十萬人口的中等城市，位于東北中部平原，系中長、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鐵路的交叉點，是東北的重要交通樞紐之一。它在軍事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敵人雖然在四平外圍戰鬥中，連遭重創，却仍不死心，依然拼命爭奪這個戰略要點。蔣介石紅着眼睛高叫："不拿下四平，决不停止戰爭！"這個賣國賊想四平真想的發瘋了。四平對我們也是重要的。但是其意義却不在于這一城市的得失，而在于把它變成一塊"磁石"，以吸引敵人的有生力量，加以殲滅。而且此時又正是我黨與國民黨的談判處于可能達成協議的緊要階段，國民黨拼死要奪占四平、長春、哈爾濱等城市，以便和我在談判桌上討價還價。在此情况下，林總在梨樹召開了幹部會議。林總分析了當前形勢，并進一步說明了四平防御戰的重要意義。林總指出，蔣介石骨子裏是不要和平的，所謂和談不過是一種假象。但是我們要打得好、打得狠一點，叫他知道知道厲害，當他覺得軍事上不中用的時候，也可能暫時停下來，實現相對的和平局面。這是全國人民所希望的，哪怕有一點可能也要爭取。其次，我們要打好這一仗，爭取盡可能多的時間，以進一步鞏固江北的革命根據地。林總意味深長地說："建設根據地是萬分重要的，抗日戰爭我們有一大塊根據地，打了勝仗；長征後我們有一小塊根據地，也就能够生長起來。"接着，林總又對四平的戰鬥作了明確的指示。他說：

“這一仗與已往不同。過去我們是用進攻的方法消滅敵人，防御的方法我們還是外行，不過打一仗也就會成爲内行了。我要求大家做好三點：修好工事，組織好火力，更要充分激勵鬥志，使我軍每個戰士的勇敢精神，更好地、更加高度地發揚起來，這個勇敢是我們素來就强于敵人的。”這時，林總十分嚴肅而有力地説：“要堅决地頂住敵人，寸土不讓，刺刀見血，人在陣地在；每個指戰員都要有戰至最後一人的决心！要發揮單獨作戰的精神，即使被敵人分割包圍了，也一定要堅持戰鬥到底！”這些話今天回想起來，仍然是字字猶新，聲聲在耳，使人倍加振奮，我們的每個指戰員正是這樣去戰鬥的。

這次會議之後，林總更加忙碌了，除了指揮四平戰鬥，更以大部分精力關注着大後方根據地的建設。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着，疲勞了就抓幾粒他素來喜歡吃的炒黄豆，放到嘴裏慢慢地咀嚼着，或在院子裏踱來踱去散散步，有時從四平方向傳來槍炮聲，他仿佛都不曾聽到。

大規模的戰鬥迫近了。林總的指示精神及時傳達到了每個連隊，深入到每個戰士心裏。戰士們緊張興奮地忙碌着，日夜搶修工事，儲備糧食彈藥。擔任市郊防守任務的保一團和五十六團，士氣更加旺盛，戰士們在戰壕裏舉手宣誓：

“堅守四平，把陣地前沿變成敵人的墳墓！”

“爲了人民的和平幸福，流血犧牲在所不惜！”

建築在戰士們心裏的塹壕是不能用鋼鐵摧毁的。但是敵人看不到這條堅强的防綫。他們衹看到自己的飛機、大炮，衹看到我們的步槍、手榴彈和那些并不是十分堅固的工事，便以爲我們打正規的陣地攻防戰不是他們的對手。敵人妄想用政治攻勢來瓦解我軍。他們用飛機撒傳單，吹嘘他們的火力如何强大，要我們及早放下槍杆——投降！結果我們的戰士却睬也不睬，那些傳單的唯一用途，是被戰士們擦屁股了。

4月18日起，敵新一軍展[illegible]進攻。其三十師沿鐵路由南向北，五十師在其右翼，新三十八師在其左翼，對我四

平正面進行輪番攻擊。敵人開始以飛機大炮轟擊，許多工事被震垮，交通溝被填平，然而敵人未能前進一步。我們的陣地仍然屹立如前。戰鬥了三晝夜，"王牌"軍叫苦了："碰不動啊！"但是督戰隊的機關槍對他們却毫不同情，在後面猛烈掃射着，他們前進不得，後退不得，可真難爲了這些個"王牌"。敵人由于屢遭失敗，攻擊更加凶猛。4月22日，敵人督戰隊又驅趕着整連整營的"炮灰"，向我保一團和五十六團的陣地竟日猛攻。四平上空烟霧蒸騰，鐵火横飛，陣地被打成一片火海。敵人滿以爲經過這場寸土皆焦的狂轟濫炸以後，便可以直着腰板占領陣地，但是當他們趁着濃烟烈火衝上來的時候，我們的戰士們却猛然從塹壕中跳起來，把成串的手榴彈擲向他們。

敵人新一軍連日從正面攻擊未獲進展，乃以七十一軍之九十一師及八十七師殘部于23日由八面城舊四平之綫向北進攻，企圖在我軍側後迂回，但同樣遭到我一、二兩師的頑强抵抗，毫無進展，被迫停止下來。戰鬥就這樣反復的繼續着。陣地前沿擺滿了敵人的臭尸。我軍也有很大損傷，彈藥消耗更甚。有些百多人的連隊，全連凑不齊一千發子彈來。敵人看到我們這個弱點，攻擊更加頻繁了。24日，敵人在一陣密集的炮轟之後，爬上了三道林子北山。陣地上烟霧彌漫。但當他們接近塹壕時，突然響起了一陣驚人的吶喊：

"殺！"勇士們從泥土裏竄出來，從彈坑裏跳起來，挺起刺刀直衝上去，和敵人展開了白刃戰。敵人經不得這一手，嚇得心驚膽戰，狼狽而退。

我們的戰士就是這樣英勇地戰鬥着。有的分隊，在連續擊退敵人多次攻擊後，幹部全部傷亡，戰士即自動組織起來，與敵死拚。没有子彈用刺刀，刺刀彎了用槍托、用石頭和敵人拼戰。輕傷不下火綫已經是極平常的事情，重傷的衹要不是昏迷不醒，也决不離開陣地。有時幾個重傷員和敵人扭到一起，活活把敵人掐死。這些可歌可泣的英[illegible]得我們懷念和歌頌。可惜事隔久遠，有許多英雄事迹都記不清了，回憶起來，現在還比較

清楚地記得大嘴小彭的事情。

小彭是五十六團三連一排的戰士，當時才十六、七歲。因爲人小嘴大，所以得了個大嘴小彭的綽號。也正因爲這個特點，才使我對他記得比較牢。事情是這樣的：

26日拂曉，三連的戰士剛要吃早飯，一個營的敵人攻上來了，戰士們把飯碗一丢就和敵人打起來了。敵人在一排陣地前碰得鼻青臉腫，便調過頭去衝擊二排陣地。經過一陣厮殺，二排被敵人從三面包圍了，陣地眼看就要失守。一排長一看不好，便率領戰士趕過去支援，跑在最前頭的就是小彭。突然子彈打過來，他身後的幾個同志都倒下了，一排長也被敵人火力壓得抬不起頭來。這時，小彭毫不猶豫，單人獨槍闖進敵群。敵人那裏把這麽個小娃娃放在心上，齊聲吼叫：

"小八路羔子，抓活的！"

"小土崽子交槍吧！"

小彭氣得真咬牙，罵道："交槍好辦，拿命來換！"一揚手甩過去兩顆手榴彈，敵人被炸倒一片，陣勢亂了。小彭一揚手，又甩過去兩顆手榴彈，轟轟！敵人更慌了手脚，亂嚷："打啊，打啊，小八路厲害！"一陣槍彈打來，小彭受了重傷，鮮血直流，昏倒在地上。這時一排長趁着敵人一亂，帶領其餘戰士衝上來了。小彭蘇醒過來，不顧傷痛，又和同志們一起打上去，奪回了二排的陣地。

像小彭這樣的戰士何止千萬！敵人在這些鋼鐵戰士面前，有什麽辦法呢！難怪那些鼎鼎大名的所謂美國評論家，曾這樣評論我們的戰士："……這些人都是中國歷代農民的子孫，富有傳統的仇外心理，他們是不怕死的。"對了，我們的戰士確是中國工農的好子弟兵，但是他們爲什麽對敵人如此刻骨仇恨，戰鬥中如此勇敢無畏，這些恐怕是那些寄生蟲們所不願意知道的。

從4月18日至4月26日，敵人傾其全力向我們猛攻了九天。結果傷亡慘重。自26日以後，敵[illegible]暫時的相持狀態，激烈的槍炮聲，頓時沉寂下來。

積極配合四平作戰
我南北相繼告捷

阻擊敵人向遼南進攻，拖住敵人向四平增援，這是我南滿部隊的戰鬥行動口號。當時我四縱隊布置在沈陽與海城方向，三縱隊布置在沈陽、本溪方向。由沈陽向遼南進犯之敵共六個師，亦分兩個進攻方向，一路是敵新六軍占領沈陽後，主力向鞍山進攻。同時敵九十四軍一部由盤山向營口、海城方向進攻。這個方向的敵人經我節節阻擊，共傷亡一千五百餘人，但敵人占領了鞍山、海城、營口。另一路爲五十二軍主力及新六軍一部，協同向我本溪進攻，先後發動了兩次攻擊均被我擊潰，我軍并乘勝出擊，打得敵人東竄西逃，我直追擊到蘇家屯附近，共殲敵一千餘人。但敵人爲了迅速攻占本溪，以便轉移主力協同攻占四平，經過調整部署，又集中新六軍、五十二軍等五個師的兵力，乘我三縱已向四平方向轉移之空隙，于4月底再次向本溪發動進攻，我第四縱隊給來犯敵人大量殺傷後，于5月2日放弃了本溪。至此敵人付出六、七千人的代價，進攻暫時告一段落。

4月中下旬，我軍在四平、本溪作戰同時，北滿我軍亦開始奪取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三大城市的作戰。當時，盤踞的敵僞力量長春有二萬餘人，哈爾濱有八千餘人，齊齊哈爾有三千餘人。他們大部分是國民黨搜羅的日僞殘餘力量，被編成這個縱隊、那個支隊，還有什麽鐵石部隊、特殊部隊等等，番號不勝其繁，委派的司令如毛、市長、主席成堆，打着國民黨中央正統旗號，張牙舞爪地進行所謂接收活動。實際上他們是一群强盗土匪，殺人、搶劫、强奸，無惡不作，群衆狠之入骨，稱他們爲“二滿洲”。這群强盗土匪企圖配合敵人主力向我進犯，摇旗吶喊地説：“中央軍主力×月×日就可以打[illegible]打到齊齊哈爾，就可以控制全東北。”

爲了肅清敵人在我後方的内應力量，林總命令我東滿部隊主力于4月15日開始總攻長春。激戰至18日下午將敵全部殲滅。接着4月24日我西滿部隊全殲齊齊哈爾敵人，我北滿部隊于4月25日解放哈爾濱。這三個城市的迅速解放，給了敵人極爲慘重的打擊，加强了我北滿根據地的建設和鞏固，并使我軍更能集中兵力支援四平作戰。這些勝利，給保衛四平的勇士們以巨大的鼓舞，指戰員們紛紛議論説：我們保衛四平作戰不是孤立的，并提出要與兄弟部隊展開消滅敵人大競賽。

再給敵人重大打擊
四平附近我軍主動轉移

四平，象一塊巨大的磁石，把敵人緊緊地粘住了。但是，隨着敵人的不斷增加，我們的戰綫也相應地拉長了。東起葉赫站，西止八面城，長達七十多公里，每個團的防御正面皆達五公里左右，機動力量深感不足，防御縱深亦很單薄。然而，在敵人援兵未到之前，繼續堅守下去，求得在四平城下消滅更多的敵人，仍然是可能的。同時，在四平繼續打下去，争取更多的時間，以進一步鞏固北方根據地，也十分必要。綜觀全局，林總經過再三考慮，决定再繼續打一個時期，對參戰部隊又重新作了布置：原在四平市郊的兩個團，仍在原地抗擊。另將七師及十九旅的另兩個團擺在正面，一師二師調守在四平以西，七旅和十旅則調到四平以東。三五九旅放在公主嶺附近，作總預備隊。做了這樣布置以後，林總笑了笑説："就這麼擺開來和敵人繼續打下去，徹底粉碎敵人兵不血刃就想占領我們大城市的夢想。"爲使我軍能主動地轉到外綫打擊敵人，林總又决心以一部分部隊，深入敵人側後開辟第二戰場，切斷敵人後方補給綫。

雙方都在準備着。我[illegible][illegible]，工事也越打越牢固。戰士們抓緊一切時間加修工事，許多掩蔽部都加了三、五米厚的

頂蓋，有的還蓋上了十幾層鋼板。每個指戰員都信心十足地準備長期打下去，不少陣地上修起了地堡式俱樂部，門口貼上了對聯。我曾看到過一個重機槍排的俱樂部，他們的對聯是："粘住敵人消滅敵人，保衛民主保衛和平"，橫額四個大字："瞄準射擊！"

在此期間，四平市郊雖然没什麽大的戰鬥，但小規模戰鬥却一直不斷。尤其夜間更較頻繁，5月3日和5月4日，敵人發動了兩次規模較大的夜襲，都被我迅速擊退。相反，我們白天開展冷槍冷炮，夜裏則以小分隊偷摸奇襲，却使敵人吃了很大苦頭。敵人白天攻不動，夜襲又不成，便又在夜間進行近迫作業，企圖用工事步步接近、包圍我們。我們的戰士則把工事挖到敵人陣地的空隙裏去，來個反包圍。挖來挖去，越擠越近，以至有些陣地敵我衹隔幾十米遠，彼此説話聲都可以聽到。

5月初，我三縱七、八兩旅深入敵人側後開辟了第二戰場，堅决向昌圖、開原地區攻擊，使敵人陷入我前後的大包圍中。我三縱主力進到昌圖、開原地區後給敵人威脅極大。敵新一軍五十師的一個團被迫立即調頭南援。一九五師亦被拖在泉頭車站一綫。另外，敵由南滿抽調八十八師北援，以維護其沈陽至四平間的後方補給。但由于我南滿、熱河等地部隊積極活動，使敵一時無力抽出更大兵力增援四平。從東北敵首杜聿明揚言4月2日一定占領四平以來，已經是一個月過去了，但是敵人對四平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

敵人是不肯就此罷休的。爲了擺脱這種不利局面，迅速占領四平，蔣介石仍將其六十軍迅速海運到東北，將五十三軍全部由關内進到熱河地區。杜聿明得到了這批援軍，便將其在南滿新六軍急速北調，至5月14日集中于四平地區的兵力已達十個整師，且附有大量的坦克和炮兵部隊。5月15日，敵人又開始了新的、更爲激烈的進攻。

久攻不下使敵人又羞又惱，所以這次攻擊一開始敵人便傾泄了大量鋼鐵和使用了人[illegible]一軍九十一師在向我一師的海青窩棚和孤榆樹兩塊小小陣地進攻的時候，竟以兩個團的

兵力連續攻擊十次之多，一次攻擊便使用了炮彈三千餘發，工事皆被摧毁。但在我們神勇的鋼鐵戰士面前，瘋狂的敵人仍然不能得逞，成群的敵人倒在我們陣地前沿，敵九十一師師長趙琳亦未能幸免。

翌日，戰鬥异常激烈，敵人繼續全綫進攻，許多陣地敵我都進行反復争奪。敵人用彈雨和人海戰術涌上了我們的陣地。我們的戰士則以一排排手榴彈反擊，一排手榴彈打過去，奪回一寸土地，鞏固了立脚點，又是一排手榴彈打過去，最終把陣地奪回來。

敵人一連兩天的進攻進展甚小。于是便用大量坦克進行瘋狂的衝擊。還在戰役第二階段剛剛結束的時候，林總就估計到這點，曾命令部隊訓練大批的反坦克手。但在當時，我們并没有像樣的反坦克武器，有的衹是一些小包炸藥和爆破筒。戰士們就用這樣簡單的武器和那些鋼鐵的龐然大物進行搏鬥，一個倒下，另一個又衝上去，直到把敵人的坦克炸壞或者趕跑爲止。然而，就是那樣的武器也不是充足的，有時候用完了，戰士們衹好另想辦法，想起來挺好笑，當時曾有過這樣一件事：

5月16日，一輛敵人坦克衝進了某連陣地。當時已經没有炸藥包和爆破筒了。戰士們急的直打轉，有的就用步槍、機槍打起來——那怎麽能制服它，坦克依然直衝上來，忽然連部通訊員大叫：

"坦克怕火燒，一見火油箱就爆炸！"

"對！用火燒！"

這個辦法立刻得到了推廣。但是陣地上没有汽油，也没有燒夷彈。他們便把塹壕裏的破報紙、爛棉花倒上點燈用的煤油、豆油，用蘆葦卷起來點着，抱着它衝上去。敵人坦克手也看不清是什麽武器，衹見火紅一團飛撲而來，嚇得一扭頭跑掉了。

過後，有的戰士編出快板嘲笑敵人：

美國坦克鋼鐵造，國[illegible]叫：

轟隆轟隆打衝鋒，一支火把嚇跑了。

激烈的陣地爭奪戰在全綫繼續着。至17日，敵已占領了我軍的“三三一·五”高地、平崗以及哈福屯等陣地。18日，敵新六軍在大量飛機、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付出了重大傷亡之後，又占領了我之塔子山陣地。

塔子山是我左翼防綫的要點，據四平二十餘里。山頂方圍不過七、八十米，但居高臨下，俯瞰我四平東北一綫全部陣地。敵人占塔子山以後，于我十分不利，雖然憑着戰士們的神勇，仍然可以同敵人大戰一場，但是戰役的目的此時已經達到，没有再繼續打下去的必要了。

林總得知塔子山陣地已爲敵人占領的消息，沉静了一會，幽默的説：

“是轉移的時候了，敵人想要四平已碰得頭破血流、遍體鱗傷，現在給他個包袱背上。”

當夜，我前綫部隊即撤出了陣地，按預定計劃進行戰略轉移了。第二天，敵人照樣用飛機大炮轟擊了半天，以後才小心翼翼地侵占了四平。

在撤退的開始，許多戰士甚至幹部還埋怨説：

“敵人還没有打進四平，我們爲什麼撤退了？”

“他媽的，再打它一個月，叫敵人試試看！”

然而，爲時不久，他們也就了解了及時把四平讓給敵人的重大意義。

偉大的四平保衛戰，前後歷經40多天。敵人在四平城下付出了傷亡一萬人的重大代價，才進占了這個軍事要點。但是正如林總所説的那樣，敵人背上這個包袱以後就不那麼靈便了。接着我們又讓敵人背上幾個包袱以後，結果壓的敵人更加喘不過氣來。而我們却贏得了時間。黨中央和毛主席曾經指出，我軍在四平作戰中“表現了人民軍隊高度頑强英勇的精神，這一鬥爭是具有歷史意義的”。

在四平保衛戰中光榮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

四、三下江南

作者説明：

這篇文章是我在五十年代末撰寫的，曾刊登于《八一雜志》、《紅旗飄飄》、《吉林解放戰爭回憶錄》等文集中。當時我擔任四野一縱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斜貫吉林的松花江，江水清徹，碧波徐流，將吉林劃爲東西兩半。1946年5月，我軍從四平撤到松花江北，憑了這條天然屏障，進行北滿根據地的建設工作。但是，敵人也想利用這條天塹，爲此，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搞了個"南攻北守，先南後北，各個殲滅"的作戰計劃，從1946年10月起，傾巢猛犯南滿，弄得南滿革命根據地衹剩下長白山麓的臨江、靖宇、撫松、長白四個縣了。從1947年1月起，敵人又調動重兵，連續向我臨江地區進攻，企圖首先占領我南滿根據地，然後集中兵力，向我北滿根據地進攻。



情況十分嚴重，如果敵人得逞，東北局勢將發生于我嚴重不利的變化。我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同志，早已識破了敵人的伎倆，認爲我們能否堅持南滿根據地是東北局勢好轉或惡化的一個重要


三下江南

關鍵。因此，提出保衛南滿是東北我軍中心任務，決定我們北滿部隊挺進江南策應南滿鬥争。他在三下江南戰役前的高幹會上精辟地分析了當前的局勢，并着重指出必須趁松花江封凍的有利時機，利用北滿敵軍分散守備的弱點，連續出擊，把敵人的“南攻北守”變成我們的“南北夾攻”，把敵人拉過來，踢過去，打得敵人顧此失彼疲于奔命，求得在運動中消滅它幾個師，以改變整個東北的局勢。林總在這次會議上要求大家，一方面要看到當面之敵新一軍是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隊的“王牌”，曾經“遠征印緬”，有戰鬥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敵人的致命弱點：戰綫太寬，兵力不足，士氣驕傲。

首次南征

1月5日，我們一縱和其他兄弟縱隊踏着没膝的積雪，像奔騰的波濤涌向江南。在江上，在銀亮的原野上，踩出了無數條寬闊的雪路。“嘎吱嘎吱”的踏雪聲，在夜晚顯得格外響亮，疾風撲面，刺得眼眶像針扎一般，直流眼泪。浩大的人流、馬隊、爬犁隊，不斷地向前奔馳。

其塔木是松花江南的一個小鎮，與西北的德惠，西南的九臺遥爲鼎足之勢，是吉林、九臺、德惠外圍的前哨據點，新一軍三十八師的一個營駐守在這裏。敵人在小鎮外圍廣設鹿砦、鐵絲網，街頭巷口築了百餘個堅固碉堡。

林總選擇這個敵[illegible]點，林總說：在這裏一打，德惠、九臺的敵人一定來增援，我們就可以在運動戰中殲滅敵人。

參戰極爲踴躍。行前，林總指示說：過去因爲我們没有根據地，没有後方依托，没有源源不斷的兵員補充，不敢放手同敵人作戰。現在情况已經起了極大變化，可以放手打了，這次作戰就是改變東北敵我形勢的開始。要求同志們勇敢地打，堅决地打，發揚我軍英勇頑强、艱苦奮鬥的作風，大量殲滅敵人。在冰天雪地裏打運動戰是有困難的，但要努力克服。忍受就是最有效的克服方法之一。

戰士們聽説要打更大規模的仗，改變東北局勢的日子來到了，興奮到了極點。人人摩拳擦掌，争取打大勝仗。戰士們知道打運動戰最寶貴的是兩隻脚，因此他們精心地整理着新發下的靰鞡，把它穿的又牢固又舒服。

2月21日，我們一縱和二、六縱隊帶着成千上萬的支前群衆，浩浩蕩蕩又馳過松花江，奔騰在江南銀色的原野上了。

天氣仍然很寒冷，老北風卷着雪花，呼嘯着、翻滚着，來往衝撞，人們的身上挂滿了冰霜。但部隊的防寒工作比以前好多了，人人穿着棉大衣，頭戴着大皮帽子；槍支包上了棉套。戰士們還帶了酒精，以便在槍凝住拉不開槍機時使用，大家的水壺變成了酒壺，每人每天可以喝二兩……。新一軍自挨了我們一下江南的連續打擊之後，囂張驕横的氣焰給挫敗了，城子街本來是一個小小的據點，他們竟放了三十師之八十九團整整一個團在那裏，拼命構築工事，加强守備。

林總命令六縱圍攻城子街，我縱準備消滅九臺、德惠出動的敵人援兵。

我們進到離城子街還有百多里的地方，突然，我二師單獨行動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麽新情况，倒把我們幾個縱隊幹部弄慌了。

原來，城子街的敵人發現我們行動，便準備逃跑。但是他剛一動作，林總就知道了，决定以一支部隊切斷敵人的退路。于是就直接給二師發了電報，要他們挑選前趕到城子街的背後去阻擊。

路程遠，時間緊迫，二師師長接到林總命令，急忙查看了地

圖，決定抄近路，隱蔽接近敵人。刺骨的北風漫卷着雪花，二師的同志們艱難地向前急進。幹部跑前跑後了解情況，他們把這叫做"飛行匯報"或"飛行工作"。戰士們聽說敵人要跑就急了：

"快走！無論如何不能讓敵人跑了。"

"加油啊！立功的時候到了！"

"堅決完成林總交給我們的光榮任務。"

"是鋼是鐵，咱們比比看！"同志們互相鼓勵，班排互相挑戰。部隊不是在走，而是在奔跑。披着的僞裝白布，在身後飄舞。趕到恒通溝，天還沒有亮，敵人還沒逃出去。戰士們馬上脱掉大衣，揮動鍬鎬，用雪構築工事，準備阻擊敵人。果然，拂曉後，敵人動身逃跑了。當他們發現往九臺的道路被阻，便發起了瘋狂的連續的突圍。我二師是支很硬的部隊，敵人幾次也沒碰開。拖到上午十時，六縱隊從西面北面插過來，形成了包圍，城子街之敵便成了瓮中之鱉。

六縱攻打城子街時，我們一縱主力隱蔽在九臺與城子街之間地區，準備打九臺援兵。隊伍隱蔽在雪地裏嚴陣以待，但是怎麼等也不見敵人出動。原來敵人經我"圍城打援"，在失敗中已得到教訓，現在一兩個團不敢單獨出來增援了。

我們等的發急了，恰好總部來了電報，林總命令我們立即出發，前往包圍九臺敵人。

九臺是吉長路上的重要據點，敵人築有永久性的防禦工事，駐有新一軍一個團加保安隊，是個比較難打的據點。但在我軍未到達前，敵人連這樣可守的據點也不要了，嚇得丢下空城逃跑了。我們進到城裏，毁掉了敵人的工事，接着在後面跟踪追擊，奪下卡倫，逼近長春。

在我們前進中，聽説八十八師出援了，大家高興的不得了。可是敵人前進不遠，聽到城子街的部隊全部被殲滅了，又調回頭縮進了烏龜殼；接着西面農安的敵人也弃城逃到長春。杜聿明説：這是爲了"誘敵深入"，所以九臺、農安實行了戰略撤退。敵人那種驕横氣焰再也看不見了。

六縱隊殲滅了城子街的敵人，接着攻打德惠。我們一縱和二縱匯集于德惠、長春之間的哈拉哈、米沙子一帶，準備打擊長春出來增援之敵。同時進行了大破擊戰，炸毁鐵路和橋梁，聲威震撼長春。

杜聿明在南滿碰的頭破血流，在北滿失地損兵，不僅臨江未下，而且德惠危急，惱怒交集，坐卧不安，立即抽調四個師共十二個團的兵力，沿着中長路分三路齊頭并進星夜北上，并叫囂要打開小豐滿的水閘，用水把我們主力隔在江南，與我們决一死戰。

敵人兵力過分集中，不便于各個擊破，爲了争取有利時機再戰，林總命令六縱停止進攻德惠，所有部隊迅速撤回江北。

杜聿明不顧人民的警告，果然破冰開閘了。幸好是在滴水成冰的寒天，水速不快，我們在水到之前就過了江。

敵新一軍一部跟着我們到了松花江邊，這時杜聿明高興得發狂，急忙從沈陽乘專機飛到長春舉行記者招待會，大吹大擂地説："共軍乃烏合之衆，不堪一擊，十天之内，國軍保證打到哈爾濱。"

三渡松花江

林總命令我們突然撤退，這樣一來，敵人那囂張驕横的氣焰再度勾起。七十一軍兩個師到達靠山屯後繼續分頭北進，并有一部伸過江北來了。新一軍到達德惠後繼續向東北大房身、岔路口方向進犯，那些保安團隊更是張牙舞爪，冒充主力到處渡江虚張聲勢。正在敵人得意忘形的時候，鳥瞰東北全局的林總看出了敵人的弱點，他説："敵人兵力分散了，我們應乘機攻擊！"總部電令二縱和六縱來一個回馬槍，去圍殲闖入江北的敵軍。但敵人滑得像泥鰍，見我軍調轉了矛頭，便忙在當日黄昏竄回江南靠山屯。這樣，我們三個縱隊在林總的統一指揮下，連日連夜分路，又浩浩蕩蕩第三次跨過了松花江。

我縱從德惠東北向西南追擊新一軍，準備首先圍殲岔路口、大房身一帶敵人，二縱從中長路西過江直搗靠山屯，六縱沿中長路向德惠挺進，準備打擊德惠援兵。

一師和三師爲我縱的第一梯隊，由東向西合擊岔路口敵人一個團。二師爲二梯隊在後跟進。8日拂曉，一、三師包圍了岔路口，可是敵人脚板擦油——溜走了，祇殲滅了一部分掩護部隊。我們命令一、三師繼續向大房身急進，并决定首先截斷敵人退往德惠的後路，然後由西向東圍攻。

10日早上六點來鐘，一師前衛團進到大房身、德惠之間的川心店、鐘家油房，果然打響了。部隊一聽前衛團打響了，頓時呼呼地向前奔跑，一口氣跑了七、八里路，可是還没有發現敵人在哪裏，祇見幾個同志押着幾十個俘虜下來，嘴裏嘟囔着：不過癮，不過癮，敵人主力跑掉了。

又是新一軍一股掩護大房身敵人逃跑的後衛部隊，真是一場歡喜一場空，這時戰士們有些埋怨情緒了：上級説不打主觀主義的仗，爲什麽老是撲空呢！

三下江南以來，一連追擊三天三夜，跋涉了二、三百里冰天雪地，幾次撲空，戰士們憋了一肚子勁没處施展。戰士們這種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覺得在這種高度運動作戰的時候，急躁情緒是有礙戰鬥任務完成的，要求各級幹部、各級政治機關立即向戰士們宣傳解釋：走路就是戰術，敵人被我們打怕了，現在改變了戰術。要捉住兔子，就要比兔子跑得更快。新的戰役剛開始，殲滅敵人的機會還多呢，不要急躁。

國民黨王牌的新一軍也不替杜聿明争氣，被我們追得屁滾尿流。

10日深夜，接到林總來電，要我們立即向西急進。

原來杜聿明發現我軍再次出擊江南，嚇得魂不附體，生怕我們把他那幾個老本錢消滅掉了，急令新一軍、七十一軍連夜撤向德惠、農安、長春各尾巴跑得快一點，我們没抓着。可是西面我二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七十一軍的

兩個掩護營殲滅了一個，另一個營被包圍在靠山屯附近。這時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看到自己一個多營被圍，不願白白送禮，于是命令撤到農安的八十七師及撤到德惠的八十八師主力，調轉屁股前去解圍。可是剛進到靠山屯以南地區，敵人發現靠山屯被圍，一營人被全殲，又發現我二、六縱隊主力趕到，即準備逃跑。林總來的電令就是要我們堵住敵人向農安的退路，以便我們在運動中把這股敵人一舉殲滅。

我們研究後，决定三師繞德惠北直抵哈拉海、萬金塔地區去切斷敵人退路，二師除留一部看守德惠敵人，阻止他們向西增援外，師主力配合一師直插農安以北之郭家屯方向。

説走就走，部隊立即出發。

一師像一支離弦利劍，從東北射向西南。11日夜裏，他們一連打了四仗，行軍百餘里，在過中長路時，差一點把杜聿明也逮着了。

事情是這樣的：當杜聿明剛到德惠，爲他2月間守德惠的"功臣"轉發蔣介石頒發的獎章時，我們就全綫出擊了。他愈看勢頭愈不好，就乘着汽車連夜向長春跑。我一師前衛團過中長路時，突然發現東北方向閃出幾道汽車燈光，他們馬上隱蔽起來，指揮員果斷地說："往南跑的一定是敵人，打！"一陣重機槍打毁了後面的四輛汽車，前三輛跑掉了。俘虜說，前三輛是他們杜長官坐的。我們還不大相信。事後，我們聽到國民黨廣播説："……杜長官于11日晚7時半離開德惠，午夜安抵長春。"果真得到了證實。

同日夜晚，縱隊指揮機關脱離戰鬥部隊單獨行動。拂曉時，剛進到四道溝不遠的莊子休息，忽聽傳來了嘈雜的人喊馬叫聲，好大一片人馬、大車在莊子西面由北向南運動。那時我們身邊衹有一個警衛營，指揮所的人員都有點緊張。但又看到敵人隊伍不整齊，判斷是一群驚弓之鳥，不是什麽有戰鬥力的戰鬥部隊。當即要警衛營衝。果然，槍聲一響，敵人便混亂了，丢下馬匹和笨重的輜重車輛，四散逃跑。我們審問俘虜，才知道他們是七十一軍和八十八師的直屬部隊。

13日，天蒙蒙亮，一師趕到郭家屯、姜家屯，一看公路上的汽車、大車、人群擁擠成一片，有的向東、有的向西亂竄。同志們看到堵住了敵人，一個個樂得直叫："嗨！這還差不多，這還差不多。"

"林總司令的八卦，比孔明還算得靈呀！"

一師馬上組織攻擊。敵人一看退路被切斷了，想奪路而逃。但是數次突圍都被打回去了。戰士們愈戰愈勇，二團八連有個戰士叫焦翟金，他正在射擊，猛的一聲炮彈炸響，他的一隻手被打斷了。他咬着牙，"吱"的一聲撕了一塊布，自己裹上斷臂，繼續作戰。别人發現了，驚訝地說："啊！你的胳臂……"

"没關系！我還有這隻手呢！"

敵八十八師主力在郭家屯、姜家屯一帶與我一師激戰一上午，大部被消滅了，一小部還憑着莊子頑抗。我軍于下午一點多繼續發起了攻擊。同時也展開了强大的政治攻勢。戰士們大聲喊着口號："槍是老蔣的，命是自己的，保命要緊，快過來吧！"

幾個敵人跑過來，戰士聽說俘虜幾天没有吃上一頓好飯，拿出津貼買土豆給俘虜吃，俘虜高興死了，也跑到墻根幫着高喊："喂！過來吧，他們真優待呀！還買土豆給我們吃呢！"

俘虜是南方人，他那南方口音管用，不久，敵人的二六三團團長蘭松岩也從草垛旁邊鑽出來。他一出來就熱鬧啦，一連串的人都跟着他的後尾，左手朝天舉着，右手放在帽檐上敬禮，一個跟一個，順着墻洞走出來了。

蘭松岩在抗戰時期，就是國民黨的團長了，是個老奸巨猾的家伙。但是當我們同他談話時，神氣没有了，他顫顫抖抖感慨地說："真是莫名其妙的很！打響以前，據我們偵察，五十里以内没有你們隊伍。我估計，即使你們走路比我們快一倍，等你們到達郭家屯，我們也進到農安城了。"

我聽了，忍不住好笑，說："妙就妙在這個地方，我們不能讓你跑到農安城，而必須就在郭家屯繳槍。"我又說："你跑了今天，也跑不了明天。現在你們不是去年這個時候了。"

他連連點頭稱是。

在一師右翼行動的我第三師，在前進中也與敵八十八師後尾遭遇。除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大部之外，敵人約一個營的兵力退守孟家城子。從俘虜中得知是二六二團第2營，士氣極爲低落。他們是擔任後尾掩護的任務。

將敵人包圍後，師首長接連寫去兩封勸降書："頑抗是死路一條，放下武器免遭無謂犧牲，保證投降後生命安全……。"但敵人没有回信。接着又派俘虜送第三封信。一小時之後，敵方回信説："請給兩小時考慮時間。"

敵人顯然是在拖延時間，企圖在黄昏後突圍逃竄。我指揮所立即命令炮兵射擊。

"轟隆隆"炮彈立刻在村内爆炸了。濃烟衝向天空，遮蔽着整個村莊。敵人亂叫亂竄，混成一團。敵軍營長已知突圍不成，固守必被殲滅，于是親自舉起白旗，命令全營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

這一天，北自靠山屯，南到近農安，在約一百里的公路和沿公路兩側的雪地或村莊裏，到處是我軍圍殲七十一軍的槍聲、炮聲。在夜間十點鐘，全部戰鬥結束了。敵人八十八師全部被我殲滅，七十軍軍直和八十七師被殲滅三分之一。公路上大車、汽車、槍枝、彈藥、被服、電話機扔的到處都是，跟隨部隊的民工們，把它撿起來，裝到車上，一車又一車的，裝的滿登登的，然後打響鞭子，唱着歌凱旋了。

13日，二縱包圍了農安，我縱由郭家屯出發，繼續踏着快要解凍的冰雪原野，乘勝向南前進。

我軍主力迫近了長春，農安必危急。杜聿明又慌作一團，爲解燃眉之急，不顧南滿的空虚，采用挖肉補瘡的辦法，抽調了約四個師的兵力來解農安之圍。敵人又被拉過來了。我南滿、西滿乘機發動了進攻，我們南下目的已達到。農安一時攻不下來，而松花江已開始解凍，爲了避免同敵人硬碰，林總又命令我們于16日返回江北。待敵人辛辛苦苦[illegible]我們已高歌凱旋，跨到

松花江北了。

尾　聲

在毛主席的不計較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退，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戰略方針指導之下，林總指揮我們北滿主力，三次大踏步挺進江南，三次大踏步退返江北。南滿也進行了艱苦的四次保衛臨江的戰鬥。敵人在我們南北滿兩大戰場的一打一拉，一拉一打，南北夾攻的運動戰中，被我們消滅了五個師。他的兵力更加顯得空虛了，逼得他首尾難顧，不得不停止了戰略性的進攻，而改爲所謂"機動防御"。杜聿明的"南攻北守"、"先南後北"的計劃徹底被粉碎了。我們由被動的局面，完全轉爲主動，改變了東北的整個戰略形勢。

松花江是敵人過去用來分割我南北滿根據地，實行"南攻北守"的天險，現在敵我力量一個下降，一個上升，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它——松花江的險阻也失去了作用。

五、東北戰場上的遼沈大决戰

作者説明：

這篇文章記載了我擔任四野六縱副司令員兼16師師長時參加遼沈戰役的史實，原載于《紅旗飄飄》、《中國青年報》等報刊雜志，"文革"期間在《光輝的榜樣》一書中收録，并進行了部分修改。

東北戰場經我軍1947年5月到1948年3月的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勢作戰，殲滅敵人三十餘萬，收復城市五十餘座，使東、南、西、北滿解放區完全聯成一片，將敵人分割壓縮在長春地區、沈陽地區及以錦州爲中心的遼西走廊地帶。這三個地區的陸上聯系也被我軍切斷了，敵人衹能在空中往來。假定長春地區爲敵人腦袋，沈陽地區爲敵人腰身，錦州到山海關遼西走廊地帶爲敵人的尾巴，那麽，現在已經像癱瘓的毒蛇一樣，不能隨意動彈了。

蔣介石看到東北局勢弄到這等地步，心裏十分不安，趕快從山東抽調范漢杰兵團前來增援，守衛冀熱遼走廊地帶。同時把那個志大才疏、指揮無能、曾誇下海口"不恢復國軍在東北的優勢，不從共軍手中收復滿洲一切失地，决不回南京"的東北主帥陳誠撤换，以衛立煌這隻替罪羊登臺，去作"挽救危局"的犧牲品。衛立煌在去東北之前，蔣介石交代的任務是："穩定沈陽局勢，確保北寧路安全，從共軍手中奪取主動權。"

但是，衛立煌也没有什麽高明妙計，他與陳誠不同的地方就是不敢再放大炮吹大牛了。他上任後，看到東北這種敗局，晝夜

憂慮，感到前途暗淡，“對恢復國軍在滿洲優勢表示悲觀”。外國新聞記者也紛紛評論，說：“衛立煌的任職衹能使他贏得常敗的聲名。”雖然衛立煌沒有那種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勁頭，可是總不能不想點辦法，進行絶望的最後掙扎。于是他確定了一個“集中兵力，重點守備，確保沈陽、長春、錦州，作爲爾後全面反攻的基地”的戰略方針。

當時敵人的部署是這樣的：爲了確保長春，以兩個美械正規軍和一部分游雜武裝約十萬人，依托永久性防御工事進行固守，由一個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在那裏坐鎮指揮；以沈陽老巢作爲防御中樞，北進可以增援長春，西出可以策應遼西走廊，這是一個特别重要的地方，故將其主力及一部分地方團隊，接近三十萬人，控制沈陽及其周圍幾個縣城，既形成防御集團，又形成機動集團。衛立煌就在沈陽指揮。爲了確保錦州戰略要地，維護遼西走廊，以保持與關内陸海聯系，求得隨時得到關内增援，同時在不利時也好將東北主力經過這條走廊向關内逃命，于是在錦州山海關綫擺了七個師，又在錦州城附近控制了十萬人以上兵力，由東北“剿總”另一個副總司令范漢杰在錦州坐鎮指揮。

敵人經過這番苦心安排之後，以爲就可以確保沈陽、長春、錦州，就可以堅持東北了。然而且慢，敵人高興得太早了，東北人民解放軍更沉重的毁滅性的鐵拳，很快就要落在他們頭上；他們全部被殲的命運就要到來了。

東北人民解放軍在冬季攻勢勝利結束之後，進行了五個多月的軍政大練兵，爲這次巨大規模戰役作了充分準備。練兵的目的是：爲了奪取敵人大城市及大兵團集中機動作戰，而進行攻堅戰和運動戰的訓練，并提出“練好兵，打長春”的口號。我們這個縱隊（第六縱隊）的練兵地點在吉林附近。經過這次空前規模的大練兵，不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技術上均得到普遍提高，全軍士氣空前高漲，對攻堅戰、運動戰信心百倍。練兵尚未結束，部隊即紛紛上書請戰。

在大練兵期間，總部又將二綫獨立團開到前方補充主力

部隊，使主力部隊得到充實，每個連隊有一百四五十人，也有一百六七十人，每個師有一萬多人，武器彈藥物資器材也得到補充和調劑。幹部、戰士們看到這種情形，高興得不得了，都説："現在萬事具備，就等着林總下進攻命令。"部隊經常向師、向縱隊打電話問："我們的請戰書怎麽還没有批準？"

這次巨大戰役是遵照毛主席指示，由林總具體組織和指揮的。毛主席指示"將主攻方向轉向北寧綫"，并説"向南作戰具有各種有利條件，我軍愈向敵人後方前進，愈能使敵人孤懸在我側後之據點，被迫減弱或撤退"。這是多麽英明的指示。老實説，當時我們不少幹部認爲首先打長春有利，思想上是準備打長春的，看到毛主席這個指示，我們才恍然大悟，思想豁然開朗了。

林總遵循毛主席的這個英明指示，經過深思熟慮所制定的戰役計劃是：以部分兵力繼續"長圍久困"長春敵人，而以東北解放軍的主力南下，首先殲滅北寧綫上敵人，堅決攻下錦州。這樣就造成"關門打狗"，不讓敵人逃入關内的形勢；然後殲滅沈陽向錦州、或向長春增援之敵；如長春敵人撤退，同時消滅長春逃敵。這樣就布下了一個徹底消滅東北境内敵人的天羅地網。

在戰役未發動之前，林總曾多次指示我們："徹底消滅東北戰場上的敵人，解放東北全境，準備入關作戰，這已不是什麽宣傳口號，而是當前東北全黨全軍的行動方針。"又説："過去我們組織一次進攻戰役，衹能殲滅敵人幾萬人。現在我們已有可能組織消滅敵人十萬以上甚至幾十萬人的大戰役。"他這種具有戰略遠見、偉大氣魄的戰役决心和信心，鼓舞着我們所有幹部，使我們興奮得渾身都是力量。

衛立煌登臺不久就犯了一個大錯誤，他同杜聿明、陳誠一樣，過低地估計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力量，認爲我軍不具備攻取大城市的條件，同時被我"練好兵，打長春"的口號所迷惑，錯誤地判斷東北人民解放軍這次戰役主要進攻目標是長春，不會在北寧綫上，因此就放鬆了對北寧[illegible]

我們這個縱隊于9月中旬由吉林地區出發，第一步進到長春

以南地區，協同十二縱隊及十一個獨立師作進攻長春之勢，并準備截擊長春南逃之敵，掩護我軍主力秘密隱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轉向北寧綫上作戰。我縱十七師是一支攻堅著名的部隊，林總把它調去，準備使用于進攻錦州城時進行巷戰。

長春是我國東北的一座現代化城市，是僞滿的京都，日本帝國主義曾以此作爲進攻蘇聯的軍事基地，國民黨占據後更增修了許多現代化工事。敵人現在所以要固守這座孤城，是想在我們腹地留下一個硬釘子，以牽制我軍主力，威脅我軍南下作戰的後方。我十二縱隊及獨立師從春天起就把它圍得水泄不通，并展開了强大的政治攻勢和經濟封鎖，現在敵人是外無救兵内無糧草，處于饑寒交迫的絶望狀態。

當我們進到長春以南地區時，敵人正實行“殺民養兵”的政策，敵人把城内幾十萬市民的糧食財物全部搶光，然後强迫驅逐他們出城。受害的人民絡繹不絶地進入我防區後，我們發糧救濟并安置生活，他們十分感激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紛紛控訴蔣軍殘暴罪行。我們工作組同志問他們：“城内情況怎樣？”他們一致回答説：“人心惶惶，日日夜夜盼望解放。”“爲什麽人心惶惶呢？解放軍衹是圍城，又没有攻城。”“没有吃的，没有燒的，城内餓死的不知多少，到處是餓殍，高粱米市價每斤一千五百萬元（僞東北流通券）的牌價，且有價無市。没有吃的不算，還要强迫去給他們修碉堡，負擔種種苦役；修碉堡没有木料，没有磚頭，就把我們的房子拆光了……。”

城内的國民黨軍隊被我圍困的軍心涣散，厭戰和逃亡、投誠的與日俱增，僅三個月内即瓦解了一萬八千餘人。據投誠軍官説：“城内糧荒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嫡系部隊每天是豆餅麸子加四兩大豆；非嫡系部隊連四兩大豆也不發；地方機關和保安團隊則‘自力更生’，靠搜刮人民維持生活。”

長春已經變成饑餓待斃、摇摇欲墜的城市了。敵人曾妄圖突圍南逃，但被我圍城部隊打回去了。現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唯一出路衹有投降或反蔣起義，將功贖罪。

巨大的遼沈戰役是9月12日開始的，我冀東熱河及南滿部隊突然出現在以錦州爲中心的遼西走廊地帶，對敵人進行了奔襲包圍，并先後攻克義縣、興城、綏中等城市。

蔣介石爲破壞我軍這次攻勢作戰，于倉惶之中親自飛往北平及沈陽，召集緊急軍事會議，親自指揮堅守錦州，妄圖乘我軍主力轉到遼西地區之際，將沈陽地區五個主力軍組成所謂“西進兵團”，由廖耀湘指揮，命令他攻占彰武、新立屯，切斷我通往前綫的補給綫，同時準備接應長春鄭洞國集團突圍；另外由華北及山東拼拼凑凑抽調了七、八個師，海陸兼程馳援錦州，并向其援軍嚷叫：“東北局勢好壞在此一戰！”“祇準前進不準後退！”他以爲這樣就可以達到解除錦州之圍的目的，匆匆飛回南京去了。

由于沈陽敵人要向西出動，增援錦州，林總命令我縱主力于9月底由長春以南出發，向沈陽以西急進。部隊于10月9日趕到沈陽西北彰武地區，與敵人廖耀湘兵團接觸。當時林總給我們的任務是：協同第五縱隊，與敵周旋，拖住敵人，誘敵北進，使其不能西援，以保證我主力攻取錦州。

形勢發展之快，出乎我們意料。10月15日我主力就攻克錦州，守敵十萬全部就殲，東北“剿總”副總司令范漢杰被活捉。蔣介石在南京聞此消息，像熱鍋上的螞蟻，忽東忽西到處亂竄，15日天還没有亮就跑到沈陽，當天上午派飛機給長春鄭洞國投下他的“手令”，要鄭洞國趕快率部南逃，否則以違抗命令論罪。由于估計長春的敵人即將突圍，同時廖耀湘兵團新六軍、新三軍亦有北進策應突圍的模樣，于是林總又命令我們立即東返，向通江口前進，準備協同北綫部隊殲滅長春突圍敵人。

剛剛走了兩天，就接到林總電報説，長春六十軍17日起義，退出長春，待命改編，鄭洞國率新七軍也在18日簽字，宣布無條件投降。令我縱停止前進，并在彰武東北地區隱蔽，待命準備突然包圍廖耀湘兵團。

自10月3日到20日爲止，[illegible]“西進兵團”并没有西進多遠，我軍不但没有怎樣攔阻，而且放開了道路讓他前進。敵

人還是没有膽量遠離沈陽，竟在新民、彰武地區徘徊半月之久，眼巴巴地看着我軍勝利的攻克錦州，又無可奈何地看着駐守長春的六十軍起義和鄭洞國率領的新七軍無條件投降。蔣介石"西進兵團"的西進目的，象肥皂泡沫一樣破滅了！

我軍解放錦州、長春之後，東北形勢起了重大變化。林總根據當時情况的判斷及中央、軍委、毛主席指示，很快就定下了爲全殲衛立煌所剩下的約二十五萬人的部隊，解放全東北，準備進關作戰的英明决心，要求以各個擊破的方法，首先殲滅黑山、彰武地區的廖耀湘"西進兵團"，然後繼續殲滅沈陽及其周圍的敵人第八兵團，不讓敵人一兵一卒逃入關内。林總動員全軍鼓足百倍勇氣，再接再厲，不怕傷亡，不怕疲勞，不怕遭受小的挫折，堅决地參加這一光榮大决戰，争取全部勝利。

爲了首先殲滅廖耀湘兵團，林總命令第十縱隊堅决阻擊該敵于打虎山、黑山以北地區，并指出這次會戰全局關鍵在于是否能切斷敵人退路，要我縱及五縱、十縱的動作切不可稍有疏忽和猶疑，要準備冒險堅决行動，采取阻擊先頭，拖住後尾，夾擊其中間，無論如何不能讓敵人逃走。

我們對這個指示進行了反復的研究。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但我們完全有信心徹底完成，幹部們都表示，拼老命也不能讓這個敵人跑掉。這個光榮任務下達後，部隊很快就像開了鍋一樣沸騰起來了，激動、興奮的情緒，簡直無法形容，人人磨刀擦槍，要與敵人拼個你死我活，要活捉廖耀湘，要把蔣介石的王牌軍——新一軍、新六軍埋葬在黑山、新民、彰武之間地區。要求擔任尖兵任務的决心書、保證書象雪片一樣在連隊，在營、團、師的領導機關内飛來飛去，求戰情緒高漲，恨不得一口就把敵人吞下去。

部隊不但士氣高，而且對于林總關于此次决戰的戰術問題專門指示，也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在這個指示中，特别强調各級幹部每次攻擊之前，均須走在部隊前面，迅速偵察地形，選好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火力[illegible]先將敵人防御工事以炮火進行破壞，再以猛烈的火力壓制敵人，然後展開猛打、猛衝、猛

追……。部隊對于林總提出的這個戰術方法，經過討論之後，認爲是消滅敵人取得勝利的法寶，大家按照林總指示執行，就横直打勝仗，可寫“包”字。

各兄弟兵團，依照林總的命令，向黑山、沈陽方向前進。有的部隊日夜兼程；有的部隊采取白天隱蔽、夜間運動；有的部隊爲了誘敵深入，對敵人進行各種迷惑行動。林總的前進指揮所也隨着部隊向新的作戰方向移動中。

戰役準備及部隊的調動，全部遵照既要迅速，又要秘密的原則進行。要使我們的部隊調動好了，而敵人還是神不知、鬼不覺，以增加圍殲敵人的突然性。除了指定我們幾個縱隊準備隨時切斷廖耀湘兵團可能向沈陽和向營口方向的退路之外，爲了使廖耀湘兵團敢于放膽向錦州方向前進，林總派了一支軍隊向山海關方向進行佯動，并通知該方向地方政權和群衆準備大軍房舍和糧草，準備迎接主力、配合作戰，佯作我軍主力即要進關之勢。一切布置和組織雖然時間很短促，但却十分周密。

蔣介石和衛立煌對我軍行動完全估計錯誤：第一，認爲我軍在錦州作戰中，戰鬥力遭到巨大損失，不可能連續作戰，至少要休整兩個月之後才能打仗；第二，認爲我軍主力下一步的行動，將是進攻錦西、葫蘆島和入關作戰，衹以部分兵力圍困沈陽。由于這種荒謬透頂的估計，敵人企圖乘我進攻錦州部隊未恢復元氣之際，命令廖耀湘兵團迅速把兵力轉到黑山、打虎山方向，采取集團滚進的方法，由東向西攻擊前進。又以杜聿明在葫蘆島設指揮所，指揮錦西、葫蘆島方面敵人集團由南向北攻擊前進，以兩路夾攻，重占錦州，再向關内總退却。蔣介石真是白天做夢，癞蛤蟆想吃天鵝肉。僞中央社也在那裏虚張聲勢，摇旗吶喊，説什麼“錦州地區的整個形勢看來是國軍更有希望”。

廖耀湘兵團于24日在空軍重炮掩護下，向我黑山、打虎山陣地進行猛烈攻擊，一次不成功第二次再來，一天之内連續組織了四次大的突擊，但所有的突[illegible]陣地的英雄們所粉碎了！敵人那隆隆的炮聲和飛機轟炸聲，不但没有幫助他奪取我半

寸土地，反而加快我各路部隊向黑山方向前進的步伐。

正當敵人開始進攻黑山、打虎山，我縱隊于24日隱蔽地進到彰武、新立屯之間地區，準備繼續向新立屯方向前進，尋敵包圍。當天晚上，突然接到林總指示說：廖耀湘兵團有自打虎山以東向臺安撤退模樣，要我縱立即掉頭向南，晝夜兼程，强行軍向臺安方向急進。

任務是那麼緊急，我們用兩脚規在地圖上簡單量了下，足有二百多里路。現在我們掉在敵人屁股後面，要趕到前面去堵擊敵人。時間和速度，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是贏得勝利的主要條件之一。爲了争取時間，部隊立即出發，向南急進，一邊前進，一邊打了幾次小仗，敵人都是什麽僞"剿總"通訊兵團的，僞騎兵第三旅的、僞地方保安隊的，這些像豆腐似的敵人，根本不費什麽力氣，我前衛部隊一衝就把他們壓碎了，消滅的消滅，逃命的逃命。我們于25日12時進到黑山、新民之間二道境子一帶公路北側隱蔽休息，準備繼續向臺安方向前進。

天色近黄昏，初冬的西北風卷着地面的枯黄落葉團團亂轉。部隊正準備出發，通訊科長跑來向我們報告：總部電臺暗語，有萬萬火急電報，要我們抄了再走。這時部隊有的已拉出村外正在集合，有的則在整裝待發。茅山鎮方向的敵人在不斷向我炮擊，敵人對我行動已有察覺，以掩護部隊攔阻我軍前進。大家很着急，擔心敵人主力跑掉了。電臺把總部電報收完之後，譯電員忙手忙脚地譯出來了，電文説：敵人主力仍在黑山、打虎山以東地區，我八縱正全力向臺安猛烈側擊敵人。要我縱改向打虎山以東地區攻擊前進，切斷敵人退路，造成對敵夾擊之勢……。

"噢！敵人主力還没有跑掉，有希望。"我們看了林總的電示，才放下心。

根據當時情况，向打虎山以東前進，一定要與敵人遭遇，甚至可能與敵主力展開惡戰。我們祇兩個師（十七師參加攻錦州尚未歸建）插進去能否完成任務，腦子一轉，立即又想到林總早指示過，"這次會戰全局關鍵在于切斷敵人退路"，要"大膽冒險堅

决行動”，不能“稍有疏忽與猶疑，否則會放過取得偉大勝利的機會”。現在已經到了這個緊要時候了，應堅決、勇敢地前進。

部隊作了充分的遭遇戰鬥準備，不僅兩個師并肩，并且師又采取兩路，由北向南，再由東北轉向西南，齊頭并進。幹部、火力提前配置，以便隨時指揮，隨時展開火力。四十六團走在尖兵連後面，師指揮所在前衛營後跟進。

夜色朦朦，星斗滿布。戰士們一個緊跟一個，飛快地向前奔跑。黑山方向的上空，不斷閃着敵人照明彈的光亮；時有零星的炮聲和一陣陣的機槍聲傳來，戰士們心裏明白——敵人還未跑掉，于是在肅靜中加快步伐，直跑得呼呼喘着粗氣。

大約走了四個小時，向導告訴我：“前面快要過鐵路了，那邊是歷家窩棚車站。”他用手指着左側後方向，話剛落聲，“拍，拍，拍，”接着“達達達……”步槍、機槍子彈嘘嘘地從頭上飛過，照明彈接二連三衝天而起，照得鐵路兩側通亮，“轟隆，轟隆，轟隆”手榴彈也響了。

一聽槍聲，就可以判明與我接觸的敵人，不是一般部隊——是敵人正規部隊。一會前面傳下口令：“部隊就地散開！”“要重機槍連跑步上去。”

戰鬥不過十多分鐘，吴團長跑來向我們報告：“鐵路南面是姚家窩棚，據捕獲敵人哨兵説，是新三軍十四師一個營的兵力，我尖兵連猛衝了一下没有成功，現决心組織四個連兵力攻擊。”我們同意了吴團長的决心，并指示他派部隊向右前方搜索是否有敵人，以便必要時繞過去。

不久，右前方孫家窩棚、雙崗子方向暴發了激烈的槍聲，我四十七團與敵人遭遇了，同時，左側方歷家窩棚附近也有激烈的戰鬥，我十八師與敵人打響了。當時判斷可能是敵人向南退却的側翼部隊，因此要各部隊堅决打垮敵人抵抗，繼續向打虎山方向挺進。

天已大亮，太陽半躍半蕩地爬出來了，我四十六團全殲姚家窩棚敵人一個營，四十七團占領東西雙崗子，殲滅新一軍一部，

十八師攻占歷家窩棚，部隊正繼續向前攻擊前進，但敵人仍然頑強抵抗，戰鬥越來越激烈。

七時左右，我偵察隊在雙崗子方向以伏擊方法繳獲敵人幾輛汽車，捉到東北"剿總"少將參議一名。俘虜被送到師指揮所，我們親自進行了審問。據供稱："新三軍現在你們正面及以南地區，新一軍已由黑山以東出發，正向東北前進，擬經姜家屯向臺安撤退，或經一半拉山門退回沈陽。"

究竟是退回臺安還是退向沈陽，俘虜半吞半吐講的含糊不清。但這是當前必須弄清的關鍵問題。經我們再三說明廖耀湘兵團已經被我四面包圍，除了投降被殲以外，沒有別的出路，并解釋我軍對俘虜的寬大政策。這位俘虜才繼續説："原定由打虎山向臺安、營口撤退，據説那方面遇到貴軍阻擊，廖耀湘就命令後面部隊繞道姜家屯向臺安撤退。今天早晨又改變了計劃——全部向沈陽方向'轉進'。"

根據俘虜的口供，我們準備取出地圖，考慮如何切斷敵人退路，要那個俘虜退到另一個地方休息去。他起身剛要走，回轉頭來又説："要使他們不能回沈陽，建議貴軍除堵住姜家屯這條路外，還必須堵住一半拉山門那條路。"我們很覺奇怪，怎麼他竟向我們提出"建議"來了。

經我們研究後，這個少將俘虜的"建議"確有一定的道理。我們立即要師二梯隊（四十八團）搶占崔家崗子、張家窩棚、翟家窩棚一帶；十八師也以一個團跑步占領段家窩棚一帶。果然把企圖向東北方向逃竄的敵人堵住了，并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原來廖耀湘兵團的行動變化經過是這樣的：由于進攻黑山、打虎山毫無進展，又發現我軍從新立屯以東向其右側後迂回前進，廖耀湘感到情況不妙，很快就停止了攻擊，并于25日改變了計劃，企圖取道臺安，向營口方向逃竄，以擺脱我軍的包圍。可是，當敵人先頭部隊到達臺安以北地區時，即遭我軍頑強堵擊，敵人發現此路不通，又倉惶改變計劃，企圖竄回沈陽，但其先頭部隊到歷家窩棚、雙崗子、二道境子一帶又遭到我軍堵擊。至此敵人

走投無路，已完全陷人我合圍圈内。

廖耀湘這個“西進兵團”，共有十萬餘人，是東北國民黨的精鋭部隊，其新一軍和新六軍又是蔣介石全國五大主力中的兩大主力，如今被我合圍在縱横不到七、八十華里的狹小地域中，既没有堅固工事可守，也没有任何有利地形作依托，全軍覆滅的命運是注定了！但是敵人終究還是有相當戰鬥力的，不經過一場惡戰，不把他打得暈頭轉向、狗血淋頭，他是不肯放下屠刀、繳槍投降的。

我各兄弟兵團采取了分進合擊的方法，從四面八方向着合圍圈内敵人邊分割、邊殲滅地向前挺進，并以西北向東南及西南向東北的兩個方向爲主要突擊方向。戰鬥進展頗爲順利，合圍圈正在逐漸縮小。

我們跨着北寧鐵路，東南至姜家屯一帶，西北至二道境子附近，與五縱隊接聯，形成似品字弧形陣地，把敵人向沈陽方向退却的鐵路、公路全部切斷了。我們象一把鋼刀，插進敵人心臟，象一座鋼堤，堵住了敵人退路。戰鬥打得熱火朝天，正面和左翼爲敵人新三軍、新六軍各一個師，右翼爲新一軍及七十一軍主力，敵人幾次企圖奪路東逃的衝擊均被粉碎了。

下午林總指示，要我縱堅守陣地，堵住敵人。我們根據這個指示，除一部分兵力繼續向敵人進攻外，主力積極加强防御，構築工事，組織火力，準備粉碎敵人更大規模的衝擊，不丢失一寸陣地。十七時左右，敵人發現我軍從西面壓過來了，便狗急跳墻，集中兵力向我縱厲家窩棚、張家荒、張家窩棚、朱家窩棚一帶陣地進行瘋狂的衝擊，妄圖孤注一擲，打開缺口，向東逃竄。敵人先以密集炮火向我轟擊，再以密集隊形蜂擁地向我猛撲。我軍戰士充分發揮了林總所指“刺刀見紅”的戰鬥作風，英勇頑强，寸土不讓，先以火力殺傷敵人，再以手榴彈、小包炸藥、刺刀、槍托與敵人進行白刃戰，敵人衝一次打垮一次。戰士們互相鼓勁高喊：“人在陣地在！”“决不丢失[illegible]負傷不下火綫，同敵人拼到底！”經過約三小時的激烈戰鬥，于天黑前將敵人東逃的衝

擊全部打退。炮聲和槍聲逐漸稀落了

敵人并不甘心束手待擒，白天衝擊失敗了，估計敵人可能利用夜間突圍。我們除布置固守村莊外，還要各團派出部隊在村莊與村莊之間埋伏游動，嚴密封鎖。

入夜。我們正面没有激烈的戰鬥，幾個同志趴在平房頂上觀察情況，衹看到十里路以外的地方有敵人汽車燈光，一輛接一輛，有的向東走，有的向東北走，還聽到更遠更遠的西面和西南面有激烈的炮聲和炸藥爆破聲，可以判定這是我兄弟兵團在那裏與敵人進行夜戰。

馮副師長爬到房頂上來了，他向我們報告説："剛才四十七團郝團長來電話，敵人現在想以偷跑的辦法，利用村莊與村莊間空隙突圍，但被我游動部隊發現，已俘虜五百多人。"

敵人白天硬衝打不開缺口，改爲夜間利用黑暗偷偷逃跑，"馬上通知各團加强村莊與村莊間的埋伏和搜索。"馮副師長立即布置去了。

不久，四十八團曹團長也來電話報告，俘虜敵人兩千餘人，看樣子敵人已經混亂了。俘虜中有新一軍的，有七十一軍的，好幾個師的番號，亂七八糟。我伏擊部隊一打，他們就繳槍，前面人繳了槍，後面人跟着繳。我們在敵人逃走的路旁，以兩個排兵力端着槍擺成一座大門，向敵人宣布，凡從這個門過去，放下武器到指定地點集合，就算解放了。他們很聽話，乖乖地按照我們講的辦法做了。

27日天蒙蒙亮，我兄弟部隊繼續對被分割的敵人加緊攻擊，戰鬥的發展更加順利了，合圍圈愈來愈小了，敵人陷在我軍四面炮火交叉射程之下，已喪失指揮和控制。有的在絶望抵抗，有的在潰散逃命。我軍東面一頓炮擊，敵人就向西跑；西面一頓炮擊，敵人又向東逃。彈片横飛，炸的敵人亂成一團，互相亂撞亂碰，人仰馬翻，汽車、炮車東倒西歪。

"全綫出擊！"我們[illegible]令。頓時部隊就像河水决堤，向西向東南奔出去了，在炮火支援下，横衝直殺，打得敵人鷄

飛狗跳，潰不成軍。戰士們隨即展開了政治攻勢，高喊："蔣軍兄弟們，你們已經完蛋了，趕快繳槍吧！"敵人舉起白旗，大批大批的俘虜象流水般地由前綫押送下來。戰鬥發展十分順利。

當我全綫出擊時，突然有一股敵人的騎兵約三、四百人，不要命的竄進了我後梯隊機關地區。我全部後方人員有槍的拿槍，没有槍的拿棍子，炊事員拿菜刀，男女宣傳員、醫生、護士，趕大車的民工，人人參加戰鬥，一下子就把敵人打散了。村頭巷尾，田頭地邊，到處喊捉俘虜，敵人一個也没有跑掉。這一下，特别把趕着大車參戰的民工樂得笑眯眯的，他們把自己繳獲的衝鋒槍挂在身上，把繳獲的馬套在車上。有一個民工一邊耐心地刷洗馬身上塵土，一邊自言自語地説："馬呀，馬呀，你現在也解放了，過去跟着反動派受罪，挨餓挨槍子，現在跟咱一起支援解放全東北，多麼光榮。"

北面五縱隊的部隊壓下來了，我們首先與他們進行了戰場會師。接着一縱、三縱由西北面勢如破竹般的打過來了，十縱隊由黑山方向打過來了。各部隊以排山倒海之勢，掃蕩着殘餘敵人。

經過兩晝夜的激戰，于28日拂曉前全部結束戰鬥。從此廖耀湘兵團的十萬人馬，全軍覆没了！而廖耀湘本人，也無精打采垂頭喪氣的出現在我軍俘虜的行列中。我們這個縱隊共殲滅敵人二萬六千餘人，僅十六師就殲滅敵人一萬八千餘人，繳獲各種槍支萬餘支。我們一個師殲滅敵人相當兩個師以上的兵力和武器裝備，并且頑强地堵住了敵人向沈陽的退路，得到林總通令嘉獎。

廖耀湘兵團全部被殲之後，衛立煌更是驚慌失措，慌忙地收縮兵力，妄圖固守沈陽；同時撤到營口的敵人則企圖從海上逃跑。衛立煌本人携帶眷屬坐上飛機溜之大吉了，將沈陽敵人交由第八兵團司令周福成指揮。

我各兄弟縱隊在林總統一部署下，不顧疲勞，日夜兼程，飛速向沈陽、營口猛追急進。……攻占新民、遼陽、鞍山、海城，攔腰斬斷沈陽敵人退路。爾後一路大舉向北，與北綫

南下我軍會攻敵人最後巢穴——沈陽；一路大舉向南，殲滅營口地區敵人。

11月1日，我軍向沈陽發起總攻，當天就將敵人主力殲滅，2日繼續將殘餘敵人肅清，共殲守敵十萬。同時，我南路大軍也將營口敵人殲滅，盤踞在錦西、葫蘆島一帶的敵人則悲觀失望地縮回關內去了。至此，東北全部解放，經過五十二天的遼沈戰役，共殲滅敵人四十七萬人，使全國形勢，敵我力量對比起了根本變化，加速了蔣介石政權的潰滅，東北人民，全國人民歡欣若狂。這時東北人民解放軍則準備向關內奮勇前進。

作者簡介

李作鵬 漢族，1914年4月生于江西省吉安縣。

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1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紅軍時期，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傳令兵、朱德警衛排衛士、軍委諜報科科員、軍委機要科科員。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時任中革軍委二局二科科長。

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第115師偵察科長、作戰科長和參謀處處長。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民主聯軍前方總部參謀處長，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第六縱隊副司令員兼第16師師長，第四野戰軍第43軍軍長。

建國之后，歷任第15兵團參謀長，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校長，總參謀部軍事訓練部部長，海軍常務副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

1969年，在中共黨的第九屆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當選爲中央軍委委員，并被任命爲軍委辦事組成員。

2009年1月因病去世，終年95歲。


ISBN 978-962-86438-6-8
9 789628 643868
定價 HK$ 218.00